

叢書集成續編

四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二冊目錄

哲學類



理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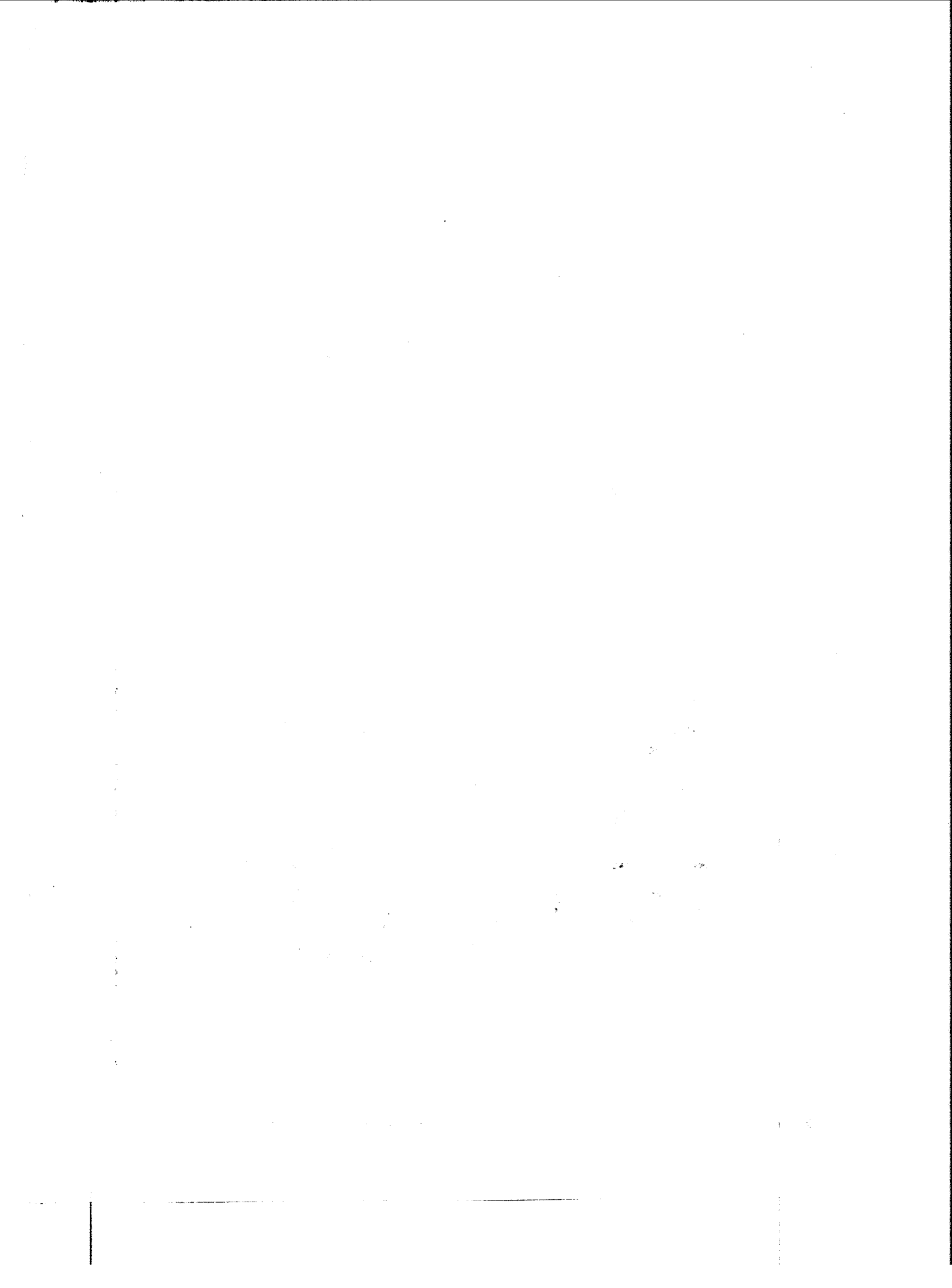
荆園語錄二卷	清	申涵光撰	嘯園	一
夙興語一卷	清	甘京著	昭代	二九
勤齋考道日錄一卷續錄一卷	清	諸士儼著	太崑先哲	三五
松陽鈔存二卷	清	陸隴其撰	當歸草堂	五三
三魚堂賸言十二卷	清	陸隴其撰	橋李	八七
經書言學指要一卷	清	楊名時撰	江陰	一四九
邇言一卷	清	勞史著	昭代	一六一
小天集二卷	清	秦遵宗著	四明	一八三
切近編一卷	清	桑調元纂	當歸草堂	二〇三
道南錄初稿一卷	清	遲祚永著	雲南	二二一
環書一卷	清	方殿元著	昭代	二二三
原善三卷	清	戴震撰	安徽	二五七
懺摩錄一卷	清	彭兆孫撰	喜咏軒	二七三
跋南雷文定一卷	清	方東樹著	房山山房	二八五
變語偶存一卷	清	錢敬堂著	太崑先哲	三〇三
漢學商兌四卷	清	方東樹撰	槐廬	三〇九
顏氏學記十卷	清	戴望撰	清代學術	四〇三

ED66/07

楊劉周三先生語錄合鈔三卷	民	何秉智輯	雲南	五三九
知陋軒迂談一卷 清楊鳳昌撰				五四三
藏拙居遺文一卷 清劉誼撰				五五六
郁雲語錄一卷 清周文龍撰				五六三
朱子語類日鈔五卷	清	陳澧編	廣雅	五七一
銖寸錄八卷	清	寶坻撰	雲南	五八九
養正錄一卷附復性圖	清	王景洙輯	太崑先哲	六八三
枕行錄一卷	清	邵懿辰撰	當歸草堂	六九三

荆 語

園 錄



荆園語錄序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者進進不已之謂也是以古賢豪之士立言立事立節立德莫不各推其進進之功以表見於當時聲施於後世而道德多成於晚年漢隋唐宋元明諸儒大略可攷已吾乃今讀亮盟申先生進語而深有感也申氏閩世家先生端慤公家嫡方成童時即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為文制藝以史註經即事明理古文迥韓柳歐蘇而進奪史遷之席詩本諸性情形為歌

荆園語錄序

詠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超明七子之上海內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及時變代更端慤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迨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為接物處事之則荆園小語一書以之持身以之教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

覺名迹之累憬然悟性命之真篤意躬行實踐之事

力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暗記而發其真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據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顧自量精力尙強所更有進未遽問世而大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算其進窳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強不息者矣嗚呼與先生生同地少同遊長同社老託婚姻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固皆耳而目之獨宦遊三十載學業荒落

荆園語錄序

晚年歸里方期日侍左右砥礪觀感不至老而廢弛而詎意先錫歸一月前竟長逝耶捧讀進語能不悲思乎是為序同學眷弟冀如錫頓首拜撰

荆園語錄序

先端愍公盡節時舍弟煜年十七盼方六齡耳今幸
皆成立頗知讀書循禮法回思此十五年中腐心漬
血敢望有今日哉向則門不令關一事漸長不能概
廢酬接恩怨是非自此始矣暇中爲道身所閱歷或
耳目有觸書置座間久之不覺纍纍雖老生常談粗
亦有裨世故量情酌理務爲得中惟恭惟嘿庶幾寡
過予與兩弟交勉之若夫微而心性大而倫紀昔賢
所已詳者不敢復贅聰山申涵光書於懷忠堂

荆園語錄序

荆園語錄卷上

廣平申涵光和孟

小語

貧賤時累心少宜學道富貴時施子易宜濟人若夫
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

一等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即有大不稱
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

荆園語錄卷上小語

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自多營營耳

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

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

之誤遺笑千古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

云何以止謗曰無辨辨愈力則謗者愈巧

小人常違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

也汎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

借一真親密後來必成大讐

結盟是近日惡道古人不輕交故交必不負今訂盟

若戲原未深知轉眼路人又何足怪

勸一利字不破更講甚理學

遊大人之門謂固可恥傲亦非分總不如蕭然自遠

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扑責當即處分不可憤憤作

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即應責亦須委

人自行鞭扑易至過當且暴怒時百脈奮張先已

自損誤傷肌腕猶其小也

荆園語錄卷上小語

畏友勝於嚴師羣遊不如獨坐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

則或不能償在人為終身負欠在己後或責望反

失初心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益當自遠既屬同心必

不疑我為疎傲或事應而謁亦不必屏入秘語恐

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

疑為下石

人生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可讀書立

志不勞經營若家道素貧亦有何法惟勤學立行
爲鄉里所敬重自有爲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
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書畫古帖可以寄興嘉者自當寶惜若夫設機心費
重賄則不必矣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闢陰陽
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
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
我作矣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三

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
之自悟未必不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訂
復取証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輿流布遍贈親知
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則更高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爲正或久別懷想抵
署盤桓數日欸欸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
妄有聞說一貴一賤交誼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
也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
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
我先別其爲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于糞土此妄人
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誰肯珍藏故君子必自反
古書自六經通鑑性理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
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
身讀之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
至者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四

責我以過皆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
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
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卽詩文亦然贊
者未必皆當若指我之失卽淺學所論亦常有理
不可忽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往往致嫌若一槩從諛又
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
當寓鼓舞之意至誠待人必不我怨嘉者逢人稱
說謬者絕口勿言其人間之必自感奮

作應酬詩文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熟俗一派遂不可醫况委囑紛紜烏能盡應應者不以爲德不應則謗毀百端且尊貴人臨之以勢違則懼禍從則難堪不如慎之于始素無此名庶幾可免

愚人指仙佛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眾黨護有時致辱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五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贊此書

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行客以大道爲紆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

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

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于心無愧

人有求于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悞

乃事

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作寄遠人書札與家書同當于前夕成之臨發匆匆必多遺漏

他人僮僕遇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

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若自己僮僕須

時時戒飭之

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遠之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

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六

視其人何如耳

遠方來歷不明假托爲術士山人輩往往大奸竄伏

其中勿與交往即窮人欲投靠爲僕婢者亦不可

收

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

且自含忍少遲則冰消霧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

嗤罵亦不必逢人怨說恐怒過意回無顏再對又

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如躁急遲緩豪華鄙吝之類吾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甯可後來相

知而早避之可以終身無忤孔子不假蓋于子夏固是大聖人作用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親友見訪忽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于啟齒者我便當虛心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其在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一味真率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七

縱與人有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揚其祖父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也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

馳馬思墜撻人思斃妄費思窮濫交思累先事預防之道也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

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優媚輩好嗤笑人而敢爲無禮此自下賤本色其趨奉不足喜怠慢不足怒也

有必不可行之事不必妄作經營有必不可勸之人不必多費唇舌

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啟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幼時見先輩作生辰多在壯年以後今童穉而稱觴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八

矣魏環溪云是乃母之難曰宜齋心以報親其說雖是愚謂親在宜賀卽如我初生時親喜而賀客滿堂也若父母既歿以後是日愈增悲慟何賀之有

人于平且無時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謂智矣

嗚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接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

早起有無限好處于夏月尤宜

冷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

弔宜早賀宜遲矯時尙也其贊分有親疎交有厚薄

遲早各有所宜難拘此例

勿以人負我而墮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

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不幸而有兒女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

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多

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九

漏也試留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

人又何責焉

登俎豆之堂而肆入飲博之羣而莊者未之有也是

以君子慎所入

正人之言明知其爲我也感而未必悅邪人之言明

知其佞我也笑而未必怒於此知從善之難

讐人背後之誹論皆足供我爲規蓋尋常親友當面

言既不盡背後亦多包荒惟與我有嫌者揭我之

過不遺餘力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反躬自責

則警者皆恩矣

凡事要安詳妥帖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若急遽苟

且但求早畢以致物或不堅事或不妥從新再作

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費求急反遲矣

理之所非卽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

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爲表裏

而有點汚人人匿笑而已不知有告之者無不忙忙

拭去若曰點汚在我何與若事必無此人情至告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十

以過者何獨不然

要自考品行高下但看所親者何如人要預知子孫

感衰但思所行者何等事

感應篇功過格等書常在案頭借以驚惕亦學者制

心之一端若全無實行而翻刻流布自欺欺人何

益之有

好爲誑語者不止所言不信人並其事皆疑之

閨閣之中一有所溺則是非顛倒家無寧靜矣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常看

人皆狎我必我無骨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卽坐功服氣往往致瘵

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

平却疾多壽何爲自速其死哉

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

見人耳語不可竊聽恐所言之事其人避我又恐正

值議我短長聞之未免動意且使其人慚愧無地

自容也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七

有一藝便受一藝之累如書畫圖章初有人求甚喜

求者益多漸生厭苦故曰道高日尊技精日勞惟

學書是正事其餘作無益害有益皆所當戒而畫

爲甚

有怨于人小者含容之果義不可忍聖人自有以直

報怨之道若夫挑訟匿計雖公亦私鬼神矚之必

有陰譴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先輩云作詩有妨舉業吾見作舉業人閉戶不關一

事者常少事事皆作而獨歸咎於詩所以少年多

不服只是以舉業爲正事而餘力及詩詩必不工

反是舉業有妨作詩矣自村不能却去舉業者詩

且不作亦可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

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

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凡輕薄少年衣飾華美語言詭譎者不可收爲僮僕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七

勾欄北里之遊不但有闖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

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

事永絕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其食可不慎哉

良友書札必須珍藏暇中展玩以當晤對

子弟考試不必預爲請託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

激發常有代爲作弊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

賢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

能如今日也

出息稱貸往往致貧不得已而有此寧速賣田產器
物以償之若負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
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往見吾鄉有家
本豐富故時時取債以博貧名而人卒不信尤可
笑也若親知挪借尤當急償還出息者且留在後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

世說新語多雋永有致凡書札及作詩常引用不可
不知若沉酣太過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

居心不淨動輒疑人人自無心我徒煩擾

荆園語錄

卷上小語

三

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問卜祈
籤乞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恃也

積善太盛往往有水火諸厄蓋為造化所忌耳五車
萬卷富貴家侈為豪舉其實世間應有之書亦自

有限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即忠難時不肯負我之人軟熟

一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
果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大早

如迂腐寂寞譬如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物之不常見者皆妖吾見產芝及并蒂蓮者俱隨有

凶事不幸而有益當恐懼自修勿矜為瑞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

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生意

外者多矣

久利之事勿為眾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驟貴而行事如常者其福必遠舉動乖張喜怒失緒

其道不終日

荆園語錄

卷上小語

七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留以須令老成人護

視袁梧坡所記客醉誤飲瓶中旱蓮花水因而致

斃吾北方冬夜火坑煤毒更烈不可漫視如醉後

欲歸亦遣人送付其家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

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靜坐自無妄為讀書即是立德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

過為退避也但因為利則市道矣

絕輩是難事亦且不必不食牛馬不特殺似為得中
吾鄉風俗最為朴陋二十餘年前宴會俱用碟子後
變而為碗為盤今碗製日大較碟子其數數十倍
暴殄天物不祥莫大焉飽後腥濁滿前恨不持去
而主人拘例其來未已皆舉手畧嘗放箸拱坐求
歡得苦甚無謂也近孫鍾元先生定為六器同志
中頗有遵行者除遠客新親不在此例尋常往來
醉飽而已

荆園語錄 卷上小語

五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隙笑耳且人即我信何救
於貧嗷嗷者可厭也

少時鬱鬱不樂自亦不解何故以今思之只是妄想
為憂耳富貴本無窮盡登一級復有一級在前隨
時安分便是安樂法

交遊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
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荆到處投
轉然則知已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其為豪
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閉戶擇交自然

得力

書有重本以贈貧交之有志者東諸高則何用
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之尤者所當急遠
佛經道藏未必不精只是本等書讀不盡無暇及此
遇修橋梁道路可量力出貲我往來經此何得坐享
其成即令徒便他人亦是義舉
如立神祠梵宇勿為首事凡首事眾怨所聚也然眾
皆樂為我即非所崇信亦不必自異乎禮無傷隨
俗而已

荆園語錄 卷上小語

六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酬給切不可札
薦他所找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反不
顯親知兒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詩餘不可置案頭常看使人骨靡初學尤甚
治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香雜瞻視宜莊
若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良友
或命老僕相隨

不服一人與逢人便服者皆妄人也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

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壞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齋名因以為號如晦庵致堂之類自宋已然今有無齋而名且不一其名者總亦多事無已則取字義典古用以白箴足矣即圖章採用成句亦須雅正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七

者勿為大方所笑

戲而不虐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即聖賢亦未必然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諷因戲成嫌每讀一書且將他書藏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

學問以先入為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感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官糧必早輸納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

人何異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然借者又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與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

語云閒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侶以禮進退勿蹈浮薄

人言某負恩某不義氣正不平則為援引一二嘉事以為解曰據伊平日所為尚在道理今豈遂然耶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末

或出無心或有何事正急不暇簡默或疾病醉飽喜怒失常尋自悔矣愬者雖怒必少平若因其愬我我遂述於我亦曾有負恩不義之事則其人之過愈實嫌隙遂成誰使之歟

問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盛怒極喜時性情改常遇有所行須一商之有識者不然悔隨之矣

說探頭話往往結果不來不如作後再說

犯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

卽一頓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

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

僕輩搬弄是非往往骨肉相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

直叱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

不孝不弟人不可與爲友少時一同學子頗有才華

而門內無行先君甚不悅曰彼至親且薄况他人

乎未幾果爲所齮及於禍可鑒也

荆園語錄

卷上

十九

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

圍碁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矜負者氣晦本

欲博歡何苦反致忿忿若夫伴負以媚尊顯設筭

以賺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

誠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真鄉愿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

分若只享用七八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

吝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愚矣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

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自恃行天下

而後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以自餒

小人因富遠然亦不可顯爲讐敵君子固當親然亦

不可曲爲附和

濫用者必苟得揮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勢不能

也

尊先王之訓必須守時王之法我夫子般人而曰吾

從周生于周則然也生今反古固有明戒

荆園語錄

卷上

二十

梨園一輩蠹俗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富貴家

喜事吉筵以此爲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蓄

蕩心敗德壞闈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况

目所見者總此數人總此數劇豈不厭耶

鄰有喪家不可快飲高歌對新喪人不可劇譁大笑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不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

別人

恭而無禮遇君子固所深惡卽小人亦未嘗不非笑

之枉自卑詬耳

勸人息爭者君子也激人起事者小人也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募

化或賣簪珥或為媒妁或治疾病專一傳播各家

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尚是小事常有誘

為不端魘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得往來至於

娼妓出入臥房尤為不可

凡人氣質各有偏處自知其偏而矯制之欠則自然

所以宋儒以變化氣質為學問急務也

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非

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

人好尚不一統于一人恐難稱眾意各行其志又

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

自度一家中人人能學古人同居固是美事如其

不然反不如分爨為安果能友愛正不關此勉強

聯絡久必乖戾

神該敬不該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為正神所吐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

循自窮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

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處怨易處恩難怨只包含便了受人之恩何時報稱

是以君子不輕受恩也

作善豈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即招謗招禍之道

也

好便宜者不可與其財多狐疑者不可與共事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君子三戒亦就大槩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非

力百行俱怠老而好色為害益烈醜態更多 看

來好鬪之人甚少即有關者非為色即為得耳大

約多是為得者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

本色家常不招非笑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

處至于行事則反之何哉

糊人書籍塗人書案折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

私燒人筒篋中字跡尤為不可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
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僕婢初來宜嚴若一縱則後必難管

婦女臺前看戲車轎雜于眾男子中成何風俗且優
人科譚無所不至可令閨中女聞見耶

凡慢神喪天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加之禍也彼
於天神且不敬則無處不放恣可知故有得禍之
理

人有輕于稱貸雖重息亦欣然者非流蕩不知事人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書

即預存不償之心斷斷勿予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
危過懶者久閒愈懦

間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
眾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付諸庸醫者矣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二口合作之事若飽食暖衣
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人品要兼交文人無行固不足取若村野賤夫儘
有朴實者遂謂之賢焉可乎夫子教弟子亦曰則

以學文蓋以行為本而文亦不可少者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影抱愧即此
是天堂地獄

非望之福禍必繼之急當恐懼修省多行善事若一
驕則不可救矣

和睦勤儉者家必隆乖戾驕吝者家必敗此理如操
券斷斷不爽且驗之甚速

花木禽魚皆足以陶情適趣宜滯節勞若貪戀太甚
反多一累花木擇土宜者遠方異種費財費力而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書

易壞無庸也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市牌始
於南中漸延都下窮且累夜紛然若狂間之皆云

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
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受諫是難事每見朋友以過失相規者當面唯唯轉
面即向人曰伊道我某事不是伊不嘗亦作某事

乎不思此友面諍自是好意我奈何背許其過以
相抵且既知其所為未當矣我便宜取以為鑒反

又效之何耶

小語本藏家熟諸長者見之以爲有益幼學遂爲
傳布近蕭太翁又刻諸閩中或亦持身接物之道
不無小補歟因加訂正再付剞劂人生晚節爲尤
難予是年五十有五頭顱日老德不加修甚可愧
也是編朝夕自考用佐警惕庶幾晚年寡過云爾
豈敢自負知途儼然曰幼學指南哉康熙癸丑日
長至涵光識

荆園語錄

卷上 小語

畫

荆園語錄卷上

終

荆園藏板

荆園語錄卷下

廣平申涵光和孟

進語

繇博文而約禮繇下學而上達是孔門一定之階級終身馳騫於語言文字是爲口耳之學固屬無用若吐棄一切返照觀心古今安有如是躡等欲速之法徒自欺以欺人耳

主頓悟之說者嘗舉欲仁仁至之語爲証不知此第言仁心不泯耳若實實爲仁尙有無數階級在如

荆園語錄卷下

進語

人一想京師京師便在眼前若實實到京必須束裝策騎早行夜宿受許多辛苦而後至也

君子與小人鬪小人必勝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而已固不可懼禍而誤入小人之黨亦不可恃爲

君子而有與小人角勝之心

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

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

良知卽性善也陽明終日言良知却云無善無惡何

故

素行難欺妻子心事占諸夢寐

道不過子臣弟友尋常日用如布帛菽粟一日離他不得有一種言之可聽而無裨實用者總無關於有無故曰可離非道也

何疑今人言天理未有不知其爲善者性卽理也性善又

魯齋生於金章宗大安元年河北沒於金數代矣後人過爲苛論何哉

楊慈湖靜坐返觀時時有得象山鼓震窗櫺豁然有

荆園語錄卷下

進語

悟皆非虛言也人常瞑心靜坐自然別有一段光景然於應人接物却無實際在深山老衲未爲不可我輩五倫百行事事不同一處疎略便有錯悞如此虛光景何能得力

溫公云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多而惡少者爲聖人惡多而善少者爲愚人善惡相半者爲中人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長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此論

以學為主立意甚善但云聖人亦有惡則非也聖人而有惡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應云有善而無惡者聖人也善多而惡少者賢人也善惡相半者中人也惡多而善少者愚人也語方無弊

魯齋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則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此爲游移者誠也然先須明理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若誤以爲是而槩拒人言則是師心自用未有不敗者

士人服飾雖不可華美然布衣草履亦須潔淨整飭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三

張子韶頭上巾做以疏布漬墨裏之致墨汁流而不大甚乎若有意爲之益怪矣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子韶以時尙嚴刻奏言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意則厚矣而制未善也若欲刑法平恕第擇用長厚之人自能平反無辜刑無濫及若拘以定數必有故縱以趨時者大非法之平也

四書五經集註頒諸學宮世世遵守如一代之令甲

法律雖有智者不敢亂也人品學術古今如朱子者幾人竭一生之精力經羣賢之參訂始成此書

後之聖君賢相又幾經參酌而後用以式多士乃人情厭舊突爲新奇之說鄙薄章句視爲糟粕甚且謂大學本無經傳格物不必更補即使其言果是如國制何生同文之世守一王之法奮其私智變亂舊章曰前者皆非至我而正則人人駭之矣從古無不讀書之聖賢自心學之說行而六經可廢矣從古無不讀書之詩人自竟陵之派盛而空腸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四

寡腹者人人壇坫自命矣

陸子之學以究竟爲入門終日抄藥方而不能廖一疾終日寫路程而不能行一步徒知無益也

答賀宣三書云六經所以治心也傳註所以明經也相沿不察習爲訓詁之學于是六經真糟粕矣陸子一番提醒返本歸源自不可少但立論太高未免躐等在已可以爲學而于人難以爲教上達以該下學知至而后物格工夫剗用使後學無所持

循夏峯先生兼聽并包彌見其大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祭文中尙宜斟酌也

我輩於釋子第不溺其法足矣使其人果醇靜可喜猶勝於對俗士而遂以大顛之往還爲昌黎晚年詬病何其甚也

屈原勵宗國之喪亂義不苟生此正善於處死者而後儒每議其過當豈以浮沉爲正議耶

于心無愧此就明理者言之耳若理有不明固有應愧而不知愧者不可謂心之所安便無錯誤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五

畢竟先知後行至於純熟乃能合一

朱子病革前四日尙改誠意章集註其虛心好學至死不倦而陽明以集註或問乃中年未定之說豈未之考耶

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理學家奉爲不傳之祕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

只存養便是此說較有的據

明哲保身只是不使此身陷于不義後人誤以偷生遠禍當之遂爲長樂老借口

學不可偏偏則虛實皆有弊偏實之弊執而不化其先膠固迂濶偏虛之弊蕩而失簡其究恣睢放肆惟實以立基虛以啟悟斯爲善學耳

人道非一途或以誠或以靜或以敬或以窮理致知皆學也行之不息久久皆能有得所謂及其成功

一也如適長安者齊魯秦晉不必一途期于必至耳若執已爲是槩以人爲非則隘而私矣

近日夏峯先生之教隨人指點未嘗自立名目未嘗聚徒開講所以終身無僞學之禍

荆園語錄

卷下 雜語

六

良知卽四端致良知卽擴而充之其說本孟子最爲精確但標爲名目無事不歸于此所以招世俗之

議

朱陸之辨各以所見相質正良友相成之誼但氣漸盛語漸尖初意漸失便成水火朱子曰各尊所聞

行所知足矣無望其相同此言是也

爲人所狎與爲人所恨皆已過也

學者自然以朱子爲主至于後來子靜一段議論亦不可不知若入手便學子靜則茫無把柄矣

學者最怕作怪孔子一生平平常常無一毫崖異約
弋獵較苟義理無害不妨隨俗邵子不暇深衣祭
禮用楮錢亦是此意若故為奇形怪狀不近人情
之事以駭人耳目非僻則奸

人若少知自愛豈有營營逐利甘為商賈之行只心
有所繫便是欲便當極力克治不然恐流弊無窮
陸子好自贊是一病

子路大勇在喜聞過所謂自勝之謂勇也

橫渠乃二程表叔講易京即從者甚眾及聞二程至

荆園語錄卷下進語

七

撤座駁講曰向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二程深明
易理吾不及也虛心服善即此可觀所學時遂以
橫渠從學于二程伊川力辨其妄然受益處想亦
不少

趙大洲母夢二比邱牽衣求棲遂生大洲及弟蒙吉
此事即真亦不宜載諸傳誌蓋浮屠家好尊其教
謂吾儒之賢且貴者皆其徒再生耳而儒家亦每
引其事以為重何也

朱語有近陸者陽明擇出以為晚年定論陸語亦有

近朱者但無人擇出耳

天地閉藏亦為來年生物之木閉藏不深則生意不
盛是霜雪亦所以生物也故學成而不露德立而
自晦經貧苦患難而不憂慮乃大用之器皆有以
養之故耳

學則樂右子無處非學故無處非樂造次顛沛貧富
患難皆學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焉

楊慈湖王龍溪之學竦動一時不轉瞬而議者蜂起
許魯齋薛文清愈久而人愈服學者可以知所從

荆園語錄卷下進語

八

矣
王三原之在明猶宋之有溫公也雖口不言學而學
者莫及焉

陸學有擺脫敬字之意不善持之則流于無忌憚
近世多呼迂濶者為道學道學而至迂濶非善學者
本自可厭闕道學者詭詞若辨反若可喜然可厭
者于人無害而可喜者流弊無窮此即馬伏波刻
鵠畫虎之說也

程子解格物謂一草一木須是察此甚言處處留意

耳陽明幼時格竹之理至於病亦形容一草一木
之言爲過也程子又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
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
也此爲格物正論而讀書明理尤爲要

孝經不以命題故世人鮮有讀者因思五經四書若
非考試命題之故束諸高閣矣今雖自幼讀之總
爲名利之階其返諸身心者曠世而不遇焉教化
不明變理義爲名利可慨也夫

求放心只是敬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九

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
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
無實用況置仁義於不講乎

朱子云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又云義
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
平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以歸于是觀此則與陸
子辨論本無成心至云去短集長不隨一邊則未
嘗不以已有所短人有所長折衷兩家以求一是
也若陸子所論則自是爲多耳

朱子祭陸子靜文序始異終合之故甚詳服其降心
以從善而別紀云問子靜卒歎云可惜死一告子
何其相左也

誅少正卯事朱子疑爲齊魯陋儒所作總之經傳所
不載如家語之類亦不可盡信也

正人用則風俗正文體亦自正矣今之譚治術者動
曰正文體非探本之論也

彙註未定之先宋人取士以註疏爲主而旁及諸家
如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十

呂大臨楊時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
說之葉夢得吳拭薛季宣呂祖謙詩則歐陽修蘇
軾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濬孫明
復劉敞程頤胡安國紛紛之說安所適從酌群言
而定一是其註之功真在萬世也

子路喜聞過固是喜其得聞而改亦是喜有直諫之
友又喜人敢以過告必已平日未嘗拒諫飾非故
也今試默自簡默終日所行那得無過然不聞逆
耳之言過在友歟抑已不能受言耶真難以一朝

安矣

士君子所至使人人因我而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

五穀人人用之終身不厭以其味得中也若味之稍奇者此一人好之彼一人未必好一時雖好之久亦必厭矣道理正如五穀不中者必不庸也

古不間有避年號者而姚元之因避開元改名崇明道乃宋仁宗年號而當時竟以稱程子俱不可解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十一

按袁紹字本初梁師亮字永徽皆以本朝年號為字古人不拘如此

論性是學問大源頭然用工夫却是逆溯之法候到者自明辨之太早無益實事故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也

憎我者禍讐我者死皆當生悲憫心有一毫慶幸之意便於心術有傷

觀心廣體胖及晬面盎背語知養生乃學問之餘事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深造

縱然惡積終身一悔便是回頭莫謂功成九仞一駟

便河鹽地

耕問奴織問婢但擇能耕織之奴婢付之委任而責成功不必條分縷晰一一為之告誡曰如何耕如何織也高廷之用人亦如是

張果中致書夏峯謂先生不宜時時與士大夫相見其說甚正然而惟先生無妨也先生道統在身以教為任雖冠蓋踵接于門而澄之不清搖之不濁愈見其大耳愚嘗謂先生如滄海無所不包涵我輩學人第如池魚盆草若一清徹底尚可把玩稍雜泥滓便難位置蓋教之與學相去遠也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十一

聖學天天地自然之理日在目前但人不潛心耳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明明指人以學天若此處略過雖終日諄諄訓戒亦自不悟欲無言者所以深于教也

易卜筮之書也有疑則占乃占此一事之理應如何且占是非非占吉凶而吉凶即在是非之中也

橫渠指一禮字為教極為穩當禮者兼內外而言即

孔子之不踰矩也彼徒言心學者其流弊至於畸
言詭行以駭世俗禮教蕩然豈小失哉

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且極詆程子為未明
道謂洗心正心非孔子之言存心存神孟子乃誤

認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
何哉

一國有一國元氣一家有一家元氣一身有一身元
氣元氣者生氣也能養生氣則日趨于盛矣

無事作有事時警惕有事如無事時鎮定夏峯云無
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至言也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三

陽明云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樂以忘憂聖人
之道如此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夏峯云聖人原無

不得之時愚按周公其有不合者正是聖人之不
得幸而得之方是聖人之得似不必諱言不得也

君子終身是樂雖貧賤患難時中有自得畢竟憂他
不削小人終身是憂縱富貴已極後患得患失究

竟樂亦非真

程子見人有嘗議先輩者輒叱曰且學他長處此真

長者之言然辨論是非與吹毛索瘢者心術迥自
不同古人環瑜本不相掩我雖素所服膺豈可助
為附和反復辯論期當于理若有意定將古人說
壞則刻矣

陽明云聖人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
物不照然學者須要有明的工夫此論本末完全
今之學者但致詳於所謂工夫而一旦豁然即明
也照物之能俟其自至而已

好名者只是勉強暫時久之必然敗露只能粉飾外
面背地便不及持故先輩謂與好利者相去不遠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四

蓋沽名亦以為利也
求靜是初學收心之法若只在靜上用工久之習成
驕惰遇事便不可耐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從人
情物理是非毀譽中磨鍊出來到得無動非靜乃
真靜矣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聖門皆為學問之驗
故取安飽無求而惡夫惡衣惡食為恥看得衣食
二項原非小事世人營營終日大概為此若此處

澹得去纔可一心向道

語云改過貴勇既知有過便當斬鋼截鐵翻然改圖

尚恐過根潛伏見獵心喜陸子答傅子淵過則速

改之語以為微傷輕易當慮其未能速改耳非謂

改過之忌速也

縱是道成德立小人終不可近若自謂把柄在我不

妨兼舉並包必暗受其損而不覺

古人云擇禍莫若輕愚謂擇福亦莫若輕功名富貴

無一件是我應得故官箴居卑財勿苟得稍有遭

荆園語錄 卷下 雜語

五

際常覺踰分不安若已得視為固然未得者日夕

懸望事事必欲勝人則鑽營謀算終身無息肩之

日而造物所忌禍敗隨之矣

一部律是四書五經註解

師道不立最是末世之患春秋若無孔子三千弟子

其能自立者幾人哉道之不明前代容有異端駁

雜今并無此患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被聲色貨

利誘去間有口中說道理者究其心事依舊在聲

色貨利上所以此道全然高閣教化不興真不知

所底止

人遇逆境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固是見識超卓然

君子用以力學借困衡為砥礪不但順受而已

創業垂統為其可繼後世子孫賢不自難以預必能

繼與不能繼是有命焉君子行事只斤斤在道理

中盡其在我而已即不必念及子孫亦應如此乃

身無貽謀之善而責望後人或預為意外之防而

多方設備何其愚也

治家之道正身率下威嚴為主易云家人有嚴君焉

荆園語錄 卷下 雜語

六

父母之謂也言家長嚴正則卑幼守法凜然如治

一國嘻嘻終吝不必有甚大惡只一家嘻嘻便是

必敗之道試想嘻嘻二字是何規矩是何氣象

秦觀李廌皆風流文士當時所謂吳門四君子中二

人也朱子斥其浮誕佻輕士類不齒蓋亦憎蘇氏

而波及之然少年才情之士早當納諸繩墨若風

流自喜其不陷于浮薄者寡矣

智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是以財遺

子孫者皆所以害之也嗚呼自古及今知之者幾

人哉

為善得福為惡得禍非鬼神因其善惡而報之以禍

福蓋善者日趨于福之事惡者日趨于禍之事皆

理所自致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伊尹不遇成湯終身莘野孔明不遇昭烈終身南陽

彼亟亟求自表見者其事業概可知矣

知仁勇皆從敬出

大槩君子方嚴處多至圓融變化是德之成也起處

便學圓融不得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七

經書所載皆古人親身經歷之事留示後人如前人

行過底路程向人一一指點免得東求西問若一

槩不省任意自行未有不錯者縱使尋着正路亦

大費力

凡事惟適中者可久

好學則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

學而不思則罔章句之弊也思而不學則殆心學之

弊也知此則朱陸門人無事相議矣

吳草廬云三十前好用工此追悔少年虛度之言凡

人道念多在中年以後然而精力漸衰不及少年

之果銳故立志不可不早非謂暮年可寬也

王大夫講學只是隨事省察隨人指點若白標門戶

自立黨羽附之者愈多則嫉之者益甚姚江之謗

至于掩功東林復社之禍與國俱盡嗚呼豈盡小

人之過哉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

纔有過舉禍患隨至是天愛之也若縱其所為如無

天道然者後來為禍必烈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六

身

古來大儒皆簡易率真凡好為崖岸者學未至也

古人一長足錄遂可不朽試觀柴愚參魯師辟由喑

何嘗不是聖門高弟瑕瑜不掩愈見其真今之為

誌傳者必備極美好人并其真者疑之矣

怒時光景難看一發遂不可制既過思之殊亦不必

故制怒者當涵養于未怒之先

七情唯怒難制惟慾最深理明則無此弊

同藝相妬百工皆然而士大夫為尤甚名將成有物

敗之亦天道然也士君子所可恃者惟自處于無過耳

經為經史為緯經如醫論史如醫案論以明病之源案以驗藥之效傷者必貫串經史方為有用之學其餘他書皆緩也

論語古今至文也多不過數語少或數字而蘊義無窮當時必出自孔聖手筆而門人哀集成書者非他人可代也

賈人者必自怨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解
只常常看得自己不是處學問便有進無退

顏子陋巷之樂從四勿來
顏子在聖門最為天資高邁然觀所記無佞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諸語一味下學攻苦

并無一毫凌駕涉略之意則後之為學可知矣
昔人有仕而林居者其一閉戶不與外事其一邑中利害必爭焉孰是日皆是也閉戶者介爭利害者

公各成其志焉若夫公事緘口私事攘臂則無為

貴士大夫矣

處難事如理亂絲耐心緩圖自有入路急則愈結所傷必多

皇甫謐高士傳大槩是貧而能樂者故世無持籌之高士無逐蠶之高士無攢眉蹙額之高士人亦可以自考矣

有刻寒山拾得問答一條曰有人欺我害我當何以待之曰只是忍他讓他多過幾年看他愚謂末語有幸其災禍意非有道之言君子于小人悲憫之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解
而已俟其久而自報是假手于鬼神也君子豈其然
老來益當奮志志為氣之帥有志則氣不衰故不覺其老

凡奕甚與勝己者對則日進與不如己者對則日退取友之道亦然

呂仲木梅學行篤實師道尊嚴如久任以祭酒成就人才必多故祭酒一官不徒以多才能文章者為之

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因李道甫三才事致書都下
風波大起尚是文人名士舉動林居者以默爲正
孔廟從祀以德則不勝祀徒以著述則馬融揚雄有
汗顏矣必也德而有功於經學如程朱焉不然甯
慎也

荆園語錄

卷下 進語

三

荆園語錄卷下 終

庸園藏板

廣平申氏 國初著姓也亦貴胄也非孟先生大臣
之子忠良之嗣庶豐履厚養尊處優而乃擠喘道真
洞達世故故其爲言也質而樸簡而賅推其所以教
弟者固盡人所當奉爲準繩也小語教於髫齡進語
教於壯歲語有次序功有淺深誠能家置一編其獲
益實非淺鮮余偶得舊本爲嘉慶戊辰鐫刻兵燹以
遷久遭灰劫因重付剞劂彙爲一編蓋與皖桐張氏
之聰訓齋語澄懷園語同爲有關人心風俗之書也
光緒三年十月仁和葛元賧理齋識

荆園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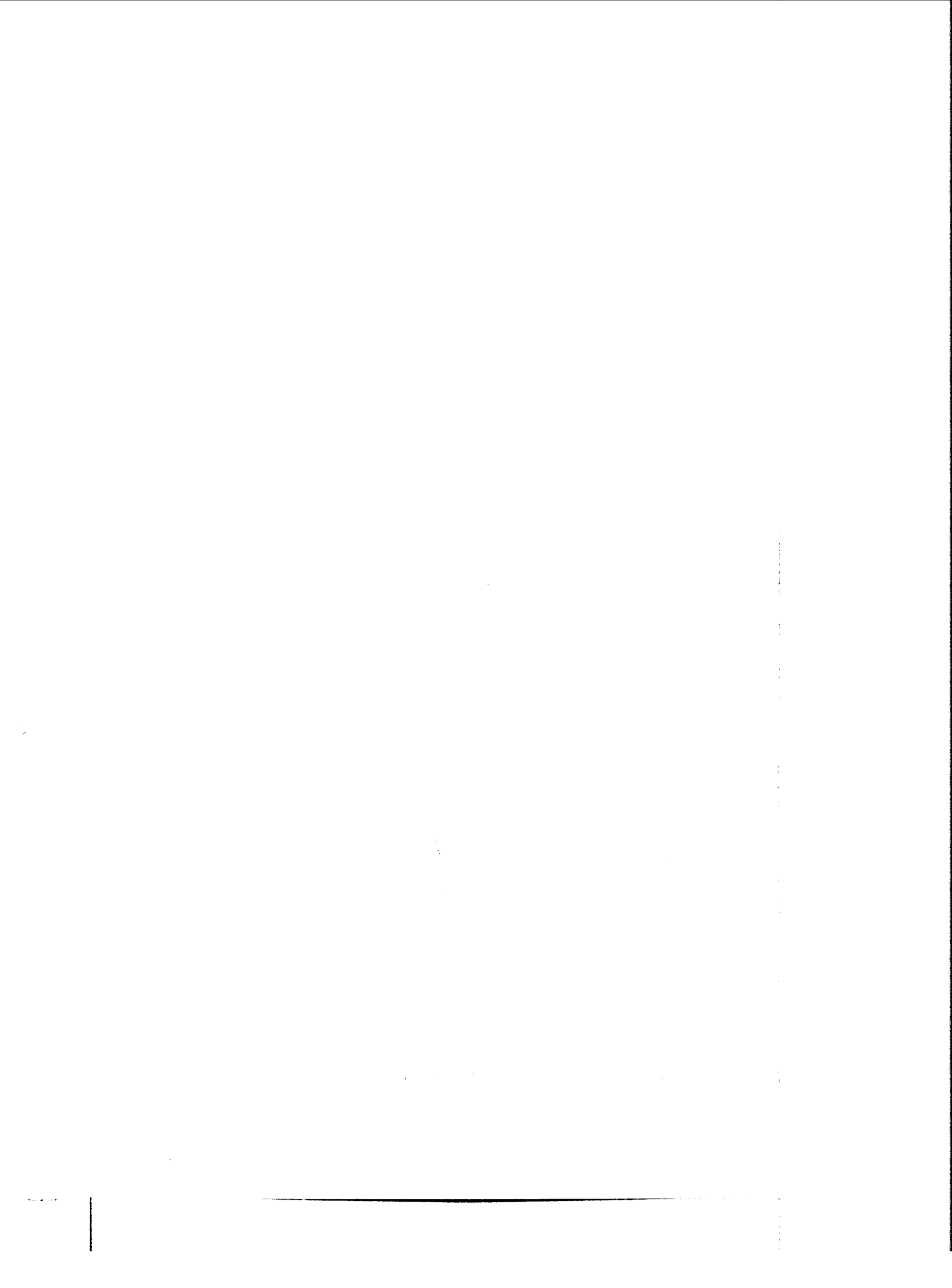
卷下 進語

十

夙

興

語



夙興語小引

豫章學者有二門庭焉一日程山一日易堂兩先生者各有所主程山主氣節易堂主經濟二者體用兼資不可偏廢者也使言經濟而不本于氣節則其久也或流于襍霸而不自知是氣節之學較之經濟為尤重甘子樾齋程山之翹楚也所著夙興語雖不過若干條然字字箴規言言藥石誠能遵其語而守之于以入于聖賢之域亦何難哉夫所謂夙興者猶之乎雞鳴而起云爾人人有夙興之時日日有夙興之候清明在躬一物未接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誠能于此而守其良心俾不致為旦晝之所梏亡則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可為若人咏之無如世道人心日趨于偽一為舜之徒一為跖之徒其相去不啻霄壤無他孳孳為善與為利之分耳帝堯之世日出而作耕田鑿井不特無所為利亦並無所謂善人之生斯世者咸相忘于夙興之頃胸次襟懷光明俊偉如日之出于咸池而升于扶桑寧猶有夜氣不足以存者乎噫亦何幸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

甲集 夙興語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甲集卷八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夙興語

南豐甘京樾齋著

講學當有言出而躬不逮之恥教人當有不言而存德行之實

的然者之見在一身聞然者之見在天下的然者之見在一時間然者之見在萬世

昭代叢書

甲集 夙興語

一

世楷堂藏板

廉無咎三字可以治生靜無咎三字可以養生

真誠者必有應凝靜者必有養寬厚者必有福勤儉

者必有成程山夫子益以四語曰嚴敬者必無失廉

謹者必無咎詳慎者必無悔謙和者必無辱

生死有定數惟任醫者作不得此語貨殖可衡命惟

學道者作不得此事

善必福淫必禍天之道也人之所以信天也善不福

淫不禍天之變也天道之不可測也人所謂善者或

有隱惡而天不之福人所謂惡者或有隱善而天不

之禍人之隱也人事之不可測也天即禍善而吾必
為善天即福淫而吾必不為淫此以人之常定天之
變也天之福善其常不福善其變然斷不因為善而
得禍天之禍淫其常不禍淫其變然斷不因淫而得
福此不以天之變疑天之常乃真能信天道而盡人
事者也

勉君子為善唯恐近名勉世人不為惡無妨近名

彭躬菴曰洗滌一片潔白好心可以對天摩挲一雙

徹亮眼光可以識人煅煉一身通敏透安本領可為

昭代叢書 甲集 夙興語 卷八 世楷堂藏板

世用京廣之曰浣濯一段雪白行藏可以見信于人

淘汰一片冰冷腸胃可以無干於世調養一副春風

和氣性情可以涵育同儕薰陶後進

果有陳仲舉之志氣則可不灑掃以待賓客否則必

狼藉大甚果有李文靖之性行則可臺前花欄壞見

之經月不一言否則必冗闊不堪果如郭有道之儀

範則可以行宿逆旅輒自灑掃否則不過為潔癖果

如裴晉公之風度則可以治綠野堂為涼臺燠室否

則荒宴歲月而已

才力智慮之人不可無慈祥之氣以養其福富貴聲
望之家不可無渾樸之子弟以存其元氣
人之著述每成于晚年人之品行每敗于晚節
惟聖人無可短長凡與君子居亦當見其所短與小
人居亦無沒其所長

天所不施人能施之人所不報天能報之

人之自知有如耳鳴人之不自知有如鼯聲

遜象曰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決於遜則吉不決

于遜則否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安于困則亨不

昭代叢書 甲集 夙興語 卷八 世楷堂藏板

安于困則困故當遜則遜可以不困當困而困不可

以遜總以時位職分為進退也

憂勤惕勵守一身而不足宴安逸豫喪天下而有餘

彭中叔原評 理足之語精麤具舉隨人可實受

用以之勉學以之勵俗皆無不可十數則已勝他

人多多

跋

甘子樵齋著述最富其四禮撮要一書尤為切于日用今此帙則從令嗣中素所惠岫園初稿中錄出人能于夙興時思其語而體之亦可云私淑程山者矣
心齋居士題

心齋居士

日德夙興語跋

四

世楷堂
藏板

諸莊甫先生著

勤益攷道目錄

正續二編

馮景韶敬題

俞世德堂
庚午校印

勤齋考道日錄序

學問之道不日進則日退譬之登山陟嶺往往躋乎半途而輒止所以古之君子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懈逸其心誠有見夫任重道遠非奮往亟趨未有不中道而廢迄無有成者良可懼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健為學之道端在是歟玉峯莊甫諸先生力學不倦有敏於昌黎所云業精於勤荒於嬉而遂以勤名其齊俾歲夕瞻順時加悚惕何其與自強不息之旨隱有合也蓋其自幼有志聖賢之學而未識所從事爰效古人日記法凡語默動靜一一筆之於書以俟參考其篤學勵志實踐躬行亦既歷有年所猶恐道心未純卒為異學所惑因改日記為考道錄研精義理剖析淵微尊程朱闢王陸周易之類與斥釋氏之虛無而其所兢兢垂訓者一以主敬存誠敦倫飭紀為學者之所指歸嗚呼先生當羣言淆亂之後宗良知之說者恣肆猖狂方欲以鼓簧天下而先生獨毅然以程朱之學為己任是非知之真守之固卓立而不搖其何以同狂瀾於既倒閉吾道於不喪也乎余玩是編知先生維持世道之志老而彌篤迄今崑之人士知之者亦第稱之為謹厚人耳僕直人耳其不知者且將以迂儒目之又安保數十年後其所為倡明絕學昭示來茲者不湮沒弗傳乎用是刪其繁複撮其精華梓以行世俾先生術道苦心昭然若揭後之景仰前徽者因其言而想見其為人且知其當日

勤齋考道日錄

序

太史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之勤苦刻厲如此則凡有志於道者能無奮然而思與也哉是為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仲冬儀封張伯行書於姑蘇之正誼堂

諸莊甫先生傳

諸士儼字莊甫崇禎間補諸生。糾同志講義山證人譜。研究性理。聞發朱陸兩家之言。多先儒所未及。邑有大紳。自知見指公論。願出金以周貧士。有司頒及士儼。士儼上書謝却。歷數紳罪。國變後。棄諸生。隱居嘉定。授徒自給。所著遷改錄等書。平湖陸隴其稱其刻厲過陳陸。孜孜求合於帝天。卒年八十。同時朱汝礪字南石。從嘉定黃澤耀遊。殫心經學。初澤耀有詩筒二卷。未及成書。汝礪做之。會諸家之說。而折衷焉。亦名詩筒。陸元輔稱其授據詳博。議論精核。可與註疏大全之書。又有禮辨十四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未發。

勤齋考道日錄

傳

太史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勤齋考道目錄

崑山諸士傑甫氏著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孫世讓世讓編

俞世德堂校印

記曰。考道以爲無失。考道於理欲夾雜之會。固當去欲以存理。考道於似是而非之間。尤宜辨僞以存真。行習著察。宜盡心也。

帝王立綱陳紀。不過要天下爲子爲臣爲弟爲友者。各循其忠孝友信之則。聖賢著書立說。亦不過要人做完此四等人。完此四等人的道理而已。

一刻不懶。此一刻便是遠仁。所以工夫要嚴密。

布衣講學。原是難事。所謂無微不信者是也。只宜閉戶閣修。將自己一身。加意修去。無使缺陷。自己一家。勉力齊去。無顛倒錯亂而已。

大學誠意章註。朱子易棊四五次。至晚年纔論定。此是爲何。蓋起念處最屬微渺。非灼見善惡之幾。便自欺者在。朱子操存之功。到七十以後。起念處直通天理。故解說經傳。方不差誤。今擬其詮解如惡惡吳二語。何等真切。非實下一番死工夫。不能說著痛癢若是。

物音考道目錄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校印

縱有李杜詩篇。韓歐文字。不能見道。終是修飾皮毛。於身心毫無干涉。

濂溪之光風霽月。得道之利。想中之秋月冰壺。得道之清。非用幾十年工夫。淘洗氣質十分乾淨。安得如此。故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

理一分殊。處處脫不得。須於源頭上講得明白。則日用間。便無輕重本末失宜之病。

朱子曰。道理源頭。只在己身上看。余三十年來。亦不敢遠求。惟於日用動靜語默間察之耳。日用常行所當爲之事。皆天地父母所樂聞之事。我則爲之守之。隨情遂意。不合義理者。皆天地父母所不樂聞之事。吾則察之禁之。事事省察。念念省察。以求無失。此純一無僞之本然而已。

文王斐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謗。孔子伐檀之懼。孟子臧倉之譏。皆无妄之舊也。士君子守身行道。而所處非其地。所遇非其人。意外之舊。往往有之。亦惟順受其正而已。

平時於天理上養得到。則語言動靜。自然從容有體。周旋不亂。

大畜象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吾之德吾自有的之。而非畜以前言往行則不大也。古人之言行有益於人如此。而可不日積月累。潛心研究。以消我之氣質。而長我之神智乎。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須將盛衰否泰全局。打算一番。如處盛世。則曰吾有何等學問。何等經濟。

以輔此泰運。處衰世。則曰。我將何等結束。何等期待。以挽此否運。如此方爲有關係人物。舜之五臣。際掛讓之朝。武之十亂。當征誅之會。才之有幸不幸也。伊尹三聘。開有商之業。孔明三顧。遭蜀漢之亡。豈伊尹智而孔明愚乎。

心於日用酬應間。最難收攝。故求放心工夫。到酬應不著。方見純粹。

聖人作易。是假卦爻象數。發揮天道人事順逆常變之方。使學者知裁成輔相以順性命之理。故君子涉世。在在守之以貞。則不言吉而自無不吉。不言凶而自不趨凶矣。

有夷必有險者。境也。履夷若危。臨險不變者。處境也。人當履夷時。刻刻存臨深履薄之心。則入險出險。惟吾主持矣。

然則人畏險乎。曰。進無可生之機。退無自善之策。安敢不畏。畏則何能出險。曰。出隸於能畏。畏則操心密矣。易之習坎曰。有孚。惟心亨。行有尚。是知心亨可以出險也。

天下無所謂事物也。一理而已矣。心公則所見皆理。不公則所見無非事物。故去私方可任天下之事。應天下之物。

天下人待命於我。我只見得自己一身。則天下之人危矣。伊尹之一夫不獲時予之舉。周公之先知稼穡難難。遇遇。總是物我無間。

讀書而不讀易。讀易而不深究其義理之趣。不可以處常。尤不可以處變。

物音考道目錄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校印

名利關打不破。斷不能入道。

事功二字。乃名利二字變文。若王道。則事在天下而不知爲己之事。功在千古而不知爲己之功。

學問至有所得後。譬如登山纔有立脚之處。

王陽明曰。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吾謂不然。道隨在皆是。於事物物上求之。不使一毫放過。纔見道之實際處。若空空體認。不假外求。與禪家而壁何異。或問今人講求義理。未嘗不了了。及入名利場中。便把持不定者何故。曰。見得行不得耳。先儒謂爲學大病在好名。學如練精金。利不得一毫塵沙。若一心爲學。又一心好名。則所學皆僞。卽有所得。亦是皮毛耳。

自己未必無惡。每不能容人之惡。自己未必純於爲善。每指摘人之不善。渾融長者。固如是乎。余病此久矣。自訟不悛。書此以代鞭撻。

天子我以困窮。我守之以勤苦。天子我以患難。我守之以艱貞。天子我以鈞播。我守之以恆久不變。所以知天者在是。所以答天者亦在是。

古人處於逸。我不辭其勞。古人處於安。我不辭其危。古人處於易。我不辭其難。時也。勢也。地也。有富貴不能無貧賤者。天地盈虛之理也。有逸樂不能無患難者。生人安危之數也。聖人之心。

直欲使天下有富貴而無貧賤。有逸樂而無患難。故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言老少而天下人盡之矣。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斯。

顏子不遠復者也。子曰不貳過。孔子生知聖人也。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大聖大賢尚如是。吾輩諱過不改。豈真心求道者乎。

處世貴和交友貴嚴。蓋友也者。成吾之德者也。不嚴則有殉名之累。吾方取友之益。以損己之疾。乃夾雜名心。馳騁聲氣。賢人君子。肯爲吾作合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言嚴絕匪類也。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一德交孚也。知是道也。可以言交友矣。

張子厚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悻之凶。假使知吉凶而修之。猶私心也。惟付吉凶於度外。刻刻樂循天理。斯爲君子之行法。俟命。

學道者。忍得饑寒。甘得憂患。方有進益。若以一腔俗念。薰竊皮毛。吾見其終爲門外漢耳。忠孝風節。或血性男子。一時有激爲之。不皆中道也。加以學問。則中道矣。

惰惰時。肯提撕警覺。其人亦便可取。入道工夫。慎獨爲要。

雄心消盡。客氣化盡。纔可入道。爲學工夫。非刻苦不能得。非體認不能親切。非篤行不能純一。非涵養不能活潑。

勤齋考道日錄

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欲效風俗。正人心。先以禮經頒示學宮。重古人入學之禮。使天下之人。自幼即知禮義。繩趨尺步。言規行矩。敦實行履。厲廉恥。然後於中擇品行尤著者。試之以事。量其才能而擢用之。使人知所向方。知所遵守。然後行鄉選舉之法。則實行出而奔競息矣。

六經明而世道昌。六經晦而世道衰。

心須防得嚴。收得定。然後可用涵養之功。不然。主人翁尚不知所在。從何處涵養。

見道者。所見無非是道。未見道者。所見無非是物。

人曰。可盡者人事。不可必者天心。吾曰。有可盡之人事。自有可必之天心。天人豈相遠哉。

一日之間。念慮不可不察也。事爲不可不慎也。文字不可不究也。言語不可不訓也。念慮不察。

人欲橫流矣。事爲不慎。尤悔交集矣。文字不究。學問不進矣。言語不訓。粗浮鄙倍矣。此皆人之易忽者也。

孔子論仁。只教人做工夫。不說出本體。蓋做得工夫幾分。即成得本體幾分矣。

以義制事。可以無非理之事。以禮制心。可以無非理之心。

念頭稍退。從前種種。一時煩惱。故貴立志。

人有中年節操。可稱晚年忽然改變者。緣其中年行事。在於好名。不肯實用篤實工夫。及其老

也。理不勝其貪欲之心。遂改節耳。

居家言笑。須極慎。喜怒亦然。

人與聖賢。初無少異。耳目同也。心志同也。以我之道。治我之身。易耳。亦何憚而弗爲。

資質愚鈍。不足思。自暴自棄。真可慮也。

定其心。不撓於欲。定其氣。不耗於物。蓋日月陽氣方盡。陰氣將進。君子有參贊調燮之功。故不可不慎也。然寧獨仲夏宜然哉。思齊語。文王曰。不顯亦臨。無敵亦保。則君子之操心。可知矣。

理必曰明。義必曰精。正是致知格物妙處。

長惡在於自恕。有志之士。何事不可爲。

孟子以專心致志論。既專心矣。又何云致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致者。盡其極也。專心致志。

自無浮泛不切之病矣。

故習最難除。須猛力洗刷。見得一番新蹊徑。纔有分數。

周子太極圖第二圖。是取古圖畫一白圈於中。以明理之不雜乎氣質耳。古圖左爲陽。中一黑點爲陽之根。右爲陰。中一白點爲陰之根。周子則以圖中黑白二點。合作一圈。於左陽右陰之中耳。與古圖實無纖毫之異也。

歸陶菴曰。不能拔出此身在物外。觀物。却連此身都落在事中。則吾亦一物耳。何以宰物。愚謂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物不見物。何憂不能宰物。

胸中纔有所得。便思發泄。此之謂道聽而塗說。

合如此是理。合如此而如此是義。如此而安。如此而慊。體會之有味。涵泳之無窮。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蓍參之悅我口。

輕發最害事。凡事慎之於小。然後大處可立。

應事有差。當求平日病根。潛伏何處。

心定。則言動酬應。自無差錯失度處。

吉居一而凶悔吝者。居其三。可見人生凶多吉少。德修而身危。行立而誇生。常有時而變無窮。故聖人作易。以明道之無窮焉。

以慢易之心處事。未有不傾敗者。

格物以五達道爲綱。萬事萬物爲目。仁義禮智爲準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工夫。

或問格物之方。曰。格者。別之精也。子臣弟友。一事有一事之理。格者。格其理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耳。仁義禮智。一理有一理之分。格者。格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使體無不全。用無不周耳。

窮理乃入德切實工夫。不躐事窮究其理。則我是我。事是事。何緣得本末之會歸。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如何便不空不亂。只是心常有主耳。

勤齋考道日錄

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日用飲食。制之以義。則泰然自得。一切有無多寡之數。俱不足以擾我心矣。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推原道之源頭。非好為幽深高遠。令人不可推測也。只於尋常日用間探求便見。

胡叔心布衣也。修道立德。為本朝賢人。而論者謂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修之用。不知君子但恐不實心求道耳。苟實心求道。即孔孟顏曾。未嘗身為帝王卿相也。吾輩讀書勵行。誠能無愧於古人。雖舉世不知。吾自浩然於天地之間。何必一命三命。以立朝為重哉。

一物不有。故能無物不容。若有一物。便成障礙了。自憐者心開。然亦非空閒著。只是一切人欲不作。覺得惺惺息息。行住坐臥。常與天命相流通。

吾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作盡經天緯地之事。不過完得此心之量。未嘗有一毫增益。呂伯恭謂期於王者。期於霸者。期於聖者。期於賢者。但須立志耳。挽風俗之類。留人心於不死。只此一事。此事而不專心求進。持以恆久。則天之生我為何。吾願與二三子共勉之。

靜中下得工夫細。用得工夫密。方見得義理真切。而氣質亦易變矣。身任事變時。舒徐自得。如無事一般。纔是涵養大定。纔是動亦靜之意。

習氣絲毫未除。即全體之累。私欲絲毫未淨。即自欺之端。咸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而不有。故能受天下之無窮。而德業光大。

謙卦下三爻有吉無凶。上三爻有利無害。為君利也。為臣亦利也。處變而涉川亦吉也。無事利也。有事而侵伐亦利也。謙之為益如是。人願可不謙乎。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上謙字。不知其有也。下謙字。有而不居也。初爻惟示謙退而已。故云謙謙。若謙而又謙。幾何而不為足恭作僞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夫舜伐三苗。不害其為允恭克讓之主。文王伐密。猶是微柔懿恭之德。彼驕逆而伐之。何嘗自矜其功哉。

人心最難和樂。豫則人心和樂。太和在字間。天地絪縕而位。二氣五行絪縕而順。鋒鏑絪縕此而消。豈非極治之世乎。卦體取人心協應。有豫之意。取順以動。致豫之緣。故名豫。然豫非一無事也。故又取建侯行師。

吉一而凶悔咎疾皆見。則知世之豫不可無。心之豫不可不有也。常人耽於逸豫而忽於憂患。故聖人於處豫之道。三致意焉。

誠意工夫。只在審幾。幾之惡者。即加遏絕。毋使潛滋滋暗長。自生愧悔。幾之善者。擴而充之。由小至大。由微至顯。直至純亦不已。則方寸中純乎天理之流行矣。

功密考道目錄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學人之學。不過充愛親敬長之本然。故學易成而道易明。後人不從愛親敬長上。直達擴充。而不起意致虛自然為宗。無知無不知為教。是以去之愈遠。蓋愛親敬長者。吾之真心也。所謂性善也。所謂仁人心也。所謂良知良能也。從此發揮廓充。自然直造聖域。衆論紛紛。乃佛氏智悲圓明之說。錯誤真性者也。

心一放。則視聽言動不能自主。而悖乎道矣。靜存動察。到內省不疚地位。方是純粹君子。心體渾然。程朱以敬為主。何也。敬者。渾然肅然之謂。心能渾然肅然。則不但邪念不得而入。精神亦覺清爽。

程子整齊嚴肅。言敬之體。主一無適。言敬之用。薛德溫所謂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是也。

聖人渾然天體。吾輩汲汲以聖人為法。僅可求至賢人地位。若一意惰。則為庸愚矣。此心純一無間。便是天理流行。

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即孔子之知天命。不是捉住方寸方為存心。平日涵養省察。使此心活潑潑。惺惺息息。自然天理流行。而無一毫人欲之雜。乃為存之又存。而無不存也。

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到據德依仁地位。平日體認踐履工夫。嚴矣。嗣此只優游涵養。適其性情。即朱子所謂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也。

立誠是修德之本。忠信篤敬是求誠之階。審幾是立誠工夫。克治擴充是審幾綱要。有所得而喜。有所失而怒。是心累於得失者也。惟喜所當喜。怒所當怒。則心地灑然。動猶不動矣。其於哀樂亦然。

意念一慎。則事事皆有根據。矜細行。慎小物。吾人之用心極細處。正吾人之用心極大處。

讀書人志氣要清明。不精明研理不能入細。起念要審察。不審察私欲必致橫流。工夫要謹嚴。不謹嚴遇事必多廢棄。

孔子十五志學。心已不放矣。薛德溫胡叔心所言。不出非禮勿視四語。慎吾之視聽言動。則內外交修而天理復矣。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發言必不差。作事必順理。甚矣心不可斯須不正也。

動靜云為。時時體認天理。則方寸中純是天理流行矣。然精神亦須振攝。精神不能振攝。易生顛情。可知為學斷在壯盛之年。

功密考道目錄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胡叔心曰。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才德皆從心造。何等有用。釋氏教人心空。則是變有用為無用矣。所以有滅寂之弊。

動於欲則念慮昏濁。動於道則志氣清明。

誠默所以養德。亦可以養氣。多言則失之浮。躁矣。

具一種清剛之氣。方可入道。蓋清則不可濁。剛則不可屈。心存則所見皆道。心不在則所見皆欲。

修德者。有一種清明廣大氣象。方是人欲淨盡時候。

一個身心。不能下正之修之功。何以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修德而求人知。此是何心。吾心不愧於天地。即為天地所知。吾心不愧於聖賢。即為聖賢所知。

吾心不愧於彛影。即為彛影所知。人之知與不知。可度外置之矣。

氣濁者心粗。氣清者心細。心細則入道易。心粗則入道難。不以仁義存心。則作事必無天理。視聽言動不越乎禮。即是奉若不違。

聖人有洗心之功。洗舊則新生。

學到入門時。最宜良友鞭策。鞭策一次。工夫奮發一次。

有欲則執著。無欲則活潑潑地。

勤齋考道日錄

七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發言須內度諸己。外度諸人。於義於情。彼此相宜而允當。方可。

觀古人之書。須得其立言之意。

視聽言動。在在合禮。則心安。心安而體正矣。

盈虛消息。其數已定。終日勞勞。徒自苦耳。故易卦善長止。曾子戒出位也。

充實光輝。是求放心之效驗。

讀書涉獵而反動少。難免玩物喪志之病。

改有形之過易。改無形之過難。

幽獨中嚴斧鉞之誅。絕自恕之念。可以觀厥成功。

胸無私欲。此心便浩然自得。

日來作止語。默守住敬字。便見得無在非天理。亦是得力處。

守一敬字。不遏欲而欲遠。不閉邪而邪息。理自此而明。誠自此而存。

胡敬齋謂聞見之知。亦有真偽宜精察而明辨。是以孔子教人。闕疑殆。慎言行也。

讀書明道。不求人知。質諸彼蒼。羞堪自信。方不愧問修君子。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懈了一息。則一息便非仁矣。

進德修業。要儘力為之。尤在攻其氣質偏重處。

堯舜之生。未均。殷紂之生。舜禹。清濁美惡。有天淵之判者。以當太極中根陰根陽界限處。故不同如是。

味道於心。養恬於靜。全吾之本體。安吾之自然。此之謂樂天。

幾微之間。念不妄發。斯可云真質無妄矣。

持志則意念專一。容貌辭氣。自不暴慢鄙倍。

奉天理之至公。以持身。真儒也。

堯舜之無為。非無才也。有知人之哲。則四岳九官十二牧。皆其才矣。故自用之才小。用人之才大。

薛德溫以辨冤獲罪入獄。而謂易不輟。將刑而神色自若。是真安於義命者。

世法熟者不可入道。語言多者不可入道。機智深者不可入道。以其與道相反也。

孔子不容於宋。孟子不容於魯。聖賢若同於俗。便與時浮沈矣。故士為世所憎。非士之病。

天以陽生陰。地以柔生剛。故河圖之象。生數多奇。成數多偶。生數陽也。成數陰也。陽主順生。陰主逆成。陽以數往。陰以知來。是以陰無首而陽無足。

心體十分完滿。私欲間之。則虧欠矣。須充足仁義。使天理常流行方寸間。即不建功立業。而位天地育萬物之體自在。

天地育萬物之體自在。

勤齋考道日錄

八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二程子不立語錄。以為道理學人言之已盡。後人何必更有添設。滋人意見。此意極是。

每日須靜存工夫多。第一止赴宴會。第二止閒馳逐。夜來收攝身心。體驗日間所讀之書。省察日間所為之事。不可昏昏睡去。

日用常行。在在求合乎道。謂之躬行實踐。

敬字。伊川主整齊嚴肅說。謂氏主當懼懼說。整齊嚴肅。敬之形於外者也。當懼懼。敬之存於中者也。當懼懼。是慎獨工夫。整齊嚴肅。是主敬工夫。

慎獨工夫。無間斷。則純一無偽矣。

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燕居時申中天天。莫非天理之流行。學者當於此體驗之。

事變當前。猝然應之。不忙不亂。方見平日涵養之功。

學聖工夫。始於收放心。收放心工夫。在於嚴四勿。

一言一動。必須省察。不可以非禮之禮為禮。非義之義為義。

道不同者。不可與言。志不同者。不可與處。為其無益而有損也。

婚禮不用樂。今人不然。示侈也。我輩宜戒之。祇用一鞀禮者。使無失禮節足矣。

薛德溫曰。萬物各有定分。已不得一毫侵預之。此曾子所以戒出位之思也。

讀書而時習之章。便見得一生下手在何處。得力在何處。結束在何處。

吾身與天地相似。風雨時。寒暑順。天地之性情也。喜怒哀得其正。哀樂得其正。一身之性情也。常存此天理。則性情自然和平。心地自然廣大。

天理充實。則耳目聰明。心志愉快。有一種自得之妙。私欲纏擾。則心志窒塞。耳目無主。日用尋常。在不適。理欲之相反如是。

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學必通權。然後有濟於用。人之志實願切者。心思自凝。聚精神自簡束。踐履自誠懇。中心達於面目。無輕浮薄弱之態。此等人必不隨人開走閒話開笑。

人不可不處逆境。學問俱從逆境進。逆境者。天所以成就有志之士也。志願大擔任大者。一切事都不放過。日用細微。事事著實。不為順境所移。不為逆境所困。則順逆皆有進步。

去欲如去贅一般。又如斬草必盡根柢一般。夫子之讚顏回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人知顏子之天資高不可及。不知只是一

個擇善固執的學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然非舍動求靜也。無事時攝心息念。遇事時即事存心。即事存心。則動時靜攝心息念。則靜時靜。須於靜時操心專一。則遇事時不至擾亂。故曰主靜所以制動。

勁齋考道 目錄

九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求仁與體仁。微分淺深。求仁者復性之事。體仁者盡性之事也。大學以能靜由於知止。先儒亦謂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又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只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若但屏息思慮。妄念不起。所謂黑的虛靜。非白的虛靜也。

識得吾心與天地萬物一體。而空空著想。無實用工夫。總屬虛景。惟讀書以明其理。講論以核其實。處事以究其用。方是實用工夫。

惡我也乎哉。無損也。好我也乎哉。無加也。好惡任其自然。我惟盡其在我。天地我黨與也。聖賢我師友也。日月三光風雲雨露。我朝夕與俱者也。俯焉仰焉游焉息焉。我亦浩然自適其我而已。

太極本然之妙。在倫常日用間求。性命精微之蘊。在倫常日用間察。聖人精義。賢人集義。義集是工夫。精義則化於義矣。

立心當如青天白日。持身當如岳峙淵停。對人當如光風霽月。聖人只盡其所當然。所以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良之象辭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制心制行。事事有繩尺者。無如禮經。禮者天之矩矱也。以義為利者。有時出於非義。以利為利者。未有出於義者也。

吾所為者正。所守者是。則外之毀譽愛憎。任之而已。

見得到行不到。只是私心未淨。得天地之秀而為人。於人之中。獨得清淑之氣而為儒。儒固不同乎流俗也。故其為人。可以師表一時。儀型天下。苟讀書而不知精微之妙義。立心而不知萬物之同體。在朝為貪位慕祿之小人。在野為同流合污之鄉愿。不有愧乎儒之稱哉。

讀乾之大象。及夫子發憤忘食。晝夜不寐。一無事事。不幾為天地之戮民。聖人之罪人乎。

修己則安人安百姓。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吾心與天地民物相流通。故性量充足。則在在充足。性量缺陷。則在在缺陷。

聖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因為人欲所蔽。是以不得相通。若能克去人欲。則天理鬼神。相為冥契。豈咫尺不違。舉頭如在。猶是隔絕之言。

伊川先生曰。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耳。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識得此意。而以患難貧賤為不幸者。真天下之不幸矣。

靜虛道之謂。動實道之謂。盈天地間皆是也。人能體是而虛充之。則可以為聖賢。不然。凡民而已矣。

勁齋考道 目錄

十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心為萬事之主。不收放心。則不知事之是非邪正。人生饑寒為大。饑寒至不能生時。不可作饑寒想也。必曰此天所以責成我。所以厚待吾。不然何他人不如是而我獨如是乎。如是自勵。過此一關。則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

滌溪胸懷洒落。只是無欲。惰慢邪僻之氣不可有。浩然剛大之氣不可無。讀聖賢經傳。當因其言以求其理。即其理以致其用。

河圖中含雜書之用。雜書發明河圖之體。此可見圖書相為表裏之意。窮至事物許多義理。乃知萬殊不出一源。

變化氣質。變其舊者而化於新。變其太過不及以化於中正。勤儉朴素。治家之道。嚴毅清苦。持身之方。

胡叔心曰。此理從從游涵暢中來。則意味自別。此是洒然自得後境界。為學之要。在求放心。然放心最難求。一覺不在。而心即在矣。

中庸言博學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是窮理之方。胡叔心謂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先生得力語。但少辯駁得之最精。一句耳。

學為聖人。非有他也。惟事事求盡乎為人之理而已。人能盡此為人之理。則性與天道。不外是。

矣。

居敬窮理。則思慮純一。志氣清明。踐履縝密。

各具一大極。小德之川流也。統體一大極。大德之教化也。

偶見飛蟲。權於蛛網。忽猛力一飛。向空而去。人之私欲。纏擾身心。何以異是。誠能一旦猛力洗盡。則身心洒落。如蠶之向空而飛矣。

變化氣質。須養之以詩書之澤。加之陶淑之功。

於倫紀之中。少有虧欠。雖極力補救。反身不能無愧。人可使倫常之內。有抱疚不慊之事哉。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人有因一事之得。而志高氣揚者。其胸中之所存可知矣。能安分守己者。知命之君子也。

天當浮雲散盡。晶光一色。何聲潔也。人而私欲淨盡。其聲潔何以異是。

理明則無私。義精則無失。聖人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也。

耳目之用最難。任其往來。吾只守之以禮。若明道之胸中無妨者然。

出入名利之場。醉醒萬變之中。而能卓然不亂。斯為有守。情之所適。必欲過處以自異。反非中正之道。惟持之以禮。斯不絕情。亦不徇情矣。

性量不可不滿。仁義禮智信其體也。貌言視聽思其職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物也。動

勤者考道目錄

十一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則盡其事。靜則致其理。勿使少有虧欠。則心安而身全矣。

執一成之見者。不可與語道。

靜中存養不嚴密。則人欲便滋長。動時省察不精明。則言動多尤悔。

朴實之質。可與語道。

人以苛刻相加。須反躬自省。不可便生嗔心。

虛心領受。則隨在得益。

薛德溫曰。習於見聞之久。雖事之非者。亦不覺其非矣。所以習俗之固。不可不拔。

又曰。聽言難則與之俱化。故貴乎聽德惟聰。此言亦深有味。

不能澹然無欲。而侈談義理。不過一場虛語耳。於己身心何與。

局外論人甚易。當局而不失所守為難。

鄉黨一書。皆尋常日用間事。人不能舍尋常日用以見道。則學者不能舍尋常日用以求道矣。

幾十年讀書辛苦。皆為一事之失。遂致終身受玷。君子所以有臨深履薄之懼也。

言性不言命。不知性之本。言性不言情。不知性之用。

心體如鏡。日省惕則日光明。日頹惰則日昏昧。

程子曰。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故恆有二義。有一定不易之恆。有變通不已之恆。勉人於不足。誠人於有餘。聖人作易之大意也。凡事皆當如是。

以敬天之心敬吾身。吾身方不暴殄。

或問克己。已私。便是天理流行。如何又要復禮。曰。譬一問屋。打掃乾淨。不設器皿。終是虛空所在。故須復禮也。

時時以戒慎恐懼為心。則臨事必無跋扈逆後之失。

治家之道。以情勝者也。情勝則有親愛賤惡諸辭矣。惟以義處之。則用情自正。

天人一體。格天而天不厭。必格之未盡誠耳。修身者格天之本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為學亦當如是。

守之以正。持之以公。可以處順。亦可以處逆。

胡叔心謂真能主敬者。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者也。可知人欲所以不能淨盡者。只為主敬工夫不至耳。

坐臥如一。動靜如一。造次顛沛如一。斯謂之主敬。

胡叔心謂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私氣二字。似只說得老氏。不知禪和子之所以猖狂狂妄者。皆私氣也。

勤者考道目錄

十一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陸象山曰。人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主敬。硬要一物去治一物。果如此言。則視聽言動。不必以禮防閑。出門使民。不須以敬自持矣。直是告子生之謂性話頭。

象山又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若不去窮理盡性。實實研究理會。則空為大言而已。惡能有諸己。惡能盡其量也。

王陽明謂無善無惡之心。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此乃不識道心。不知心體者也。

自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起。則是人心天理中。本無忠孝仁義。而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亦遂無害於人心天理矣。可乎哉。

時時以不且之心為心。則無非天理矣。

以義為利者。久則人必被其利。以利為利者。久則已亦受其害。

薛德溫曰。安於故習。則德不新。故習者。守一說而不變也。必理明義精。方能行所無事。

為學有三要。思要精。行要力。養要純。

理必曰明。欲其十分透徹也。義必曰精。欲其十分詳盡也。

老莊申韓之說。藏於戰國而啓秦火。王何清談之風。行於兩晉而開五胡。故觀於人文之純駁。

而天下之治亂可知也。

君子小人之分途。畏與不畏而已矣。君子心有所畏。故不敢自欺而慎獨。小人心無所畏。故憚於慎獨而自欺。

胡叔心謂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此孟子所以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也。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居敬也。告仲弓以見賢承祭。主敬也。

人能強恕反求。縱有私欲萌動。自然潛消默奪。胡叔心曰。致知力行。工夫雖切要。然有時。惟存養工夫。不可斯須間斷。自始至終。皆離不得。蓋致知力行。是動時工夫。一若靜時。可以不用。故云有時。若操存涵養。乃靜時工夫。未致知之前。先須存養。方能致知。既致知之後。仍加存養。方能不失。故曰不可斯須間斷也。

薛德溫曰。欲深欲厚。欲莊欲簡。蓋養欲深。積欲厚。貌欲莊。言欲簡也。又曰。各安其分。則天下平矣。欲使人各安其分。非禮樂教化不能。

清明之氣。義理之氣也。昏惰之氣。人欲之氣也。沈一韓曰。昏惰之氣。夜來尤甚。須收攝精神。危坐以應之。愚謂敬心常存。則清明自生。昏惰自退。

實至者名彰。故君子不諱名。亦不好名。好名未有不為偽者也。人不可無事。一無事。則心懈矣。

沈叔曰。書觀諸妻子。夜下諸惡疾。兩者無愧。斯可以言學。此是實心為學之言。雖為陸氏門人。功密考道日錄

功密考道日錄

十三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有味乎其言之也。

袁楚門人心與天地本一。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此是見道之言。使其從事於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至真積力久。則本體不虧矣。奈不肯窮理何。

因一言一行之得而喜。其胸中之隱陋可知。人看得人禽相去懸絕。故以不學為無妨。若知人禽所爭只在幾微之間。自不容於不學矣。陳安卿謂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愚謂下學工夫無間斷。即是上達。非下學是一事。上達又是一事。

薛德溫曰。處事不可使人知恩。噫。人奈何自矜其德乎。又曰。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此聽訟之名言也。蓋一知其寬。便長其覬覦微倖之心。而敢於犯法矣。

君子遠庖廚。正欲養得一腔生意。充滿有餘。或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在誠乎。不在誠乎。曰。所樂豈在誠外。然說樂誠便不是。天下事壞於回願。一回願便退惰矣。

得志之時。易於沮沒。失志之時。易於摧折。能卓然自立者鮮矣。道在吾身。身出則道在出。身處則道在處。聖人不肯枉己殉人者以此。

道在吾身。身出則道在出。身處則道在處。聖人不肯枉己殉人者以此。

平日極不堪之境。却是極進德之境。學者於此。當謹密操持。不可輕忽放過。心不正。即好一善人。為一善事。亦是私也。

人謂釋子輕言了悟。已往便登正覺。墮下居者占一區大宅。絕不計較室中有無。以為難惜。本性終無若落。不知釋子實未嘗知性。性是人物所得於天以生之理。固萬物一體。人人具足。物物皆備。但人得其氣之全。物得其氣之偏。得其氣之全。則明而通。得其氣之偏。則昏而塞。此人能推而物不能推也。人到有生後。不能不蔽於有我之私。故必格物窮理。以開其蔽。致知力行。以盡其私。今釋子以圓通靈覺為性。不知圓通靈覺。是心之妙用。非性也。性是心所具之理。釋子實不識理。所以不務格物窮理。致知力行。以盡其心。反事虛無寂滅。以滅其理。是果何嘗知性也。欲求靜體。須於動時覺之。

為政以教化為本。法律輔之。胡叔心謂邵康節有玩侮不恭之意。此言甚當。觀經世書及無名公傳可見。隱顯截然兩途。身當顯達。須識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思。身為隱逸。須識得遜世不見知而不悔的意思。方是。

以實心行實政。方有益於國家。羅整庵曰。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此言說盡。釋伯底真。蓋有見於心者。實見此心之知覺。固

通也。無見於性者。不知性之為理。須致知力行以盡之。反欲虛無寂滅以滅之也。盡力於倫常日用。恰是心性工夫。離人遺事。遠性轉遠。人非聖人。誰能無氣質之偏。學至變化氣質。工夫已過半矣。

天下無難苦境遇。以境遇視境遇。則境遇之矣。以道自處。便不見境遇。但知吾道之樂。其於境遇之順者。尤宜加之意焉。蓋處順易忽也。徒事博覽而不約諸踐履。即是玩物喪志。

讀書者不明乎道。其弊也。不至於學術誤志。必至於邪說禍世。負才者不明乎道。其老也。不至於與俗為難。必至於狼藉敗行。

讀書時懷憂世覺民之心者。行事必有經綸康濟之業。聖人屢啓及門。以言志者以此。讀書要去自私自利之見。存萬物一體之懷。

靜時下得存養工夫。縱有時逐物。一覺亦便收斂。有著落處。天子以天下為心。公卿百僚以君國為心。郡縣守牧以匹夫匹婦為心。士君子讀書以聖賢為心。百姓以各安其分。各盡其心。各得分願。自然風雨時。寒暑序。天心正而風俗淳。兵戈不作。禮樂可興矣。

平生之失。大半在言語之間。能訥言。便是德器深厚。胸中惺惺息。主宰常存。則言訥矣。

平生之失。大半在言語之間。能訥言。便是德器深厚。胸中惺惺息。主宰常存。則言訥矣。

平生之失。大半在言語之間。能訥言。便是德器深厚。胸中惺惺息。主宰常存。則言訥矣。

平生之失。大半在言語之間。能訥言。便是德器深厚。胸中惺惺息。主宰常存。則言訥矣。

平生之失。大半在言語之間。能訥言。便是德器深厚。胸中惺惺息。主宰常存。則言訥矣。

平生之失。大半在言語之間。能訥言。便是德器深厚。胸中惺惺息。主宰常存。則言訥矣。

功密考道日錄

十四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嚴毅清苦。是羅先生勇猛精進處。亦即是其勉強處。若工夫到自然地位。并嚴毅清苦也都化了。

或謂主敬之學。是收攝此心在腔子裏。然後體念天理人欲。方好存過。余曰。若然。則主敬是一心。這人欲在天理又一心矣。主敬工夫。當不若此。

乾之象辭。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初爻。三百八十四爻之本也。以仁存心。自然履中蹈和。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易變也。衽席易變也。於易狎易變之處。而能凜之以戒懼。慎獨。持之以明明。則無時不敬可知矣。擴而充之。有不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乎。故曰。

察乎天地。則子曰。至易而行難。蓋真實無妄之理。本我固有。不假外求。至易也。及其行之。不能不難於人欲。故曰難也。

夫子剛神。後人極其稱頌。極其形容。皆邪靡語。終不若夫子自言曰。其為人。也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四語。便見聖人一身。渾是太極流行。卻又平平常常。略無足異。乃真孔子面目。

攝人學道。只宜循途守轍。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勉進於道。切不可高視闊步。淪於虛渺。

勁密考道口錄

十五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人非草木。安能不起雜念。念起即遏。便是不讓之復。

忠孝風節。不過因一偏之善而成之者也。由一偏之善而加之以擴充之力。便可到大中至正地。中庸所謂致曲是也。

事到兩難地位。不為不可。為亦不可。此時當擇諸義之輕重以處之。如舜之不告而娶。周公之誅囚管蔡。雖聖人不能免於無過之地也。

隨遇而安者。初非不得不安於勉強苟安之謂也。由其中心安於義理。故見天而不見境耳。凡事委之於天者。愚夫也。故智者惟盡人事以聽天。

伊川之嚴毅。是伊川之強勉處。其自涪州歸。氣象一新。非復昔日之舊矣。貧而樂。只是見道不見境。

勤齋考道日錄續編

崑山諸士僊莊甫氏著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孫世談世讓編

俞世德堂校印

謙以持已。莊以接物。則人愛而不敢狎。

天下事可從者。違衆不從。非出於矯。必出於忌。不可從者。勉強苟從。非出於貪。必出於畏。守其是。去其非。大其量。小於心。可以處衆。可以獨立矣。

誠意工夫。在操存嚴密。毋使此心一刻放逸。但操存中。須得活潑潑地。令一腔生意。油然而生。

兩日微雨。優渥。百穀草木。盡皆甲拆。因思學問到真積力久時候。一得師友啓發。其豁然貫通。沛然莫禦。亦復如是。

事親疾須洗心滌慮。體察言動。維持寒暖。伺候飲食。純以學問行之方得。見理明。操心密。履危也。而安之若素。遇惡也。而示之至公。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守得心定。自不爲外物所誘。外物者。利欲也。

勤齋考道續錄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心志一立。用力便有專主處。

持身一事不可苟。舉足一步不可苟。出口一言不可苟。守此三者。其於行也。庶幾乎心一放。則私意起。私意起。而天理滅。所以君子嚴慎獨之功。

夜臥時。提醒身心。勿使放失怠惰。言之易。行之難。失之易。守之難。

性分工夫。人都被順境錯過。能於功名富貴中。猛力省察。急流勇退。便是豪傑之士。少年不讀書。中年不進德。老年甘老荒。三者過門不入可也。

時命之窮。所如不合。歷觀古人。大都如此。但要見得明。守得定。行得豫。應得開。相幾觀變。隨在操心。務求不背於道。

移風易俗。君子之事。風之薄者。挽之以厚。俗之靡者。挽之以質。不必身居其上。但使我之所處。可得爲者。誠心爲之。人未有不信從者也。

澹然自守者。無熱心快口之失。去惡如淘沙。積善如鑄金。沙不盡。則金不純。故去惡務絕其根。金不練。則質不精。故積善貴乎涵養。

讀書須隨在用力。嚴加討論。切勿輕易放過。

盡人有知。卒無有知此天理者。私欲蔽之也。清明平日之氣。知亦不惑於理。卒至於悖亡者。行之不力也。於乎。絲知而至於無不知。絲行而至於無不行。其明善誠身之君子乎。

人情之大。中正正處。即是天理。不中不正處。即是人欲。天理不外人情。故離却人情事物。則別無所謂天理。

隨遇而安。不可輕說。但能隨遇而守。亦便有一半工夫。化氣質之偏。去情欲之偽。此爲學之要務。

敬慎者。操存之主。誦讀者。涵養之資。誦人之益。物我兩進。訓以句讀。不啻自習經書也。授以史傳。不啻自討古學也。導之以文章。不啻自爲構思也。吾之未學者。絲教而知所以學。吾之未悟者。絲教而求所以悟。吾之已得者。絲教而益進於安。故曰。教學相長也。

爲學之功。先誦習。次省察。次涵養。不誦習。則不知義理之妙。不省察。則不得義理之實。誦習深。省察久。使心與理義。融洽無間。然後涵養性情。去其氣質之偏。乃有成就。

識見之高下。絲乎學問。道不能行於天下。而虛受爵祿。是素餐也。君子恥之。妄念之起。不能力制。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貴有去私之勇。

勤齋考道續錄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事必爲其所難。難者得。則易者不勞而自成矣。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即是灑然落落。與天無間地位。

虛懷下人者。隨在可得師資之益。易曰。慎言節飲食。言絲口出。食絲口入。易入者。傷身。易出者。敗德。故慎與節。爲養正之道。

改過如薙草。潔善如播穀。薙草者。必除其根。根不盡。則苗不發。播穀者。必壅其本。本不深。則實不蕃。

識見亦隨閱歷而進。

道德者。經濟之根本。六經者。道德之精英。將聖賢語言。身體力行。方見其心得之妙。

勤苦憂患中。有無窮之義理學問在。人知清議之可畏。則知所以修身矣。

人之百計營求者。只爲不知義命耳。不講出處進退之道。則士多不修品節。

國家取士之法。周禮三德六行之制爲上。其次賢良方正。孝弟直言乎。操存者。修身之要。讀書者。涵養之資。

伊川晚年。嚴毅化盡。純是和氣。與明道先生合德。先儒學問工夫。深造若是。三吳之地。號稱澤國。留心水利者。務去其積弊。內地低窪。水易漂沒。則挑築壩岸。以防禦之。濱海斥鹵。潮汎往來。河易淤塞。則及時開濬。以疏通之。誠能處置得宜。則蓄洩有備。水旱無虞矣。

氣質之性。高明沈潛。各有所偏。就其偏著處克之。即可至於仁。苦心力行。行之不已。便覺聖人言語。字字道著痛癢。出不躁進。處不求名。明其道守其義。以全其身。抑亦可以為賢矣。見得義理親切者。胸次自然灑落。

出處之際。須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至於功名名立。則奉身遠引可耳。乾之初九。一陽始生。為陽之根。此處最宜洩。故曰勿用。改過遷善工夫。不患覺得遲。但要行得早。不患說得少。但要行得多。

天下事求成而反遲。無意而猝至者。十常二三。絕幾微之人欲。存一息之天理。以之約束身心。亦下學第一工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隱伏耳。必日接所欲。而心之本體仍安然不動。方是與天無間。

刻刻天理事。天理在在。天理使心與理一。而不知何者是。我何者是。理。總見得工夫純熟。

空居閉口。獨坐防心。言哉言乎。惟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人言之可仰。晨起時將身心。將昨日所言所行。細細檢點。何者為是。何者為非。體勘一番。筆之於冊。自此又加讀書窮理。應事接物。知所未知。行所未行。培養心性。則人欲自然淨盡。天理自然流行矣。

安當處順時。刻刻如雲宿患難時。方有進益。曾子朱子。觀其平日。不說透一語。不走透一步。都是小小心。真真實實。不肯一毫放過。所以為千萬世學首標的。

到得胸次廓然。方見得工夫效驗處。必有藉而為善。不足云豪傑之主。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不可成之人。但要立志堅確。勉強精進耳。操存工夫純熟。邪念自不得入。

教小兒。務要好模範。染習不壞者。天生淳樸。天下曾有幾人。故陸稼書刻著砥行。學力純粹。於金銜姚江輩。辨其訛謬。察若日星。真吾道之功臣也。客問稼書學力何如。曰看他用力處。只一個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其工夫已到得力地位。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稼書持守此心。刻刻有一數字在胸臆間。稼書居官二年。不受一錢。甘蔬食。游游客絕迹。士豪喪膽。獄訟公平。征糧不鞭笞。民亦樂於奉公。無愧濼溪明道之為吏也。居官而不易素守如是。則不易所守而為真儒可知矣。

陸稼書。陳確。天分既高。涵養又熟。故其於名利之際。自能澹然耳。意則無一不意。意而不持。流於匪僻矣。敬則無一不敬。隨在兢兢。邪不得入矣。先儒講入聖工夫。絳於主敬。真做始做終之功也。

貞不息之功者。方能獲深造之益。讀聖賢書。須將聖賢語言行事。常在胸臆間。務使吾之所言所行。質之聖賢。不留纖毫遺憾。方為真好學者。

做人須誠實。學問須明理。天窮吾以時。不窮吾以道。窮吾以境遇。不窮吾以力行也。王陸之不識源頭。壞於恃其聰明。探索高遠。不肯從下學一途。著實行去。故其見解愈深。去道愈遠。

魂夢不能純一。即是不誠處。執已往之成見者。必不能日新其德。獨者何地。人不知己。迺獨知之地也。非獨已知。天地神明所共知之地也。天地神明共知之

地。而吾有不可對天地神明之一念。則可出而對天地神明乎。故自今以後。凡有此念者。不敢對越焉。

困窮天也。退惰人也。人定勝天。庶不負上天生我之意。篤實之人。方可與講修身立命之學。讀書明道者。其尋常日用間。有許多刑妻孽家室的短度。行出來總是有用之學。方不謂之玩物喪志。

無妄不破。無惡不敗。歷觀古今良然。胸無真見。立志未定者。不可與之共學。不肯躬行實踐。徒摘一字一句。議論前賢。總說得十分有理。於自己身心何益。機智深者。不可與之作緣。

文章治術不純。然其愛民之心。出於本意。主敬是聖學實動靜終始工夫。客問親喪未終。又罹見變。於服何如。余曰。三年不屈於菲服。至於答拜。以在制禮類為宜。為學在積漸。真積力久。自然水到渠成。惟勿忘勿助者自得之。商養心性。無過讀書。讀到得意處。悠然會心。真無可名喻。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書不可一日不讀。道不可一日不講。不講則心氣粗浮。甘心守拙。勉力向上。自然有所成就。出處之際。不可不慎。

學問工夫。無中立之理。故一不長進。即便退惰。天下不才之事。大都出於聰明人。天下關緊之事。大都成於遲鈍人。蓋聰明人自恃聰明。見天下事無不可為。便不肯向平常路走。遲鈍人不安遲鈍。便努力向上行去。此孔子所以不羨生知。而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為貴也。

學道須具一副真實心腸。實見聖賢可學而至。力求至之。方可與之共學。為名而勞。有榮有辱。為利而勞。有利有害。惟修身勵行者。有天爵之安。無人欲之危。學問充足。可以應用。涵養大定。可以變。待人要恕。自治須嚴。

顏子之犯而不較。直是廓然大虛。非制事制心者可同日語也。洗滌人欲。使方寸中刻刻與天理相會。纔是入道進步。周濂溪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此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地位。朱子自謂與李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古人上達日新不已如是。

寂然不動者。心之體。感而遂通者。心之用。于聖于賢。無不從此處得力。自少至老。只從一路走去。絕無別曲。絕無回頭。一灣曲入於邪矣。一回顧退幾步矣。程明道論性論情論中等篇。直捷痛快。不落第二層。得濂溪之心傳者。明道一人而已。閱歷古今人物事蹟。不特開胸胸次。實實驗得自己力量。溫故知新。學乃進益。實多務得。都不濟事。

理欲之介。昏明之辨也。日窮事物。日循天理。則知日益明。理日益微。不窮理者反是。處事機變。不可有權宜。不可無機變者私意也。權宜者公心也。看衛武公方是真心入道者。詩實益抑戒諸詩。何等刻實悔過。尤為學者之標的。一部禮經。大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師友。細而揖讓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木之以敬。罔之以則。洵生人之矩矱也。

周子之主靜。不若程子之主敬。尤為切實。欲之勝理也。易之制欲也難。必以理為主。使欲念不得乘之而入。則幾矣。心無越思。行必理義者。君子也。處天下難處之事。須誠心委曲以爲之。則上可以副君父之委任。下可以酬蒼生之瞻仰。心之精明。懸乎窮理。純一在乎存養。

表記曰。考道以爲無失。夫道有精粗。有大小。嚴加考究。再使倫紀之內。或有愧心。酬應之間。少有虧欠。至於日用之微。名教之大。俱無過差。則不失爲人之理矣。薛德淵謂禮者爲罪之魁。蓋嘗以陛下豈容再誤一言。勸匡義廢立。則知匡義之罪。逆善爲之也。律以趙盾試君之義。謂之罪魁。豈過量乎。

一行有未得。必引爲終身之疚。一言有未知。必默然內愧於心。方不愧開修之君子。心之不動。於日用酬酢時驗之。譬之鏡。亦不礙花。水不絕月。方爲不動心。朱子當攻僞學日急之時。猶講學不已。或勸謝遺生徒。笑而不答。不以利害安危。易我當然之則。如此。可以想其所守矣。

道之行。責在君相。道之明。責在師儒。妄念起。起則難消。道心生。生則易退。可不慎哉。自己教過不暇。何暇議論他人短長。總自己無過。好議論人。即是過了。故只有治己之法。自治十分嚴密。治人即在其中。

一著名心事。事都不切實。人之初。終易操者。無真見者也。無真見。則胸無實得。無實得。則物欲牽引不離矣。聖人取五疇之好名者。其憂世之心深矣。

處天下難處之事。須熟思審處。不顧身家。勇往直前以爲之。則事乃有濟。薛德淵曰。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己所能私。此言極說得透。直看得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物我無間。但爲釋氏之教者。恐得藉口。安命須先知命。知得方能安得。

自楊雄王通之徒。附於儒。而天下之雜霸假儒者出矣。自從祀廟庭之賢。不論定。而吾道無絲毫歸於一矣。王陸之政蹟事功。宜祀於鄉。其學術偏駁。不宜從祀。陳白沙見地高明。以禪理說儒。不宜從祀。聖賢傳傳。莫不本天地自然之理。自然之善。以立言。人有不善。皆起於後天。故帝王治世。多一代即多一代法制防閑。聖賢教人。多一代即多一代開發誘掖。所以然者。以人心多一代。即增一種機智巧詐耳。

求富不已。必至顛覆。求貴不已。必至危身。皆不安分之所致也。凡事可爲而得者。爲之可爲而不得者。存之可爲而不能爲者。勉之。至於不可爲者。絕之而已。閱陸桴亭論學辭答。其言論往來。大有條理。大見以理斷事處。草野之人。聞朝廷一事之得則喜。一事之失則懼。可以證人性之善。

勤修考道續錄 六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事變當前。須十分熟思審處。不可輕率苟且。稍一差失。悔之遲矣。以理義自持者。見義自然勇決不疑。

以己之廉。愧人之貪。欲人之無憾也。得乎。

讀史當識其時。究其事察其勢。而斷之以理。

天地間無一非氣。而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也。

平日有積累之功。後來收自得之效。曾子真積力久。故能傳一貫之旨。速成頓悟之說。非聖人之教也。

胡叔心曰。讀書一邊熟讀。一邊體驗。做得一兩處到身上。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來。又云。讀書須著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做人書裏去。務要令此書自我心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聽言動等處。若實做得來。自然長進。此是先生真實做工夫處。故言之親切若是。

明得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則天道人事。總歸一理。故聖人窮理到盡性至命。方完得學易工夫。

道理須逐步尋求。逐層體認。方為切實。如性與天道。即在文章中。必先從文章著實理會。到真積力久。豁然貫通。便覺感廣文辭。莫非性與天道之流行矣。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人

勤齋考道錄

七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會世德堂印行

必博文。然後可以約禮。

程朱之學。以主敬窮理為方。是教人於實處求之。象山陽明以易簡良知立本。是教人從虛處見之。真毫釐千里矣。

薛德溫曰。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如溫公之於蔡京是也。夫溫公未嘗有欲。特以革弊之選。不合中道。差役之復。期於五日。此天理中之人欲也。一著人欲。遂使京得以其才中之。若二程子。誓有是乎。

生於天地間。可以補世界缺陷幾端。方不愧讀書君子。

詩文非應酬事。人有忠孝節烈。有關名教者。為詩文以紀載之。不過完吾分內之事而已。

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克復之目。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克復之方。

薛德溫曰。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余以為不獨居官也。治家之道。亦宜如是。

莊以澹之動之以禮。亦為師之道。

薛德溫曰。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不為之動矣。人若深於涵養。喜與哀樂皆得其平。不獨怒也。但四者之中。怒尤難制。故特言之。

觀讀書錄。知先生於持身接物容貌辭氣動靜息思間。無不存心省察。持之以敬。真令人景行

莫及矣。

教子弟。當先察其氣質之偏者治之。書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

二至晝夜之短長。加減止二十四刻。此南北二陸距赤道之度數也。

體全則用大。故曰明體適用。今人有說得十分明透。而施為未曉者。體未全也。

涵養工夫。讀書第一。手不釋卷。則義理熟矣。義理熟。則作止語默閒。莫非天理之流行。

薛德溫曰。處事誠為先。斷次之。蓋誠得真偽。方能斷得。

又曰。處大事不宜大聲厲色。付之當然可也。一大聲厲色。即為暴氣。而不能盡大當然矣。故戒之。

五經之旨。已備於四書。讀四書體驗真切。深造自得。則於五經洞若觀火矣。

世間何嘗有俗人。亦何嘗有俗事。日用酬接。但是當盡道相與的人。處置得宜的事。昔曾子為人謀。豈必非俗人。所謀豈必非俗事。曾子過後還要自省。終其身於俗人俗事中。一毫不敢寬假。今人一當交接時。便生厭俗之心。此豈知聖賢學問工夫者。

居業錄指示下學為己之方。禮伯功用之說。最為明白。

或問如何可到聖人地位。曰。視聽言動不犯非禮。而又嚴之以慎獨。加之以格物窮理。一日如是。日日如是。以至終身。何患不到聖人地位。

勤齋考道錄

八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會世德堂印行

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曾子之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當日心法。如是如是。

拘束此心在腔子裏。以體驗夫逐事逐物之理。此初學第一工夫。

陳香谷來看目錄。曰。某二十年以前不知道也。自至嘉定與先生游。乃知聖人可學而至。余曰。

世人學道。假而不實。吾輩須要真實。力行工夫。須要綿綿密密。罔然求所以自得處。

友朋幾日不見。不須問藥工夫。只察其動靜語默間。便可卜其學問之進退。

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幼習禮樂歌詩。今人盡廢古制。所以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一任氣質之偏。而不知變矣。

持志可以制欲。主敬所以持志。

學問不緣窮理力行得者。終不成實際工夫。

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緣格物。物者。內外大小精粗事物之總名也。物有是非。意有善惡。格得物理。明識得是非。善惡誠偽。自無遁情矣。

一日盡一日之事。一事盡一事之心。吾之所期者如是。

經學取士。其說不易。但以言不以行。則空言耳。安能有益。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心性非二物。存養非二事。存得心。性已得其養。必曰存養者。恐此心向

雜念上去必用一番操持之力。既操存矣。又慮間斷。故又下涵養工夫。君子上達賢之登山。一步高一。小人下達賢之鑿井。一步深一步。此理欲之分途。造乎其極。遂至若是。

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味此三語。入德易。成德難。吾輩知學知行。尙未能篤好。未能無間斷。欲望成德。不亦難乎。

學然後知不足。能常若不足者。好學之君子也。

中庸言學必加一博字。問必加一審字。思必加一慎字。辨必加一明字。行必加一篤字。此方是君子純粹之學。精一之功。不然。泛泛不切。知不能真。行不能力。安望其有所成就乎。朱子於離騷韓文。手自註釋。不爲玩物喪志。何也。蓋讀書而究極其理。乃是格物窮理工夫。若徒泛濫辭章。方爲玩物喪志耳。

樂天知命者。方能隨遇而安。

處死生患難之際。不可隱忍以苟免。不可矯激以傷生。隱忍則害義。矯激則傷理。甘於自怨者。自棄其身者也。

明道先生說理。直截了當。一無枝葉。初學見之。便欲援儒入墨。而不知其用功微旨。却是週別。明道見道分明。故說得直截。秦漢以來。一經註疏。再經帖括。聖人之道。被他擬議壞了。自有明

道。天人性命之理。方說得渾合無間。

薛文清謂程朱直可從祀四配十哲之列。此是不易之論。他日必有人行之者。下愚求道。只守平日下學熟路。嚴而又嚴。慎而又慎。而無間斷。不愚不至。處

韓昌黎上當事諸書。可謂不安於義命。處事惟當於理而已。在外之毀譽不計也。

立身天地間。決非安常處順。可以有成者。

張敬夫年終四十八。於疾革也。一友扶掖求救。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言訖而逝。可見平日一無私欲。臨終自然了了分明。

許魯齋不食無主之果。則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可知。

一部論語。孔子與門弟子。未嘗論心。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之體在是矣。

立繩墨以持身。身出繩墨之外。別善惡以治心。心遊不義之鄉者。操存不密。省察不嚴也。

澄心默識。散步逍遙。尋訪良友。與到吟哦。皆是涵養工夫。撼之而不搖。引之而不誘者。方爲有

吾之心靜。即事物紛投。不得而擾之。胸無執持。即日居深山。當然不寧者自在。

人之學貴力行耳。羅氏李氏之靜觀氣象。終非切實工夫。讀聖賢書。學聖賢行。不立程式。定志氣。鮮有能成厥功者。存養省察。是收放心實際工夫。志是造道之槓。師友是琢磨之人。書帙是滋益之具。不可使耳目閑。不可使心志懈。不可近

一類。不可避酒色。後世無人才。亦知受病在於失教。國家欲作興人才。務嚴篤塾庠序之教。令童子即教孝弟

之行。長幼之節。比長教以聖賢大學之道。事君治民之方。務實不務華。務樸不務巧。如是造就。則人才可出。風俗可正。而國家收得士之效矣。

下得堅苦工夫。自然有進步處。

不讀書自謂吾勝人。多讀書益知吾不如人。古之賢人君子。其制事制心處。實有未易量者在。在庸俗中不爲庸俗纏染。在高明中而無高明氣質。是則近於道者也。

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道皆不同。不礙其爲聖人。陸象山王陽明同講理學。何至斥爲異端。蓋不同者。所處之跡也。其趨則一。故不礙其爲聖人。象山陽明之講學者。其跡也。而其實則偏

僻駁雜。非指爲異端不可。孔孟萬世之師也。一老於魯。一老於鄒。生不同時而憂患同。程朱闡道之亞聖也。一危於蔡京。

一危於韓侂胄。亦生不同時而患難同。觀於往哲。當思所以自處矣。黃叔度能消人鄙吝心。邵康節相對如坐人於春風中。古人之德氣足以感人如此。

日間讀書雖不多。然涵養性情。裨益身心。莫大於是。夫讀書之益有五。曰窮究理義。曰克長識力。曰防閑身心。曰變化氣質。曰涵養德性。

進德修業。貴於日新不已。前日所造之境。至今日已爲塵跡矣。安知今日之所見。至後日不又

以爲塵跡乎。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功密考道續錄

九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功密考道續錄

十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勤齋攷道錄及續錄跋

世間事務艱難，靡不暇煖之人。恆覺光陰有限，未能涉履羣書，而平日欲進德修道，默化潛移，則先哲扶植德性之著述，似又不宜不覽，以免軼出常軌。於是警世之短篇片言，零金碎玉，尙矣。蓋在至暫之暇隙，苟覽包含宏旨之箴言，以作處世之方針，迷津之寶筏，提撕警覺，惕勵德業，如鐘聲如杵，鳴其裨益於身心者，當不鮮也。余家藏崑山諸士儼莊甫先生所著勤齋攷道錄及續錄一書，均進德修道之語，以勸勵士林為鵠的。扶翼名教為指歸。條分縷析，挈領提綱。實吾人常可誦誦奉為終身圭臬者也。遙清康熙時，儀封張清恪公，諱百行，字孝先，嘗刊清初諸儒書。此兩錄亦蒙採納，付剞劂。杭蕙浦先生諱世駿，為清恪公傳云：學宗朱子者，張楊園汪默庵、陳確菴、陸桴亭、魏環溪、耿逸庵、熊忠齋、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賢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賢，皆隱居力學，世莫之知。久將湮沒不傳。公特為之表彰，尤見顯微闡幽之義云云。足此證勤齋攷道兩錄，固當時清恪所刻之一種。惟自出版至今，近二五十年，年湮代遠，簡斷編殘，若不付梓重印，以廣流傳，不特負著者維持道德之苦心，且辜清恪景仰先儒之盛意。現以今之世道人心，測之，此種進德修道，簡明切要之書，似宜盡力推行，以匡末俗。爰函校一過，印入大崑先哲遺書，以表區區服膺之微旨云爾。

勤齋攷道錄

大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命世德堂印行於上海寓舍。

勘誤表

- 勤齋攷道日錄 九頁二十五行集義誤義集 九頁二十六行淵淳誤淵停
- 十一頁四行忽誤忽
- 勤齋攷道續錄 二頁十七行人圍脫 三頁三行汛誤汎 六頁二十行揚誤揚
- 勤齋攷道錄及續錄跋 一頁二行獵誤臘

勘誤表

大崑先哲遺書之一



金銀米

符

同治三年十月
錢塘丁氏重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四 子部儒家類

松陽鈔存二卷 浙江巡撫 采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編乃其為靈壽知縣時於簿書之

暇取所輯問學錄日記二書摘其中切要之語錄

為一編以示學者靈壽古松陽地故以松陽鈔存

為名本七十八條儀封張伯行嘗為刊版刪其與

問學錄重複者僅存二十八條殊失隴其之意此

本刊於乾隆辛未乃金山楊開基所重編分道體

為學處事教學辨學術觀聖賢六門仍以原第幾

松陽鈔存 提要 一 當歸草堂

條注於本條之下以存其舊而列以己見附識於

後前有開基序稱問學錄為中年之書此本為晚

年手定之書極論伯行之刪本為非又有隴其孫

申憲跋亦謂伯行刻隴其遺書四種惟讀禮志疑

讀朱隨筆為足本此書及問學錄均刪節失真云

松陽鈔存

當湖陸清獻先生著

目錄

卷之上

道體

為學

處事

卷之下

教學

松陽鈔存 目

辨學術

觀聖賢

計七條

計二十二條

計十四條

計四條

一 當歸草堂

計十六條

計十五條

松陽鈔存二卷共七十八條清獻先生摘自著問

學錄及隨記中有關學術人心及先儒未發之語

重錄成冊以惠後學者也先生精義微言不盡于

此書而晚年審定為迷者指途已該先生講道之

大旨儀封張清恪公曾有刊本僅二十八條蓋儀

封見問學錄中多與此同故刪去過半不知問學

錄乃先生中年之書而此則先生晚年所審定也

卽如論善人一條問學錄以爲中行狂狷各有善人顯與朱子善人畫定無進步之解不合鈔存內則將此條削去其半改從朱子困勉續錄內王申所記一條正與此同其爲晚年手定無疑清恪轉刪鈔存而存問學錄此條亦未細考矣基久有刊刻此書之意因循未果歲辛未館清獻文孫令嘉書塾擬輯陸子全書而功力浩煩未能猝就及門相與從憑先梓鈔存乃勉從其請其附識之語本擬削去而學徒輩以爲藉此可以就正有道故亦

松陽鈔存

二

當歸草堂

附存基于此竊有嘆焉夫子朱子後大儒若西山若鶴山若魯齋固謹守繩尺矣自是以迄有明非程朱之學不道然嘗歷選先賢記錄其極醇無疵者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羅文莊困知記而止爾他如曹靖修之夜行燭陳布衣之正學纂要專言一事未爲全書而顧端文小心劄記高忠憲語錄陳幾亭學言陸桴亭思辨錄其果克繼薛胡羅三君子爲朱子功臣乎

國朝治教昌隆先生應運而起其著述所係真有以羽

翼考亭而維持鄒魯而是書乃其手定則尤心精所繫詎可以少而忽之先生手定尙有雜纂雜鈔偶記十餘種行將掇其要語同問學錄隨記參定爲書以繼讀書居業困知三書之後與天下學者共見先生之全而以此編爲乘韋焉爾金山後學楊開基敬識

松陽鈔存

三

當歸草堂

例言

一先生年譜康熙十有一年壬子年四十三問學錄輯成先生束髮受書即知崇尚朱子為入聖之階至是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遂輯是錄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二十有六年丁卯年五十八衛濱日鈔成後改名松陽鈔存摘問學錄隨記中之大有關於學術及先儒所未經闡發者以嘉惠後學按此則兩書相去蓋十有五年學與年進自宜以鈔存為定論張儀封刻本見鈔存中與問學錄同者不知其中有節去有併合有增改轉刪鈔存以就問學錄殊失先生之意今悉照原本不敢增刪庶合先生之本旨云

一鈔存係隨手記錄體不分先後亦無倫類今欲便後學略仿近思錄之例稍為序次朱子文集答王欽之書有云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于此而驗之于日用思慮作為之閒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居敬窮理交相為助矣殆竊取此意或亦先生所許者爾

松陽鈔存

四 當歸草堂

一近思錄門類一道體二為學三致知四涵養五力行六家道七出處八治道九治法十處事臨政十一教學十二警戒改過十三辨異端十四觀聖賢今鈔存止七十八條不能悉照近思錄各為類姑從併合其間辨學術最夥次觀聖賢俱各為一類其道體教學雖少無類可併亦仍各為類餘止存為學處事兩門而致知涵養力行俱附于為學治道治法及警戒改過俱附于處事云

一原本七十八條前六十八條自注云以上俱靈壽錄知末十條蓋後來增入也今悉注原第幾條原增第幾條于每條之下基再識

松陽鈔存

五 當歸草堂

受業門人沈

銓 山甄 虞尊 平湖 嘉府 廛

陸錫萼

瑤文 禺躔 平庠 顧修融 金山

金志澄

柿臨 守曾 平庠 翁光邁 平庠

顧 錕

愷庭 士宜 金庠 陸奉璋 平湖

翁光述

傳曾 顧清 平庠 沈 鑽 清溪

陸申章

人文 華渚 平庠 顧榮光 婁縣

沈 售

卓臨 祖珍 平庠 莫之京 金庠

何文遇 慧昭 金庠 張廣濟 萬周 平庠

沈 雋 質宣 平庠 陸嘉鑄 醉蘭 平湖

陸錫蕙 繡蒔 平庠 戚星藩 匡一 平庠

陸世崧 虞封 嘉庠 陸錫葵 堅叔 平庠

松陽鈔存

六

當歸草堂

松陽鈔存卷上

陸清獻先生著 金山後學楊開基惕齋編次

道體

仁義禮智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為義及其成則為禮既成而藏則為智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

仁義禮智皆在心發出來皆是路

原第五條

基按朱子云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又曰以仁存於心義形於外言則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言則就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先生此條闡

松陽鈔存上

一 當歸草堂

朱子意極明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始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即愛亦不離愛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言仁之說於是始精然不讀朱子仁說及語類所記論仁各條亦不知程朱用心之苦

原第四十條

按此較問學錄節去數句

崑山諸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

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為政巨

如有時仁為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

教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

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

非仁矣如有時禮為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

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

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四

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

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即十二律旋相為宮

松陽鈔存上

二 當歸草堂

之意醫家君臣佐使亦然

原第二十八條。莊甫名士嚴隱居嘉定

基按性理大全或問性之四端迭為賓主恭而無禮是以禮為主也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層見迭出朱子曰說得是此疑莊甫所本也然卻發得甚明宜先生深取之也

周子太極圖全是知天命之學

原第五十條

按儀封所刊本無之學二字

陸桴亭謂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

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則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

譬之於水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

出千條萬派之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水而

江河湖海自不同也其說極明但桴亭以理一分殊

解一貫愚卻未敢以為然一貫是一本萬殊不是理

一分殊原第二十九條。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嘉定

基按先生日記云羅文莊曰理一分殊本程子論

西銘之言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

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文莊尊理一分殊之

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

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此條亦學

者所當知故附於此。按文莊困知記內論理一

分殊津津乎言之然

卻與朱子不合當辨

程子言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云性即理也言性即理

則義在其中矣仁義禮智皆理也天命之性也達德

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則義也率性之道也達道也合而言之則理而已

矣朱子大學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

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

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心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非即理

也原第五十八條

禮樂二者相為表裏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是禮中之

樂周禮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曰中以無相

奪倫言曰祇以肅然起敬言是樂中之禮原增六條

松陽鈔存上

三 當歸草堂

為學

左傳載周原伯魯不說學魯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

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

上替能無亂乎原伯之不說學不知其意如何大抵

當時老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浸淫於士大

夫之旨原伯亦尤而效之者也大人身居高位不能

不患失患失不能不回惑所賴以維持啟迪之者學

自今日可以無學則何所不至乎自此說行而文武

典章將弁鬣視之苟且之風成而大亂之兆見矣閔

子馬之言亦猶辛有伊川之歎也嵇阮之清談感而

永嘉之亂興姚江之良知熾而啟禎之禍作皆是如

此彼豈徒不說學方且侈然自以為善學而笑聖賢

之不知學原第十

五條

考亭淵源錄載郭友仁德元告行朱子曰人若於日間

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

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

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松陽鈔存上

四 當歸草堂

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涪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慎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松陽鈔存上

五 當歸草堂

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况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為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載於近思錄第四卷中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

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原第一條

基按此條極有關係但謂朱子語類一條為德元所記想先生祇據淵源錄未及細考且查語類乃沈莊仲側所記然看朱子訓沈側諸條則莊仲初會為永嘉之學者又一條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卻放得遠少開會失心去玩失心二字則莊仲又似為金谿之學者又一條訓以善讀書之法與友仁同則此語誠恐失其真也先生此條定為學術稍偏者所不樂聞基懼或借誤莊仲為德元以藉口故附辨於此○按先生文集亦載此條但無答潘子善一段後面略綽提撕句似無根宜以此為正

松陽鈔存上

六 當歸草堂

大學言八條目而戒慎恐懼貫乎其中中庸言戒慎恐懼而八條目貫乎其中原增三條

基向有劄記一條云戒懼慎獨是大學誠意正心工夫不言格致者已包在戒懼中也羅整庵先生欲以首節指點性道教當格致偏矣近思錄小序云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可知戒懼慎獨該得格致在內胡敬齋亦云致知力行皆靠住戒懼做去廬陵王勉軒見而極取之批曰戒懼中本包有格致工夫異端之所以藉口者皆舉中庸首章不用格致工夫為詞此金谿黑腰子所由來也揭出此條快極快極有功後學不小按勉軒不免過譽然似與先生此條有發明處故附於此

李厚庵言知行工夫有三樣小學則先行後知大學則先知後行成德則又先行後知愚謂聖賢之言知行

有分先後言者有不分先後言者如子思云尊德性道問學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不可分先後然卻又不是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謂

原增四條。厚

庵名光地庚戌進士安溪人大學士諡文貞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為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為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

松陽鈔存上

七 當歸草堂

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朱子答陳膚仲書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亦即學規之意

原第
二條

基按文集亦載此條但答陳膚仲以下則云夫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其即朱子之意也夫似不若此條之明透可見鈔存為定本耳

存心養性朱子不分作二事謂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

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潛室陳氏亦曰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愚謂中庸言尊德性而朱子以存心解之亦此意也如分存心養性為二事則尊德性與存心亦二事矣蓋止此操存之功就心言之則謂之存就性言之則謂之養謂之尊豈有二耶但孟子言存養在知性之後包小大而言與中庸第二十七章之存心專以道體之大言者不同孟子言存養包省察在其中與中庸首章之存養以省察對

松陽鈔存上

八 當歸草堂

言者不同至於中庸言未發已發則又就此心分出動靜虞書言人心道心則又就此心分出公私其言各異而存心養性無二事則一也若異學之存心只存得箇人心便難與養性為一

原第一三條

天地位萬物育猶云大綱正萬目舉能致中則天下大綱都好了是謂天地位能致和則事事都好是謂萬物育致中而天地位也有許多作用不是空空守此未發之中天地便位大抵中和雖分一體一用然中又自有中之體用和又自有和之體用中庸後邊言

大德小德言尊德性道問學皆是如此論語敬信節用愛人時使注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也亦不是謂此五者只空空一心絕無事實亦是大綱好只算得在上到萬目俱好方纔是爲政

原第四條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極此與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一例朱子皆分爲兩截程子皆合爲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合者言之朱子自其分者言之正相發明若象山陽明亦皆欲合爲一事其意便不同譬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

松陽鈔存上

九

當歸草堂

則修牆在其中蓋牆卽屋之牆恐人認爲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只知屋忘卻牆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只要修屋不要修牆

原第三十一條

尊德性而道問學章句以存心致知分屬之史氏伯璿疑其缺力行意欲以盡精微知新屬致知道中庸崇禮屬力行蔡虛齋深取之然朱子之意殊不然語類有一條云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伊川言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

便自有克如誠存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

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

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此程端蒙所記

又一條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

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爲用處此陳淳所

記朱子分明以尊德性存心包力行史氏蔡氏豈未

之考耶又林夔孫所記論顏冉之學一條云坤是箇

無頭的乾爻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

松陽鈔存上

十

當歸草堂

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

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

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在依本分做

將去玩此則知聖賢論學固有從力行說起者但不

是專務力行而不致知做坤道工夫仍不廢乾道所

以言尊德性卽言道問學不必以行先於知爲疑或

云此章尊德性是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是盡乎道

體之小豈力行則專務其大致知則專務其小歟是

又不然知在行先者固無分大小皆須理會知在行

後者大綱已不差了只是要詳求其節目篁墩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此說得甚好原第三十二條

基按尊道分屬存心致知自來既認得先生之論始見廬山真面一隅集松陽講義既出已足盡破羣疑矣但松陽講義兼存致知內亦可包得力行論讀此條自明。問學錄一條云讀書記謂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玩此則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常存吾心固有之理玩此則二句即是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然看來約禮即是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是力行之意與涵養用敬之意稍別所以看作一事者蓋

松陽鈔存上

士

當歸草堂

朱子論涵養用敬二句原將克己補在敬一邊也克己復禮少不得以敬為主則以約禮作尊德性看自妙按此條與此相發

克己一己字最可怕這箇己生於氣質成於習染為意必固我為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為非禮入於喜怒哀樂則為乖戾入於子弟友仕止久速禮樂刑政到處成病痛大綱不正萬目不舉皆是這箇作怪能急能緩能剛能柔能顯能隱千態萬狀雖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不同然有了一分便障了一分義理書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

是能將這箇去得淨盡無處容留自聖人以下皆是以這箇去留之分數為人品之高下原第二十六條

人有剛柔清濁之氣稟行於酒色財氣之人欲上二者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故人品不齊須以義理克之義理亦不離乎酒色財氣卻不雜乎酒色財氣亦有輕重淺深分數原增第八條

立後之權有數等有不惑之權有知天命之權有不思不勉之權下學而上達亦然原第四十九條

張子西銘從孟子盡心一章來原增第二條

松陽鈔存上

士

當歸草堂

基按先賢謂西銘理一而分殊是發明前半篇先生此語是發明後半篇蓋窮神知化便是盡心知性知天無忝匪懈便是存心養性而厚生玉成以至存順殞甯并殀壽修身以俟俱在裏

必窮十三經必閱注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覽朱子文集語類必觀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必讀文章正宗得無詩人所謂田甫田乎曰此學者之本務也非甫田也但亦當循序而漸進易曰寬以居之程氏分年讀書日程一編真可為學者準繩原第四十八條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雖纂輯之臣如胡楊金蕭無大儒在其間故不無繁冗遺漏之病而大義炳如非程朱

之學不載足爲學者準繩蓋當時承宋元諸儒理學
大明之後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後能知
聖人之道永樂之政未有善於此時者也自成弘以
上學術一而風俗同豈非其明效耶

原第六
十三條

呂氏云儒者正學自朱子歿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
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
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
儒者之學遂亾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
靖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輩苟且庸鄙之夫主

松陽鈔存 上

三

當歸草堂

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注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
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
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
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
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故余謂講章
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
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樊籬聰明向上之士翕
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注爲事而禍害有不
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

章也愚謂呂氏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

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
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潛畔師說者誠有之
而其發明程朱之理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
子歿後非諸儒則其樊籬不至隆萬而始裂而今之
欲闢邪崇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
擇其精而去其粗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
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

原
第三十
四條

松陽鈔存 上

四

當歸草堂

基按先生此論極得朱子家法若如呂氏說則朱
子當日只消守程子之說又何必纂精義纂輯略
羅呂謝游楊之論別爲或問以剖析之乎擇其精
而去其粗無惑於拘牽破碎不沒其守先待後之
功先生真繩
尺朱子也

朱子謂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復考且從
象以下說此與不敢輕言春秋之例同一闕疑之法
蓋朱子解經有極放膽處有極小心處然放膽處亦
從小心處來

原第五
十三條

朱子於易則取先天圖取河圖洛書於詩則黜小序於
大學則不用古本於孝經則作刊誤此皆有旋乾轉

坤之力與湯武撥亂反正同功然有朱子之學則可
無朱子之學則矣也明儒往往欲舍朱子而自立門
戶其高者則管夷吾之內政軍令其卑者則商鞅之
決裂阡陌而已原第五十二條

基按先生雅不喜學者輕易改易經傳謂南巢牧
野止可讓湯武一行不宜於程朱後再議更張故
於草廬諸書俱有所不滿為此也仁山先生定洪
範經傳可謂停當而先生於詹某洪範河洛諸解
質疑猶曰仁山議論不可不存於天地間但應將
不宜輕改之意著於篇末庶有以擴學者之胷襟
而不開其弊蓋先生之防微
杜漸謹守朱子家法如此

大學二程皆有改正本至朱子始分爲經傳復補格物

松陽鈔存上

五

當歸草堂

致知之傳其說精矣而後儒紛紛如董文靖公槐則
謂傳未嘗缺特簡編錯亂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
近道矣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
之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方希古蔡虛齋皆是之至
王陽明則又以戴記原本爲孔門古本而曰大學止
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
補自嘉隆以來爲良知之學者皆主之高景逸名尊
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是不可解也
自古本之外復有石經大學出自近世編次又與古

本異鄭端簡極信其書陳幾亭曰是豐坊僞作蓋以
坊言得之某冢中也此書誤人尤不淺學者只斷以
朱子所考訂者爲正而凡移經作傳及不分經傳者
皆不可從呂氏謂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卽
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
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
可謂確論原第十
六條

豐坊不但作僞大學又作僞詩傳山東王西樵有僞詩

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

松陽鈔存上

六

當歸草堂

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
書傳自遠祖稷實自誤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
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彜詩
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
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
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
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暉刻之於楚李維楨爲
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
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

亾眞屢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竝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亾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此論最有功於詩汪鈍庵作西樵傳特載此論亦最有見原第十七條。西樵名士祿順治壬辰進士官考功郎鈍庵名琬吳人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鴻博官翰林

松陽鈔存上

七 當歸草堂

家語一書亂於後人之手又未經程朱大儒論正是以愈傳愈亂餘冬敘錄謂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此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今世相傳家語殆又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所以知之者蓋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肅之全書矣史記傳顏何字母索隱云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問

子桑伯子朱注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今家語元王廣謀所注本也顏何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以餘冬敘錄觀之則朱子猶及見家語王肅本而今亾矣王守溪震澤長語云於書市中得家語王肅注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是王肅本尙存然未知守溪所見果肅本否譚梁生以伯子事見說苑不見家語而議朱注之疏殆未考家語之始末也亦可爲讀書輕議古人者之戒原第三十九條

松陽鈔存上

六 當歸草堂

春秋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爲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

未詳孰是吳氏程則又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然索隱亦是臆說非有所據大抵以爲二十一日則是己酉歲生七十四年以爲二十七日則是庚戌歲生七十三年學者疑則傳疑可也必欲強而定之則鑿矣

原第四十六條

處事

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目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矜而爭羣而黨正是正直忠厚之無分寸者雖如韓魏公

松陽鈔存上

九

當歸草堂

之不欲分別黑白顧涇陽之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皆不免有弊士君子處世當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風世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不辨而不可不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可不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逞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

之不爲西京之頑鈍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然尚書有直寬剛簡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是又賴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則東西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

原第十條

顧涇陽告王荆石曰以摸稜爲工以調停爲辨遇賢否不欲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

松陽鈔存上

三

當歸草堂

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滑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此是忠厚之假者張侗初渙羣論曰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一有偏則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託

足焉獵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營其窟憤盈者張其勢

毒螫者假其燄荆棘載道風波瀾天始於立氣節而

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

之輩此是正直之假者假忠厚假正直又不可與無

分寸之正直忠厚同論原第二

按右二條問學錄本一條此
分爲二而語亦節得簡明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原六

基按朱子每好言恰好二字先生此二語亦
只是要恰好又此二語省察克治都在裏

人無遠慮不但是溺於宴安耽於嗜欲如虛無寂滅記

松陽鈔存上

圭 當歸草堂

誦詞章之徒皆是不知遠慮遠慮不是從利害起見

只是步步循天理原第五
十一條

史傳成湯解網一事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

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綱而

不能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故商道號尚嚴然未嘗不

時開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

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先

王之法哉余在嘉定時體認得如此宋史仁宗贊曰

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

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

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

之氣仁宗可謂得商湯解網遺意漢卓茂謂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其意亦猶是原第三
十條

基按先生治邑以清廉著譽者也而其論治體如
此所以民沾其惠至今稱道弗衰也蓋王道與管
商只此毫釐之辨世之號爲清廉
而以刻核爲治者尙其三復於斯

馬貴與云周禮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

私土於民痛癢常相關而良法可世守自封建變爲

郡縣壤土既廣則志慮有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

有不及竟於是立法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靜

猶或庶幾稍涉繁夥不勝其瀆亂矣此是至言然簡

須要有分寸若簡無分寸便是太簡欲有分寸須是

主敬窮理原增第
一條

一篇洪範只是要敘彝倫然非九疇咸備彝倫不可敘

不是區區司徒一官可以敘得所以孟子言教必先

言養原第六
十六條

東方朔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

以蔽明黈纁充目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

見

間此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素之此數語不善用之則爲柳下之不恭又甚則爲東方朔之玩世爲胡廣之中庸爲蘇味道之模稜善用之卽寬則得愾之道也其不同處只在分寸上又在時候上如何能恰中其分寸恰中其時候只是主敬窮理晉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路溫舒上德緩刑書亦引用此語皆與東方朔同意皆要講分寸看時候

原第六十八條

松陽鈔存上

當歸草當

孔子於魯獵較可從而女樂必行者一則是由剝而復之機一則是由復而剝之機也聖人之審幾精矣語類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正此之謂然聖賢見幾雖決而用心則甚厚故孔子以微罪行伯攄之詩曰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

原第四十條

基按問學錄內少聖賢見幾一段必如此方形容得聖賢出處之心若但曰見幾而作猶只見得一半

讀陽明奏捷疏平八寨詩不如曹彬下江南歸朝氣象

遠矣

原增第五條

基按陽明文集正德十二年五月有閩廣捷音疏十二月有橫水桶岡捷音疏十三年四月有荆頭捷音疏六月有三省夾勦捷音疏十四年有江西捷音疏及擒獲宸濠捷音疏十五年重上江西捷音疏嘉靖七年有八寨斷藤峽捷音疏凡八疏未

知先生指何篇言抑以其概不免誇張功效耶平八寨詩云見說韓公破此蠻獠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日問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旋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誠與曹武惠奉敕江南勾當回氣象殊矣

松陽鈔存上

當歸草當

兒寬帶經而鉏爲左內史推情與下不求名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可謂有真儒循吏之風矣及天子以司馬相如封禪書問寬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是何言歟亦異於宋孫奭天書之對矣漢書以寬與公孫弘卜式同傳有以也夫

原第六十七條

何椒邱云自道學不明士名一善而不克終者多矣昔胡邦衡論和議名動遐方及歸自海南遂泯泯無聞焉陳宜中論丁大全之奸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

附奸相以求進此無他不能善養其氣故更憂患而
餒巨椒邱此言自好者宜書紳然此所言猶是正氣
之不克終者也若直之出於客氣者又無足論也矣

原第五
十四條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
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復十年
二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
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
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吾輩纔舉筆不

松陽鈔存上

美 當歸草堂

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晉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
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問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
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吾輩
纔開口不可不思此一段

原第六
十五條

道聽塗說不但不能體之於身且亦辨之未必能便明
蓋聽來之言或似是而非或止見一邊或言其當然
而未及其所以然或言其綱而未及其目不深辨之
而驟行之猶恐不勝其病痛而況徒資口說乎聽一
論人之言不察而遂播為毀譽且不以爲法戒而僅

爲毀譽聽一談理之言不察而遂發爲議論且不求
其躬行而僅爲議論其害豈可勝道

原第二
十七條

松陽鈔存上

美 當歸草堂

往歲十一月高君伯平自淮上寄陸清獻公松陽鈔
存楊氏開基原校今刊列當歸草堂新刷本附書曰
是書流傳極少張清恪公所刻尙失其真道光十四
年冬秀水文少桐如峻購得陸申憲刻楊校本貽桐
城蘇厚子愔元厚子攜去憾未錄副二十二年於乍
浦劉氏故紙堆中偶檢得亦申憲刻印本視厚子攜
去者較精整藏在行篋咸豐十年燬于平湖今春海
鹽張銘齋鼎來淮攜有嘉慶二十五年清獻族曾從
孫光宗重刊申憲本以貽均儒亟命工依草堂書格

松陽鈔存

跋

毛

當歸草堂

寫以付版足與前刻呂氏童蒙訓竝傳益校而跋識
之申與弟丙反復共讀言近而遠義峻而和其閒嚴
儒釋之大防閱時俗之所服懲彼流弊肫然苦心初
非有爭於前人也吾儕循是以讀三魚堂集暨所著
遺書上證語孟六經微愷當必有會於萬一是則是
書之流傳固不可任其或少已同治四年五月錢唐

丁申謹識

松陽鈔存卷下

陸清獻先生著 金山後學楊開基惕齋編次

教學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狂狷與之內有許多裁成輔相之法究竟欲其歸於中行非徒嘉獎之而已也若但知嘉獎則狂者之氣將益高而狷者之守將益僻其去中行將益遠豈聖人之教乎人多錯認聖人取狂狷之意願涇陽謂學問當從狂狷起腳是何言歟

松陽鈔存 下

當歸草堂

聖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莊周蘇軾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適以啟其不遜巨大抵人之流於異端者有剛柔之不同而聖人之教亦有剛克柔克之不同原壤之叩蓋以剛克柔之法也

五條

孔孟每稱善人明季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然按朱子語類講論語不得中行章則皆不然語類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

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又曰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卻有狂氣象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據此則是朱子以善人爲謹厚之士今當從之大抵中行狂狷善人有恆皆是以天資言而善人又不如中行有恆又不如狂狷

七條

基按問學錄原本云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語類曰善人云云據此則又似以善人爲謹厚之士愚謂有近於謹厚之善人而不可謂善人止謹厚之士也

松陽鈔存 下

當歸草堂

謂善人不及狂狷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種而不全刪去善人字甚有見此論不主語類廬陵王勉軒見之謂顯與朱子不合疑非定論此時尚未見鈔存全本也今讀此條先生改定仍從語類可見鈔存爲定論儀封刻本刪鈔存而存問學錄殊失先生意矣

孔子之時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尙少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異端之說方且共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目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薛文清曰孔子教

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且蓋此之謂也原

五十條

基按呂東萊先生近思錄後序云首卷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之事祖謙嘗與問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本末容駁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東萊此序與此條相發先去其病與粗知名義皆淺一層看所謂時不得不然蓋立法也

辨學術

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

松陽鈔存下

三 當歸草堂

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愚按收拾精神而不讀書窮理發出來不能無差且其所謂收拾精神者不免如觀心說之所譏非如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略綽提撕也安得無病至其所以收拾精神主於自私自利而非主於存天理又無論矣大抵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都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

竟則一轍原第六條

按此條文集亦載日記內無中間觀心說一段。基按先生此條評定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直是等上而來真無可躲閃人但知偏於靜者為禪而不知分動靜者亦禪人但知指理在心外者為禪而不知指理在心內者亦禪此條便可當一部學語通辨。先生日記中尚有一條云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同按此於一樣之中又分得失剖晰極細而鈔存不載者蓋先生辨學術術甯峻其防如此

陽明年譜載其將征思田之日與錢緒山王龍溪護道於天泉橋上緒山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語

松陽鈔存下

四 當歸草堂

是師門宗旨龍溪謂心體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陽明兩存之曰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吾學無遺念矣愚謂此一條是王學病根其所謂致良知亦是如此依緒山之說則以本於無善無不善者為良依龍溪之說則直以無善無不善者為良總是知有心不知有性若以孟子仁人心也程子性即理也之義求之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不知明季諸儒何以必極力為之回護如高忠憲云陽明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

而足以亂教則以性原可謂無善特不可以此教人
旨豈性與教有二道乎陳幾亭云陽明所言無者直
指本來不著一相非謂有善惡而不分別也行之於
意與事是既有善惡之後仍不分別其學術禍世之
罪可勝誅哉自汝中之說倡遂蔑視進退取予無足
輕重不見性者為善亦無益見性者為惡亦無傷非
惟程朱之閑蕩然而良知之教亦且口實於天下則
似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未嘗差特龍溪行之
過當耳果足以服龍溪之心乎幾亭又云孟子言性

松陽鈔存

下

五

當歸草堂

善未嘗云有善呼性為善猶贊青天為好耳若夫善
意善事猶彩霞明星惡意惡事猶黑雲濁霧雖彩霞
明星與黑雲濁霧相去遠甚要不可執此霞此星為
青天之本體也善意善事性所發也非性所有也性
中本無一物夾雜至虛至粹故謂之善孔孟未嘗言
有何待後人言無必云無善是無上加無也則似孟
子云性善即無善無不善之謂與告子何異乎豈無
聲無臭者性而有物有則者非性一物不有者性而
萬物皆備者非性乎其言不必無上加無若與陽明

稍相左而實深於回護陽明者也以景逸幾亭之好
學深思亦知姚江末流之弊而不知其病根在昧於
心性之辨反從而為之辭甚矣莠苗朱紫之易亂也
原第七條

王龍溪曰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
之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
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
謂良知本寂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有
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

松陽鈔存

下

六

當歸草堂

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
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
宰有流行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
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終始此皆論學同異
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
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
其中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
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沈空之見矣見入井之孺子而
惻隱見嘍蹴之倉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

斯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
古今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
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
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
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按
龍溪此條言良知之說各自爲派如此然總知有心
不知有性其或分主宰流行或不分主宰流行或分
工夫本體或不分工夫本體皆只是指此昭昭靈靈
之知覺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

原第八條

松陽鈔存下

七

當歸草堂

基按嘗聞龍溪集滿口是禪固陽明之濫觴也此條特引其言良知各自爲派若龍溪之純是釋學明季諸儒已明言之先生故不復辨云

高景逸先生之學見於先生所謂困學記者大略謂始
讀大學或問見朱子言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
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及放下又
散漫如故繼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者曰腔子
猶言身子巨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
頓自快然及謫官赴揭陽於舟中嚴立規程以半日
靜坐半日讀書將程朱所示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

未發諸法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便有塞乎天地

氣象第不能常過汀州陸行憩旅舍小樓讀二程書

見明道先生曰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

來如此從前牽纏俄然斬絕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

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無方所可言也

平生深鄙學者張皇言悟此時看作平常自知從此

方可下工夫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

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

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

松陽鈔存下

八

當歸草堂

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
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
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
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埃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
乃可自余雖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所幸
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此記作於甲寅
先生進學之大概具見於此又行狀載其自揭陽歸
與吳子往歸季思往來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
大易七日來復之義蓋先生之學專以靜爲主而其

靜也又以呈露面目為主純是禪學由其初不知延
 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為有病而從此入門遂有
 旅店小樓之張皇其後焚香兀坐坐必七日皆是欲
 守此旅店一段光景遂執此以為學者下手工夫其
 講一貫也謂一貫尚是入門之學非終身結果之學
 即指此一段光景為一貫也其論格物也謂格物者
 窮理之謂也窮理者知本之謂也亦指此一段光景
 為知本為格物也其論性也謂陽明無善之說不足
 以亂性其論盡心也謂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

松陽鈔存下

九 當歸草堂

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
 則知天曰心曰性無非指此一段光景雖未嘗廢讀
 書然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輕到後來臨終與友人
 書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又遺疏
 云君恩未報願結來生全是佛家話頭其平生好處
 只是從天資上發出來與學問全無干涉在延平觀
 喜怒哀樂未發一語只是略欠自然與朱子所謂略
 綽提撕者稍異耳未是禪然景逸用之遂至於此甚
 矣學之不可絲毫有偏也

原第十條

基有劄記一條云高忠憲旅店小樓忽悟明道實
 無一事之旨與羅文莊初年晤老僧後攬衣流汗
 所見正同陳幾亭反謂高子所見者性也文莊所
 見者心也文莊見後漸體認漸覺其非高子體認
 既久忽見本原一時透脫是為實悟此後惟有純
 熟承無走作矣又謂聖人不必有此一番不過由
 於正路愈行愈熟則愈識其精微學者必須有此
 一番按此論大非忠憲所以不及文莊正在於此
 文莊迷而能改忠憲即從此悟做成也幾亭又謂
 朱子言一旦豁然貫通觀其生平亦嘗經此段光
 景過來第不欲向人道破按此則直
 誣朱子矣因讀先生此條檢出附此

羅念庵在陽明之後深知陽明末流之弊而欲以主靜
 功夫救之其集中有云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
 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
 之之功陽明公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
 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
 欲從容於九達之達豈止病蠶等而已哉又與王龍
 溪書云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為外
 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也此皆切中當時
 之病然不反求之居敬窮理而第欲以主靜為致恐
 只是致其所致非聖門所謂致高景逸之學大抵本
 於念庵觀其所作三時記言在揭陽念庵之門人蕭
 自麓出念庵諸書觀之深嘆為陽明門人對病之藥

松陽鈔存下

十 當歸草堂

可見至若李見羅亦深言陽明末流之弊而取止至善為宗旨只是將陽明之良知改頭換面耳非有一也其學又在念庵景逸之下矣原第十條

基按陸王一派學問如白沙甘泉念庵諸公皆是做靜時工夫得力者彼自以為學有本領即斥之者亦以偏於靜非之豈知只是致其所致毫不識靜時工夫耶嘗謂彼於靜時要察見要尋求要搜根及至於動以為內既無私遂聽其自然流出則是靜則擾之而動則任之也烏觀所謂主靜立極耶

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皆以朱合

陸援儒入墨使學者認集注或問為朱子中年未定

松陽鈔存下

士 當歸草堂

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雖有信從朱子者不能不惑於其言較之顯背紫陽其害尤甚幸羅整庵陳清瀾之徒深闢其謬如撥雲見日至徐文貞學則一書則又欲以陸合朱推墨附儒蓋以象山未嘗不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與朱子之格物窮理髣髴相似遂強而一之不知象山雖未嘗不言講明其視講明一邊卻輕且其所講明者亦止講明其自家一派學旨非可與朱子之格物窮理同日語也謂陸無異於朱不知陸子先不知朱子推墨附儒與援

儒入墨其歸一而已矣文貞平生極尊陽明良知之

學而其語錄有云學須有要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

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又曰學須有所見

乃能行得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

處非可冥目求前也此亦與象山所謂講明一般原第十四條

十四

按此條問學錄所載前引清瀾幾亭兩段甚長後引文貞學則甚略與此不同

顧涇陽學部通辨序以象山為有我朱子為無我其說

是矣至謂朱子歧德性問學為二不能無失而曰辨

松陽鈔存下

士 當歸草堂

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為支離孰為禪辨其孰為有我

而已矣則似朱子之勝象山者僅在無我此則愚所

未安原第十條

基按讀涇陽還經錄其闢陽明可謂力矣然尚有未深燭其部處故小心齋劄記及文集內說到下手工夫終覺含糊先生日記有云辨學術同異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若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涇陽此序舍清瀾本意而別生議論誠不免躲閃

余於辛丑壬寅閒有告子陽明之辨謂告子不是如禪

家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只是欲守一心以

為應事之本蓋即近日姚江之學然不能知言養氣

則心不能應事故自覺有不得處雖覺有不得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始其久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又告子天資高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者強者必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東莊見而評之曰百餘年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

松陽鈔存 下

三 當歸草堂

民之禍真范甯所謂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前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卽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

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張考夫亦極稱實錄譏陽明警敏機械之言謂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考夫東莊之論陽明比子更嚴子初未見實錄耳所謂天資高者有中行狂狷善人實無處可以置陽明

原第三十五條。考夫先生名履祥前明諸生隱居桐鄉深於理學

著有楊園集

余於壬子五月始會東莊於郡城旅舍諄諄以學術人心爲言曰今之人心大壞至於此極皆陽明之教之

松陽鈔存 下

四 當歸草堂

流毒也又曰涇陽景逸之學大段無不是然論心性則雖甚闢陽明而終不能脫陽明之藩籬又曰東坡學術尤誤人好其學者戲謔游蕩權詐苟且無所不可故人多樂而從之今之聰明才俊而決裂於廉恥之防者皆以東坡爲窟穴者也若程朱之教行則人不可自便此所以惡其害己而去之朱子雜學辨最有功於世又曰今日爲學當明不可不可之界限古人則以王小則以伯猶有所不可況其他乎又曰考夫雖師念臺而不盡從其學考夫之於念臺也猶朱

子之於籍溪屏山白水乎非延平之比也一時之言
皆有關係予所深佩服者原第三十六條

魏莊渠與余子積書云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
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間見得惟存
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
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間
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
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
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

松陽鈔存下

五 當歸草堂

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
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功夫得渾全此
其終身定見也愚按朱子心學凡三變固然然惟初
年涉禪其後出入於五峰之說認一日之間萬起萬
滅而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者爲未發似與陽明
之不分已發未發相類顧陽明之不分已發未發者
指知覺之心而言無善無惡者也朱子之不分已發
未發者指義理之心而言萬物皆備者也故無論朱
子後來分已發未發即使到底不分仍與陽明異無

論陽明到底不分已發未發即使亦改而分仍與朱
子異所以陽明雖推朱子之晚年定論而仍有影響
尙疑朱仲晦之句至若劉念臺反以中和舊說爲是
而謂改定已發未發此是朱子已見得後仍用鈍根
工夫可謂巧於誣朱子者矣原第九條

學節通辨所論朱子之言三變至晚年而始定此以朱
陸異同而言也魏莊渠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言
三變在中年而已定此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大
抵朱子四十以後初會象山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

松陽鈔存下

六 當歸草堂

山處疑信相半多屬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識象山未
破也而其自家用功則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

原第十
二條

按右二條雖論朱子而實爲異學
撮其援儒入墨之藪故附於此

講良知更講致良知講理以頓悟更講事以漸修此明
季諸儒所以救陽明末流之弊也然不知從朱子之
格物入則所謂悟與修皆不可據不知尊程子性卽
理也之解則所謂理者先不真此只救得龍溪諸人
之弊不曾救得陽明之弊原第六十四條

以六經爲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

六經爲我注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象

山之解經其害更甚於王何也原第五十五條

陽明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辭詖嘉隆

之際其辭淫萬歷以後其辭邪至今日其辭遁原第五十六條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綱目特筆書之而又備載其論兵

以仁義爲本之言不以其言性惡而沒其善所謂惡

而知其美也今日於象山陽明亦當如是但從祀則

松陽鈔存下當歸草堂

不應濫及原第二十一條

顏魯公唐代偉人而載於姚鉉所輯唐文粹者寶應寺

有記放生池有碑深溺於浮屠之說如此其他如張

說王維盧肇李華白居易柳宗元之徒連篇累牘稱

揚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知韓退之真人傑也唐文

粹不載退之諫佛骨表大端已差原第四十七條

觀聖賢

李見羅曰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漢此言甚好然卻

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

貫言之則一箇秋陽江漢貫萬箇秋陽江漢原增九條

閱聖人百世章想親炙二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

功焉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原增十條

曾點之春風沂水卽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

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閒隨時隨地隨人皆有當

然之理有一毫欠缺便非所以報知己高明廣大處

有一毫欠缺則大綱便不正精微中庸處有一毫欠

缺則萬目便不舉此卽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意

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是見得未能行得若

松陽鈔存下當歸草堂

三子之沾沾於兵農禮樂視點之所見狹且粗矣然

卻是實能行得漆雕開所謂斯是點所見之境界但

自知其未能信則其篤志處亦高於點原第二十四條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

易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

猶易逆處信最難從容時信猶易倉卒時信最難開

雖已見大意而能體認到此其一段謙退精進氣象

真是可說如陳清瀾學薛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卻

少此一段氣象原第二十五條

史記檀弓皆載孔子負杖逍遙歌泰山梁木之事吳草廬曰此妄也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詩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詞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誤造欲表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草廬此論言聖人生死之際甚明白若如史記檀弓所載則

松陽鈔存

下
充 當歸草堂

孔子之臨沒不如曾子之啟手足易簣遠矣

按誤造聖人事欲尊聖人而適以卑之者多矣在漢論衡諸書已辨之若草廬此論所見更卓宜先生深取之也

二程先生一寬和一嚴厲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
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
之則子不得讓焉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告人曰
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一
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
尺餘矣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

量伊川則直曰不然二先生氣象不同如此然不可
以此遽議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
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荆公服其忠信而伊川
不能使子瞻不詆爲姦險亦非二程之有優劣蓋荆
公尙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論學
言之語錄中明道言居敬處多伊川言窮理處多如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慎獨如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質美者
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

松陽鈔存

下
三 當歸草堂

養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
以誠敬存之而已則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則
皆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談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
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學一也窮理居敬必無偏廢之
理特記之者有詳略爾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
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
之於此文可也此程門定論也故二程語錄中多有
不分二先生語者後人柰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

論二先生者亦折衷於朱子而已朱子曰明道語宏
大伊川語親切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
工夫造極可奪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顏子若孟子才
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卻不能
到又曰大程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當識其初年
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
如伊川說得的確合朱子數條觀之則知明道天資
高於伊川伊川學力所至不讓明道明道有優於伊
川處伊川有優於明道處然其道則一而已故四書

松陽鈔存下

圭 當歸草堂

集注引用二程語亦不分伊川明道

原第四十一條

按問學錄所載奈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下云
必欲分焉則有之矣此改云亦折衷於朱子又伊
川有優於明道處
以下問學錄內無

明道謝表有云惟知道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及
為御史對神宗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
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嗚呼此所謂濂
洛關閩之清議而非顧廚俊及之清議也以此為訓
猶有摘蘇子瞻策問而劾其不恭如朱光庭者
原第四十條

黃勉齋所述朱子行狀直是一篇太極圖學者不可不

讀
原第二十二條

基按日記云朱子行狀是周子一篇太極圖周子
太極圖即是朱子一篇行狀須知只是恰好二字
太極圖純是畫一理字朱
子行狀是畫一當理樣子

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

厚和平之意在蓋由其從義理發出非從意氣發出

也
原第二十三條

基按讀先生奏
疏亦須知此意

果齋李氏謂朱子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閒深慮斯

松陽鈔存下

圭 當歸草堂

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此似與

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相符然所謂指示本體者

亦示之以體用兼備之學旨豈教之以尊德性而廢

問學乎豈教之守其昭昭靈靈者為尊德性乎
原第四十條

條三

基有劄記一條云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曰來教
謂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
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靜之不能無養
猶動之不能無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原非死物
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遺事絕物閉目兀
坐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
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按此段

眞是說得四平八穩後人謂朱子不喜言靜不叫
人涵養本原上做工夫詎知惟朱子纔是眞能靜
纔是眞能涵養本原纔有合於體用一原動靜無
端之旨又一條云朱子之學眞箇是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知行皆是如此後讀黃勉齋集鄂州四賢
堂記云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
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
悟頗以自信因先生體用兼備語附志於此

元史載劉靜修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
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
發其微曰我固謂其當有是也又曰邵至大也周至
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今靜修集中敎學一篇不及朱子想是其早年之作

松陽鈔存下

當歸草堂

其次第亦不如程氏分年日程之詳然其謂六經自
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議論之學自
傳注疏釋出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先疏釋而後議
論此是不易之論原第六
十二條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
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
不足徵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耳
今孔子之道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
世亦不能知其詳獨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

述諸經之傳注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
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類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
章楓山謂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
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
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
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信
哉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
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
不知採擇而爲此言耳原第三
十三條

松陽鈔存下

當歸草堂

按問學錄本三條此合爲一。朱子精意每每見
於語類楓山之言極是先生所以謂得語類而益
明也嘗讀陳利夫先生集與周翠渠書云朱子程
子遺書序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焯以是書
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
記者徒彼意耳以是觀之今語類既皆門人所退
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揚呂謝諸公之學而
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錄正當有所
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殆亦文清之意
又曰規模閒架在吾胷中然後讀語類以填補之
使道理益充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
蓋文清及利夫皆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循序讀
書之法固然然某嘗與廬陵王公勉軒論語錄王
至謂更粹於文集疑朱子自加刪定此言亦非臆
度蓋文集尙有少壯未定之論而語類中純者居
多也竊謂學者不可不細加體會不可因文清利
夫之言而忽之

吾邑前輩沈晴峰論清任和之義曰昔在孟子時伯夷
伊尹柳下惠三聖之名與孔子鼎立未有標別而獨
尊吾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見孔子之大為此區別之
論伯夷擔負綱常砥樹名節一讓而父子兄弟之道
立一諫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後來如季札嚴光文天
祥之流似之然世路淆雜利害相攻使人人遜讓以
不犯手為高大事大變倚靠誰人故伊尹一任而伐
夏救民再任而放桐復辟後世如霍光諸葛亮之流
似之然自世之衰也非復三五之時公道半明晦人

松陽鈔存下

堯 當歸草堂

羣半真偽故人情事變亦半起半仆任之不能清之
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量其機解紛調劑救之者半
隨之者半要以濟事安人故柳下惠者未嘗不清不
必激而表其清未嘗不任不必任而處之過曹參丙
吉謝安王旦之流似之人生處世只此三條大路孔
子酌於三者之中幾微中節譬之大醫用藥仍是眾
工所用者筋兩之不同目譬僚之於丸庖丁之於牛
丈人之於承蜩輪扁之於斲輪皆妙在手法輕重疾
徐之間此論清任和之義精矣然清任和與為我兼

愛執中又何以別愚謂清者無我與為我不同任者
有差等之愛與兼愛不同和者調劑於清任之間執
中者膠執於為我兼愛之中故夷尹惠與孔子偏全
之分也異而同者也楊墨子莫與孔子邪正之分也
直為異端而已然則季札諸葛亮謝安王旦之流亦
可為聖乎曰是皆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徒也蓋君
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內又各自有清任和之不同

三十
六條

松陽鈔存下

堯 當歸草堂

網目不載嚴光足加帝腹之事欲學者取其高而不取
其傲也讀淵明詩者不可不存此意原第六十一條
基按文集內有活潑潑齋記言王君夫市有南窗
寄傲扁額先生為改題之因極論傲字之病與此
條相發
包孝肅海忠介可謂不忤不求何用不臧矣卻不免有
子路終身誦之之意沾沾以是道為臧便不足為臧
近世鹿江村孫徵君皆是這一路人惜無聖人裁成
之所以其成又不若子路子路若不是聖人裁成其
病痛亦不止此原第五十九條○按江村諱善繼字
伯順大名人徵君諱奇逢字鍾元前
明孝廉容城人
皆以理學名

先王父之宰靈壽也靈壽別名松陽又爲衡水所經故當時與諸生講學之書名松陽講義而鈔存舊名衛濱日鈔亦名松陽鈔存蓋靈壽簿書之暇所定故咸冠以松陽誌其地也鈔存取諸問學錄日記爲多殆輯其粹語以示後學寔無可增損正誼堂刻先王父遺書四種讀禮志疑讀朱隨筆二書全刻至鈔存及問學錄均有刪節行世既久幾失其真憲業師楊齋楊姑夫遂精性理于先王父諸書最所熟習謂鈔存一冊不宜刪節因全書艱於剞劂同門先請鐫是

松陽鈔存

跋

卷

當歸草堂

書遂相協力三月告成然後先王父闕先聖闢異學之旨朗然如日中天卽此七十五條大旨已具見矣嗚呼手澤猶存淵源莫續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憲于此自勉還自愧焉孫男申憲百拜謹跋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三月族曾姪孫光宗重刊

三魚堂
贖言

望雲仙館

AL 26 2 11 11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嘉善後學孫福清稼亭校刊

閑天原發微鮑甯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

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為易之本明矣節齋

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

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

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

亦本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

節齋又謂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

三魚堂臚言卷一

望雲仙館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

謬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

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位

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

圓圖虛中以象太極然愚意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

之虛置一方圖於內尤足以見太極之虛而實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

事做的是何人這箇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看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靜以養微陽也

於咸卦初爻註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

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

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

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於此也

皋陶言載采采第一箇采字即是視其所以第二箇采

字便有觀田察安

大禹思曰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為嫌與趙充國不

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三魚堂臚言卷一

望雲仙館

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恒衛既從註唐割鹿城置鹿

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邢似

當作邢查一統志可見

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於海此似

其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注亦未之知也

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首不可不分亦

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

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

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

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為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於此

閱威有一德蔡註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得無疑其躡等無序乎細玩母自廣以俠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於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

三魚堂臆言卷一

三

望雲仙館

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誦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騶虞豈發五祀朱傳於庶類繁殖見其仁註疏以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卽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爲

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

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

秉燭遊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於禮有朝聞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荒於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於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於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於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於奢縱

三魚堂臆言卷一

四

望雲仙館

看詩變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變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詩序乃錢罇奄觀銍艾錢以啟土罇以去草銍以獲稻錢又謂之鈹又作鋤又卽雨蓋卽今南方所謂錘也罇又謂之鈹又作鋤今南北皆謂之鈹但南狹而北闊耳銍又謂之鎌錢罇銍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犁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女不日犁而日耒耜見周禮匠人註

疏 按今犁頭鐵器及下種之器名樓者其頭上樓北
人皆謂之鐮然則銚與鐮卽未與耜三才圖會下種器
名樓車

絲衣章朱子既不依註疏釋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尙仍
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
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偽書之易誤
人也

明舒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
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未謬
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
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三魚堂臆言卷二

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員桡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

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惟卿卒日食

三魚堂臆言卷二

望雲仙館

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無日無月者十有四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徧

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商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三魚堂臆言卷二

望雲仙館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蠊皆害物之蟲蜚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變意新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皆是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

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

又杜序云爲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日愆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愆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於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卽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春秋

春王正月之說當折衷於程朱是周正非夏正

吳志尹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謂春秋自王周正若周

三魚堂臚言卷二

三

望雲仙館

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幽風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漢律厯志云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祚十有一月者今子月耳卽位宜於歲

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

亦難以周禮証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

以閏月爲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

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爲正月若史家所載皆

太初時追改非當時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

梓慎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

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

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爲

三魚堂臚言卷二

四

望雲仙館

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杜

註之最差處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

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註疏曲沃卽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爲二縣翼卽絳

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爲一州一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

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

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

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甚遠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稱爲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弑左史以爲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闕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爲王不頒麻故不書王劉炫以爲闕文三說未敢定爲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麻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爲魯司麻似麻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麻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

三魚堂臚言卷二

五

望雲仙館

又以爲麻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尙近看來

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

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尙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三魚堂臚言卷二

六

望雲仙館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於郎經傳可見杜註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立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尙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

而已

閱孔疏論啟蟄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又鄭玄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圓邱者祭天上帝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二百一里若如州虜之屬未嘗加者仍其始封之地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

三魚堂臆言卷二

七

望雲仙館

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抑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

荆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一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註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閱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而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為蕩也然以為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

三魚堂臆言卷二

八

望雲仙館

若以目前之事為不難而旁思橫想浸淫至於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為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於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為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成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於早至於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麻書亡矣漢興以來草

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麻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貴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蒞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王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蒞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 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

三魚堂廣言卷二 九 望雲仙館

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

孔疏以筮短龜長爲卜人假託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以其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

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

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於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於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甯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申生九年弒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証然竹書恐是偽作

三魚堂廣言卷二 十 望雲仙館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著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與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與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於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於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瓊弁禘火事
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
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於汜杜註云是南汜在襄城縣南秦軍汜南

杜云是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汜

水縣土人又讀作已不知何故查正韻汜音凡在覃韻

汜音已在紙韻二字不同 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

城者是地名在成皋者是水名 成四年晉伐鄭取汜

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此汜

祭非彼二汜而以成皋縣東有汜水者以晉人所取當

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已

為汜相亂也 查韻會舉要成皋之汜水音似從已襄

城之汜水音凡從已漢高即位之汜亦從已而音泛曹

咎自到之汜水則即成皋之汜水也 又衛懿公與狄

戰熒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即指為鄭州之熒澤

縣則在河南矣

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闕有白黑形鹽註云白熬稻黑熬

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為然子猶憶李子正云北方

三魚堂廣言卷二

十一

望雲仙館

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種名黃米者似細米
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証之誠然但以律管累黍之義考
之則高粱恐未必是圓當再考

甯武子不肯祀相而子產勸晉祀鯀孔氏疏亦未甚明

三魚堂廣言卷二

十一

望雲仙館

三魚堂廣言卷第二

三魚堂贖言卷第三

閏左傳文元年閏三月哀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
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蠡知春秋時間
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佐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
候最為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
法或欲以歷法証春秋皆見笑於杜氏者矣

文二年孔疏云鄭元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
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
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三魚堂贖言卷三

望雲仙館

甯嬴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已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
相背

晉大夫莫賢於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
杜註士會係士蔣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
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宜德宏治之
繼永樂與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
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於左
右故因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

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玩此一
段可以識政體

閏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
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
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葛蕭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
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為劉氏一句似
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三魚堂贖言卷三

二

望雲仙館

成二年孔疏大路二字草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
蟠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
尊者亦稱大顧命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成六年辨內朝
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
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皋應路外朝
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
之類不看註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

曰沃土之民不材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樂武子善鈞從眾一言與子犯師直為壯之說同稱妙

絕逢滑論禍福楚子囊言君命以共亦是這箇派頭

孔疏許今穎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

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

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

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內鄉縣皆是楚

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為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

國之勝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於

三魚堂臆言卷三

三

望雲仙館

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

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

耶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澀或誤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

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

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繫連忠字此是王伯之

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

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

足外反為遺漏此又是學問疎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

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卻是二件

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

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

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

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人有以

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愚意此

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宿有變其驗恆在某

國遂定以為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

三魚堂臆言卷三

四

望雲仙館

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

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襄九年左傳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

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

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

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澀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

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監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

西

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
少量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崙之戰晉車
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師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
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
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為二軍然其作其
舍不見於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此處文法
亦甚蹇澀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
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
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 又秦后子十里舍車
終事八反亦蹇澀
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置吏異於周禮五人
為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於此
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其臣
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
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為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

三魚堂臚言卷三

五

望雲仙館

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為聖人云此聖字與周
禮知仁聖義中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
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僂蹇知其決不
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窘而然

襄廿五年楚為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瀉鹵數疆

潞規偃豬町原防牧隰暴井衍沃賈逵以為此九事是

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

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

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

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

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

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於是歎子產之善用

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為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

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析

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於思深矣

三魚堂臚言卷三

六

望雲仙館

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蘭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雖我一故邑尚不得主之况邾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

以外爲在邾殿之外覺費解

三魚堂贍言卷三

七

望雲仙館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末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爲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爲掩至於被戮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於高疆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三魚堂贍言卷第三

三魚堂贍言卷三

八

望雲仙館

三魚堂臆言卷第四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則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

三魚堂臆言卷四

望雲仙館

也此一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 又露其體下即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 申豐論電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為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電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電不是盡由冰亦政失所致也吾於此知所

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一隅之見而不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於此知古人之燮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於施氏滅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

三魚堂臆言卷四

二

望雲仙館

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惲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自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為吾土眾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

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孔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碑竈所論陳災孽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是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為禍最速觀於變高陳鮑之事可不懼

三魚堂贖言卷四

三

望雲仙館

哉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日甯我薄人同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蓋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孫叔穆子不肯行賂於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於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為何物疑即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

豉秦漢以來始為之

昭二十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註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

三魚堂贖言卷四

四

望雲仙館

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昭二十九年孔疏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奔郟又奔隨疏云郟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於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佃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

楚之東也。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尙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爲安州。春秋時爲鄖子國。闕辛爲鄖公。卽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鄖陽府鄖縣百廩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鄖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

三魚堂臚言卷四

五

望雲仙館

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爲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其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三省通鑑註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三十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袁元年傳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

以井衍沃。牧隰皋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爲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註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觀董安于不能免於晉。襄弘不能免於周。春秋之末。至於如此可歎哉。

陳乞僞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嶮巖。滄塗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三魚堂臚言卷四

六

望雲仙館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則以爲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爲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爲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耶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

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註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邶成公遷帝邶則在東
郡濮陽則朝歌已爲狄有後又入於晉然疏未明言

三魚堂臆言卷第四

三魚堂臆言卷四

七

望雲仙館

三魚堂臚言卷第五

看張爾公大全辨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強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在官街上差子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有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甯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三魚堂臚言卷五

望雲仙館

闕黃太冲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營主敬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外乃澄然未發之體因蔽斂而不忍因仁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於然

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請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朱崑友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

三魚堂臚言卷五

望雲仙館

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消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渙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於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

魚裳兄弟來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於公謂

苟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首肯之
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
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
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

講論語序說辨孔子始生之日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
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
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
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
八月是孔子生日為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

三魚堂臚言卷五 望雲仙館

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
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
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
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為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
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通考吳氏程取索隱之說
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當
再考大抵以為二十一日生則當是己酉歲生七十四
歲以為二十七日生則當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
宋崑友論人不知而不愠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

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
不知而不愠也

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
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
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
二章有別

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
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政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
知之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
遠慮只救得一半

三魚堂臚言卷五 四 望雲仙館

評奚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
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即是一貫
道理
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
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
之何云未見張箕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
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感而云非竟以為空谷足音

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
尚不能以信諸已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
當合看未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
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且暮遇之尤妙

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拈

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
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
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
者

三魚堂贖言卷五

五

望雲仙館

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於義發出來

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於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節目

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

信最難

漆雕開已見大意而能謙退精進所以子說如陳清瀾

學語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象

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

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不貳過之境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
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
過正亦是貳過

張篔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
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
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
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篔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
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攬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為
境遷為物撓為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

三魚堂贖言卷五

六

望雲仙館

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

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

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

達克已復禮篔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

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

曰既竭吾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

集註所未及

博施濟眾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

見體用之妙

去子三月九日

亡而為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此此二
種人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悅人
看讀書錄見支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
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闕席人衣做縕袍童文見包孝肅海忠介猶不免以是
道為賊

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
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與席生講克已二字云已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入於
三魚堂賸言卷五 七 望雲仙館

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顯能隱有
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氣質或生於習
俗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危

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
大而無外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入於至小
而無間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隨時隨處隨人
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缺欠便非所以報知已今日有
一毫欠缺他日便難保其無欠缺此即伊尹一夫不獲
時予之聖耕莘樂道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

此見得未能行得漆雕開所未信者亦是指此境界
寶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
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
看得最好

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
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
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
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
三魚堂賸言卷五 八 望雲仙館

綜核之治真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
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
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
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為事則是名家之所為一法
立而一弊生其為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
看

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註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
為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為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春秋之未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

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朋友切切惻惻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惻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惻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

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沉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

三魚堂贍言卷五

九

望雲仙館

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未得仁陽明病癰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為先覺者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於天便

由於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不怨不尤之義真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於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為久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三魚堂贍言卷五

十

望雲仙館

或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或疑敬字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淄而與之相為謀危矣非為所誘而不知則曰角勝而已故夫子告之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此為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闕子張問仁節曾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其非所謂一
乎仁則一矣

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寧是執拗一流勇與剛
之分亦如此

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閱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
牆最妙乃知牆如中庸之言綱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
錦綉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
易講牆字要求著落猶由之瑟章堂室字須有著落也

三魚堂贍言卷五

士

望雲仙館

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三魚堂贖言卷第六

天命之謂性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箇明字內

李厚菴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拙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看中庸喜怒哀樂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於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

三魚堂贖言卷六

望雲仙館

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偽之相去天淵

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在物為理即達道也處物為義即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蓋道與德分

言之則為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

為靈邑諸生評中者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見其多云虛能生實予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專為此

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尙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天命率性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可如此分配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三魚堂贖言卷六

二

望雲仙館

李厚菴講不行不願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講以人治人見雲峰胡氏日以眾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眾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即要是徹始徹終者

厚菴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鈞而

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伐天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

此此其所以為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孟子養氣即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末交

相培養

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即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

到一分便是義襲

薛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

三魚堂臆言卷六

三

望雲仙館

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

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

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

志少慾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云疆

以周索疆以戎索及焉掩牧隰皋井衍沃可見又周禮

載師註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園中什一者恐亦是

就滕之地形而言

李見羅云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漢此言甚好然卻

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貫

言之則一箇秋陽江漢實萬箇秋陽江漢

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

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

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為良知家所借藉

鑿與不鑿其辨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理未易明白

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夷尹惠

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問廳夷尹

三魚堂臆言卷六

四

望雲仙館

惠皆在中一間但畧有些偏若楊墨則偏在兩旁著壁

去了

孟子云仁人心也是指仁為心象山是指心為仁

仁義禮智四者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

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為禮及其成則為義既

成而藏則為智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

仁義禮智皆在心

先立乎大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專以持志講此

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與學生講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余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及哉但學之當有序

閱聖人百世之師章文想親炙二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

闕大全養心莫善章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眾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

三魚堂贖言卷六

五

望雲仙館

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峰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

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是寡欲即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即在求放心內孟子於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即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由堯舜章末二句與好辨章吾為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時守先待後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三魚堂贖言卷六

六

望雲仙館

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前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探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為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讀太極圖說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即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

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章薛文清講動靜陰陽最明講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查呂涇野集有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即道之妙於無知道之妙於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

三魚堂臆言卷七

七一

望雲仙館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即所謂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學部通辨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閉念臺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

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而未詳即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闕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卻括盡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與

三魚堂臆言卷六

八

望雲仙館

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於前是即定性下手工夫也

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爲天地立心一條皆正

蒙所無儒宗理要卽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於拾遺丙
葢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
防之於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

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
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
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三魚堂臆言卷第七

莊渠遺書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迨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

三魚堂臆言卷七

一

望雲仙館

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唐荆川編諸儒語要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析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章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峰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九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鵬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九西川未詳其爲何人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且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皆傳於世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氣浮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

三魚堂臆言卷七

二

望雲仙館

卽思歷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卽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已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卽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東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

三魚堂臚言卷七

三

望雲仙館

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斷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於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葉訥菴諄諄以躬行爲重論學不以陽明爲不是出衛

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亦微向陽明者寤言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踏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勢又云學者未能中行甯爲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爲剛毅木訥此皆名言

三魚堂臚言卷七

四

望雲仙館

陸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畧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卽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冲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張幹臣困知記序云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既也以禪之實纂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闕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較對困知記見整菴論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

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
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
氣無縫隙之論矣此一段說得最好與整菴別處論理
氣不同余前疑文清之言未端得此豁然

容城孫奇逢字鍾元理學宗傳一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
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
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

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
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
三魚堂賸言卷七 五 望雲仙館

人不受嘽蹴雖皓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
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
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本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
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嘽蹴
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
真金不淘不淨近之論心學者知之何競指眾人見在
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卻似以心為
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為主而以心從之 又見錢
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

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
於典要泥於思為變通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
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為吾儒者僅
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
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
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
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
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言無忌思
思王氏與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做陽明要書例摘而辨
三魚堂賸言卷七 六 望雲仙館

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腳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
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於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
之於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於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
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南元善字大吉湖南人陽明座師問學
遂列弟子列徐珊師陽明舉鄉試未南官以心學為
問陰以問陽明謂讀策問歎曰吾烏能味吾知以作時
好耶不對而出問者難之日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
陽德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
像懸於室

黃太冲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慎獨爲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

三魚堂臚言卷七

七

望雲仙館

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曰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爲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汪荅文與計甫草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貶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卻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 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張瑤山文集內有王山澗響一種其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揆覽之服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

遽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窮山盡處乃可天單提良知既爲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淺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三魚堂臚言卷七

八

望雲仙館

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聖希賢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腳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波靡如水上市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子是以因山徑之旣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

况不如康節者乎

篋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必分知行為二且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能於我矣與前言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

三魚堂臚言卷七

九

望雲仙館

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開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篋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又有一書言宗儒語畧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篋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

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者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閱張篋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驕吝為器小為執拗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為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其論最快

三魚堂臚言卷七

十

望雲仙館

篋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篋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

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

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

三魚堂臆言卷第七終

三魚堂臆言卷七

士

望雲山館

三魚堂臆言卷第八

關學部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
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
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
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
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
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
心內究竟則一樣 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
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三魚堂臆言卷八

望雲仙館

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
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

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譏之者為刻不知管夷吾之
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
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
時而以朱子為楊墨以孔子為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
吾豈能為之解耶

真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
放於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云以理論氣者濂

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
精

黃太冲學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
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
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
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為興起之師
則可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冲尊之太過所以多
費周旋

三魚堂臆言卷八

二

望雲仙館

高忠憲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
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為太虛中所
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此一條大可理
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
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
於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
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
也故中庸贊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
體

閱紫陽通志見高彙旃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逸又刁
蒙古寄巖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
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
於景逸贊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錄訓蒙諸條
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汪學聖字惕若
皆有志於學而以梁谿爲宗者

閱顧涇凡與高景逸論學問當從狂狷起腳書此其病
根看薛方山考淵源錄序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
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

三魚堂臚言卷八

三

望雲仙館

二法哉方山序中旣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爲調停
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言象山
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
之說亦屬調停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
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
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 第二十卷劉
涇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
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呂涇野集有云衡有銖兩鈞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

則不可得而辨矣五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

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猶
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顏子之父母不

悅於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
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

平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卽一貫與愚向所見
不同又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焉魚見之

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焉魚見體用顯微
皆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言又云禹之導江河在拜昌

三魚堂臚言卷八

四

望雲仙館

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在求其
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訶言參之三省說得真妙又
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
告顏淵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
條可見約禮卽是一貫予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
校主字質疑因思程子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云性
卽理也此處宜將大學或問中所云心雖主乎一身而
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

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合看方明仁義禮智皆心之用管乎天下之理者也

閱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的事

鹿江村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行惟恐有間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子路當日亦是這箇氣象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

三魚堂臆言卷八

五

望雲仙館

看學部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說論顏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以六經爲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註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

也

閱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疎淺

黃大冲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卽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

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菴西理

三魚堂臆言卷八

六

望雲仙館

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陳遷鶴言閩中從來不染於姚江之學惟一李執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

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真明鏡一是含糊之鏡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

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徒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偽之心進而有為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為學豈知此也哉

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詖嘉隆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後其詞邪至今日其詞遁

日求去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於欲根未盡一則起

三魚堂贖言卷八

七

望雲仙館

於習氣未除一則起於見識未真

一篇朱子行狀卽是一篇太極圖說一篇太極圖說卽是一篇朱子行狀

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天下道理只得一箇旋相為宮之法在醫家則謂之君臣佐使

大人言能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於童子之耳子因悟聖人言忠又必言恕蓋能盡心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衰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三魚堂贖言卷第八

三魚堂贖言卷八

八

望雲仙館

三魚堂臚言卷第九

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讀

綱目序知伯之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於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

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

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注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

三魚堂臚言卷九

望雲仙館

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

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

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

元所親生觀高帝七上年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

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

非禮恐亦未考

漢武綱目跡弛二字跡是跡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

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注不甚明

綱目雖極與嚴光然不載足加帝腹之事蓋不予其傲

也

閔桓帝延熹二年綱目趙岐為皮氏長以宦者左悺兄為河東太守恥之即日棄官而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

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玩綱目言孔北海才疎意廣只是大綱好細目未盡

看國語三川震篇因思後世地震之變多矣不必皆也伯陽父何以知幽王之凶大抵天變與人事相參人事

不爽天變偶至不至於凶如元氣壯盛之人偶感風寒也人事既壞天變又至其凶必矣如元氣衰弱之人復

三魚堂臚言卷九

二

望雲仙館

遭風寒也觀其言周德若二代之季可知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

以度罇本肇未設象者立為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

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眾寡言人

有眾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

合各有度焉罇本肇未以事之本未言事有本未難以

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

焉是皆所謂權也

國語夙沙釐云吾委質於翟之鼓非委質於晉之鼓也

章昭註云質體也左傳孤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史記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瓚注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理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索隱謂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

公孫宏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為之解

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閭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

三魚堂臆言卷九

三

望雲仙館

閱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李斯傳以督責為王道以申商為聖人何異指鹿為馬

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註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郭解之謙讓只是一箇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讀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閱漢書鼂錯傳峭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峭刻

便成病痛

蕭望之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漢書儒林傳敘易獨詳而於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書自伏生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其何故

漢書循吏儒林二傳學者不可不讀

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

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於誅郭解之下

三魚堂臆言卷九

四

望雲仙館

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閱黃子鴻所訂晉地理志於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

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厯城朝陽著土鼓於

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

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概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

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

皆有北海郡今宋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

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宋

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
疑卽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
今當於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厯城朝陽著土鼓於
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
卽罌祝阿五縣於其下其考証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
查之其言濟南當有厯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卽罌當屬
北海見於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之
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註云濟南祝
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
齊師遷紀邢郡部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雪城則北海
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 查子鴻草木原云宋志濟
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
子鴻言晉書地理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
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爲亡
一郡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御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內
落高昌一郡戊巳校尉戊巳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亦
查魏書校正

葉石君言晉書李特載記中舉字音觸諸本多訛作二

三魚堂贖言卷九

五

望雲仙館

字隋劉炫與牛弘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
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
黃俞邵言元史之疎畧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
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疎畧如此豈非
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遂不及詳慎與 元史不作
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做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
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與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
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
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爲一代當考
看元史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
次焉者王鶚之於闊闊蕭對之於字朮魯獅乎
傅掌雷明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傳張居正
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其識甚卓

三魚堂贖言卷九

六

望雲仙館

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
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萬
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
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

伐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
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為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
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莊渠
甚無色

明書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
極

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卽唐之租有均徭卽唐之庸有
里甲卽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徂與楊
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總入夏稅秋糧之內

三魚堂臆言卷九

七

望雲詞館

三魚堂臆言卷第九

長才 卷九 九

三魚堂臆言卷第十

閻陞梓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歟嘗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并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河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海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陰見言

閻梓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赤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赤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赤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梓亭此圖大有功於學者

三魚堂臆言卷十

一 望雲仙館

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梓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似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於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周也

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到欽天監會邵武峯談歷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於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為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為圓體此為獨得而孤矢算法亦勝

三魚堂臆言卷十

二 望雲仙館

於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曰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曰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日亦當出寅入戌與武峯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爲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鑿然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有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當再叩之

天原發微載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此段未知按

三角堂臆言卷十

三

望雲仙館

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閻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爲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下源至元學士蒲察篤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三千餘里而或以爲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誤也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甯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弘治時巡撫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

三角堂臆言卷十

四

望雲仙館

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弘治以前之事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啟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三魚堂臆言卷十

五 望雲仙館

曾剖析孰非孰是 季馴云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曆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園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曆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東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

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曆十六年惟見嚴閘禁築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為但其始終不主開加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

三魚堂臆言卷十

六 望雲仙館

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註 王亮士疏濬未議一篇專論濱海形勢即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謂范公堤名場場分即於堤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於其中也東為鹽場竈戶居之西為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運鹽港河以達於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

義有二一爲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舫難於轉運
一爲高寶興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瀾漫毫無阻
隔上水易洩涓滴不蓄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湖泛漲
斥鹵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
閘以達港而入於海是卽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
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場惟供燒剪不蒔禾稼是以
不厭海潮故范公惟於堤上閘口各立水簾而不閘閘
下之港與河也今草場旣於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
官之草場盡爲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
不實爲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
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脉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
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
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
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興鹽而盡其未盡者分
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
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
沙土堅硬更其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
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卽因沙以得名故海口

之間無與於疎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匯聚於安
東對面之馬邏達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
一帶處所入海欲於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
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又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隄鳳泗淮陽民情僉
同若議築翟家壩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爲力爭
謂與彼地不利查萬厯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
後盱泗皆樂豐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常三省疏
中若非當年赫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
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於私販又將石工未及
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
又議用災民舂鍤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爲一工派於泥
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
女及老幼定爲一工派於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
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跛癯殘疾難資
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絢索踣擊之工亦止給以米
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爲犒勞壯健鼓舞工作
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卹而共飽

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爲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
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
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論限
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
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
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
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數

三魚堂臚言卷第十一

太倉王石隱刻說文論正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成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諸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梓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陸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部通辨一書孫北海亦從翼王借得韓元

三魚堂臚言卷十一

望雲仙館

少徐彥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甯人其尤也顧甯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梓亭確菴當襲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梓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胡敬齋集三卷目錄自第五葉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不載此書卷首有明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于生書託其於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

類伊洛淵源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於書亦得之難如此

翼王言錢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於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於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於嘉定而及於虞山也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託名於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卒使叔達為之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時張公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

三魚堂臚言卷十一

望雲仙館

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為言於張公者牧齋適別有一事于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己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于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為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於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甯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者余言陶菴之學間入於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闡壇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

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甯得學部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於治者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為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名也

吳淞江之白鶴港南有宣聖衣冠墓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為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

三魚堂騰言卷十一

三

望雲仙館

葬於此循其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為啟聖祠祠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為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即宣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為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於此其小者相傳為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曆時陸古堂傲闕里像為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為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即纂廣輿記者

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驚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說得明白然曾意卻是要調停於朱陸之間曾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我雪贊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為振為瑾為忠賢而忠賢為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室有藏甲如產祿南

三魚堂騰言卷十一

四

望雲仙館

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澹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為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沉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為蕃武再跌而為訓注往事可鑒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寒責耶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湛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忠禮樂志論差為有用文字

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弘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爲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田一偽羅念菴祠田記李維楨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陳眉公袁石公等書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編衣素鳥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

三魚堂贖言卷十一

五

望雲仙館

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常熟志修於嘉靖己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人物當以吳訥爲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又非關於世教不爲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

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於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邑人鄧鼓

古微書者華容人孫穀纂古讖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庭氏爲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

三魚堂贖言卷十一

六

望雲仙館

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以帝王至貴而隱氓名泊猶若此而况於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爲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因史以証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敏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則稱或曰

齊東野語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

字音義一段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
 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
 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土語言可復
 也克已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為恢復
 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
 書復歸於臺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
 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
 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
 音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

三魚堂臚言卷十一

七

望雲仙館

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
 切者覆疇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
 左傳君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
 義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
 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
 雞不能伏鷓鴣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
 也前五行政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
 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

汲此二句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
 易局於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
 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江陵答大同巡撫賈春宇曰俺答既死彼中無主爭王
 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幾處靜以俟其自定
 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已然
 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為主持致滋仇怨也此
 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為
 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眾
 共推服能效順者當主之

三魚堂臚言卷十一

八

望雲仙館

妹婿陳耐菴好學不倦藏書甚富余為顏其堂曰萬卷
 嘗云窮達天也若不讀書便不識義理不識義理何以
 為人余首肯其言
 魏承叔禧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
 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
 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
 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
 相攻矣為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

已又蔡忠襄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灑北宋以來儒者之恥於此二文可窺其學孫北海禹貢山水攷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

汪荅文鈍翁類稿有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恆皇皇焉不能自主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憾今之君

三魚堂臆言卷十一

九

望雲仙館

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育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遜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爲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齊治生爲急一語

鈍翁類稿內有王西樵傳載其所作偽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偽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

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徵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贗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

三魚堂臆言卷十一

十

望雲仙館

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氏論最有功於詩注載之集中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於豐坊也

又云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遠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寮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爲弟子也卽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節使在內矣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

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窳遠難以臆斷也

讀張文潛集喜其論漢曰文帝之所以裁絳侯者乃所以深愛之宣帝之所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害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悅是先攻其堅故天下亂憲宗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論魯仲連曰孔子請討陳恆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起日起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主少國疑眾情未信時之所深忌子產所以欲焚載書論商鞅曰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有賤丈夫焉

三魚堂臆言卷十一

十一

望雲仙館

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又喜其譏司馬遷之反覆詳敘毒政判軻寶嬰灌夫之事又論邴吉曰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吉當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與論趙充國

云武帝戰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唐太宗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勝之而未可以無患故與之臨渭水而盟其後李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衛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句踐與范蠡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至稻蟹之變而遂起而不疑此卽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泊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更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

三魚堂臆言卷十一

十一

望雲仙館

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則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伏人之道小矣漢高偽游雲夢雖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徒繼踵而起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治術則引老子曰將欲翦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裂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比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三魚堂廣言卷第十二

性理朱子論讀書法曰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裏思
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
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
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
而精思愚闕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
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

張瑤山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
好是李杜徹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此等議論
大有益學者

張江陵作呂豫所諱調陽墓誌云公為人外溫而心辨
中毅而貌和於事响响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
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
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嚶嚶小曹參而卑丙吉
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
其身則殊不然豈呂公之為人亦非中正之道也 讀
其辛未程策論泊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
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

三魚堂廣言卷十二

一

望雲仙館

法後王則過矣

開成尺叔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
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一變為七音若喉舌唇齒之音
卽止於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
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
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尙不可定而可定其爲
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爲
牽合無疑此論實聞所未聞又相與面論三十六字母
宜剛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

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
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
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但聲
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
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
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尙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
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
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卽在詞曲之中矣 辛酉
十一月閩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

三魚堂廣言卷十二

二

望雲仙館

之律呂

真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為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世遠道散為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間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為迂闊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三魚堂謄言卷十二

三

望雲仙館

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眾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尚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彙進蔚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好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於甚而後治

之則所傷實多

宋崑友言我輩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為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為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賓朋家備問清田軼事如埋金發掘俱正統時戶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為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為青田表白不可不知

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傭子集中有有用之文

二魚堂謄言卷十二

四

望雲仙館

泊小貞借宿於蘆花菴菴臨泖濱僧心遺指菴前之泖云此為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為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為圓泖蓋卽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於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峯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 又泖塔僧漢輪云青浦北捍山有橫泖為三泖之一在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為長泖此說近之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鑿為半月形

含軸其中亦有於小橫木下爲兩足以含軸者此卽考工記註所謂伏兔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蘆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呂涇野送黃廣泉序云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囹圄以爲靜過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慎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爲炯戒

涇野浩齋詩敘云自孟子後漢時董汲陳鄩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信問閭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涇野又有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於身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

中學者之病

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梁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粳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更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然予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爲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爲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黑白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庭中所產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梁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觶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之用湯卽古太羹之意用茶卽古元酒之意

湯潛菴黜淫祠疏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鯀寡一是不畏強禦君子之待幽明一箇理

羣芳譜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爲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漢唐註疏覺少源委如指飯黍爲稷及

蔣鄭風之茶與邨風之茶看作一物皆是疏處

閔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竊思頑是最可
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愚我誇我我涵養稍不足
忿疾便生

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
二語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
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
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意而月川先生一團

三魚堂贖言卷十二

七

望雲仙館

誠意如春氣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
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
厚和平之意在所以後來雖危而不至於嬰禍

閔潛確類書見其載滹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真是無頭
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爲言茂也此書乃引之以
証三泖之泖尤誤按泖字疑本作卯因在正東而言晉
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也後人於卯旁加水耳蓋三江

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
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陳端伯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

唐夢賚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未幾童子病病
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耳邵子昆言有入生而能言
其前生事余因憶樗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
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此最足破愚俗
范浚蘭溪人即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尙存

三魚堂贖言卷十二

八

望雲仙館

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爲何人今見婺源志
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稱陽節潘氏志則稱節齋
錢塞菴名士少受業於顧涇陽嘗手輯涇陽十書其居
喪最盡禮以家禮所載與朱子平昔議論多異同作家
禮考証一編二書惜未得見

偶閱大學衍義補歷象法二卷見邱瓊山取詩十月之
支注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注蓋瓊山亦未
知二說之一也

三魚堂贖言卷第十二終

先舅祖陸清獻公贍言一書先君子刻於家塾年未久
遠而收藏不謹板多滲漫麟恐先君子訂正苦心從此
湮沒因重加修補行世至是書卷帙無多而微言大義
燦若日星自宜爲海內所共寶麟也不敏何敢贊一詞
乾隆十五年秋七月望日甥孫陳寶麟謹識



經指

要

書言學

傅彦彬



光緒丙午
長夏校刊

序

吾鄉楊文定公當康熙雍正乾隆間以名儒而為名臣所著易詩四書劄記程功錄均著錄 四庫乾隆五十

八年邑人葉文學廷甲刻楊氏全書三十六卷武進臧

文學鏞堂為之編校嘉定王侍郎鳴盛餘姚廬學士文

昭序之咸豐庚申板毀於粵匪之亂印本亦僅有存者

武祥幸得一帙屢謀重梓未果全書第九卷為經書言

學指要臧文學謂公學問大指不出乎此又因公於雍

經書言學指要

序

一

正十三年嘗自為弁語刻於滇故信為公得力之書武

祥以此書篇頁無多爰先刻於叢書中以為重梓全書

之嚆矢焉全書王侍郎序云公嘉謨讜議皆其立誠居

敬之所發讀公自序此書示學者當知分別貫通之義

以誠敬為立體以精義集義為致用書中首揭希天之

旨謂下學立心必以闇然為己為默契天載之基蓋人

得天之理以為性因各就其性之所固有以盡其己之

所當為所謂義也學不知為己即不知有義日以外誘

奪其本然甚至肆欲妄行無所忌憚而天性失焉聖人

之教人也責之以无妄之誠示之以主一之敬使之戒

慎恐懼一於為己不敢踰於己之外亦不敢款於己之

中而義行義行則事有所制故其所為皆守所當然順

所自然而無一毫自著於外之私其闇然之心即至天

下平而仍歸於為己斯義理渾於無形而極無聲無臭

之妙矣故公於書中一以誠敬為行義之本援引經語

以為指證而特於乾元之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發其

經書言學指要

序

二

語意謂乾始萬物乃其本性雖能利物而不自知故相

忘於不言此實示學者以希天之功而為言學之要洵

乎為公得力之書也方今

朝廷盛意興學作育人才豈不欲多得立誠居敬如文

定者以收嘉謨讜議之益而乃異學爭鳴蔑視聖教以

綱常為束縛以禮法為拘牽浮誕囂陵反誠敬而為恣

妄是豈

國家所欲得於士而亦豈士所當以自處者哉孟子言

邪說波行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狂
瀾既倒誰能挽之雖然世運循環剝極而復必有不得
不返而歸正之時而其時大義微言哀息殆盡學者追
溯聖學無所師承倘此書幸存則顯而易知簡而易行
返躬卽是無俟他求必將以此爲先路之導矣文定曾
孫雋凡太史景曾撰余高祖敬齋公傳云先曾祖文定
公與先生友善京邸晨夕過從又余曾祖玠堂公守一
齋筆記有文定公孝行一則并云與先君子爲理學交

經書言學指要

序

三

則楊氏與寒門固累世交契而余高祖所著之述聞錄
敬齋偶存錄竟軼不得見武祥既嘆家學就湮而又冀
正學之復興也於是編謹識之蓋有深慨亦有深望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夏五月邑後學金武祥

賢良祠傳

楊名時字賓實江南江陰人康熙辛未成進士主司李
光地深器之既選庶吉士遂從光地受經學詣益精遂
聖祖特命以檢討督直隸學政保定守違例阻童子試
劾罷之法肅令行士心悅服連丁內外艱服闋 召還
京直南書房

聖祖欲試以民事特授直隸巡道屏絕餽遺墨吏無倖
免者而治獄則一歸平恕遷貴州布政使巡撫雲南時
經書言學指要 傳 一

調江南浙江官兵征西藏少次名時捐貲建屋以處之
申嚴軍紀民用不擾滇舊苦賦役不均至是按田攤丁
盡除州縣私派之弊祿秩有餘皆以充公用吏罷職貧
不能歸者貲遣之

世宗眷禮甚厚連擢兵部尙書雲貴總督吏部尙書皆
仍管巡撫事雍正六年坐事落職聽勘承訊官多所摺
摭或謂禍且不測名時處之泰然賴

世宗知名時素守所擬罪皆寬免閒居滇中六七年未

嘗一日廢學

皇上嗣位卽諭原任尙書楊名時爲人誠樸品行端方
宣召來京陛見乾隆元年二月授禮部尙書領國子監
事仍直內廷侍 皇子課讀名時雅志以明道淑人爲
務舉所知七人分司教事中多逾格者

上悉從之太學諸生雲集彬彬共興起矣未幾卒 特

加太子太傅子祭葬諡曰文定名時踐履篤實講論經

旨多所得歷事三朝終始一節晚而受特達之知榮

經書言學指要

傳

二

哀異等尤爲儒臣僅事云

經書言學指要

江陰 楊名時 實寶

經書言學處當知其分別及貫通之義乃可以切實體驗得所指歸不為入耳出口之空談大學言明德論語言仁中庸言誠不可不知其理之為一也經書言存誠言敬言脩德言存心不可不知其功之非二也言格致言講學言博文言擇善知以啟夫行此為精義之事言誠意言遷善改過言約

經書言學指要

一

禮言力行以踐夫知此為集義之事凡其名目條理屬誠敬者為立體屬精義集義者為致用固非混淆而無辨亦實交資而互根必講之熟而知之明斯不至貿然於學術所從矣五經者道之源易又五經之源也易冒天下之道而乾坤為易之門不知天德則學無從起夫子於乾之初二三爻坤之二爻盡示希天上達之道而復特發乾元純粹精之德志於學者舍此奚求焉近奉 旨頒行

性理精義一編於天人理學源流序列燦然實為學者津梁名時昔與纂修略通大意茲舉夙聞於師說者標揭數言庶讀是編者益易於尋求原本灼見端緒他日博觀經史探賸窮微亦有據依耳
乙卯仲春江陰楊名時識

學以希天也

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論語之時習志學者此

天德誠而无妄

經書言學指要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純於仁之謂誠

乾二爻言閑邪存誠在三爻則言忠信以進德是心之誠也乾二爻言言信行謹在三爻則言脩辭脩省非脩飾也言願行之立誠以居業是事之誠也乾畫一實則誠心與事皆誠內外一於誠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於誠以體乾盡此矣而存誠以進德之功則在乎敬以直內心主乎敬則誠存立誠以居業之功則在乎義以方外事準乎義則誠立

省察屬知是精義克治屬行是集義

其蓋一虛則生敬敬以涵義義以敬行敬義夾持而德不孤則全乎天德之誠而與乾同其大矣

乾動也直坤順之而亦直直以為方而成大君子體

坤而直內方外根於天德故通徹而無二夫子言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分內外不分動靜坤六二小象傳曰六二之

動直以方也則敬義俱應在動處言存養屬敬省克

屬義朱子所謂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是也謂靜

經書言學指要

三

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乾坤本渾然合體

君子之下學而上達豈有天人之間哉學者希聖以希

天其階於是乎在得其階而日躋焉夫何遠之有程子

解直方大敬義立而德不孤之旨曰敬義夾持直上達

天德自此旨哉斯言發明聖學之指要不亦確而至約

而盡乎稟之下學立心必自闇然為己以為默契天載

無聲無臭之基君子之存誠立誠進德脩業惟具不易

世不成名邈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可行憂可違與潛龍

同其體段度量者能為之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以

之為託始要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

學斯有王道一根於天德之誠乾元始萬物能以美利

利天下乃其本性性分如此離資始別無事職分及功成事

已歛歸寂若之中不自知其能利物而相忘於不言

言所利則喜聲名嗜臭味涉於人為之私不可謂之

純粹精矣

故論聖德以無名為至論從政以不貪為美

經書言學指要

四

欲仁得仁只是完性分所固有盡職分所當為非干

譽也非望報也干譽者為名期報者近利皆未免涉

於貪也仁者之心何有乎

與不言所利之義同若隱怪之有述後世易震其奇異

而啟慕尚之心霸術之取效一時易動於功利而生歆

羨之志求天德之真者可無嚴辨乎

敬義立而德不孤一句盡傳心之要學一偏即有病堯

舜欽明恭讓敬温恭允塞誠惟精以察之精惟一以行義

之由實肇啟執中之傳暨禹之祇台德先敬克勤克儉

湯之以義制事義以禮制心敬文王之敬止敬武王

之敬勝怠義勝欲干聖百王有一致而同歸者濂溪周

子申其指曰誠無為幾善惡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蓋敬所以存誠而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則謹幾而從事於義之功也先儒因是有

存養省察克治之說存養屬敬省克屬義初無二指也

存養二字雖本於孟子存心養性但孟子所云存養

經書言學指要

五

兼敬義言先儒配省察克治說則以存養屬敬矣山

木章引孔子所云操存亦渾言之兼敬義在內

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必須敬而後能誠敬與誠

連說處多如忠敬敬信忠信篤敬之類皆連說原屬一

套工夫緝在敬字內凡四書所言總不出敬義二者大

學言知止有定而能靜能安能慮能得

自十五入大學即以明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為的而

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也心之靜且安外誘

不入內欲不萌神凝氣斂瞬息有存所謂居敬以持

其志也慮謂格物致知由定靜安而能慮所謂志立

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也得謂

誠意而意誠以後之事誠意正心修身由家及國措

之天下以一敬為主而隨時省察益精益密喜怒之

發好惡之施無纖毫之不當於義矣

論語第二章以下至賢賢易色章

皆言培本根養誠敬而後及於講習義理文學之事

經書言學指要

六

君子不重章

重威敬也忠信誠也改過義也

夫子自叙平生由志學而立

聖人亦以立志持敬為基本也

不惑知天命耳順

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之事自十五以後從事

於多聞多見學識問思發憤則至於忘食心得則樂

以忘憂如是以迄於老而不自知三句歷述其知之

所至知日精而造於極則行自隨之以進而造於極
矣凡所謂致用利用崇德廣業已悉在其中
從心所欲不踰矩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義理渾忘於無迹順帝
則而不知與天為一矣

不虛富貴不去貧賤

操斯警覺不使本心汨於物欲辨義明而守義堅也

終食不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

經書言學指要

七

主敬純而存養密察義益精踐義益熟矣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廓然虛公敬之體因物順應義之用

一以貫之章

曾子之精察力行從事於精義集義也夫子示以主

一之旨揭誠敬之源則所見益徹所行益篤而得其

宗矣忠屬誠敬恕所以行乎義也

曾子隨事精察力行全以實心逐一

如原泉屈曲流注晝夜不舍但未能一往無滯
臣子南以道之全體大用示之聞言之下心豁神融

知一本之無不通萬殊之協於一自此研幾應變殆
所謂自得而資之深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矣非前此
未嘗務本至此始知從事於本也流水有本故盈科
後行學者務本故成章能達君子以忠信篤實得傳
至教非明微歟

默識不厭不倦

心存而與義理相契自有日新不已之功也

修德誠講學精徙義改不善集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志既定而持守有常存養無間且加玩習陶淑之功

身心內外與理為化敬義有交資互養之益矣

經書言學指要

八

文精行集忠誠信敬曾子召門弟子以下五章敬慎守身

設齒全歸操之於容貌辭色歛之於虛受忘怒措之於

宏濟艱難歸於全心德而盡性命

兼該敬義而以敬為基抵始終

博文約禮

志氣清明以窮理敬以精義也恪恭退讓以行禮敬

以集義也

如見賓承祭敬不欲勿施義告司馬牛三章

皆敬慎存省之事

諸想不行

誠敬謹幾之學

忠信敬之屬 徒義義 質直忠敬之屬 好義義 察言觀色

敬以辨義也

慮以下人

歸於敬而虛也

從遊舞雩章

經書言學指要

九

主一不分去惡懲忿

問成人章

知廉勇知行之事文以禮樂以莊敬和樂密存養之

功也

不億逆而先覺

誠而明也

學識一貫章

學識致知精義之事一以貫之以主敬存心為窮理

之本也子貢以穎敏之資窺聖道於文章習聖教於

或進之或抑之或警之發之無非欲其切已反求默

會而心得也至其學將有得乃啟其機而以心學之

原本要歸示之一以貫云者以一心之理貫通萬事

萬物之理也性與天道夫豈外此知行初不相離而

天資所近各有得力總期於自得其原本而已得原

本即得要歸居安資深自於精義利用咸有左右逢

原之境無二致也子貢之學晚年益

進於聖門列顏曾之亞豈偶然哉

義以為質章

以義制事而禮行孫出敬慎行乎其間歸於信以成

之以誠信始終也

經書言學指要

十

九思首視聽

養清明之體謹於物交使外誘不入主敬以察義也

次色貌

温恭朝夕敬以持已也

次言事

忠敬不渝接物有常也

次辨疑懲忿窒慾

能行五者

心無不存敬之純理無不得義之熟

中庸首言戒慎恐懼敬慎獨義致中敬致和義中言知

仁勇所以行之者一

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強之精義集義之事備矣

歸於行之者一以主敬存誠為之基抵始終也

好學力行知恥

知行精義集義之事知恥則惕厲憂懼從真心敬畏

經書言學指要

十一

中發出可以驗敬義之相因也

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

擇執精義集義也至執之貞固行之篤實則敬之熟

而純乎誠矣

後言尊德性敬道問學義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敬

屬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義屬屬

精微知新精義也中庸崇禮集義也

末言內省義敬信敬此皆兼敬義而言也如三省見義

必為喻於義內自訟克己如孟子知言集義此皆以義言也

克己集義雖屬義然非敬之專篤者不能

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修己以敬言忠信行篤敬此

皆以敬之類言也

循物理而無違謂信則信字已該義在內

孟子之書言義處多欲人察識擴充皆主義言君子存

之言戰兢惕厲願諷明命下所舉諸事皆以敬而行義

經書言學指要

十二

也仁禮存心不離敬義養其大者先立乎其大者求其

放心皆兼敬義養氣之功在集義雖主義言然上云無

暴其氣先戒勿任氣以動志乃言善養者功在集義以

生氣則以敬涵養意已見矣要之凡書中言敬未嘗不

包義言義未有不根於敬也此一以貫之之樞紐體用

一源動靜互根顯微無間者與乾坤之陰陽合撰詞一

藁簡機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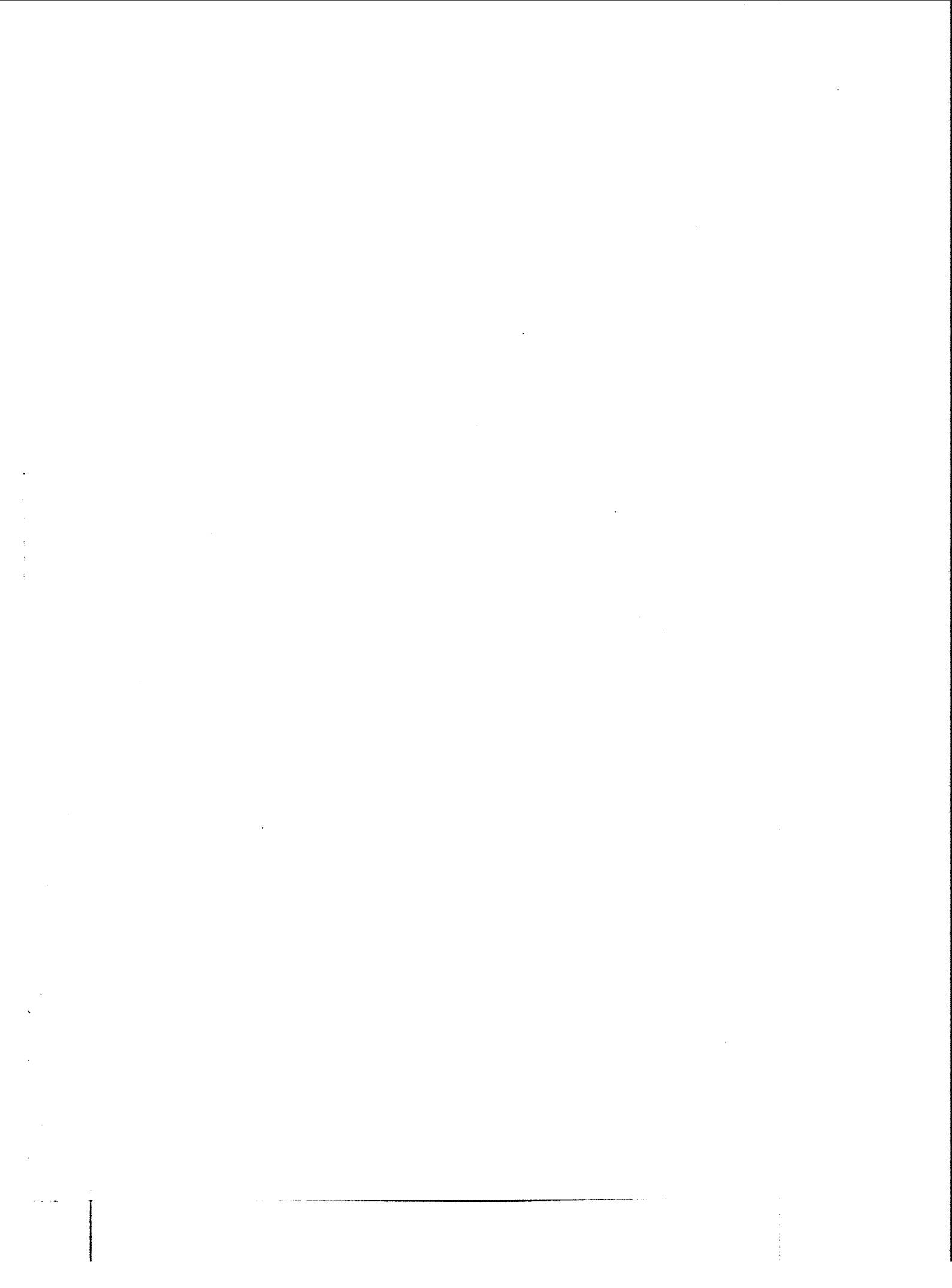
案楊文定公講論經義以經書言學指要為弟

一平生學問大指不出乎此雍正十三年春三月嘗自爲弁語刻於滇則此爲公得力之書可驗矣原本有注又旁行及上方有評語俱出公手今刻於全書中以注進爲大字以評語雙行附注於後一仍公之原文而不敢刪節所以表公之學而明區區敬謹之心也

乾隆壬子冬十月武進臧鏞堂識

通

言



餘姚勞 史麟書著

理者當然之名號當然者理之實體也

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句備于已而不

可離出於天本董子備於已本孟子時解將其實

二字讀斷以體備于已連讀不知實體就現成說

惟君子為能體之有工夫

天人道理總歸一誠動靜工夫總歸一敬

降衷有恒直指性善天命謂性祖述之孟子昌言之

昭代叢書

已集適言卷第十七

一

世楷堂藏板

至生民有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耳目口鼻四

肢之性未嘗不兼言氣質惟相近一語與人心道

心渾包理氣

一是誠貫之是仁天道惟一元亨通此利遂此貞固

此人道惟一仁義宜此禮秩此智知此所謂天地

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故修道以仁其根源

總歸一誠

大學所謂至善用其極中庸所謂其至矣乎孟子所

謂人倫之至只是到恰好處

論語不言理字只言禮字理潤綽禮精密復禮約禮

亦只是到恰好處

或問易經何句可括全部吾謂只時乘六龍一時字

即包括無餘

孔子全體皆易孟子一眼看徹曰聖之時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與論語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都

與易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相脗合此許多則字

皆所謂時也

昭代叢書

已集適言卷第十七

二

世楷堂藏板

說喜怒哀樂之未發靜中便涵許多生氣

存其心兼動靜靜亦存動亦存

發用偏邪由存主處欠正故默默操存尤不可一些

放鬆

滿腔子生來原只是天理一為氣拘物蔽本心便失

故須克己

從古無不戰兢惕厲之聖賢所以存此幾希也會子

臨深履薄死而後已到得吾知免夫時候快然無

憾其快然無憾全從戰兢惕厲來

合萬物而成天地合百體而成人人身有一些痛癢
心輒知之雖一毛孔一甲尖無不關通人在天地
中一動作天地豈不知之

釋氏空諸所有并心之體亦失之衆理已不具矣安
能應萬事乎

生死如晝夜是一定恒理存順沒寧全受全歸事天
之道也今乃欲長生欲無生悖理違天孰甚焉

天此時賦子爲命人此時稟受爲性故曰知其性則
知天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合是生長萬物燦列固不可掩
散是收藏收藏之形雖剝落收藏之理卻呈露亦
不可掩泥搏作桃李實不能潰爛卽久之破壞合
非真合散亦非真散

我只見時行物生爲天道實際人乘此理以生性與
天道無二別有所謂清淨寂滅之道背天離人而
自立不謂之誕妄得乎

彼家說神通不惟無稽亦陋之甚
春夏秋冬時至氣生初不資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

釋氏說輪迴是陰陽盲探子

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釋氏誕妄之
說不出乎天鑿空從何處來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聖人所不能無何云寡之又寡
以至于無蓋聖人欲卽是理人心道心合而爲一

故不謂之欲而直謂之無欲學者從寡欲做工夫
到得動念無非天理卽至于無矣

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不踰尙進必以漸學者乃欲
頓悟弋獲乎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學也者學爲人也學爲人也者學爲五倫中盡道之
人也官可終身不做人不可一日不做人而不學
爲人將有折而入于非人之爲者可不懼乎

先儒論氣質之性詳矣氣質之性所以不同者緣人
之生初時稟受天地之氣有正有不正正則明純
不正則昏駁而正不正中各有分數故明昏純駁
亦各有分數

堯舜之生朱均瞽瞍鯀之生舜禹是氣之變不可以
常論

遜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懷已與用則行

舍則藏合轍朱注省身克己常若不及省身是會

之學克己是顏之學檢身若不及是湯之學

氣之靈通身是心理之周流無間通萬物是已

聖人無過非徑無過也只有過而改之不吝以復歸

于無過耳

才亦可從窮理格物中增長故孟子言增益其所不

能

氣質之偏最難變化觀于路子貢子張子夏得聖人

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為之師著力陶鎔終不脫本色惟曾子超越諸賢

竟以魯得之

人多在熱處難忘故克己須從難處克將去

怒最難制惟暴發時急審幾觀理自得其平此乃可

謂大勇

不喜人說用術萬事自有公平正大道理須求以義

制事何為以壽取人

人謂有事難處其病在顧利害若只論是非不計利

害何難處之有

宇宙只有三箇人撐天拄地立德立言立功是也然

言功不本乎德不可謂之立故立德尤要

三立各隨其分量做就安可不強力自勉甘與草木

同朽

深山窮谷中實做聖賢工夫其聲光必然騰燭所謂

修身見於世也縱運世不見知自家喫飯自家飽

當下快足只求己身有可稱之實沒世之稱不稱

奚計焉

知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聞冉子一貫之道未知曾

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六

世楷堂 藏板

豁然貫通否已做到大賢境地子貢雖穎悟反落

其後

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復其性之本然謂聖人教人

性非所先可乎

必欲破他敬字其意欲破伊川直破孔子矣

動靜操持一敬初做時拘苦漸漸覺帖服久之純熟

有不如是不快適者

極檢飭處便是極快適處

戲謔敗德諧俗取容君子恥之

大聖人生安之姿亦自有工夫謂聖人工夫較易亦
煞是不易

慎獨工夫喫緊不惟在初發念時須審其幾到中途
末路忽轉一念亦是幾之初動故審幾直貫乎事
之始終

無善無惡心之體若心體中無善如何無根發得出
來只驗孩提愛親便見他意欲形容心體之虛不
知虛具象理便說成釋氏之空

為善去惡是格物是致知在誠意誠而後知至可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致知誠意明善誠身從惟精惟一傳心之語來先後
瞭然明白欲窮奇新之說終是鶻突

以已心為嚴師一語提得警竦做存誠工夫須從此
著力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心為形役直是眾家奴耳

剛毅斯有立曾子子思孟子朱子直是剛毅一力肩

荷斯道

以金鑄人謂之金人以玉琢人謂之玉人聖人之身

純是一團道理動亦道理動也靜亦道理靜也語
亦道理語也默亦道理默也

童憲文兄 桑調元註名懋德餘姚人先生同志友 問心之所發一層知

所發善惡一層審幾慎動一層一時有三心耶曰
只一心纔發便知惟操存者能審幾慎動耳

又問人意多雜亂纔發時能盡知其雜亂之善惡耶

曰人心最靈如人身上數處痛癢一齊都發便一
齊都知之

又問人到格亡已久此心濁亂恐所發善惡亦不能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悉知曰此論甚精所謂夜氣不足以存也

怕做敬義夾持工夫斷無超悟捷到之聖學

有偏見便立異有容氣便矜張

寡欲可以清心心清則欲彌寡

看得利能汨義則見利如洪水溺人焉敢不顧義而
趨之

心知虛物理實故致知必在格物彼家之知空守此

靈明故專欲離物而不能應事

中庸第二十六章備言天道以不貳一言盡之聖人

亦只是至誠無息總歸于誠而已

聖人之用行舍藏與天之時行物生兩兩脗合故曰

知天地之化育又曰知我者其天乎

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是言時中之妙子路死忠申生

死孝執著一邊道理不合時中此過卻不小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可以無此矣孔子微服過

宋要盟不信動惟厥時全體皆易也

空山枯坐硬把捉此心得定簸弄精神可以前知及

衣紫熱鬧此心便昏亂禍患臨身謂業障到了何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不先照此業障乃待其到而始知之乎

至誠前知是心無纖私實理昭灼故曰知幾其神乎

簸弄精神一涉事便昏亂

始皇行至沙邱而亡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毋論其事

有無以此等前知為矜奇是小看聖人矣

恕字須令忠字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若以恕已

之心恕人彼此偷類一齊俱失矣

道聽塗說二作口頭應酬俱全不反諸己實下手做

工夫道盡千載不專是邪說敗壞之罪

敬字工夫到主一無適始全盡無滲漏此心自不走

作然須從整齊嚴肅四面檢束做起

不睹不聞如何著戒謹恐懼四字只密密操存便是

讀了許多書問那一句是吾身實體之纜微得力否

則如不會讀

顏子在陋巷中不會建立事功人俱信其為王佐不

會著書立說人俱宜學顏子之學此可以識所重

矣

才人多訾儒者衣冠言動迂澗輒巍然配享于孔氏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之庭不自省風流跌宕求其一刻存誠主敬亦不

能做可妄議乎

中心安仁是心與理一不違仁是心與理涵

人真見水火不可蹈自斷不敢蹈知為善而不能實

用其力到底是見得不真

歸異端者多高明之人可惜無聖人收羅陶鑄使之

橫逸出去悲夫

窮理格物初間要耐紛煩細心研究到得研究多時

一步容易一步

立定脚跟堅起脊梁聳著肩頭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何患不成德

大師克相遇播起戰鼓死生拚命向前去自不致孤軍覆沒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即不仁之心求放心即求復其本心之仁也仁無所不統而已

矣者竭盡無餘之辭

以義理養心則心清而不擾操存之要道也

主靜以立極靜中有主不是空寂故與禪定迥別

昭代叢書

已集通言卷第十七

士

世楷堂藏板

心難把捉故須從整齊嚴肅檢束起來而整齊嚴肅

之功首在居處恭

汪鑒

桑調元註字惟一餘姚人先生門人

問明德如明珠燦燦有光虛

明四照在腔子裏耶曰非也明德似一部字書未

翻閱時不黏滯一字卻萬字俱井井具備在內及

至翻閱按部感得翻閱訖仍如前故曰虛具象理

靈應萬事

隨時處中孔子為聖之時即此時字時乘六龍與時

偕行動惟厥時當其可之謂時學到時中處變動

不居全體皆易不是與時俯仰之時

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周子大暢孟子思誠

之說孟子頻頻提醒曰弗思爾矣弗思甚也人人

有貴于己者弗思耳思則得之拈出思字為存誠

喫緊關鍵其旨本于洪範

曾子一呼便唯顏子則喟然而歎時候到此如梧桐

葉落葭管灰飛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道理足處得人心之所同

然雖怨憾于我者亦無不心服故曰天下歸仁

昭代叢書

已集通言卷第十七

士

世楷堂藏板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曾到力行上而曰仁在其中

只是心存理得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同

天理是自己體貼出來此言鞭策人親切用功專求

助于師友不自己體貼終隔一層

絕大事業時至則為之終身操存克復無一息間斷

不問時至與不至所謂足于己無待于外用舍無

與于己也

惠迪吉從道凶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作

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此自是天人恆理君子尚德

只求盡其在我釋氏說因果報應便著私心

古者教人做聖賢故以忠信為美質今教人趨功利

故以聰雋為美質

不順乎親一本尚然何況他人縱與友情意甚密終

屬難信本實先撥故也

今人于父母所遺百物動云手澤所貽不可不愛獨

有于父母所生之子偏不愛何也

千秋名節至重一時富貴至輕

告子是異端之鼻祖佛老俱從之出

昭代叢書

已集

選言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求放心則人心之本然常存隨處發見出來無非仁

之萌芽華實矣

天理原自己心中所有故體貼出來分外親切吾嘗

體貼一椿道理端的不疑及讀經書遇著恰恰腔

合覺讀此一段經書倍加精彩

儒釋王霸判在公私二字

春夏秋冬都是實理流行謂五霸之時如冬皇帝王

霸並言此殊不確當時二程子何不匡正

士大夫廉潔是本分事不足矜謝猶女子貞節然然

此處一失則雖有他好處俱不足言

今人有不知不能每慙于問人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

中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詐偽御人到底人亦覺其詐

偽

言人之陰私戒人曰子勿洩其人轉語人亦戒之曰

子勿洩數傳已徧人口矣

萬事留餘地不一味快心人品何等夷粹

人終日不加檢點輒哆口曰我有何過纔細心檢點

昭代叢書

已集

選言

卷第十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雞鳴而起未及晨餐已發許多私心已出許多妄

言已做許多過舉矣

朱子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此時跡雖未形已直下

箇事字可畏之甚

人做不好事初做尚忸怩再做便看得平常此後竟

滑手矣

遇事一刀兩斷只是確然見得道理分明更無他委

曲商量處

齊治平不是一概施行思誼淺深厚薄各如其分乃

得如一家之中尊卑長幼親疎貴賤稱其分量而
出之不齊乃所以爲齊也國與天下皆然治如治
亂絲各有頭緒平如平道路各有階級

羅整庵謂禪學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細論之禪學并
無見于心他祇見一心知覺之妙而不見心之真
衆理應萬事統性情之妙謂之有見于心可乎
釋氏本心亦只本心之知覺闔妙而言而心中所具
之理全未之見也

象山只說求放心卻拋卻孟子仁人心也一語蓋求

昭代叢書已集通言卷第十七五世楷堂藏板

放心卽求仁放其心而不知求卽放失其仁而不
求緊跟仁人心也一語說來自無空虛曠蕩之弊
後世君臣詭隨相合正如女子私奔後來那得不致
疑生隙

質文損益時勢使然如春夏秋冬氣候到此自變故
一拜跪褻襲皆原于天秩

先王教人無一不出于學故必使草野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不惟成就賢才而賢才自輩出
天地之氣無乎不充塞用小碗盛泥注水下蓮子其

中亦苗荷葉可見天地無處不到
天包地外貫地中謂減得一尺地便增一尺氣其實
纔有一尺地便有一尺氣

聖賢不得已而有言纔著一點著書立說念頭便屬
矜勝必言之無物
蒸民之詩孔子極贊爲知道今之絺章繡句者誰賞
契及此

學校人才之所自出必慎選師儒經明行修足爲矜

式隆其體厚其祿使之興教育賢庶幾士習端而

昭代叢書已集通言卷第十七六世楷堂藏板

賢才出
聖賢一生只修己治人二事窮達都有當盡之心當
爲之事
道行于妻子亦有雍動氣象

吾斯未信只是內勘本領不到聖功至處不能成純
王之治

聖賢道理本是庸別無新奇說數故前聖之言一番
舉似一番新惟語之視乎其人視乎其時斯當其
可耳

董子謂道之大原出乎天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又重說勉強二字以鞭策學問行誼周子以前董子度越諸賢遠矣

周子直是生知為吾道中興之祖

周子之書潔淨精微決當上續遺經

聖人為村塾師必教之蒙以養正基始聖功便居師傳之任亦只如此

一官一邑必本其分量之大小做出治化之淺深孔子宰中郟子游宰武城此際自各有等級謂顏子

昭代叢書已集 題言 卷第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王佐才一官一邑非吾事豈知委吏乘田亦見純

王之政

井田不能復當講求水利封建不能復當擇賢久任

借經書語肆為譁演與附會經書語藉以網利行私

俱是侮聖人之言而附會者尤小人而無忌憚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真儒未及配享兩廡

亦必在孔子左右彼王安石王雱敢一刻廁孔廟

乎

心之所發知得善惡是氣之靈能審幾慎動是理之

著

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顏會思孟程朱俱信其有王佐事功

休休有容是心中全涵性體天下無性外之物都包

涵在內乃大臣功業從出之本源萬物莫窺其深

淺處謂淡然無欲是以休為息也謂粹然至善是

以休為善也皆涉影響

孝為根本仁之所先發見最為切近精實由此充滿

洋溢便可推之四海而準人道惟一仁盡之從孝

昭代叢書已集 題言 卷第十七 六 世楷堂 藏板

推去民物無乎不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即孩

提愛親上擴充得滿足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以理克欲故全其為人

否則禽獸惟此二者是務人何以別於禽獸

橫渠先生以禮為教使學者有依據此是聖門約禮

復禮嫡派真傳西銘一篇廣大精微使學者不拘

於狹小與周子太極圖說俱孔孟後僅有之文道

之統系在此

近思錄一書開卷識理道之大源次第言工夫節目

井井有條不紊真後學之津梁聖功之梯級也吾平生得力是書窮鄉晚進誠於此研究知所從事其入德有門矣

小學一書蒙養即須熟讀細講嘉言懿行先入其心為之主便終身不忘得有所持循以至於卓立

朱子白鹿洞學規標舉聖籍語明白了當非心體力行已實有之安能道得如此親切

悠悠忽忽過日是學者之通病便等閒斷送一生其病源只是志不立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充

世楷堂 藏板

此刻猛省即從此刻打起精神拚命做去始得

為學卻又不可躁急須耐勤苦深造自得故孟子言勿助勿忘

孟子質地極高明然做養氣工夫從集義做去日積月累而後得之氣自養得十足學者質地萬萬不及而欲一蹴便到充實地步如何能得

自得是工夫到時自然而得故勸教人使自得孟子言深造欲其自得都是此意朱子云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也哉此語極分曉

無意向學者一味忘了纔思從事於此多不能拔去助長病根反致害事

敬以直內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兩直字無一毫滲漏故志氣如神

敬則常明明則常定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動靜存發一於敬其失鮮矣

一心之微眾欲攻之不敬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敬也

立如齋立時敬也坐如尸坐時敬也無時無事不戰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辛

世楷堂 藏板

戰兢兢正是活潑潑地

吾一生用力於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愧我做不徹耳

君子之心存使精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何等快樂用心於內心自精細謹密把飛揚浮動之氣剷除淨盡以之窮理自見得分明以之履道自行得確實日用之間即一事之來其得失有萬變之不同如以有欲之心乘之宜其昏亂錯出而不能自主也

刻刻事天於心稍有不存於性稍有不養便是違悖

天監在茲可不畏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須同顧此本原之地無兩項學問

於急溜溪港撐逆水船全力著緊一篙放鬆便落下

多多許矣學者宜悚悚

忍過事堪喜只當境一刻難熬提喚此心靈明猛力

克治便已定體過此一關有無限快足如此用力

既熟妄念亦容易掃除漸心清而欲淡矣

一點微影即將明體傷壞使不速去後必至滿盤俱

黑痛哉

昭代叢書

已集 選言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不肯克治不盡處畱一分缺欠過後省著輒隱微抱

疚直是單生難補贖淵明所謂抱茲苦心良獨內

愧不必在大也

人有隱德其後必有忽發其幽光者人有隱惡雖匿

之至深至密其後必有猝然敗露之處故脩隱工

夫最為喫緊

人不為聖賢便折入為禽獸之歸其間不過分數等

斷無有中立之地然則人倖臻上壽無以別於禽

獸亦只是多做數十年禽獸而已哀哉

明知聖人之可學而至而不之學固是志不立亦終是見不徹若實見此理為自己要緊舊物如何肯拋擲去

為人總無處著驕字有德之人不驕一驕則全喪其

德功業文章縱當其時足蓋天下古之勝於我者

不可以道里計何處容得我驕况區區智謀術數

翰墨小技乎

聖賢平日一片至誠信孚於人故遺大投艱容易處

置設施無窒礙難行之處否則尋常境地亦多阻

昭代叢書

已集 選言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隔

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吾平生服

膺此二語親切有味求心體力行平陂都不可須

臾離

占盡利上便宜卻損盡義中美好此亦可諡為至愚

蓋其虧折者多也

孔子觀人之法觀其所由吾人省身之法亦須省其

所由為一善事切究此事因何起見為公為私直

搜其根令無躲閃此乃戒欺求慎實下手用功處

事有大小道理無大小一些走作便是全體有缺故

君子謹小慎微

纔做此事又想著他事纔讀此書又想著他書總謂之鶩外

天地民物一身具通呼吸目前至細之物至小之事

處之不得其所便於民物有負便於己性分中有

缺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德之知亦須從聞見之知開濬到得一以貫之則

本末精粗無所不盡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卷十七

世楷堂

藏板

至誠無息在天為一元之流行在聖為一仁之貫徹

一元流行故天行健一仁貫徹故自強不息

讀一句書便返諸身心密與合與便句句得力

否則讀盡萬卷書亦何益

羣經成誦諸史爛熟自詡淹博卻不曾有一分實踐

直謂之不識一字

寬而有制聖人之極則恩說明仁中有義誼說美義

中有仁故動不過則

悔不必常存於心只要猛勇能改便是善於補過徒

悔不濟事

聖賢之道經宋儒闡發後大段已自明白只要實用

其力行之耳吾平日自修教人總鞭策在躬行實

踐

纔有求於人容貌詞氣多方迎合旁觀醜之當局不

知忸怩

徐逸一身時或目其為介或目其為通逸自持身如

常趨一時風氣者眼中忽覺變易故君子貴有特

操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周旋禔襲禮節繁重自必端嚴在車聞和鸞之聲行

則鳴佩玉到處有以養心自不走作今身體舉動

惟趨便捷心又無所範放而不收無惑乎長其輕

佻而非僻日滋也

人於貨色直是奈何他不下故湯之不邇不殖是聖

人大本領莫看得粗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人之至理存焉此處宜

喫緊把持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伊川先生以忘生徇欲為恥視彼以柔曼傾意者直

蠢蠢如昆蟲而已

人能無迷於食色之性即可上通天地之性

深山野人多壽其淳朴不散足以葆固精氣形體尚

爾况此心戰勝而肥乎

飲食男女天理人欲存乎其間學者下手工夫必當

以此為始不可辨之不精守之不固也

好色之情最真故云賢賢易色好德如好色如好好

色誠於為善要自己身心快足如之纔是真工夫

真學問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美

世楷堂
藏板

學者以謀生為急此言慮中人迫於飢寒苟得喪其

所守也若志士則死生不動何况飢寒

凡境遇艱危君子處之其中之關鍵何在只義命兩

字盡之矣

朱子曰人趨避利害者未有不陷於利害者也如這

二句看得透則身心自安

讀艮卦象辭不覺身心脫然無繫滯忽若鳳凰之翺

翔於天際也

嗚呼人而有一毫利己如物之心則其自害也可勝

道哉

朱子云人苟聞道生順死安無復遺恨君子遇患難

所以不敢偷生免死者看得道理極清守得道理

極固也

小人口死君子曰終戰兢惕厲到此方畢蓋全而歸

之非漸滅無餘也

進退無據生死皆謬

萬物皆天地所生惟宗子肖子獨為天地注意然父

母於眾子到死生在此一刻亦呼吸皆通故人死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美

世楷堂
藏板

時有薰蒿悽愴光景

志氣之帥故屬乾氣體之充故屬坤

自己有一分即責望上天十分何其謬而不自知量

也況此一分未必能真實乎果得十分則誠無不

應

汲汲求人之知猶喫飯而期人知我之飽可發一笑

此直是了無干涉

清貧最容易入道於世味沾染不濃少係戀也

吾見童蒙入家塾拜揖誦讀農夫赴隴故播種耨

對承平氣象浩然暢我襟懷

以己能病人之不能非惟量窄亦是才小

倫類中有待已涼薄處向人憤憤宣訴不知已亦與

之分過矣

讒人罔極家中何可容此卻是極難察識便至毒害

忠良離開骨肉故浸潤膚受不行可謂明可謂遠

作偽者以誠化之睽隔者以誠通之總是一誠感動

其有未感動處到底吾誠未至只用反求何暇責

人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羊

世楷堂藏板

處小人之道上之引其回心次之許其革面下之與

以包荒若一味嚴峻擯斥使之決裂肆毒其禍且

被於天下咎不專在小人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萬物皆具此生理故同類死亡

禽之啾啾獸之踴躍此理猶不漸滅人為萬物之

靈不完此生生之理隔膜相視忍乎哉

末世人心戕賊百般積惡之氣不消使陰陽釀成沴

戾必經兵疫水火纔得滌蕩一清此種戾氣流行

幸在人物身上生得奇凶極暴造物亦無可如何

到生出聖賢救濟仍是天地自相旋斡處

遇事無委婉冲和之氣非特失養併亦燭理不透

處心雖正或挾忿氣以臨之則事必敗寧得謂人盡

非理乎

富而無濟人之心者終必破敗貴而有驕人之志者

究亦受殃

人生快意多所辱杜老此句詩是見道語

出身做官每懷無數驚恐只是捨不得此官耳若仕

專為行道別無他牽顧何時不坦蕩蕩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羊

世楷堂藏板

做官以墨敗尤難見人

為上不愛人不必草菅民命是大喪元氣事即任意

鞭扑亦為害甚大不僅召一身殃禍

曾子子思孟子門人俱當增配兩廡

問禮與問官等所謂識大識小之人也老子猶龍一

語必非孔子之言

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所載不實不可盡信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明明昭揭大易中武王

非聖人論只是臆度

齊人陳不占將赴君難食則失哺上車失軾懼怖如
是卒往而死君之難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
此所謂勉強而行之成功則一不謂之勇不可
章武紀元朱子特筆習鑿齒已見及此昭烈惠陵凡
祭告帝王陵寢不及之禮官當議舉闕典

余觀三國史見伏完之死君子有隱傷焉

親賢臣遠小人是人君致治之樞要召亂者反是獨

推論及此謂其有儒者氣象不獨在出處一節

勿以善小而弗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三代而後人君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末命之純粹無過此二語

真德秀是真小人魏了翁是偽君子人知其喪心病

狂抑知其此中過意不去作此支飾可憐詆范希

文亦然所謂心勞日拙

徒工文詞而不知學道其品只做成一個鸚鵡再若

有毒則成孔雀

攻詩文非殫一生精力全注於此不能名家使移此

精力以窮研實學著力踐履豈不入聖賢堂與乎

太極圖說西銘之文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

人同梧桐月向懷中落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正
使專攻詩文者沒齒不能道隻字凡有德之言造
道之言從根柢上發露非可摹擬而得也

汝仇湖一開墾作田不使蓄水是荒通縣萬頃之膏

腴也當事者萬勿為奸民牟利者所中此事力不

能挽回孤勸親友勿往開墾而已

邵允皆丈

桑調元註
前上人

所見頗高明能歸之於中庸則

言言確實

稼書先生懇懇勸人學程朱其言甚明其路甚正有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障百川東之迴狂瀾既倒力量

汪鑒自滇南萬里隻身崎嶇扶父柩歸里性甚敦篤

然必滌除豪氣乃可入道

汪鑒問王祥王公相去一階不拜其父獨可臣其子

乎不忠恐便是不孝日論極正姑取人以節可也

語桑調元立志大存心細

調元頗聰明克領會然慎勿誤用聰明

桑調元註此
調元初見先

生時語終身愧負
師言正生此病

郎鑽朴魯就所講明處篤實做去亦可不失其軌

桑應侯兄桑調元註名調元族父荒歲鬻田以贖亡弟之孤

寡此事為士人所難

有範叔桑調元註先生族父問鄉曲某事某議被人牽率奈何

對曰須是懇懇開陳引他到義上來不可則止

廷拭桑調元註字公路先生長子入則聽吾講論出則盡力務農

言毋妄行毋怠便農而為士矣

廷拭廷模桑調元註先生長子時文可不必做書不可不讀

齊家之道只是敬而和汝曹勉之

財只有此數節用便不竭家國一理

昭代叢書己集通言卷第十七 世楷堂藏板

鄉中英雋不少風流相煽以講學為諱略萌嚮往之

志輒譁指為迂腐甘蒙昧敗壞一生毫不之悔孔

子言學之不講為吾憂何口誦之而心背之乎

余初時用功志在講明實學刻苦求踐履只見得自

己身上切要之務不可一息荒蕪那管人非笑迂

腐得寸亦已之寸得尺亦已之尺志氣大定愈做

得有滋味曩非笑者亦悔之此便是可與其學好

機括惜其不能立志隨流俗因循過去吾每為之

悼歎

孔明表曰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恐付託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知天命之君子猶之矣

放出膽識氣魄自已立定要做什麼人即是什麼人

死生以之讀書人先看膽識氣量何如學聖人斷

須直下承當

循理則神清神清則氣斂氣斂則神愈清而理益著

真積力久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動欲則神

昏神昏則氣散氣散則神愈昏而欲愈熾日消月

爍動與惡俱何以異於禽獸哉

昭代叢書己集通言卷第十七 世楷堂藏板

人果肯從義理用心自然日明一日愈親愈密其於

利也亦然故日上達下達

人當物格知至之後循理則樂徇欲則苦如此斷不

去其樂而反求其苦此格物致知之所以為要也

即如孔子厄於陳蔡飢餓切身然心未始不安不

怨天不尤人命不宜餓死自可脫命宜死亦不能

逃若子路慍見心中徒多擾攘飢餓迫身是身困

中情擾攘是心困又增一困仍然逃不得命去

平天下不惟使人各得其願并使人各得其分生事

葬祭一踰禮便非孝徒知隆其親而不循分安得平耶

人見奴欺主子凌尊睚眦盡裂而自己之一心實為天性之尊常為氣機所撲滅而不知問哀哉

道一而已安得有二三教之名亦自彼家標舉從古

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亦自知二本說不去為此遁

辭後乃有三教原來是一門之說到底邪如何可

附正

赤日中天百怪消滅老子在孔子時楊墨在孟子時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誦

世楷堂 藏板

俱聲歛消歇韓子便力量薄不及孔孟然猶幸有

此排斥使崇正闢邪之士有遺緒可尋其功亦不

在禹下

韓子謂大顛遠地無可與語因與往來釋氏之徒偽

撰韓子與大顛書粗鄙不堪不待智者辨其誣

韓子闢佛人謂就福田利益上特其粗者其精處自

微妙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誘惑賢智人入空

空去不就人倫日用上做真知實踐工夫以學術

害人心其惡滋大

釋氏謂人死後有天堂地獄之說俗儒多宗之噫天

堂地獄豈如釋氏所言乎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是

天堂也伯有為厲渾良夫叫天是地獄也且問其

拋棄父母不祀宗先逋逃君稅坐食蠹民死宜奚

罪哉

釋氏言神通且不必急責其無稽縱靈由汝說只不

過歎弄精魂伎倆

人言葛仙翁能使已熟之蝦而使之生母論此事有

無縱有之猶今人弄鬼怪做戲法耳曷足炫世駭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誦

世楷堂 藏板

俗乎哉

歐陽公謂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

辭而欲斷訟之曲直其能明決乎撰朱子晚年定

論一書者全割裂語意移易年月未竟其辭概以

為歸於一轍其中有年月確有可考亦故顛倒之

是誠何心終賴陳清濶先生發其莠其何傷於日

月乎

學部通辨一書非得陳清濶先生如此徹底澄清不

幾於日中見斗乎此其功亦當從祀兩廡

學須辦得一付爲己心腸斷卻外邊無數膠擾纔可
以入德然又須知幾始警覺做得起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意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
心正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動則變篤恭而天下平
變則化矣

温公平生所爲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此誠能較然不
欺其志矣脫於致知處未極其精便於誠意處未
盡其分故大學工夫首重格致

道不越五倫五事獨居一室有時不接五倫之人而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藏板 世楷堂

五倫之理渾然具於吾心若五事自於吾身無時
可廢故曰不可須臾離

意必固我窩家在我克伐怨欲引火在欲

王道只在慎獨片言居要於川流不舍便悟到此意
飛魚躍帝則之察亦云喫緊爲人做到純亦不已
便與天地相似

取舍之分明守之於爲也至存養之功密則誠之於
思矣同一仁之道理功有精粗疎密

忠信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否則無地以崇其德聖門

四教歸宿在忠信學文修行專要存此曾子三省
所謂傳習卽傳習此忠信誠身守約做到一貫地
步只此而已

作聖全功毋自欺三字盡之其要在慎獨平天下之
大道忠信以得之故王道只在慎獨

志不可奪是從義理上發出自然千萬搖撼不動若
從意氣上發出一開明其所蔽意氣便倏焉易盡
縱固執到底只算得執迷不悟安得謂之志安得
以不可奪許之

昭代叢書 已集 通言 卷第十七 藏板 世楷堂

鄉愿一脈萬古流傳孔子深惡以爲德之賊過門不
入不憾直是因閭然作用害盡世道人心故凜凜
動色言之

讀孟子不見諸侯數章士身何等尊重奈何自失其
身

曾點莫春數語已見得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地步故
夫子喟然與之特行不掩故謂之狂耳人誤認作
放曠不羈失之遠矣

無極而太極一語何等圓足無極是無形無極而太

極是無形而有理象山先掃卻此一句謂之知道可乎

良知本孟子語然孟子並言良能今直謂知行合一惟須致良知并良能亦拋卻其病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便錯故一直錯到底不過借不慮而知標其謬誤宗旨與孟子本意全不合

仁禮事而感在故求放心只是求仁日用動靜隨時隨處都是仁之道理流行統貫如足容重手容恭等重恭即散見之仁也空空求放心便走入禪元

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辛

世楷堂藏板

朔霸者齊桓田氏之齊非桓後矣繼霸者晉文韓趙魏之晉非文後矣而弱魯獨以重禮教崇信義後

亡

父子之間不責善亦為愚下之資立此委曲求全之則若論親於道教子義方何可不肫懇自盡

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心安仁欲仁仁至是仁之見端無為其所不為志士勵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散宜生受業於太公望已為師儒一局開先

人生於大儒之後得盡讀遺書以為折衷未為不幸然不體到身心上終成玩物喪志故實學徹始終須為己

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辛

世楷堂藏板

邇言跋

餘庵集雜文于天人理數陰陽變化推闡入微邇言則稍稍旁及持身涉世之道有大醇而無小疵致為精晰先生講學姚江而其持論深不滿于象山一派破除門戶之見尤足多也癸丑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昭代叢書

已集

邇言跋
卷第十七

彙

世楷堂
藏板

小天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丙子春壽鏡既訪慈湖故址得瞻拜楊慈湖先生遺像而陳君謙夫方規畫慈湖中學秦君潤卿先由海上返慈因相值遂登抹雲樓卽潤卿藏書處也凡馮氏醉經閣舊書咸在焉初潤卿以其族祖虞卿先生所著林衣集見示余既刻之是日又示其族祖子瞻先生所著踐形編之一所謂小天集者是也壽鏞更讀之益歎制外義內之要在此矣他日返中潤卿攜其刻本屬余忽忽三年梓既竣序曰天地先萬物乎萬物先天地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理也亦勢也在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以成其象在地則金水火土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性情形體聲色臭味以成其質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不已焉其在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管子心術篇曰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故楊慈湖作己易一書以爲一者吾之全也二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先生生慈湖之鄉旣沐其

小天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又以凝道踐形之旨作小天集以爲人身一小天地也心者奉天以君臨一身者也一身者吾心之天下也君爲人主心爲身主以仁義禮智信五德爲大臣以志爲元帥推之於思爲樞密院意爲左右親臣目耳口鼻手足臂各有其職而毛膚之腠密乃百姓之紛任而錯處也何其言之深切如此耶以此爲綱更詳其目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又曰從其大體爲大人是也蓋與己易互相表裏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已易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吾道一以貫之其在此乎其在此乎先生私淑呂晚村執贄仇滄柱所著更有四書辨疑禮記纂要惜均未見今承潤卿屬爲雋校斯集而序之如此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後學張壽鏞

小天集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秦子瞻先生小傳

鄧張壽鏞撰

先生諱遵宗字子瞻號荅庵諸生官廣西羅陽知州

藝文志 浙江慈谿人也高祖諱錕字懋洪入歲能文長通

經史百家有經書講義行於世仇兆鼐四書辨疑序瞿文懿公稱

茂弘為大作手者是也秦氏宗譜先生私淑呂晚村受業仇

滄柱平生得力於兩先生最深願心未有安未嘗不加

辨駁意主辨明義理不阿私所好四書辨疑日坐凝道堂

究存心盡性之學族人玉峯氏識生順治丁酉卒康熙壬辰年

五十六所著有禮記纂要祕書五卷四書辨疑五十二

小天集

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心相篇注一卷慈谿藝文志凝道堂踐形編小天集二卷

族人玉峯氏識

論曰昔黃東發傳紫陽之學是非所在不敢苟同慈湖

演身體之於己有取於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先

生長是邦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何盲行之似也其曰心

正則身正一身之四肢百骸皆聽命於心也則又與程

子四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之旨相合焉嗚呼可以傳

矣

小天集卷上

凝道堂踐形編之一

清慈谿秦遵宗子瞻著

小天為治篇

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君君也者奉天以君臨天下者也

一人御極而統莅百官撫馭萬民猶一身然故曰體羣

臣曰君以民為體夫君以臣民為體則臣民以君為心

故曰臣之視君如腹心曰民以君為心若是乎天下之

有君猶人身之有心也心正則身正一身之四肢百骸

皆聽命於心也君正則天下正天下之百官萬民皆聽

小天集

卷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於君也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君正而

天下皆正也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君不正而天

下皆不正也然則天下斷自正君始治一身斷自正心

始蓋人身一小天地也心也者奉天以君臨一身者也

天子得天下而治之吾得一身而治之天下者天子之

一身也一身者吾心之天下也君為人主心為身主其

所得於天之理曰仁即天子之大冢宰冠六卿而總百

職焉曰禮者其即天子之大宗伯典禮者也曰義者其

卽天子之大總裁職掌刑殺者也曰智者其卽天子之
監察都御史也若夫信者其卽天子之大丞相調元贊
化者也五德與心俱有亦猶大臣與天子同受命於天
以共治天下者也心之所謂之志孟子曰夫志氣之
帥也其卽天子之總督大元帥是也思則心之所運用
探幽索渺其卽天子之樞密院是也至於意則心之所
發介乎善惡之間隨感而動而爲左右親臣也此皆無
形者也自無形而有形曰者心之觀察也耳者心之通
政也口爲喉舌之寄傳宣官也以其職納飲食則又爲
小天集 卷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身吾不得而知矣縱令區區尙存則亦禽獸已耳將
何以自立於天地乎哉吾是以戰戰兢兢而常以治天
下之道治吾身非擴而大之也分定故也弗敢失其所
本然而終爲禽獸之歸也
存心 下皆申解前篇之義
范子心箴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心爲一身之主宰故
曰君渾然天理卽心卽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曰天
君天子爲天下君天君爲一身之君其理一也顧天子
爲天下君復有一身之君先以治天下者治吾身一身
之天君正而後正吾身以正天下所謂一室之中而若
有朝綱四海天下之大而不啻骨血毛膚也若夫匹夫
之身不敵天子之身匹夫之心不讓天子之心其所以
君臨一身者一也孔孟程朱之心無異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心也天子能心孔孟程朱之心而後不愧爲堯
舜禹文武之身匹夫能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而
後不愧爲孔孟程朱之身定君極參三才天子與匹夫
共之而上不僭下不僭者也孔子曰操則存程子曰敬
以直內

盡性

血氣之心誠五德而為體心外無性二之而不得也然
理義之心主五德而為用心宰乎性亦一之而不能也
是故心為君則五德為官亦猶天子有佐命大臣所當
愛惜保護之至毋為奸佞所賊害也且當推誠布腹無
所牽制而使之得大展其材也

仁為大冢宰

仁統四德包萬善冢宰冠六卿總百職故人心之有
仁即天子之有大冢宰也使天子無冢宰孰與長率

小天集

卷上

四四明廣書
約園刊本

羣工以共治天下人心無仁又何以統率眾善而治
一身以及天下乎是故君子兢兢存仁必先遏己之
私欲絕己之私惡以求慎乎本心之安而終食不違
雖造次顛沛必依於是此天理所以常存而不去而
其推行之際又必近取諸身以己之所欲所惡譬之
他人施其所欲毋施其所惡強恕求仁以至於毫無
隔礙然後至德廣被敦本睦族澤及蒼生恩施異類
為能極裁成輔相之事廣天地生物之道也夫克私
存理即天子之於冢宰愛惜保護使弗傷也強恕反

求即天子之於冢宰推誠布腹使克展也嗚呼觀天
子之大冢宰可知吾心之仁之重矣觀吾心之仁可
知冢宰之職矣觀吾心之為仁亦可知天子用冢宰
之道矣

禮為大宗伯

天子有大宗伯職司儀制立等威昭度數列尊卑
然而不可亂人心有禮敦崇品節凜敬畏辨名分別
隆殺秩然而不可紊故禮者即人心之大宗伯也使
人心而無禮則內滅節文外踰儀則蕩檢踰閑靡不

小天集

卷上

五四明廣書
約園刊本

為矣將何以自別於禽獸乎哉是故一動念一舉事
當慎持天則而必不可以或越也

義為大總裁職司刑殺

天子之有大總裁也國家幾乎悉歸裁斷經權常變
動罔不宜而嚴凝剛果操凜冰霜奉命天討刑殺不
義是體天而行秋肅者人心之有義凡事至物來可
否莫辨一裁諸義如巨斧劈木截然兩開而斟酌變
化處無不當非吾心之大總裁而何若夫秉直不阿
嫉惡如仇少涉非義毅然割裁非職司刑殺乎哉第

志學者徇私無恥背義不惜因之腆顏人世錫籍不堪常屈於萬物之下而必不能伸於萬物之上喪義故耳是故君子絕柔懦之氣秉剛介之操必有事而弗忘寸寸而積銖銖而守至義實得諸己則氣象嚴憚而非拘形體率直而非粗取與自嚴一介而非矯巧往不避萬人而非暴及至臨以傲慢寧餓死不屑簞食臨大節犯大難雖蹈湯赴火亦所弗惜而卒非輕生則浩然之氣常塞乎天地之間而有不可磨滅者矣

小天集

卷上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智爲監察都御史

天子有監察都御史職司糾舉得失摘發奸邪人心有智別是非明邪正虛靈畢照仁之所以不混於等差禮之所以不淆於紛錯義之所以剖析於幾微皆不可無智使人心而無智亦猶天子無監察都御史而百官之淑慝無以劾庶事之營否莫與爭也是故學者必涵養乎其所已知研析乎其所未知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自日用常行以極於一草一木之微無不隨在以精其識至氣質之拘者盡撥物

欲之蔽者悉開使義理日新真知透徹而後智之得乎天者實爲我有凡事至物來坦然應之而無疑矣信爲大丞相

天子之有大丞相也職司調元贊化變理陰陽人心之有信雖列五德之終實貫四德之內秉一誠徹內外密始終渾厚樸實以藏其用誠古大臣風也學者既存心以爲一身之主而涵養其仁禮義智以達于外體用備矣然心有絲毫不實則百行皆虛純王雜霸實僞爲學皆決諸此是故敦信立誠學莫大焉

小天集

卷上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學入手之功

心爲身主而五德爲之用存爲天德行爲王道聖賢治身之學經世之模何以加茲然使不先立其卓然不可拔之志則必不能奮於始而無倦於終使不致其思以察理而審幾則必不能開知識之竅而達義理之途且使不誠其所發之意則恐苟焉以自欺者將有以奪其志而亂其思并心亦不得常爲之主而天德亡王道熄是故三者尤爲下學入手之切務也志爲總督大元帥

人不立志則全體廢弛筋疲力弱百事無成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蓋志最向上誠能常立於此則精神竦拔自足驅五臟之偷惰鼓百體之次頹真猛精進向往無前故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是志者誠吾身之總督大元帥而一息尙存不容少懈者也烏得以因循二字擔閣一生甚至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哉

思爲樞密院

心之有思也無微不至無遠不周無堅不入故能攻

小天集

卷上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疑城破機關誠通竅之針而開門之鑰也亦猶天子有樞密院也參帷幄之祕決勝敗之機而謀深慮遠杜漸防微有靈通百變鬼神莫測之用此所以從容應變而有餘也不然天子無樞密院則鹵莽滅裂必不能籌國是於萬全矣人心無思則寤寐昏迷必不能揆事理於至善矣是故學者不可以不致思

意爲左右親臣

志之爲志必待心之奮厲而後起思之爲思必待心之凝注而後行若夫意之發也不可不知或左或右其

出不窮隨感而動周旋無閒此所謂左右親臣也天子而無左右親臣則無以察喜怒承意旨人心而無意則感焉而不通觸焉而不應如槁木死灰而已矣然意亦善惡使不一其意於善以絕其私意之萌則將有以清其本體之正而縱情肆欲無所不至者亦猶治天下者不先廓清其左右之小人則將有惑亂君心擅竊國柄以行其奸者已可不慎哉是故君子必戒欺求慊以誠其意

制外養內之要

小天集

卷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正其本無以治其未然不制其外亦無以養其中此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孰謂耳目口鼻四體可無以防之乎

目爲外臺觀察

古人云開眼便錯佛氏亦云目爲六賊之首是防外莫先於目然人而無目則爲盲人目之司視必不可缺亦猶天子不下堂階而周知四海之情形者以有爲天子觀察於外者也是惟絕其所不當視而精於其所當視則足以爲功於心而不足以蔽其心矣其

道曰非禮弗視曰視思明

耳為通政司

凡天下之有形者可視無形而有聲者非聽不為功使人無耳則聾聵不聰亦猶天子端處深宮而無通政司則政事壅於上聞又何以納嘉謨而施宸斷乎是聽固有功於心然聽非所當聽則羣小蔽聰君德亦因之而喪可不慎乎其道曰非禮弗聽曰聽思聰口為傳宣官兼光祿寺

一身之中有耳目以司視聽即有口以司言然言有

小天集

卷上

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傳之而入者如誦讀是也有宣之而出者應對是也誦讀者心之所欲得應對者心之所欲明誦讀不勤則識於心者易忘應對不誠則返諸心者不實然二者之中惟宣出之過為尤甚程子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謂心以靜專為體使發不禁其躁則心即不靜發不禁其妄則心即不專心與口其關切如此又曰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唯其所召謂言之出如樞一動而戶闢機一動而矢發其勢至急莫可遏也興戎者辭乖而致爭戈

予由之興出好者辭洽而釋怨媾睦由之出凡出好

之類主於吉也榮也興戎之類主於凶也辱也皆言之所招致也其得失之機如此又曰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謂失之易忽則放誕而不情失之煩多則支離而瀆聽在已發之肆橫而不覺則物受其忤逆而難堪所以悖理而出者亦悖而入也言過之叢如此故曰非法不道欽哉訓辭且天生一人而予之以口固異於禽獸之欲言而不能也使出其口以勸善則利物者無窮使其口以贊惡則

小天集

卷上

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害物者曷極夫至在在發刻薄之言姪亂之辭甚且敢為編輯成書以蠱惑心術而敗壞風俗則天亦恨其多生此一口不如多生一禽獸之不能言者矣又況饕餮飲食恣情烹殺多傷物命上乖天地好生之德終以濃厚過節自殞厥身則又何苦而徒快一時之口腹乎哉夫其司言之出入也即天子之傳宣官也職納飲食也又即天子之光祿寺也所保匪輕允宜自凜其道曰勤學好問曰毋易由言曰以斯道覺斯民曰毋專養口腹

鼻爲節度使

目也耳也口也其爲功爲過關係甚巨若夫鼻居中無事第主于辨香臭通呼吸止見其功而不見其過吾幾欲闕焉然凡氣息之柔媚者最易動人淫慾之想使稍不節制則內惑天君爲禍匪細甚或調養失宜則出入暴戾不自收斂則惡氣衝人且近至尊而不屏肅事尊長而不斂藏不敬尤甚孰謂其過可不慎耶因其司氣升降嘘吸有節謂之節度使也亦宜其道曰絕柔媚肅氣容

小天集

卷上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手爲外臺巡撫掌握文武大權兼檢校指揮等務

一身之疾痛疴癢皆切於心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顧代心而爲之綏恤者手也亦猶天下之疾痛疴癢皆切於君無一民之不愛則無一民之不養也顧代天子而爲之綏恤者巡撫也且時而親操筆墨爲天君宣揚意旨於外時而折衝禦侮爲天君捍衛頭目則經文緯武惟手是賴以至天君欲有所作爲於外則檢校指揮皆出其手古聖人創建功業旋乾轉坤又孰有能外乎手者歟甚矣手之

爲功者大也獨是一身之儀度胥係於手上聯項頸及兩肩後接脊梁前拱心腹下撫膝宜高而高宜下而下宜張而張宜拱而拱使少有懈弛則曲頸邪肩突背彎腰一身舉失其度以爲天君辱可不慎哉足爲擯相亦爲大行人

足也者奔走趨承心欲坐則隨而坐心欲行則隨而行出入追隨猶擯相然且長於涉遠奉使他邦弗避艱險卽爲大行人亦可然一舉動一進退四方於以觀禮焉浮動爲不莊跛倚爲不敬以至由徑爲不端

小天集

卷上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履闕爲不恪入非禮之場蹈嫌疑之地爲不謹伺候于公卿之門趨趨于形勢之途爲不義凡作止不見機爲敗廉足之咎乎皆心之辱也孰謂下體而可忽諸

腎爲寶藏重職

粵稽太極分而爲兩儀殺而爲五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始而化生繼而胎生自盤古迄今人道之所以生生而不絕者腎也一身之主宰存乎心一身之精粹聚於腎天君寡欲

則腎氣充足而身安亦猶天子節用則寶藏豐盈而天下豫身安則陰陽和子孫育天下豫則生遂樂人民昌賢之爲道其大如此是故絕欲而傷生者滅爾人倫禽獸之道也亂耦以相從者眞禽獸也天地閉各夫其夫各婦其婦凜不可易烏可亂也不節制其情欲者自滅其身者也夫吾身之精神本乎祖宗而將爲祖宗衍嗣續於後故先王制昏禮至爲鄭重二氣交感乃一團天理所寓非爲人生取樂之事夫何不惜身命恣意取歡迨精神殫竭則身亡嗣絕爲祖宗莫大之罪人可不皇然知懼歟

小天集

卷上

十四明較書

約圃刊本

小天集卷上

小天集卷下

凝道堂踐形編之一

清慈谿秦遵宗子瞻著

事天

天子奉天以君臨天下其事莫大乎事天顧所以事天有二一曰禮一曰德禮者郊天饗帝之文也德者欽若祗承之實也郊天饗帝歷代所同不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能行之也欽若祗承君子所獨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足以當之也致欽若祗承之實於郊天饗帝之時是故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所謂唯聖人爲能饗帝也顧郊天饗帝天子之身爲之也欽若祗承天子之心爲之也天子之身爲之者匹夫不得而干也天子之心爲之者雖匹夫爲之天子不得而禁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正乾綱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心爲一身之君亦有乾象焉天道行健而日月星辰莫不循次迭運四時之推遷萬物之變化亦莫不相因而互易此乾所以爲綱

小天集

卷下

十四明較書

約圃刊本

綱舉則目張也假令人身有心不能法天行健則一息
閒斷而大綱頓失萬幾俱隳矣嘗著天君傳曰天地開
闢萬物畢生羣蠢之間獨萃精英二氣正五行分官體
備具惟人最靈中抱是心神明肇居遂尊爲君分職莅
治可致太平夫何君失其職肆欲妄行五德疾奔恥而
弗臣元帥任其驅役樞密爲其營慮左右悉其使令觀
察獻妖豔通政進姪聲光祿羞美味節度供媚馨惰股
肱傾寶藏朝綱廢墜百體具弛而黎民羸弱疲敝弗寧
皇天上帝赫然震怒傾國崩頽滅其臣逐其君爲樂幾

小天集

卷下

二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何不保厥生粵稽神聖乾綱獨秉天君泰然百官效命
小天克治大天莫定乾旋坤轉海宇式尊萬世共欽不
必帝不必王祇無愧乎斯人蓋言乎乾綱之不可不正
而君子不可不法天以行健也

敬大臣

天生一人以爲萬民主必無不善且生數大臣以共治
天下亦必無不善蓋天之所甚愛者民也焉肯生一暴
橫之主以虐我民乎既生一人以爲萬民之主猶恐一
人之不能獨治天下而生數大臣以共治之無非愛民

之心也又焉肯生數殘刻之人以共虐我民乎昔堯舜
興而有皋夔稷契湯武興而有伊萊周召固所謂生聖
主必產良臣矣然夏桀有龍逢商紂有比干何嘗非皋
夔稷契伊萊周召之選哉第桀紂逆天而不知用耳且
堯舜湯武時又何嘗無讒慝惟堯舜之所敬信者專在
皋夔數人湯武之所敬信者專在伊召數人而僉王自
不得而亂也此所謂惟聖主爲能用良臣而并可以化
天下之不良者而歸於良也順天之道也是故有天下
者使不肯爲天之肖子而好爲桀紂則天亦處于無
可如何然猶恃有所畀之數大臣奉天以爭之至爭之
而必不悛雖大臣亦共處于無可如何或死諫或遜荒
君負大臣耳大臣何負於君哉使天子而克爲天之肖
子則必無不明於任賢明於任賢則愛惜保護之必至
推誠布德之必深而天下自不勞而理矣吾人之治身
也亦然心本無不善心所具之德亦無不善心君也所
受于天之德大臣也心主治一身者也五德心與爲體
而共治一身者也心而爲桀紂必無桀紂而肯用皋夔
稷契伊萊周召者心爲堯舜湯武必無堯舜湯武而肯

小天集

卷下

三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殺戮龍逢比干者是以君子既正乾綱必敬大臣蓋乾綱正而大臣得大臣敬而後百官庶職皆聽命于天君而循法于大臣矣

禮雜引記文

治天下不可無禮朝廷有禮而官爵序宗廟有禮而昭穆嚴軍旅有禮而武功成田獵有禮而戎事閑鄉黨有禮而長幼辨閭門有禮而嫌疑別而治一身先不可無禮心為君百體為臣頭容直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頭頸必中

小天集

卷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君子致禮以治躬

樂雜引記文

治天下不可無樂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所以移風易俗而為和天下之具也然治心先不可無樂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夫宥心之寬也密心之靜也寬且靜無乖戾也故為近于無聲之樂也人必宅其心於寬靜由是和其性若宮商之相濟也和其情若高下

之式調也和其氣若十二律之周而復始也和其聲音無亢厲也和其手足無慢易也和其色笑無傲辟也至和積于中而洋溢於外以之居闔閭而靜好也以之處兄弟而和樂也以之事父母而豫順也以之接鄉黨而媿睦也以之達於國與天下無所往而不翔洽也所以移風易俗而和天下者卒亦不外此也故君子致樂以治心

政

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必先正己之不正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為政於天下之序也正心術以正五官正五官以正百體為政於一身之序也為政於一身即所以為政於天下者也未聞有為政於天下而不先為政於一身者也

刑

王者不得已而有刑故曰刑期無刑刑一惡而眾惡懼所以驅天下之人而遷善改過者刑也然非惟治天下有刑而治吾身亦有刑曷為乎有刑曰有訟則有刑矣孰訟之曰自訟之孰刑之曰自刑之也人非聖人不能

小天集

卷下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過君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卽反己內訟以理爲原以欲爲被以智爲證而聽訟於義萬一欲之奸狡百出必不肯屈則致吾精力以攻之不啻讞決於長吏之庭反被小人之陷而受市朝之撻也如是以求其必勝或驅而逐之不使入境或幽囚禁錮使其永不竊發或斬戮夷滅使其無復可生此心刑也卽國法也顧國法者所以治小人心刑者君子之所以自治故惟君子有心刑而小人無心刑故曰君子懷刑

兵

小天集

卷下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者之兵所以征天下之不義人心之兵所以征一己之私朱子曰私意爲爲惡先鋒是非強毅不能克故君子以志爲帥以四勿爲旗說文云勿字勢似旗蓋旗者揮止禁約之物也凡視聽言動纔見私意或萌旗幟一揮卽一刀兩段至若根深蒂固朋黨爲奸勢難一時掃蕩必以思爲參軍搜尋根柢直搗巢穴使其無地可容盡殺乃止而究其所以克敵致果者初無鉤戟長鎧之設也曰以一忍爲劍

嚴保甲

保甲之設編籍民戶彼此詰察防容隱姦宄也此王者平居弭患之法而治心之學何獨不然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蓋保甲所以保護良民戒懼所以保護天理而惟恐私欲之潛生故嚴戒懼禍故嚴保甲保護天理而惟恐私欲之潛生故嚴戒懼是戒懼卽保甲也然戒懼之等於保甲竊嘗於瑟僩而得之大凡私意之起多由于易慢亦猶姦宄之投必先有游棍浪子爲之招也私意之入多由于疏忽亦猶姦宄之匿必先無里門巷棚爲之防也瑟者嚴密之狀嚴則凜然鐵面冰心精神整飭如里甲之中制節謹度各守常業絕無游手游食之徒則姦宄何自而投耶密則肅然毛豎骨竦罅隙全無如里甲之中挨門挨戶各置防欄絕無投閒抵隙之處姦宄又何從而匿耶且私意多由柔懦而生亦猶姦宄必欺其武備不修而逞其凶也私意又多因怠倦而進亦猶姦宄必窺其隄防偶懈而發其機也備者武毅之狀武則剛強勇猛少犯秋毫一刀兩段如里甲中人強力壯弓弩矢石家家整備則姦宄曷敢欺耶毅則戰兢惕厲一息尙存志無少懈如

小天集

卷下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甲中鳴鑼擊柝東察西巡時時機警則姦宄又曷敢窺耶蓋必如是而始可謂之嚴保甲必如是而始可謂之嚴戒懼必如是而人心之嚴戒懼始可謂一如王者之嚴保甲不然則色厲內荏終不免於爲穿窬之賊而已矣

肅關政

王者治天下既令民設保甲以慎於平時又於出入必由之區制爲關以盤詰匪人此尤爲扼要之法也而人心亦有關關者獨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萌芽一動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於此不謹之又謹以燭其幾而殲其惡將潛滋暗長者熾然莫遏卒之身敗名滅終身莫贖嗚呼可不慎哉

節財用

財者養命之源也國家一日無財則元氣耗社稷危至不得已而腹削其民民之脂膏俱竭則上下凋敝社稷愈危所以然者由上不能節制財用故至此也若夫人身亦然人身寶藏全在於腎腎一虛則身危至不得已而借肥甘藥石以補助之夫肥甘藥石足以補氣血不

小天集

卷下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以補精神始焉借氣血以壯精神繼焉并氣血而交困則內外頽敗身愈危其不至於喪亡者蓋百不得一矣竊思人於財利錙銖必較豐乎己者必不肯予諸人豐乎人者常欲求得諸己夫且兢兢守之惟恐或失何愛之甚也獨至一身命脈所關眞精至寶偏浪費而不肯愛惜固爲可怪况愛其財者謂將以遺子孫耳然狼戾其精神子孫乎何有卽幸而得嗣亦神氣衰薄萬難永年雖有家財烏乎遺之尙有平居之于財利舍命而取一旦貪圖色慾則不惜傾囊竭費以求遂其欲者夫舍命求財復舍財送命彼所謂白璧黃金買歌笑吾直以爲買哭泣耳人情之迷而不悟顛倒錯亂一至於此可勝歎哉雖然國家之節財用必先謹蓋藏使蓋藏不謹忽焉丙丁爲災俄頃之間而銷鑠數百年之積貯者有之人身之節情慾必先絕邪火邪火不絕則瞬息橫燒立成灰燼蓋精神之傷於情慾者顯也鑠於邪火者暗也顯者其宣洩猶有漸暗者其消耗恆無窮至消耗不已而形容枯槁死亦旋逼與縱慾送命者又何以異凡有身者曷共念之

小天集

卷下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律令

王者欲人趨吉避凶而著律令示天下何者為凌遲處
死何者為斬決何者為絞何者為流何者為徒何者為
杖何者為笞而且于其中復為之詳別其等差至纖至
悉使人講之讀之肅然敬畏不敢或犯知為國法之所
禁者自不敢為其事不敢為其事自不敢存其心是國
法即心法也然國法能誅人之身究不能誅人之心于
是有不為其事而存其心且曰心惡何罪久之而存諸
心者仍見諸事則始逃心法者終罹國法矣況學者有
志聖賢則心為一身之君方將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
天下而可無以自律乎故凡一身之內無論為國法之
所禁與國法之所不及禁為德為過亦宜一一著為律
令以自檢飭其身心與國法相為表裏或亦于為下不
倍之義無所犯也

纂實錄

古帝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記動記言毫無
虛飾故謂之實錄實錄之設也所以禁躁妄以見帝王
之一言一動筆諸史冊垂諸後世少有逾越雖有孝子

小天集

卷下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心為一身主宰凡一身之善惡邪正
皆聽命於心烏可以不書惟書之庶幾凜凜兢兢無敢或
苟而不容不遷善改過耳若夫小人肆欲妄行無所不至
其銷沮閉藏之態有惟恐人之或見者則自不肯書亦不
敢書不肯書此其所以為小人也然不敢書猶或可望其
為君子也嗚呼予之為此言也予之為此書也予滋懼矣
附辨

辨心 止一心也以為有血氣之心主宰之心者何曰

血氣之心有形者也主宰之心無形者也人為萬物

小天集

卷下

十二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靈有是血氣之心即有是主宰之心能使主宰之
心存而不放則義理不失而日進於高明不然心
亡則理失日流於汙下矣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使人但有血氣之心則有形有
質常在於內亦安有存亡出入耶

辨性分體用 自血氣之心而言則心載性為體措施

於外為用以主宰之心而言則性皆為心之用用之

於內為體用之於外為用人但知性分體用竟似性

之體無形無影至靜至寂另有一物在裏邊殊不知

無形無影至靜至寂此心沖穆無朕渾然一太極耳
有何道理可認其為仁義禮智耶故朱子曰天之生
民各與以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
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
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
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按此
可知溫和慈愛等亦須於心之動處驗之雖心未動
時固有此道理然必已動時纔見得有此道理以其
未敷被於事卽謂之本體使必強探力索以求所謂

小天集

卷下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寂然本體之性則鑿矣

辨心志 志亦心也細分之則動靜皆有主宰而不可
亂者爲心專於所向硬硬錚錚不可屈撓者爲志心
者中立於此無偏無黨遇此事則主乎此事遇彼事
則主乎彼事不以有心而留滯不以無心而恍惚此
其所以不可亂也志者立于此而向於彼任重致遠
一息尙存不容少懈此所以不可屈撓也然有一時
之志有終身之志終身之志如志於道志於學直至
死方休一時之志如逐日作事發志要作此事

直至事完方止要之始初難于特立中間難于持久
末梢難于結果如自暴自棄不能特立之病也如半
途而廢此不能持久之病也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不能結果之病也然要特立必先要見得真大凡
立志不起必定是見理不透見得透徹時知道那一
條是死路那一條是生路一定要從生路走一差便
要死了如何敢錯如何敢失腳如何敢不步步向前
如何敢停泊如是以往自能持久然又必須時時提
省刻刻矜持常有進步只恐一腳不上前便要退落

小天集

卷下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腳如是以敬持自能有結果然又必須毫無自恃
之心到底擔驚害怕猶恐一腳未曾跨到岸上尙要
失足卽使已經跨上猶恐站立不穩意外蹉跌此所
謂僥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天地閒始無不可爲之
事矣

辨心思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謂心之職在思也今以
心爲君是心有自心之職以思列于臣是思又自有
思之職也何以說乎曰孟子所言心以形體言一身
之中耳目爲小體心爲大體耳目但能視聽而不能

思心能思而使視聽一歸乎禮此以小體攝於大體而言也然卽此形體之心之內能有所主宰者其常尊者也思其偶用者也偶用者卑而聽命于主宰之心心主於思則思心不主于思則不思主宰正則思亦正主宰不正則思亦不正此則運用之攝于主宰者也故人或可須臾無思必不可須臾無心明乎此則其理固兩無所礙也

辨心意 心之所發爲意此亦以血氣之心而言蓋主宰之心純善無惡血氣之心兼乎善惡故意之發於

小天集

卷下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心亦兼善惡或曰彼爲惡者心亦主乎爲惡何以謂主宰之心純善無惡乎曰彼爲惡者本來原無不善惟爲血氣所用失其本然之善則心遂主於惡奪其所主而非本來之主也但觀赤子之心本來誠一無僞何嘗有惡惟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卽爲大人耳試以血氣之兼乎善惡而言之一身之內凡屬乎血氣者皆有欲而爲血氣之總司卽爲眾欲之綱紀有氣卽有欲一動於欲未有不先發發於意者然血氣之心之內實具義理凡一身之耳目手足有物必有則

莫不咸受裁於理是心又爲義理之總司卽爲物則之綱紀有氣卽有理一動於理亦未有不先發發於意者此心兼善惡而意亦兼乎善惡如此學者能使義理之心常爲一身之主則理足以勝氣而私欲不生意無不善矣其或有纖悉之私卽明以察幾健以致決必不少縱其滋長而使其一意于善以自求快足於己此所謂誠其意也不然則氣足以勝理而私欲橫生意皆不善隨在自欺而終爲禽獸之歸矣嗟夫

小天集

卷下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辨心志思意先後緩急 爲學之要誠莫先於存心矣然心最靈存亡出入極難把捉心常存則日進於聖賢心偶放則漸流於禽獸世之人亦莫不恥爲禽獸而終不肯進於聖賢者何也只緣無志耳故入德之始莫急於立志蓋志最向上有毅力能扶衰起懦輔心以制氣帥氣以從心學者誠能植立不搖至死不變則進於聖賢乎何有至於立志之次宜莫急於誠意而先之以致思者何也蓋意者從內發出者也發而不得遽出則反入而爲思故誠意者一其意於善

也一其意於善則思無不善矣猶恐其思之紛雜故
又加敬慎工夫其序原如此但吾所謂致思與慎思
稍異立志為善尙是識得大頭腦又必隨事致思格
物窮理方能入細既致其思使纖悉必明然後發之
于意者少有不合于禮如燭照數計殲除亦易為力
故宜先致思而次誠意也然終之以誠意者以誠意
以前皆正其本以及其末誠意以後皆制其外以養
其中而此為一大機關正急之也非緩之也正重之
也非輕之也○又細論之有生之初止有心有心便
有意有心便會思自然而動非由人力也至于志則
自我而立者也然雖自我立而其實乃本天而動則
又不可謂人力之矯持者也或者曰不獨為善有志
即為惡亦有志予曰不然向上者為志向向下者安得
為之志向向上而為聖賢者為志向向下而為禽獸者安
得謂之志○又要而言之主宰之心純善無惡者也
卓然向乎善者志也意兼善惡者也思則從乎
志意為轉移者也真志篤則意誠而思從志私
意盛則志倒而思從意思從志則志之所向慮事益

小天集

卷下

十六 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精思從意則意之所發營謀益密是故存心是尊真
主定天位立志是拜元帥統貔貅致思是奪智謀籌
幾變誠意是守關隘剪萌芽三者缺一不可

小天集

卷下

十七 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小天集卷下

豫二百三七府君諱遵宗字子瞻日坐凝道堂究存心
盡性之學著踐形小天集大抵謂人身具一小天以心
爲君身爲吾身之天下仁義禮智爲內大臣耳目口鼻
手足爲外大臣腎臟則職寶藏思與意爲樞密親臣志
爲元帥氣爲卒徒而毛膚腠理卽百姓之紛紜錯處也
集分上下凡禮樂兵農刑政及嚴保甲肅關務節財用
定律令纂實錄臺臺數千言皆從一身而推洵乎有功
理學之文而亦足措諸天下而無難矣其他著述甚富
若禮記纂要祕書志等書尤有神後學云玉峯氏識

小天集

識

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線

切

斷

同治五年四月
錢塘丁氏重刊

切近編者纂朱夫子及張楊園陸清獻兩先生吾師勞餘山集中之語也曩弼教山左與書院主講發甫菖朱子祠於書院中以張陸勞三君子從祀皆承朱子之學者也卽議共纂朱子與三君子之語使童孺可知可由者爲一書名曰切近編頃始成爲敘其始末所謂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也乾隆三十五年首夏後學沈廷芳謹序

切近編 沈序

富錦草堂

先儒纂輯多爲志聖學者立梯階示蘊奧向在山左書院菽林荆菖朱子祠以張楊園陸清獻二先生及勞餘山先師從祀皆承紫陽之學者也予時爲主講商欲輯朱子及三先生之書最明白切近者溥教齊民一切孺人人可知可行共由大道凡深邃者不摭入故剛節字句如白樂天詩老嫗都解惜未及成就茲發憤共爲此編乾隆庚寅後學桑調元謹序

切近編 桑序

富錦草堂

切近編

朱夫子語

後學 桑調元 沈廷芳 纂

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

良心本然之善心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切近編 朱子語

當歸草堂

中心欲為善常有箇不肖意思便是自欺

須是教義理心重于物欲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此語甚好

合道理處便須果決行去勿遲疑

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善事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

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窮須是忍

勤謹二字有無限好事反之有無限不好事

婦人一失其正餘無足觀

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

祭祀必誠必敬

賓客往來稱家有無常盡其權

於鄉雖微賤必致其恭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

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不失其本心

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不可昏棄

切近編 朱子語

當歸草堂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

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是非既定揀一箇是處行將去人道好道惡管他

心中打不過處但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人之生無不本乎祖故報本之心凡有血氣者所不能

無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貧則稱家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

之

循理守法平心度之便是正當

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惜
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
求而至

節省浮費俟不時之需乃佳

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
斷不可做

至微不至小處亦有道理

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

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

切近編 朱子語

三 當歸草堂

人做不得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知得不好從好路
去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一心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

人不幸繼母異兄弟不相容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夫婦當同心不宜有怒

喪葬之時只當素會待客

自奉衣取蔽體會取充腹

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道理真見得如此決然不可移易

端者者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也

人不自知其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

起居坐立務要端莊

人須有廉恥有廉恥則能有所不爲

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要在速字上著力

人不可爲惡一失身縱有善不足自贖

凡事儉則鮮有失

切近編 朱子語

四 當歸草堂

送死則孝子之事親舍此無以用其力故必誠必信不
使少有後悔

男女聚僧廬悉爲之禁

講論義理大家商量箇是處

貧賤不能如願富貴亦有限制

風俗不好只論一箇是與不是

財者人所同好我專其利禍亂從這裡來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

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盡其力

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但有時而昏故當因其發以復其初

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去其汗

事理當然皆當止于至善而不遷

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無自欺

推吾之知識欲事理無不到

人之洗心去惡如浴身去垢不可畧有間斷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必當因已知

之理求至豁然貫通

切近編 朱子語

五 當歸草堂

知為善以去惡當實用其力禁止自欺不可苟且

心無愧怍廣大寬平體常舒泰

人之情惟其所向必陷於一偏

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

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

有善於己然後可責人善無惡於己然後可正人惡

各得分願

量入為出則用之舒

人性皆善後覺者必效先覺所為乃可明善復初

人能孝悌則其心和順

好其言善其色務以悅人則本心之德亾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侈用則傷財

行有常言有實

人倫之大行必盡其誠

人不忠信事皆無實為惡易為善難故必以為主

喪盡其禮祭盡其誠

父在子不得自專

切近編 朱子語

六 當歸草堂

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不然將有自失之悔

義理無窮未可自足

苟免刑罰為惡之心未嘗忘

聖人之教亦多術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

不可半途而廢

人之欲孝其親心無窮分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

而為均不孝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

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知爲知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

夫爲妻綱

知而不爲是無勇

世之爲禮專事繁文其本不在

恭遜不與人爭

祭先主孝祭神主敬

逆理則獲罪於天

里以仁厚爲美擇不居是失其是非之心不得爲智

心誠在仁必無爲惡之事

切近編

朱子語

七

當歸草堂

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卑陋甚矣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常知父母之年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爲善

有餘可推之以周貧乏

勸必以正

用力於人道所宜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

靜而有常故壽

重禮教崇信義

推其所欲以及於人

臨喪哀不能甘

富有命非求可得安於義理何必取辱

怪異非理之正

有恆不二其心

奢之害大

切近編

朱子語

八

當歸草堂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

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中道而廢前功盡棄

匹夫之志在己

足以傷人不食

不以嗜味苟食

會以穀爲主

適可而止無貪心

位之不正雖小不處

損過就中

喪具稱家之有無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

事不苟言自不易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自無憂懼

命稟於生初但當順受

持己以敬接人以恭人皆愛敬之如兄弟

切近編 朱子語

九 當歸草堂

以愛惡欲其死生則惑之甚

德修於己所行自無礙

溫厚和平故能言

循序有節不欲速盡美

欲速成急遽無序見小利所失者大

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愛而勞為愛深

處貧難人當勉其難

循天理日進高明

德無不報

忠信篤敬念念不忘

樸素渾堅質得其中

華不為靡文得其中

慮不在千里之外患在几席之下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

行險僥倖將有患害

莊以持己和以處眾

善善惡惡不得枉其是非

切近編 朱子語

十 當歸草堂

過而能改復於無過

人皆可教不論其類

逆愈甚失愈速

隨時知戒不為血氣所使

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無所忌憚

思難忿必懲思義得不苟

氣質有美惡習於善則善

正牆面而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為德之賊

父母之喪疏食水飲期而小祥始食菜果

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故惡之

僕妾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則無患

及時遷善改過

工不居肆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喪極其哀不尚文飾

人有汗賤之實惡名所聚

人不知命則害必避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切近編 朱子語

十一 當歸草堂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人之與人同類相親

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心有主則能不動

當思患而預防之

辭受取予惟當於理

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

事親從兄良心真切

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事必有法舍是無以爲教無以爲學

人之生全出於憂患死由於安樂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

節儉則財用足

積之厚則用有餘

理義之心不可閒斷

欲雖不能無多而不節失其本心

有守者不失其身

是非明白邪不足以惑之

切近編 朱子語

十二 當歸草堂

卽事卽物莫不有箇恰好底道理

甲午十月九日讀

張楊園先生語

後學 桑調元
沈廷芳 纂

能治生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恥可立禮義可行
人無父母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
而感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曲盡
其歡心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二字真曲盡孝子之心此兩
念不真切必無能孝之理

切近編 張楊園先生語

一 當歸草堂

子弟只守謹厚二字

宗黨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

非無才智之人只於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節用一語盡之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

人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為之根將來勢無

所不至

人知遠恥辱自能走向上一路

作家計須苦喫苦掙

人之為善去惡全在揀擇去取不可苟且

人所爭只學好不學好何學好便是向上之人不學好
便是向下之人

見得在己無不是處只是未嘗責己

不妄為一事不妄交一人不妄受一錢其人便有身分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

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子弟出門能不遺父兄以憂虞庶乎其可矣

此心同於小人言語行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此心同

切近編 張楊園先生語

二 當歸草堂

於禽獸言語行事與禽獸同則禽獸矣

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血氣既衰之人不可不重以

為戒

要不悶守本分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為何

悶之有

輕近小人其得禍尤速

見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愛敬之其人必賢若疏遠之

其人必不肖

人於所不宜為者曰何妨於所宜為者曰何必此二言

長無限過惡

祖宗創業必長厚子孫漸薄家業亦替

只自知不是便為改過之機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

做人最忌是陰惡

窮通壽天命也做好人可以長久

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鄉

黨朋友亦如之

作家以勤儉為主做人以孝友為主

切近編 張楊園先生語

三 當歸草堂

我有德於人無大小皆可忘也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

忘也

貨財多寡有無自有定分非人所能為

人不安本分正如魚脫於水不免死

報本之道豺獺皆知何況於人

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勿去

墳墓遠則分一支就近守之庶為可久

隙地為圃種瓜蔬以供賓祭給日用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

為念

人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

處貧困惟有內外勤勞刻苦以營本業自免於飢寒

人家此身正貧賤也成個人家富貴也成個人家即不

能大好也站立得住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中勿散亂垢膩須要勤洗破

綻則補綴之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凡百器用當放有

常處

切近編 張楊園先生語

四 當歸草堂

凡書冊須愛護不可損汙

凡子弟須早起晏眠

凡飲酒不可至醉

其為人厚而重君子之徒其為人輕而薄小人之徒

人須有所不為不然無所不至

飲酒博奕廢時失事凡非禮非義莫不由此起

嘉平五日閱

切近編

陸清獻先生語

後學 桑調元 沈廷芳 纂

讀書明白聖賢道理

為本生父母降期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

讀書要讀聖賢有用之書

庶母葬位不應與嫡母相竝或耐於旁或退一二尺

凡親友語言粗鄙舉止輕率便是毒藥

烟之為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君子無喫此非佳物

切近編

陸清獻先生語

一

當歸草堂

也絕之免火燭之虞

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讀書法當謹守之

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

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

小學一書自省少有不合便須愧

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覺被其引誘

惟盡吾所當為此外非所知。

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

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

家務不能擺脫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

隨時隨處盡其職分所當為。

勿趨捷徑

錢糧捐免應推廣 皇仁寬佃戶一二庶為不失本心

常以古人為鏡方能自照

一念不敢自負初心

守定初志只須立定腳根

惟謹守安命二字不敢失墜

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

切近編

陸清獻先生語

二

當歸草堂

君子不但不可輕求人即使人來引己亦豈可墮坑落

堊。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求止於這理上

天下原沒有高奇的道理只是人偷日用閒有箇天然

恰好之則

許多事業皆從這身上起

酒人醉容。飢人菜色。皆是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

竝無掩藏之法。

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卻

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自欺。

如人有九分善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
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善。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
此一分之美。

萬世不易之教。三綱五常是也。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人所必由之路。一事離道。
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
如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箇父子。

不當喜而喜。不足言中節。卽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

切近編 陸清獻先生語

三 當歸草堂

寡之差。亦是不中節。

不可不虛心。不虛心則自以爲是。而不能獲益。又不可
不細心。不細心則漫無主張。而不能揀擇。

血氣之強。不可有義理之強。不可無。

此道常昭著於日用常行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
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

至善恰好處。則是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豈有不至於
此而卽止之理。

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無虛飾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

可無虛詞也。

道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乎此。不可
須臾離。

患在當知當行之道。不可去著實用功。

至誠不是一時可到。而誠的工夫。則今日就要做起。
待人之道。一善可取。不忍棄也。

人之良心。人人所固有的。只因向來無以感之。則這一
點心便錮蔽了。

凡事皆當責己。不當責人。日用常行之間。皆如是。

切近編 陸清獻先生語

四 當歸草堂

所喜浮華。則觀樸實而厭。

腳根不著實。是不知有本心之德。

敗名喪節。無所不爲。千態萬狀。皆從不仁做出。

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非。是謂智者。

舉一念必在天理上行。一事必在天理上。

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

半途而廢。只是自暴自棄。

天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

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豔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試內

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

最不好是一箇矜字最好是一箇遜字不自矜亦不濟事不如便猛力做進去

自見為不如人當猛力做進去

世上紛紜多故皆由人我之見未化

各人都揀安閑的去做箇箇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

除分外之事不可做若職分之所當為便當勇往直前不為利害得失所牽制方成得一箇人品

切近編

陸清獻先生語

五

當歸草堂

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此是不能內自訟

須認清路頭立定腳跟甯為拘謹勿學通方甯為疏簡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也

佛老異端甘心迷溺須要猛省

理是人的骨子得一分理便成一分人

我做此事覺未甚合宜須從令合宜

一念稍弛便走入差路去

自家做不來便因循苟且過了日子這不是自棄麼

去得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

只論學不學不論質美不質美

父兄當稟命非但不敢自專亦不敢自是

居家勤儉量入為出這便是道內之事

這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須

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

小學書若童蒙時不曾做得這箇工夫雖到白頭仍須

從這箇做起

切近編

陸清獻先生語

六

當歸草堂

世間不孝不友之人只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無此孝友也

十二月朔讀

切近編

勞餘山先師語

門人桑調元
沈廷芳纂

人果能誠心則無事不應

鬼神之明人一念之萌即知之

學也者學爲人也學爲五倫中盡道之人也

聖人無過非徑無過也只有過而改之不吝以復歸於

無過百

人多在熟處難忘故克己須從難處克將去

切近編

勞餘山先師語

當歸草堂

吾不喜人用術萬事自有公平正大道理

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復其性之本然

戲謔敗德君子恥之

寡欲可以清心清心則欲彌寡

道聽塗說只作口頭應酬具全不反諸己

人真見水火不可躡自斷不敢蹈知爲善不能實用其

力到底見得真

道理是處難怨憾於我者亦無不心服

不順乎親一本尚然何況他人縱與友情意甚密終屬

難信

今人於父母所遺百物動云手澤所貽不可不愛獨有
於父母所生之子偏不愛何也

君子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何等快樂

忍過事堪喜只當境一刻難熬提喚此心靈明猛力克

治便已定疊過此一關有無限快足

一點微黷使不速去後必滿盤俱黑

平昔雷一分缺欠過後省著隱微抱痛直是畢生難補

贖

切近編

勞餘山先師語

二

當歸草堂

人有隱惡雖匿之至深至密其後必有猝然敗露之處

聖賢平日一片至誠信孚於人故容易處置設施無難

行之處否則尋常境地亦爲阻隔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此二語親切

有味平陂都不可須臾離

占盡利上便宜却損却義中美好其虧折者多

吾人省身之法亦須省其所由切究此事因何起念爲

公爲私直搜其根令無躲閃

事有大小道理無大小

悔不必常存於心只要猛勇能改便是善於補過徒悔不濟事

纔有求於人容貌詞氣方多迎合苟觀醜之

人於貨色直是奈何他不下

欲會男女此處宜喫緊把持

千秋名節至重一時富貴至輕

廉潔是本分事猶女子貞節此處一失雖有他好處俱

不足言

言人之陰私戒人日子勿洩其人轉語人亦戒之日子

切近編

勞餘山先師語

三

當歸草堂

勿洩數傳已徧人口矣

萬事每畱餘地不一味快心人品何等夷粹

人終日不加檢點輒曰我有何過纔細心檢點已做許

多過舉矣

人做不好事初做尙忸怩再做便看得平常此後竟滑

手矣

遇事一刀兩斷只是確然見得道理分明更無他委曲

商量處

女子私奔後來那得不致生疑隙

聖賢一生只脩己治人二事窮達都有當盡之心當為之事

聖賢道理本是庸別無新奇說數

聖人為村塾師必教之蒙以養正便居師傅之任亦是

如此

借經書語肆為謔浪是侮聖人之言

孝為根本仁之所先發見從孝推去民物無乎不到

欲會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以理克欲便全其為人否

則何以異於禽獸

切近編

勞餘山先師語

四

當歸草堂

小學一書蒙養卽須熟讀先入其心為之主便終身不

忘

悠悠忽忽過日便等閒斷送一生

深山野人多壽其純樸不散足以葆固精氣

凡遇境艱危其中之關鍵何在只義命兩字盡之

人而有一毫利己妒物之心其自害可勝道哉

自己有一分卽責望上天十分何其不自量況此一分

未必能真實果得十分誠無不應

以己能病人之不能非惟量窄亦是才小

倫類中有待已涼薄處向人憤憤宣訴不知己亦與之分過

讒何可容卻是極難察識便至毒害忠良

作偽者以誠化之睽隔者以誠通之其有未感動處到底吾誠未至只用反求何暇責人

處小人之道上之引其回心次之許其革面下之與以包荒若一味嚴擯使之決裂咎不專在小人

遇事無委婉中和之氣非惟夫養亦燭理不透

處心雖正或挾忿氣臨之則事必敗

切近編

勞餘山先師語

五

當歸草堂

富而無濟人之心終必破敗貴而有驕人之志究亦受殃

將赴難懼怖勉強而行之成功則一

齊家之道只是敬而和

自己立定要做什麼人即是什麼人

鄉愿一脈萬古流傳害盡世道人心

父子之間不責善亦爲愚下之資立此委曲求全之責

鷄鳴而起至辰刻已不無幾多妄念幾多妄言幾多妄

動檢點一日閒於人倫上有多少不盡分處宜著猛省

聰明慎勿誤用

喪父母不用浮屠酒肉俗已有效法之者

傭工下隸盡汝當爲職分務實做去勿自菲薄

父之付子兢兢惟恐隕越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

甲午十月二十八日盧文弨敬讀

切近編

勞餘山先師語

六

當歸草堂

切近編終

道

南

錄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
年刊

所貴於君子者有數端曰曰量曰才曰品有所優之謂
量有所能之謂才本乎量與才而絕出乎量與才之謂
品品之所在不風峭而峻不表暴而著不名位而重不
耆艾而尊是造物之美器靳不輕予閱百千萬人之眾
歷數千百年之久乃一二見黃叔度陳太邱房次律施
之當時未必通用而干載而下爲之歛衽者品勝也芥
山先生少爲諸生孝友之稱滿於鄉黨績學攻文慕周
濂溪陳白沙之爲人言動必準諸道義不苟同流俗而
亦未嘗爲奇異以自重授徒昆明一時學者以范希文
許平仲期之見於文詞與錢龍池李鶴峯並稱滇南三

道南錄初稿序

傳至其待詔金門不以利達動心五十而慕兩居喪哀
毀骨立旣免而痛教習巨橋書院一以白鹿洞爲規矩
家本貧素捐修書院幾貳百餘金置經書於院以資誦
讀諸生有不給者輒隨力濟之雖其量與才之絕人而
實其品之絕人也今年春余得讀其道南錄醇正簡易
表彰前哲紹明家學適如其才量品以出而爲有德之
言君子之業也且余聞芥山之教人也每日執筆立言
必本經術庶爲功於聖賢而有裨於世教是芥山之品
不必借錄以傳而人之所以求芥山者亦當出於語言
文字之外也乾隆丙子巴陵方桂

滇海遲昨永持在著

吾儒之學以復性為宗性者何精理也天以木金水火土之精神賦而為人心仁義禮智信之實理也性之為說始於尚書周易而太暢厥旨於中庸其體不外喜怒哀樂工夫要在戒懼慎獨效驗直至位天地育萬物孟子得其傳而有性善之說仁義禮智即子思所謂未發之中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子思所謂已發之和至宋而周子之太極圖說張子之西銘程子之定性書皆所以發明此精理也周子授二程曰尋

孔顏樂處程子得其傳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也濂溪曰誠者聖人之本明道曰只是一個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若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是誠無為依然太極運用矣即中庸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也合數說而精究其義默識其理則性之為性可知而天命在我矣力而行之則德體於身而道著於世聖學之傳傳此而已

楊龜山師事二程疑西銘近於兼愛辭論往來聞理一殊之旨始豁然無疑推明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夫

學中庸之道無所隱嘗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人心正則事無足為者矣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然後知我欲仁斯仁至之所以然正心到寂然不動處皆有準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又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語言眾意之表又曰方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教章邵子曰熟讀論語將論仁處仔細玩味而射行之羅仲素來學以饑者甘食一章令之思

索且曰更於心書上一着猛省便可入道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又語之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須是着力求實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原慤不為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其後仲素令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延平以授考亭又胡五峯師事龜山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張南軒實傳其道道南一脉遂集諸儒之大成云

羅豫章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

之心深自得之上世人才唯能如是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常而忠義行之者易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如是雖一毫人欲之私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又曰學者貴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又曰學常在目前只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又曰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心目閒安得不進

胡五峯曰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猛勇道南錄初稿

三

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餹故能有常而日新又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曰知至而後可以知言誠意而後可以養氣

張南軒曰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又曰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偽之關不以天命性道爲口耳影嚮之談作光景玩弄之具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默識也

謝上蔡曰儒者之學本天者何理而已天理者自然

的道理無毫髮杜撰移易不得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

朱子曰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

吾儒之學自宋以後莫盛於明明初定制藝取士以四書五經命題士習學庸語孟兼通一經傳註遵程朱卽滇處西南地號極邊亦家魯鄒而人洛閩矣晉江陳用賓先生巡撫滇南表章理學四先生先大父履

道南錄初稿

四

齋先生諱奮字鵬南者滇南文獻輯略一書載之特詳一曰胡在軒廷祿昆明人宗事薛敬軒一曰楊弘山士雲太和人宗事陳白沙一曰李中溪元陽大理人宗事王陽明一曰艾師湯自新鄧川人宗事胡敬齋宗薛胡無間然矣宗陳王豈免遺議然不可謂非後學之幸滇南之光而道南一脉之所廣被也胡在軒曰薛文清尙眞知尊實行其教人拳拳乎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唯責躬行之實讀其語錄平實正大迷悟兩字俱用不着也

楊弘山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石翁此
二語余終身用之不盡然須從靜中養出個端倪來
方有商量處又曰斷除嗜慾想永徹天機障身在萬
物中心在萬物上莫謂石翁非誠明之學也

李中溪著作甚富王龍溪稱其山中靜業已入三昧所
造在錢緒山之上其冬夜詩云漫漫冬夜長瑩瑩孤
燭光山人自無寐况棲修竹房修竹夜浙瀝瀟灑吟
寒豎朗月照戶庭鳴泉歸故塘別葉棄寒風餘芳委
嚴霜東壁正中昏振衣起傍徨傍徨豈有他望道吁
升堂悠悠歲云暮遐哉猶面牆寸陰與彈指久近不

道南錄初稿

五

可量千古在須臾安得不悲傷何穉孝云此詩有遠
伯玉及時勉學之意

非流連
光景者

艾雲蒼曰欲學聖賢以堯舜爲宗孔子爲師以顏曾思
與爲友以誠立基以勇下手以智覺察以仁貫通又
曰敬齋有云先儒言合內外之道曰表裏交正曰內
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原曰顯微無間曰動
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處最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
知所用力而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此吾儒正
宗工夫吾嘗持是以推孔孟程朱無不合也

大要不外主敬蓋敬立則本體斯在讀書窮理處

事治人皆是平旦虛明氣象尙有何內外之別

遲履齋曰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之感蓋自孟子以
後道患不明諸儒雖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力行者
各持其是尙無愧於豪傑之士自朱子以後辨之明
析之精道患不行而漸入於口耳之談然則爲政不
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愚謂爲學亦然又曰學者能於
日用間事事物物看得俱是道俱有理心地便可灑
然認定一個是字做便可以建天地質鬼神又曰儒
釋之分只爭虛實王伯之辨在於公私又曰性命一
字儒者常談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就一人

道南錄初稿

六

之身默識造化之妙而後乃知性命之實又問人身
有元氣元氣在未發之先卽神也又曰今日爲學不
知向上者不必言苟知向上又必去頭巾氣學究氣
而後可望自得之效老生常談執而不化頭巾氣也
蒙師杜撰轉相傳習學究氣也又曰看理儘何影響
爲學好高欲速皆學者之大患嘗有讀性理書後詩
云

渾渾淪淪無倚倚森列列萬端全濂溪夫子真先覺
啟鑰抽關示的傳

陽變陰合氣化行男女雖雄牡牡各人物化成各有種

形化之中氣化存

陰陽氣聚人物生陰陽氣散人物死妄說輪迴亂大猷

豈知造化只如此以上二詩句多與曹月川先生同

望心太極似明蟾影落清江個個圓為愛當年陳幾叟

悔讀南華內外篇

春陵聰明比孟子讀破中庸一字無孝經大學誰人會

東西二銘德不孤

一語不遺無極老于言無倦考亭翁鴛鴦繡出成兩譜

金針何處覓行蹤

理具於心主此身存心養性樂無垠嶧山夜氣傳真訣

道南錄初稿

七

落落乾坤自有八

履齋先生語錄周程張朱宗子嫡孫全部書道學

精義普天下道學津梁

自世之論學者以禪之實托於儒之名喜頓悟之直捷

厭正學為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而聖人之

道其不明不行也久矣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

始乎適極乎遠其為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修於身

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

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

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此孔孟程朱下學而上達之實也今之

欲學聖人者亦惟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

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為應事之

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人以廣成物之

功去其好高躐等師心自用陽儒陰釋之私則吾道

自如中天之日而正學常昭於宇宙矣然則何以入

手曰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

將發之際六字符勝十車書矣

道南錄初稿

八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明善復初遷善改過以平心

和氣盡人情物理之當然而秉公持正以為立身應

世之準此所以不同於二氏之虛無寂滅

辨別是非學者之急務也是者何道心也天理也善也

公也義也正也非者何人心也人欲也惡也私也利

也邪也此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明善論語之博學孟

子之知言程朱之窮理皆是也能別是非則不獨十

三經廿二史可讀即老莊之道德荀楊之學問管韓

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皆可為吾學之証也

今之學者苟知自重必曰學問文章又必曰道德性命

夫知以此自重而於威儀之際著述之間治家之法當官之政俱無足觀則其所以自重者適以自欺而已於學乎何有宜虛齋作密箴以自警也

有真心地然後有真工夫有真工夫然後有真精神有真精神然後有真光輝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通室有愧寤寐難安

聖賢之學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學者唯體驗於性情踐履之中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兩則為己之學也

為學以培元氣為主為治亦然

道南錄初稿

九

今之習舉業者宜其皆聖賢之徒也孔孟程朱聖賢人也讀其書習其言見之聖賢也而不聖賢者何歟宜自思也

以舉業之心讀孔孟程朱之書皆會作利達之見何能知些子消息若能洗心滌慮日授數言向身心性命上理會日用言動上打點自別是一種意趣而子思之秘何假旁求

大學孔子之學也孝經孔子之行也欲學孔子之學而行孔子之行者其沈潛反覆於大學孝經乎朱子之小學大學孝經之入門也朱子之近思錄周張二程

之精蘊也欲學朱子者其沉潛反覆於小學近思錄乎

天地無心人者天地之心心之神理謂之聖

人形得天地之氣人性得天地之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固儼然一太極圖也

事之有經權循兵之有奇正也經權奇正之中又有機焉經也正也人人所可知也權也奇也知之者其數入乎若夫機則知之者鮮矣故曰知機其神

人有識有量識高者量大唯知道者識自高量自大

道南錄初稿

十

人之性天命而已天命流行至誠無妄天性聰明無莖無蔽以無自欺之心去耳目之累而性定矣

仁義禮智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文武周孔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

非全放下終難湊拍

平日之氣是眞放下尤景非所謂茫茫蕩蕩方不

是恍惚空寂一邊

明鏡自照止水自澄

就念頭動處辨別義利公私即能截住是易簡之方

此周子謹幾之學截斷眾流法也

性本有知如日性是日知是光

性猶水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其不清者塵土累之

耳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道理杜撰不得穿鑿不得只平平從日用處求個心安

理順便有把鼻

杜撰不得何必別立門戶而有先立其大主靜良

知種種名色穿鑿不得何必傍人門戶而有調停

朱陸陽儒陰釋紛紛辨論

心清自明道理乃見

志不可放倒心不可放偏

道南錄初稿

十一

剛柔為累天理難明學之所以貴講也

以胸臆聰明揣量憑諸家論說趨逐均非講學之道也

揣摩卜度何日是豁然之候

清慎勤忍四字呂成公以為當官處事之要某近以此

四字為進學之要清心寡慾則必主敬存誠慎動謹

幾則必省察克治勤懇精進則必愛陰惜日忍事故

災則必崇德辨惑

當理無私之謂仁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

則妄也非仁也

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

於不直皆誠意淺薄所以不能動人悟物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眾人多欲

讀古人書想得古人氣象出最好

論學術之分則曰儒禪論治術之分則曰王霸然霸與

禪常相依以為幻孔孟之時無所謂禪也其老氏告

子與莊生乎漢唐以來禪宗漸盛至宋而有霸之才

無禪之學者有禪之學無霸之才者至明而有禪霸

兼用者嗚呼何正學之多厄也

靈於惟精惟一之外無奇授孔子於下學上達之外

無奇功顏會思孟於博文約禮省身戰兢明善誠身

道南錄初稿

三

知言養氣之外無奇傳程朱於居敬窮理實踐之外

無奇法則今之所謂單傳直授立地證道者果可信

耶

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

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

儒者之學成已成物顏子問前日為仁後日為邦舍

是無他學也蓋為仁者成己之極而為邦者成物之

極體用本末備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

君子之立於世也必有剛健之德有正大之情然豈易

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

參人動曰道義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
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唯於理之當然者由之
而無所恃焉則道在是矣

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鎮耶而烈於燎
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

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後世
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迹爲粗迹而圖事者以理
義爲空言老莊言理而不及事堯商言事而不及理
世降益未爲士者益以辭藝爲宗內無證性窮理之
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夫子所爲深憂而屢嘆也

道南錄初稿

三

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卑管晏斥儀衍程子闢虛無
寂滅之教功利辭章之習而後世卒兼其弊以爲用
由論語第一章學字講不清而小學不立大學不進
故也

諸葛武侯事業偉然求其所以唯開誠心布公道集眾
思廣忠益十二字爲之本而謹慎二字又其本也澹
泊寧靜則其養也

今之能文章者不過牽合組織耳非有窮理致用之功
也故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

真西山曰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

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
曰朋黨誹謗也學者不可不詳考其說因其迹以察
其心庶不爲浮言所惑

學記曰師者長善而救失也善少者長其善惡少者攻
其惡

天理至法人情三者原自相因學者能時時體察不唯
可以修身兼可以善世

我心實未了然含糊歸依我身實未湊泊特就冒認皆
自欺者也

道南錄初稿

西

子然不了然驢之起心動念處湊泊未湊泊驗之

逐境遇事時則日用皆秦鏡又何有自欺然誰肯
如此自勘此聖學第一關所以終身不必問津也
今之爲學者不知用心耳苟知用心則心便不放用以
思索義理則必體事察物之務周用以涵養本原則
必持敬存誠之務密用以反躬實踐則必事親從兄
起居食息在在敦行而不怠豈有或放之心哉

呂叔簡曰心故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
說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可與此
參看

術者處事之名君子用之則曰智術曰仁術

凡事前頭放長一分曰豫後頭放反一分曰裕其味無窮

窮

剛者無忿勇乘血氣

道在人情物理中離之便非道

能為可久之事不出無益之言唯有德者能之

儒者先須曉事而後可以任事

吾儒之學實踐以合虛下學而上達

實踐以合虛五字所謂步步仁義中正時時無極

之真濂溪絕學一語道破

學者言性最怕空如無善無惡是也又怕混如有物渾

道南錄初稿

壺

或先天地生是也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

入而悅之而簡棄一切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

融者便而趨之而摸稜一切

性通天地貫古今心亦通天地貫古今氣亦通天地貫

古今惟修身者自得之

身者形色也而實載天性之奇器踐形盡性承道以光

天地接德以續雲祚大忠也大孝也亦即君之忠臣

親之孝子也

濂溪之主靜本於樂記明道之天理亦本於樂記記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此一節為宋儒道學之源

先儒云扶植正人主持公道此為有功造化事

慎獨之功從夫為做處昧于管稱私欲行於玩狎之地

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難講於師友之前

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

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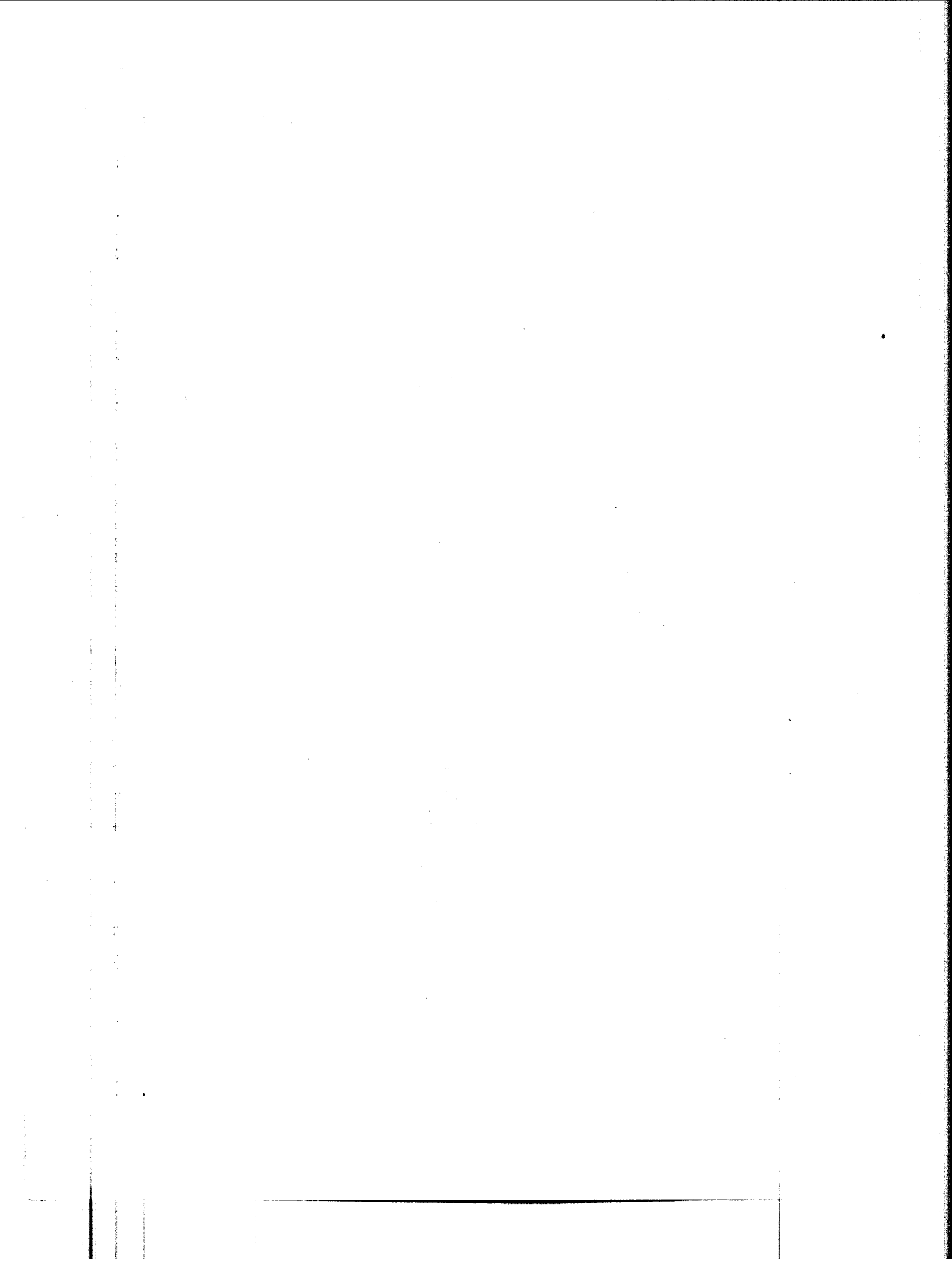
道南錄初稿

壺



環

書



環書

新編卷第八

番禺方殿元蒙章著

上篇

九谷子曰昔者天地之終也陰陽之吸噓於混沌者不知其幾何時也畜之久而天地成又久而人物生斯時也其如人之蒙乎上有神皇下有羸民知識不繫話言不支他何有哉書契之作其不得已之時乎及伏羲沒而其工亂矣甚者神農猶在而夙沙叛矣又甚而黃帝戰榆罔於阪泉三戰而後勝之矣戰蚩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一 世楷堂 藏板

尤於涿鹿合諸侯而後擒之矣今之所謂上古者其天地之衰耶至於唐虞人性難乎復矣堯舜於是乎起而防其心故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善養苗者去其害苗者而已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善養性者去其害性者而已其教之始乎傳乎三王禮以一之樂以平之政以率之刑以佐之帝王不代作人心橫行至春秋而極臣弑君子弑父孔子出而憂之憂而無位退而立教其旨不遺事物而性命存焉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故言天道不離陰陽言人道不離仁義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明精一之旨以格物明善為先而要於誠明執中之旨而求諸庸故其說通乎高下上士可以達天下士可以守已聖主可以無為庸主可以無過性命之源死生之故藏於易繫以待悟者曰莫我知也夫至於今疑者未之知信者亦未之知也然百代皆奉之以教乎庠序非以其持世不能須臾去哉老子之教主於神以無言道以柔應物以無為治天下不開天下之智則不流於詐不開天下之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二 世楷堂 藏板

文則不流於偽思元同之風而不可得也故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一於清靜天下不擾然惟能全神者因道而應可以治身可以治天下否則以不事為無為身與天下交廢故未久而莊周之徒已大失其傳後之丹家竊而師之皆非其徒也佛知心之妄無盡也生之苦無窮也曰不如無生於是而棄夫婦又知夫死而復生之故以性本無我自體自用名之曰智體用有我我智非智名曰識神識生之根也

生皆妄也能寂然如性之本然反識歸智以照諸妄非我能照非我所照照一由彼則神無用而妄即真烏乎生哉夫上有堯舜下有巢許人各有志不可強也誠欲學無生者則其教至矣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聖人知生生之不可已也謂無夫婦則無父子兄弟因無君臣即使形生絕而化生復出矣故不忍遺世世之人皆父子兄弟夫婦中人也無君無臣不能一朝安也而亦奉無生之教奚取乎哉又其愚者非學無生也以天之與神人之所尊也而佛卑之夫卑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之以其有陰陽也而愚者以佛既尊乎天與神則降祥赦殃必有大權其性至慈白罪而免羣而詔之幾徧天下其為名僧者貌佛而非佛猶名儒之貌聖而非聖違責夫愚者哉孔子先知之故顯神於易顯性於仁義時一於易則神不虛心一於仁義則性不空性也神也猶方員也易也仁義也猶方員在規矩也天人之因死生之狀由是而自悟後世之學老佛者不能窮聖人之奧而學聖人者不能窮老佛之奧且不能自窮聖人之奧見夫老之言神佛之言性智過

人者不舍聖而之老佛者幾希矣其不舍焉者止循循乎聖人之門牆而不入其室而尊耳貴目者信之而不敢疑止之而不敢進吾何望哉聖人之教人也慮其躡高而馳遠也故不明言之欲其自得之明言之跡也自得之悟也及老佛明言之矣天下之人無不信矣於此之時復不舉聖人之所不欲言者而言之使慧知聰明者相引而去之留一二趨尋步尺之士吾道其孤哉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八 四 世楷堂藏板

或問曰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則不盡是謂無物是故君子先格吾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或曰主敬者將念之而不失乎曰是繫獼猴而止之也止之久而苦之將病且死焉有憶有忘心之常也未有長憶而不忘者也是故能敬者存心而無心曰既存其心烏得無心曰藏千金於匱未嘗矜而懷之也主人之歌笑自如也行臥自如也飲食自如也或窺其匱斯防之矣無他知千金之為重無不覺也吾之性豈千金比哉愚不知耳知而不覺者未之有矣

是故主敬者必先格物形色物也形形色色者性也格物也者孟子之所謂知性也知性之始知性之終知性之無始而無終復夫素者精為與而氣為奴受夫染者精為獄而氣為盜具之者醜發之者魂運之者神充之者身宅之者心矩於道者心之功也放於欲者心之罪也功必先知之罪必先知之知道而循知欲而遠是之謂存存之又存敬之至也將存之而又守之是二心也

或曰心其有形者歟情與性其無形者歟曰有形之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心性情宅焉借以為名豈惟性情有意有思舍性與情及乎意思無復有心不數月則言歲數月則不必言歲也曰然則性與情意思為四歟曰非四當其為性無情意思為情意思時則無性曰若是則天下之惑起矣豈有無性之時乎曰有人焉方其靜也儼然於几席之上其起而行也即是人也几席之中無復有人焉忽醉而狂狂而舞亦是人也及其止也儼然於几席如故也是故情意思者性之動也性者情意思之靜也方其靜而為性萬即一也方其動而為情

為意為思一即萬也動而正如水之行也動而不正如水之波也非水之本也謂之非水不可也故君子不滅其情惟其中不列其意唯其誠不塞其思唯其止不知其一而以為有性外之情性外之意性外之思而守其無情無意無思之性竭數十年之功而成一塊亦可歎哉

老子曰谷神不死後之為儒者有一言之同於老氏

也相率而避之唯恐其免已也即聖人同言之亦不敢深為說焉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神以知來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知以藏往神非他性之權也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明之則生天而反天昏之則生土而反土上之可以為神祇下之可以為禽獸人生斯世須臾耳乃謂與無心者同盡非豪傑之士誰肯舍欲而從道哉豪傑不世出故人無所為而怠為善無所畏而私為惡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解而棄之塗泥愚者不忍也吾神之貴豈止珠璧哉乃人不自知而教者不使之知縱有過人之質亦不過終其身緘言而繩行正色而修容不明夫天地之源幽明之故屈伸往來之狀昧

昧然於死生生死之間噫亦後儒之過也

後之為儒者惴惴焉恐人之目為異端也止是其可見者不敢是其不可見者豈一二哉死生其大者也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胎成而生息盡而死愚者知之矣胡為乎未之未之者難之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父母相感而有生將以為原乎終將何反乎生而有神死而神之人之所知也其得父之神乎得母之神乎抑父母分之神乎為父之神何母無之為母之神何父無之為父母之神何以合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其說習之既久君相尊之師儒督之詩書比之刑律視之有一人起而疑焉羣斥之曰非聖噫甚矣哉其知後儒而不知聖也甚矣哉後儒之錮天下無窮期也

或曰道何始乎曰道無始曰言道何始乎曰道無可言烏乎求始不已而言始於陰陽曰陰陽氣也奚從是始曰無陰陽則無道人之言曰道寓乎陰陽又曰陰陽道之所生皆非也以其二之一伸而為陽一屈而為陰陽而復陰陰而復陽其無使之然者乎天地未有之先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前之幾天地也無所始也天地既無之後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後之幾天地也無所終也陰之靈魄也陽之靈魄也是為天地人物屈伸乎其間而不死者也天地之魂魄帝主之其用神也其體命也人物之魂魄心主之其用神也其體性也性即命也禪主性而卑神氣非不知有性自有神也有神則有化禪無生也烏用化烏用化則烏用神也非不知性主乎魂魄也既無生也無發而無藏魂魄非性即性也世俗之學禪者日在乎化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八

世楷堂 藏板

而欲捐其神日應乎倫而欲幻其魂魄何為哉聖人
知天倫之不可棄而生生之不可已也故其言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有氣剛柔有質
仁義有事氣胡以行質胡以成事胡以幹必有體焉
舍仁義而言人道將有不事者矣方員非規矩也
規矩即方員也是故陽運之謂仁陰制之謂義明乎
二者之謂智中乎二者之謂禮誠乎二者之謂信得
乎二者之謂德順乎二者之謂道世之卑仁義者源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九 世楷堂 藏板

所生未見其一也
孟子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知有天焉有人焉有
畢生求知而無與於天者不知其良也知其良者曰
知善之為是知惡之為非如斯而已矣夫道之用廣
矣道之淺微矣道之權化矣其不能至者於求知知
而不先之物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形者物也
形而上則也知其則而後有物否則如無物然故大
學始格物格之者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

明辨之所以格之也魯人問適周者告之曰由衛由
晉格物者衛晉之路也至周而明堂九廟無不覽焉
知至之謂也今舍物而求知難乎為至矣將無有求
於不慮者乎

或曰學而主靜可乎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聖人之教也慮其守內而遺外
也學一於敬猶虞其孤况一於靜乎君子以靜為驗
也不以靜為功也

經曰明德明德降於天而反於天詩曰文王在上於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十 世楷堂 藏板

昭于天天陽而地陰陽者羣明之所聚也曰聚而一
乎曰聚而分一室之中置百燈焉其明合也移一燈
於外而明隨之而後知其分也神之昏者亦然故曰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中人以下其神昏能無過乎貴能改耳改事之過不
足以復神心過改而神復矣
巧於人者拙於天工繪刻者能為毛嫱之美而顰笑
話言覺知妊育媼母之不若也人可為而天不可為
也夫人之上不如天之下久矣

恒言曰元氣元氣者一元之氣也逝者氣散而氣之神不散也是以元而又元也

有鐘於此不扣而鳴則人謂之妖孽心之不感而動者至人之所謂妖孽也

天陽而地陰其有域乎曰一寒而一暑一晝而一夜陰陽之域均可推矣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性則內無君也非學則外無倫也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於德性慮

其外之遺人也一於問學慮其內之遺天也故天人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合而後全是之謂下學而上達
或曰不思而得誠者也周公之思也夜以繼日然則周公非誠者歟曰否不思而得者得誠也為人君為人臣為人父為人子事之變無窮也惡得而廢思其欲廢思者必禪者之無倫而後可也必學禪者之有倫而不求盡其倫而後可也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口之於味也體之於適也欲之府也是故見有耳則不聽見有目則不明見有口則不止見有體則不恬君子能定性性定則神一

神一則魂寧而魄清魂寧而魄清則氣不決而精不波人見其形而君子唯形人見其色而君子唯色色耳目口體幾遺之矣或曰如子所言非禪之無人我相乎曰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子亦將非之耶

學道者無如優孟學道而失已間有主敬者瞿瞿然而敬也聞有主靜者兀兀然而靜也聞有能醒者現現然而醒也聞有能樂者灑灑然而樂也是優孟之叔敖也無幾何而解衣擲冠嘿然而不談塊然而不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笑猶然優孟也方其為叔敖也他人不能辨之而優孟能自辨之今之學道者幾不能自辨孟子之所謂惡知其非有也其患由乎任念念之不已將尸體而造神瞑目而守腑殆哉是故學莫先乎精義精則能一不縛而敬不拒而靜不燭而醒不排而樂人也而天耶或曰噫此非禪之離念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非聖人之言耶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有凶有吉志之所之其氣動焉

以氣召氣應以其類如磁石之引鐵也順性者吉逆性者凶氣陰陽也陰陽鬼神也豈察察然計賞而較罰哉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或曰人死而復化乎曰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雀雉何能哉數至而已形在且然况於神乎

或曰人化而情變乎曰數極則變鷹鳥之鷲化鳩之拙蟋蟀之穢化蟬之清鳥在其不變也

魂魄未生而具者也精氣生而有者也氣不盛不足以盡魂故孩不善思而老多鈍也精不滿不足以盡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或曰同氣相求君子淑女而有胎札胡為乎其召之

也曰君子之所能主者神也腑藏體膚精氣之流也非君子之所能主也血氣之不調蟪蛄生焉沐浴之

不時蟪蛄生焉何足怪也

或曰病狂者之顛倒其心也豈其神傷歟曰病烏能傷神神宅乎心心病則與之俱矣猶夫心之惡也神

亦與之俱矣為惡有意獨能染神故死者有惡神無狂神

世有習靜不得其術而致狂者困其神故也靜有術焉故曰定而後能靜行路之人不惑於歧神一而恬則靜矣由其知之明也止而不行而以爲靜人不可以爲愚者幾希矣

有病狂者於此環聚而觀羣而訝之羣而笑之人之妄思也與病狂者何異焉幸其無病而知掩之也神至正至明而染之使妄此精氣之過也從其過者誰歟

或曰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神多有亡乎曰猶夫人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卷第八

十四

世楷堂藏板

之亡子也豈不在焉非其子矣懷千金之璧而行乞

於路不知其璧之可用也謂之無可也且人之知其神也誰哉神自知之也生不自知何神之有死將昏焉隨其類之氣類之倒之而任其所之而已矣不

謂之亡可乎而况有魂魄而魄頑者乎

神之既離形也昏明之等視乎其智生不格物有神焉而不窮能明生之所明不能明生之所不明及其

復受生也宅於心貫於體目有明耳有聰心有思而發為知唯學能盡知昏者可使明也神非受生不能

自明故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夫所以能明者神也而必藉於生生而未明何以死哉

魄圓如天如日如月如星圓者自然之象也魂瑩其中而耀其外者也是神性之府也謂魂在脾而魄在膽者孔子之所謂未知生也無惑乎其以魂升魄降為死也

月明死則魄生明生則魄死故魂藏魄則明見魂而不見魄陰變陽也魄藏魂則昏見魄而不見魂陽化陰也人之魂魄亦若是而已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五

世楷堂藏板

東陽之陰也南陽之陽也西陰之陽也北陰之陰也於此可知其類矣

仁畜愛禮藏矩義運權知宰別方其靜也性一而已豈有分哉豈有隅哉時動乎愛必有畜者因而名仁時動乎矩必有藏者因而名禮時動乎權必有運者因而名義時動乎別必有宰者因而名知仁禮義知亦後起之名也卽一也其一也豈聖人與佛殊哉殊乎見也佛見無生動者幻也聖見生生動者神也舍仁禮義知而言一猶言方員也以仁禮義知而顯一

以規矩顯方員也無生者不制器者也規矩無用也方員皆空也人不知出世之所謂幻者卽持世之所謂神神其幻非所以出世幻其神非所以持世而乃疑夫聖之一非佛之一智過人者莫不出聖而人佛日在生生之中而為無生之道何異乎饑者之求食而為辟穀也

或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其說何歟曰人之目能內視歟曰不能人之耳能反聽歟曰不能曰目之能視色而不能視色色耳之能聽聲而不能聽聲聲者其神不定也神定而後能視色色者能聽聲聲者是之謂內視而反聽耳目不能引之矣故瞽者有明而聾者有聰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五

世楷堂藏板

或曰龍逢比干聖賢之流也而以忠殺天何為耶曰天何與哉魂魄而上者性而神也魂魄而下者精與氣也精氣之行陰陽之數也一伸一屈極而為厄有雷霆之極水火之殃兵刑之戮故聖賢處順際逆不動其神禍莫慘乎刀鋸因之以盡倫常成仁義拔一毛而已矣

或曰形死而神不死無目以視無耳以聽亦何神之有曰聞見之精豈從耳目有哉瞳清如牖顯神之明竅虛不動通神之聰及其死也歛而歸神其應也無窮其生也無涯若無焉則魂魄魄頭而神幾乎滅矣或曰人有言四時一大吸噓也晝夜一小吸噓也有諸曰否天地猶夫人也豈有二吸噓哉一噓而陽一吸而陰四時之成也陰陽之中有陰陽焉日月之對會而為晦望日之顯蔽而為晝夜水之應月而為潮汐非吸噓也曰天地既有始矣殆必有終將無吸噓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月之聞一純誠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純之至也以心守誠慮其息也非無息也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即理歟曰非也已之當克者利也名也怒也色也利之與名中人以下多溺之怒之與色中人以上多未純焉何也性主陰陽陰陽之激而為怒陰陽之交而為色激者其變也交者其常也其染性也久矣一於禮而後須臾皆仁曰視聽卒然其難固也非禮之言非禮之動賢如顏子猶以是告之歟曰何易言哉驗之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言哉

在人心也不知其本而循其數老子之所謂失義而後禮也後世聞之欲廢為箕踞老子之用柔處下而若是乎孔子適周而問之將何為乎

或曰魂魄先天而具將無增者歟曰陰陽之行也盛者凝凝者靈寄而有生修之則靈愈靈不修焉則漸昏昏之極則魂魄而魄頑有墜焉而無散為其近乎質也曰何以知之曰知之乎星隕而為石也

或曰人死而有知乎曰是性之明也非心之知也夫知何見哉由外見者二由內見者三二者何耳目之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九

世楷堂
藏板

謂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知與之俱久而忘之矣三者何情意思之謂也感而有情作而有意索而有思知與之俱久而忘之矣而况死乎其不忘者則明也明也者智也智也者貞也順性而視是為性明順性而聽是為性聰順性而感是為性和順性而作是為性才順性而索是為性覺未有忘焉者也昏明有等方生而却死矣

或曰愚者之生也其神昏昏然死而祭之亦可假乎曰祭者誠則氣一氣之同者相召無昏明之異也

或曰詩云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其怨恫也有心乎曰賢者能誠郊而天神格社而地祇出不肖者失誠廟焉而宗公不饗矣氣不感也非猶夫人之怨恫也

或曰人之言曰盤古氏龍首御世有諸乎曰否好怪者為之也龍物耳豈靈於人哉陰陽之行也人與禽獸草木因所得而成形四肢之動息之吸噓竅之啟闔皆精氣之為也草木之能枝葉而花實亦精氣也而無心不能受魂魄焉心受魂魄陰陽之靈貫於百體而後有視聽嗅嘗為神之用中有所由然者故曰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十

世楷堂
藏板

形色天性也人物之精氣兼乎五行多寡純雜萬類分形先之天地後之天地將無變也况乎須臾之古今哉

或曰孟子謂犬牛之性不與人同信矣禪之言也人可變物豈不謬歟曰有之天地一大魂魄焉能之者神也所由然太極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豈惟人哉鬼神亦然豈鬼神哉羣蠢亦然莫不具魂魄焉其能之者其所由然者猶夫天地也凡魂魄之在天地如飛塵然無不有也數至而附附而成狀人可為鬼

神鬼神可爲人人獨不可爲羣蠢羣蠢不可爲人乎
方其爲人也則其性已人也方其爲牛也則其性已
牛也豈魂魄有殊狀哉昏明之變各成其類焉耳
或曰丹家以心爲離以腎爲坎取坎中之陽易離中
之陰亦有道乎曰何在而非道耶欲莫大乎男女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欲之藁也坎陽使之
也坎陽之流離陰之長也有道者節之以禮故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老子曰天門
開闔能無雌坎之陽不流則離之陰不長是陰之在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離者隨伏於坎非離之陰而坎陰也陽之在坎者受
止於離非坎之陽而離陽也丹家多譬以待悟者世
乃舍理而求形欲取而易之術紛紛焉未見其不死
而且速之死也

或曰丹家謂凡父母之質不能以上升也需胎嬰焉
亦可信乎曰胎嬰者彼所謂陽神也人孰無神豈他
求哉患陰而不陽耳陰者昏昏濁而曰下陽者昭昭
清而曰上有道之神直與天通陽魂滿盈陰魄瑩澄
七尺之軀須臾寓居將順其化歸于太虛安知夫不

聚而成狀乎安知夫聚之不復散而爲變乎又安知
夫散之不復聚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窮其
理而役役於黃婆姪女之間引其精而閉其氣此孰
非定情寡欲之士也以神求神終不得神亦可惜哉

下篇

或曰太古之世婚姻未制也男女其無別歟曰否天
地初分元氣靜穆上有神皇下皆醇俗年歲壽考後
世無及其內不邪其外不誘無用媒妁數有定偶婚
姻之制後之防淫也不觀夫鴻雁雖鳩之倫乎豈待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教哉會謂初民而不是若哉
桀之非湯伊尹之所知也皆五就之彼其心豈嘗一
日忘天下哉孔子寧不知佛肸公山之不足與有爲
也奚爲乎不往而欲往也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君天立之也天立之而
吾不君之乎官人與之實天與之也人爲其大誰爲
其小乎羞之卑之是逆天也
病者展轉歔歔於北牖之下有人焉偃臥放歌以自
爲娛而不之視也則羣謂之忍人矣天下之民病矣

命之不用則已焉耳大用則大救之小用則小救之固而不用以高其名以適其身以肆其心天之生斯人也豈徒使無勞於世而獨飽於巖泉林谷之間哉鬼神之故聖人信之以知庶民信之以惑知則所祀者神非所祀者不神惑則所祀者不神非所祀者神古有重黎絕地天通周禮太宰以祭祀馭神司徒以祀禮敬諸祀掌於宗伯典祀祝巫神仕之屬皆列於官故祀有經而民不惑後世不官而聽之民邪說紛而亂民起矣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觀於蜡而知夫萬物之神也及於貓及於虎及於昆蟲非各有其神伊耆氏聖人也而愚若是哉觀於雩而知中和之不可已也月令季春命國雩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雩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春氣生萬物者也春盡而非時矣暑氣長萬物者也秋中而非時矣寒氣凝萬物者也冬盡而非時矣非時則不正不正之氣屈極之鬼隨之而行遂成爲厲畢春氣則暑氣行達秋氣則暑氣消送寒氣則春氣盛故四時和而萬

物順也王者之喜怒及於天下一有不和民愁物苦上干於天風雨不調黍稷不登疫癘橫行天札時見不亦宜乎

方相氏時雩以索室驅疫能乎曰此方相氏之職也非其能也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君不恐懼於上無庸也故天子順天而後可讎天下諸侯順天而後可讎其國有司順天而後可讎其境庶人順天而後可讎其家否則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將安用之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古之爲尸者其知神人之交乎盈天地之間者氣也人之在氣也如魚之在水也鬼神乘氣而行者也能出入於人之內腑心動而善召神之吉動而不善召鬼之凶數至而生感而爲娠况祖考子孫一氣也有誠而不交者乎尸之醉飽神之醉飽也後世誠衰而尸廢尸廢而誠愈衰矣聖人達陰陽之故故祭而立尸虞始尸以至乎禘男女異焉未盡神之也廟祭設同几一尸而妃配神無男女之異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之一身百神

格之知之何其不可配也

神或而在陽或而在陰祭者不知所在故兩求之非神之有二也

王子有母之喪將七祭焉九谷子曰子非學古之道歟胡為乎其從而祭之也曰吾見夫上下行之而不知其義也姑從之曰釋氏謂築壇以設佛像初七中而禮呪七七中而佛現一百日而知成又謂為死者作佛事其期還識非七日而一祭也後之哀親者用其說也聖人之哀親也則死而不忍死之也故觀陰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陽之代而不見吾親也為朝夕之奠食餘閣之食酌而不酌焉三月墓而虞始爵漸神之也記曰殷紂而耐周人卒哭而耐孔子善殷善其不速鬼也始死之祭世之習而不辨也王子瞿然流涕曰至矣哉聖人之得我心乎遂不七祭

今弔者之用楮也猶生之用幣也像而不可用也芻蕘之謂也愚哉其以為死者之資也親始死而用之是死之也遣而製楮廢中人之產愚之甚也來者讀而焚之可也

樂也者君子之所以定性乎性主乎氣者也氣不和

則性不定是故君子以樂養氣所以熟其仁也所以純其敬也或曰古樂而既亡矣氣奚以養乎曰古樂之未亡也由聲而得無聲古樂之既亡也由辭而得無聲曰何也曰因詩而有歌因歌而有五聲因五聲而有十二律因十二律而有八音君子以神聽之緩而不慢急而不暴久之而步趨樂也語默樂也吸噓樂也所謂由聲而得無聲也今之八音非古之八音也今之十二律非古之十二律也今之五聲非古之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五聲也今之歌詩非古之歌詩也而雅頌之章不可想其性情乎朝詠之而夕謳之久而如見其人焉又久而如聞其歌矣又久之如有宮商如有律呂如有金石形於步趨默語吸噓之間矣所謂由辭而得無聲也曰然則古樂其終不可作乎曰何不可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氣一類也上有聖人性一神凝喜溫怒平如樂於壺臣樂於朝民樂於野物樂於羣風雨雷電起而應之洋洋乎天地之間皆中氣也於是藉管以求黃鍾而中聲出焉損益之而成樂天

神下地祇出羣鳥儀百獸舞人有不自得其性情者
哉是故德盛而作樂者至樂也功德半者次之功高
而德卑者不足觀也墨子不生唐虞之盛未聞夫大
章九韶之奏以耳目之所及者而止其非樂也不亦
宜乎

夫易者君子之所以格物也物者已與人也人即已
也人之交無在非理焉精乎卦爻之間而天下之
理可以類求矣是理也性也命也禪者無倫無倫則
無事故止言性人日在乎倫而不知易則失權失權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則失中失中則失時失時則人而非天故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

易聖人配天之書也天之行也動有幾焉神者知之
事之有幾昧者不知也及其形而後知之悔吝已成
不可救也聖人不卜筮而知吉凶畫陰陽之變化以
示天下而繫之辭使其習而精之以安其位以順其
時察陰陽所以由仁義也由仁義所以合神化也合
神化所以體性命也庶民藉神物以占臧否以決進
退不敢違道而徇欲日在乎化育之中而不知誰為

之也

易曰潛龍勿用神哉龍乎能小而不能大能大而不
能小非龍也興雲致雨普利萬物龍之用也無其用
而潛者是潛魚也伊尹之於有莘傳說之於版築太
公之於東海若將老焉豈以用為心哉人知用之用
而不知不用之用也

有君無臣雖有堯舜不能為也有臣無君雖有伊周
不能為也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五在天而不見二非也二在田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而不見五亦非也夫何求焉哉中正而已矣

吉凶者屈伸之數也傳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能無凶哉非取之而已矣吉不終吉凶不終凶其陰
陽之變乎是故處泰而不有處逆而不憂處危而不
懼處困而不怨此鬼神行而不與也故曰與鬼神合
其吉凶

易曰含章可貞善哉含乎見才則嫉之者至矣見智
則忌之者至矣功名之士不可以事君功必成者則

機事生名必成者則直道違功不必成也名不必成也順天而無與焉臣之所以終也故曰無成有終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譽者危道也君子於治世尚思避之况亂世乎囊也者時而取之者也不能括焉囊非囊矣漢之黨人豈無讀易者歟奈之何其死於譽也

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士有耻於求人而不免動於人所求謬以為知己也且近焉且久焉難保其貞也十年則貞之至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矣使十年而不遇將終身而無悶矣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鹿天下之鹿也非虞之鹿也古之君子引賢進能以其得為天爵也以其祿為天祿也否則惟恐其奪之也故即鹿者當先知虞也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者其去天也未遠其習人也未深其後也耳多聽而不聰目多視而不明知多識而不貞失其蒙矣失蒙者當知所反華者反之以樸辨者反之以訥智者反之以直巧者反之以拙蒙

之不反而能入聖者未之有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九二之吉以剛中也六三柔而不中失蒙之正久矣世之求富貴者望權門而走之無所師也而自賤為徒無所親也而自醜為子事其姻婭奉其奴隸是見金夫之女也由蒙之正不養也發蒙者其告之剛中乎

易曰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盛世之禁疎而犯者少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衰世之禁密而犯愈多無禦寇之道也禦寇之道在乎教夫養不舉則難乎為教教不立則不得不恃刑作之而不應誠之而不從井井焉張八面之羅日與天下從事舉天下之民視其上如仇讎夫何異於寇如之何為民父母而可以為寇也

易曰需于酒食貞吉居安而需難其人矣需於險中不愈難乎其德剛能不懼也其時中能不憂也其位正能不惑也無動躁無欲速無動躁則事不紛也無欲速則人不擾也在位而需無干進也為學而需無

期得也需之爲用大矣哉

士師訟之小者也朝廷訟之大者也君子小人不可貌也君子拙於訟小人巧於訟有訟之形尚可聽也無訟之形有訟之情爲難聽也非中正之君子其孰能平之易曰訟元吉

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君子退而後小人顯小人之錫未有不從訟得者也小人於民異情錫在小人民無望矣既而褫之天命已違人心已去亦何及之有哉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高祖之於蕭曹是開國承家而用之者也宋太祖罷石守信諸臣之典禁兵者罷王彥超諸臣之爲藩鎮者是開國承家而不用之也賞以爵土而不假之權亦足以禦小人矣若無尺土之封一等之爵徒出區區之金帛彼以過人之勇智而濟之險奸不殆乎哉

易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親上而不親當反其信也觀信者不觀其文觀其樸缶太樸也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將在斯人

歟以保我子孫黎民他吉可知已

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我無心易使民無心難使民無心易使民無心於君難後之爲政者赫赫焉督鄰比連坐之法以爲平天下之具盡此矣烏知乎有不誡之邑人也

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三曰與脫輻夫妻反目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順天命者道也命之將進也援小人而進不援而亦進以禮進者我復也以援進者將畜我也將臣妾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我也妻將爲夫而夫將爲妻也命之將退歟不援小人而退援而亦退等退耳而能以義脫輻之危其免矣夫夫妻之醜其免矣夫反目之吝其免矣夫易曰素履往无咎甚矣哉往之難也山澤之農大布之衣粗糲之食若太古之人焉及引而之名都歷廣市居之數年求其若古者不可復得矣其素非古也故仕爲富而往者好賈也爲貴而往者鄙夫也爲功而往者躁人也爲名而往者華士也非吾素也吾之素道而已矣何往而矣焉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順行而利濟者水之性也風激而波失其坦矣傳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士不得志於時而不免於怨尤者非盡慕富貴而悲貧賤也以天未欲平天下而胡生我也以君欲平天下而胡不知我也是未知道也知道則坦而又坦矣易曰同人于野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吾長也少者吾赤也其餘吾友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文王能友國也後世君臣之分嚴而上下之情隔其道渺然不復得矣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易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兵爭器也有不爭之心而後莫之爭也兵進機也有不欲進之心而後無不進也兵勝具也有不忍勝之心而後無勝之者也一人之謙天下之福後世之福也

易曰盱豫悔遲有悔君子所悅者禮也所樂者仁也所和者義也不此之豫而盱於上上而邪不為其臣妾則結附疎不事其奴隸則譖毀至不繼其賂賄則厭教生上而正耶將賤而靡之矣如之何其不悔也由辨之不早也

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鳥得而不隨隨必動動必變變而不變者君子之貞也故羣而不膠類而不結會而不約是之謂同人于門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下而既蠱矣不有非常之人孰從而救之非常而待之以常不知時矣故上則師之次則友之猶欲得而臣焉其君不足與有為也而且事之是事富貴也是自卑也是自下也其事不足稱也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
藏板

易曰甘臨无攸利小人以甘為情者也其於天下也亦以甘故其在上也違道以悅民飾禮以誘士其何以終哉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原乎鄉原甘之巧者也

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天之神道命之所以行也人之神道性之所以行也誠則神神不誠則神不神神則郊而天神見社而地祇出祀而人鬼依神不神則否盥而不薦有孚容若孚者誠之交也以吾神孚神而孚之也故

神神則明能自觀以觀天下神不神則昏自觀之不
能而奚以觀天下為

觀之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曰觀其生君子
无咎位在而道或不在焉宜觀我之為君子否也否
則吾咎也位不在而道在焉宜觀人之為君子否也
否則吾咎也觀我生而天下之共為君子者吾責也
故子曰觀民也觀其生而有一人之不為君子者吾
憾也故子曰志未平也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靈

世楷堂 藏板

退而修文文之流未有已也故初而舍車二舍五而
須三三而承貞四舍五而求二五之邱園六之白賁
皆有止之義焉不知止之義者其文不足觀也

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彫也剝終之陽三之陰猶思應之小人
且知有君子也而况民乎君子得所載而可用則小
人失所覆而不可用矣

易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
不遠之復復乎禮者也二下之而休復四應之而獨

復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時
其居處以順序也時其號令以流德也時其措施以
運道也時其刑賞以助化也是故行以天而萬物得
其天

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天下之往者何紛
紛也皆助人而冀天者也助人之為者不能止夫內
冀天之與者不能忘夫外不有其耕不有其菑不助
人者也不有其獲不有其畲不冀天者也不計其利
利在其中矣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靈

世楷堂 藏板

以靜制動靜亦動也非動而不動也以常理變常亦
變也非變而不變也是故聖人靜而不主其靜常而
不有其常故無為而定也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易曰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樽酒鬱鬯先
以求神也簋載黍稷後以薦神也先主而後貳也皆
不金玉而缶樸之至也樸必誠矣誠則明明而後明
人之明否則何以辨其牖哉

易曰咸其腓无悔萬物吾心也有而無無而有有而

有者狗乎物者也無而無者忘乎物者也不狗者患
忘不忘者患狗故良其背曰其道光明也感其脰曰
志末也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陰而不陽天道不行
也柔而不剛地道不成也仁而不義人道不立也故
言而必信非至言也行而必果非至行也

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君子之好好以義也小人
之好好以利也義在則已富而天下潤已貴而天下
榮義不在則富貴不能易吾好是遯義也小人何利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於遯哉

易曰肥遯无不利君子樂夫天則合天順夫命則立
命安夫仁則體仁德充於心其內肥也德暢於體其
外肥也不遯肥也而遯亦肥

大壯之九二曰貞吉九四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
于大輿之腹皆剛而居柔者也妙剛於柔老氏之道
也妙柔於剛聖人之道也柔而柔者失壯剛而剛者

敗壯

晉之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不

愁之晉非貞也昔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臯陶廣之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蓋望之也望之未已繼之以憂又歌曰元首叢脞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况六五之君未必如舜者乎
故喜者君之所以期臣也非臣之所以自期也
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陽位也腹
隱地也入于左腹明晦極也腹近心焉近則獲矣出
門庭宜於去也門庭宗之所在也出之而獲心微子
之去以存宗也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世楷堂 藏板

易曰遇主于巷无咎君子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屯
不終屯否不終否蠱不終蠱剝不終剝蹇不終蹇睽
也而聽其終睽乎上而無君末如之何矣上有君而
睽自我其忍乎哉小人行險以逢君而曰遇主于巷
焉是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易曰大蹇朋來朋之也非臣之也君能朋臣是大君
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楚書曰楚國無
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

形求於傳巖之野而得傳說非以求求之也以不求求之也其得之也不可也故或之弗克違者難信其弗違而終弗違也天也故子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心一神明始與天通而不利成而不功王享帝之道也臣之所以受益而貞也

易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天何澤哉上而下之其施溥矣天不居焉此天之所以為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堯 世楷堂 藏板

大也祿出乎天下者也非一人之私德也施而居之是天下之大忌也

易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姤之初陰九五防之猶含章焉况夫陰而既上矣九以初而壯往不勝之咎宜也不勝而憂將大矣二而戒之三而若濡四而次且五而可甘為莫陸哉

易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小人心于富貴也目之視而不見也耳之聽而不聞也口之食而不知味也體之競而不知勞也君子之心于道德也遇色而忘

其目也遇聲而忘其耳也於食而忘其味也於居而忘其安也其象為冥小人冥冥君子不冥冥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者升也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仁而不節將窮於懦知而不節將窮於察勇而不節將窮於野義而不節將窮於忍禮而不節將窮於文和而不節將窮於蕩剛而不節將窮於銳直而不節將窮於質信而不節將窮於固惠而不節將窮於濫十者美德也不節而嗟况其他乎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卑 世楷堂 藏板

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孚人而孚於人者其德末有不恒者也其情末有不恬者其心末有不淡者也德之不恒情之不恬心之不淡方鼓而知其旋罷也方歌而知其旋泣也得一應則得一敵也而何孚之有哉

君子剛而能覆蓋法乎乾上遇夫澤淵中有天始可決也上遇夫火陽不自照所有大也上遇夫雷天心發聲壯以直也上遇夫風文章外行畜之小也上遇夫水見險而需天之命也上遇夫山德行安止畜者

大也上遇夫地泰陽之來退吾咎也

君子處卑長潤蓋法乎兌上遇夫天進悅乎陽陰弗履也上遇夫火炎潤不交際之正也上遇夫雷動毋以悅戒自歸也上遇夫風其中致虛孚無我也上遇夫水同而不濫斯為節也上遇夫山悅而知止不戰勝也上遇夫地悅而能靜臨事則也

君子文明中柔蓋法乎離上遇夫天明莫蔽之同天下也上遇夫澤相克而革大戰勝也上遇夫雷明極

動時豐無憂也上遇夫風化行自家明為本也上遇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望 世楷堂 藏板

夫水過沸而焦濟難恃也上遇夫山明止不炫賁之

至也上遇夫地明而能晦行乎夷也

君子動隱而聲蓋法乎震上遇夫天無妄之動動以

天也上遇夫澤動物而悅隨其誠也上遇夫火噬物

而嗑動以明也上遇夫風誠動勇行自取益也上遇

夫水能動於險成我屯也上遇夫山口不役心動而

止也上遇夫地復而有待不輕發也

君子養仁和樂蓋法乎巽上遇夫天非陰不成慎所

姤也上遇夫澤出溺迴波大過中也上遇夫火內視

返聽鼎自飽也上遇夫雷順性而動德可恒也上遇

夫水深探得源井不窮也上遇夫山強柔進止以反蠱也上遇夫地深根而升毋速長也

君子外柔中剛蓋法乎坎上遇夫天平險柔剛訟無由也上遇夫澤下涸而悅心無困也上遇夫火處險

而明能待濟也上遇夫雷出陷而動羣迷解也上遇夫風渙極生波早宜約也上遇夫山源泉不濤蒙可引也上遇夫地土得而潤師無敵也

君子宅敬抱一蓋法乎艮上遇夫天藏天山中遜自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望 世楷堂 藏板

得也上遇夫澤當咸而咸不言通也上遇夫火旅不

失主靜而明也上遇夫雷小當其時過不掩也上遇

夫風止高造深漸無息也上遇夫水知止知險蹇不

蹇也上遇夫地思靜體柔謙不知也

君子柔而能載蓋法乎坤上遇夫天否陰之來進吾

醜也上遇夫澤學博而畜以萃德也上遇夫火明以

照陰晉上達也上遇夫雷順已順人動咸豫也上遇

夫風風行自地先自觀也上遇夫水人已交比剛始

仁也上遇夫山止以待復剝不剝也

有人自長安來者言其城郭言其宮闕言其朝會聞者識之退而考之都志無不然焉以耳合目益識之深矣於是意中一城郭也一宮闕也一朝會也及之長安見其城郭宮闕朝會非昔之意中者也向得之人而今得之已也是故君子之爲學也必先得已得已在乎格物秦火之餘僞聖人之言者不少矣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信也後儒之說叛之有罰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附也夫然後知人之言夫然後可言吾安得夫得已之人而與之言哉吾安得夫得已之人而與之無言哉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聖

世楷堂
藏板

環書跋

番禺方蒙章先生服官後僑居吳中所著九谷詩文集高華伉爽不落時下蹊徑信由筆力亦抑塞磊落之性然也環書上下篇于天人性命幽明生死之旨鑿鑿言之探天根躡月窟直可奪宋儒之席鹿門隱書復愚山書初不是過也惟後綴談易數十條分卦論說頗與前後不甚相蒙爲病耳甲午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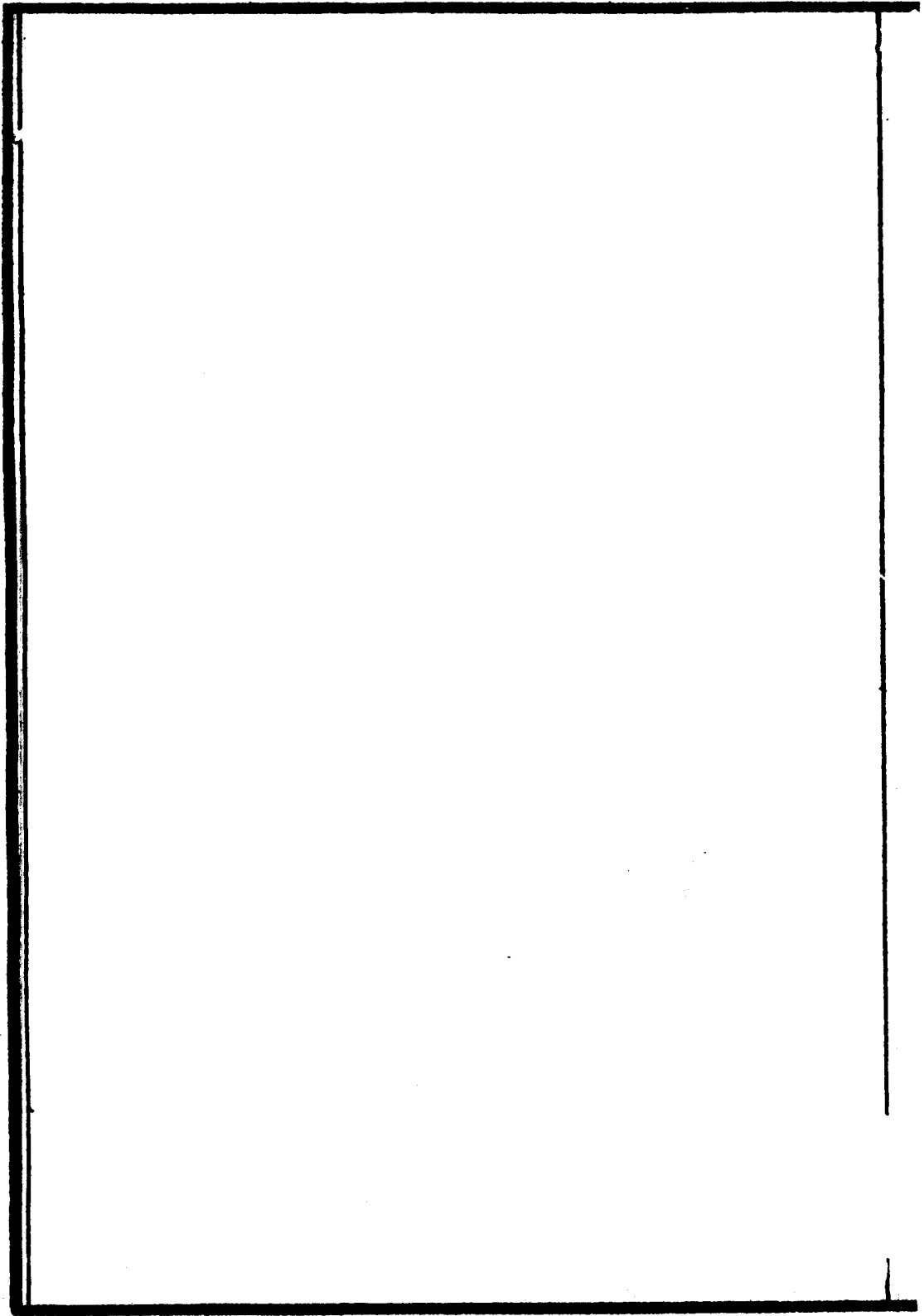
環書跋
卷第八

歸

世楷堂
藏板

孫貞起允升校字

原善三卷



原善卷上

余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為明德是謂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

原善

卷上

一

詳緻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為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才才以類別存乎性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極於神明之德可以知終由心知而底於神明以言乎事則天下歸之仁以言乎能則天下歸之智名其不渝謂之信名其合變謂之權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

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輪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智

原善

卷上

二

通禮義以遂天下之情備人倫之懿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為量同於生生條理則聖人之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成形質以往者也形而上者陰陽鬼神胥是也體物者也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成形質者則器也其體物者道也五行陰陽得之而成性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

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

原善

卷上

三

坦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資始曰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欲不失之私則仁覺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事能也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一善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相生養之道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或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所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

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諸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原善

卷上

四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氣化之於品物可以一言盡也生生之謂歟觀於生生可以知仁觀於其條理可以知禮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可以知義禮也義也胥仁之顯乎若夫條理得於心其心淵然而條理是爲智智也者其仁之藏乎生生之呈其條理顯諸仁也惟條理是以生生藏諸用也顯也者化之生於是乎見藏也者化之息於是乎見生者至動而條理也息者至靜而用神也卉木之株葉華實可以觀夫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可以觀夫息是故生生之謂仁元也條理之謂禮亨也察條理之正而斷決於事之謂義利也得條理之準而藏主於中之謂智貞也

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

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記又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之得於天也一本既曰血氣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方其未感湛然無失是謂天之性非有殊於血氣心知也是故血氣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自然者天地之順必然者天地之常

原善

卷上

五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為天道在人感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為為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為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為日用事為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

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存乎材質所自為謂之性如或限之謂之命存乎材質所自為也者性則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以性而求逞其欲也如或限之也者命則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以命

原善

卷上

六

而自委棄也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五行陰陽之成性也純懿中正本也由是而事能莫非道義無他焉不失其中正而已矣民不知所以存之故君子之道鮮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非天道也其曰天命何也記有之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五行陰陽也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由其所分限於一曲惟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判之於生初人雖得乎全其間則有明闇厚薄亦往往限於一曲而其曲可全此人性之與物性異也

言乎其分於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耳目百體之欲求其
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道之有生則有養也仁以生
萬物禮以定萬品義以正萬類求其故天地之德也人
道所由立也咸出於性故曰率性之謂道五行陰陽者
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與天地之德協事與天
地之德協而其見於動也亦易與天地之德違則遂已
之欲傷於仁而爲之從己之欲傷於禮義而爲之能與
天地之德協而其所倚而動也亦易遠於天地之德
則以爲仁害禮義而有不覺以爲禮義害仁而有不覺
皆道之出乎身失其中正也君子知其然精以察之使

原善

卷上

七

天下之欲一於仁一於禮義使仁必無憾於禮義禮義
必無憾於仁故曰修道之謂教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
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是以
親親義是以尊賢禮是以有殺有等仁至則親親之道
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於有殺有等各止其分
而靡不得修身以道道出於身也修道以仁三者至夫
然後道得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也者
以言乎乾道生生也仁也簡也者以言乎坤道條理也

智也仁者無私無私則猜疑悉泯故易知易知則有親
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非仁而能若是乎智者
不鑿不鑿則行所無事故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
大可大則賢人之業非智而能若是乎故曰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矣於仁無不盡也於禮義無不盡也

原善卷上終

凡十一章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序百九字

原善

卷上

八

原善卷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純懿中正其明德與天地合矣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習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廓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才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者也

原善

卷中

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隱感念愠懔怨憤恐悖慮歎飲食男女鬱悠感咨慘舒好惡之情胥成性則然是故謂之道心之精爽以知知由是進於神明則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

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凡有生則有精爽從乎氣之融而靈是以別之曰魄從乎氣之通而神是以別之曰魂記有之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有血氣夫然後有心知有心知於是有懷生畏死之情因而趨利避害其精爽之限之雖明昧相遠不出乎懷生畏死者血氣之倫盡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擇善也擇善則心之精爽進於神明於是乎在是故天地之化呈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殊其用曰魂魄魂以

原善

卷中

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制可否也受故虛且聽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之盛也明聰神之盛也睿聖明聰睿聖其斯之謂神明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為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雜揉能否精柄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襲僻閔鉅瑣徵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

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
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
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參知卉木之性良農
以時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
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

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道出於身此其目也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思曰睿幼者見其長知就斂飭也非其素習於儀者也
鄙野之人或不當義可詰之使語塞也示之而知美惡
之情告之而然否辨心苟欲通久必豁然也觀於此可

原善

卷中

三

以知人之性矣此孟子之所謂性善也由是而達諸天
下之事則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
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
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
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
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
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

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日理
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
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
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
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
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
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
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
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

原善

卷中

四

也惟據才質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
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
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
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
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
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
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槩之以自然也告子所
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
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
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

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

原善

卷中

五

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寧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爲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之謂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

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死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原善

卷中

六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誠至矣思誠則立乎其大者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

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尙無欲君子尙無蔽尙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動靜一於仁人有欲易失之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心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於欲也使一於道義治水者徒恃防遏將塞於東而逆行於西其甚也決防四出氾濫

原善

卷中

七

不可救自治治人徒恃過禦其欲亦然能苟焉以求靜而欲之翦抑窳絕君子不取也君子一於道義使人勿悖於道義如斯而已矣

原善卷中終

凡五章二千七百二十二字

原善卷下

人之不盡其才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生於其心為溺發於政為黨成於行為慝見於事為悖為欺其究為私已蔽也者其生於心也為惑發於政為偏成於行為謬見於事為鑿為愚其究為蔽之以已鑿者其失誣愚者其失為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為固私者之安若固然為自暴蔽者之不求隔於明為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所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善之大目也

原善

卷下

一

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與天下共親是故忠其屬也義者人道之宜裁萬類而與天下共親是故信其屬也禮者天則之所止行之乎人倫庶物而天下共安於分無不盡是故恕其屬也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欺近於易信以不渝近於簡斯三者馴而至於夫然後仁且智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

生者仁反是而害於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用其知以為智謂施諸行不繆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信其行謂見於仁厚忠信為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為貴也獨而不成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應止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原善

卷下

二

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人與物成性至殊大共言之者也人之性相近習然後相遠大別言之也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惟上智與下愚明闇之生而相遠不因於習然日上智曰下愚亦從乎不移是以命之也不移者非不可移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君子慎習而貴學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睹聞者身之

接乎事物也言動者以應事物也道出於身其孰能離之雖事物未至肆其心而不檢押者胥失道也純然中正道之則也事至而動往往失其中至而可以不虞於疏乎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獨也者方存乎志未著於事人之所不見也凡見之端在隱顯之端在微動之端在獨民多顯失德行由其動於中悖道義也動之端疚動而全疚君子內正其志何疚之有此之謂知所

原善

卷下

王

慎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人之有覺也通天下之德智也惡私之害仁惡蔽之害智不私不蔽則心之情爽是為神明靜而未動湛然全乎天德故為天下之大本及其動也粹然不害於私不害於蔽故為天下之達道人之材質良性無有不善見於此矣自誠明者於其中和道義由之出自明誠者明乎道義中和之分可漸以幾於聖人惟天下至誠為能盡

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自誠明者之致中和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自明誠者之致中和也天地位則天下無或不得其常者也萬物育則天下無或不得其順者也

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凡失之蔽也必狹小失之私也必卑闇廣大高明之反也致廣大者不以己之蔽害之夫然後能盡精微極高明者不以私害之夫然後能道中庸盡精微是以不蔽也道中庸是以

原善

卷下

四

不私也人皆有不蔽之端其故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為故人皆有不私之端其厚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為厚溫故然後可語於致廣大敦厚然後可語於極高明知新盡精微之漸也崇禮道中庸之漸也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君子體仁以修身則行修也精義以體仁則仁至也達禮以精義則義盡也

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大學言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目四言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三弟子者履其所明毋怠其

所受行而未成者也身有天下國家之責而觀其行事於是命曰大學或一家或一國或天下其事必由身出之心主之意先之知啟之是非善惡疑似莫辨知任其責也長惡遂非從善不力意任其責也見奪而沮喪漫散無檢柙心任其責也偏倚而生惑身任其責也故易曰君子永終知弊絕是四弊者天下國家可得而理矣其曰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來乎前雖以聖人當之不審察無以盡其實也是非善惡未易決也格之云者於物情有得而無失思之貫通不遺毫末夫然後在己則不惑施及天下國家則無憾此之謂致其知

原善

卷下

五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飲食男女生養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一家之內父子昆弟天屬也夫婦胖合也天下國家志紛則亂於是有君臣明乎君臣之道者無往弗治也凡勢孤則德行行事窮而寡助於是有朋友友也者助也明乎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後濟五者自有身而定也天地之生生而條理也是故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勝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則私而不仁飲食之貴乎恭貴乎

讓男女之貴乎謹貴乎別禮也尚廉恥明節限無所苟而已矣義也人之不相賊者以有仁也人之異於禽獸者以有禮義也專欲而不仁無禮無義則禍患危亡隨之身喪名辱若影響然為子以孝為弟以悌為臣以忠為友以信違之悖也為父以慈為兄以愛為君以仁違之亦悖也父子之倫恩之盡也昆弟之倫洽之盡也君臣之倫恩比於父子然而敬之盡也朋友之倫洽比於昆弟然而誼之盡也夫婦之倫恩若父子洽若昆弟敬若君臣誼若朋友然而辨之盡也孝悌慈愛忠信仁所務致者也恩洽敬誼辨其自然之符也不務致不務盡

原善

卷下

六

則離怨凶咎隨之悖則禍患危亡隨之非無憾於仁無憾於禮義不可謂能致能盡也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始終夫仁智期於仁與禮義俱無憾焉斯已矣虞夏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寬也柔也愿也是謂三德寬言乎其容也柔言乎其順也愿言乎其慈也寬而栗則賢否察柔而立則自守正愿而恭則表以威儀人之材質不同德亦因而殊科簡也剛也彊也是謂三德簡言乎其不煩也剛言乎其能斷也彊言乎其不撓也簡而廉則嚴利無廢意剛而塞則惻但有仁恩彊而義則堅持無違悖此皆修之於家者其德三也書之

言又曰日儼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亂也擾也直也或以
寬柔愿而兼之者是謂六德或以簡剛彊而兼之者是
謂六德亂言乎其得治理也擾言乎其善撫馴也直言
乎其無隱匿也亂而敬則事無或失擾而毅則可以使
民直而温則人甘聽受此用之於邦者其德六也以三
德知人人各有所近也以六德知人之可任其人有專
長也自古知人之難以是觀其行其人可知也故曰亦
行有九德以是論官則官必得人也故曰亦言其人有
德乃言曰載采采德不求備於一人故曰翁受敷施九
德咸事俊人在官百僚師師此官人之至道也

原善

卷下

七

論語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其君
子喻其道德嘉其典刑其小人咸安其土被其惠澤斯
四者得土治民之大端也中庸論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自古不本諸身而能取人者求之有也明乎懷德懷刑
則禮賢必有道矣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書曰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孟子論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論施仁政
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論死徙無出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明乎懷土懷惠則為政必有道矣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便言無
私於其人而黨無蔽於其事而偏也無偏矣而無黨則
於天下之人大公以與之也無黨矣而無偏則於天下
之事至明以辨之也洪範之言又曰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反側云者竊闢闢之機而用之非與天地同其剛柔
動靜顯晦也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未聞知其人
而目之曰小人而用之者易稱小人所以告也言乎以
小利悅上以小知自見其奉法似謹其奔走似忠惟夫
君灼知其小知亂之恆由此起故曰必亂邦也論語曰

原善

卷下

八

巧言令色鮮矣仁亦謂此求容悅者也無惻隱之實故
避其惡聞而進其所甘迎之以其所敬而遠其所慢所
為似謹似忠者二端曰刑罰曰貨利議過則亟疾苛察
莫之能免征斂則無遺錙銖多取者不減寡取者必增
已廢者復舉暫舉者不廢民以益困而國隨以亡亂生
於甚細終於不救無他故求容悅者為之於不覺也是
以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君子日見憚小人日見
親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
虐憚不畏明言小人之使為國家大都不出詭隨寇虐

二者無縱詭迎阿從之人以防禦其無良遏止寇虐者
爲其會不畏天而毒於民斯二者悖與欺是以然也凡
私之見爲欺也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見爲悖
也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無良鮮不詭隨矣不
畏明必肆其寇虐矣

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
適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在位者多涼德而善
欺背以爲民害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在位者行暴虐
而競強用力則民巧爲避而回適矣在位者肆其貪不
異寇取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職

原善

卷下

九

由於貪暴以賊其民所致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然後民
受轉移於下莫之或覺也乃曰民之所爲不善用是而
譬民亦大惑矣

詩曰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言君子得其性是以錫於民也詩曰敦彼行葦牛
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仁也

原善卷下終

福建李威校字

凡十六章三千四百七字

總三篇合序三十三章九千三十一字

乾隆丁酉八月刊

18 B

18 B

懺

摩

錄

丁卯季夏
涉園重印

鎮洋 彭兆孫 湘涵

昔朱子讀書一邊於冊子上做工夫一邊於身心上做工夫我生四十四年矣小時讀書尙不至愚暗而一誤於科舉俗學再誤於記問詞章三誤於訓詁考據回憶數十年中拋心力費時日形神交敝而於聖賢大道茫乎未有得也此真夫子所謂四十無聞四十見惡者靜言思之通身汗下今年正月十四日過同里楊君叔溫齋譚次以嘉定黃忠節公日記見示假歸讀之其省察克治之密有梵行之精純而非虛無寂滅之謂守儒宗之軌範而無道學門

懺摩錄

戶之分有體有用要歸於靜存動察篤實踐履而已即無殉節一事已是聖賢中人後生末學且敬且愧因手書一冊日置座右以爲嚴師自今以後務當猛省回頭於身心上加功勿再因循玩愒如先生所謂懺懺一場到臘月三十日真是無可如何也佛家云懺摩即吾儒云悔過因以鄙見所及或儒先緒論於吾心尤契合者質直言之拉雜書之都爲一編以爲提撕警覺改過自新之一助不更墮文字障中矣兆孫自識

向來大誤將讀書作文與修身行己畫成兩截故學問詞章皆逐末而忘本今且就日用粗迹上檢點收拾再鞭辟到細

微處所謂小學爲作人樣子近思錄爲入聖階梯此千古學人之準

做人第一要打得貧賤關過見人富貴而不起歆羨心伎求心尙易已貧賤而不起怨憤心亦易所難者處至貧極賤之時而無憂慮心營逐心則非素有定力者不能直須鐵錚錚豎起脊梁如婦人守志一般刻刻存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意思如劊硬寨打死仗光景一切得喪俱付諸度外我自有一道道理在此即孔子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孟子所謂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乃人禽第一關頭請看世人失足學人改節大半是從怕貧怕賤上來能過此關則入道有基矣

懺摩錄

怕貧比怕賤爲難貧是饑凍切身的事若怕賤不過是不安命之故只消中人姿質便知熱中躁進之爲非不足爲異細思不怕窮三字亦甚難假如既無恒產又無恒業全家衣食不周凍餓交至必令人人學夫子在陳弦歌不輟亦豈易言故恒產不必有而恒業不可無聖人言謀道不謀食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其理實兩不相悖也以恒業餬口便是素貧賤行乎貧賤道理與不受命而貨殖不同貨殖便有求利意思若恒業餬口不過是免死而已如士人傭書農工食力皆是此外略有絲毫妄求即非素位即非居易

恒業亦有失業時此則全要看命字透飲啄有定求之
來却之不去惟盡我分內所當爲而待其自至鑽營希冀非
也委心任運亦非也

我病在貪口腹我病在多言語我病在好名好勝我病在喜
逸惡勞我病在褊衷疾惡我病在推諉自全我病在多妄念
雜念我病在多冥想非非想我病在黏滯不洒脫我病在急
遽不安詳我病在踈忽遺忘我病在進銳退速我病在忽明
忽昧我病在畏首畏尾凡此諸病自今宜一一藥之能改一
樣便是進一步雖然未易言未易言

身惡自省或無有意惡則不免雖時萌卽剷去然有星星火
在恐終不免然著便燒切戒切戒

懺歷錄

三

人不可一日不做事如料理家務應酬賓客讀書著述及尋
常一切瑣碎行住坐卧其間皆有一定分寸一定道理要處
處提撕件件詳審能否合理無誤若只浮游孟浪過去便是
白過一日上負父母生育下慙人世供養惡乎可哉

向來只道耽空守寂便近道今乃知全不在此必也處千軍
萬馬隊中守得定立得住與閉目垂簾一樣方是真正有得
難哉難哉

從古無閉門絕物的聖賢亦無喜事生風的儒者

靜時工夫尙易把握事至物來不覺縱舍此禪家所謂入得

佛境界入不得魔境界也正我近日之謂

臨事而此心易於縱舍或動於利害或動於毀譽計較之心
生理欲之念雜總是涵養不到見理不透克治不嚴之故若
大聖大賢此心如皎鏡高懸物來畢照物去卽空無安排亦
無留戀是何等境界

人必不爲時俗愛憎毀譽所動則此心方定心定然後可言
學

戒慎恐懼是內功發皆中節是外用內功不嚴外用必錯希
聖希賢成仙成佛總是慎獨得手

人於處世不但快心之事做不得卽快心之言亦說不得

懺歷錄

四

家庭骨肉間只當論恩義不當論是非一較是非則有彼我
之見而爭心生矣

靈狐學仙先須修到人身已費一半工夫然則人之學仙事
半功倍而轉不如靈狐者狐志專而人志雜也猶之饑寒之
人謀生且不暇何暇學道若人衣食充足無求於世則已省
却一半心思然往往富人轉不如貧人之近道者則孟子生
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也

要知饑寒謀生中無在不是學無在不是道識得此便無入
不得

緩急人所時有如實在爲境所迫不得不仰資於親戚朋友

在周急者固屬君子而受之者亦未傷廉必學餓者之却黔
敖鮑焦之棄蔬立槁亦非中庸之道然必要萬不獲已而偶
出此方爲合理若平日自放自豪不勤不儉甚至飲博浪費
隨得卽空而乃徒以借貸干求爲事此無論取辱取憎斷難
持久卽使所求輒遂而反躬自省能無顏變愧生乎此是放
縱一流人自問或不至此然周之則受與小人懷惠其勢相
似而理實天淵通財振乏與盡歡竭忠其事相因而義則霄
壤不得不深切著明之

三代以後偉人如陶公乞食顏魯公乞米求助之事賢者不
免然如王修齡寧向謝仁祖求食不索陶烏程米此意要想

懺歷錄

五

又如閔仲叔不以豬肝累安邑此意要想又如陶公受人一
飯至欲以冥報相貽此意要想崔子玉座右銘云施人慎勿
念受人慎勿忘庶乎兩得之矣

節儉近於鄙吝仗義近於市恩剛直近於麤疏謹慎近於畏
蕙和藹近於媚悅謙恭近於諂屈靜默近於陰重高曠近於
放佚寬容近於委靡渾厚近於糊塗方嚴近於乖戾恬退近
於苟安仁愛近於姑息果斷近於峭刻凡此等處界限失之
毫釐繆以千里能自知之卽知人無難矣

王含谿河帥嘗語我前輩格言四句云調和怒裏氣謹慎喜
中言斟酌醉後酒愛惜有時錢此皆從麤處提撮要之細處

工夫亦可類推

孟子所言羞惡之心是非之心皆是鞭辟在裏面羞惡不是
悻悻自好是非不是斷斷爭辯此等處最易錯認

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
天地了也愚謂利濟二字最包得廣小而家庭鄉黨大而天
下國家隨時隨地隨分隨力皆可行之不係窮達不係貧富
不係近遠不係親疎凡遇一事待一人處置得亭亭當當務
使心安理得而絕去其自私自便之心便是利濟便是仁仁
則與天地合德矣

懺歷錄

六

康節先生當新法用時門生故友有欲投劾去者先生曰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此等見解
乃是常存利濟以天地爲心者故知身處事而高言肥遯
卽非中道隱逸二字原是儒者不得已而出此萬不可以此
自高自喜

幼小時飛揚跳蕩被英雄二字誤了少壯時齷文嚼字又被
名士二字誤了實則英雄名士四字本繫極好而向皆誤認
只此兩誤已虛却半生若夫世間卑污苟賤游蕩淫泆機械
變詐作奸犯科則固自信無之不足道也

眞能任事者必無喜事之心眞能養氣者必無尙氣之事
世間儘有學問精博文章淹雅而其居心行事全與聖賢大

道刺謬者此先儒所謂但於書冊上用工夫之故如劉歆馬融輩其學問文章適足爲累耳我生平取友自信略有權衡以爲與其交讀破萬卷之傾邪士寧交不識一字之端謹人講考據便啟紛爭聚訟之端講詞章便染標榜聲華之習要知考據不過讀書細心詞章不過自言所得以之潛修密課則隨處益人以之炫世釣名則觸地挂碍

諸葛公一生本領在澹泊寧靜而臨事則集思廣益學問之道亦然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講習之事斷不可少此處取友又須略寬如東漢趙岐心鄙馬季長而因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此卽廣益之道亦不以人廢言之謂

懺歷錄

七

幼時見老輩課子弟於經書喜講性理於時藝則專講法服案頭書籍尙有小學內外篇四子近思錄二程遺書朱子全集之類近今二十年來風氣全變子弟初學卽以矜奇炫博詞藻才華爲主見有講性理談法脈者鮮不迂笑之而坊間書賈凡程朱之書目爲道學一種視之至輕其相尙而爭取者則皆講漢學論六書及異本僻書之類名爲復古以矯空疎之弊而靜驗人心風俗較之幼時所見老輩多有不及無過之者此可見宋儒之學斷不可少其侈口康成叔重以經師自居與抗言相如子雲以詞賦自命者大都矜心吝氣逐末忘本前輩樸誠淳實之風去之漸遠以之弋名則有餘而

以之立品則不足向來志趣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今乃泱然知所嚮往且質之二三同志未可遽爲外人道也

考據家考訂名物字義固有遠過宋儒者及論道理則動多乖舛曾聞鄉先生精考據者有言宋儒之書連篇累牘數日可成若覃研考證非積累不能此蓋其生平未曾於格致誠正上用工夫故以宋儒讀書窮理身體力行積累有得之言看得容易我往時亦以鄉先生之言爲然今於宋儒之學略有入頭漸知其工夫斷非考據家可及此卽以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辨

懺歷錄

八

梁何遠語人卿能得我一妄語當謝一縑宋司馬溫公自受母教卽終身無妄言此一端於儒者造詣甚屢淺却甚要緊人若不能絕妄語先已是無忠信無忠信便是欺詐其品已入下下等安論其他

人心於靜時固要操存然又不可用力捉住一用力則必涉於強制墮於頑空矣朱子略綽提撕四字最好卽此便是主敬便是存心

方寸中要如守堅城一般水泄不通不放外面一个賊入來纔有賊入卽悉力打退存養是守堅城克治是打賊退如容留惡念略一停頓便是得錢買放危哉危哉

向嘗疑朱陸陽明諸大儒皆精研內典以爲引盜入室今乃

知佛道不足爲我累而實足爲我助。後者不必闢者亦不必。凡人在世上須無爾我無彼此無詔無驕無憎無嫉妒無貪嗔一切大小善惡境界。此心總要放著平平地。如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便是不平等。如何修身見聖。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人盡快我意。又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從古聖賢未有不能懲忿而能近道者也。

人到白刃可蹈地位其根本卻從戒懼中來。戒懼是脩身之本。脩身必明理。明理則志定。志定則氣剛。故謙卑遜順之醇儒可作舍生取義之烈士。若平時意氣自命者。臨大事轉不

懺歷錄

九

足恃爲其虛憍之習深而涵養之無素也。須如光武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方好聖人言忿思難。又言見危授命。正是一鼻孔出氣人。

陳膚仲以家事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朱子荅以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所用處矣。愚案此論與科舉妨實學不知會妨飲食否一段議論相發總之在在有道在在有學無動靜忙閒行止出處之判。

鄭康成戒子書曰其勗君子之道。研讀勿替。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朱子言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漢儒若鄭康成真不愧經明行修四字。視桓榮之車服陳庭夸爲稽古之力者。其識見相去霄壤。朱子之論實出於此。今人動以科名爵祿爲顯揚者。眞夏蟲不可語冰。

朱子言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天理愈滅。程子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又言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

懺歷錄

一

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人定是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以上諸說平心靜體返躬自驗。我知免矣。

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此朱子教人應舉之法。雖使聖人生今之世而應科舉其道亦不過如此。

人於親在時自應兼存毛義捧檄之心。若親亡後不妨獨守康成戒子之訓。

人家子弟幼儀斷不可不講。子夏洒掃應對進退。孟子爲長者折枝。用趙岐注皆是服勞之義。西漢之萬石君東漢之太邱長

家法具在後人以跌蕩通脫相高而此風熄矣我目中所見鄉黨中竟有父兄命而子弟不應父兄立而子弟安坐者此等處不講則情慢之習積而為放肆甚而為陵犯所謂涓涓不絕將成江河也曲禮內則少儀及管子弟子職宜刻刻以此提撕做省

個儻權奇四字子弟之英俊者最易犯所謂芻蕘跡弛之類須知此不是好字面觀馬文淵與兄子書願效伯高毋效季良真能讀論語弟子章者

拒美色於暗室不為難拒之而能泯其跡為難一則全其恥心一則免其反誑也揮遺金於道左不為難揮之而能善其

懺孽錄

二

歸為難一則恐他人拾藏一則防小人冒認也

人於遊覽時存得曾點風雩意思何必終日閉門人於讀書時學得老僧壁畫西廂何必盡燒稗乘

古無有體無用之學故經濟之書不可不講然其言却斷不可過泥從來有治人無治法移步換影情勢迥殊良醫無印板成方良臣無印板經濟

人性或麤暴或疲軟或矜高或放肆總是氣質之病讀書而不能化其氣質雖多亦奚以為

嚴著此心以拒外誘須如一團烈火遇物即燒寬著此心以待同羣須如一片春陽無人不暖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王伯厚曰呂成公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陸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斯為真讀書人

學問至精進時常覺得自視故然便是功效不但立身行己即讀經史作詩文功益深則心益虛學然後知不足真過來人語世之沾沾自喜詡詡自負者我雖不敢斥其非而心竊憂其不進也

吾鄉陸道威先生思辨錄中有分年讀書法自五歲至十五歲十年誦讀以後十年講貫十年涉獵至三十五而學成便

懺孽錄

三

當應世真不磨之論其論讀經則後學不能無小異同竊謂十三經中如毛詩三禮三傳均當以注疏為主尙書則孔傳雖偽而疏中所引馬鄭諸說有必當據依者蔡傳儘有好處參看之思過半矣易經最難王弼注頗佳惟不講象數朱子本義其主意只在略說所謂多一條骨子恐障一條光明斯言良是然初學究難理會程傳但說人事似較親切李氏集解所載康成荀爽虞翻諸家其取象有極精者亦須參看若惠氏所輯易漢學且存而弗論可也趙岐孟子注何晏論語注亦多可採爾雅郭注頗平常論孟諸疏皆空衍略涉可矣

音義必以釋文為主而間參以宋儒通志堂經解隨時參看孝經究宜以今文為勝朱子刊誤却未敢以為是

幼時習舉業四書易詩只讀朱子章句集注本義集傳書用蔡傳禮用陳澍集說春秋用胡傳間取注疏及諸家言錄百之一於上下方係隨手批注中多鹵莽漏略且不免輕議宋儒各書朱墨錯雜今猶具在本無足道者惟願我家後人見之知我幼時頗能用功而學識未到存之以爲塾中課本而已若云經術則了不足言

史漢甚難讀我曩時曾以何義門校本一一手寫又以諸本參對丹黃數遍而其中句讀字義難明者甚多又生平於天文歷律之學全然不知竟是性所不近非盡畏難苟安之過小學必以說文玉篇爲主

懺歷錄

三

三國志晉書南北朝諸史新唐書遼金二史皆首尾閱訖至宋史元史則竟未徧閱隨意翻擷而已通鑑讀過數次朱子綱目胡三省注亦曾尋繹諸書少時均有手節本字劣紙逾十不存一又苦記性不佳不免開卷了然掩卷茫然之歎周秦漢魏諸子書全在抉擇有極精者有極謬者有瑕瑜不掩者能知去取則爲益而不爲累矣少時大病在看雜書多如津逮祕書唐宋叢書百川學海稗海說郛之類不知費却許多時日而經史正學轉致拋荒大誤大誤

文選只要李善注五臣竟不必看鄱陽胡果泉漕督在蘇藩

任時重刊淳熙本爲第一此我所手校幸得顧君千里助我者元張伯顏本次之若無二書則何校汲古閣本尙可

陶集李杜詩不可不全讀昌黎香山義山東坡放翁遺山諸集亦須全看守此數家合爲一爐之治作詩不患不工小時喜學古文唐人中尤好子厚後乃深知其難去而作排偶文字此則眞畏難苟安也

讀書愛博覽最壞事近思錄所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

不濟事此我生平受病最深處所以要讀書爲明理也所以要明理爲做人也做人是主讀書是賓今人都把來倒置了如識得賓主則雖記一字一句

懺歷錄

十四

亦有用否則讀盡世間書何益

達而在上實能致君澤民功德遠大雖自奉稍過如寇萊公之蠟淚成堆君子能曲恕之倘不過小廉曲謹而於民瘼國計無裨雖儉約過人如公孫宏之脫粟布被君子不深韙之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由此言觀之居高位者當奮然興矣

浮榮二字最易看破幼時隨先君子任所雖山僻小邑亦間有張樂設飲之事每當搭臺演劇時便欣然有春生之氣到折臺時便淒然有秋肅之氣覺得人生榮華落莫如春秋迭代不過利那間事無可戀亦無可慮年十二三時恍然有悟

於世無不散的筵席一句早已勘破此關其實此等見解極粗淺不足道我所難者在名根色根利欲根推勘到極細處都要淨盡如太空之無片雲方成了一了事丈夫不在區區恬淡也

權字只得聖人可說我輩舍經字更無可託足吾鄉王敬美先生望崖錄云非有壁立萬仞根基何處下圓活手段不能爲鳩摩羅什吞針而欲學其蓄室未有不敗者也

望崖錄云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卽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癡著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

眞道學必無門戶彼此之辨招人翕從眞高僧必無福田利

懺摩錄

五

益之譚聳人信奉

修進萬行拯渡億流此卽佛法上乘無他奧妙始於存養終於功化此是聖人全德不外中庸

爲學而分心利祿是爲俗儒爲學而不達事理是爲腐儒俗儒固不可爲腐儒亦有何用

克伐怨欲斷不可有制之務拔其根喜怒哀樂勢不能無用之貴得其當

我輩萬不敢援儒入墨惟研經之暇旁涉竺氏之書兼及谷神元牝之說實有見於佛祖神仙不過由修身寡過入手而歸於存心養性絕無神奇幻眇其微言精旨已全具於吾儒

書中因作數語云庸言庸行自誠而明便是禪門正覺何須誦佛繙經放手啟足得正而斃便是仙道長生不用燒丹鍊汞

我篤信聖道而獨不喜與應舉諸生談經義尤不喜與高冠腐儒講理學我兼信佛道而獨不喜與豎拂釋子參機鋒尤不喜與溷俗沙門作檀越我又信仙道而獨不喜與挾術黃冠論符籙尤不喜與遊方羽士說丹爐尙書云絕地天通論語云敬鬼神而遠之質旁臨上只在寸心嘯雨呼風便成妖妄青天白日中豈可與幽冥酬答耶故師巫外道及扶乩降仙一輩全是魔境要去之惟恐不速

懺摩錄

六

孫眞人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二語括盡聖賢全體膽欲大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也心欲小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智欲圓者無適無莫也行欲方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少年不患其不曉事而患其太曉事不曉事而糊塗尙有覺悟之期太曉事而尖薄永無進德之日矣

事有不得不處置一番者只要細心審度於天理人情兩無背礙便徑行之至意外利害則不必過慮聽之天命而已

惡念易絕而欲念難絕屢懺而不悔卽惡矣豈必陰鷲狡詭貪嗔嫉妬而後爲惡念乎

人之好爲高論者必有爭心好爲苛論者必非長德我惟守之以默而仍待之以誠亦止競息喧之一道也

一念善惡之萌而休咎應之危哉殆哉不慮善以動則冒貢於非幾矣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誠無爲幾善惡大禹惠逆之說子思隱微之戒孟子所云舜跖周子所云修悖機關全在此處故易曰憂悔吝存乎戒戒者幾也知幾其神乎擴而充之則爲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矣

千古聖賢豪傑無不從拂逆境界中來天之所以玉成之者在此人之所以自驗其學力者亦在此善乎顧氏亭林之言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

懺歷錄

七

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阮弦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則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夫易六十四卦凡言貞者有吉有凶而凡言厲者皆得終吉无咎可知人事之來賢者不能皆吉而方寸之地常存敬畏便可迓福弭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天人感應之理萬古不磨之論

與人同事而分均才均尤當虛己和衷開誠共濟一有見長爭勝之心則損德招尤百弊叢集故易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吾人學道且就日用尋常動靜語默上理會工夫到後自然

上達不必高語性天修談陰陽太極致墮入元妙窟裏我於宋元諸儒書外尤愛明呂新吾呻吟語劉蕺山人譜二書爲其不語精微多言實踐最足爲下學津梁也

學道先須窮理窮理全在讀書漢唐宋儒者說經各有利病大約名物實際必藉先儒義理精深要歸宋學我惟擇善而從無所偏主以求裨益我身心而已斷斷於漢學宋學之辨者皆所不必

輕易著述最是學人大病我少壯以來除文賦詩詞外尙有經歧臆案潘瀾筆記諸種不過瑣屑攷據無關宏旨然積累卅年刪而又刪僅得此區區而中間尙有前人已言及立論

懺歷錄

六

未安處總未敢自信徒疲心力而已始知著書求名不如潛修守約爲得

世之輕言著作者總由學問不深若深則幾句說話落筆便難世之好言雜博者總由見理不細若細則一部四書終身誰透

懺歷錄跋

予旣與澗濱顧君商略刊徵士詩文集注抑念徵士晚而學道其趨向有不欲以文人自域者今乃規規於訓詁字句間得毋見所謂衡氣機乎于是友人姚子子壽云徵士有懺摩錄一卷其言根極理要足爲時下浮虛之藥雖業已鈔板而

屢見益新乃以書寄顧君并刊之因紀其緣起如此顧君子
徵士亦不僅稱文字交今樂論定其晚年之學想與子壽有
同心也乙酉八月二十四日遂初均再記

錢唐孫元培全姪長熙校刊

戲摩錄

十九

文
可
一
讀
跋
漸
雷
田

宣統元年冬江浦

陳氏刻趙經武署

歐南雷文定

桐城方東樹 植之著 江浦後學陳沫 重校

江浦陳氏房山
山房叢書之一

黃梨洲名臣之子學行炳然天下翕然以通儒君子歸之誠亦無媿然以余衡之獨不能無竊議焉蓋梨洲學無真得以博綜為聲其網羅放失若可謂之獻其開陳學術不可謂之文由其學於山陰而阿其一師欲以消是非之公是則斯文所不敢與也其輯明儒學案既陽儒陰釋暗張姚江門戶以罔道迷人而其意惜要歸尤莫著於所作戴山文集一序今姑取此篇件繫條辨於左亦可見其大端而其餘他失不暇一一細論云

其言曰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為宗旨者多矣或議

歐南雷文定

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

按山陰人譜首曰懷閒居以體獨察動念以知幾蓋欲蔑朱子之補格致傳而主張古本大學以誠意為入手功夫祖述姚江導人為無頭之學及其以意為心之所存破朱子以發為意則又力攻動念不可言誠不暇照管而自相矛盾矣梨洲發揮師學首及於此亦若忘其人譜之言焉矧山陰正是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也

惟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體自然流行於動靜之間獨體如是

按此處獨字謂意動而獨知之地無體可執且通復流行是喜怒哀樂之已發將及於動與用真所謂動念之幾不

當夾雜靜言尤不可以體言今云中和之體自然流行於動靜之間又不假品節限制乃是真實无妄之道體非獨也雖莊老稱道立於獨若可名之而此處所指獨字未便遽及此境即此所言獨體其在於人亦從容中道聖人之極盛尚何所用其慎乎且既以體言則不可云何慎者已涉於動與用即品節限制之實其名義不可施之於體也猶夫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有愆陽伏陰釀為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

此一段說話及上節所稱於此處獨字全然奢闊不中乃無端彊帶出慎字全沒氣力全沒下落夫曰慎即品節限

歐南雷文定

制之義所以必慎蓋恐動念有差故以慎字惕之今既言

獨體如是不假品節限制而猶云慎文理血脈全不接續貫通矣

故其為說不能不與先儒抵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為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為致中其病一也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

此言意為心之所存而非發意為心之主宰疑朱子誤解大學為以所發先所存可謂蔽昧無知以此抵牾先儒譬仰面唾天於先儒何傷乎太虛靈覺是心心主也心所發

爲意何謂意爲覺主乎夫覺不虛覺必麗於物物在外與內覺交而相引逐境生起明明是發何得云存目生滅不常何得云主易曰得主有常此覺暫主之意循生疊起豈有常乎何得云意爲心之主宰孔子謂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政以意容所發牽心主出入苟操持此心不放不令心主逐意客而亾則心常在腔子裏故曰存肉團心在腔子裏孟子之求放卽孔子之操存存主心言不主意言要常在腔子裏孟子之求放卽孔子之操存存主心言不主意言心能爲意主宰非意能主宰夫心至經文以誠意先正心乃以功夫效驗次第言之制外以養中聖賢功夫確是如此經文數而后字必先字一例明白言之不知何疑而指以爲病淡惟其故由於矜名肆妄心既蔽昧又不肯虛心

跋南雷文定

三

遜志純任客氣魯莽滅裂於學故既誤認心爲意而又妄爲之說不知此處所說意專就爲善去惡言之所謂誠亦專就決於爲善去惡言之非泛說一切尋常心所發之意也蓋爲學者自格物致知以來已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古今通弊多是好自欺而不能堅定決去其惡力向善一邊故此章教人實其所發爲善之意故曰誠意也山陰病根枉立意與朱子爲難主古本大學以誠意爲頭力茂格致始功破朱子補格致傳故竝聖經先后次第不信而疑以爲病顛倒存發妄易主宰旣以自迷又誣至道罔來學矣

梨洲作董吳仲墓誌云吳仲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

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合余謂先師之意卽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卽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按陽明以良知爲未發之中似是而非猶之可也其謬在加致字於良知之上夫曰良知謂不慮而知固無待於致矣戴山牽作意字主爲未發則大謬梨洲又從而傅合之非但誣經文竝誣陽明矣

董誌又云中庸致中和致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庵主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

跋南雷文定

四

一言爲宗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指聶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遂于意指龍谿南野中和兼致者指朱子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四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戴山學者云

按羅聶諸人之爲致和致中之偏全吾不知但以爲誤於意者心之所發一語則誣謬甚矣誠意章意者心之所發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言各有當截然不相蒙羅聶四子各執一偏於朱子何與梨洲牽合繳繞晦昧蹈空臆語又在陽明羅聶諸人之下矣且以致中者越過乎意猶之可也致和者逐乎意則大不

可夫意之善惡邪正何常而可逐之乎大學經文所云誠意專就爲善去惡之動念而言豈謂大概一切人心所發之意乎雖意之所發不出善惡二端究之非此處經文正旨此處經文正旨狂爲與去不在善與惡故曰誠也以善與惡已在前致知章矣至中庸致中和節朱子分動靜爲二候分存養省察爲二用精確無疑何得與羅聶諸妄解一例斥之就其所謂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四外渾然一體者不知如何下手致力令人迷罔悶督而董君乃能膠解凍釋吾誰欺欺天乎自陽明以來諸儒皆不知此章誠字主爲與去不主善與惡所以百端脫空百端歧謬而不得眞實下落也

歐南雷文定

五

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

上句無病下句鶴突之甚不知所謂定向者定向於善乎定向於惡乎如定向於善則是已誠學者無需用功談何容易若定向於惡則惡已不可誠聖經說知止而后有定向知止之先非有十分格致功夫不能遷到山陰宗旨茂格致始功以誠意爲首以此立教使學者善惡未明未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從意中張皇獨體謂是心之主宰謂其有定向而中涵將謂天下人之意皆定向於善則天下皆生知之聖而又何待言誠何待言毋自欺此與陽明滿街都是聖人之說同其誣罔矣

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中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

靈體自作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

說意爲心之主宰已倒又將獨併合爲一是直以獨爲主宰實有一物在窺其旨不過欲將此處意字獨字混作良知以紹述姚江宗派故其說意字獨字宛然一良知境界梨洲復揚摧之如此徒令人惶惑如中邪魅矣少間攬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

見聞才識情感利害政是意所搖惑處故貴誠也商量倚靠政是慎字中義由慎到誠全用有商量倚靠此際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故曰獨今云不得謂之獨者念臺以中和寂然不動爲獨也然試思獨果如此則當日行乎獨而

歐南雷文定

六

無事矣何用云慎夫慎獨從誠意轉出乃所以鞭策誠意今全置誠意正文專標慎獨爲宗旨又將獨字張皇之宛然一中和自然之詣是慎字爲贅設矣止守一獨而學問全功已畢卽誠正修齊無須著力不知大學經文本情果若是也邪當日國是搶攘黑白不分故一時講學亦皆晦昧若此豈非氣運使然乎

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明折朱子以自伸其宗旨語意尤乖蓋矣將此處誠字混作中庸天道之誠中庸所言天道之誠眞實无妄寂然自然一念不動念臺謬主此誠故曰念旣動則已失誠之體而不及也不知此處誠字乃思誠之誠人道也念旣動政

當審幾而決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曰誠意也經傳本文豈可誣而削去之乎傳以毋自欺釋誠意之謂則爲人道之思誠而非指自然天道之誠明矣夫思誠豈非動念乎然則何以云念旣動誠之弗及也念臺當日講會名曰證人乃其學術先不可證若使大學說必誠其意非謂欲審其爲善去惡動念之幾則下文何用兩言必慎其獨若使獨果有體如念臺所云自喜怒哀樂一氣通復不假品節限制寂然不動不慮而知自然主張自然裁化則慎之一字爲羨文矣

自陽明以來凡與朱子爲難者皆坐好高而不肯循聖門爲學之序矜一己之名欲自我作祖而不顧義理之安由

跋南雷文定

七

是而倍經文叛孔孟皆有所不惜夫人自生初以來無非已發而古今天下人意之所發不能皆善亦不能皆不善致知者幸已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至此教其由已發之意審其幾而力持向善一邊去是謂誠意但此向善去惡之意實與不實人所不知已獨知之故教以慎其獨而毋自欺斯古今聖狂克念罔念之分歧不易之理不知念臺何爲必欲易之就其所易又全沒義理全無下落嗚呼豈非妄與

念臺所說誠字獨字境象若以之詁解良知則實爲明切警惕而卻又不肯甘承陽明門戶故移於大學此章欲自立一宗主以新動學人耳目使宗已而遂不顧義理之安

矣

自陽明以來邪誣之說盈天下而世之學者響其高名概以爲後生不當議先輩以爲君子善善從長矧諸公功業名節揭日月而常縣胡可輕議開浮薄犯不韙就其說義挾風霜辭嚴金石誠亦良箴究之爲此論者皆昧於輕重是非之人本無閑道之公心又未嘗實心向學志道求真惟欲自居忠厚謹愿不痛癢漫作調人試思朱子非陽明戴山諸人之先輩乎大學爲孔曾之言明善之斗極開來學俟百世不惑乃諸人爭建旗幟鳴鼓侵叛必欲犁庭掃穴果何心哉使其說行將使天下萬世皆迷罔衡其功罪詎足相抵邪

跋南雷文定

八

梨洲作陳乾初墓誌云先師曰余一生讀書不能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注疏無不一一抵牾誠自知獲戾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儻千載而下有諒余心者乎云云天道一而已何至與儒先無不一一抵牾者乃不反求而以俟後世此以身爲砥柱自喜不疑如李商隱自呪我生得忠肅之謚也之類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以意爲心之主門人皆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一問問答史孝復商疑疑後憚日初盡削去之獨王棟合也王一齋心齋派下宜其謬也梨洲主之無是非之心也也黨邪如真實繁有徒嘗見兩雄雞爭一毒蟲不相讓莊子曰是惡知天下之正味哉

先儒曰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性而見所性之善此說諦當無毫髮之疑朱子自記中和舊說自延平歿後久而始悟見所與湖南諸公書甚詳明不謂念臺猶疑而易之

師以為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指情言性即可因情見性使情與性異道而不相干孟子何為以仁義禮智言之而謂即其端也心具眾理理即性也性無不善朱子未嘗離心言善然豈可謂心即性善也性居先本乎天命情與善居後心為中樞所謂繼之者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念臺不識性與心情與善之分

歐南雷文定

九

而妄言故繳繞晦昧如此然亦本於陽明心即理也之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欲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為二氏之歸乎又謂性學不明只為將此理另作一物看

按念臺主即心言性以心為器謂性與理道即心而在道不離器不可將理另作一物此以形上形下為一候道與器為一物其說頗疑所謂近理而大亂真者學者多未易明請詳言之夫謂器之所形即道之所形非有二物非有二候是也然聖人既分為二名則明明已分為二矣譬如人食則飽衣則溫所以溫即衣溫之也所以飽即食飽之

也然豈可謂食與衣非另為一物在先乎且念臺所指以為性指以為道指以為理者何物也非謂仁義禮智四者之德乎使非有仁義禮智之性與理與道居先則惻隱等心從何而發何謂不當求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先乎發而謂之品節限制以形於器而後仁義四德之理與道以全聖人所謂形上形下者如此其先後次第分明人可喻何謂心行路絕言語道斷乎夫所貴於講學者為欲使學者由吾說而明於心知之無差而後行之無差也自孔孟曾思歿後數千年雖荀韓大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賴程朱講明如日中天不知念臺何心必欲叛而攻之迷而晦之深惟其隱豈真為欲明斯道慮學者有誤而欲

歐南雷文定

十

救之乎不過以循乎程朱則平平無奇而無名不新立門戶則無以眩學人耳目而使之宗已故奮其誣罔難得罪聖人而不顧也平心論之由程朱之說則前合乎聖人經典之言後使學者有所求端用力講之易明行之有序其亦可矣而反謂其心行路絕言語道斷由念臺之說教學者先不須格物致知後不須克治功力弟即心而求之自有定向自然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作主張自裁生化試思孔孟教學有斯說乎夫談道講學其說不本於孔孟欲不謂之異端得乎不但已也使學者由此而學必將蹈於猖狂迷罔失心病風而後已何也念臺謂不可離器言道不可將理另作一物不可求仁義禮智之性於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先以為學者弟求之心自然得之而其所
以求之方又不用審幾於動念之初若審幾於動念之
初則以為誠之不及試思如此為學教人於何下手古今
未有如此自然不費力之學不亦誣乎譬人食五穀資養
慧命不能不納於口與腹離口與腹五穀固無放處然豈
可曰口與腹即五穀弟求之口與腹而五穀不當求五穀
非另為一物在飫飽之先若求之則奚及其說可通乎五穀
慧性與理俱飽以資養慧命譬所發惻隱四者之善此以
先後次第相況非以五穀外物當天命之性勿以辭害意
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
道與善在人與物未受性之先及人與物既受性而其發
為善也又與道善次第相同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誠南雷文定

七

為善也中庸言誠一天道一人道天道居人道之先則道
居天地之先何為不然試思上下屈伸固因天地冬夏而
後見而未有天地冬夏自有上下屈伸之理則未有惻隱
羞惡四端而先有其理在何不可信而云心行路絕言
語道斷而此理非在另為一物乎
程朱皆言性即理也至當至明至確陽明獨易之曰心即
理也大謬試思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若率心則豈能皆合
乎道念臺此所立宗旨弟教人率心自有主張裁化夫孔
子七十從心不踰矩非貴能從心貴能不踰矩耳矩即品
節限制之謂且必至七十而後能今念臺不假品節限制
教學者不須格物致知弟從心而已其說可從乎且孔子

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由陽明之言心即是理可曰
其理不違仁乎故念臺之學即陽明之學念臺之謬即陽
明之謬

如鐘虛則鳴矣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

按此以鐘喻心以鳴喻所發之善而謂無性理主乎其先
猶云食穀則飽而矣意有禾米主乎所以飽者其說可通
乎

夫盈天地之間止有氣質之性要無義理之性

謬甚使無義理之性氣質性於何受義理之性同然之本
原也氣質之性稟受不齊者也如鐘虛則鳴性之理也而
厚則石薄則播侈則柞弁則鬱長甬則震此則氣質之不

誠南雷文定

三

齊也而豈可因謂虛鳴之理為無乎孟子道性善及中庸
率性之性義理之性也其曰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氣質
之性也區別分明念臺既主氣質之性而所以立宗旨者
又教人率性求之心而自足進退無據矣

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

使無義理之性則聖人教人復性盡性何說也臧三耳者
謂人有兩耳別有一聞性主乎中是亦一耳猶云心有曉
程朱謂性即理其本初無不善而人之氣稟不齊有偏全
通蔽之異至明至確與臧三耳不同譬如人不幸而染惡
疾豈可謂此人前此生成氣體本無平安善狀乎又如謂
已自有此短長肥瘦之身而無先祖父母可乎又可謂先

祖父母即吾此身乎

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

此語矜肆不慚甚矣吾請反之曰山陰之學於千古無疑之理一旦顛倒使人冰結霧迷要之全無理竝不足亂真亦徒然矣竊嘗論張攷夫學於山陰而忠焉者也出故彌縫之而救其失黃黎洲學於山陰而迷焉者也迷故舖其糟而歆其醕且何至謂程朱之言為近理亂真將不顧天下有是非之公平

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游者皆振古人豪卒能

跋南雷文定

圭

明其師說而與晦翁竝傳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弟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庵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泉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洛閩齟齬者相與遺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為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此指彈遜庵日初也日初山陰弟子壽平之父作山陰行實一卷不取意為心之所主之說請刪削者可謂忠於其師才識非下而學一先生之言黨邪踵謬肆詖淫而罔道迷人者果振古人豪邪

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筆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繇聽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鈔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

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蹶泮不亦異乎

梨洲以禹鼎神森山經怪物侂子所逐文成樂大所采宋人刻楮衛人棘猴富王會萊幣之書與物恐為聖王所必絕以為不如三家之布帛菽粟薄海同安也以滔天懷襄之洪水為天漢不如井泉之養而不窮也

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興起者也

涇野未知於忠憲何如文清所造之純粹似優於高遠甚此論未公恐未足憑且無所增損猶勝於有損若山陰之學則損之大者也世方誓其高名以為不可輕議嗚呼是

跋南雷文定

西

亦不思而已僭成此辨以待知言閑道之君子論正焉

附章格菴行狀

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尚未大行於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徧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子劉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鈴吳麟趾祁彪佳葉廷秀王毓著死為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於其間他日追溯淵源以求其學即無龍谿心齋一輩人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

閱此段議論想見山陰門席之盛梨洲放仰之崇橫被六合凌跨一時幾若可以奪尼山之緒況其下焉者乎夫儒

者講學卒之般身成仁可謂完人矣弟子誦法先師篤信
悅服不倍不惑亦可謂設誠特立者矣大道雖廣要其歸
不過仁與不仁二塗苟既仁矣雖孔孟且與之小儒晚學
安所置其喙哉雖然取人與論道不同取人宜寬論道宜
嚴非嚴也必非其真也孔子慨斯文之興喪文王沒後直
至己身孟子述見知聞知由堯舜以來寥寥數人彼三代
人物豈少哉而孔孟皆姑舍而不道豈妄而不知量與臨
而好爲刻與昔程子論邵子曰堯夫祇是不帖帖地以余
觀王劉之門風其氣象亦祇是不帖帖地試取曾思孟子
之言讀之其同異自見嘗論明之儒者無他祇是不肯道
中庸盡精微肆妄而不求真耳晚周以來無鳳凰王霸見

跋南雷文定

五

五色大鳥而奏之遂爲天下笑黎洲之見亦若是也已

附湯潛菴與黎洲書 節錄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戴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在
先生此心依歸寤寐以之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
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鉅
海吾黨之斗杓也

按此指明儒學案一書言之亦誠有似但古者國不異學
故道德一風俗同今各立門戶四分八裂豈非處士橫議
矧斗杓所建又專在王劉之謬誤者邪潛菴與陸清獻書
辨論斷斷不相下其意大概惟責清獻不當非議王劉乃
辨香悅服獨在黎洲豈非眼翳固以此時黎洲名德已著

而清獻同輩學行未成之故昔張伯松與楊子雲並肩遂
不肖觀其太元法言然程朱之書具在何不明辨真傳而
以爲依歸也

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
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

此言是也然如王劉固皆躬行者矣而又豈非詆毀先儒
爭長競短未見先儒真面目邪潛菴一與一奪亦由未見
程朱真面目耳

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
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合會

以此言學殊精深正大抑愚以爲其病卽在要體驗天命
跋南雷文定

末

流行要上達天德要與千古聖賢默相契合會試觀堯舜孔
子教人何嘗一言及於高遠明之儒者動以此等大頭腦
爲門面是以導人成猖狂過高之行而無中下用力之階
此等意祇可以之自盡不可概之學者其失在此故成流
病愚昧淺陋於先儒學術心傳何能深究弟以程朱論學
無不合於堯舜孔子顏曾而明儒多過高之病言之不能
無疵行之不能無弊是以不敢信之也

戴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日用何用歸之自然
堯舜孔子祇言日用罕言天理況遠言自然乎何思何慮
從心不踰矩是神化之境未可以爲宗旨以率學者

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攪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

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

以此自鞭策誠切至然皆已前人熟言之者矣

今日學者當以戴山為宗即所以教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

戴山之學正病其有流弊正病其失大中至正而潛菴反以為當宗所見謬矣竊以今日學者當以陸清獻張楊園為宗乃為大中正耳

又曰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如未見人之形影而獲議其妍媸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戴山學案序也稍稍及之至於戴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讀論理學傳書辨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

跋南雷文定

七

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諠語言之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不謬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

觀潛菴之言字字誠篤非欺人者正坐所見之謬耳於此益信不可攻朱子讀書窮理之教以致迷於趨向使正學日晦也戴山之學以慎獨為宗攷其制行亦可宗矣攷其為言則多紕繆潛菴所集序謂其反身力踐以救夫沈溺訓詁泛濫名物末學之流弊可也而謂其體道至精程朱以來未之有過則為不知言矣故附黃序論之

附辨南雷文定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

非艸野荒亂所當與議然有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輩幸勿出之廣座徒滋紛紜也

四條指趣正大公允惟諸公辨學少疏未能根證該審黎洲蹈其瑕而蹈之遂若為其所哈舌鋒所及抑程朱衛王劉邪說詖辭心事如見雖後來定例不立理學傳出王劉於名卿或亦因此書而正而其謬誣者亦不得不辨夫聖賢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

此言是也然有知之而未能造之者亦有造之而其所知非真者要在於致知窮理道中庸盡精微耳黎洲之於造之固遠矣其於知之尤為謬妄徒以此正大冠冕之空言鉗制人口使若不可奪耳

跋南雷文定

末

其微言大義苟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此言是也但言之者異則其旨亦異黎洲自度於此二者能信之而當之乎

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

此則謬誣者亦有之要當衡其是非耳故必先致知

有傳授者有剽竊者

二者皆有邪正是非彼傳授剽竊而出於謬妄者豈少哉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攷其優劣其能失乎

若此誠可輕訕不知黎洲能坐堂上非憑門戶意見而所攷無失乎但勝於場屋時文之學恐未便足與於斯道之

真也

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為正統是矣辭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贖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菴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菴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

明之儒者門戶氣習重無論傳姚江之派者多躍冶卽遵閩雒之津者亦戴面但就其能謹守繩墨故為正究之講辨或未臻精微學悟亦難言詣微以云滴骨未敢多許但黎洲自詔能入室操戈各舉一端從再科斷以藉其口雖成嶽爾未盡情實整菴論理氣主明道述孔子陰陽形上

政南雷文定

九

二語不為無見且兼疑周張伊川非專攻朱子故又記辨蘇子由老子解答柯國材書其實朱子極取明道此言曰道亦器器亦道整菴特為有確為二物一語黎洲益不足以知此齋菴杜人口而已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

莊渠質學顛固宗朱最篤但甚蠢粗多成習氣其取陸子是也謂其非禪由不知禪也所謂皮傳不得其情覈也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閒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翫弄走入元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

字其意最為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為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非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於程朱之下乎

文成謬種流傳盈天下方賴程朱之下有人放之距之闢之乃高願此兩通甘為大學之罪人諸公何不攷而濫進之正統邪黎洲之所刺政善其可以助王非惜其失於違朱也夫大學之致知是學問之知本非良知之知何謂非識昔孔子顏子子夏論學皆先博學何不慮其支離以曾子之篤誠貫道作書以教萬世而顧以貫支流病遺誤來

政南雷文定

三

學而待陽明之慮之救之邪縱曰古本大學無格致傳攷亭之補為多事而經文首章未有脫亂何以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知止而后有定也孟子所言良知政以不慮為言何待於致且孟子明以親親敬兄實其事何謂走入元虛如陽明之教乃政導人走入元虛耳且良知孩提之性大學成人之教本末先後全殊陽明牽合妄說有心舞文欺世顧氏負講學之重號羽翼程朱而乃甘為陽明作導師傳恣反偁其精密何異說夢又不如黎洲本為其法派弟子也夫格物必先自非身始固矣孟子急先務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程子虛游騎無歸朱子曰且令有切己工夫非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皆

詳哉其言之然天下許多制度文爲古今治亂豈皆爲身
外支離可置而不必知弟求之一身而已足邪龜山偏重
其義未周朱子辨之已明景遠何爲仍主其說湯潛菴上
孫徵君書全謬而中間一段說致知之要不誤後卻曰不
得不歸咎朱子則始終未詳攷朱子之書也

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
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合也

語意亦不誣但梨洲豈能識源頭亦徒撫單文孤義爲操
戈入室之事欲以爭統系耳

又言陳克菴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菴其學亦
宗程未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攷究

歐南雷文定

三

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

此亦諸公之寡陋宜爲梨洲之所貽蹟究之同學甚多但

未能登峯造極出類拔萃則不著所謂焉能爲有亾者苟

但據此輩以定道統之畫一恐堯舜以來見知聞知與私

淑艾者除孟子所偶外其磨滅無聞者不可勝道也

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卽陽明心卽理也其言斯
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卽陽明知行合一

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

東白此二言精粹無疵梨洲乃誣以爲卽陽明之說可謂

援儒入墨又以陽明爲不異程朱益爲誣妄夫人心苟不

自欺是必能順乎天理乃以得正主善之心言之卽所謂

本心正心也率天理者也非若陽明認心爲性而遺其前

一節天命之性也其言患知之弗真乃鞭策最切之意正

重致知言與陽明知行合一天淵夫致知後尙有許多節

次功夫策厲猶未必其能誠意而曰知卽能行知行合一

如釋氏頓門之教談何容易夫前不用致知後不用省察

克治之力纔知之便能誠行之此陽明之教也而謂與程

朱無異誣程朱竝誣東白矣東白姑勿演論梨洲授之以

爲入室操戈之計耳

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

不論

白沙主靜不合敬義陽明良知不合格致甘泉體認天理

歐南雷文定

三

務高遠不合讀書窮理致知力行此昭如日星何謂不可

爭而置勿論

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

慈湖當入儒林若以名位出之亦可至象山則當入道學

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

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

可言其相似

此固諸公析之未精辨之未明然若如此論人雖孔門諸

賢人人殊面皆當區別不勝其區別矣蓋齊失而楚亦未

得定山白沙其學實不相似至其出處初無善義瓊山疆

之固非道白沙譏之亦朱平全紹衣論此最允

又言羅念菴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菴所定不僂門生而僂後學錢緒山謂之然後始僂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且不知白沙陽明之異又在何等也

念菴與王學甚別未暇深究緒山但言子年十四欲見師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於賴父母不聽今學其學者堂入室者子且無歎焉定論推此若白沙與陽明之異可得而言也王以良知爲旨白沙以靜爲旨築陽春臺穴壁進食三年以養端倪陽明謂學者不當專習靜專習靜恐事至則亂是與白沙不同也梨洲何爲於此大頭腦處不知至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分明有用心審擇之跡與任良知之自然者亦微異要之辨論學術同異不當如此縷析

歐南雷文定

圭

何平叔解異端以爲孔子僂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惟異端不同歸故嚴之愚竊以明之儒者好立門戶宗旨競操同室之戈所爭皆在始入之殊塗而不究其同歸與否此所以蔽也後有作者欲齊一數百年之學術當取何氏此說要其同歸之與否置其所入之殊塗則一切紛紛可息而史法亦可定矣惟叛大學及鳴鼓攻程朱者必裁之何以言之夫萬世論學必宗孔子而孔子之教惟自下學日用孝弟謹信始不立宗旨不職等務高遠不專內遺外被教雖同惟曾氏得統曾氏之統惟在太學一書諸儒先叛此書是拔本塞源矣程朱所以僂得統者以能謹遵大學繩法也今叛大學攻程朱即叛曾子孔子其罪豈

可道邪大約明之儒者務高遠矜捷獲逞私見敢爲大無忌憚皆自陽明啟之而同時甘泉白沙竝起爭霸此一時也及乎季年則樹幟以爲聲氣出位干政收召好名之徒處已太高疾人已甚凌厲激訐隱弗修也惑弗辨也忿弗懲也此又一時也至於近世漢學諸人則逐末遺本盡翻前人定案大中程朱一例拮擊不顧名教此又一時也雖儼然以經儒爲業從何氏之例斥爲異端可也以其不同歸也從歷代之例概入儒林可也以其託業同也史館諸公四條之議甚正但未能根證詳審耳

又言先師蕺山益歸平正始與高顧符合

按蕺山學術悖謬而諸公以爲平正可謂不辨黑白

歐南雷文定

圭

又言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蕺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

此殊不然陽明入名卿傳爲尤高顧功名雖不及陽明亦當從此例至宋史以朱子入道學乃擲起義例不當以此例之梨洲不分輕重而欲同之非也
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

此八字千古定案雖百黎洲不能翻也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曾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皆無甚透悟亦謂是也

黎洲此說不為無見惜乎反身理會而遂多歧譬如圖寫鹿馬原未是真而指鹿為馬其血氣形質既非又足令相馬者不復識馬也則不如圖寫之猶存髣佛也

逮及先師戢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戢山則流弊充塞

青天白日而誣罔若是即謂王劉有導人反身之功非同沓熟成說然失中失正何脈之可尋做之可救閻百詩言

歐南書文定

圭

嘉靖初五星聚營室占為兵黎洲以為陽明之祥天啟時四星聚張黎洲增潤為五星以為為子劉子而見以比宋乾德五星聚奎合此言觀之黎洲不難誣天況人乎是真欲一手掩天下目也湯潛菴曰學者最怕是以實未了然之心函胡歸依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竊謂王劉師弟勇於自信如此病中又加一病所謂大迷者終身不醒如何可以不辨因牽連書之

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毋乃刻乎

大言無忌夸而不止於眾心

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

所載道學即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曰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門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於邢恕陸棠且為姦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子般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為孔曾參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其間如江右之王塘南毘陵之孫淇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

條約未有不是黎洲矯辨駕飾以關人之口非理實也夫

歐南書文定

美

以七十子親炙孔子其末流尚不能無弊矧其下焉者乎但賴有真知者隨其言以救其失使反於真是耳夫其所以能救其失者何所據也亦以其本師之言為斷耳七十子及程朱門人有失而孔子及程朱固無失也若陽明戢山之失則即其本師已先謬矣又何待其末流而後為弊也如王門之有顏山農何心隱固為蕘稗而耿定向聶豹之墮行毀節亦豈可恕黎洲偁引邢陸始為諸人地耳王塘南即不知若淇澳亦不免雜於王學何云卓然也

雖然某之叨叨分疏終屬末流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經

而設以嗟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朱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為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為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為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道志道可為名乎欲重而反輕侮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為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坳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為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為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繆無所折衷可知

自宋史初立道學傳至今學者忿爭仇疾凡數十家嘗議

歐南雷文定

美

未已公案未定竊嘗平心衡之班固傳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大義乖中間數千年大儒如荀董揚韓卒未能使斯道大明至有宋而周程張朱出辨說既詳踐履尤篤反身理會推見至隱使洙泗之學派復續天下學者心壹志結者誰之功也使諸子及孔子之門其必不在由求之下可知昔太史公初史法尊孔子以列於世家誠以孔子生民未有不柘格以異其尊崇則其德不顯若以此義衡程朱則亦秦漢以來未有使僅夷之於伏毛鄭孔之間誠為失實不倫脫克脫等初立道學傳猶之孔子世家之例云爾不為無說王介甫議史遷不當為孔子世家卒之三十世家皆絕獨孔子至今不替良史之製通乎天人豈

文士曲見小慧所能窺至於儒林在宋以前原至畫一皆以處傳經義詁之人黎洲謂儒林為傳經而設歷代因之是也不知歷代傳經之儒有如程朱之得真而實踐其人者乎以為入之儒林正為允當而不知其大不允當也又曰無故而出之儒林夫以程朱之道盛德備而出之儒林而猶謂之無故殆龔昧於心也已又謂儒為成德之名原自不輕則不知古稱僻儒小人儒又何稱也愚以宋史初立道學傳以尊周程諸子禮以義起名以實傳允為不易非尊周程諸子也重道統所任也故周程數子外則當概入儒林不但宋後史書不得輕立道學之名即宋史除周程張朱羅豫章李延平外亦不得入道學傳猶之後世不

歐南雷文定

美

再有孔子則匹夫不得列世家後世不再有周程諸子亦不得立道學傳如此則可以畫一矣大約王湛劉湯諸儒所爭在古本大學格致傳即此已不識學故視程朱之為儒若無異漢唐義詁之儒而不知道統所任也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以為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畱此則辭胡陳王有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廷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間可乎不可乎嗟夫聖學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誤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淡造豈繫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淡

願諸公之慎之也

此一段議論有是有非有公有私謂明史不必立道學傳是也謂元人為陋非也謂必立道學傳不可去陳王似是而實非似公而實私此由心中有優劣之私見也非愚所謂特起義例有所限止以繫道統也何以言之所以立道學傳非謂以道為學即可入之也為其實能接堯舜湯文孔孟之道統也非自我勅立宗旨以道學為門戶苟以立名而顯與孔曾思孟倍也陽明白沙戴山生程朱辨論既明之後而猶必為異趨以違正折以王制偽辨非博疑眾之罪無可解免惡可以其立名道學許為承繼道統故陽明戴山若入於道學則學術顯為悖繆若入於儒林則又

歐南雷文定

五

與其名位不偁惟入於名卿傳乃不失其實蓋在程朱則道學盛於其功名在王劉則名位隆於其道德名位在一時道德在萬世各從其多者衡之至白沙號述程朱而多所未合政當入儒林耳今明史久行凡例所定昭垂百代固不因黃氏之言而有所聳奪亦無容後來艸野荒昧追為贅論姑就此書辨之如此區區私指在辨學脈之是非非敢論史法也

如以程朱弟子不同諸儒則如姚姬傳先生言效史記作程朱弟子列傳亦最允當雖然宋史前代所為行之已久無容更議但宋以後史止立儒林可也不當更代為斥遂程朱也美西溟發明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孔子尊周之

故較之向來以為尊孔子其義最精則由此義謂程朱繫道統之故非徒尊其人不更允乎昔人謂天不生仲尼則萬古如長夜閻百詩謂天不生程朱仲尼如長夜以此斷之則宋史道學傳之議定矣

潛邛劄記言嘉靖開首疏請祀陸九淵再疏請祀陳獻章以為祀王守仁地者守仁之徒行人辭侃也隆慶初主祀守仁而不果者輔臣徐階也至萬曆初而卒成之者內閣申時行宗伯萬士和也其申請之不已者御史耿定向也方時議之請祀守仁也給事中蔡汝賢獨上崇正學祀正儒一疏乞以羅從彥李侗祀正論快之蓋王詆朱學而羅李乃朱學所自來祀羅李欲尊朱以抑王耳然未能勝也

歐南雷文定

三

前後疏請祀羅李者如福建提學金賁亨輩不一而足至萬曆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尙文上疏侍讀學士何宗彥等博議禮部侍郎孫慎行主其事覆疏以程朱擬孔孟謂孔有曾思而後孟子接其傳程待羅李而後朱子衍其緒宜將二賢列揚時之下詔從之愚按斷陽明之失者無如張武承張楊園二先生之言最為明切而羅整菴陳清瀾陸清獻亦最得真

閻百詩云萬曆初戶部尙書王遴議陽明從祀曰某曾為司理紹興備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功夫難與辭文清同又云此公一生只是作用親見其居身居家無實學止以氣魄議論籠罩從學者樹按明史載思恩田州土酋盧蘇

王受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此言雖出叛民而陽明誠之不掩亦可概見嗚呼人言如此則明人之祀其猶未得爲定論與

跋南雷文定終

跋南雷文定

三

王文成致良知之說明季學者已分兩派尊之者謂出濂洛關閩上詆之者直謂以學術殺人近年學人睹日本之強謂爲崇奉陽明學說所致于是向之詆者轉而崇奉如不及究之陽明之學初未嘗戾于聖人有子子游子張子夏以同出聖門之賢其論禮論交已不能悉合而遑論其他鄙意尊奉與詆毀于文成初無增損此篇辨析微芒雖不無過當之語而精警不磨處亦自未可竟廢刻此以備講學家參攷非謂梨洲之文必待糾于方氏也至東邦國勢固自有其振興之道若必謂由崇奉王學所致則二千年來中土人士誦習孔孟之書于富而後教我戰則克之言及天時地利人和之比較苟能精研其故成效當更宏遠然則因日本而尊崇陽明母亦不知彼邦之真相者歟庚申二月江浦清華道人陳洙跋

跋南雷文定

跋

錢樸空先生著

嘖語偶存

齋鈔本

東沙虹隱謹著

俞世德堂
庚午校印

錢樸齋別傳錄自舊香居續稿

王寶仁撰

自余爲學官弟子。述今三十八年。州縣同學輩二十八人。十七六七。存者錢君樸齋年最長。其令嗣逸泉秋泉與余弟寶侗爲畫友。率常見樸齋書來。每述其近狀。余意樸齋雖不遇。然安貧樂道。逸泉昆季又善事。庶幾頤養天和。以臻上壽。可必者。今年余弟書至。則云樸齋以某日無疾化去。余既悲同輩之寥落。又重其人。欲爲之傳。而吾省真族父。與樸齋以密戚敦友誼。已爲之。余因別著所見。以證樸齋之爲人。樸齋甫入學時。嘗與余及秋士兩蕉諸君爲文字會。每拈一藝。極沈思獨往之致。而出之和平。同會多少年。負意氣。斷斷論得失。而樸齋則反而求其是非。其後各以授徒爲事。余又栗陸往來。三四月或積歲不得見。見則隨意直搢。雖尋常語。足以見道。其抑然自下。足使人躁釋矜平。顧丈吟橋。亦有志斯道。而善集鄉邦文獻者也。嘗得陸桴亭先生日記。名課業志學錄者。各一。樸齋次其學行之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大者寫爲一編。余於葉君端齋所見婁東十老圖卷。語樸齋。樸齋令秋泉摹其二。一以自存。屬余題。一攜其孫宮樞來謁。以爲贊。蓋其生平志行。實有符於陸陳諸先生之所爲。故於諸先生之語言氣象。有見輒會於心也。平居篤嗜宋五子書。及薛文清陸清獻遺編。所著有嘸語偶存。附註呂新吾省心記。其家雖貧。而恆以濟人爲志。聞人爲善。必贊成之。其教人訓誨不倦。其所友多端人。姓錢氏。名敬堂。太倉州庠生。道光二十一年冬舉鄉飲介賓。其卒以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年六十有八。子三。孫二。其世系詳吾族父所爲傳中。

嘸語偶存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太倉錢敬堂樸齋著

近思錄道體門張清恪集解有云。人而不仁。必無一事可爲。而稍有戲豫馳驅之心。卽爲獲罪於天。又云。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學者欲於心上用功。最須涵養性情。此兩條擬錄出。以粘座右。

雍容華貴四字。儒者應有此氣象。心體光明。此之謂華。人品峻潔。此之謂貴。雍容二字。有恬和意。有包涵意。如此可列廟堂。亦可與神明酢酬矣。

義理之境界無窮。人不足以未臻爲憾。嗜慾之境界亦無窮。人每以未遂爲缺陷。欲之常勝理者如是。噫。情足滅性。儒者宜閉情以養性也已。

省察克治。二層少不得一層。或省察而不能克治。則省察亦徒然。欲克治而不先省察。則克治亦無下手處。然二者先有存養一層。不先做此層工夫。則省察不嚴

太真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明。而克治亦因循不力也。

伊川夫子云。人心要使他思。時然後思。則游思自少。何以使之。以道心使人心而已。人心氣也。道心理也。以理馭氣。此卽操心之法。

爲人必需處處有維持調護之意。便覺胸襟闊大。此性中仁字爲之。傍徨周浹也。然仁中含義。是非邪正。緩急重輕。須辨清楚。然後或應之。或却之。權宜因應。當下要決定。從非救人。聖門所不許也。

余所深愧者。憤時嫉俗之心。未能剷除淨盡。一有感觸。則激烈之氣勃然而動。雖不必現於詞色。而本心之仁。已隱然爲之窒礙矣。天下剛惡之足以害柔善也。一心且然。况人已之際乎。

朱柏廬先生云。倘懷是千古聖賢心法。故於學修之。而又特爲指示。蓋知之明而行之力。此心纔一放他自由。欲便乘間而入。理便霎時去了。惡習之義。不惟嚴密。而且武毅。似強有力一般。是形容其敬之至也。處身要收斂一點。是一點好處。居

而且武毅。似強有力一般。是形容其敬之至也。處身要收斂一點。是一點好處。居

家要多講究一點。是一點好處。

年增則心不可使之煩。煩則耗。耗則傷。何以不煩不傷。須受之以節。

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土。日監在茲也。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

井田學校。王者之大政也。降而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俱可得此意而行之。公卿大夫則設義莊。義塾。義莊以贖同族之孤貧。義塾以教同族之子弟。即士庶人家。假如有田千畝。有子四人。各授田二百二十五畝。其餘百畝。以作養贖。百畝之糧。四子分任。即同養公田之意。復設家塾。以教房分切近之子弟。即務農者及開張店舖者。亦可得此意而變通。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復設一村塾。以教子弟。使其粗識字義。而并知安分。此等規模。可謂隆矣。然先王井田學校之象。非恍然在目歟。

夷齊之厥。本苦也。而夷齊不以為苦。此因苦而成其甘節者。淵明之酒。本甘也。而淵明未必以為甘。此借甘以成其苦節者。尚論古賢。須想其隱微中不得已處。不然。如淵明先生。直謂之閒曠自適之士而已。

勸人為善。必乘其機以導之。有從正而宛轉啟發者。有借他事以堅其信從者。假如醫人之身病。即以醫人之心病。醫一人之心病。即以醫兩人心病。醫兩人心病。即以救一家麻木不仁將成之病。此慶興存亡之所關也。神明運用。其妙元微。

北鄰某氏。夫死。寄居母家。故寡嫂弱弟。為索居通者所容。全家避去。氏攜小兒女。獨無所歸。啜泣至暮。鄰舍某。來商於余。思所以安此母子者。相與賃屋。器具。竭盡心力。此時一腔熱血。腸。不問為人事也。已事也。不問有功也。無功也。有累也。無累也。不問有嫌疑也。無嫌疑也。覺心體一現。阗然勃然。真有孟子乍見孺子一節光景。

人生福祿壽三者。雖有數存。然須會得太上當字之意。以享之。不然。心志惑。用度奢。侈。則福祿易盡。壽亦易促也。不但一身自討苦喫。而子若孫將亦受苦無窮。

故守約二字。宜奉為救命良藥。

自暴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此剛惡也。自棄者猶知仁義之為美。而溺於怠惰。不能勉於為善。此柔惡也。犯剛惡者。於禮義則非毀之。而悻於禮義者。則喜誠而樂道之矣。犯柔惡者。於仁義則怠惰焉。而乖於仁義者。則心安而身嗜之。所居者危地。所由者邪徑。安宅則曠空。正路則榛蕪。噫。其何能淑。載芻及蕩而已。

閔中唐哀公問政。章小註數條。於余心似有契合處。胡敬齋曰。誠字大。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其義微矣。柏廬講義云。十分粹美。不著一毫渣滓。所以為善。十分真實。不著一毫虛假。所以為誠。天所付於人。人所得於天者。元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存也善。所發也善。又何不誠。朱子真知字煞喫緊。真知便是明善之誠。吳因之曰。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雜中。

擇出天降本體來固執。即固執此所擇之善也。故以而字串下之字。即實指善說。陳三山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

摘訓博學審問。則取於人者詳。慎思明辨。則求諸己者精。中之品。如馬中之驥。德既調良。力又矯健。此渾然中含振拔之志也。謹厚之士。貌似中行。而實則驚蹶。雖鞭策而未能前行。此意然為鮮振拔之氣也。至狂狷之士。志極高。守有餘。雖非驥而迴勝驚蹶。狂則如風入四蹄。輕。狷則如竹批雙耳。峻。此顯然中露振拔之象也。裁之以範其軼。抑之以令其馴。激之以鼓其氣。勵之以防其退。亦可以聖人中之望乎。

以為父母之心待天下。則不期厚而自厚。不期大而自大。此有次序輕重。須有分曉。為是。少不得衡之平。鑑之空。如衡之平。則無欹側之弊。如鑑之空。則無留滯之迹。如此。方不使愛之施。或有累我心之德也。

孟子待文王章。浦星耀云。夫人惟視乎白處。何如一墮凡想。即是凡民。一旦奮發。便是豪傑。余謂人品不齊。可以歷數。有一種人。開道義之言。而泛泛悠悠。此亦近於下愚也。有一種人。入開道義而悅。出見紛華而亦悅。此凡民也。有一種人。聞入

道義而悅。出見紛華而淡然。此殆近於豪傑歟。大抵入見先生而敬者。必其離先生而慢焉自放也。離先生而卓立者。必其入見先生而怡然自得也。履禮法森嚴之地。看其敬之自然不自然處。即可驗其平日之志與不怠矣。

鳴雞而起。汪武曹云。雞鳴極言其纒醒。即從事於此。以見其自朝至暮。無刻不孜孜也。邱月林云。擊磬就行事上說。陳氏云。舜之徒。躡之徒。以當下言。不以積漸言。朱子云。問字兩頭相並。在這裏一條路。那邊去一條路。那邊去。所以爲問。陳氏云。善利之問。察之貴精。守之貴力。知行交事也。余謂知之精。問難。而守之力。爲尤難。推其故。爲不能敬也。故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蛾子時術。喻學也。余試以蠶喻之。初生祇食桑葉之嫩者。長則食葉之大者。及至上山。則不用食葉。而視其腹中品。登則微。無非桑食精華矣。人之爲學。初參小註。小註看得透亮。則朱註便明。涵濡朱註功深。則白文自能融洽。及咀含日久。味之而愈有白文義理。都在胸中。扶我元氣。掃我俗氣。此時心田中。有不如蠶之品嘗。

明徹乎。

凡代人施惠。有討好念。有借以自便念。有免不得情面念。皆私心也。有過信人念。有慢託他手念。有聊以塞責念。皆粗心也。

代人爲善。而自取爲善之名。設爲一副仁慈面目。裝出一番仁慈聲口。所少惟一腔熱血耳。如此以盜名與助人爲惡。而分其利者。將毋同。何也。名亦利也。

心有所忿懣。忿懣怒也。心之用也。人之常情也。然一有所忿。則怒之根伏之。久而一朝發之。其勢倍烈。其禍不測。吁可畏也。

謙爲美德。然謙中者真偽。真者謙以自牧也。僞者或爲名爲利。或爲貧。或却爲富。或資稟怯弱。而滿腹牢騷。盡託於謙字中。隨處皆以謙。實隨處皆以不肖之心待天下耳。此情時嫉俗之變態也。若能向源頭上著意者。斷不出此。余也知所警矣。

格言有云。君子不忤俗。亦不逐俗。二句甚有意味。大概不忤俗者。往往逐俗。不逐俗者。往往忤俗。二者皆非也。所謂不忤俗者。非脂韋之謂。乃養其天和也。所謂不

逐俗者。非矯激之謂。乃守其至正也。

人心之邪正。可以指南鍼譬之。光風霽月。則鍼易約於正。若天昏地黑。則鍼隱矣。人之氣質清明者。如光風霽月。然用細細工夫。磨稜合縫。則鍼自正矣。雖或畧有移動。而大段却不走作。至氣質陰濁者。如天昏地黑。不自知其鍼之顛倒錯亂也。此須賴人指點。再自己用武火。勇猛掃除。用文火。逐漸磨鍊。昏者使之明。黑者使之白。然後鍼可得而見矣。但見鍼而欲使之正南方也。又須用一番極細極密工夫。庶可到恰好地步。

日記之設。古人專爲天真二字打算。所記者心身口之是非也。心身口三項。實與吾之天真。大有關係。我之天真而已失。將藉日記以返之。我之天真而已漓。將藉日記以培之。我之天真而已復。將藉日記以涵之。我之天真而漸散。將藉日記以固之。由是觀之。日記乃以檢點心身口之絕妙法門也。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此論風俗好時也。今恐不然。試問今之父兄。謹乎否乎。富貴家以驕奢淫佚導子弟。貧賤家以尖酸鄙濇誨子弟。父兄之教。越先而子弟。盡染不謹家風。非天之降才。今異於古也。實係陷溺其心者然也。孰陷溺之。父兄陷溺之也。吁。今之欲子弟謹者。請父兄先知自好始。

見舊友家。真適軒小區。頗有意思。惟真乃適。不真則不適。書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德其真也。心逸日休。其適也。作僞心勞日拙。作僞不真也。心勞日拙。其不適也。亦其矣。

道者無形之聖人也。聖人乃有形之道也。朱子云。中庸者。惟君子爲能體之。故見道之君子。非聖人也。體道之君子。其聖人乎。蓋聖人乃體道之君子中之極熟者。與道合一耳。

人生有欲。血氣之私也。觀太極圖也。陰動靜而萬機變。紛紜從此而起。庶幾歸於無極。則一切情欲之感。自然淡焉若忘。思歸於無極。從何處下手。惟靜時則存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動時則省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恃此心之仁而已矣。為人喪我仁。則喪我命矣。然則救人之命。直謂之自救其命可也。若云為善則命可延。為善則後可昌。尚屬淺焉者耳。求仁專以濟人。立論似偏。而非偏也。欲從愛之理以還我心之德耳。

古語云。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此二句。即仁字見端流露處。故見人之失。只可安之慰之。切不可指摘其失之所自致。不但當而不可。即背後亦不可。或指摘其生平之積孽。或追溯其祖父之隱惡。俱宜慎焉。

功過格之設。為中人勸善而去惡也。若有志向上者。過則記之。功可不記也。假如有力濟人。不要看作為人。須看作為己用。何也。人亦包在己內也。願同人先看清己字。不然。惟知私己愛己。而已。與人竟判然矣。

六月一詩。云。撒狃孔穢。我是用急。動人驚恐也。云。撒狃匪茹。警居燕穰。侵鎬及方。至于深陽。動人忿恨也。云。吉市燕喜。既多愛社。動人頌禱也。末又云。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動人欣羨也。

天下有理焉。有數焉。理之挽乎數也。極難。而數之掩乎理也。甚易。觀乎舊家。余竊有以信之。子弟循良。未必即振家聲。此理挽數之難也。子弟劣賤。不覺陸棄先德。此數掩理之易也。君子惟安乎難。而慮其易焉耳。

華天御高隱五十年。一日舟行。遇一老人。偉貌長鬚。氣體迥異。問姓氏。不答。問里居。曰。任陽。問其年。則曰忘之矣。華益異之。願乞一言。以佩終身。老人曰。謙。華請益。曰。默。老人亦知華非常人。臨別去。又畫杖作一誠字。華拜謝教命。余謂謙默二字。中貫之以誠。庶免狡獪伎倆。

古來忠臣義士。往往有難言之隱。無可洩之恨。幽憤終身。鬱鬱而卒。此非性氣之偏。陶鎔之淺。實境遇使然耳。至今之少年。憤時嫉俗。殊少愉色。縮容。此則性氣之偏。陶鎔之淺也。須力矯之。方不走入幽憤一途。不然徒自苦已。

嘯語偶存跋

鄉先輩錢樸齋先生所著嘯語偶存一卷。乃舍親金俠開先生之舊藏本。嗚呼。印入太崑先哲遺書者也。余於舊香居續稿中。得先生傳略。冠諸卷首。讀者可想見其為人。此書余嘗郵呈蕭芝母舅。旋接評語云。語語體認精切。深有得於宋儒之學云云。乃託王慧言先生閱校一通。而付鉛印。余診務之暇。嘗反覆閱讀。愛不忍釋。惟此稿是否全軼抑係殘本。一時無從辨證。如海內鴻博。藏有較此完備之本。而蒙許鈔錄者。他日當重印行世焉。雖然。省身貴抱其要。名言不在乎多。警惕之語。貴乎簡明易曉。苟能身體力行。雖少而獲益必多。否則多亦奚益。嘗思人之好善惡。雖根天性。但幼時須賴父兄之指導。少長且賴師長之裁成。及出校門。涉世任事。則更賴可傳可法之先哲嘉言。潛移默化。倘將先賢醒世語錄。常置案頭。昕夕翻閱。則裨益身心。維持德業。其功豈淺鮮哉。樸齋先生以嘯語名此書。其

誰遜逾於常人。是書豈曠語耶。直響鐘耳。爰抒感想。以告邦人。後學俞慶恩鳳寶敬跋。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漢學
奇賞

光緒己丑暮春
孫溪朱氏臧板

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

漢學商兌

重序

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茸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為

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沒矣自是而至東京魏晉以逮於南北朝累代諸儒遞相衍

說辨益以詳義益以明而其為說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為之定本定注作為釋文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齊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乎天下為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公孔子之真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由今而論漢儒朱儒之功並為先聖所攸賴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

漢學商兌

重序

道隱於小成辨生於未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安庸自南宋慶元以來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蓬起於世僑其私智尙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異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臆不免於非其於道槩乎未嘗有聞焉者也逮於近世為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為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驚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苗畝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獲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

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春而食則禾稼敢畝
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為漢學者則取其遺
棄穉穗而復殖之因以笑春食者之非曰夜不息曰吾將以
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
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為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
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為經之事盡於此
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
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人名如周公
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觀莊周之陳道術
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

漢學商兌

重序

三

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
大精粗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
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
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為卿大夫大卿
大夫而下為士士之下為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
孫上根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諱臺當是
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是以
罪之也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
其說開駁辨出死力以詆而毀善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

產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
余既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無益此後有作
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為是說也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漢學商兌

重序

四

漢學商兌題辭

研究大著宏博淵通沉精明辨息羣言之喙區大道之途書成一家義綜百氏洵斯文之木鐸為正學之明鏡小師破道者既以啓瞶發聾株守陳言者亦足發揮旁達蓋周秦以下有數之書不僅揀目前之失而已篇中辨漢學之誣猶易見至辨黃顧諸君之失程朱陸王儒禪兩家幾微豪釐之差字字如犀分水使人昭然發蒙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此書有功聖道其力量豈不越昌黎而上耶姚瑩識
吾始讀植之書有曰今之言漢學者詆毀程朱欲使有宋不得為代程朱不得為人甚訝其言之過後見黃文場所答通

漢學商兌題辭

史發凡以漢及曹魏西晉後魏北周隋唐遼金元十代繫以正統于北宋書汴州盜趙匡胤與汴州盜朱溫廣州盜劉隱並附于遼紀之後于南宋書降將趙構與降將劉豫張邦昌並附于金紀之後由其惡程朱而並及其代其肆妄如此然後信植之之言非虛構也當喜新尙異之時而諸家之書盛行于世及今不辨恐他日習非勝是為後學之害不淺然則植之此書所以正人心維世道非止一時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惜天下之寶者當共寶之朱雅識

弗穿羣籍兼綜百氏康成也理足辭明折衷平允賢之前聖而無疑俟之百世而不惑朱子也植之此書實兼是一二者然

則姚朱之言非溢美也 陽湖陸繼輅

不偏諸羣書不足知其援據該洽不精深窮理不足知其折衷允當不能包括古今義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書之蘊歷選前哲之著其間議論醇駁偏全之數曾不得植之之髮焉真吾道干城也 元和沈欽薛

讀大著私心暢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然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為賜豈有量哉竊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而然得先生昌言之板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深思安能得此明辨哉 武進李兆洛

漢學商兌題辭

孟冬奉教深慰二十餘年傾向欣幸何既閣下學問文章閱博冲粹當求之古大賢中豈特足為蠢愚師哉此編博學慎思明辨實為南宋以來未有之書真朱子功臣也 寶山毛嶽生
陶雲汀宮保曰所論漢宋之學得失利害粹然豁然多與鄙見相符晰而不枝鑿而能當具見根柢淵通自是一時無兩

漢學商兌序例

近世有為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
心言性言理為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
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嚙究其所以為之罪者不
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為害于家國一則以
其言心言性言理墮于空虛心學禪宗為歧于聖道一則以
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為荒于經術而其人所以
為言之指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
做意有所激創為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揚厲焦
竑毛奇齡輩則出于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

漢學商兌序例

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詖辭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
識真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為闕于是非自是以來漢學
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為水火而其人類皆以
鴻名博學為士林所重馳騁筆舌非穿百家遂使數十年間
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
岐門戶上援通賢下導流俗眾口一舌不出于訓詁小學名
物制度乘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
教一切抹殺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循道實則畔道昔孟
子不得已而好辨欲以息邪說正人心竊以孔子沒後千五
百餘歲經義學脈至宋儒講辨始得聖人之真平心而論程

宋數子廓清之功實為晚周以來一大治今諸人邊見傾倒
利本之顛必欲尋漢人紛歧異說復汨亂而晦蝕之致使人
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學術百倍于禪與心學又若
李塨等以講學不同乃至說經亦故與宋人相反雖行誼可
尚而如惑任情亦所不解東樹居恒感激思有以彌縫其失
顧寡昧不學孤蹤違眾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
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以啓其
端俟世有真儒出而大正焉倘亦識小之在人而為采獲所
不棄與道光丙戌四月桐城方東樹

凡例十則

漢學商兌序例

一此書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原文各為辨正于下
一甘泉湛氏楊子折衷低一格寫慈湖語頂格寫自著駁語
此時俗誤沿場屋低一格寫題目式概以低二格寫題之
謬固是小失今錄諸家原文頂格寫自為辨說低一格寫
一摘錄原文仿蔡節論語集說例全舉一家者則獨書姓氏
參舉一兩家者則各注某人某書于本語上下皆頂格寫
其采合眾說剪裁聯絡潤以己意為辨者兼用馬氏釋史
例叙明某人某書皆低格寫其推極義類旁見側出非為
正文者易蔡氏低一格寫例為低二格寫或不欲舉其人
則采艾南英明文待序語隱其姓名而詳辨其說一以或

謂概之

一 援引事類或推衍餘意亦關正文而辭冗不可屬者仿古史釋史例以類附注句下使語不相離而文仍相屬

一 援引事類有向沿謬誤學者罕知仿 四庫提要例為考辨附訂于下

一 閻若璩稱著書有後說足訂前說者不敢遷就前說自注

駁正如自駁前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說此祇可施之長編大帙或前

書已行如康成注詩禮之類余此書雖於脫稿後繼見之

書有足訂前說者隨時修改不復紛歧自亂其例

一 李涪刊誤演繁露於所引諸書著明某篇某卷令觀者易

漢學商兌 序例

于檢校陳厚耀等仿之余蕭客古經解鈎沉一一各注其

所出之書並做資暇集龍龕手鑑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

以示有徵此雖足矯明人杜撰之弊然亦近繁而炫博古

人無是體也余此書援引事文一字一語必根抵典籍不

敢杜撰鑿空肌說然止著明某人某書至其篇卷不復煩

躓至援引諸書原書未見第著所引之書仿惠棟王懋竝

例自注未見原書

一 此書所辨特論其綱領宗旨旨既剖則以讀羣書是非

白黑一覽易明如伐樹本枝葉自枯若諸家所著無慮數

百十種條而辨之亦非數十百卷不可了力有未給姑俟

能者倘有以楊龜山辨三經義見擬者則吾不堪也

一 此書本止一卷首尾脈絡相貫以篇葉較多分為三帙首

溯其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

次為總論辨其詆誣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推闡義理必

持平審正不敢以目睫一孔邊見偏宕放激取罪于世但

其為說千歧萬派雖頗傷辭費而非好為支離蓋亦若論

衡所云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簿籍不得少失實之

詞多虛誣之語衆指實定宜辨論之言不得徑約者也

漢學商兌 序例

一 昔司馬子長稱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顧子長所網羅者放

失之事蹟也茲之所網羅者放失之義理也夫義理著在

人心何得云有放失然為雜說所汨恒數百年而至道

不明尚書曰道心惟微惟其微也故易失而難見莊子曰

至言不出則俗言勝也故子長之書欲成一家之言義理

之書第還天下之公言而已無欲私為一己之能意也

漢學商兌卷上

桐城方東樹

毛奇齡西河集辨道學其畧曰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為學

而學進于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即或

併見亦祇稱學道而不稱道學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

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五百一十五卷按今四庫著錄四十一

一百部四百六十四部四百三十二卷存目

卷毛氏但據隋志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祇以其學私

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

學人分居道觀名為道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琅書經曰士者

何理也自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逮至北

宋陳搏以華山道士與神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

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偈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按太極

書之數先後天方位皆本易大傳則孔子之言也傳雖不言

謂然則與傳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至精故朱子信之即

謂後人因傳作圖要其旨不叛于聖人則其理固不可廢非

異端妖妄之比也至九宮之法見乾鑿度康成嘗引之蕭子

顯南齊書高帝紀引太乙九宮占則非起于張角亦不自希

夷始搜得之朱子依邵子定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合于易大

傳北周盧辯注大戴記稱明堂九室法施文亦以洛書為九

自漢孔氏向歆揚雄班固宋魏華父朱子發諸儒之論或十

或九或分或合紛紛不定惟劉牧易數鈞隱圖三卷在道藏

中要是道藏收牧之書非漢儒以來說河洛者皆從道藏中

修煉之術胡渭作易圖明辨力辨圖書五行九宮先天太極

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成理執之有故乃修煉術數二

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云云黃宗炎作圖書

辨惑毛氏作圖書原舛爭易圖尤力至此直指為道家之術

希夷稿以倡其教竊謂諸家之說雖堅究竟孔子大傳易為

渺無指據而盤空發語云爾哉雖易道至廣後世九流雜家

皆可附入二氏之書又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而此諸

圖實本于孔子諸人之疑不過以漢儒未嘗言圖為不可信

遂並大傳經文不顧所謂爾信漢儒不信而周敦頤邵雍程

顯兄弟師之遂纂道教于儒書之間按馬貴與日晷氏曰朱

敦頤敦頤得之穆修亦本于陳搏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

師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于家茂叔則授二程按伊川

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晷宋之說以為濂溪本于

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云云樹謂

異說之與自古而然此咸邱蒙萬章之徒所至南宋朱熹直

疑而亟欲問而孟子所為不得已而好辨與至南宋朱熹直

句史官洪邁為陳搏作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

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諸儒皆以得附

希夷道學為幸如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

漢學商兌卷上

錄遂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按朱子周易參同契

道士鄒訢四庫提要曰蓋以鄒本邦國其後去邑而為朱

故以寓姓禮記鄭氏注謂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訢亦

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法非儒者之本務故訢諸虛

辭與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為詳盡年譜亦載慶元

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泉精舍夜論參同

契又與蔡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為

劉安之雞犬耳云云蓋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

韓愈誦潮州時與大顛同游之意相類故黃端節附錄謂其

師弟子有脫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黃震日妙乃曰參同契

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

而不免于雜嘗留意此書而晦庵與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願

而迷之意也云云樹謂此論甚的毛氏所指朱子與陸呂兩
古之云其意亦猶是耳蓋惟聖人之體道廣又磨不磷涅不
淄子路輩則不及知矣黃震以魯男濤見非柳下高子之爲
詩也後有知者當參此微旨昔朱子論張子房託意寓言將
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于八紘九域之外使千載之下聞
其風者想像太息不知其心宵而目爲何如人余謂孔子欲
居九夷乘桴浮海意亦如是此豈黃震所及知哉又按新序
介子推曰諤而得位道士不居也前書京房傳所傳道人解
者皆謂有道之士有道之 是道學本道家學兩漢始之歷代
人則道士古人不諱備 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
爲非聖學斷斷如也

按向來疑宋儒者譏其墮禪此獨誣其篡道雖焦竑楊慎
輩極力詆毀皆未有若是之堅僻者夫學道乃士人之職
業道學乃後人所加之名號隨文各當不可執著古者治
漢學商兌 卷上 三

出于一道在君師學校而畎畝所樂者亦是晚周以來道
始歧分如老子所傳之道亦是惟稍過而偏遂失中耳再
變而爲莊列揚墨其途益差於是始有攻乎異端者則所
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再變而以爐火符籙齋醮章
呪誣老子於是不但道與儒分而道與道亦分矣荀子書
楊倞注謂有道之經即虞書也漢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
出于史官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
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
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
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隋經籍志曰
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
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
矣下士之爲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迂誣誦惟而失其
真云云如陶宏景真誥朱子謂其皆竊佛家之至鄙至陋
者爲之 四庫提要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

亦自矜其異要其本始則主于清靜自持而濟以堅忍之
力以柔制剛以退爲進故申韓流爲刑名而陰符可通于
用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合爲一家而服餌導引房中
皆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曰漢志道家神仙本枝然兩
兼之又以齋醮章呪入之曰漢志道家神仙本枝然兩
遂黃冠者以丹方符錄炫其神惟名爲道家實神仙家也
黃老之學漢代並稱然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
帝名爲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誕妄爲儒者
所不道其書亦皆不足錄顧其書名歷代史志皆著于錄
云宋張君房作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類例指歸科條網
格無不該備道藏精華大畧具此又明道士白雲霄作道
藏目錄詳注四卷其七部分三洞四輔爲舊道藏目錄與
雲笈七籤合其七部子目分三洞四輔爲新道藏目錄也三
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爲大乘上法二洞元
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爲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
老君是爲小乘初法四輔者一太元部洞真之輔也二太
平部洞元之輔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輔也四正一部洞
四輔所會歸也每條各爲解題仿崇文總目直齋書目例
但所列諸書多有非爲道家言者一概收入殊多牽強然
考道家之源委此書實爲德澤云又元道士李道謙撰付

漢學商兌 卷上

水仙源錄十卷以爲老子言清靜佛言寂滅神仙家言養
生術而張魯以符籙祈禱爲教四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
人王壽家學道正隆中自僻遇仙于甘河鎮飲以神水
遂自號重陽子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王夫婦築庵事之立
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誦誦而自名其教曰
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都卯三
餘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授唐進士呂巖授進
士劉操授宋張伯端授石泰授薛道光授薛授白
玉蟾白授彭偃偃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真授七弟子
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其授受乎厥
馬珏及孫孫不云云其說甚詳然孰見其授受乎厥
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于儒者明代講學家於爲秘
密實則壽之緒餘耳又元陳采作清微仙譜傳道教啟于
元始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真元曰太華曰關令曰
正一大率荒誕不足辨真偽也又披後書襄楷傳言宮崇
上太平經注引江表傳言于吉燒香讀道書制符水以
除災疾孫策言交州刺史張津舍前聖典籍廢漢家法制
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張魯祀
父陵學道雞鳴山造作符書熹平中妖賊張脩爲太平道

漢學商兌 卷上

五

張角爲五斗米道則道教妖妄自漢代始之至其所以爲說則若隋志所論道經云云者是也蓋自漢儒分道爲一家而道之正名實體大用皆不見惟獨董子韓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經孔孟之言而發明之而聖學乃著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韓子原道首揭仁義道猶路也言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其原出于天而率于性而行之必以中正故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而孟子亦謂之正路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道也無有作好惡而遵王之道路言學道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砥矢言道履視亦言學也故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周公立政曰師以道得民又曰論道經邦孔子曰志于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凡堯舜之道文武之道大學之道何莫非聖學也至于理者許慎說爲治五之名吾以此詰猶後起之義要之條理義理文理皆本天道之自然故曰天理凡見于六經載籍者古今無異論戴震據莊子以牛之腴理爲天理以攻宋儒說理之謬不知腴理政理之確解震不悟耳龍溪李咸曰理字見于三代典籍者皆謂條理

易口君子黃中通理又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詩曰我疆我理周禮考工記曰陽也者慎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中庸曰文理密察孟子謂理也義也又曰始條理也終條理也其義皆同未有以爲至精至完無所不具無所不周爲萬事萬物之祖者也論語孔門授受之書不言及理何獨至于宋儒乃把理字做個大

漢學商兌 卷上

六

布袋精粗鉅細無不納入其中至于天亦以爲即理性亦以爲即理却于物物求其理而窮之凡說不來者則以爲必有其理凡見不及者則以爲斷無是理從此遂標一美之名曰理學竟爲古昔聖賢未開之門庭不亦異哉按此說蔽昧無知不識好惡所謂論癡夫以堯舜周孔之聖符也不審何所惡于斯名而誣之也

學號而讀之曰道循而求之曰理此古今之通義不悟以此乃犯不韙至其以後世分居道觀之羽流黃冠而謂周程張朱與之同類非但誣而失是非之心又將使來學視周程張朱爲異端而斷其非聖學此其爲害豈在洪水猛獸下也古之學者在學校猷畷惟神仙道士皆棲神山澤或祠之如莊子俯藐姑山燕昭王漢武帝使人求蓬萊山王子喬駐緱氏山後人卽立祠山下浮邱公接王子晉上嵩高山陵陽子入黃山採玉芝鬼谷子居清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

仙都治處承淵山有金臺玉樓流精之閣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閭闔之中江表傳言于吉初來吳會立精舍梁周子良作真通記稱道士之居名治堂觀本樓觀之名若東觀白虎高昌建城之類故曰高樓飛觀又曰連觀飛榭至于以觀像設使真居道士元和郡縣志等說難信漢以後乃漸盛耳猶之寺本官府之居始于漢明帝之居攝摩騰竺法蘭于鳩臚寺後世遂以寺爲浮屠之居之常名矣而元道士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碑記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傳終南山樓觀爲尹喜故居故其徒曰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道謙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人也象先自跋樓觀先師傳尹喜弟尹軌撰至唐有尹文操者遠紀則觀居道士其來已希夷之爲聖學與非卽不敢知若周程張朱所述非聖學而何河洛先天太極諸圖卽以爲希夷所傳非聖學而周程張朱所發明六經大義古聖微言不止在此其書著爲 功令風厲學官用以取士非

私授陰行之比何得一概誣之而斷其非聖學也當日林栗劾朱子僭朱爲道學葉適上疏爭之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近創爲道學之名鄭丙倡之陳賈和之云云則道學之名非雒閩諸賢所自號亦明矣至于元修宋史非周程諸子所及逆知毛氏謂周程諸子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非事實也昔宋周公謹有言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淵深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

漢學商兌 卷上

七

蓋孔孟之道至伊雒而始得其傳而伊雒之學至朱氏而始無餘蘊必若是而後可言道學也已外若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亦皆以其學傳授而陸子靜張子韶往往流于異端子韶參宗果子靜參果之弟子德光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褻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如近人反身錄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

爲偽學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而盡逐之己而知道學二字非不美之名於是更目爲偽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偽學甘服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于道學者往往改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啟兵變而向之得罪于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按論道學之真偽得失無如此說之詳盡者余故錄之以著其實使知世所譏于道學者自指此輩而向來誣善之徒直集矢于程朱是不可不辨也又朱子有答周益公書其末一條辨學道之言云

漢學商兌 卷上

八

以道爲高遠元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耳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于人也以道爲迂遠疎濶而不必學邪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邪則爲士而自言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買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爲後生之

語而疑之邪又劉焯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于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道喪望其于既仕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云云竊謂此事之在當日猶為有激而然勢不兩立今學者幸生 盛世一道同風何所惡于斯名而稱引無稽詭理反正疑亂學術雖欲自絕何傷日月也或因毛氏此言遂偶太平御覽引道學傳第六百六十卷道士部引道學傳有燕濟鮑靚王嘉慶遵等二十三人今道

漢學商兌

卷上

九

藏洞真部傳記中無道學傳蓋自被宋人以道學之名而道學隱矣云云此尤為謬陋奈何輕吾道而惜彼道之隱轉若有憾辭邪世以道學理學為詭病也眾也人矣余故首為正其名以究其所失之源焉其餘先儒之論載見于馬氏通考者卷二百一十一道家二學者具見不備述也萬氏斯同撰儒林宗派其情以為自伊維淵源錄出宋史遂分道學儒林為二傳非惟文章之士不得列于儒即自漢以來傳聖人之遺經者亦不得列于儒講學者遞相標榜務自尊大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已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按孔子撰伊維淵源錄本以考實前輩師友學行不沒其

真以為來者矜式遠其後聲氣攀援依附分立道學門戶此末流之做古今類然祇可因時救正而不得惡莠亂苗並追咎于稼稼者也至于元修宋史本此書勅立道學傳非朱子所逆覩乃世遂接此以為罪朱子鐵案豈非周內與昔韓侂胄初禁道學後猶知道學之名非為不美今學者生當日久定論之後而猶以道學為詭病雖生于妒惑亦由智識卑陋不自知其然而然也

漢學商兌

卷上

言周公若孔子於先師以為若毛公伏生高堂生制氏於國故言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宋長樂劉氏以舜禹湯文為先聖要皆臆度之辭漢魏以還或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或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唐顯慶以後從房喬等議始定而不改開元八年以左邱明子夏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後升子夏止配食孔子宗康成注說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近漢學諸人馬瑞臨明宋濂等皆不謂然宏治元年輕敏政考正祀典欲黜荀况王弼馬融何休等八人議未行嘉靖九年張璁更正典禮采宋真宗詔旨以孔子為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

始合為一其配位改稱先賢先儒

罷公伯察秦冉顏何及荀况載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從祀林放選援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進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從祀吾友沈君欽韓義塾附祀先儒議謂穆改稱孔子為至聖先師不特歷代典故未考並禮記未能通曉愚謂孔子以人臣為帝王師稱為先師于義無害加以至聖於義尤備愈于素王世家之虛誣無據矣沈君主漢人自名師所受經為先師與唐貞觀所發二十二人為符于禮先師之義此亦仍顧亭林舊說不知此祇是經師改稱先儒亦無不可張璠邪人附會時主私意非真能正典禮者然此議自為可采但不當罷及康成從祀耳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先賢選瑗林放秦冉顏何先儒鄭康成范甯并周程張邵為先賢乾隆三年復祀先儒吳澄其餘增祀先賢先儒或有為顧亭林所欲斥然儒之名義無定如孔子告子者茲不備載亦不具論

夏有君子小人之殊荀子書有賤儒愁儒之譏後書賈逵傳及注引風俗通義何休公羊解詁序及徐彥疏所引繁露等說皆有美有惡准以孔子高之論及明

漢學商兌 卷上

十一

高皇之論則儒必出于中正而後可當乎儒之名義

孔子高論

儒必行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夫中道洪武十五年論曰中正之道無喻于儒上古聖人不由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御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趨于中正則朝廷得人矣 如公孫宏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孔光馬宮翟方進平當當子晏孟喜京房江公戴聖揚雄馬融蔡邕許慈胡潛來敏孟光譙周王肅杜預雖有儒名實同冒姓今萬氏祇知以儒為貴而爭之既

未考周公之制又不辨儒有俗偽迂鄙等失而概以為美

號且史漢以來歷代皆有儒林傳並無貶黜

惟宋齊無儒林傳而非以

道學擠而謂自漢以來傳聖人之遺經者不得列于儒非

事實也其實康成禮注所指先師及唐貞觀所褒正周公

所以謂之儒者也

劉歆稱先師皆出于建元之間者正漢儒也

而明嘉靖所改

稱先賢及宋五子乃周公所以謂之師者也司馬班范所

作儒林傳祇載傳經義詁之儒而道德大賢不與焉良史

之製其用意固有所受也宋史本伊維淵源錄創立道學

傳正合周公之制萬氏不知而議之過矣

萬氏此書意在持平而其實乃不平之甚不如張烈烈

著讀史質疑謂宋史以外不得濫立道學傳雖意在裁

陽明而語自有分寸周汝登作聖學宗傳程子下分二

支一支朱子下不係一人一支陸子下係陽明沈佳作

漢學商兌 卷上

十二

明儒言行錄收陽明于正集而於其弟子皆從刪汰蓋

陸王雖有病痛若在孔門亦邀狂狷之與未可以末學

之見輕欲裁簡至黃宗羲作明儒學案視周沈二書為

詳密然意有左右陽主陰違亦非正見朱軾作史傳三

編其指以明以來傳名儒者大抵宗宋而祧漢唐而宋

又斷自濂洛以下賦此書上起田何伏生申公不沒其

傳經之功中及董仲舒韓愈不沒其明道之功於宋則

胡瑗石介劉敞陳襄並見甄錄不存門戶以遷就利祿

削揚雄馬融以祖尙元虛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削

匡衡王安石皆見平允惟胡寅修怨于生母王柏披猖

志肆至剛改聖經咸與名儒之列似為少濫以上皆陳

變原書均未見華亭張恒字北山著道傳錄始伏羲卦以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七十子孟子弟子下逮漢唐

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入各錄其遺訓宋

熹尊稱其采醇去疵審同斥異至其錄周子舍太極圖

說錄邵子不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以為有罪我者

不復辨也云云要之皆為不知而作者也夫舍太極圖

說何以見周子舍皇極經世何以見邵子劉念臺作人

極圖李二曲作學階圖依樣摹擬固不免陋謬此乃謂

之疵異而斥去之是豈得為知言乎歷選諸家精確篤

漢學商兌 卷上

五

信斷制二千餘年學脈顛撲不破無若阮氏元之言者

擬儒林傳序 惜乎阮氏之言若彼而其志業表章仍宗漢學一

派今節錄其說曰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

師四曰儒復于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

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

傳儒術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頗

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

極醇無少差謬者此也苟卿以降乖違興廢師儒漸芬

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叙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

于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皆與儒

林傳相出入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

關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明著天下宋史以道學

儒林分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闡

合者也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

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疎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

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

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

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

朱彛尊道傳錄序曰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

學源于二程子先程子言學者為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

漢學商兌 卷上

六

接孟子是為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

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

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嫌于中

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

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非朱子之

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

尚書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于此

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

莫有溫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

子率鳴鼓百面攻之云云

按彛尊華間之士識見淺陋學無根柢豈能與知斯道之精微夫周程之學豈但漢唐諸儒所弗及即七十子實有不能皆逾焉者以為直接孟子此自定論知道者必不河漢于斯言也蓋七十子雖賢亦自有優劣差等不得以其親受學于聖人一例皆許為能傳道也當日顏曾子貢數子而外性道一貫之間他賢不皆與孟子於夷惠不由於顏冉且姑舍是非自謂能過之也論道之止極自有所在耳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叙述道統亦斷自堯舜不及義農黃帝豈為飲流忘源知未忘本乎哀公問弟子好學孔子獨稱顏子且曰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豈會

漢學商兌 卷上

五

閔子貢輩皆不好學與斯言也若出自程朱則乳臭童子皆將斥之不以為刻即以為偏矣聖學心傳微言奧旨非可為流俗淺人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升朱子進配十哲由彛尊之論豈不為越踰七十子及漢唐諸儒乎至于六經非一師所囊括此何待言朱子諄諄教人讀漢魏諸儒注疏文集中凡數十見即四子書集注所採五十四家之言何嘗杜其聰明斷以一師漢學諸人其膏育本志在于妒名忌嫉朱子既不平心察理又不實考其蹟往往以鑿空顛頂莫須有之說誣之千歧萬端或違言之或正言之或旁見側出集矢攢矛萬口一舌世俗無聞者眾未

暇深考謂為信然從風而靡是不知程朱之道與孔子無二欲學孔子而舍程朱猶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階由也由彛尊之論若憫學者恐其為朱子所誤必欲變亂已定之是非復自偃偃焉紛紜于道路歧塗間莫知所止泊而後憚于其心其論似公其實乃出于私似正而其實乃邪何以明之蓋朱子之教何嘗不是上探古聖下考近代諸儒而後折衷至正以詔學者而必欲排之擠之何也吾嘗譬之程朱之教如人執燭以照暗塗幽室有人焉妒其不出于己也乃欲奪之燭而代之照程朱之燭不可得而已乃捫石握土冒燭之名而實不堪為照因相率以共行

漢學商兌 卷上

六

于暗塗幽室而已如戴氏之學謂由訓詁名物考證通平性道則是亦知學以通乎性道為極至但不肯循程朱所如彛尊此指著書立說者毋慮數十百以造之之方耳家皆一時高名鉅公吾不知其人果已能盡程朱之道而實見其不足法與或實見其有異于聖學之傳而誤于學者與抑粗鄙輕浮苟為異說徒欲以博綜為名高與若夫俗士治舉業之陋此自習俗卑趨詳見第三卷不得以此歸咎朱子天下失是非久矣以六經孔孟程朱之言喻人習焉不察皆謂迂濶而莫之信倡以詖辭邪說莫不風行錮結于胷中而不可解非真窮其義理深惟其害而然也人情好異喜新尙粗麤而不暇研精也莊子曰至言不出則俗

言勝夫俗之顯為鄙悖者人知之惟夫託于理道之正以是而非又橫有高名為世所尊其說一出最易疑誤學者吾故不得不辨晚學小生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詆斥程朱此真道固之言而明以來奉陽明為宗主者皆由于此粗學之士以記問為貴謂道學以空疎談性命觀衰清容之言可知而近人以漢學考證為宗主者皆由于此愚考詆程朱者不出此兩大派而近人之說又夾雜宋明人心學禪學一概以誣之一傳論國事者又以講學門戶遺害人國坐之於是程朱遂為眾惡所集也

顧氏亭林論明嘉靖之議諸儒從祀有曰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語錄之書日增月益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必遵貞觀之制乎

漢學商兌

卷上

七

按孔庭從祀繫人心學術之大防垂教立制之眼目萬世所瞻法非可以一時一人私意見為是非進黜自唐以來代有更正終未能畫一明徐溥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德道不可善矣然竊以為尤當考其實行以德行垂教其功不更在傳經之上乎但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未知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况秦火以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魏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是宋後之論未可施于漢魏之人唐貞觀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冑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不可易也以貞觀顧氏之論推之漢唐諸儒固皆宜從祀朱子四書集注五十四家亦當從祀而趙順孫纂疏胡炳文四書通所采諸

家皆宜附祀朱子祠堂馬端臨宋濂程敏政張九功張璠諸人論雖

嚴正或未察于此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一道同風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奪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蓋後世著述易而實踐難也後世著述名家足愧者有矣楊廷和等無識執著述有無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從祀非也顧氏目擊明儒心學縱恣之失及語錄空疎之病又不厭于劉蒞陽明程敏政張璠諸人之議祖述康成叔為救微之論專重著述以為當從貞觀之制謂荀况揚雄韓愈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曾著何書而世競以虛車勦說為有功聖道矣後來漢學諸人祖此偏宕之論乘釁而起變本加厲遂乃蔽罪程朱痛斥義理專重著述奉康成叔重為極至與議從祀之惜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

漢學商兌

卷上

太

茅星來近思錄後序曰自宋史道學儒林分傳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今學古為事

按茅氏此序後截語甚有分寸而漢學家則專取此數言為宗旨以定程朱爰書鐵案不知空疎不學乃末俗承流之做詳見後卷總論非程朱之教之有失也程子玩物喪志之語乃鞭辟近裏為成學者言之即孔子告子貢君子不多之

首乃竟以此蒙世大詢至千朱子不廢漢魏諸儒訓詁名
 物極推康成諄諄見于文集可考而知俱詳見第三卷而於論語
 首篇第七章子夏論學即著吳才老之說其所慮遠矣又
 我非生而知章著尹和靖說曰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
 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據此
 則漢學人謂宋儒坐談空妙置名物不講並集注未始寓
 目但隨聲吠影耳伏讀 四庫提要近思錄下曰朱子之
 學大旨主于格物窮理由博反約根株六經而叅觀百氏
 原未媿媿妹妹守一先生之言故其題辭曰窮鄉晚進有
 志于學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然後

漢學商兌 卷上

九

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約焉庶乎有以盡得
 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于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
 之意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為限亦豈教人株
 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云云據此則凡漢
 學家所誣程朱之語如云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目
 記誦為俗生訶多聞為喪志持論甚高實便于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錢大昕論兩雅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孔
 森戴氏遺書序經術一壞于東西晉之清談再壞于南北宋之道
 學義疏諸書束置高閣棄等弁髦視如糟粕益率履則有
 餘考鏡則不足江藩漢學師承記序數百十條皆以荒經之罪坐之

道學者舉未考程朱之教之大全也又袁稱困學紀聞序
 曰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甚溥然簡便日趨
 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背芒滔滔相承恬不為恥按袁
 清容去朱子未遠而其言已似有嫌于濂洛之學致啟空
 疎可知流俗識趣卑陋知德者鮮一語之差毫釐千里貽
 誤學術恒延至數百年而莫挽間嘗推論以為窮理極
 高明則偏而流于虛狂此弊之所必至也故宋明人失之
 為禪為心學救虛狂以道問學政當導之以道中庸盡精
 微敦厚崇禮朱子當日所以力與金溪爭之者此也袁氏
 之悞僅以考證博學為貴與後來顧氏專重著述同失以

漢學商兌 卷上

三

致流為今日之漢學考證橫流波蕩世未有知其歧變之
 由者故首為箝之至于顏元李塉李容等知尊性崇禮矣
 亦不能道中庸盡精微則仍是問學之失此方辨漢學未
 暇及彼也孫徵君奇逢歲寒集有云門宗分裂使人知反
 下之實病不可不瀉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
 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按此
 論殊影響不確朱子平日論永嘉學問在事功上講用而
 無體世遂詆朱子尊德行而薄事功以空談性命為其罪
 說既多誣此又論其病實而宜于用篤益非情實殆未知
 朱子者也至其所謂虛病宜補者是也但永嘉之專功習
 齋二曲等之躬行實踐漢學家之考證名物同
 欲用補者也特方藥均偏或遂誤致殺人耳
 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抵束書不讀黃宗
 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阮元擬進儒林

之名徒爲空疎殘拙之地錢大昕惠自黃黎洲起而振其類

波顧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江藩漢學師承記

按右此論議皆確信不誣但顧黃諸君雖崇尙實學尙未

專標漢幟江藩曰顧亭林黃太冲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

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云云意甚憾其不專宗漢學已爲

謬見又稱其深入宋儒之室蓋爲無見之談以余論黃顧

二君蓋得漢學之精而宋學之粗者也如江氏惠氏專標

乃拾漢學之渣滓者也後有真儒必以余言爲信

漢幟則自惠氏始惠氏雖標漢幟尙未厲禁言理厲禁言

理則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說大肆遊舉唐宋諸儒

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論必欲一一盡翻之以張其

門戶江氏作漢學師承記阮氏集經解於諸家著述凡不

漢學商兌卷上 三

關小學不純用漢儒古訓者概不著錄觀江氏書中所記

諸人之說其徒奉爲科令者如云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

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專宗漢儒黃宗又曰說經則

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朱又曰宋人說經好爲新奇

棄古注如土苴褚寅亮又曰治經宗漢學不喜宋儒性命之

學汪中又曰於宋以後愚誣之學拒之尤力解經一本漢學

專主訓詁不雜以宋儒之說劉台拱夫說經不衷諸義理辨

僞得真以求聖人之意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爲難非徒

不爲公論抑豈能求真得是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

不智於宋儒何傷乎然此猶不過欲以漢學考證破宋儒

空言窮理謂病其空疎耳其後臧氏段氏江氏等於六朝

南北傳注經本音字異同又力詆魏晉蔽罪唐儒極口詆

詈陸孔是豈不可以已乎又其甚者乃揆同室之戈均一

漢學也乃曰謬種流傳兆于西漢此惠氏棟說箕子明夷

梁邱賀因詆馬融爲俗儒至孟喜趙賓而害施讐

不當以交辭爲周公作也又稱許叔重說文未作西漢諸

儒得古文不能讀此孫氏甄綜古今學問壹歸于東漢鄭

許二君此漢學亦幟也伏讀 四庫提要有曰漢代傳經

專門授受各有師承非同凡說專而不雜故得精通陳耀

疑典稽自鄭元淹貫六藝參互考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摭言

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

漢學商兌卷上 三

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

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云云鄭方坤

此論固至平實但風氣所偏遂欲掃滅宋儒毒罪朱子鼓

怒浪于平流振驚颺于靜樹可已而巳斯風一煽將害

及人心學術茲之所辨惟在于是吾爲此懼非得已也間

嘗論之以爲經傳則道傳漢儒之功不可廢乃經傳而道

仍未傳宋儒之功豈可誣邪班固言兼而存之是在其中

要非得通賢真儒平心觀理去泰去甚安能得其是之所

在邪

黃氏日鈔說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語云此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加危微精一于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執其中耳此訓之之辭也皆王于堯之執中一語而發豈為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據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其後進此書傳于朝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漢學商兌卷中之上

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按此一大公案其後顧亭林申之遂為蕩心之祖而漢學者因據以為罪宋儒成謙矣苟博觀終始窮極義理則是非分明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為說則粗疎不察而失其本矣姑勿論三代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心何如卽如二典所載歷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朕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

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一語也其引夫子之說曰擇善固執卽精一之旨也朱子中庸序所以發揮此四言者至矣盡矣黃震粗疎淺謬滑意妄說可謂無知而輕于立論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愚動作云為皆心之用三尺童子不可謾也今為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邪唐虞之世未有禪病今以梁以後禪學彙代古帝防之動欲改避經文抑何可笑漢學之徒益推而極之遂堅斥此非聖人之言以為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稱出道經為偽古文

漢學商兌卷中之上
 所采宋儒不知偽古文遂妄尊而信之耳或竟據道經二字直證以為出于道藏楊倞荀子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聞言新序介子推曰諺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據此則楊倞所言亦容近是蓋周漢人語固有如此者又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王厚齋云蓋周志之類皆此類也又按四庫提要謂冠子下云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已復禮一語今見論語而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左傳乃以爲穆姜語司馬遷引禍冠子惟稱賈生亦此類未而快朱子傳心之說見斥于其徒按宋史黃震登寶祐四年第本傳不言其受學源舉既訛爲黃勉齋門人而黃東發與雙峯門人董敬庵韓秋巖會哭雙峯俱稱先師一時道學之往往往至此云云則黃東發亦羅愚以為此二語既爲荀子所引下文又曰子遠之傳耶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則荀子視此二語亦不輕矣荀子及程朱重之黃震乃輕心掉之諸新學小生乃詆而斥之適足見其非明君子耳夫不審義理之實而第執左證棄心任目此漢學膏肓痼疾將已之父兄偶至他族亦不當忽平謹按 四庫提要靈樞經下云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綴成文雖牴牾罅漏廣託顯然而先王遺訓多賴其搜輯以有傳不可廢也是則公允至平之論而凡攻偽古文者所宜取正也或謂道經所云顛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墻壁以微倖于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一旦之灑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執中尙有何病孔疏將欲明道必先精心亦是在執中前補義也王僧達詩云精理亦道心善注引尚書曰道心惟微 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提撕意猶引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道理直盛得水住而猶妄議之可謂昧矣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道心此語尤昧今試詰彼所謂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慝若以爲不屬道邊亦不屬人邊粗則如告子之知覺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精則正墮向禪學卽心是道及陽

明本心良知之說然則所謂心一而已者於此三者果何

居也宋范淳夫之女讀孟子操存舍亡語因譏孟子不識

誠心到安節問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

主著事便在此處纔過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

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存而言也此論至精與大學正心傳有所不在語胸合 或又謂孟子

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

言探其本始言之卽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

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

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卽欲心人心也孔疏解人心蓋

但未詳耳若謂人皆無欲心則記所稱易慢之心非僻之心鄙

詐之心果何心也試令夫人自捫其心果皆仁而無欲乎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四

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爲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爲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相傳不刊以爲迷途之寶炬慧燈所以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爲禪家卽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畧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政爲少精以執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爲盡精微異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

者其歧違偏全之爭政在此處程朱所喫緊爲人講切發
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初學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
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懋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
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黃震乃畏病而不識病源
轉欲去其藥浸假而並欲去其軀體輕于立論真妄庸也
或又謂黃氏引論語堯曰云云證舜未嘗言心可謂精矣
此尤爲謬論必若前聖所未言後聖不許增一辭則後來
安得有六經前書所未及後書所有不可信則此論語之
言亦今文堯典所未有古人引書多易原文爲訓詁之辭
孟子史記尤可見世之俗士執字
句異同以疑
古書陋矣愚嘗反覆究思之無論偽古文足信與否荀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五

子所引足重與否祇此二語卽出于巷說里諺亦當平心
審諦斷然信其精粹無疵不詭于道足以質古聖而無疑
而無庸代爲周防也何基有言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
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此足爲黃氏顧
氏藥石矣要之黃氏顧氏猶目擊時病有救敝之意言雖
失當心則可原及妄者主之則借以立門戶與程朱爲難
援黃震以爲重又自矜能闢偽古文而已與黃顧之意全
別何以明之以今世並無心學禪學之害不待慮之也日
知錄引黃氏曰鈔唐仁卿諸說以爲闢陸王心學則可以
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若陸王

之言則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則不可真德秀作心經
集聖賢論心語
三十條昔在晉宋之間義學盛興所有諸經教皆中國文士
刺取莊老及吾儒精理以潤飾之理本大同六經之言與
佛學相近者數百千條不究義理之實及當處文義偏全
何若但以其辭之相近卽疑而欲去之徒亂聖人經義疑
誤來學此黃震顧亭林之用意太過反致粗疎謬妄而承
學之士因批穢昧目矣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六

顧氏曰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
理具于吾心而驗于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
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于此判此聖人所以
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
合于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
心曰不立文字獨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家國之
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
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云云

按程子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蔡氏三聖傳心之說蓋
亦稟之朱子顧氏非之故其推衍黃氏之意如此不知心
具衆理是不得不如此立說其實心與理不可分爲二件
舍心何以見理傳理卽傳心也故曰千古以上千古以下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特以傳理不可爲名且於辭義

爲不備故以傳心爲辭公羊傳所謂避不成文是也至于禪家單傳心印其病乃在鶻突無文理密察不分四德無品節但高明廣大而不知精以執中與聖人所傳都俞吁咈戒謹恐懼兢業以擇善執中之心其界甚分明不此之辨而概禁不許言心用意浮淺議論魯莽矣至于釋氏理障之說其義甚精微蓋卽孟子兼愛爲我及執無權之中皆足以害正理者陸子所謂溺于意見大學正心傳所謂有所則不得其正者也知德者勦固未有知其切于身心體察者矣哀哉苟有一日用其力于德仁方知其味也顧氏粗淺不會細心窮理固不足以知此釋氏能慮及此可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七

謂喫緊爲已周防密切惜乎其所以求之心者但取光明本覺而不知有四端品節又坐不講學窮理所以差失則亦仍是理障也豈謂凡爲學者皆不當求心耶且如顧氏所云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聖人所以致察于微危精一相傳以執中使無不合于理是顧氏已不能舍心以言理又云聖賢之學自一心達之家國之用無非至理歷千載而無間是顧氏已自明言聖人以其心統具此理以傳于千載何以云心不待傳不當言傳心邪借如顧氏意不言傳心第言傳理不知此理託于何物以傳邪若以理貫徹古今而無不同但隨時隨事隨人取用自無不足無待于傳

則是古聖賢經典文字皆可廢夫理具于心無古今一也今言理而不許言心譬如言世人但取足于米不必言米

此不爲童昏之見邪顧氏于考證自優於義理甚魯莽滅

裂古人言齒莖滅裂齒土塊大芥草根盛滅裂言耘苗者滅去而分裂之其解不明余釋思其意蓋言耘苗者本欲滅草而反裂苗也

黃氏顧氏政是滅裂說著此事無不錯者而橫有高名爲

世所震顧歎所謂精非粗人所信良不誣矣大抵聖人之

言渾然坦平因事立教施之各當辨生于末學往往露滯

支離動生荆棘如明季心學縱恣異說紛歧誠爲惑亂顧

氏憂而欲開之其意甚善特自家學術粗見道未真立義

既差故其辭亦絞繞不分明本欲除病而不悟已所立說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八

其病更大亦由其不肯虛心服膺程朱故也考朱子作記疑一卷中有論傳心一條實爲宋明之季諸人之講所宗今錄于此可以正黃氏顧氏之辨爲不得其理也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而已朱子辨曰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既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于講

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為言則亦將以何者為心之正而擴充之邪按此言傳心非傳聖人之道固為大謬黃氏顧氏又以第傳聖人之道黃氏之中顧氏之而不當言心益為鶻突孟子論見知聞知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其所以知者何也非以其心知之邪則後聖心之所知即前聖心之所傳但聖賢之人不世出饒如此詳說學人尙不能明尙多差謬而曰明白洞達人人所同談何容易邪且惟人人所同故可以傳同言之也惟不能人人皆同故愈賴于傳獨言之也今日人人所同何傳之云是真如陽明所謂滿街都是聖人然乎否乎戴震禁言理詆程朱不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九

當別言有理具于心黃震顧亭林禁言心以理流行于天地古今特具于心而不當以心為主皆邊見邪見非正知見也吾今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教從不禁人言心所惡于言心而流于禪墮于空寂及高談性命縱恣放佚者為舍人事一也廢倫常二也不致知窮理三也不道中庸盡精微崇禮四也而聖人及程朱之教所言人心道心正心者即在此四事尙有何病黃氏顧氏但見禪之為害心學為害而不能明其所以差謬之故而乃概禁不許言心遂舉聖人之經儒先之注一概欲去之殆于不知而作矣嘗謂黃東發黃太冲顧亭林立身大節學問根柢不愧通儒

但皆不免以博溺心不肯細心窮理潛玩程朱所以議論多有差失其流皆足為學術大害如東發亭林之禁言心梨洲教學者說經專宗漢儒是也余故不得不辨

顧氏與友人論學書力闢言心性日知錄又引唐仁卿之說以為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又引論語言心者三條至于操存舍亡則謂門人未之記而獨見于孟子意蓋亦疑而不信惟於從心不踰矩特引衛蒿之言以為學者未可與立而語從心為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其論自當至中庸章句引程子傳授心法以為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則非也顧氏祇為王氏心學有失發為救病之論其意固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十

善然有激之談務與相反遂誣古聖六經孔孟不言心懲美吹整矯枉過正轉成悖謬邪說其禍聖道不小矣黃氏又駁論語集注三省章上蔡說曰孔門未有專用心于內之說用心于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于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于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于集注去此一條按此說粗疎謬妄真亂道也姑無論陸子之學自出孟子非緣謝氏即謝氏此語果有何病而欲去之邪矧用心于內四字出漢書揚雄傳子雲之世豈有禪病邪夫以曾子

之篤實立事討論變禮雖好為異議者必無嫌于其以禪
誤後學况上蔡下文明日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知
則其語亦甚審諦矣按楊慈湖斥大學非聖言而謂子思
孟子同一病源楊為象山傳心高第
其言如此政與上蔡相反則象
山之學非因上蔡之誤可知若因一語之似即妄疑聖
人之經儒先之注則顧禪天之明命有似于止觀仁遠乎
哉欲仁斯至有似于即心是道立地頓悟夫焉有所倚有
似于無任無著衣錦尚絅內省不疚何在非用心于內而
六經有不勝其可刪者矣陸子曰學有本則六經皆我注
脚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明明先立乎其大
之宗旨黃氏不知而蔽罪謝氏考之未詳輕于立論可謂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七

妄矣借使象山之學真出謝氏此語亦當明為學者辨之
曰上蔡專用心于內語是守約不外馳之意非如象山從
裏面出來云云主張心學也如此則象山之失亦見而又
有羽翼正學之功矣學者悼流之失只當清其源不當誣
其源黃氏政坐不肯用心于內故其議論之失如此大抵
考證家用心尚粗麤故不喜言心性言理言道又會有
禪學心學之歧為其藉口此中是非雜糅如油著麪本不
易明黃氏顧氏以言心為墮禪論雖滅裂猶實有其害近
漢學家以致知窮理為墮禪則直是亂道不知禪之失政
在不求心窮理而禪之妙亦政在不許求心窮理一求

心窮理便非禪故其說曰汝他日縱得一把茅蓋屋止成
得一个知解宗徒又曰若論此事纔吃上眉毛便錯過了
也又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又曰不涉思議又曰心
無所住又曰外息諸緣心如墻壁又曰將心用心却成大
錯夾山三粲汾州正閻皆切切嚴禁用心以理為障以斷
知見為宗離想為宗六祖五宗相傳秘密皆如此今漢學
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墮禪豈知程朱是深知禪之害在
不致知窮理故以致知窮理破彼學而正吾學之趨邪惟
聖人吾儒之學無不用心而禪家則專忌用心惟聖人吾
儒之學無不窮理而禪家則專忌窮理其事正相反漢學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七

者標訓詁名物為宗無以破程朱言理之正則壹借禪以
誣之不知程朱言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致知窮理正是破
禪又不知己之禁不許言心言理乃是用罔政與禪同病
而又或居身行己湛滂忿慾卑或苟妄且為禪之所呵棄
鄙薄不屑不此之念而反咎程朱救墮禪之病為墮禪顛
倒迷謬悖者以不悖為悖究之儒禪兩邊皆不曾用功徒
取門面字樣紙上文句耳食程朱闢禪緒論反以噬之混
以誣之世俗不學無聞者眾驚聞其說不辨涯涘因附和
之以為信然云爾實黃氏顧氏諸人滅裂之論有以啟之
也今與天下學者平心論之程朱教人為學以格物窮理

克己至敬又精擇以執其中又不舍人事廢倫常此果尙
 有何病悖于聖人何處而猶煩眾人紛紛如蝸如螭邪聖
 人之言曰明辨之曰盡精微曰精義皆教人窮理也不窮
 理則于其粗者固黑白不辨窮理而不盡精微道中庸則
 于近理而亂真者疑似不明蒙釐之差失之千里既失前
 聖之意因以自迷又以貽誤來學擿埴索塗何所取正乎
 世徒病宋明之季心學橫流援儒入釋之害如黃東發顧
 亭林唐伯元雖舜禹孔子之言皆疑而欲去之韓非言鱷
 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駭見蠅則毛起而漁者持鱸婦人
 拾蠶黃氏顧氏談道論學其智乃不如漁者婦人邪誠得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吾說而精之此固是在其中矣
 按朱子語錄稱程門高第如謝游揚下梢皆入禪學去
 又稱上蔡觀復齋記中所說道理全是禪意黃氏顧氏
 據此故於上蔡語皆致疑耳謹按 四庫提要上蔡語
 錄引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皆曾天隱
 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
 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九章與版
 本異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為上下二
 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雜他書其尤者
 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

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凡所定著書
 三篇是朱子於此書甚難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為編次
 定為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于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
 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
 果為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為精審觀語錄
 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
 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觀之後
 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
 也據此云云則朱子作集注尤畢生精力所萃其取上
 蔡語必經研審至精所見斷不致出黃震顧亭林後也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西

謝氏之學以切問近思為要雖才高意廣言論闢肆或
 不無過中之弊然經朱子所取必不以有病之言遺誤
 來學愚故詳訂之廓清放絕無使無知妄說者得以藉
 口云

戴氏震曰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
 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經

按此論乍觀之頗似篤正徐而詳之實謬悠邪說昔程子
 受學于周茂叔亦曰反而求之六經則程朱固未嘗舍六
 經而為學也且所謂求于六經者何也非謂求其道求其
 理求其心邪戴氏宗旨力禁言理而所以反求之六經者

僅在於形聲訓詁名物制度之未譬如良農春穀盡取精鑿以去貧子不知方持稊藪以傲之何以異于是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嘗欲注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俛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云云據此則凡漢學家所持以謗程朱者皆竊朱子之緒論而反以誣之初不尋其立言本旨徒取影響近似巧以施之以欺末學無聞者耳詳見子論禪學之害各條考戴氏嘗言吾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字義名物制度無由通其語言文字云云若是則與程朱固爲一家之學矣茲何又以此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五

爲譏邪蓋由其私心本志憎忌程朱堅欲與之立異故力闢求理之學大本一失無往不差然後知其所謂有志聞道欲求之六經孔孟者特託爲重言以塗飾學人耳目使人無疑其畔六經孔孟耳非其智真能測得有道可聞六經孔孟當求也不然理也道也心也未有與六經分而爲二者也程朱所學所宗之道與理與心亦未聞別于六經之外而求之也斯固天下萬世學人所可共信者也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言盡性便是盡得三綱五常之道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非虛語也陸子曰古人自得之故有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六

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又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實事又曰千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無他只是一實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又曰做得功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閒話所指人病即是實病又曰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求其實而後已又曰只就近易處著者就實無上虛見無務高遠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袁紹齋燮言嘗見象山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據此則是先儒雖近禪而所以反求之六經者其實如此何嘗茫茫冥冥也茫茫冥冥如風如影政由已討探不得其故而然耳則其言不亦宜乎漢學家皆以高談性命爲便于空疎無補經術爭爲實事求是之學衍爲篤論萬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論之實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誤于民之興行然則雖虛理而乃實事矣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據羣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

子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聞而中庸首言命與性道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孟子遇人便道性善夫言各有當而已形上者道形下者事聖人不指性道之名而所言無非性道孔子教弟子以孝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孝弟之道通于神明非性道而何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迹求之似聖人之教有隱顯耳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已誤顧亭林乃以性道爲末流而力闢之可平呂東萊近思錄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于義理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七

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云云此可以破顧亭林之疑而爲朱子雪其謗矣
江氏藩曰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按性命之旨卽禮樂之源故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自漢晉以來惟獨宋儒周程諸子能知其本源合一處今反以此譏之如以牧豎而譏公卿家服食起居節宣失宜亦太不知類矣禮只是序樂只是和程子此言已盡禮樂之源矣

焦循曰宋儒言性言理如風如影

按此亦勸顧氏之說而失之者顧本以之斥明儒今妄移以斥宋儒也程朱言性言理皆從身心下功夫以日用倫常爲實際何嘗如風如影是未嘗詐讀其書徒耳食浮游以誣之耳考顧與友人書曰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夫明曰百餘年來則非以譏宋儒可知焦氏豈足以知宋儒言性之說哉觀其所作性善解一則曰食色再則曰知覺此其所以不爲風影者特拾告子佛氏之唾穢而已考漢學者之始生于深忌宋史儒林道學分傳因之痛疾朱子補大學格致傳窮理之說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六

故謂孔孟書中不言理言理是宋人捕風捉影之說而度數名物訓詁皆是一貫上達之道學者祇講小學便盡孔子之道並無所謂義理之學一時碩學通儒皆王此等書海內風靡乃至流于外國如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及東都講官物觀所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亦多好與朱子爲難所駁多在性情仁理等說

戴氏曰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之于天而具于心啟天下後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滑之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甚烈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意見當之又曰古聖人以

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以己之意見不出于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

按程朱以己之意見不出于私乃爲合乎天理其義至精至正至明何謂以意見殺人如戴氏所申當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則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民之意見乎夫以在我之意見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而信彼民之情之欲當一切體之遂之是爲得理罔氣亂道但取與程朱爲難而不顧此爲大亂之道也程朱所以有大功于聖道者政以其認理最眞辨理最精而惟恐學者誤執意見以爲理也所以能紹孔孟之傳而有大功于世政在此今載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六

氏反卽以其所精辨者意見不出于私爲理而轉誣之於其所用功而全力欲講去之者欲人而轉謂不當去諸家著書紛然祖述蓋推而衍之以蔑理爲宗此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也

又曰古人之學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酷如商鞅之用法彼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又曰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于纖悉無憾是爲理而所謂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合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按情之至于纖悉而無憾是爲理此是理之極至大通處自古聖人之心在是聖人之政卽在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已行孔孟之所講求而欲行之者舍是無他事程朱豈反不知顧民之爲道也生欲旣遂邪欲又生苟不爲之品節政刑以義理教之則私妄熾而驕奢淫泆犯上作亂爭奪之禍起焉聖人知其然故養欲給求以遂其生又繼之治教政刑以節其性司徒之命修道之教學校之設所以明民者惟義理之用爲急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所以能纖悉無憾也今謂不當以義理爲教而第惟民之欲是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從是率天下而亂也不知何代何王有此治法殆莊老過中皇古之說荒唐之言耳如莊子在宥之說如是然戴氏非能有老莊元解不過欲堅與程朱立異故其說惟取莊周言尋其腠理而析之節者有間等語解理字爲腠理以闢程朱無欲爲理之說則亦仍不出訓詁小學伎倆不知言各有當執一以解經此漢學所以不通之膏肓痼疾又肆之以無忌憚之言以汨亂聖人之經教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也且程朱所嚴辨理欲指人主及學人心術邪正言之乃最喫緊本務與民情同然好惡之欲迥別今移此混彼妄接立說謂當通遂其欲不當繩之

以理言理則為以意見殺人此亘古未有之異端邪說而天下方同然和之以茂理為宗而欲以之易程朱之統也或問彭魯岡曰陽明謂與愚夫愚婦同的方是同德當乎曰須必同夫與知與能不然愚夫愚婦之習心習氣待教化處尚多何可與同

又曰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用則必措天下于治安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以己之見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而天下受其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行實踐釋氏之教亦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爾孟子開楊墨退之攘佛老當其時尊楊墨佛老者或曰是聖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實踐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則君子何以闢之哉愚人睹其功而不睹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

按為論披猖至此肆無忌憚所謂獸死不擇音者也至乃謂程朱語言文字未之知事理原委未能得致大道失而行事乖天下受其咎與楊墨佛老同罪凡尊信程朱者皆愚人不睹其害惟獨漢學君子深知而憂之故力闢之不容已如此竊以程朱以前上溯晚周其道失行乖與否天下受咎與否固與程朱無與若程朱以後元明以來何道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之失何行之乖天下所受何咎是為程朱所致事跡昭然生民共睹歷歷求之一字不謬此真無實不祥之言也夫躬行君子孔子所求今並此熟之謂不足貴則天下尚安有白黑也忿設被邪至此而方且自以用必措天下於治安其徒尊之謂之集羣儒之大成浩氣同盛乎孟子精義上掩乎康成程朱修詞俯視乎韓歐性與天道了然貫徹故吐辭為經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此段言又曰其學有功於六經孔孟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此洪氏又以能衛戴氏者為衛道之儒此江氏肇之言邪妄熾結任意亂道雖天下之大無所不有不應誕肆至此

又曰大學開卷說虛靈不昧便涉異學以具眾理而應萬事非心字之指論語開卷說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出莊子全非孟子擴充言學之意中庸開卷說性即理也如何說性即是理按虛靈不昧狀心之體無過此四字之確具眾理應萬事說心字之義亦無如此之確明善復初詰明明德亦無如此諦當政使出于釋典用之亦無害况所明在善則非般若無知之旨尚何慮其為病也若夫性即是理此句與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斷眾流語固非中賢小儒所及見况妄

庸乎且戴氏極詆程朱固奉康成爲宗主矣豈知程子此語正用康成樂記注理卽性也語彼本不知性命爲何說又失檢鄭注遂輕妄立論漫肆詆呵余嘗論釋氏認心爲性認意爲心固誤詳見朱子論然猶說性若世俗學者雖讀儒書然皆違妄徇私全從心與意上作用蓋懵然不知己之有性又安知性爲何物其言命亦祇以死生禍福貧富貴賤當之是世俗之人不知己之有性命者衆也久矣苟知已有四端五常則知已有性知四端五常之爲性則知性之本所從來爲命矣性命之本無有不善使非出于理何以能善則性卽是理明矣趙歧僞孟子外書四篇有性善

辨知此事在孟子當日已自難與不知者言矣近錢氏大昕稱荀子書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僞卽爲字以爲世人不識字致使荀子蒙干載惡聲愚謂辨僞與譌卽爲之假借字此爲確論不可易矣然固無解于性惡之說也錢氏得僞字訓詁一端詹詹自喜遂不暇致詳上文而以爲足爲荀子白干載之冤則未然也荀子本意謂人之性惡其出于善者由人事強爲亦畧如告子杞柳桮棬成賊人以爲仁義之旨錢氏何能代爲之解免也新學小生耳食浮游執論孟子性善之說爲妄以爲

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而孟子可以啞口矣豈知聖賢言各有當孔孟之說初不異乎譬立馬於前數其百體喻三品而謂道馬者喻孟子道性善非馬可乎明王廷相著雜說謂人性有善有惡備者亦不計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而曰孟子言性善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况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有何獨以性善爲名按此真妄說使孟子之言與孔子背馳何以爲孟子近人顏元謂孟子言性善卽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與而意同此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使性非本善何可率也何能論得之

率之而卽爲道邪困學紀聞引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五性謂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性兼氣質此張子說命兼氣數與子思孟子所稱專言其本者言各有當先儒既精論而詳說之其言備矣何容復倡爲異說李習之水火沙烟之喻最善

考戴氏生平著述之大及諸人所推在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孟子字義戴氏自謂正人心之書余嘗觀之輒駭乖違毫無當處原善亦然如篇首云云取中庸論孟之字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徒使學者茫然昏然不得主腦下手處大不如陳北溪字義

臧氏琳曰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誠意正學者最切要處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處於後

按此說乃學者是非通蔽一人鬼關也諸人皆從此路差去其謂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亦仍本前人之爭古本者惟說誠意不必本於致知朱子退誠意傳使處于後

為亂道蓋粗闕注疏本有中全未有知不暇致詳較李塏

說更鵬突塏以大學格物為周禮三物孔子時大學教法

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新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

入手而已格物一傳可以不必補按塏此說謬妄非一聖

人立教只教當時不顧後世及至後世此事不與豈不

此一義子若曰人人所習不必再言首章目中又胡為條

舉之存其目而闕其事即以書言亦無此體例孔子時存

人理財諸事皆尚有規矩胡為又言之孔子時三物尚存

故不言至朱子時三物已不與仍不必補傳是終廢此一

義也一派謬說全非理實塏學于顏元以躬行為主此等

妄說蓋又沿之王柏毛奇齡諸人者也又宋夫大學之書

即不以為孔子之言曾子之意而經文見有之言不可誣

也經固曰在明明德則上一明字自不可忽格物致知正

明之之實事始功誠意非所以成始也經文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誠次弟分明非朱子移使退處

于後也夫致知而后誠意尚難言之况原不曾致知而曰

誠意所誠定何等意也當篇文義不暇照管脫節亂道其

失猶小惟不本致知直標誠意使學術緣此歧誤其害甚

大以虞帝惟精惟一言之精是致知窮理一是誠意執中

物致知篤行始是誠身故康成注此曰勸人學夫說經於

誠其身也學雖不專屬致知然節目大概如此

聖學宗旨切要處敢為亂道若此何其輕妄不自知量無

忌憚乃爾昔朱子以誠意章為學者人鬼關在今日則直

當以格物致知章為學者人鬼關也蓋不窮理致知則不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五

無論矣於此而有質美不待致知而自誠其意者苟非生

知上聖則不過為不踐跡亦不入室之君子善人如黃憲

者而已非明德之止于至善也出乎此則入于告子之不

動心禪家不思善不思惡心如墻壁之所為矣然則致知

誠意正儒禪愚善三家分界至緊要處諸人詆宋儒言心

言理言格致墮禪捕風捉影却於此處滅火去明自開歧

路引放教誤走反咎朱子之執炬指路者為非豈非罔邪

比因論漢學力攻窮理之說因悟及此私竊自幸天啟其

衷後儒得吾說而明之不論大學有闕無闕祇朱子此所

補傳正儒禪之分界導愚善于睿聰愚善之人只有寬裕

溫柔一德而聰明睿

智發強剛毅文

理密察者不備有功于聖教日月不刊矣蓋自王柏以來

爭古本者紛紛不一實未有分明得利害關緊有如此者

濂溪山靜而動是論天地陰陽道之全體確是如此若

學者明明德則必以知行為之次第由明而誠事理確

是如此故必從格物致知入而後知止之所在孔子所

以贊黃鳥也蓋格物致知即是明之之實事實功白沙

從靜中養出端倪是先從定靜入手無頭而同于禪矣

雖主靜功夫學者不可少然古今學人亦安能盡得寬

閒歲月如僧家之閉門瞑目靜坐乎故知以靜養為入

手提唱標為宗旨其不可也明矣至劉念臺從慎獨起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五

以省察為頭畢竟前面亦少格致政與以誠意入手同
 自恃改換名目耳凡此皆仍姚江之失嘗試論之凡人
 未曾致知者人欲交滾念念動亂以惡為能且不知已
 念中何者為善何為不善何時有靜何時動起安能遽
 望其慎獨動念而即能辨善惡之幾邪故必如堯舜之
 敬敷五教周樂正之崇四術孔子之入孝出弟謹信親
 愛學文處貧富無求安飽孟子義利性善王霸辭受取
 與中庸亦先提個命性道都教人先知大分從此學之
 所謂知止也既知止然後加省察功夫以誠其意事理
 次第確是如此故凡陸王明儒之學皆祇為自己及學
 者己成就向上者言未為不商而便以此立為宗旨欲
 攻大學格致之說而去之則為無知邪說矣格致是明
 明德始功誠意乃討實下落事也李瑛謂直以誠意指
 其入手臧氏謂誠意正學者所以成始皆大誤夫人未
 致知則始學功夫有闕縱誠得善意而品節必不詳豈
 不同于禪故格致傳斷不可攻誠意斷不可作入手李
 二曲曰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即知其善
 與不善知善即實行其善知惡即實去其惡不昧所知
 心方自慊愚謂此亦談何容易上根上智如顏子猶須
 用克治其次則必大勇血戰故孔子告原憲曰可以為

難自古聖賢所爭在此故朱子謂之人鬼關然前面必
 須有致知一層李氏移誠意合于知以良知混當致知
 之知所謂頓門也陸王之旨如此不知良知明德是指
 本體與致知知字不同上聖之人本誠而明者或即用
 明德良知為照蘊子由所云本覺自明也若學者思誠
 明明德則必先致知所謂明之也明而後誠也致曲也
 陸王祇由自己天資高不顧古今學者不能人人皆為
 上智如己之明夾勇銳也然且其後猶有病如王氏再
 傳已為顏山畏何心隱李贊可見宿松朱書曰由陽明
 為王心齋王龍溪顏山農羅近溪趙大洲何心隱李卓
 吾之徒某禮法任放誕詐譏縱橫肆無忌憚如飲狂泉
 而不可救云云故孔孟之教必從下學入手朱子所以苦爭之
 也二曲學隨圖說與戴山人極圖皆沿姚江之謬比因
 論誠意不可入手致知之功不可缺而二曲牽知與誠
 意作一事益為謬說故附訂之於此總之大學本經曰
 在明明德自姚江以來諸儒祇提唱明德將上一明字
 抹去何其鹵莽滅裂也如李瑛直以明德新民對言可
 謂不通
 至臧氏謂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亦未詳讀經文按鄭
 氏於後諸節皆一分注曰此廣明誠意之事覆明前經
 正心修身之事重明前經修身齊家之事覆明前經齊家

治國之事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是鄭君亦已
章章分應前經非朱子始分爲經傳也但鄭氏既一分
應前經不應誠意前獨闕格物致知之事而又以曾子曰
淇澳烈文兩詩康誥太甲帝典三書湯盤元鳥文王之詩
夫子聽訟之言總謂是皆誠意之事殊爲混淆不確此所
以致諸儒有無傳可補誠意當爲入手及諸家改本之聚
訟則皆不如朱子所定爲理順而文從也爭大學者不出
此數端然未有明夫不致知則同于凡民不致知而誠意
苟非生知上聖則流于禪與愚善者余此說實爲漢唐以
來朱子以後衆說總結一斷案而凡紛紛攻朱子之補格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致傳者皆未細心窮理也

汪中曰大學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於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
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
以破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合
而未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闕舉平日之所心得者悉
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爾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
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卽有特識之士發悟于心止于更
定其文以與之相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
言記禮者之通論則無能置其口矣

按以此闕大學是拔本塞源直傾巢穴之師也較諸儒之
爭古本補傳者王柏季木高攀龍崔銑葛寅亮改本見毛
車清臣方正學王陽明
李安溪皆王古本者更爲猛矣然亦祖述楊簡慈湖斥
大學非
聖人之言毛奇齡張文鶯戴震等之邪說而益加謬妄耳自來
譏宋儒贖禪未有直加諸程朱之身及原本于格物致知
者也夏樹芳首創邪論援儒入墨此更睽孤之極極口不
顧矣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今定
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如出一口殆非所以解
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又不便于
事必如是而後安耳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
子曰夫子之言日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
義無所著

此蓋亦祖述毛奇齡戴震之意毛著大學證文王古本力
攻程朱戴震自始入學卽疑此以問其師曰子朱子何時
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宋相去幾何
時曰幾二千年日然則朱子何以知之按朱子以前實未
有以大學爲曾子作者宋過源浩齋語錄已稱大學爲曾
子作已有大學定本中庸定本
四庫提要斷其
僞託不可信然考訂聖賢之言亦以其義理辭氣得之
非必全藉左證且如張揖以爾雅釋詁爲周公作張亦出

于後世何以知其然而諸儒篤信不疑也又如毛氏說緇衣為公孫尼子作此出于劉瓛之言又何獨可信乎至鄭氏以論語為仲弓游夏所記不如柳子厚程子為篤信也

李善文選注引論語識日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標大學以為綱而驅天下從之此宋以後門戶之學孔氏不然也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

惠氏棟亦曰祭統與中庸合若非出一手則同時也宋儒獨取中庸按漢志有中庸說二卷師古注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孔疏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作通論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五禮通考曰中庸漢儒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云云今惠氏以配祭統與汪氏以大學配坊記表記緇衣同一陋見然亦由其立意與程朱為難遂不暇審是非此正大學所謂心所有忿懣不得其正而中庸所謂知德者鮮鮮能知味者也又按隋志南齊戴仲若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考宋仁宗書大學賜進士范文正公以大學授張橫渠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表章大中皆在一程以前不如汪氏無稽之談也

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以前無乃僥乎蓋欲其說先入乎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後變易孔氏之義而莫之非所以善用其術而名分不能顧也

按朱子定著四書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乃以為學次第為書之次第譬如居室以寢廟為尊而不以立于堂戶大門之外豈為慎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人既有之書亦宜然且論語為門弟子所雜記大學亦記述夫子及諸賢之言何名分之嫌夫子刪詩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次于公劉后稷太王之前不為慎乎按四庫提要云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于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于孟子前云云今汪氏不知朱子原本次第乃据坊本譏之無知亂道見鄙通識可為笑柄矣且汪氏既斥大學欲廢四子書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顧極尊墨子真顛倒邪見也按其稱墨子言謂與曾子相表裏又稱墨子與孔子位相埒年相近皆操術不同皆務立言以求勝固不足以勝之墨子誣孔子猶之孟子誣墨子歸于不相謀而已按孔子豈求勝者又豈不足勝墨子者古今羣言畏諸孔子孟子與孔子為一家今謂孔墨但不相謀而已道

皆是也此祖焦竑之謬論其實焦竑又祖之韓退之者也
竑曰趙學士孟靜云往讀荀卿譏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
其統未嘗不駭其言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同視孟子之
禽獸楊墨竊謂過矣夫墨子本于禹楊子本于黃帝老子
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孟子法孔子孔子以前有所
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末為過云愚謂楊墨本于黃兩即或
有然但流弊既極亦當革而救之三代忠質文且然何况
楊墨若以其源出于古帝即不當議則是世家之僕悖亂
犯法亦不當治如此濫占孟子乃不暇考邪然其說亦本
之韓退之韓云儒墨同是墨子必用孔子孔子必用墨子
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按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內引孔叢子
詰墨稿證孔子不得有助白公之事蓋晏子景公亦無是
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謠據此則退之謂孔墨必相用真妄
言也韓柳並世勃敵而柳所辨古書諸篇其義理往往出
韓上不獨論史官天說復讐議等也學者讀書論古當平
心求其至是不得以韓公名高震而曲附之也真西山曰
太史談論六家要旨列儒墨于陰陽名法道家之間是謂
儒特六家之一耳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長
儒者皆兼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困學紀聞云孔墨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並稱始于戰國之士其流及于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云
余按程書論楊墨凡六處見准卷第十八劉安節所記問
退之讀墨篇論最詳可夫天下無二道墨子是則孔子非
以定揚墨之斷案矣 矣墨子偁三年之喪敗男女之交此一語已得罪名教安
得與孔子並也至于兼愛之末流乃至無父幸孟子闢之
後世乃不興行何謂誣之此等邪說皆襲取前人謬論共
相簧鼓後來揚州學派箸書皆祖此論又紀氏昀論荀卿
非十二子云子思孟子後來論宜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
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按思孟在前其
論已明非如朱陸並世之比卿乃不識真聖賢既不知言
尚明何道使後世不有程朱則子思孟子之道不第即孔

子之道不著今生斯道大明之日必欲夷孔子子思孟子
于楊墨力斥大學中庸而毀程朱此不為欲自絕于日月
者乎夫大學縱非孔子之言曾子之意但令學者守此為
學學必不誤本此為教教必不歧可以遠紹唐虞三代司
徒庠序之教包孕六經羣聖之言而不悖焉亦足矣視世
所傳曾子氣象廣狹義理精密何如也乃貴彼賤此斥為
不如立事等篇可謂有目乎 按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
見于大戴禮何義門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禮
偽為之思按謝上蔡論語說論曾子曰惜乎其嘉言善行
不盡傳于世也云云則固
阮氏元曰朱子中年講理晚年講禮誠有見于理必出于禮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也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以非禮折之
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于禮以
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
可不讀
按顧亭林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
教以禮為先孔子教顏子博文約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
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又曰某年過五十始知不學禮
無以立然顧論至率履之禮此王注疏訓詁名物之禮顧
以孔門執禮約禮斥明儒心學縱恣之失此以注疏名物

制度破宋儒格物窮理之學宗旨各有在也此論出之最
後最巧最近實幾于最後轉法華新學小生信之彌篤惑
之彌衆爭之彌力至之彌堅以爲此論出而宋儒窮理之
說可以摧敗掃盪萬無可復置喙矣不知禮是四端五常
之一理則萬事萬物咸在所謂禮者理也官于天也禮者
天理之節文天叙天勅云云皆是就禮一端言其出于天
理非謂天理盡于禮之一德而萬事萬物之理舉不必窮
也周子言理曰禮者是就四德分布者言非以一禮盡四
德之理也蓋分言之則理屬禮合論之仁義知信皆是理
雖禮之取數至多爲義至廣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三千三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百無所不統然自古聖人爲教必又區仁義知信之名設
易書詩春秋之教而不知以一禮經統括之何其紛紛不
憚煩邪將智不及與抑固不可與考聖人爲教知行並進
博文約禮次第分明語有單舉理無偏廢故子思曰夫子
之教必始于詩書終于禮樂荀子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
原注謂 終于讀禮樂正四術雅言四教皆然自古在昔固
未有謂當廢理而專于禮者也且子夏曰禮後則是禮者
爲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居先而凡事凡物
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今漢學家厲禁窮理第
以禮爲教又所以稱禮者惟在後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際

這失其本矣使自古聖賢之言經典之教盡失其實而頓
易其局豈非亘古未有之異端邪說乎夫謂理附于禮而
行是也謂但當讀禮不當窮理非也理幹是非禮是節文
若不窮理何以能隆禮由禮而識禮之意也夫言禮而理
在是就禮言理言理不盡于禮禮外尚有衆理也卽如今
人讀書作文學百藝以及天文算數兵謀訟獄河防地利
一切庶務謂曰須明其理則人心皆喻謂曰此皆是禮之
意則雖學士亦惶惑矣故藉之虛詞可以勝于一國考實
案形不能謾于一人窮理明理之言順而易知謂以禮賅
一切理逆而難知孔子順折公孫龍曰不知君將從其易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然而新學小生必執是說
以爲至當不易者學未知本耳食新奇承駁附和逐臭趨
名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顧亭林引林文恪材之言曰正
德未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
從其學士附講學之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俄
木者呼邪許徐而叩之不過徽捷徑于終南而其中實莫
之能省也謂今日
之漢學其弊亦若是夫六經孔孟多言思洪範曰睿曰思
曰睿非謂以心通其理乎凡天下事物莫非實理何云空
言窮理也理屬知邊禮屬行邊孔子曰窮理盡性孟子曰
盡心知性言知其理也唐虞伯夷所典周公所制孔門言
執言復言約謂行其禮也上以是範圍下以是率履也今
欲申其茂理之旨舉凡事物之理悉舉而納之三禮注疏

是向未及率履之禮按李容顏元李棟等有懲于明儒心學之失務以躬行矯之似也而亦毀程朱亦不窮理則亦子莫之執中也茲漢學者僅欲以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易程朱之統又下于一曲習齋輩一等其於聖人之教不亦遠乎商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今

乃欲以三禮注疏制心此豈仲虺之智所及邪或曰夫人以禮經為教其名甚正其實甚美宜無倍于聖人何子論之深也曰是當考其本意防其流弊此之宗旨蓋欲絀宋學與漢學破宋儒窮理之學變大學之教為考證之學非復唐虞周孔以禮垂教經世之本並非鄭賈抱守遺經之意何也鄭賈諸儒不禁學者窮理又未嘗蓄私意別標宗旨欲以一手掩天下目也故邪說假正正亦邪也若此說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遂行將使學者第從事訓詁名物喧爭忿訟於一切之理概置不講勢必致人心日即于昏蔽而推行之際必缺畧迂滯而多阻既深罪空談義理之非又力援大儒禮經之重於是人心盡移若真其義理之學讓迂可厭真無實用矣邪說害正其端甚微其流甚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至其援朱子晚年修禮經諸說此乃誣朱子中年言理晚始悔而返之于禮者與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其事恰相反而其用意之私為說之巧伎倆則適相同善乎朱澤澗有言曰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問學者亦莫如朱子彼以尊道分途為早晚異同之論者豈知朱子者哉朱子答項平父書云子思

以來欲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為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于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取長庶幾不墮一邊拔朱子自言如此明白不待程篁歎之論矣夫朱子之學以格物窮理為先豈至

中年而始從事晚又棄而不言乎且中年講理豈盡蹈空而如所注各經及集中諸考證文字具有年歲豈皆晚年之說乎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即其晚修禮經豈至是絕不復言義理而禁學者不得復言格物窮理乎而朱子前沒之四日猶改大學章句何以不問悔而去格致補傳也可可見其妄援立說誣而非事實矣朱子論學見于遺書文集語錄者至詳今概置不言第舉其一事與己意相近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三

者便辭巧說疑誤學者此關學術是非得失之大非若他處訓詁名物一事一詞之失無關輕重者比吾故不得不辨又曰聖賢之教無非實踐學者亦實事求是不當空言窮理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為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按此說乃漢學宗旨第一義千條萬端皆從此路差去何以言之蓋漢學諸人舉深忌痛疾致知窮理所以說來說去無不歸于錯者其本亂也聖門論學固知行並進然知畢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

所謂是者何邪非理之所在邪若不窮理亦安知所求之
是之所在朱子固曰在卽物而窮理夫卽物窮理非卽實
事求是乎於此而強欲別標宗旨非所喻也朱子稱謝上蔡以求是論窮理可知窮理正爲求是窮理本孔子之言以之訓格物致知最確何謂增出事是跡理是事之所出分是非得失處今日止當求是不當窮理欲以標其蔑理宗旨門戶猶曰吾止飯食不需求米無乃不惠乎兒說持白馬非白之說服齊稷下之辨者乘白馬而度關則顧白馬之賦虛言徒自謾耳程朱教人窮理皆先就自家身心及倫物日用之地求之爲說甚詳何嘗以空言窮理自宋以來說格物者多端惟此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无

最巧非精審明辨幾莫能破其僞而奪其堅也蓋至有二
義一親至一周至親至如云迪知迪哲與謀面爲對程子
譏王介甫看相輪之說是也阮氏此說近似之迪知迪哲是以知爲主阮氏宗旨以行爲主蓋取力破朱子窮理申漢學之屬禁非復論知也愚以彼言致知在實踐有合于古聖人迪知迪哲之義故謂之曰巧曰近似其實彼之爲說但截斷格物二字詁爲至事解爲實踐並不顧本句爲致知言乃最拙最不通也周至如孟子盡其心者之盡字義故康成亦曰致知致字或爲至而朱子所謂極處無不到也余嘗作雜說有舟行望見意蓋如此然則何以明阮氏之說爲非而必從朱子爲是也曰周至能包迪至迪至不能包周至朱子義較密一也凡天下事物固賤之而知其知彌真然遂謂天下學者概

不當窮理祇以實踐求是則于聖賢之教爲有闕漏以行
爲知固謬以行廢知益爲邪說此其宗旨不可爲訓二也
大學條目次第分明若首於知前豫說行則以後誠正修
齊諸行邊事轉沒事是其目虛設也若格物所訓爲至事
爲實踐者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則匹夫蕭然蓬戶安得有
國與天下供其實踐至事否則終身無由知治平之理而
知終不得而致矣余初說若實踐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則事子且使經文在字而斤字確侷無著恐其申辨以爲誠正以不卽致知實事以致知併于格物以格物統貫誠正修齊治平六條如湛氏格物通之例如此三也然後知彼之爲說不過取破朱子窮理申漢學之屬禁耳車清臣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聖

日格物格字難以訓至當依玉篇作比方思量之義愚謂
此亦未穩尙不及康成來字之訓然後益知窮至事物之
理語確不可易也
又曰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故告曾子
吾道一以貫之貫行也事也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又告
子貢與告曾子義同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若曰賢
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此似禪家冬寒見桶
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
賢之道歸于儒以通貫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至其所行
爲何道則卽中庸所謂忠恕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

按此等議論看去似亦近正然最害事最足惑亂學者耳目緣其本謀在深疾程朱窮理致知大學補傳千端萬變思欲破之無以為辭則壹借墮禪為號殊不知孔子時未有禪學之害後人因陸王之做往往豫代孔子防之最為可笑凡六經言涉心性道理一概硬改其說此是從來未有獨黃震顧亭林等始倡之風氣既開變本加厲乃造為一切邪說凡孔子所教人以行之者轉以知當之如執禮約禮今祇以三禮注疏名物制度當之是也孔子所教人以知之者轉皆以行言之如格物一貫諸說是也不知吾道意是實行偏于尊德行此鄧定字李二曲顏習齊李剛主一派而遺道問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望

學失聖人以中道教天下後世之旨又厲禁求心窮理率天下而從于罔尤為禍道害教夫子告哀公學問思辨知居其四行居其一教顏子先博文後約禮而耳順從心又所自言則謂言通貫則近于禪毋乃非孔子之慮所及乎且以曾子之篤行立事而夫子方且又告之以道在行事不殆于贅而失因人立教之妙乎若恐子貢以空知為學他日與顏子較知二知十又何以與之夫子之門教人以行自弟子入孝出弟已然何待至是始獨以告曾子子貢而他門弟子皆若不得與聞焉者此是何密旨亦淺之乎其為教矣未嚮學人說聖賢事如村氓牧豎談公卿家起

居節宜服食傳聞脫節開口便錯極是好笑戴氏言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遞為混淆莫辨漢學諸人皆祖是說於是舍義理而專求之故訓聲音穿鑿附會執一不通若此類也六經之言一字數訓在爾雅說文中不可枚舉故曰詩無達詁今據爾雅廣雅訓貫為習為行為事得矣而貫實有通貫之義說文母部曰穿物而持之貫字下曰錢幣之貫又玉篇母持穿也貫事也條也穿也行也惡得主一廢一如春秋傳而矢貫于手及肘及貫革貫魚之類不可以行事訓明矣欲破宋儒之說並誣聖人之道其言曰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望

之道亦誤矣吾請即以其語還質之云爾要之此之本意非解論語乃是攻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語故違駕之論語以隱其迹不可為其所誤也夫漢學家既深忌痛疾義理之學墮禪申嚴厲禁以行事易之是自為一大宗旨門戶矣而夷考其人居身制行類皆未見德言之相顧也是其視講經本與躬行判而為二固不必與其言相應原無意于求真得是但務立說與宋儒爭勝耳竊嘗謂為學而能墮于禪此雖為聖學之害然大段已是上乘人物若其餘則皆溺于貨色忿欲私曲邪佞者眾也如曰不然請各捫心自反何如

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不單主一邊非真用功造極人不能真知即強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原與禪學次第相似蓋道術不同而功候無異也非但禪也即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斲輪承蜩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廣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喻耳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水滸釋理順四字及前人水滸之喻而張薦明之論鼓音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候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蓋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靚面相呈只可自喻難遽以語人蓋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聖

告之以要約使自求而得之嘗切譬之忠恕是鹽一貫是鹹味及之而後知耳了此則知其解非淺儒所及也至焦氏循解作吾道一以通之于人蓋又泥忠恕字面望文生義又隔一重

此識一貫似禪學頓宗一旦豁然大悟似也不知此一旦之前有多少功夫非容易一蹴可幾故曰真積力久也若不用功固斷無有此一旦若果用功真積力久有此一旦之悟雖禪亦不易幾矣今舉世無一人能臻此境而反疑曾子之臻此境者似禪譬人有家居寸步不曾出門不辨東西南北不知長安在何處却疑昔人之親至長安而言

長安者恐其誤似親至洛陽而言洛陽者因羣聚訂爭究之長安洛陽兩處彼皆懵然何以異于是又昔人亦有譏補傳者謂此一旦究在何日以朱子此語為鶻突無下落不知此一旦本不輕易得到自曾子子貢以後二千餘年只程朱陸王等數人有此一旦豁然貫通之候耳此境引而不發固不斬人之到亦不能必人人皆到然苟用功則隨其精粗大小亦無不有此一旦不可謾也今不悟已之凡鄙又不曾用功而亦將幾俸有此一旦及待之無期則疑朱子為謾是亦終于無知而已徒為戲論諱語不足與

辨矣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聖

又論語孟子仁說曰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之謂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

又曰總之聖人之仁必偶于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

老少始見安懷

須知孔子安懷之志平生未遂將終如心無不得為仁乎且安懷為志豈非在心

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誠有是道但淺人不知耳

歧矣

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氏注讀如相人偶之人又儀

禮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鄭氏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考此語不詳所出賈公彥亦不能疏朱子語錄及王厚齋困學紀聞及近世諸家所說皆未分曉阮氏從說文入二之義徐鼎臣說仁者兼愛故從二人及曾子制言人非人不濟語以爲獨則無偶偶則相親人偶猶言人我相親愛之辭云云愚謂以人偶論仁之用則可以人偶論仁之體則不可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愛人韓子言博愛謂仁周子言愛曰仁程子言愛非仁韓子周子言其用程子言其全體要之聖門論仁此兩義必兼備倚于一偏則不盡故朱子謂程門弟子不善問拘守愛非仁之說當時若有人善問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聖

必道言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曷嘗判然離愛以言仁哉愚謂程子曰言仁離不得愛而便以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此語甚明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此六字發明程子意最詳盡蓋程子所謂愛非仁以仁之發而名仁者也卽朱子所謂愛之理也今專以兼愛及人偶身所行者論仁不屬心德不過泛應世故將流于告子之知覺運動墨子之兼愛而非聖人全量之仁也且旣以人我相親愛解人偶指人偶爲仁又譏韓子博愛之語爲歧中歧何也

按經文仁者人也猶言人之所以爲人也與孟子仁人心

也語勢正同孟子加一心字則所以釋夫此句者旣明矣卽朱子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中庸此句蓋亦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有是仁則爲人失是仁則不可爲人故朱子以爲指人身而言然仁之爲道衆善之本百行之原莫不在是而其爲人之用莫大于親親與下文義者萬事之宜而其爲宜之大莫大于尊賢語本相對故殺無道誅不肖皆義之用而不可以屬尊賢亦猶孔子論仁有曰靜曰壽曰樂山曰能守而不可牽屬親親言各有當而已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聖

中庸語意本甚明白鄭氏注相人偶是解下人字非解上仁字若曰此泛言仁者人之所以爲人猶今世俗所稱相人偶云爾鄭意爲親親作引故曰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語本無病漢學者獲此三字異聞喜心翻倒不暇詳思遽以相人偶講仁是隔一層又牽引雜說以解相人偶者屬之講仁又隔一層又以此處親親目爲聖人一切論仁之全體凡引數十百處皆強以人偶解之又隔一層凡去仁三層而強以爲此卽仁之的解而咎程朱以仁屬心德爲謬語不知偏正理不知例邪而魯莽著書真所謂論癡符也告子以義爲外此更以仁爲外不益爲異端邪說乎夫子

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豈顏子三月之後忽不與人偶邪又如由求赤令尹子文陳文子皆終其身絕不愛人絕不與人偶邪而凡天下羣分類聚鄉黨比鄰相人偶皆得稱爲仁人而聖人又何難之既不以白居又不輕以許人邪夷叔西山其意不求人偶而求仁得仁又何解也仁只是人偶相親愛意則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不幾語覆而不辭乎他如終食不違靜壽樂山能守志仁當仁皆無人偶之意而巧言令色鮮矣與人爲偶鮮矣愛人豈不可通矣又如殺身成仁豈必二人同殺而後成其與人偶乎既殺身而後成其爲愛人乎古人言各有當漢學家每執一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聖

以解之其意主于破宋儒之說其辭務博辨廣徵案往舊造說欲以襲人而奪之而遂不顧畔道離經矣此等義理睿思精辨尙恐有差何況蔓引泛稱以駁雜淺妄之言欲以易夫大儒之說哉其言曰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于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性詳矣惟論仁爲尤詳若于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吾亦曰聖人爲百世師其言皆切于學者而惟論仁爲尤切若於此一字失其旨則大本全差又何暇論其他願與天下後世學者平心審之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也

又曰顏子克己已字卽是自己之己與下文爲仁由己相同若以克己已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已斷不能再解爲私與上文辭氣不相屬矣

按此全祖述毛奇齡四書改錯阮氏平日教學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故其所撰支離諄誕亦皆與之相類毛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如此說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已不是私必從已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已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聖

論字義無此卽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已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按子雲在馬氏前同爲漢人馬說可從揚說何不可從若謂一字不應二訓則克伐怨欲與此處所言克字何以一欲其不行一欲其從事宿松朱書云毋意毋必與誠意意字不同動心忍性性也有命與恒性性字不同見與李容辨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書可見古人言各有當隨舉自明何不可通經典恒言如此者甚衆顧野王固言或字各而詁同或文均而釋異必執一以通之則不通矣若此處已字不指私欲則下文四目何爲皆舉非禮言之已不是私不應從已下添之私字則已亦不是欲虞書

曷爲從已下添之欲字不知已雖對人爲文而古人言舍

已虛已大舜舍已從人虛已見莊子韓詩外傳苟非指已私意見言之而將

謂能舍能虛其形骸乎若謂程朱不應直以已字爲私致宋後字書誤訓則古人說文解字後起之義甚多即亦何

害况此固聖人本意而西漢儒者之說哉

且克已不是勝已私也克已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

楚靈王問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

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夫

子既引此語以論楚子今又引以告顏子按胡致堂論此以此文撰爲此段之說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

爲左氏見論語有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

之說

姑不暇與絮論試問所抑者何也約者何也夫子所嘆楚

靈王不能抑者約者又何也非謂其不能勝區區之私自

奮以改絃易轍乎且此處明有非禮勿視四句作解反謂

之無解左傳不能自克政是不能自勝私溺確義反謂作

人已對解魯莽粗疎語意晦昧已極吳志張紘諫孫權曰

古有國有家者其治多不馨香非無賢佐闇于治體也由

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宜抑情損欲以已割恩云云此可與

夫子嘆楚靈王意相發

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仄陋謂

能抑已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約己人無恨者唐韓

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陳

仲弓誨盜曰觀君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

尅字正以培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尅

不必戰勝况可詁私字也

按此所引證克字爲貶抑似也要知後人引書不暇深惟

本義姑取口耳相習語成辭古今若此不可枚舉且貶抑

豈非卽強自勝私情之解乎若祇作外貌卑身自下意則

是世間一齊肩足恭之鄉原皆得謂爲仁人而王莽前半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身仁不可勝用矣存理遏欲自堯舜以來修己立教之先

務大防未有或破之者也諸妄庸証其邪說析言破道非

止文義不通小失而已也

又曰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之謂也視聽

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克已而能非禮勿視聽言動斷無不

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已並爲仁矣俚言之曰

若曰我先自已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

人也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此又與仁說人

不故收向內言

按此說無論義理淺陋亦不辭甚矣漢學家據鄭氏相人

偶一語既以之訓仁又于此以訓克已爲仁又誤認此仁字爲愛人之仁一派妄說粗謬已極

凌廷堪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

按此耳食勦襲更不辭矣借如所云人已對稱相人偶爲仁則聖人此二句成何文理舉聖人極明白之言而迂晦

之使不可通漢學家箸書睥睨程朱其謬妄乃如此邪焦循曰劉光伯嗜欲與禮義交戰之言意主楚靈王因上文

有不能自克語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邢叔明剽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已爲私欲之論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至 之文柄鑿不入矣

按此又分毛氏阮氏之說爲二段放過左傳獨攻集注夫解經當詳本篇上下文義左傳則有上文不能自克作解

論語則有下文非禮勿動四語正解政使劉光伯邢叔明程子朱子皆望文生義亦豈曰不確且以存理遏欲爲說

亦何害于學者爲仁之旨乎蓋嗜慾必得恣情便意乃古今恒人通趣幽潛性命不斷所以自古聖人皆兢兢戒謹

防之乃是大段第一難事始而致知窮理以辨其途既而省察克治以專其力以理與欲不並立也非至剛決者不

能夫子以顏子於理欲大分不待今始致知故直告以下

手力行功夫所謂單刀直入其後顏子即以之不違復不貳過政其實力克之之勇爲他賢所不及處不遠復明也

不貳過勇也合知勇以爲仁所以隣于聖流俗妄庸何足

以知之程子言難勝莫如己私能克之豈非大勇乎釋氏亦言猛虎易伏寸心難降若孔子第

爲是卑身約己沒氣力之說亦誰不能承擔必待顏子而後能事斯語乎且一日卑身約己天下歸仁何以別色取

行違者乎此等說行將聖賢切已爲學喫緊爲人垂教萬世之精義變爲沒氣力模稜鶻突徒便于鄉原庸俗僉王

所爲害義傷教莫此爲甚馬季長語本無病但語意渾涵不如諸人妄說因學紀開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或謂克已復禮古人所傳非出于仲尼致堂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上 至 曰夫子以克已復禮爲仁非指克已復禮即仁也蓋左氏

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改易胥臣日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錢氏大昕曰研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實事求是非王一家

按此論甚正但宗旨所偏重則流為詖邪害事如以後諸說是也其故在深嫉義理而偽云求之實非聖人之真也又曰訓詁者義理之所從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也又曰訓詁之外別有義理非吾儒之學也戴氏曰後世儒者廢訓詁而談義理則試詰以求義理于古經外乎若猶在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以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者也
按此是漢學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論矣夫謂義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多有不得真者非義理何以審之竊謂古今相傳里巷話言官牘文書亦孰不由訓詁而能通其義者豈况說經不可廢也此不待張皇若夫古今先師相傳音有楚夏文有脫誤出有先後傳本各有專祖不明乎此而強執異本異文以訓詁齊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異訓言各有當漢學家說經不顧當處上下文義第執一以通之乖違悖戾而曰義理本于訓詁其可信乎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以為去聖未遠自有所受不知漢儒所

說違誤害理者甚眾如康成解詩草蟲觀止為交媾此可謂求義理于古經中乎史記引書在治忽為來始滑伏生今文作采政忽此明為音字相亂今人猶曲為解之此可謂明道者詞平堯典稽古鄭氏訓為同天解者以說文稽从禾古今切禾木曲頭止不能上極于天而止是上同之義此等訓詁可謂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乎漢學諸人釋經解字謂本之古義者大率祖述漢儒之誤傳會左驗堅執穿鑿以為確不可易如箕子為芟滋枯楊為姑楊蕃庶為蕃速數百千條迂晦難通何義門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漢儒之說詩皆高子也信乎朱子有言解

經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須不可缺庶幾得之今漢學者全舍義理而求之左驗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所以蔽也聞若據謂治經不必拘理見自歐善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說此專為天文歷算言之則可非一切經文可不拘理而專求之訓詁也周伯琦作六書正譌主張小學以帝治王猷悉歸之六書以張其門戶最為可笑與戴氏此說以訓詁該義理同一似是而非謬論夫易結繩以書契原以為治百官察萬民然豈謂專究偏旁訓詁遂足為理平譬之國家設官分職以為治也然不求得才良以居位治事但執一卷通籍

姓氏稽考爵秩以為此足為治有是理乎又古者字少多假借古音四聲轉用又先師傳本各有不同又加以蘭臺改字又說文所訓本有乖失文字實有脫缺漢學者推崇叔重局固錮蔽或以說文所無即指為非字凡此諸失皆講訓詁小學者所據依浮淺輕信惟異是聞務生新解強牽舊記專與宋儒為難悉歸之小學訓詁者也

戴氏又曰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督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按此是門面語以嚇俗人耳考實案形全屬影響夫保氏司徒之教六書僅屬一端行人督史之司乃是同文之治大行人論古名鄭君注名謂文字其注論語孔子曰必也必也正名乎亦謂正書字明非也經典釋文引論語夫子有言謂正書字也亦可以隋志小學類有正名曲說附訂於此既非教法之全在是又不為儒者治經之用且不知是時有何經可治名何等為儒者將謂若後世之經生乎陋妄無稽最為可笑按周初無經之名太宰九兩儒以道得民康成以為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是當時既無經可治而儒者又非治經之職也至于孔氏之門教弟子孝弟謹信愛眾親仁餘力則以學文今概刪去僅以六藝中六書一端提唱宗旨張皇門戶偏隘極矣戴氏號漢學

冠傑諸人推之以為集大成者而其論乃失實抵牾如此則其餘可知矣

錢氏曰昔唐虞典謨首稱稽古姬公爾雅訓詁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于雅言文也而道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訓詁經傳不失先民之旨

按此皆門面影響之談漢儒備尚書古文讀應爾雅故故即訓詁也雅正也爾近也言此詁近正也古文近正所以可貴若孔子訂六經則理道治亂之大非徒訓詁文字已也今漢學家牽就援引以張其門戶謂訓詁之學直接唐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四

虞周孔正傳欲以黜程朱而代其統以義理為下訓詁為上失其本而成為異端邪說矣且如所欲申之義謂考小學之帝堯好小學之孔子不辭甚矣所謂言乖典籍詞理失所者也說文詁訓故言也小言古聲詩曰古訓公戶切惠氏曰章懷引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是讀與故同按說文支部故故使為之也周伯琦曰故故舊也人死曰故久入古聲古義通用久借作果五切訓古今語也俗作故久支非 古部古故也外十口識而言者也徐鉉曰十口所傳是前言也然康成既訓古為天可知古字之義古人亦無達詁不得概執古今字以尚書稽古孔子好古為小學訓詁矣稽古之訓鄭氏以為王肅以為順考古道高貴鄉公駁之以為順考古道非其至也甚允是皆不如以為史臣之詞為足了學者附訂之

此於

自晉代尚清談宋賢喜頓悟此是金溪一派笑問學為支離
棄注疏為糟粕支離不解鄭康成乃陽明語非宋人若木子
影射以誣之所謂無實不詳一在欺世人皆無聞談經之家師心自用
實仔細輕易立言一在欺世人皆無聞談經之家師心自用
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如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為挑誘
後儒遂有詆召南為淫奔而欲刪之者

按此詩序以為惡無禮集傳改為女子以禮自守原是一
義呂東萊曰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則所以釋夫序者已明
矣惟解誘字从毛鄭以誘為道為欲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意少迂曲此詩下有感悅吹龍則以為貞女之拒挑誘政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五

為化行俗美之效於義亦何害惠氏曰陳長發曰毛鄭皆
文謂以禮道之古字意本如此也歐陽永叔至于以為淫
解為挑誘東萊駁之嚴每反從歐何其詩哉
詩而欲刪之此自王柏之妄王柏所刪非止此一篇豈得
全歸獄歐公王柏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
淫奔之詩刪國風三十三篇謂大學格致傳未上還知止
章于聽訟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
中庸誠明各十有一章宋史本傳稱其卓識獨見按王柏
受學于何基基受學于黃勉齋去朱子僅三傳而妄誕絕
俾至此史臣稱其有識可謂有論矣王厚齋云陳少南不
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語亦在所去乎樹謂退之有言曾經
聖人手講論妄敢若以挑誘非可云吉士則不知古人語
緩如文姜日豈弟宜姜日邦媛則吉士之稱亦若梁上君
子之辭云爾說文言部詭字下許氏曰相呼誘也惠棟曰

戰國策曰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春秋後語作挑非

愚按漢書司馬遷傳橫挑強胡李奇曰挑音詭是從言從

手偏旁雖異而挑誘之為義周秦漢人實已有此訓且氓

送子涉淇鄭箋云民誘己己乃送之淇上此是面誘無媒

禮故下云子無良媒錢氏胡不規鄭氏而獨詆歐公平如

歐此說以為俚俗而鄭解草蟲亦既觀止為男女媾精之

媾則反以為當從惠棟陳啟源分別詁訓力至以為確義天下豈有作詩自

言如此况其為女子之言大夫之妻平門戶之私固氣諄

惑如此按康成注易匪冠婚媾曰媾猶會也

又曰烝民之詩孔子嘆為知道而其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

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訓詁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彛

按孟子引孔子之言明指有物有則四句今乃移指古訓

是式句以牽合之舞文脫節不顧本文上下如此且是詩

所稱古訓政謂義理耳如典謨大訓丹書敬勝先民傳恭

之類豈謂如經生所以訓詁傳注者哉是時六經未有籀

史同朝秦漢小學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講為何等訓

詁也即使信爾亦不過一保氏外史象胥之職何足為中

興名臣引重而以補衮屬之哉今文家為一名卿作碑狀

於其德業大猷悉舉而歸之能通訓詁小學且人咸知其

義狹而非體况三代雅材賢哲之徒立言垂訓者乎仲山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六

甫之式古訓即康叔之衣德言式則也法也屬行邊說豈
如錢氏云爾哉錢氏於時號稱通儒而罔氣如此固知漢
學皆亂道由其祇顧力標宗有不顧是非度義理而不求
于心也

惠氏曰爾雅釋訓釋詁周公所作故詩稱古訓是式辨見漢

世謂之訓詁訓詁者雅言也周之古訓山甫式之

為小學則童子固皆習之豈獨山甫若依余言屬行邊說作

傳恭敬勝法則德音解則山甫之式古訓於小學全沒交涉

子之雅言門人記之劉氏台拱之說本此劉著論語駢枝謂

詩讀書詔相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未

學之流失云阮氏主之遂以詩之雅發策欲援孔子以存其

訓詁小學而不覺其陋也則試詁以夫子平日讀易與門弟

子語及見當時諸侯大夫音皆不正予愚初疑人心鋼蔽何

漢學商兌卷中之下

以此後讀南史乃悟此必因史稱崔靈恩程祥蔣顯皆北

來人音辭鄙拙又曰音革楚夏學徒不至而虛廣沈峻等皆

言論清雅遂疑孔子山東人亦必音辭鄙拙故造為是說以

附合其小學訓詁宗旨云爾殊不悟古帝王聖賢皆在中土

是時南音不通中夏謂之鳴舌且魯周公之國不應便借大

行人聲首之聽孔子大聖聲律身度辭氣有恒不應如後世

鄙人忽學打官話者且古今音異未必如今劉氏何緣知魯

語必不正乎又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石林解執禮猶執

射執御蓋古者謂執禮者以治人者皆謂爾雅以觀于古故

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夫子之雅言

皆不存矣

按惠氏此論亦斥朱子蓋朱子謂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

人却以爾雅證傳注先儒謂爾雅如切如磋之文取大學

釋楚辭今注者以為楚如朱子言是主張爾雅者皆倒

也西漢山甫在前爾雅在後陳直齋曰郭璞亦稱山甫

古隆于漢代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

本于魏張揖所上廣雅表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

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皆講家所說

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氏云爾雅者

釋文曰爾雅之作本釋五經又曰余雅者所以訓釋五經

皆謂周陸德明愚謂爾雅訓詁釋詩書為多周公之世不

應自作而自釋之又不應豫釋後來所有詩書也即如陸

氏謂為周公所作亦止釋詁一篇而此一篇固在世間何

謂不信爾雅使仲山甫之古訓夫子之雅言不存乎如以

漢學商兌卷中之下

仲山甫之古訓即是釋詁則所以稱山甫者亦狹矣僅誦

釋詁一篇即可為補衮名臣何其立論淺陋至此且朱子

云云亦非不信爾雅况前乎朱子後乎朱子並未嘗廢爾

雅何謂仲山甫之古訓不存乎至孔子之詩傳于子夏書

僅傳有序而偽不可信孔壁古文雖亡然當時實不問有

夫子別為詩書音訓者至於劉氏所解執禮為詔相禮欲

雅言為音訓而執字實不便于說故杜撰積相云云則夫子止有夾谷一會

非夫子之美前人駁及論語君召使擯兩事師師相承不

之甚九附訂如此

問聖人有自訂儀注音聲之書則所謂夫子之雅言果何

指平若謂即在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中則自漢以來至

今爾雅列在學官人人誦習何謂俗儒不信爾雅致夫子之雅言不存乎主張詩之古訓論語雅言為訓詁已為鄙陋又誣謂不存益無事實漢學家立論矯誣大率如此新學小生無識傳會堅執併為一談牢不可破弗思耳矣惠氏為漢學之祖影響浮游若此固知漢學不足信也

戴氏曰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大者也論者又謂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訓詁一主義理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于經乎惟空任胷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而古今懸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九

隔遺文垂絕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以明即如所論是訓詁為筌蹄明矣而何以厲禁義理皆不求之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從此路歧去認謂之漢學蓋其門面味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宗旨如此故為異端以明義理而訓詁何為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

按戴氏此論最近信主張最有力所以標宗旨峻門戶固壁壘示信學者謂據其勝理而不可奪矣若以實求之皆謬說也古今學問大抵二端一小學一大學訓詁名物制度祇是小學內事大學直從明新說起中庸從性道說起

此程子之教所主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學之比如顏子問仁問為邦此時自不待與之言小學事矣子夏固謂草木有區別是也漢學家昧于小學大學之分混小學于大學以為不當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書畢生盡力止以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小學之事成名立身用以當大人之學之究竟絕不復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義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明道玩物喪志之戒久為世口實不知此止慮其志趣局止于是即致違恐泥君子不多之旨古人言各有當教亦多術同歸于是而已故當日特又記讀史逐字看過一條以接引來學可知非舍學問空談義理也若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十

謂舍經空談義理不事訓詁以求經則古今無有是事豈况程子漢學者不窮理析義援引脫節以濟其私既誣前賢又自迷誤致從事差謬又因以迷誤來學一言三失所以為罪也以上辨主張訓詁誤以小學當大學

若謂義理即在古經訓詁不當歧而為二本訓詁以求古經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以明此確論也然訓詁不得義理之真致誤解古經實多有之若不以義理為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無差謬也諸儒釋經解字紛紜百端吾無論其他即以鄭氏許氏言之其乖違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總而言之主義理者斷無有舍

經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于義理何以明之

蓋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

志不以文害辭辭害意也漢學家專泥訓詁如高子說詩

所以多不可通如惠氏古義戚氏雜說及近時諸家新說故宋儒義理原未歧

訓詁為二而廢之有時廢之者乃政是求義理之真而去

其謬妄穿鑿迂曲不可信者耳若其不可易者古今師師

相傳碩學之徒莫之或徒宋儒何以能廢之也如朱子詩集傳訓詁

多用毛鄭漢學之人主張門戶專執說文廣雅小學字書穿鑿

堅僻不顧文義之安正坐斥義理之學不窮理故也故義

理原不出訓詁之外而必非漢學家所守之訓詁能盡得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士

義理之真也如日不然試平心而論漢儒宋儒說經誰得

古聖人語言心志多乎以上辨義理本于訓詁之不盡然

若夫舍經廢訓詁亦誠有之但須區別如陸子以六經為

注脚有似舍經者朱子已深斥之詳見後卷若程子擺落傳注

所見實勝前儒則其廢之者因甚當也至于朱子極尊訓

詁詳見後卷而亦有時廢之者廢其失真不得聖意而致貽誤

來學者也今深疾義理欲伸漢學恐不能勝乃以疑似之

迹概誣宋儒為舍經廢訓詁空任胥胤言理云云此欲欺

天下使耳食無聞者謂為信然同以莫須有之罪歸焉欲

以一手掩天下目也以上辨程朱非舍經廢訓詁

夫謂讀書尚未識字薄誦詁此自俗士妄人其於學術

大局焉能為有亡輕重固不足論若古今異文說文所引

壁經古文多不與馬鄭相應無論後世古今既遠傳寫脫

誤或由先師衆說不一如荀悅中鑿朱國楨湧幢小品云

云則亦不足為病申鑿云文有唐滅音有楚夏出有先後

滋偽湧幢小品云古人古事古字散見雜出各不相但論

同見其一不見其二固然糾駁未免為古人所笑

其大體無失可也如范升所云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

脫纖微指為大尤則過矣有一漢學之徒痛詆歐五代史

君最為長世以為不應自相抵牾至此余曰此十字當是

八字傳寫偶譌五代惟唐末帝十一年餘者多至六七年

而已歐公此語誠小失然不以辭害意可也若夫頗通于訓詁而實不識字詳

于制度而實昧于義理如戴聖馬融揚雄或不識節義字

及進退守身義理又何說也因學紀聞引李衡識字說云

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劉念

臺人譜類記稱方遜志先生謂門人口汝讀書幾年尚不

識字識字蓋忠孝信義進退取予廉恥等字不待讀蒼雅說文

而世無不明者古今學人或不識得豈為不曉訓詁之故

與以上辨不識字之人有分別

至謂古聖賢義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則試詁以經典所載

曰欽曰明曰安曰恭曰讓曰慎曰誠曰忠曰恕曰仁曰孝

曰義曰信曰慈曰儉曰愆忿窒慾曰遷善改過曰賤利重

義曰殺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驕泰曰奢肆曰苟妄曰自欺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士

曰讒詔曰貪鄙凡諸義理皆闕修齊治平之大實不必存乎典章制度豈皆為異端邪說與而如戴氏七經小記學禮篇中所記冠弁諸制將謂即以盡天下之義理與震為江永弟子承之言曰經籍包羅三才制度名物特其間一支一節耳斯為儒者持平之論而震顧張皇若此不亦謬乎以上辨義理不必存乎典章制度

阮氏曰聖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與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于門廡之間無復知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便于出入此又一蔽也

按此論乍觀之亦甚信正欲以調停漢宋為兩邊救彼之辭而其意旨則甚淺且亦仍偏重夫文字訓詁祇是小學事入聖之階端由知行古今學術歧異如揚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訓詁而致誤也而如漢儒許鄭諸君及近人之講文字訓詁者以謂門徑不誤矣而升堂入室者誰乎至卑視章句其失不過空疎與求名物而不論道粗淺者亦不同倫凡此皆所謂似是而非最易惑亂粗學而識未真者也

不可以不辨

戴氏曰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遞譌混淆莫辨

按此說頗誠有之而亦不盡然蓋聲本于形故訓本于音聲音聲故訓其原合一自篆文改隸字失其形因失其聲

失其形則傳寫遞訛混淆莫辨而音聲故訓隨之以失有諸曰說文雖主訓形然古人聲從形生不遵說文點畫無由知得聲之本如奈从大聲而隸从泰舊从屯聲而隸从春卯音卯而借為寅卯之卯草為染阜字而借為艸木之艸諸如此類不可勝數此顧江段孔諸家所以必研求古韻以復三代之音而正漢唐以來諸儒

之失欲使羣經音訓得真又創為同聲同部之說江氏曰古人同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古

聲之字必是同部取三代有韻之文證之說文諧聲大抵臆合自陸法言聲與韻分於是一母聲也而母字入厚海字入賄敏字入軫海字入海一者聲也而母字入馬猶字入模諸字入語一各聲也而各字入鐸路字入暮客字入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古韻晦冥職由此故此段氏諧聲表所為能補顧江二君之未逮也云云樹按如蕭以肅得聲符所以復改顧氏部也又創為諧聲表又創為人聲表韻學之事益精密江氏曰段氏之十七部諧聲表實從來講古韻者所未及但某于其部分既有更改平入分肥間有異同更為詳聲表一卷韻學一談及入聲尤難有明章氏箸韻學集成分配全韻韻學一正之而得者半失者半江氏再正顧氏而得者十之七失者十之三蓋不專以三代之經傳許氏之諧聲為據而謂停舊說是以未能盡善其更因立入聲表一卷又曰朝深明古韻者五人戴氏未有專書大旨見聲類表顧氏之書經江戴二家訂正江氏之書又經段孔訂正但段孔之書尚有誤處不得不為糾出云云段氏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于考古江氏戴氏則專以審音而晉三於二者尤深造據詩經以分二十一部大抵述顧氏江氏及余之說

多又且晉三專據說文之而旁諸聲及周秦人平入同
用之章爲據作入聲表一卷九爲精密不惟陸氏分配之
誤新明卽江戴異不同人之說亦不可不其真知確見有
如此者又曰古韻分部蓋千鄭庠分二百六部爲六類其
入聲三顧氏更析爲十部其入聲四江氏析爲十三部其
入聲八此余師東原戴氏所謂古音之學漸以加詳者也
余讀毛詩有見于支脂之當分爲三尤侯真文之當分
爲二因定爲十七部東原師善之其作人聲表取余說之
分支脂之名析脂祭爲二得十六部其入聲九曲阜孔氏
作詩聲類更析東冬爲二併真文爲一析屋沃以分隸尤
侯別出緝合九韻 戴氏所謂自漢以來不明者也愚按古
爲一得十八部

人無韻書陸法言始分爲二百六部雖未若後人之審而
實爲前此所未有自吳才老始求古韻而有所改配鄭庠
則分爲六部由是陳顧江戴段孔諸家遞有訂正皆就陸
氏之部而分焉江氏有誥偁自周沈四聲定而古音失法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五

言切韻作而古音之部分失顧氏以來始知離析唐韻以
求合古韻韻學至今日幾于日麗中天云云此說確矣但
古人無韻書安得有部分如謂後人之求聲分部較法言
更精則可不得謂法言失古人之部分也觀顧江戴段諸
家之書皆自立部而強聲以就我不無武斷雖曰考之三
代有韻之文多合然已自不能盡一旦六書之義諧聲祇
屬一事許氏二百四十部之文固不僅諧聲也古人造字
必先有諧聲之文而後有从聲之字凡从某得聲者从文
生字也故諧聲之說祇可施于音學審韻分部而不可概
論文字而况可概以說經乎小學之事其類有三曰形曰

聲曰義訓詁經傳則至于義理雖義理訓詁有時不出形
聲之外然經傳既集字成辭則文繁字廣亦義逐辭成固
不僅用諧聲之文从聲之字足成辭也故諧聲之說祇可
專據詩易及有韻之文而不可概論一切經文而况概以
求全經之大義乎六籍故訓自漢晉以來已得八九陸氏
釋文每經注家之後又特載爲音諸家是漢魏六朝以來
諸儒之于音義亦大畧得之若夫宏綱鉅義平心而論宋
儒所得實多故凡以音韻小學糾說經之失不過什一之
千千百而不可概詆漢唐以來儒者而况宋儒所發微文
奧旨昭炳光明者乎段氏于說文之學可謂集大成矣而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六

其言曰經之所蘊深也韻其一端耳斯爲篤論矣六籍遭
秦火之後出有後先音有楚夏師承不同文字互異又加
以蘭臺漆書之改鄉壁虛造之謬如許慎荀悅所論云云
實不盡關訓詁音聲不明之故自叔重作說文伯喈定石
經而文字形聲既已一正矣江氏有誥論段氏諧聲表曰
今人通音學已勉再作說文字體愈令人難讀故不得不
从隸惟諧聲表既專就說文論文則不得不遵說文點畫
然則諸家之講形聲音韻雖精固不能出叔重之範圍而
叔重非漢人乎何以謂之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
也漢儒說經往往膠執故訓而乖義理不可勝舉其失不

止不明音聲而漢學諸人輒矜其音學一得欲張其門戶
言之愈精愈不可奪世俗學者茫昧眇明其說則聽其高
談震聳而不敢出聲若窮極本末辨析由來則知聲韻一
事祇屬偏端單義而非全經閱旨得失所繫盡在于此學
也但就音學而論則近世諸家所得實為先儒所未逮故
今撮錄諸家要論于左方俾學者畧明其端緒因是而求
五家之書之全固談經者所不可闕之功也

顧亭林音學五書叙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
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音出於天而非人
之所能為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七

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為音無不協於
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畧也是以詩三百五
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
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虞箕子之陳文王
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
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彥倫
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
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撝暨
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上諸人之賦曹劉以

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為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
亡為音學之一變下及唐時以詩賦取士其書一以陸
法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姓而其分部未嘗改
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定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

二百六韻為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

今按二百六韻金韓道昭改為一百六十劉淵併為一
為一百七韻則始併為一也元陰時夫又併迴于拯
今通行之韻也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

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

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寤于中而旁通其說於
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八

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墮而不可亂乃綜古今
音之變而究考辨正為音學五書錢氏大昕叙段氏六

書音均表曰三代以前無聲韻之書然三百篇具在參

以經傳子騷引而伸之古音可分也文字終古不改音

聲有時而變五方言語且不相通况數千年之久乎而

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古經有所不合謂之叶韻謬

矣按此譏朱子用吳棫韻補之謬也蓋自沈約以來古
韻寢失吳棫作韻補始求古韻朱子釋詩注騷盡以
其說吳氏古韻有二例曰通曰叶通者如東冬冬紅相通
支微齊皆灰相通之類是也叶則音韻俱非而切響以
通之不知古今音異經子所用皆本音無所謂叶也顧

氏所以作音論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考正
三代以上之音注易本音詩本音然考四庫提要韻
補下稱棫作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凡五種今毛詩

補音已詳惟此書有自陳振孫謂朱子注詩用械之說
朱子考作密義考未究此書僅五卷於補音上卷條下
誤訂存字世遂謂朱子所據即此書益核音詩音楚詞
皆據其本文推求古讀倘能互相比較粗得大凡故朱
子有取焉此書則泛取旁搜無所持擇顛倒錯亂皆巨
古未有之肌說世儒不察乃執此書以誣朱子又曰械
書雖低特百端而後來言古音明三山陳氏始知考老
者皆從此而推蓋加密云云

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顧氏江氏考之尤審今段氏復

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補其未逮定古音為十七部

云云按宋鄭庠分廣韻二百六部為六部韻畧合于漢

魏杜韓所用而于周秦未合顧氏考經駮分二百

六部為十部作古音表較鄭氏為密江氏訂其于三百

篇所用有未合者分二百六部為十三部作古韻標準

較顧氏益密而於三百篇仍有未合段氏分二百六部

為十七部作六書音均表以上言古韻者之大凡至于

世所通行陰氏一百六韻之今韻以沈陸之書及唐宋

功合為準固為俗書而邵子湘作古今韻畧以今韻本

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

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曰

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于字而字有可調之聲

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兩大端也因而

博衍之取乎聲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

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

首基之皆為始印吾白予之皆為我其義轉相為注曰

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于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

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尤

求古音止標漢魏杜韓詩為
準猶之沈約鄭庠之失也 戴氏六書論序曰大致造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添不加詳考遂誤 雙聲昉于魏晉以後古人未知其實
忽為天竺之學 易書已肇其端至三百篇而斯祕大啟至司馬相如楊

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為反切以雙聲疊

韻紐弄而成音遂大顯于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

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學者反謂七音之辨始

于西域豈古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始于周沈

其實古人輕重緩急即四聲緩與輕者平上也重而急

者去與入也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疊韻太多讀者聲

牙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相間耳漢人翻切讀若

已足古今輕重緩急不同故有此通再轉而為切韻再

者之次第出于自然錢氏曰大凡音有天地之元音有

古今之異音天地元音者雙聲疊韻也古今異音者輕

重緩急欽侈也 古欽今侈亦 元音皆始于喉達于舌經

于齒出于唇 古人皆重唇後人轉為輕唇即 天下之口

相同也古今之口亦相同也輕重緩急欽侈天下之口

轉而為四聲再轉而為唐韻再轉而為宋韻曰轉音曰
 協句曰叶韻求之不通者也顧氏所以有本音之求曰
 等韻曰字母求之于通者也而守溫溫公等所以有圖
 也一字兩音平側異讀出于轉音如觀冠好惡等此魏
 晉經師強生分別于餘年遵守不易惟魏華父著論非
 之以為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為平聲大抵後
 人講六書之音有從偏旁得聲有正音有轉音有叶音
 元音則不然喉舌齒唇辨之甚細所以有併部分部也
 由平聲遂求入聲此又言古韻者之所以益精也江氏
 有諸音學十書序例曰自周沈四聲定而古音失陸法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言切韻作而古音之部分失宋吳才老首復古韻特未
 免隨文遷就於古之正音古之部分蓋茫乎未之知也
 鄭氏庠作古音辨始分六部雖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韻
 蓋專就唐韻求其合不能析唐韻求其分宜無當也明
 陳季立始知叶音即古本音誠為篤論然于古韻部分
 亦未之知也 國朝崑山顧氏始能析唐韻以求古韻
 故得十部然猶牽于漢以後音也婺源江氏始專就三
 百篇以求古韻故得十三部然猶惑于今人近似之音
 也金壇段氏始知古音之絕不同今音故得十七部古
 韻一事至今日幾于日麗中天矣取而譬之吳才老古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音之先導也陳季立得其門而八也顧氏江氏則升堂
 矣段氏則入室矣又曰古有正韻有合韻有通韻最近
 之部為通韻隔一部為合韻詩經用正韻者十之九用
 通韻者百中之五六用合韻者百中之二計三百五
 篇除周頌不論風雅商魯頌共詩一千百十有二章通
 韻六十見合韻十餘見不得其韻者數句而已知其合
 乃愈知其分即其合用之故而因以知古部之次第並
 可知唐韻誤合之由又曰古韻無四聲明陳氏已發其
 端江氏申明其說者不一而足然標準仍分平上去入
 四部則自亂其例矣想春齋于去入不能配合故聽其
 各見耳又曰古無四聲確不可易矣然以今音讀之則
 聲牙而不協吳氏有以少从多之例施于叶韻未免支
 離牽就施于四聲自可諸于今無背于古如一章之中
 平多上少則改上以从平上多平少則改平以从上去
 入同此例又曰顧氏謂古人一字止有一音四聲互用
不在此例
 嘉定錢氏譏其固滯然兩漢魏晉固有一字數音者若
 三代之文則無此也至通韻合韻不得不遷就其音故
 以叶別之然亦不過百中一二而已又曰吳氏韻補顧
 氏詩本音从本音轉紐為多亦間有不用本音者如角
 字音祿義字音耶以一隅之方音改易本音實為未妥

又曰陳氏毛詩古音考率用直音於無可音之字多借相近者音之春空譏其謬誤又曰詩集傳之誤顧氏辨之詳矣但詩本音之誤亦復不少蓋顧氏祇知古有十部而不知古有二十一部按此亦勇故往往以不入韻

為韻又泥于唐韻次第不明古部次第通用之理按古弟究屬孔氏詩聲類雖有補正三家之處乃凡為陰陽

九聲之說穿鑿武斷功過相參又曰唐宋人不知古韻杜韓蘓詩歌雜文能遵古體而未達古音吳才老雖云

復古無論其部分茫如即所注之音亦多錯誤良由七音未細聲紐未精顧氏詩本音臚列唐韻使學者即唐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韻以求古部分然不注明音切淺者視之仍茫如也又

曰戴氏十六部次第以歌為首談為終段氏十七部次

弟以之為首歌為終孔氏十八部次第以元為首緝為

終以鄙見論之當以之弟一幽第二宵第三云云按歙

江氏之分部仿小徐之作說文序篇至有意義又其獨

絕前人者尤在入聲表學者求大家全書讀之音學之

大旨盡于是矣

錢氏大昭曰讀書以通經為本通經以識字為先經學必資

于小學故鄭司農深通六經而先明訓詁小學必資于經學

故許祭酒專精六書而並研經義

按此等論議祇是門面用場語其實無謂凡先儒解經誰不用訓詁匪獨康成也凡治訓詁小學者誰不本之經義

匪獨叔重也昔程子言貧子說金只說堅說硬說黃色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好笑此類是也

宋鑿說文解字疏序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

形聲莫辨訓詁無據說文者小學之祖也

今世學者奉此為寶訓海內治說文者專門異派紛然並

作無慮數十家所以標宗旨峻門戶示信學者上援通儒

下震流俗無過此學矣夫謂治經不可不先通小學及說

文之有功于小學誠不易之論顧吾獨疑小學之書盛于

秦漢之際傳注先師亦在是時故稱漢儒於名物訓詁最

得則是是時無不明之小學即無不明之經義經義小學

既明矣又待于後來之許叔重何也借謂西京諸儒皆不

能明則說文既作魏晉以下六朝南北諸儒所得應無不

精詳唐人悉取而訂為義疏矣而經義至今猶有未明者

何也謂今學者須講明小學以求通經義則是漢魏以來

諸儒於小學經義均尚未明也漢儒於訓詁既尚未明則

何以又謂之漢儒訓詁名物制度盡得聖道之傳也反復

詳究進退無據夫訓詁未明當求之小學是也若大義未

明則實非小學所能盡今漢學宗旨必謂經義不外于小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學第當專治小學不當空言義理以此欲慕過宋儒而度之超按道統故謂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由訓詁以接夫唐虞周孔正傳此最異端邪說然亦最淺陋又多矛盾也漢魏諸儒無不通小學而其釋經猶多乖違者非小學未深政以大義未明故也故自宋以來及近世漢學家皆各為書以相駁異但宋儒所異異其義理漢學家所異異其訓詁形聲而漢學之徒其情則以漢儒縱有謬誤所說亦有本宋儒所說大義義理皆為鑿空故深以為之罪而思所以易宋儒之說者舍小學說文又別無具故其為說如是云云也考許君自序緣秦初作隸書而古文絕漢初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五

猶試諷籀書試八體其後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宣平以後張敞杜業揚雄諸儒通其學著訓纂篇等書始稍稍畧復存之及新莽居攝甄豐頗改定古文一而壁書及張蒼所獻左氏春秋傳及郡國所得山川古文時人不識其相非訾說更正文鄉壁虛造變亂常行不合孔氏古文謬于篆籀再故博采通人考之賈逵作說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情其書以秦篆為本合以史籀大篆及古文古文者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及山川奇字據此云云是許君作說文政本之西京諸儒及經古文書中所引是也今漢學考證家謂西京諸儒

以未有說文得壁經而不能讀致使經義不明是倒亂也其謬一許君本以經古文解說文字非以文字訓詁經義今謂經義不明由于不講小學形聲訓詁亦倒亂也其謬二許君所訓詁形聲及引經古文諸儒之說其已著者既明矣其所未著是許君原無此說今謂經義不能明當求之說文雖推廣旁求亦間得通貫妙證然固非全經大義盡乎此學也其謬三許君所引經文多有一字殊見如易既引以往吝又引以往遯書既引旁述屏功又引旁救儆功方鳩僝功詩既引夔禘又引繼絆論語既引色字如也又引色艷如也此類甚多當由經師各承一家之學各以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五

所見為定本是以不合而許君亦不能定之今於許君所不能定而欲求之說文以定之益以惑矣其謬四說文既作復作五經異義則許氏未嘗以專用說文足證經矣其謬五鄭氏為注經之宗然不本之說文偶有所引甚少臧林云鄭於周官考工引說文證戈胡勾倨一條陳壽祺云鄭君注儀禮既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三稱之則於鄭學之不能通者不可求之說文矣故鄭注三禮賈疏多不能通賈非不見說文者也其謬六說文于小學誠精且博矣然其間穿鑿者甚多有不異于後來王氏字說者顧氏所摘數十條按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王莽時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古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三王厚齋云說文多引王有說何義門曰育之言大抵多不經朱氏鈎猶

禮讀之因是新學之士於其解說乖違顯然可笑者亦必
曲為詔附殆于誕而愚也其謬七說文所引異字即今經
文讀某之字洪容齋及近錢大昕氏嘗錄出凡數百字今
經文皆不復見不適于用不與馬鄭相應是後人尙不能
通其所異之字又何由能以之定經義之說乎其謬八許
君本以六書之義解說文字謂聖人不虛作必有依據所
謂依據者指六義也凡以明聖人作此字之義有一定依
據也若夫經義則不然有一字作一義用有一字作數義
用今執說文以一字考經所以致以文害詞以詞害意穿
鑿而不可通也蘓子瞻曰字同義異必欲一之雕刻綵繪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以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如孔子言聞
則為小人詩人言聞則為君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八字
成文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而已而况欲以一字一之邪
其謬九今以小學說經者既多執一訓以通之如訓一貫
又假借轉注以通之又以偏旁從某得聲通之又以古今
音緩音急之異通之通考吳棟韻補下引陳氏書錄又推
廣鄭氏三例通之日讀如此似其音也日讀為就其音以
為為就其音以易其字非蓋讀如乃音同讀為乃義同
口動也箋曰讀曰悼此皆義近非易字又以前音同部通
之廣韻二百六部自鄭庠始分爲六部其後顧氏江氏述
有所分段氏作六書音均表又分江氏十三部為十七

部學者頗病其強古人以就我不免武斷其同部之通今
來阮氏釋象一條以見其例其說曰象者材也此乃古音
訓相兼是象音必與材音同部材字之才與象字皆在段
氏古音第一節由之略止海志代轉而為十五部之韻
齊皆灰又轉為十六部之支佳祗蟹卦麥昔錫若讀今音
通貫切如劉嶽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錫若讀今音
子何為以材字訓之哉云云樹按古才財裁字同用象斷
也設有決斷之義孔子以義釋之故曰象者才也非必音
韻同也今以後人分部強釋為同音則又以隸變通之又
上文言者象也易與象亦同部同韻乎又以隸變通之又
以師師相傳舊解通之如數氏王氏又以後人妄增刪改
致誤通之按李巡傳循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
乃自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于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
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然則五經文字經蔡邕定
後固已無失自唐人定本後又有張參唐元度等字書則
文字之誤不過什一之于仟百無容張皇也按後書儒林
傳熹平石經為三體書與隋志不同前儒所說不一其實漢石經實一字也附訂之于此顛倒滅省離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析合併展轉百變任意穿鑿支離轉轉不顧義理之安於
是舉凡古今滯難不可通之義而無不可通之就其合處
所得誠亦有功但求之太鑿其傳會僻違歧惑學者失亦
不少其謬十顧氏亭林曰六經之文左公穀毛萇孔安國
鄭眾馬融諸儒之說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
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爲
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實不止此數人日知錄五經未
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
字而以今經校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
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且其書流傳既久豈無脫漏

卽徐鉉亦謂篆書湮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又序韻譜曰今承詔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覆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于序例注義者必為脫漏並存編錄可知說文本有脫漏今漢學諸人堅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或見他書所有而疑之或別指一字以當之如說文無笑字而唐韻引說文有之說文無當之無劉字後人以編字當之按水部有劉字惠氏按曰似後人亂之此皆蔽也楚金繫傳疑義篇著劉志韓希免由七字云據偏旁有之而諸部不見蓋相承脫誤非當書之時本無又云按說文有劉劉等字而無此字疑脫漏爾雅劉殺也尚書曰重我民無劉劉左傳虞劉我邊垂當云从刀金卯聲或曰从刀鋤聲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耳按卯形同卯象開門卯象閉門又象酉之形劉字上當从卯卯為林門故訓殺若卯為二月天門安得訓殺王莽傳卯卯為林門故訓殺若卯為二月天門安得訓殺王莽傳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完

劉之為字卯金刀也因禁正月剛卯金刀之利昔不得行此莽不識字而妄作也亦可見此字非本無叔重漢人豈得妄國始改經文以就說文支離回護其謬十一又說文而不著哉

不但文字有脫漏卽許氏說解亦多脫如人部僅倭倭人姓名豈可說六書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倭倭行也段氏說文註訂於倭倭下無駁證倭字云以此為解亦非例也古人名字相應孔倭字子思仲尼弟子燕倭字子思然則倭字非無義矣人名二字非許書之舊也云云臧氏玉琳引玉篇艸部藥字注引說文云治疾病之艸總名今說文云治病艸又芳字注引說文舊艸不憂新艸又生曰芳今本云芳艸也今專據世所傳本說文謂概以足證經凡如此類甚多

義恐不能備其謬十二今之為說文學者曰部分徐氏韻重偏旁從切韻鼎臣序之曰秉筆操觚要資簡閱而偏旁與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持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此書止欲便於檢計無他李氏韻譜備

秀不改但移其次仁甫自序曰叔重部叙舊次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後從虞仲房之言每部又從四聲改移之按自李氏書出而徐氏韻譜微世少見之曰字體於是有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有本同文而今異而透者有本因一字以譌數字者有併二字以譌一字者音均徐鉉曰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通釋朱翔反切然二律所音多不合漢人音讀故近日段氏作六書音均表以十七部古音繩之於其不合輒刪聲字而紐氏復作段氏曰訓詁徐氏曰許氏注解詞簡意奧說文注訂以駁之也曰訓詁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錄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異嚴李氏亦曰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二徐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願力有未及耳按近人段氏為說文注蓋本此指採他書以證許義曰增收李氏曰呂亦多可取獨恨求之太鑿所失亦多耳曰增收李氏曰呂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五卷以補叔重所遺闕按唐人多誤引字林以為說文顧野王作玉篇其文又增多于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曰新附按世人多議新附或謂于俗謂者強所多本也曰新附此宋祖之意非鼎臣之過近紐氏著新附考專論之愚謂蒼頡初作字能有幾自史籀以來多為後起滋生之事矣古今事變不可究詰必執古之所無不當為今之所有則誣而難行新附之字今皆施用固不能斥之矣新學小生開口曰後起字非古此強作解事也至于說文所有之字為今世所不施用卽不宜用學者識古文奇字但當用以辨讀古書則不可當施于今時文書中近人江聲生平不肯作隸楷雖尺牘家書可斷字不可改近人江聲生平不肯作隸楷雖尺牘家書行漸失其真若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徐鼎臣表亦曰高文大冊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隸草足矣二公皆精小學而持論如是四庫提要凡例曰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札皆改篆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已極按魏國夫

林樵母也曰徐氏兄弟異同得失有繫傳鼎臣增新附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及初修十九文以俗字作篆體又不知轉聲即加刊落段氏曰此非專書不能明也愚按徐氏兄弟之于說文誠可謂詩氏功臣先民宋宣憲李異巖以來真不推服實古今獨步李陽冰精通小學白謂斯翁而後直至小生楚金今繫傳祛妄篇斥之使陽冰復生亦當頓首又疑孔子序卦作序篇以明五百四十部之次李仁甫言許氏部序與密世未行知之者實至徐氏而始能明之愚謂說文實有脫字則徐氏此序不免穿鑿此自其小短不得一概推之也曰古本而後有二本一為徐氏鉉奉勅校訂許氏始一終亥原本也一為李氏濤五音韻譜仍許氏五百四十部之目以廣韻集韻始東終甲次之每部中之字又以始東終甲為之先後勝于徐氏篆韻遠矣自李氏而前有二本一即鉉校定三十卷一為南唐徐鉉繫傳四十卷自鉉書出而錯書微自李氏韻譜出而鉉書又微前明一云多有刻李氏韻譜而刻鉉書者絕無好古如顧亭林乃云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誤矣文明時非無鉉本也毛氏所刊版入邪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又歸于蕪州書賈錢氏繫傳僅有傳鈔本至難得近杭州汪啟淑雕版盛行始一終亥本王昶有宋刊本元和周錫瓚有一本一日宋刻本一日明葉石君萬影抄本以上三本皆小字每葉二十行小字夾行則四十行一日明趙靈均抄大字本即汲古所仿刻之本一日宋刊大字五音韻譜三小字本不出一繫故大畧相似趙鈔本異處較多稍遜于小字本皆宋刻五音韻譜本則畧同趙鈔本而尚勝于明刊者則瓚又出汲古初印本斧季親署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校改第五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者一徐擊傳亦間用他書以上段氏所訂諸本同異如此余按周亮工書影言毛氏得宋大字本周考證疎傳問未審也嘉慶孫星衍刊宋小字本其序言朱學士鈞視學安徽刊舊本說文按其本亦同毛氏又言徐鉉韻譜僅有明刻舊本又有滿洲額勒布刺宋大字本云新刻韻譜世所藏下然此刻不如孫氏遠甚一序尤顯明刻李氏韻譜世所藏下惡木又有一大字本與舊本異或言是明承樂本未有確據疑明人翻宋大字本耳又按汲古刊李氏韻譜前仍鈔校本許氏原序非也此本富刊李氏序于卷首又按徐氏說文韻譜用李舟切韻譜其四聲實為李氏五音韻譜所本鈔為錯集名目說文韻譜明李顯刻本妄增篆字曰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

錄韻譜若然豈李氏五音韻譜非篆文乎此書流傳其少李顯刻未始知萬應時宮氏所刻李氏五音韻譜孰先孰後顧亭林既未見始一終亥原本又未見徐氏韻譜而誤以李氏本當徐氏本耳而後會讀書敏求記云宋人橋味欲硬于檢閱妄以一東二冬依韻分之失許氏本旨其厄更甚于秦坑焚燬云云是未見鉉此書及序並未見文獻通考而但以爲出于凡如此類皆許氏之功臣而非全爲李濤也附訂之于此經義獨惠氏校說文多以證明經義而說者又以惠氏不過兼學非專門深于說文者然則爲說文之學者又不必爲明經義也其謬十三六經孔子所手訂而子夏子貢又孔子所親許爲善說詩者趙歧稱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今觀孔孟諸賢所以引經文發明大義其說不過如彼初不待穿鑿訓詁小學然後爲得也其謬十四上古制字以鳥跡爲始自黃帝三代其文不改孔壁古文是也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况考說文所重千一百六十三字於籀文已寥寥今欲以說文秦篆六書之義推尋古文經義固難通矣其謬十五竊謂經義在今日大義及訓詁兩者畧已備矣益不患不明第患不行耳若其猶有疑滯亦什一之于千百或前儒所互考聚訟而未决或破碎迂僻非義之要此等得之固佳即未遠明亦無損大體無關旨且取其明白無疑者潛玩而服行之於身心家國之際其用已宏矣而何必別立宗旨驚天動地忽近而圖遠務小而遺大舍本訂末斷截小文媒贖微辭謂宋儒廢訓詁而談

義理使一千餘年經義沉淪儒林不振云云騰謗釀嘲揜其闕美豈非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乎且既謂之小學則固不得以比于大學矣今諸人堅斥大學非聖門授受入德之要痛詆窮理主張訓詁而託之唐虞周孔正傳止于小學巧眩移目新聲悅耳新學小生胥未有知承數附和遺誤狂惑其爲學術人心之害豈細故與 四庫提要論惠氏九經古義曰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爲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豪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之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五

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于斯云云按以此義求之近人說經無過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俛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然王氏所以援據衆說得真得正確不可易者不專恃說文一書也故謂說經者不可不治說文此同然之論也揭說文以爲幟攘袂掉臂以爲之宗則陋甚矣李仁甫口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舊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

筆趣姿媚耳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單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云云是則通人之論也已

孫氏星衍曰唐虞三代五經文字燬于暴秦而存于說文說文不作幾于不知六義六義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說文未作以前西漢諸儒得壁中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禮記七十子之徒所作其釋孔悝鼎銘與舊者欲及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或多不辭此其證也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五

按此等議論乍看似甚淵雅義據通深故宿士新學皆爲所眩信之以爲極論若以實考之乃不根之談也許冲上表言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云云語意分明蓋謂經義本解已著此特引證用以說解文字耳今謂說文未作五經不得本解殊爲僞誤至壁經自是古文許君所說自是秦篆說文所重籀古僅千一百六十三字 徐鉉曰按蕭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說謂唐虞三代古文存于說文者雖頗有之而世或不辨疑莫能明也嘗試考之說文於籀古外所引七經曰皆古文者謂孔壁字形本如此別于山川奇字及籀斯所改大小篆也

循改古文與古文或同或異度斯改循文亦然皆頗有省

改而非盡變其迹 瓜為人又省雙系為單系是也 其形

與古文雖頗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徐錯曰循文字體繁復

經復行古文也 秦收嚴意務趨約易 李斯頗刪循文謂之

小篆會稽山節及今之小篆是也 苛暴尤甚 篆復不足以

給故程邈作古隸以自贖字書曲折照綴易成即今之隸

文但無八法而已 李斯小篆隨筆增減所謂秦文或字體

多與小篆為異其中亦 謂之科斗書蓋時人不識象其形

而為之名 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即許氏說文皆云古

序云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

文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又曰科斗書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以隸古定以汗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餘錯亂摩

滅弗可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云云 鄭氏曰書

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則周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之古文徐鉉說文繫傳曰古者以鳥迹為始即古文也書

有工拙或引筆為畫頭重而尾纖取類賦名謂之科斗書

子壁書滕公墓是也又曰許氏序前言自秦興隸書古文

從此絕矣魯共王所得世間無之鄭徐二說皆釋科斗名

義及古文復出之迹非謂世無識其音讀者衛恒四體書

勢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武帝時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

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稀得見之據恒意特時人

不知此為古文因名之為科斗書耳 闕若據云科斗書漢

時盛行且著之功令見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按志所叙

六體止自古文不云科斗闕意蓋指古文即科斗語雖

諸子所有異字本皆象體相承 隸書非純地謬未始有極

古文尚書足以證矣 五體之外漢魏以來懸鉞倒懸屢波

垂露之類皆字體之外飾造者可述而齊蕭子良王融草

仲將庚元威之徒隨意增益 妄施小巧至于宋景之史秋

胡之妻皆令撰書厚誣前人以成己學是以王融作七國

時書皆成隸字其為虛誣不言可明是以一百二十文體

臣所不敢言也云云 又如晉太康汲冢古文齊文惠太子

所得雍州科斗文皆在許氏之後不可以據難說文不復

論也 若考其實不過古文之稍異者耳如說文見存七經之

字皆是非必不能識讀 藝文志何劉向校三家經文字異

借使逸十六篇人不能讀則當日所傳以隸古定者果何

謂也 史記索隱曰以今文譬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

篇語雖拙昧知逸篇亦以隸定之也 藝文志劉向以

中古文校三家經文傳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而禮記

語而可知也 劉班事言如此古文非不能讀明矣 而禮記

春秋論語孝經皆為古文 叔重安得傳其讀以說而解之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哉叔重序壁經古文及張蒼所獻郡國所得前代古文明

曰皆自相似雖回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不云人不識

讀也 許序曰今序篆文合以古籀籀不得待言也所謂古

與籀文皆在所重 千一百六十三字之中一為孔子壁經

康成所謂周代之古文 王莽時六書所謂一曰古文孔子

壁中書是也 凡今說文所存七經之字皆是故曰皆古文

也 其字形與小篆大體相似但所從偏旁點畫結作異耳

書唐明皇更隸以今文鄉先輩姚蓋鳴先生曰穎達作疏時必已作楷書不待開元始改馬貴與云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文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書至隋唐間方顯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家此說亦非作序者自云以竹簡寫之此書梁隋間蔡巢費顛相承作疏豈猶竹簡乎此猶漢人偶古文尚書以別夏侯歐陽耳不聞仍作科斗書也又曰如果當時有隸古定之書藏之書府漢世言小學者何不一及之但言孔氏古文而已是古文非人所不見而安國之隸古定實無有也陸氏釋文序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旁字部改變經文疑或後生不可承用阮氏元曰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畧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于釋文正與古字無幾相合若是連篇累牘悉是奇字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徐錯曰王僧虔云秦隸吏程邈善

漢學商兌卷中之六

三

大篆得罪因于雲陽乃增減大篆體去其繁復始皇善之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于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故曰古隸杜陵秋胡善古隸是也據以上諸說所爭隸古定說無定論然余按徐錯曰叔重所解謂書孔氏者必是壁書本來字體如此知者叔重斷不以秦隸徑稱之為孔壁古文也則董氏所云漢人不識古字者固不經而亭林所謂近古者亦影響也不如阮氏說最優世人未細玩說文既不辨所引七經古文與秦篆何別又未詳讀許序祇知以所重古文為古文而不辨所存七經古文為何形也又惑于後世所傳科斗偽體與說文字形不類又惑于偽序及杜預等傳科斗書久廢時人無能知故妄謂西京諸儒得壁經不能讀又見世儒爭孔氏古文尚書亡絕晦顯異同茫如墮烟霧求其說而不得故妄

意壁書之亡由于不識科斗所致夫許君明曰王莽時有六書其詳可得畧說後經世人詭更變亂鄉壁虛造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乃博考通人遵修舊文作說文解字所引七經皆古文也其自序明白如此是西漢古文未絕無緣人不能知不能讀也故凡先儒傳孔氏古文亡絕者其事有一學者茫昧率多牽混不知陸孔所謂孔氏古文絕者安國古文尚書也許氏所謂孔氏古文絕者小學體也謂秦初興篆隸時事其實漢興古文已復行矣小學之事西京為盛無緣待許叔重而後識古文也漢書藝文志蕭何草律著法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又曰漢興

漢學商兌卷中之下

三

閻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常作元尚篇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揚雄作訓纂篇臣復繼作十有三章六藝羣書於茲畧備矣又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家說徐錯曰按漢書李斯蒼頡篇中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受之傳之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也又叔重序何杜業爰禮秦近能說文字後漢書盧植傳何古文科斗近于為質而抑之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則謂說文未作西漢諸儒得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斷斷乎其不然也且謂之逸十六篇云者其名與事與義各不同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孔安國書序陸氏釋文或云十餘篇或云十六篇或云二十五篇云得云多云增多別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而言其以逸為亡逸安國

既獻後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所上古文真本逸其副本

藏家孔翮孔煜孔授都尉朝寶未逸記儒林傳安國以今

楚元王傳劉歆同逸禮並併之論衡同逸易並併之馬融

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今文所有二十九篇者而言藝文

九篇首故謂之二十四篇鄭注書序舜典一泅作二九共

五湯誥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九征十

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二十三伊訓二十四命二

又云孔子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秦誓除序尚二十四疏

五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八

四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更增偽書二十

篇共卷除八篇改為十六篇合于劉向別錄藝文志之數

又云孔書古文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此偽書二十四篇

于孔氏之徒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真古文之書服虔

亦有其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

方始稍與故馬鄭諸儒皆莫視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上始稍與故馬鄭諸儒皆莫視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又曰仲遠尊信偽書既誤以張霸之書為馬鄭之古文復

以馬鄭所傳真古文為偽書惟以十六篇即十六卷即鄭

所問二十四篇此說可據按疏向班固劉歆馬融服虔

有仲遠之誦太甲說命等見在而鄭注曰亡其泅作等十

五篇與鄭注曰逸者篇目不同據偽孔書也姚先生曰按

亡逸二字不知若為分別亡者疑其書已亡逸者疑其散

則云逸並一二語亦不見則云亡近世毛奇齡云當時州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日逸者以不列于學官謂若據日康成注書序曰亡日逸

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于前賈

遠撰同異于後馬融作傳鄭元注是問意以馬鄭所注非

真古文但後又亡耳而釋文云馬鄭所注並伏生今文非

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是

陸意謂孔氏五十九篇皆絕也隋志亦云杜林賈逵所傳

馬鄭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

師說疏謂庸生賈馬所傳孔學經文止三十三篇古經無

五十八篇及傳說良由孔注散逸今按鄭注曰逸除汨作

等十三篇其餘篇目馬鄭所注尚存釋文故凡漢儒所謂

逸皆非謂亡逸以此十六篇出于屋壁號之曰逸書云爾

亦非因不立于學官謂逸未列學官合四十六卷不當僅

賈逵而作賈且非是許君安得是乎至于禮記經一載刪定康成依盧植馬融本作注後以古文校之取其義長者順者為鄭氏學則孔悝鼎銘鄭氏讀已得之借使誤與舊為興舊其義亦難遽定鄭君於許君同世而差後其注經也嘗三引說文又駁五經異義則不用舊以為說者非不見古文也借使古文禮記與舊果作與舊鄭君於舊字下何得不引說文以解之乎此至明之徵也考衛正叔集說凡引一百四十家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今無一存者所載釋鼎銘者鄭孔而外方氏馬氏陳氏應氏陸氏數家多唐宋以下人若西漢諸儒誤讀之處今無由知之而曰此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聖

其證也證安在乎嘗試博考之惠氏棟校禮記有云後人作禮記注排舐先儒不識句讀以辟之勤大命為句不辭甚矣此余得惠氏傳校本見之惠氏書刊行本及古義中皆無之惠氏所譏自宗鄭讀鄭讀對揚以辟之為句對述也辟明也言述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而短方氏馬氏方解辭遜之也對揚君命之休命而不教自當焉故避之也馬解銘于太常祭於大丞鼎乃王之鼎朱子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如以辟之勤大命施于丞彛鼎為其意亦譏朱子句極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彛鼎也今孫氏乃牽混以被之西漢諸儒移形換響以欺未學之人而已是並惠氏之言尙未能解也

惠氏曰通俗文惜不傳蓋因南宋俗儒空談道學凡有用之書至南宋而皆亡矣

此惠氏校毛詩小雅都人士釋文引通俗文長尾為蔓之語按李虔通俗文不過小學之支流餘通俗文不知誰制顏家訓阮七錄及隋唐二志說各不定即以為有用亦可至南宋諸儒所得豈止于此斥之為俗儒則失是非之心矣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

如兩複為吧瘡癩曰痕段具曰鈗出胛為尿疏門曰橋欲燥曰曝樹蜂曰杪捫摸曰瘡縣鎮曰緇埠土曰全入口曰啼侏儒曰媼咿曰嚼沉取曰撈去汁曰渾物傷濕曰激小兒戲謂之狡獪凡如此等皆於經義為用甚夥蕪子由有言小學之事有集韻類篇二書大體已備况說文玉篇干祿字書九經字樣等現存其他唐宋人所著小學書甚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聖

衆政無用張皇也莊氏所曰古書亡于南宋隋唐書目所有十不存一當由空談性命之過小學書自方言說文廣雅而外僅存玉篇已為孫強所亂後學鑽仰惟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最稱博瞻引書數十百種云云

此莊氏所一切經音義序之言按此序前云此書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閱千餘年而吾友任禮部大椿孫明經星衍始見此書其言既已明矣而此下忽云亡于南宋由空談性命之故云云隨口儒誣不顧理實並不顧自己前後言語脫節此書之佳在

羣籍藉存古書然據阮氏學經室外集提要稱雖著錄出志實從釋藏中刊印蓋其罕傳于世也久矣非南宋始也

也按隋志所有書目盡於江都王明卿揮塵錄引唐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場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江都其目行冲毋契所上羣書

四錄二百古今書錄四十及天寶更造四庫書目開元書

目崇文總目其所著錄經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志言藏書

云四十卷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

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分甲乙丙丁為四部玉海

言兼不著錄者言之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或云八

萬九千六百卷舊經籍志凡四部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

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新志云有名而無書者十後元載

蓋五六而俚言俗說狠有存者亦有幸不幸與

及文宗時鄭覃奏求書於是四庫復完昭宗時秘書省奏

漢學商兌

原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黃巢之亂蕩然無遺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求獻書又訪圖書于蜀得九朝實錄

及他雜書千餘卷而已五季時右掖門三館止十餘楹書

纔數楹玉海注云先是朱梁都汴以今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為三館建隆初三館書

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收圖籍江南蜀最多開寶中

參以舊書為八萬卷太平興國一年始于乾元殿東改建

三館三年成詔賜名崇文院雍熙中建秘閣書庫分丙庫

借籍藏之館閣並稱以此昭文書庫在東廡集賢書庫在南史館秘閣皆在西廡上謂侍臣

今三館貯書數雖不少若觀開元書目即遺逸尚多乃詔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置

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九年新作崇文院景祐初

命張觀李淑宋祁編校上經史八千四百一十五卷明年

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

定其存廢因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書成凡

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王堯臣上新修崇文總目通考作六

海作六十卷中興書目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

者國史志作六十六卷長編亦云總目亦有

年孫觀言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幾萬餘卷別製美名以

更崇文之號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建局繕寫一置宣和

殿一置太清樓咸平二年詔三館寫四庫書籍二本一置

漢學商兌

年東京記云祥符初建龍閣據史志成平初已建

康之變散失莫考以上歸通考朱彞尊明文淵閣書目跋

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秘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

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閣

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云云紹興初再改定崇文

總目秘省續編四庫閣書紹興十七年鄭樵按秘省所啟

外記六卷淳熙四年少監陳騭編撰書目五年上中興館閣書

目七十卷計現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

載多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復參三朝史志多八千二百

九十卷兩朝史志多二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合浙漕司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置

學板嘉定三年編次中興館閣續書目得書七百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五部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路刻板未及獻者不與焉由前而觀隋唐書目所有屢經兵燹聚散不常或為崇文所誤棄厥跡昭然由後而言南宋所得書多于北宋數萬卷而云隋唐書目所有之古書亡于南宋由俗儒空談性命之故鑿空妄說矣又按大觀中秘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畧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歷間崇文總目凡三萬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對

六百三十九卷慶歷去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云云晁說之曰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顧弗多邪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干二百國寶書及不修春秋有卿士大夫諸侯禮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以隋唐經籍志吳氏西齋書錄求之今其存者有幾也葉石林過庭錄曰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公卿名藏書家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憲擇之甚精止二萬餘卷而校讎詳慎皆勝諸家吾舊所藏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不多見者吾不能盡得也王明卿揮塵錄曰承

平時士大夫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佚靖康俶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悉為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雲山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其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蕩為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邪又據周密齊東野語所論一條可知古籍散亡古今事勢類然漢學家毒忌宋儒動以莫須有之罪歸之信口駕誣世俗無聞者眾眩于高名之游言異書之難見承虛易惑將謂信然吾故為本之敦史傳記著其實蹟以明之大抵駁雜之書為大儒所不取則有之若有有用之書稍有識者所不肯廢南宋諸儒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對

何能廢之邪徐錯說文繫傳祛妄篇云前代學者所譏文字蓋亦有矣中興書闕不可得盡錯仕五季精于小學號最博洽其言如此又嘉祐中蘓魏公編定集賢書籍宋元憲謂曰知君校中秘書皆以文字訂正此正校讎之事也又曰文字之學今世罕傳說文之外復得何書蘊以徐錯繫傳為對公曰某少時觀此未以為奇其後兄弟留心字學當世所有之書訪求殆遍其間論議曾不得徐公之彷彿云云宋公在嘉祐中藏書最富又精小學其言如此則謂小學有用書亡于南宋由空談性命之過不亦誣乎又顧亭林氏謂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

垂三百年無人得見按明自永樂間取南京藏書送北京
又命禮書鄭賜四出購求修永樂大典共二萬二千八百
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鈔版十三抄本十七正統時楊上
奇修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我朝開四庫館取四千九百
四十六卷經六十六種史四十一子一
百三種集一百七十五種則南宋書留千明
而未見者尚多可得謂道學亡之乎

戴氏曰眾家之書亡于永嘉師承不絕獨鄭氏後儒不足知
其貫穿羣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於是就相鑿空朱子嘗
在朝與議父在孫為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康成答趙商問
因謂王介甫新經出土棄注疏不讀卒有禮文相視茫如云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聖

按胡紘論甯宗為孝宗服止應期以光宗雖廢固尚在也
朱子心非之而無以折後見鄭志答趙商問乃有諸侯父
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服皆
斬之文方定父在為祖承重之服因嘆若無康成此事終
未有斷決云云戴氏宗信鄭學此論信正無病亦祇依傍
朱子可知不能出朱子之教之範圍

又曰後儒鑿空之說歧惑學者其弊有二一緣詞生訓一守
偽傳認緣詞生訓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偽傳認所傳之經
並非其本經

按此兩是也而亦宜分別言之何者若去義理專以訓詁
小學說經雖不鑿空却成穿鑿其緣詞生訓守偽傳認歧
惑學者更有甚焉如諸漢學家所著書十百條中不能一
二得真得是然無不各自矜為得本經本意誠有如有悅
申鑿所論云云必也以義理左驗兩者相證而折其妄庶
乎其不差耳又諸漢學家皆譏義理為鑿空亦是詖辭須
知孔子繫易傳及子貢子貢孟子禮記大學中庸諸篇及
孝經等凡引詩書皆不拘求訓詁即漢儒如費直匡衡亦
然不獨程子也然而朱子訓詁諸經一字一句無不根極
典謨不如漢學家泛引駁雜反指朱子引用正信者為鑿
空也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聖

段氏若膺曰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中庸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
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名
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證文章為三區別不相通
其所為細已甚焉

按此宗旨專重考證硬坐中庸此節為考證之學謬而陋
甚聖人所謂考諸三王云云者政謂義理之相印所謂若
合符節豈如漢學諸人以考證文字訓詁當之乎聞百詩

此閻氏若璩序臧氏琳書語專主漢儒舊校文字訓詁

音而短魏晉以來師說言殊乖謬厥後段氏等諸人議論

宗旨一本於此或言臧氏書多為其孫鑄所亂此閻氏

唐疏為正並本常誤薄陸孔又特著陸孔傳稱其大節

謂較之北海鄭公范陽盧公無愧學者尤宜斷其不特釋

文正義二書為千古模範後世有徇利貪榮苟免無恥亦

自命為經生斯孔陸之罪人也又稱六經傳注當與六經

正文共垂不朽即偽孔杜預王弼皆不能廢其言平允信

正不與閻氏所說同見則此序為臧璩偽託或有然也段

琳江氏等不能識真以為 范蔚宗有言千載不作淵源誰

琳書聞說固共附會之 激則以漢儒章句為即聖人之本經本義在漢儒已自有

不肯信者如荀悅所論是也而閻氏乃從千載下經累代

諸儒講辨經學大明之後方復欲主張追而復之豈非乖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謬不通至妄之邪說乎漢儒雖專精然豈必皆是當時五

經已各異義魏晉以下雖疎昧然豈必皆無足取傳注具

存可覆以稽閻氏乃欲全用漢人章句譏二劉陸孔好尚

後儒不知古學而獨推臧氏深明兩漢之學此不過好生

議論假令唐賢當日或如今閻氏諸人之見專搜輯漢注

於魏晉以下概從擯斥則今日諸人又不知若何嗟惜王

輔嗣杜元凱矣夫謂北海為俗學此誠妄人然實未開宋

元間有名儒却訾鄭學為俗者語既多誣至因是發憤專

主漢儒盡斥魏晉以來則亦悍然不顧用罔不通豈若朱

之為尤當乎考臧氏之書大率採取異本譌文脫字凡數

百十條皆迂僻固澀雖有左據而義皆短拙而閻氏推之

以為一字一句靡不精確錢氏推之以為實事求是別白

精審段氏推之以為精心孤詣所到冰釋發疑正讀必中

肯綮江氏聲推之以為學識遠軼唐初諸儒之上任意標

榜阿好亂道雖取人貴寬而事關千古學術豈可以義理

襍臘自貽閻陋之譏乎考漢學諸公大抵不識文義故于

義理多失蓋古人義理往往即于語氣見之此文章妙旨

最精之說陋儒不解也如臧氏說孟子夫子之設科也子

為予字之誤不知此句若作孟子自道則不特文勢弛緩

不屬令人索然且似孟子自承認門人為竊大儒取友乃

收召無賴小人汗辱門墻害義甚矣漢儒之說所以有不

可從者此類是也 按趙氏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

云云又章指云雖獨竊屢非己所絕是

殆直作孟子自認也論孟末經朱子訂正以前如李翔筆

解東坡講先進于禮樂韓愈論宰我子真有若智足以知

學之汀等多不可從要當以義理長者為定耳 四庫提

要論語正義下有云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 雖經文

亦不能盡一無論注文然則臧氏所謂有攸不惟臣

而齊后善歌子曰義以為質博學于文等皆不可據

唐石經謂詩蕭蕭馬鳴當為蕭蕭因引毛傳為證無論開

成石經最劣不足信據而杜子美在前已用蕭蕭非石刻

作蕭後人妄改加草也即謂木版在大厯之世而子美讀

已如此可知非後人刻改也 按六部韻以蕭有豪尤為一

陶為一部孔氏詩聲類以幽九蕭為一部段氏音均表以
尤兩為一部而以蕭茅等字隸之皆以蕭就幽九離騷九
歌蕭讀若蕭以韻憂然音可通而義不可通也說文艸部
蕭艾蒿也外蕭得聲事部蕭字訓持事振敬詩豸民蕭蕭
王命小閔或蕭或艾書毛傳言不謹謹正形容得是時出
洪範恭作肅訓皆同

師氣象及詩人措語之妙言但耳聞馬鳴目見旃旌蕭然
不聞人聲故以不謹謹雙釋二句若蕭專屬馬則此傳止
當在馬鳴一句下旃旌是無知物非有血氣豈亦可以不

謹謹詰之乎要之此詩連下文皆有肅意政不必獨于馬
用本義故朱子移毛傳不謹謹于徒御不驚之下而下

節有聞無聲亦以至肅解之也劉勰云詩人感物聯類不
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隨物宛轉屬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語

采附聲與心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態

杲杲為日出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嘒
嘒學草蟲之韻由總此論則肅肅狀馬聲甚拙不及蕭蕭

字遠甚非但失義並失情景之妙臧氏謂蕭涼蕭條則入
近人辭氣不知風雨瀟瀟亦非近人詩也

滿說文水名若
詩人以狀風雨
蕭涼意又如段氏說左傳人盡夫也當為天字之誤不知
此句緊對上文父與夫句作答又以見其母為機速婦人

一時相給倉卒情事不暇顧理口角如繪之妙若作天字
則是其母正告以三綱之義分義至重安得人盡云云而

方教之以背其天平又陳見桃据爾雅切磋琢磨四者各

為治器之名非有淺深朱子釋為磋精于切磨密于琢殆

強經以就已說云云按毛傳雖本爾雅作四事解然爾雅
本以釋詩訓詰之體未暇釋意武公作詩子貢賦詩不据

爾雅况毛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之
琢磨也亦本大學傳作二義不析切與琢磋與磨分言者

古人無此行文法故貴以意逆志也朱子釋之至明而確
事理昭然正合子貢之意陳氏不諳文義又不知說經與

訓詁體例不同又昧于事物之理而妄譏之謬矣陳又言
我將兩石皆訓為助朱傳解右為尊此好新之過天與牛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語

羊叙尊卑真屬戲論按解經好新朱子所斥漢學所尚今

反以誣之訓右為尊本康成禮記注非朱子新解况所以
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已自詳論其所以改之之故矣

陳氏皆未知而妄以著書以為可以駁朱子真不知量也
至謂以天與牛羊叙尊卑為戲論此輕薄無知之語昔高

貴鄉公問博士乾為天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
語意同此皆不通之論夫天與牛羊何嫌况屬詞比事本

非均敵將亦以此譏孔子為戲論不知尊天平又於既右
饗之集傳云文上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指文義難

通按說文此止也外止从匕匕相比次也徐鍇繫傳曰匕
近也近在此也古人文法多用以指上文如易繫辭爻也

者效此者也云云老子曰吾何以知衆父之然哉以此若用以指現在則如左氏傳韓宣子曰起在此賈誼曰今令此道順則又以指下文則集傳所云亦謂際在此豈何不通之有新學說經所譏于唐宋諸儒謂經字曰譌經義不合者數十條大抵斷截小文媒黷微辭皆若此類雖非閑旨所關而疑似亂真姑舉此數條以見例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至其顯失則不待辨

段氏叙臧氏經義雜記論文字形聲曰魏晉間師法尙在南北朝說音義家雖多而罕識要領至唐顏籀作定本陸氏作經典釋文賈氏作義疏皆自以爲六藝所折衷究之定本不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羣

可遠信釋文正義其去取甲乙時或倒置經字之曰譌而經義何能畢合也又江氏聲序臧氏書論五經傳注曰唐初陸孔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費孟荀虞而用王弼書不用鄭氏而用僞孔左氏春秋則舍賈服而用杜預漢學之未墜者惟詩禮公羊而已穀梁退廢氏而用范氏解猶可也論語用何晏而孔包周馬鄭之注僅存爾雅用郭璞而劉瓛孫李之注盡亡尤可惜者盧侍中禮記注足與康成媲美竟湮沒無傳陸氏釋文雖頗采諸家異同之字而不能別白是非且或是非顛倒遺誤後人宋元以降卽下無譏矣承斯後者欲正經文刊譌字復訓詁俾各還其朔豈不難哉江藩漢學

師承記序曰唐太宗命諸儒萃章句爲注疏惜乎孔冲遠之徒妄出已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廢氏而進范甯論語專主平叔棄珠玉而收瓦礫宋承唐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至元明以來

此道盡晦長夜悠悠視天夢夢近吳中沈君欽韓初學堂集亦言孔穎達者賣國之謂子枵然無得于漢學螻蝻之智奉僞孔與杜預而其心馬排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又曰孔冲遠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昏髦之年任剛述之任觀其尙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復廢服議又論杜預起執袴之家習蔡弒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劉炫之規不足仆其短又曰杜預以罔利之徒憚不知禮文驟然爲之解嚴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云云殆所謂習俗移人乎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羣

唐初諸儒奉勅作定本作義疏勢不能紛沓百家並然衆說不定一尊以爲主體若其去取蓋亦有意非徒師心自用也一者其時傳本久舛不存如費直以太傳說易原無章句漢書儒林傳言無章句藝文志言民間有永嘉之後賈馬二家之說釋文言有章句四卷殘缺施氏梁邱之易大小夏侯歐陽之書齊轅固之詩皆亡釋文曰公穀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立首以示將來然則非由唐賢偏好晚近而廢之也一者當時棄短取長原出衡鑿之公如詩禮公羊並用漢注至盧植禮記康成依以作注是已經鄭氏裁取當日三禮並用鄭氏至今儒者以爲允則固不能又用盧注唐初盧鄭並存後乃

亡軼非唐賢廢之也賈服左注隋志言其浸微孔冲遠稱其罕存杜注之長陸澄王儉已共推崇崔靈恩真僧誕姚文安互相申難則又非唐賢始尊之也或云服注為杜所據亦恐誣而非實若使杜用服義是服杜固一家術冀隆及崔姚諸人據何異同而申難乎以此推之則其不用者非本無全書必義短也顏陸孔賈學尚篤實未必盡識見冥昧不如今臧氏段氏江氏諸人也其餘師說存者多見本經注疏中如何晏論語解並存包張周馬鄭八家之說詩禮三傳義疏多存諸家之說不得盡誣唐賢偏好晚近而廢漢儒章句矣大抵論說經學只當論其大體唐人定

注定本大體已得矣至諸家傳本之異同及傳注之得失

縱其小失不足以掩閱旨今閻氏等譏定本譏義疏譏釋

文以為去取失當是非顛倒遺誤後人經字曰譌經義不

合按釋文序云五經字體乖者多如某某云云直是字

別讀不亂餘讀又云音堪並用義可並行或有音眾家

異其音須定此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

字亦謂不荷矣近歸安邵保初曰六朝經義散佚畧盡

成故為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尤為精博雖以王弼為

王肅董過姚信王廙千寶蜀才黃穎旁及張播集解十數

家視李鼎祚尤簡而賅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徵

古訓以彌縫之餘馬融書韓嬰詩亦存其概音訓之詐無

愈于此非徐委沈重袁王元規輩可及則吾見諸家所著書具在其說乖違若彼於經字經義果畢合乎不顛倒失當遺誤後人乎士生後世古籍曰溼網羅放失兼而存之斯文未陵各有承業跡其勤志誠足嘉尚而乃翻騰異說橫暴先儒是亦不可以已乎

阮氏曰自東晉劉宋至隋兼北朝其間經史諸家皆是極精

極博極勤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專之銳之深非後人所

能窺企中唐以後人蔑視六朝按此蓋暗指韓公也然韓公是論文論道不知唐

初諸經正義及勅修諸史無不本于南北朝人或據或掩實

存而名亡後人於南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即如陸贄言等之

音韻分部幸為中唐以後人所不解故未經攘亂原任云韻學自

朝顧江戴段諸君始明古法窮其精餘如三劉熊徐之于經疏

極精力皆在陸贄言範圍之中其餘如三劉熊徐之于經疏

庾蔚之崔靈恩之于禮服呂忱李登之于小學徐廣臧榮緒

姚察等之于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南北朝之

書天寶以後知其學者勉矣

按此論至公遠出前閻氏段氏諸人之上可謂儒林讜議

矣然考其徒有宗至是說而推衍之者其義又失如詁經

精舍所有諸人之說今附辨訂之其說曰魏道武以經術

為先北學始基是時南學未起又曰北學自魏太和以後

劉芳李彪諸人始至大儒徐遵明出遂開後齊周隋之派

成徐證明見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葉誤作六十宗內曲爲之說則亦不得謂此學皆可信史稱魏齊

雅帶與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尚又曰晉自渡江以後至宋

元嘉何尚之始創南學之日迄梁天監遂盛又曰南人之

學紹兩晉風也北人之學述兩漢傳也又曰隋氏於易書

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人之精實云云按六朝南北諸

儒經學授受源流詳見北史儒林傳序及陸德明經典釋

文序例注解傳述人畧備今之議者大畧謂以六朝與唐

人較則六朝勝以唐人所爲義疏定本釋文諸史皆本之

六朝也此自確論困學紀聞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

詠外由五代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以六朝南北較則北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堯

又勝南以北人能宗用鄭氏易書服氏左傳也此則專主

氏之說也其以爲之罪者則謂當時重南而輕北常時南人議

成兄子慎敢道孔聖誤恥言鄭服非傳南而遺北致使唐

人作易書左傳疏不用服鄭注又明西亭王孫作授經圖

宋氏爨尊作經義考本之作師承一類不及六朝人授受

本末實爲有闕故後來諸人乘隙立論以爲經學當宗六

朝於六朝又當宗北學也其宗旨如此愚謂南北學之得

失孫盛褚良支公李延壽諸人已有裏論若求之以實則

賈服春秋解詁解詁當時與杜並存而崔姚諸儒已有駁

難鄭氏易書實於經旨正解爲短唐人所定未便爲非諸

人之論耳食剿說以張門戶於諸經經文實未嘗讀諸儒

注疏實未嘗詳玩不過客氣好事矯異矜名而已非惟不

能入宋儒之室亦斷未能若唐賢之篤實也新唐書於啖

助傳贊推論趙陸啖施穿鑿之弊因曰此可見新說無益

不知而作者之妄也後之人惟當發明舊義或先儒有偶

闕者補正之然已非天授之才不能而往往喜逞私見則

愚而可憫者也云云此誠篤論已

王氏曰識緯之作其來已久孔子既叙六經別立識緯以遺

來世緯與經實相表裡不爲大儒所棄漢儒以緯書爲孔子

罔亦有孔子之緒言在焉云云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卒

句皆命從緯光武以識緯故好之此時王之偏見豈聖人

氏爨尊謂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爲外學

謬妄如此其時唐儒撰羣經正義亦知遵信識緯陳氏曰隋

儒者學識可知唐志猶存九部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

欲刪除之以絕僞妄矣按孔冲遠固言緯文鄙僞不可全信

蓋自漢以來博古之士多喜習之卽有不能深信者亦未敢

斥爲異端按凡安國毛公皆不信桓譚張衡尤深嫉之范蔚

能附會文字最差貴顯世王以此論學悲矣哉隋志稱魏晉

之世王肅王弼杜預皆不信之宋大明梁天監隋高祖皆切

禁之揚帝卽位乃發使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之

其見存者于六經自歐陽修有論九經請刪正義中識緯割

子而魏了翁作九經正義盡削去之自後學者同聲附和而

識書遂致散佚良可嘆惜也按康成用議取漢先儒王厚齋氏 氏見氏皆云使其尚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偽 之中又偽者乎朱氏茲緯姑存之以備凡目可也王氏此一 嘆惜殆于贊邪而朱子注論語伏義龍馬有圖注楚詞崑崙 害正之甚者矣而朱子注論語伏義龍馬有圖注楚詞崑崙 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云云是亦不盡棄其學此引朱子 欲復以問執人口不知義理則當遵正軌考証則不廢旁稽所謂重言 古書流傳典故間有可信不妨引復與立意宗之其旨自別 而歐陽氏魏氏欲皆去之所謂因噎廢食也不知緯與經原 無大異經所不取政當以緯補之朱氏悲緯一篇至精博但 不推本經義證明其說恐仍未能息羣喙也今故復申辨以 祛淺見之惑

此王氏和跋韓勅孔廟禮器碑所引緯書百數十條以為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空

足證經傳辨則辨矣博則博矣然余即其所引按之皆駁 雜之說無一語一事足明聖道政教之用足資人事身心 之益豈若經文字字典常修已治人之方宰世經物之具 信如寒暑昭如日星循之則吉悖之則凶者乎漢學不信 危微傳心之要格物窮理之學克已求仁之方而王訓詁 小學主考證或舍經文專爭傳注至其同已非其異已者 惟憑智以徇私不因心以會道欲由此路引入以濟其變 亂常行之術最性陋者則如此表章識緯極矣

錢大昕氏曰通儒顧亭林閻百詩陳見桃惠天牧諸先生出 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臧

氏亦其一也

按此亦錢氏叙臧氏琳書語其述漢學師承不爽惟得義 理之真一語恐五百生墮野狐身耳

江藩曰三惠之學與于吳江永戴震繼起于欽從此漢學昌 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

汪中曰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通儒如顧闈梅胡 惠戴皆繼往開來至戴氏集其大成

按自始皇元年至今二千一百餘年上溯周敬王壬戌孔 子卒二百三十三年此云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是直繼

孔子之統又不數秦漢魏晉六朝南北諸儒矣是殆因伊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空

川明道墓誌先生生平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緒于遺 經云云及朱子稱程子因子思中庸得孔孟不傳之緒羅 壁識遺稱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 定然後一出于正等語而妒之故為此語以蔽之而不顧 其言之莫置人之弗堪也 以上畧舉諸說以見漢學家宗有議論千端萬變務破義 理之學祇宋儒之統而已

桐城方東樹

於易則有胡渭易圖明辨惠士奇易說惠棟周易述易漢學
易例周易本義辨證洪榜易述贊張惠言虞氏義虞氏消息
惠氏士奇曰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
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
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氏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俗
書又創為虛象之說而古易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
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

漢學商兌 卷下

義隋唐專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氏集解博
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
績畧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魂歸魂飛伏爻辰交互
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
談程朱理學錮結人心或詆為穿鑿斥為邪說先儒古義棄
如土梗夫漢儒之說以商衡為祖商衡之說孔子之言可謂
之穿鑿邪說哉自王韓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
說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漢學家主
張管輅傳
皆以爻辭為文王作無
周公易故止稱三聖
昌明于世

國初老儒如黃宗羲易學象數雖闕陳搏康節之學而以納

甲動爻為偽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周易象
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也

按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引壁經古文率多異字顧亭林氏
謂以今經校則說文為短說文引易孟氏古文也西京時
劉向校書以中古文較施孟梁邱之易經或有脫字惟費
氏經與古文同云有脫字不云異其所為古文也鄭氏實
傳費易輔嗣之注用康成本則雖改為俗書其經義固不
異如惠氏棟九經古義所甄錄古文大抵字異而義無異
者也至于易本實象實象之說
本之朱子非虛象較畧例所論固最
得理然輔嗣之斥互體卦變五行偽說滋蔓非無見也孔

漢學商兌 卷下

冲遠奉詔作疏獨用王注廟清千古誠有功于四聖長祿
輔畿等無識其作隋志嘵嘆鄭學不過仍王儉陸澄之餘
論而已趙紫芝詩曰輔嗣易興無漢學意深惜之而鄭樵
遂謂王韓之學浮于桀紂鄭又本之范甯甯謂王
弼何晏罪深于桀紂似皆偏
而失當不如朱子本義理說易而求實象亦不廢之變為
得易之本義但不用漢儒爻辰納甲飛伏諸邪說耳如惠
氏江氏之言則門戶習氣之私太甚姑勿與深論是非之
精微祇盡祛魏晉以來儒說而獨宗漢易惠氏易漢學孟
易一卷虞氏一
卷鄭氏一卷京氏二卷荀氏一卷周易述
以荀虞為主參以鄭氏宋咸于賈諸家
此非天下之至
蔽者斷不若是之詖學易而專主張游魂歸魂飛伏爻辰

交互升降消息納甲等說此非天下之至邪者斷不若是之離謂漢人所說皆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人之本義此非天下之至愚者斷不若是之誣夫以京孟之邪說荀虞易駕之商衢因復駕之孔子誕誣甚矣孔子十翼具在有一語及于納甲飛伏爻辰等說哉漢儒之易謂兼存一說則可謂三聖之本義在此則不可且孔子學易寡過而孟喜背師京房殺身豈易之用哉

言易而與程朱異旨者尚有數派如力闢圖象則毛奇齡黃宗炎胡渭宗虞氏則胡渭黃宗炎惠棟趙繼序張惠言崇鄭學則沈起元魏荔彤王宏錢澄之惠棟論變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通則連斗山毛奇齡說升降則刁包喬萊而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以變易交易

反易對易移易論易凡此皆漢學之支流雜派也

於書則有閻若璩古文疏證胡渭禹貢雖指惠棟古文尙書考宋鑿尙書考辨王鳴盛尙書後案江聲尙書集注音疏經師系表江藩曰自孔氏正義取偽孔書而馬鄭之注皆亡國朝閻惠出而偽古文寢微馬鄭之學復顯于世矣如胡渭洪範正論雖知偽古文而閻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洪範五行傳亦出于伏生非真能信漢學者也

按偽孔古文書至閻惠諸家書出舉世皆知已有定論鄭

冲所得五傳以授梅賾乃奏上列于學官梁隋間諸儒為正義疏唐孔氏木之作正義漢代大行今所傳是也然如若藥弗瞑眩則謂因于孟子人心惟危二句則据荀子以為出于道經是亦強為周內以全抹殺之耳至于馬鄭之注存于他書者王氏所輯後案具有成書以爲觀之豈必能得二帝三王之意乎第以為存古書可也

於詩則有惠周揚詩說戴震毛鄭詩考陳啟源毛詩稽古編顧棟高毛詩類釋范家相三詩拾遺錢坫詩音表江氏曰王肅王基孫毓陳統互相申難皆本毛鄭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為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首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大序者不一

漢學商兌 卷下

四

其人毛傳鄭箋葉如糞土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直斥之為異端邪說可也

按王柏刪詩罪無可道斥之為異端邪說是也近人攻朱子者或罪柏為妄謂朱子實啟之或挾柏為功用證朱門之人且不遵朱子以為口實皆非正論所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者也愚謂朱子自是王柏自非史臣贊之無識許謙疑之是也陳師道信之非也至于小序自歐公朱子後爭者甚衆而馬端臨辨之尤力余別有辨若夫毛鄭異同昔人雖有專書平心而論毛傳得是者多但語意渾涵人多誤會耳鄭箋時有牴牾不如毛義為長蓋康成初通韓

詩又注禮時未見毛傳後作毛傳箋却多用禮說所以有
不合後人各主一家互相申難誠不得已而近世學者或
妄謂鄭皆同毛詆孔疏為不得理此祖鄭之陋習誣妄而
不顧其安者也不足與辨矣

於三禮則有沈彤周官祿田考惠棟補裕說江永周禮疑義
舉要戴震考工記圖任大椿并服釋例錢坫車制考張爾岐
儀禮鄭注句讀沈彤儀禮小疏江永儀禮釋宮譜增注褚賈
亮儀禮管見金日追儀禮正譌張惠言儀禮圖凌廷堪禮經
釋例黃宗羲深衣考惠棟明堂大道錄江永禮記訓義擇言
深衣考誤在大椿深衣釋例三禮總義則有惠士奇禮說江

漢學商兌 卷下

五

永禮經綱目金榜禮箋江氏曰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
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制度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
然必欲攻擊漢儒僅于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
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與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
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
而注文隱攻鄭氏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
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
則專用注疏至陳澧乃為集說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者皆趨
淺顯不問古義矣

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于禮經然或取古注或

參妄說謂朱吾無取焉方苞輩更不足道矣

按諸儒之于禮經誠為盛業然朱子於儀禮用功甚深而
於叙錄絕不齒及或參其說即無取可謂公是乎

阮氏元曰賈疏周儀二禮發明鄭學最為精覈惟自六朝至
今說二經者甚多其精義及制度術算文字訓詁多有出于
賈氏之外者皆可採擇至康成亦間失經旨而三鄭亦或有
異同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從違云云

按此阮氏之說可謂卓然不易偉論矣蓋三禮專主制度
名物此自漢學勝場况又能不拘注疏舊法兼收博取實
事求是論學皆能若此固萬世之眼目矣但任此者不易

漢學商兌 卷下

六

得其人耳

於春秋則有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馬驥左傳事緯及附錄
陳厚耀春秋長厯世族譜惠棟左傳補注沈彤左傳小疏江
承春秋地理考實三傳總義則有惠士奇春秋說江氏曰宋
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為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
深于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

按左傳與毛詩在漢代興之最晚而傳之獨盛哀平之季
迄於東漢爭左氏者若劉歆鄭興父子尹咸陳元范升賈
逵鄭元詳矣六朝及唐亦惟治左氏者較盛故陸德明謂
二傳近代無講者則非自宋人始漢學家非不知之特歎

世無聞而駕以誣宋人為之罪耳且貴文章亦不自宋以後而公穀亦未嘗非文家所貴此則非漢學者所及知耳其為之注者服氏匙存惟杜為甲孔冲遠已自云爾則世人罪唐人作疏棄服用杜者亦誣也詳見中卷至何休公羊解詁悖理傷教甚眾康成發墨守于前劉原父權衡於後以及蘓呂晁黃之書既明且允今或有祖述何休為專學者則客氣好事豪舉而已大抵爭春秋者有二一則爭傳以術經一則爭注以術傳究之啖趙陸胡與夫賈服之注有微有顯聽世興行近人攻杜預惜糜信輯賈服紛紛著述志亦勤矣迄不知於游夏所莫贊者果能通其指乎似不

漢學商兌 卷下

七

如大義數十炳于日星之論為有裨于治教王綱耳於四書則有闕若璩四書釋地江永鄉黨圖考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劉台拱四書駢枝毛奇齡四書改錯大學證文錢坫論語後錄

按如四書釋地鄉黨圖考誠為朱子功臣故凡為學但平心求是補正前賢是前賢之所攸賴而望于來世之有其人也若用心浮淺又挾以門戶私見叫囂呵斥惟以能詆訾前哲為爭名自矜之計則無論其言未是即是亦不成氣象矣朱子四書集注惟重發明義理以訓詁名物注疏已詳不復為解故曰邢昺論語疏集漢魏諸儒之說其于

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學者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又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釋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如此按臧氏玉林曰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為王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授以後儒之傳注非特理與有不能驟領亦懼為其所隘也諸人推此以為臧氏宗旨矜為獨出不知皆朱子緒言也且臧氏懼為所隘遂逃而去之終身不復又曰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求之理奧此所以蔽也又曰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按漢學家惟刪此一層遂差失離畔而去據此可知朱子非廢訓詁名物不講如漢學諸人所嘗謗也大抵爭四書者於大學欲復古本去格致補傳此自宋代以來紛紜甚眾不始于今日於論孟欲刪集注此創于黃

漢學商兌 卷下

八

震後顧氏和之或嘗集注未嘗別自改為注說此自毛奇齡戴震之竊謂自唐人定注疏論語所取包張周八家之說後如唐宋諸家所有解義皆經朱子訂取幾于皆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者蓋朱子於他經固皆極精微而于四書尤其平生全力所萃故既為集注又為或問以發其所以裁取之意幾經審諦而後定著後人甫得一粗解便矜為獨出不知是其所再三研慮而簡別不肯用者也孟瓶庵言今人未毀齒便讀朱注後來畧見別解却痛詆程朱此言誠足為大戒又云毛西河攻擊程朱不遺餘力其所最為得者以程子言性中只有仁義禮知易嘗有孝弟來以為初入學時便不喜此語考朱子答范伯崇書一條當曰已明辨之毛氏不知以為獨出之見也惜軒筆記有一條說孟子必有事焉以為程子及程門諸賢說此皆從心體上說朱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為事似誤也云云樹按朱子有答何叔京書一條政辨此義且程子亦有此說數處甚詳惜抱偶未見耳乃信學不不當欲去輕議集注顧亭林疑仁者安仁集注引上蔡說不當欲去之不知上蔡語雖似少溢固為安字解若亭林所引太甲

顏子非安仁之事也又劉台拱論語駢枝解文莫猶人引
說文方言廣雅以文莫為勉強似也而以躬行君子為由
仁義行則非是凡如此類不可或屏集注禁子弟不許讀
更僕姑舉一二學者詳之可也

某或斥不應立有四書之名汪中○按朱子卒于慶元六
年庚申三月越十二年嘉定

辛未劉焯為國子司業奏乞開偽學之禁刊四書于太學
理宗淳祐十一年真德秀乞進讀朱熹大學中庸章句論
語孟子集注此四書之始也四庫提要曰論語孟子舊
各為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為四書自宋淳熙

朱子始其懸為合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
也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
梁武帝義疏以下散佚並盡元明以來為四書者甚眾明
史藝文志別立四書一門蓋循其實焉朱熹尊經義考於
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
大學中庸皆附于禮示不去餽羊之義按此即汪氏之所
以藉或於中庸別改章段李光地○按安溪平生事學
著書則皆暗與朱子立異如論孟則有割記大中則有章
段易有觀象詩有詩所以及參同陰符楚辭皆有注榕村

漢學商兌 卷下 九

劉記則擬語類或爭今集注非定本而妄引祝氏本欲易
文集擬大全集

於小學則有邵晉涵爾雅正義王念孫廣雅疏證戴震方言
疏證江聲釋名疏證補遺續釋名任大椿小學鈞沉字林考
逸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吳玉搢別雅段若膺說文註訂於音
韻則有顧亭林音論古音表唐韻正韻補正江永古韻標準
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戴震聲韻考聲類表孔廣森詩聲類
洪榜四聲均和表

按小學音韻是漢學諸公絕業所謂此自是其勝場安可
與爭鋒者平心而論實為唐宋以來所未有然而阮氏謂

顧江戴段諸公韻學皆不能出陸法言之範圍也
於經義總則有顧炎武九經誤字惠棟九經古義江永羣經
補義臧琳經義雜記余蕭客古經解鈎沉劉台拱經傳小記
王引之經義述聞武億經讀考異義證

以上皆據江藩 國朝經師經義著錄所謂專門漢學者
也其實諸家所著每經不下數十種有刊行而不為江氏
所採者有刊行而江氏未見者有刊行在江氏著錄之後
者有僅傳其目而竟未成書者如錢大昭可庵著述僅刊
書名及序例而實無成書

新名林立卷帙盈千充叔藝林要其中實有超絕冠代江
河萬古自不可廢究之主張宗旨既偏則邪說謬言實亦
不少苟或擇之不精則疑誤來學眼目匪細固不敢輕以
相假而弗慎取而明辨之也

漢學商兌 卷下 十

由是以及于文章則以六朝駢儷有韻者為正宗而斥韓歐
為偽體

漢學家論文每曰土直韓歐俯視韓歐又曰訛矣韓歐夫
以韓歐之文而謂之訛真無目而唾天矣及觀其自為及
所推崇諸家類如屠酷計帳揚州汪氏謂文之衰自昌黎
始其後揚州學派皆主此論力詆八家之文為偽體阮氏
著文筆考以有韻者為文其惜亦如此江藩嘗謂余曰吾
文無他過人祇是不帶一毫八家氣息又凌廷堪集中亦

識退之文非正宗於是遂有嘗平准西碑書法不合史法者明艾千子曰宏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其字句因仍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云云王遵嚴與弟道原書云學六經史漢最得旨趣根領者莫如韓歐曾蘇諸名家今觀諸賢語有薄唐宋人之心故其文如此又云方洲嘗述交游中語總是學人與之學歐曾不如學遷固不知學遷固莫如歐曾諸公今人何嘗學遷固只是每篇抄得三五句史漢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孟瓶庵云當時尚摹擬秦漢故薄唐宋近之學者又不知秦漢唐宋為何物而隨聲附和亦以宋人為不足學嗚呼其亦可悲也已愚按論學而薄程朱宗孔子論文而薄八家宗史漢此皆客氣強不知以為知者也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云學者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下盤旋近世錢氏謂陸清獻公曰公自從文公入某自從尼父入耳皆一類妄談也

漢學商兌 卷下

七

舉凡前人所有成說定論盡翻窠臼蕩然一改悉還漢唐舊規祧宋而去之使永遠萬世有宋不得為代程朱不得為人然後為快足于心大抵以復古為名而宇內學者耳目心思為之一變不根持論任意譏彈顛倒是非欺誣往哲當塗者樹名以為招承流者懷利以相接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起者復習俗而追之整兵駭鼓壁壘旌旗屯營滿野雲梯火牛厭勝五禁之術公輸墨翟田單鄆生之儔縱橫捭闔蕪張游說之辨百出新學小生本無是非之心亦無恩仇之報但隨俗波靡矜名走利相與哆口睨目曳挺攘臂而從之揚風縱燎欲以佐門為鏖戰而決勝滅此朝食廓清獨霸而程朱之門獨寂然不聞出一應丘夫習

非勝是偏聽成惑若守文持論敗績失據吾恐此道遂傾矣蓋嘗懼之故為反覆究論以為漢學之人有六蔽焉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窮理為厲禁此最諍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實謂程朱空言窮理啟後學空疎之陋不知朱子教人固未嘗廢注疏而如周程諸子所發明聖意經旨迥非漢儒所及固不得以是傲之也至于俗士荒經古今通弊不得概以蔽罪程朱如世治獄併案辦理也

楊慎曰宋儒以李斯之禍被之荀卿此言過矣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愚謂今漢學家以世人不讀注疏之過被之程朱與楊慎之論又恰相反余嘗斷是獄以為師之於弟傳道者也庚斯端人取友必端荀卿謂子思孟子亂天下以子張子夏為賤儒以人性本惡放言高論足啟焚坑之禍則以李斯之罪罪之不為無因若夫程朱言論道德初無偏倍今以王柏之疑經歸獄朱子是則亦可以今漢學者之妄蔽罪康成乎至于世士不讀注疏則起於宋熙寧科舉之變法王氏新經之學朱子云王介甫新經義出土葉注疏元延祐取士之不讀齊有禮文之變相視若如云云錢氏大斯曰自宋以經義取士守制明永樂之修大全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併為一談而空疎不學者皆得名相沿既久爭趨簡易非程朱之為經師至明季而極矣

漢學商兌 卷下

七

過也

其三則由於忌程朱理學之名及宋史道學之傳其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殺人如商韓之用法浸浸平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所謂不欲明鏡之見疵也其五則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為駁雜細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棄餘而不屑有之者也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沈水壺稱王充論衡藉諸子以證經之誤識在董仲舒上可謂盲論至朱熹尊經義考忠緯一門多取孫穀微書緯書本荒誕固不足辨矣若今漢學家說經穿鑿僻妄義理淺狹如惠氏古義臧氏雜記最為無取 其六則見世科舉俗士空疎者眾貪于難能可貴之名欲以加少為多臨深為高也既與程朱異趣而為說不辨用意不猛則其門戶不峻面目不著自占地步不牢求之于古漢儒之魁首惟鄭氏小學之導師惟許叔重而諸經號難治者惟三禮名物制度故諸人員之以招于世究其本志特出于私妄好事豪舉矜名原未嘗為明經起見並未嘗反求其身推之人事實欲人已均獲治經之益國家獲通經之用也吾此論出必為漢學者所切齒然吾非敢爾也姑令彼平情自反為學而首禁窮理妄矜博辨別標宗旨果於孔子之教有當否乎夫為學而首禁窮理則吾心無節觀物弗察其所訓釋經文傳注惟任于目不顧其安聞見雜博博會僻違辨說譬喻齊給便利雖有左驗而實乖義理

辨而無用無關宏旨段善本譏康崑崙琵琶曰本傾何雜兼帶邪聲漢學說經實亦如是新學小生學未知本批據眯目天地易位所嚮一差新奇是尙客氣虛憍強作解事務出于眾人之所不知以為博歧外生歧未有底極本不足則以碎逃之說不足則以氣陵之嚶嚶恟恟誣通給奪不知其所非勢將使程朱既明之道復入于晦盲否塞豈非橫流之禍與竊以漢儒訓詁名物以傳經抱殘守闕厥功至大然初未嘗自以接周孔真傳為是言者今漢學家之言也吾嘗推求其故益因朱子嘗言秦漢以來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潛心反己復求聖人之意以

漢學商兌

卷下

四

明性命道德之歸程夫子兄弟出始因子思中庸得孔孟不傳之緒云云朱子此論奪之于漢儒久興之後今漢學家欲復九世之仇故亦欲奪之于宋儒既盛之年以六者之蔽而加之以復仇之志此其七識佛典二字用胎意如此至風氣波蕩習俗移入或有著書攻辨宋儒反而求之不得本心之所由者有之矣茲新學之士未知是非之真徒以矜名走勢苟妄附和機關用之既熟耳目濡染不覺自入其流黃蘊生有言辨有口者倡之于前愚無知者和之于後其敢于犯天下之不祥者非好名也即好利也愚謂天下自有公是公非宋儒義理實不能不用訓詁考證而漢

學訓詁考證實不足盡得聖人之義理而漢學家務欲破滅義理本既不足議論又乖用愈多馬愈良離楚愈遠如此而著書名非不美也學非不博也究之聖人不享其意即已亦不獲治經之益徒增故紙中一重公案耳明薛蕙日訓詁之書大抵未嘗知道持其區區之見以推溯古聖人之蘊所謂凡說也若于聖人之微言無所發明雖整正小小文義亦非儒者所貴也矧其下者離真失正不惟無補于萬一徒增聖經之疵類耳蕙在明代其時未有今日之漢學而其言考漢學家所執為宋儒之罪者有三一曰以其空言窮理恐墮狂禪不知古今能辨儒禪之分豪釐利害之介者莫如程朱豈慮守捉者反為盜賊邪亦過計矣按其說曰心性之學賈馬服鄭所不詳自王弼何晏柳子厚之

漢學商兌 卷下

五

徒逮于宋熙甯以後此弊日深如使賈馬服鄭生于是時亦不可以默而已也云云此洪氏榜說夫以漢儒未有禪之世而信其不流于禪譬如執童子之未知妃色未見可欲者而信其與柳下同操也程朱之言心言理嚴辨乎禪坐懷不亂者也賈馬服鄭當未有禪之世又不知有心性之學而不流于禪童子之未知妃色者也且今人利欲薰心矜名走勢而切切焉憂禪之為心害亦過計矣事障未除而深憂理障又代憂夫他人之事障未除而恐其墮于理障又代憂夫必不中夫理障而恐其流為他人之理障者豈不為禪人所笑倒乎孔子曰夫我則不暇譬如蕩姬淫女

而憂其美之失節致敗壞風俗而切切然苦爭之豈不可笑且如龜山近乎禪陸王全乎禪而其德業功名成就如彼豈今漢學諸人所能夢見故使天下學者果人人皆能如禪家之刻苦治心斬情斷妄其勝于俗儒之密對根塵堅生情執日夜汨沒終身交滾于貪嗔癡淫殺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顛倒夢想恐怖墨礙煩惱憂戚老死不悟者已多矣故學人必於上項諸過俱已淨盡又實兼有龜山陸王之道慮學問然後乃可精辨禪學之失與陸王之學之失所以害于道差謬于聖人利害得失實在何處吾以致廣大極高明尊德性敦厚盡精微但前不道周學後不道中庸否則自家事障未除如

漢學商兌 卷下

六

唐太宗之責蕭瑀身俗口道不將為彼墮禪者呵棄而不屑與辨而又安能闢之哉明薛蕙王張佛老謂之真聖人其說本柳子厚立論過差誠為得罪吾道然其所云不肯同佛老于後世之儒其言未為無見故禪之為害並非庸流所能中其病亦非小儒所能闢其非此事政難言之也孟瓶庵言余觀楊龜山先生集為人誌墓之文多稱其晚通佛學則知大勳德大道學皆不免旁通佛理然其人皆有根柢本倘若明世士大夫不過剽竊緒餘於此道實無所見也余此段議論及西原瓶庵之說皆似獎禪恐遺誤學術學若要必兩邊究其實方能辨其故所望後賢以意逆志也漢學諸人之罪程朱以言心言理墮禪不過竊取門面題目以成獄誣之而已非真有見禪之為害也如以宋明以來心學墮禪之害為皆程朱言心言性言理啟之而以為之獄案則不知六經孔子已

漢學商兌

卷下

七

言心性言理矣無論程朱以前自六朝及唐禪學之興與程朱無涉即程子同時最深于禪者莫如蘓子瞻而子瞻固譏程子言性言理者也朱子同時最近于禪者莫如陸子敬而子敬固與朱子異頓漸之學者也程朱之後最近禪者莫如王文成而文成詩曰影嚮尙疑朱仲晦則諸子瞻禪謂因程朱而誤者非事實也陸王之學其旨皆出于孟子而以爲程朱誤之事既多誣東坡最喜禪如思無邪齋銘凡思皆邪也與子由本覺自明之旨皆以爲秘密宗門矣溫公專言心講心學又曰光近得一訣只管念个中字以述論之豈不是抱話頭又菜少菴遊暑錄語云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鄭公問法于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在蘓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

於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溫公曰吾豈謂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未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乃復以詩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述又云到岸何須後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通禪可乎而向來不聞有人議其流害而獨罪程朱抑又不平若以程子之言有似于禪者則朱子嘗作記疑一卷已辨其失程子之意若以程門諸賢之流于禪者爲程子之罪而如龜山之出其所陳時政絕無一毫禪病誤人家國高宗不行其言高宗而行其言則是豈不足以救弊夫禪之所以爲害在遺人事悖倫常程朱有之乎微

漢學商兌

卷下

六

獨程朱即龜山陸王有之乎然而程朱所以嚴辨乎禪者爲其所依託心性彌近理而大亂真也乃黃震等並舉其眞理無差者而欲去之則又爲謬妄矣夫不考其實而第以其言及於心及於理即指爲禪是必舉六經之言性言心言理等句而盡刪之俾天下之人皆作比干劊其心而去之然後乃免于禪非止懲羹吹壑並將因噎廢食也昔蜀漢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游觀見男女行道雍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釀酒者同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榨油因禁城門

無內松薪以松可爲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更禁月明又禪家語錄有曰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療瘡不當憎脚如黃震顧亭林漢學家之議是何異欲縛行道而禁月明兼憎脚邪且所疑于禪者又非禪之理也使眞解禪者如張無垢蘓子瞻輩見之應且爲笑也何者是不知告子之不求於心乃政爲禪之三昧而求心者非禪也蓋唐宋以來學者所以墮禪皆專用心向裏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明心見性此實出于達摩剿除知解義學直指悟理謂之頓門黃氏顧氏不知轉向義學搜捉賊犯又不觀聖人之全遂於疑似之際而欲關聖人之言其害更甚于禪何

也禁天下不許求心求理勢必使人人失其是非之心即
于惶惑茫昧而無復觀理之權衡矣近世漢學家又全不
用心于內全不向身心上做工夫耳食門面語惟務與宋
儒立異爲仇顛倒迷妄信口亂道其害又甚于黃氏顧氏
何也但恃數卷駁雜斷爛漢儒之言黃吻少年皆議宿學
勢必流于狂誕無忌憚要之實黃氏顧氏作之俑也自朱
子廓清以後七百年不幸又生此大亂可懼之甚也夫諸
人以程朱言心言理墮禪爲害于學術治術試考南宋以
來其治亂政事得失之由何者是禪學遺之大害又何者
是因程朱言心言理而致一一無實而虛構橫誣莫須有

漢學商兌 卷下

九

三字何以信天下後世流俗無聞不學者衆耳食浮游附
和不察併爲一談牢不可破此孟子所爲好辨也彭魯圃
曰勿論禪與不禪只有益于身心有益于天下國家者便
是正學只有害于身心有害于天下國家者便是邪說此語亦粗而有病
學者詳之夫孔子修春秋爲亂臣賊子也孟子闢楊墨
爲充塞仁義也韓子闢佛爲其去人倫無君父也程朱闢
禪爲其彌近理大亂眞淆聖學也漢學闢程朱則竊其說
而卽以巖之其罪名獄辭所定案牘左證所牽皆在疑似
矯誣安得臯陶使聽直乎且吾決知漢學之人必無深慮
沉識眞能分明覩見禪之害正爲斯道至切大患處也何

以明之以其人制行皆溺于利欲常度贖貨濫色邇勢矜
名私狹忿悻講經與躬行心得判而爲二無一人一事可
比禪德尊宿則知其志慮必不能閑邪衛道憂在萬世且
其學識亦必不能精思密察過于程朱也况今天下並無
禪病心學之失非明季之比而六經孔孟程朱之言亦必
無此流弊皆不煩代慮之也其一則以宋人廢注疏使學
者空言窮理啟後學荒經蔑古空疎之陋則又非實考朱
子教人爲學諄諄於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釋
名物以爲當求之注疏不可畧又曰秦漢以來聖學不傳
儒者惟知訓詁章句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

漢學商兌 卷下

十

夫性命道德之歸然或徒誦其言以爲高而不知深求其
意遂致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而其爲患反有甚
于前日之陋者又曰自秦漢以來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
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
以束書不觀坐談空妙爲可徵倖于有聞也可見楊慎等
子之言而卽又曰或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于虛
曠杳渺之中又曰其有志于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
于心而無事外求也此方真是以墮于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也此指又曰近看中庸古
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

佛而言之者豈能如此殼實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二程先生方始開得此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不戒耳又識駁胡紘父在不當承重說後云今之學者於古人之遺文不爲之詳究以空言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窺漢儒之壘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又引說文解易恒卦又於大有用享以爲亨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此等處不理會却費無限辭說率補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可知今人主張鄭學小學以爲門戶皆竊朱子之緒論而反置之據以上諸說朱子教人讀書平實如此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何嘗如今漢學家所置云爾哉其一則曰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于家國夫自古亡國以用小人近世議論專以亡國之禍歸之君子或謂之曰黨曰道學曰講學之家曰講學門戶若以比于佞人宦寺尤當戒者而不聞一人議曰某代之亡以用小人之過也可謂失其本矣或云洛蜀黨分而北宋亡道學派盛而南宋亡試平心核之徽欽之亡外以海東青內以花石綱於洛蜀黨何干趙汝愚韓侂胄之分黨而啟黨禁也固也南宋之亡果以道學盛之故乎夫不咎蔡京童貫而咎洛蜀黨不咎韓侂胄而咎道學派不咎嚴魏而咎東林此果爲理實之言乎至南宮

靖一作小學史斷又以宋之南渡爲道學之功宋之不能恢復由偽學之禁此又不然惟元仁宗曰儒者所以可貴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此言至平實若夫真儒濟世其人既不多遇有其人而又不利用則亦無益孔子並不能救魯之弱孟子並不能挽戰國之亂不用也今既不可以魯之弱戰國之亂爲孔孟之罪亦斷不可謂魯之延戰國不速亡爲孔孟之功凡此皆小人誣正及僻儒虛矯非事實也世又謂程朱見道之明不應爲黨此亦不然夫講道刑仁氣類朋來自然之理五臣不同氣而與其驩爲類乎孔子不與顏曾同氣而與陽貨季孫爲類乎諸人之論全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不平心論事惟滕紙上口似是而非以箝制人口動以亡國之禍加之使不得脫此帝舜所謂讒說殄行也夫不核邪正是非禍亂政教所由之實而概以亡國之罪加之正人君子果經世之言乎世論東林則同類之中賢奸先混伊雒則攀援聲氣末流依附雖創始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禍本則一二君子不得辭其咎又以明之亡亡于門戶門戶始于朋黨朋黨始于講學講學始于東林東林始于楊時又論明馮從吾之爭講學以爲士大夫甲科通籍於聖賢大義不患不明願須實踐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講也宿松朱書亦言陽明之失失在講學誠有如胡端

敏之言者又曰古未有在位而講學者凡講學于居官之日皆所不取說者以中原陸沉實清談之禍雖為過甚揆其流弊不得謂非有由也以上諸論誠為有見亦頗皆實事無可置辨然愚心終不安其實蓋不然也問嘗反覆推究以為堯舜之世亦有共驩豈得為四岳五臣之咎孔氏之門弟子三千聲氣攀援甚矣豈可執為聖人之咎則論東林伊維之說非言之信也自古聖帝明王因時立政曰以救敝而已揖讓征誅忠質文之尚末流且滋弊端則因東林始于楊時而欲集矢于程子非言之信也伊古以來不能使仕宦者皆明于躬行實踐皆賢哲有學之士則謂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士大夫甲科通籍皆明于聖賢大義無容講學非言信也堯舜都俞吁咈其戒臣鄰也曰余違汝弼汝無面從臯禹之謨喜起之歌伊備周召之訓漢唐以來名臣碩輔所進忠于時至者刑賞舉措公私黜陟政治得失地方利病民生休戚無非講學而謂在位者不當講學非言之信也陽明之學是邪在位何不可講非邪在下又可講乎不論所講之是否第執陽明為不當在位講學非言之信也且夫所為講學者何先乎非尤當講明進退出處語默之義乎經故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又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

曰為下不倍又曰惡訐以為直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明之君子於此皆犯之安在其能講學也且講學之名而不精求聖人利用安身之道徒使人詬病聖人之學不當講是誣之也昔程子以易之艮示郭忠孝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于此忠孝因勝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易之爻象有六曰時曰位曰德苟違其義皆垂凶悔吝之戒凡此皆切近之學明之君子舍此不講而攻人之惡今之君子第見其害不究其實懲羹吹整因噎廢食因執論以為士大夫不當講學二者交病而皆失至死不相服竊以為皆誤也夫堯舜禹

漢學商兌 卷下

四

之傳天下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講學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講學也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夔典樂教冑子直寬剛簡九德之行講學也周官三六德行之教樂正司成論說講學也易曰明辨哲議德行講學也孔門弟子問仁問政問君子問崇德修慝辨惑講學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講學也未達者之用在講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進退出處辭受取與語默謙晦不邀名不願外居易俟命素位之學既達者之用在講治平之理與仁興讓債事定國之機藏恕喻人之道理財用人好惡公私義利得失之

戒七情五性之毗于偏也如油著甌利害存亡之幾決于毫釐千里自一身而至邦國自一物而至萬類何在非學何在不當講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謂不當講學邪今夫治河者導之使順軌則行乎其途而不爲害若強壅之以逆其性未有不潰決汎濫者也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故禁學者不當講學毋論非理道之正而其勢亦必不能終遏於是執子莫之中者謂學者當有躬行之實不當有講學之名斯論一出天下推以爲名言篤論矣以愚論之亦非信言也孔子論誠身之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繼之以篤行夫學不講則道不明道不明安必躬

漢學商兌

卷下

美

行之皆出于是邪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然則謂躬行者不當講學非言之信也或又謂講學宜也祇當自講不當召聚徒黨以爲之名馴至聲氣攀援之弊似也而未盡事理之實夫傳道得吾徒有講則必有聽受之者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作而萬物睹師道立則善人多古人恥獨爲君子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安得如生公說法聚石爲徒乎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曰學而時習有

朋自遠方來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辨人不倦又曰狂簡不知所裁皆講之于人也世之君子讀書論世斷國計著書立言以折衷古今大義乃併學而一章亦未讀吁可恠已且夫所爲講學者非將欲試之于用乎使第一人閉戶私居面壁對陳編而切究固可以自淑矣假如疑無與析與有未通或致歧誤流害人心世道國計民生豈不悔辨之不早辨乎借使皆徹矣無疑矣不誤矣一旦用之亦必上告吾君中語同僚下詔百姓告之語之詔之不能皆喻必須講辨則仍是講學也故學縱可一人獨講斷不能一人獨行故謂講學不當同人者此無意于公天下

漢學商兌

卷下

美

用天下之言其意思局量亦甚迫隘矣若又以伊尹傳說太公之初爲說則又非倫王佐之人不世出安得恒置數百年天下萬衆不學萬事不理以待之遙遙不世出之王佐乎則以講學祇當杜門自講不當同人者非言之信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上者司成學校官官爲之講學在下者師儒爲之講學如唐虞司徒典樂之法周官德行道藝之教孔孟六經之言蘓湖白鹿之規講之愈明愈甚國家皆受其福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然則亦患不講學耳豈謂不當講學邪若明人之講處己太高凌厲激訐於疾之己甚斯疎斯辱未信爲謗不可則止等

戒均味出位干政樹幟以講學為號收召好名之徒以為
 聲氣不思其止之訓是隱也而弗修是惑也而弗辨是忿
 也而弗懲若是者政坐不講學也夫講學者鼓盛氣以強
 人從己未有不激人之怒者况施之敵以上及人主也然
 則非講學之足為害而講之政其方誤其用徇外為人以
 滋之害而貽世口實也大抵論事者第論其大體得失之
 數而不深究其致做之實往往情與事不相中晉楚帶劍
 各執其龔疎之見似是而非馴至潰敗决裂大繆不然而
 終不肯降其心析義未精未嘗巽入事理而權之也故曰
 巽以行權如明人之講學是也其所以為講者非也世之

漢學商兌

卷下

毛

君子嗜其害而不察其所以然動詆之曰講學家因謂士
 大夫不當講學亦非也紛紛異論邊見謬說惟第論大體
 得失之數而弗詳究其實也推之而昔人青苗保甲手實
 雇役諸大端亦若是則已矣凡此政學之所宜講也孰謂
 不當講學耶按後書申屠蟠傳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滂士復用蟠獨歎曰昔職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故漢明黨禍其罪在于非許朝政造作虛譽此政坐不講明哲保身之學耳若但求儒林傳序禁
準徐防等疏鄭元等傳所述立學講授本末京師建立五經博士分門專業各以充禮官公卿各舉明經立五經
祭舉或官學既成以老而退安車駟馬告歸鄉里各以其學開門授徒四方來游從者不拒至太學教法宜採漢晉

宋元諸儒如左雄黃奭胡廣朱子許衡不忽木論學校成
 法故事斟酌畫一使天下曉然于一道同風之情經學小
 學外律算度政分立科師職業分明斯固不異學士皆通
 經足用自無明人門戶紛歧之弊及科舉空疎之陋矣
 又考異說之興其始由一種知賢之過不能反己潛心盡
 精微之蘊以約之至道之正而又或鼓之以客氣浮情遂
 如水火之不相為謀此在思孟程朱之世已然如楊墨告
 子蘓陸之徒是也如東坡以伊川為好豈非過論葉紹翁
王為異類蕭金昭等
陽明為賊皆過言也
其後如黃震王柏等則信之不及疑
所不當疑不探本實為說粗疎迄于楊慎郝敬李塨毛奇
齡等器識益浮淺偏見顛倒極口詆毀徒欲自絕惟顧亭
林以忠信之質濟之以博辨之學又以有激于時而務立

漢學商兌

卷下

美

說以矯做論近理實而人始尊信之雖不專主漢學而抑
 揚太過竟成禍胎迫間惠繼起墮本動未置邇效賒而漢
 學者證遂於義理之外巍然別為一宗王如田氏之齊成
 師之晉國統盜移矣蓋人情好異喜新矜奇愛博而間惠
 起而思之以豆區釜鍾之施使人心悅從而漸移其眸宋
 即漢之心後來戴氏等日誼寢熾其聰明博辨既足以自
 恣而聲華氣韻又足以聳動一世於是遂欲移程朱而代
 其統矣一時如吳中徽歛金壇揚州數十餘家益相煽和
 則皆其衍法之導師傳法之沙彌也曲而辨之其塗則異
 總而斷之其失則同何者同昧其本而鏡談其末也吾嘗

論附宋學者或有愁儒攻程朱者必無君子心術邪也昔者孔子孟子原因人心多蔽義理不著邪說誠行充塞仁義懼爲世道之憂故修訂六經相與講明切究以續夫唐虞司徒之教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凡以爲明德也明民也明德明而後知修齊治平相因之序而不可易亦明德明而後知大中至正之所在而不可偏其物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其事則日用動作進退取舍是非邪正之分所謂率性之謂道率此也修道之謂教修此也六經之爲教于天下萬世如是而已今漢學家首以言理爲厲禁是率天下而從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說橫議較之楊墨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佛老而更陋擬之洪水猛獸而更兇何者洪水猛獸害野人此害專及學士大夫學士大夫學術昧則生心發事害政而野人無唯類矣荀子曰飾邪說又姦言以溷亂天下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漢范升曰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學而不約必畔道矣又鄭賈之徒譏公羊以爲言乖典籍詞理失所是爲俗儒何平叔曰善道有統故殊塗同歸異端不同歸也蘓子瞻曰學失本源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戾性不謂自便曰固其理朱子曰書愈多而理愈昧讀書愈勤而心愈肆元杜瑛曰先

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明黃大冲曰讀書多而不求于心則又爲僞儒矣彭魯岡曰同一讀書爲誇多而讀者人心也爲明善而讀者道心也近人陸世儀曰世有大儒必不別立宗旨皆若爲斯人而發者也禪家語錄有云修行之人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我相勝心作大障礙愚謂此昔人所謂飲藥加病學而名母者也陸子靜曰凡人溺于勢利者可回溺于意見者難回孔顏所以貴無我克己不違復也古今學術之歧惟爭於此淮南子曰乘舟而迷者見斗極則悟夫欲求斗極舍孔氏之義理何止欲求孔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氏之義理舍程朱之講辨何階今漢學諸公口言誦法孔氏而痛斥義理羞談程朱全以勝心我相說經欺誣後生蕩滅本義不過欲反程朱而已程朱生前不幸蒙僞學之禁百年論定如日中天學者恭逢

盛世右文尊儒上學一道同風

列聖傳心

後先一揆

功令所垂溥海祇奉而漢學之徒以其譏聞駁雜之辨支離繆悠之論倡爲邪說傾敗正道簧鼓士心疑誤來學言辨而逆飾非而好潛移顯奪日漸月化數十年來此風遍蒸

海內如狂飈蕩洪河不復可望其澄鑿在上者其勢位既足以軒輊一世風會所尚一時高才敏疾之士又羣趨附之平居談論若不昨程朱即非學言有偶及之者輒羞惡若將犯焉若不共戴天之仇義必如是而後為丈夫者

周禮 周書王百穀之子王留以詩文門戶分別推遠其父若百穀生前大辱于世而不屑為其子者詩文門戶即不同也又明葉文忠向高三賢祠記云新學繁興異端叢起有能彈射紫陽者則世共以為高舉凡所謂儒臬惑眾狙學擬聖悉萃于一時較章惇邢恕范致虛陳公輔胡絃施康年汪沈沈繼祖林栗諸人氣力更大焉詩曰雨雪瀼瀼見睨非泐莫肯下遺式居屢驕又曰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鬢如髦我是用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憂乾隆初謝濟世詆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且謂明代尊崇朱子之書以同鄉同姓之故因

奏請廢朱子章句而用其自注學庸頒行天下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謝濟世將伊所注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况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以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即當即云當矣試問十已之身心何有益哉我

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為準繩

而謝濟世輩倡為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為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寄信與湖廣總督孫嘉淦將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顯與程朱抵牾或標榜他人之書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銷毀毋得存留欽此煌煌

聖訓誠天下學者所當服膺恭釋罔敢違失者也

明永樂二年鄒陽人朱季友詣

闕獻所著書詆毀程朱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焚其書焉姚榮國廣孝作道餘錄專詆程朱其友張洪為收焚其書見日知錄昔馮文敏琦萬應時為會試錄序中云高皇帝神聖兼綜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萃萬代之耳目而懸之一鶴獨稟紫陽之訓詁夫朱儒訓話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今之為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考漢學諸人於天文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術算訓詁小學考證輿地名物制度誠有足補前賢裨後學者但坐不能遜志又無識不知有本欲以掃滅義理放言橫議惑世誣民誠非細故譬如人有嬌施之淑姿又被服都麗而恣行凶德飄忽背尊章棄丈夫引羣不逞少年放蕩邪淫則是豈可惜其色俾任其傷風敗俗以亂大化也哉又考凡漢學家所有議論如重訓詁斥虛空墮禪學皆竊朱子之緒論而即用以反罪之增飾邪說失真而改其面目又一局矣孔冲遠所謂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又考凡漢學家所有諸謬說實亦皆本之宋儒如

謂學者不當言性理歐陽永叔大學非孔氏之書楊簡大

學古本當從中庸分章刪風詩王柏欲刪四書集注不肯言

用心于內詆尚書人心道心為墮禪黃震格物非窮理司馬

詩小序當從馬端臨諸如此類皆漢學家祖之以為門戶者

既借朱子正論以反噬又借諸謬論以毒正曾不區別統

而目之為宋儒而概以言之陰用其言而罪其人此鄭人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之比也今余欲申宋學使不為明辨

亦總而目之為宋儒而概以護之是愛苗而不去其莠貴

粟而不見其糞晉楚帶劍滅穀同亡何以著義理之真也

又考漢學諸人所擅為絕學以招于世者如訓詁小學天

漢學商兌卷下

文算術名物制度輿地考史實皆大學始教格物窮理條

目中之事陰行其實而力攻其說如人亟資于布帛菽粟

而忌言衣食之名因痛斥之豈惟用罔抑亦不惠矣竊宋

儒之說即痛詈宋儒竊大學之教即力排大學此不為昧

其真心乎且漢學所擅為門戶者皆古人小學始基粗迹

固不可廢要之堯舜周孔之教之大全修已治人之要道

不在是而乃訾蔑大本慈置不道矜其末迹增飾邪說以

為天下之學莫大乎是舉世附和以為古今聖人惟孔子

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之旨在訓詁名物制度學者第從

事名物訓詁自足通乎性與天道是為唐虞周孔正傳宋

儒廢訓詁而空言義理啟天下以空疎談道使漢儒傳注

不明于世故以為之大罪而必欲火其書絕其人犁庭掃

落以與天下易其門戶宗旨使無為學術經術之大害蓋

漢學之主意宗旨如是竊以訓詁名物制度實為學者所

不可闕之學然宋儒實未嘗廢之但義理考證必兩邊用

功始得若為宋學者不讀漢魏諸儒傳注則無以考其得

失即無以知宋儒所以或用其說或易其說之是而漢學

諸人又全護漢儒之失以為皆得則亦用罔而悍然不顧

而已又按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而如

考工車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

漢學商兌卷下

車制同時著述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為定論他如蔡氏賦

役沈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

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為真知定見

莊子所謂有待而定者邪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

亦無關於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物有本末是何

足以臧也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

役等雖古聖之制亦塵飯木屑耳何者三統之建忠質之

尚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

欲追古制乎昔元齊履謙於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

文地理禮樂律歷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而

尤以窮理為務精研洙泗伊洛之書多所著述又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音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子之書讀之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窮其學之所至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又王恂精算術裕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民人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陳三綱五常之道及歷代治忽之所以然裕宗問心之所守恂曰許衡言人心如印版版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若版本差則所摹無不差云云又不忽木上立學疏極其科條之詳仍以義理為主其教必本于人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倫明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云云又王鶚言學者當以窮理為先又趙復贈元好問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考元一代學術規模皆本于許衡姚燧故其議論淵源如此然則漢學家謂元明以來此道益昧有明三百年長夜悠悠視天夢夢為可悲者豈不誣邪夫以人心之渺知道也渺尙德也幾不識仁義忠信為何物皆以蒼猾狠勝為用飾智驚愚詐私逞妄曰偷曰薄天理不勝私欲所賴宋儒發明六經孔孟義理之教以彌縫之激厲之自閨門黨巷以達乎朝廷州里敦崇正學一道同風有以維世道于不敝存人心于幾希所以貴有儒術也

金世宗曰

朕所以合釋五經者欲令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漢學者矜其譏聞邪說橫議

利本之頗共尋斧斤焉痛斥窮理力闢克己反心之學版本之差孰大如是考其律身行已修整者固多敗行者亦不乏忿慾任情踰閑蕩檢惟以有著述為藏身之固天下亦遂以此恕之貪曠卑汚者有之淫縱邪行者有之憤忿枝克者有之舉無妨于經學通儒之名六經之用安賴是乎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即如朱熹尊之作風懷詩得罪名教固見擯于洙泗而舉世眩其文學博雅無一士敢插齒牙如有嘗竹垞者則眾必以為悖誕僉父而凡有能詆程朱者則眾共引為大雅豪傑有識之士真學問種子

漢學商兌

卷下

三

矣豈非偵邪

余既為此說友人多以見規其言有曰尊著書林揚解有傷物一門則此言竹垞云云似宜酌改或又曰竹垞作風懷詩乃其少年不謹之事中晚年乃著經義考君子於人固當許其改過如周處之輩何嘗遂絕于昔賢邪云云此誠為長者之論忠誨勸篤敬當佩繹者矣但審思其義又別有利害蓋論竹垞者譬湯姬佚女以色藝冠一時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也分別論之自當為文苑之雄若余所切論正為其作經藝考也何者使後世學者皆假塗託宿於經義而削行不檢皆以竹垞為

口實以為竹垞且爾吾何疾焉則是聖人六經特為淫蕩輕儇之護身符也諸公寬論一竹垞而害萬世人心學術吾嚴論一竹垞而立萬世經學義理之坊所慮似別耳經義考本授經圖西亭王孫所著而作與崇文總目昆陳志錄錢遵王敏求記等皆述授受之源流究籍刻之同異考存軼之虛實介於鑒賞考訂之間見聞既博辨論亦精誠為書林之寶向來書目所未及然於經旨義理全沒交涉祇以資于考証版本毫無益于身心道義是已為買櫝還珠如王文成所譏尊經閣書如寡人丐夫之庫藏薄者也况又躬行邪行揭此以為之大名以藏其身而倡其惡于天下後世使援以為口實邪考竹垞作風懷詩為康熙乙酉時年四十一歲五十八歲輯經義考八十一歲刊曝書亭集不去風懷詩則不得以少年為辭又非周孝侯英雄粗猛之過可比夫傷物者謂揭人隱過人所不知由我而發可已不已若竹垞之事其所自述已暴于世海內共知余為經義立坊因以為戒非傷物比也按陳廷敬墓誌稱曹寅為君刊曝書亭集未卒業而君歿世稱君子昆田請削風懷詩而君不許也昆田以康熙四十八年先卒附訂之于此率天下之人力破義理是非之公舞文尙辨譁誣脅眾馴至橫流奔放人皆失其本心學術之羞為人心世道之憂

所關至鉅非細故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漢學有焉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宋學有焉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顏氏

氏

學子

清代學術叢書第一集

顏氏學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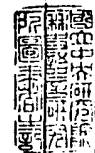
望年十四於敝簾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問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為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為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感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

記序

為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闢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搆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勇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架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搆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為備於是卒條次為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為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

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為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為孝子為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願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顯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已巳六月辛亥日戴望

記序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為齋朱翁義子遂姓朱為齋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為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為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息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嫗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

記一

殺之先生孝愈篤嫗卒泣血哀毀幾始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外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盪米夕一盪米會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何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會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會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會茶果飯素會哭無時家禮改為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為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曰習禮習樂

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為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為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眾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

記一

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携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敬子青因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為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淡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為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環玕遂別公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淡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泐先王為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為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者而鑄之自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勅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没人跡始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計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遂籛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詰祁州刁孝廉包盛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其學者爲蠡王養粹添乾先生年三十卽與添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慳近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

記一

三

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孀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堪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鏡輯言行錄二卷闕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之以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禩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

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岐天人而使之二本矣况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蕪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

記一

四

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曰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衆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并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卽警警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

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與曠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恩
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童而習之先入爲
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
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僕伎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
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
言僞行而許先生爲諍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既次先生遺言又
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
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難而寡效
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
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

記一

五

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
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
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
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
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
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
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
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禪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
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
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
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
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身得以

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
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仿佛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
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
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獎無
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
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
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扶精與以示
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
亂真若以不肯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
俯首聽從竝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
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
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

記一

六

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
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
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淡服天下
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及後
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筭稍涉文義即欲承先
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
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
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
也
由道以
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
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爲明
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

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
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
遠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其尊為孔孟焉嗣起者以為我苟得如
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
至所見所為能彷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切人皆以為大
儒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
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
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
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
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為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
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
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

記一

七

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
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
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
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治未之有改是以
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
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
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治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曾藏其具
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哲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
具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
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
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
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

讀書為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為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
為事業嗣之者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靜
功皆能著書立言為一卅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
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
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而
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學
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為宗旨
以為善去惡為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
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
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
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

記一

八

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
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真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
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
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
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
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
晉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
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
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為吾儒
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
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進支離
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俱近禪之謂誠近禪也

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狂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秀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

記一

九

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講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願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

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亾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百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著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響警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與太倉陸道成書

記一

十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臥榻錄存學編聞王子浚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錄以質王子甫則一葉遺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癖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嫺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矣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嫺周旋孰誦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愛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子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瘵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

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發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孰讀詳說以爲子國手矣視診脈製藥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歔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孰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爲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

記一

十一

儉讓侃侃閭閻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乃自髫髻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管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爲爲耳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漫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外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闕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者

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閱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輩習諸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錘艾耕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陳羣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

記一

十二

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子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益未之恩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攷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孀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恩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仿佛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索何子曰此乃不知止目觀大學言明親卽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權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能悉理子曰計畝人以爲納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孰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

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子曰孔子葬田委吏無不可為若位不稱材優耐情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宵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可全廢子曰周公之泮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為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專以多讀書為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子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息樂能寐人渣滓只靜敬以求

記一

古

微忿室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息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古人制難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淡恩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子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為是也子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法指微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引童子將命云云正是道藝一致耳王子憚然曰至言子曰此亦就所問為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目不及此者盍為一端一

節之實無為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委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為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易容素乎哉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勇而已者豈不愴哉

朱子云程子外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儒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即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為之不厭其淺而聞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

記一

古

今明叔才氣明辨達世務誠為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為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初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回視所長者皆不足戀焉得不入於禪也夫日月至勇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益若行之請問勇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并格一箸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視便差以此知心中惺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

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濶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啾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遠燭理甚明混道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山也

記一

五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濶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濶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濶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墓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倦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這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

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弟子矣而其沒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間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知伊川生時門人已如此其相負也活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遠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已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記一

五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旨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太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日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爲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神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

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但言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爲邪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是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種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念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向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作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汲京凶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取得明道教人綱領

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卽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

數之閒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爲近孔門學教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可敬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俟未到卽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眾也此固歎知道之

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督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皆以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立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誤此歲月迨老而著家禮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肯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記一

五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外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肯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話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惓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性道不可得聞子欲燕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遊山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人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枉

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納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補填難姑弗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故其與門人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纂修外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記一

五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竝觀求一箇是不貴徒執已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尚處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初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竝觀求一箇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已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

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橫議重以秦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靜悟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惟列宿眾星不顯其光即月與五星亦爲之掩若當下旬之時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孔夢覺之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如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公所可比也近添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典者動言黜還聖門如母求之聚斂宰我之短喪何可從祀子曰君未之恩耳子固有所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

魯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誦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與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於是噫泉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邪何孔門之多事邪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詳開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還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逃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問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卽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稟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祿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子

路丹有尙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汭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至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

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亦次也周公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何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

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僊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怠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澆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

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閒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燕理會耳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燕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閒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專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見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為難讀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執學古人自入歲後即習行反以為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為易而尤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通透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為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勇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為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為精一者既廢執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能奏效身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故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鉅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

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窮其歸趣

今世為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遺於道雖程朱陸王語錄亦不可觀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首從窮一指終不能出彼入此故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其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子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願志於學兼讀朱陸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委弱至甲辰年得交王子助子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純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理節日與童子輩講學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大故哀毀廢中廢業期年忽知予不

立承重哀稱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上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遵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禘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道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勇暇問其誤否哉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俗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為悟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

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杌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憐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皆孔子承周末文勝之際灼見道之不與不在文之不詳而在質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

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絕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尚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與鼓動一時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淡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

記一

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為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母有樊遲者相與其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訥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槩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凶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禱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繇於漢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記一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其窮理也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始以孰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

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載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閒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息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靈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禛佛老之學靈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切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能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簪書坐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絲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

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益盛而道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也爛孰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徵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執夫子遜

記一

至

其能可謂禮聖言習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寶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皆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一蕪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響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得淨

踵隨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開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還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迫其蓄久而息渾沓澗而行執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管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記一

至

經書論管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管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與無實功於聖道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下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自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

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祿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強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

記一

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息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培植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實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卽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餼糧車

焉傷脾胃者之淺尢縮沙也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奮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簞慮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答是以奮動愈多頗有底簞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簞否子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簞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已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簞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觀點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行

記一

者亦不純孰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藝一致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卽此爲教舉而措之卽此爲治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僕人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章句矣身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輩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孰何處見子曰如朱子答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遷葬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定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不饋祭般至求一監親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言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筮幣脂腓等皆前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見哉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
古人自幼學耳日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
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樂銷更
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為學之要在變化
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
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
格物及所以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皆程朱兩門亦

記一

五

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
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
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
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卻
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
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
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
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
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太
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間知之皆不為得
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何緊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
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
和躬習實踐演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
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
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
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
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
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

記一

五

無不可迫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
養人恐養之不濶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
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
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約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便穿鑿創
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
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
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身得謂
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子曰

但掩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
于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日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
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殺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
不轉貫虱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
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為甚差但說學必宜習甚暢
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切天理若
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
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切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
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
專用力於此以為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為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
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
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慮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忍性天不可聞是何主
意乃動息過于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
免為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
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

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為耳即將執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
執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
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菲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
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皆空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凶
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為也哉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
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執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執義理不由人不習孰閒事也今若一
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奕飲酒等不為即誦讀章句著
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
就義理作用處制為六藝使人日習執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

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慮別事但放卻書本即無理會耳
或問為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
綱亦有節目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

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
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
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
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為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問乃惟左
支右吾說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
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便是蒙
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

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
言之矣既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
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
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
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
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
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尙且不
從況其餘乎

顏氏學記卷一

戴聖述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縱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為佛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身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備有惡哉譬之目矣睡炮晴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睡炮晴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睡炮晴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

記二

惡言益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性固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以下存性稿氣質性惡朱子原亦識性但為佛氏所染為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交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身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命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

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變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成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為善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眸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即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為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澗可惜也明明德

記二

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其見有心者可其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為性乎非正以惡為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激激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借水喻性

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

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為一雖
 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
 可以為善若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
 人乘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
 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
 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
 之柔惡出焉以至善惡被引而為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為偽
 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為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
 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
 為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
 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
 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

記二

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偽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
 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烏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
 鼻四支百骸可為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汗為黑
 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尚枉而驟不能
 復素人則極凶大慙本性自枉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聞目齟
 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產失
 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臆固圍數年而出之孔子之
 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
 即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
 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
 依希之見而已矣性說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

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
 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
 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
 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
 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
 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
 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
 之父母反不愛鳥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
 愛鳥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
 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
 不獲宜而為不義愛無節文而為無禮愛昏其明而為不智皆
 一誤為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

記一

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
 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
 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涂非手足之罪也
 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
 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
 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
 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
 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
 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為
 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遠人以為道矣然則氣
 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
 省察摩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濟固

枉也自治以此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二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為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為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為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互將變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欲歛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

記二

五

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搜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子以為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路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欲歛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繁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為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

可有志者實以是為學為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三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以重善善字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變矣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子曰孝子之情深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閒耳

記二

六

以不中節為非亦可但以為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己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己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心生正指人生以

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會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警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會我始生而知其必滅宰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為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為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為惡百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為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稜乎氣質而言之

記二

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目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為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

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與荆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語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其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會

記二

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切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慮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炭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為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善偏全純駁清濁厚薄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為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

慎乎 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
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
惡者乃是他途歧路別無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
西海達於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
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
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
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
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
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邪不
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
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
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
氣質性惡本旨也言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
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鳥呼世豈有皆惻隱而
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邪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
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
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上焉而學以至之
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
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溺昧罔然其貪溺昧罔
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
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
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

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上焉
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
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傲岸絕物重者爲狠毒殘
暴然其狠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
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
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
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
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析義之功見此
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
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
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
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
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
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一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
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
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稊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
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丞貳獨非君命乎惟僭偽非
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
色也或黃或白與色有錯雜者獨非本色乎惟爲汗泥所染非
本色耳今乃舉丞貳與僭偽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汗泥並棄是
惟正長爲君命全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詩涯豈其論性亦從此

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易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之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公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笕中上面傾水從笕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使漸如

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清濁譬如箸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為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為拆去且何以拆去 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

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為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為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並誣性其初尚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揚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接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取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

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坐世而天下之為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為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為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贖貨者氣稟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囚父兄子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為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慮不及乃公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卷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彛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衡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

記二

七三

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做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曰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卽父子之性聰明卽耳目之

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切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卽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言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況禮樂之精博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記二

四

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味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辭而闕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汙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

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為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為此懼乎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

記二

五

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為不足解惑見為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為學者也即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慰何為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為氣質之性別孟子為本來之性自以為新發之秘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為偏而未備是何也宏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太日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為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禳程朱則如末旬之夜一明星百其時嗚然之星既不足比光而太日月又遠即儼然自居於日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

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見斯至陽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為多學而識直待坐老學漢方得間性與天道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為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記二

五

或曰昔儒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蕪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厭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愚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目為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茲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邑輕賦稅時工役靖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節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為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為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為君者下存治綱以嘗讀禮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為臣不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尚矣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彈言嗚呼奴之邪盜

之邪無論庸輩不足有為即有一二傑士迫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尚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執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甘酸不持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鄉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願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漢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俗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蒞政者公議舉之狀書某某淡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即以幣車迎為大事佐賓吏人俱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淡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即薦之公朝餘仍

記二

國為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淡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即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強為善盜竊督學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閒必重自斂斂即品行未粹者亦釐而可用矣為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百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救之善哉三言盡之

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神僊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為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方戒異服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俱歸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巨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歸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槩有為異言惑眾者誅五曰防後有藏佛氏經卷者誅獻者有賞六曰杜原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淡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入曰易正人給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汰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

記二

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救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愿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兆姓無絕嗣之慘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逃亾之巢穴驅游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佛輕視此身以耳目口鼻心意為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說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

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
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
即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
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
表也孔子視聽明聽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
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
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
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
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目
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竟之聲
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

記二

九

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目之娛而非欲也
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
視耳目手足為賊害惟闔眼內顧以為虛靈不昧猶瞽者坐暗
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自謂妙悟
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啖鷹舍身餓
虎何其偵倒鎔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
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
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
於此徒苦半生為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淺何也人
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

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
以事為不禱以秀念敬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
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為得之矣或豫燭未來或邪
妄相感人物小有微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為有道矣子
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故身歷而知其為妄不足據也
天地閒豈有不流動之水不著地不見泥沙不見風石之水一
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
目若忝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
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
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
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
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仁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

記二

三

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參合內外成人已通
身世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祖自灑掃精通
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德全矣以觀空中
洞照猶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顏氏學記卷二

戴聖述

先生八歲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登時即不能也

以下李琦王源所撰年譜

朱翁為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息而天地昭矣縣幕友孫明大奇之迎見如上賓騎過輒下

記三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介飲會男女應事接物之開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即己身離道僕之為下輕誣以蕭曹即君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每向人道之

同王恣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係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賊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餘馬干等起兵討賊下雒縣新城容城誅其偽官已而賊敗清師入眾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嘗集二十一史兵略為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為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規

煥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智通鑑獨觀亦多驚

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

丙午三十二歲除夕寫先儒主稱周茂叔為先聖燦案先生亦嘗稱朱子為聖人即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為真也

天下小過聖人必為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為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簪中叟彌縫使其醇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間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恣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為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生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

記三

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世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恣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閑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齊秦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即為空虛即為支離

王恣乾憚學習六藝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談論譬話也紙筆畫語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幸也以廷杖詔獄挫辱士大夫非登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為罪徒也

誰復敵愾

士約問孔子稱管仲為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偪不有管仲孰為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所以不得不抑之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鞞矣猶云盛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言已盡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率門人習射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

記三

三

者矣今蠶人無醫自朱振陽地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會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法也

體常人之情則不校體惡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矣

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目聰明支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脩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級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

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政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脩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

行也如其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汝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貧而仕仍會之否則一夫可也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會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錄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答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

記三

三

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案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情哉惜哉為治去四職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媼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觴決襟玉革帶淡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于或舞武或問仁孝或商

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或簫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峩冠博帶坐目坐如泥墀如游揚朱陸者侍或返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搦筆箸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黎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王汝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

如此昔人有言社稷虛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賣方今孔子之道墜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致塔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

又語塔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淡察乎利害而理

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記三

恭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時之宜也

身遠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欲注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忌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柰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謂夏希賢曰罪須知父母不悅卽我之罪罪何懸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懸懸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懸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必我心中有不可感動者狂也

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

戴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狂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誦焉

可濶哉

高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罵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塔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思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竝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孟子曰先立乎其大本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記三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委情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違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恩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情愈德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才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令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令邵爾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

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恣曰敗兵若以銖稱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靈也

內篤敬而外肅容體之根心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勇能亂我哉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恩立之奏始乃為世害至今乎

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即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添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其勉之

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急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偽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

晤邦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為閒署不知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脩身布教之道

猶班勝固見民以戲凶流凶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密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峰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字十一君嬰具雞酒祭徵君

哭之拜耿休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甲彭餓夫墓爵以酒盥漱百泉時休汝率子爾夏及楊蔭干楊誠甫李天祐孔益

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休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為是程朱罪我否休汝曰孔孟必以為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

前習見未化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以所不計也休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為暢言六藝之學休

汝出其主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淡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干以車馬贈行休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

夏峰高隱力學見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

先生何不箸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箸存學也病後儒之箸善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

學者日眾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

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遭

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為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注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注解託聖人之述可乎況靜

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涂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

粗述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義為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

從乎天章曰顏子仰鑽俯忽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
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
此也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
管不又天淵之分邪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壯
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強也
故一聖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豈以九容九息四教六藝
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脩是無身也九息之不謹是無心
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藝之不習是無學也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脩道即在性上脩故爲學必先操存
方爲有主先生曰是脩性非脩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
倫日用爲教故曰脩道謂教養三物之六德其發見爲六行而

記三

賈寧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節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
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汝努乃於大學先後之序有素乎仲誠
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
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思等操存不如此乃
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

孔子學於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問與達皆其兀然
靜存不觀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車曰學原精粗
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公多因心內思覺口中講說紙上
議論三者之閒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應稱書院或曰講
堂皆尚學之不謂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慮孔門爲學而講後

人以謂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藩籬不知仍
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
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
諾

返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
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
人兵閒二事扣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恩亦不必恩小才
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恩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
未至邪乾行語塞

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脩六德
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
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

記三

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
操存也
觀墟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
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賦而儒名存實亡矣評曰見確如
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
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
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
歎今歷授時布政之治公沾入建除互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
致也

謂墟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子存性存學所言大
異宋明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於先

謂墟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子存性存學所言大
異宋明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於先

儒而致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虎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他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即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那曉事者皆不辦事那愚謬至此不亾得乎

觀周密癸辛襍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以政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清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輯語錄爲賢異乎此者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

王汝乾爲定州過割地畝於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主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侍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歎也

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鉞從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并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日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詰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日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

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儼介右循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厦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僅以明理解智私解勇其氣運之脆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

德
闕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損矣乃自宋儒出而諸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

非禮勿視四句向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於禮也

晉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辨也其辨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讀善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開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其戴天者也宋徽宗遼夏

記三

十三

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是宋何以爲國奉以歲幣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豈得已哉辟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賣家賈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間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荆公爲難極詬之曰奸曰邪竝不與之商權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拘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辭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詔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母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讎而韓富司馬等皆當忍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矣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

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誦書矣旣而蔡卞重行刑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忘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頽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搢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辨侂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蔡世知岳飛之忠索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

記三

十四

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三審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亾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亾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漢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沈錮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嬖廢盛左右獻媚而已郭

汾陽猶窮者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貴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燕一察房不其冤哉

偶觀宋孫贇宋時二傳歎宋家母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鋼疾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異世傷哉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還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汙染還然自藏

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敵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文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

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

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閒只是相其扶持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外人傳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嗚呼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語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偽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

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王汝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觀朱子語錄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見勇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見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鏡言用八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

之天矣

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相細者曰不必是聖人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相慎其細

興乎

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汝乾皆天生俊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賢智之禍大至如呂新吾陸道威材識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先生問某不分父勞歎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

時文取士之害靜坐爲學之弊也

大興王源介恭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之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身錄

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豈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身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恣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卓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黎羹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陽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漢軍崔瑒莫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亾也亾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亾也亾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記三

十五

與門人言博蠶脩河法曰北人祇慮除水患不慮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身居戡僮以畱宋儒必悅使觀朱注果明程子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歎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卽聞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謂門人曰心姓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茲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顏氏學記卷三

記三

十五

戴聖述

學正李先生瑛

李先生瑛字剛主別字恕谷其先世本小興州人明初有進忠者徙保定府之蠡縣遂為蠡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愨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倡明聖學孝愨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奇齡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既承習齋教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法者考校甚備錄其語曰瘳忌編以待用由是學大進孝愨使先生奉其妾母

記四

居縣中率其四弟讀書而自與適居鄉相距二十餘里每朔望前日薄奠必徒步至鄉問父安否風輿乃還嘗曰孝愨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未嘗能也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以時省視鮮膏體稻竭力以養而自食粗糲不使親知其友趙錫之重先生行而閱其貧開數日輒使人饋粟肉於孝愨詭言先生所遺孝愨不知也年二十六遭孝愨喪擗踊哀慕如孺子三日不食寢苦枕由斂葬虞祭皆如禮服闋後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已至京師左都御史吳公燭聘主其家命其子弟從先生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其時名公卿如徐少宰秉義王相國揆許侍郎三禮皆過先生論學安谿李文貞公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之命其門人庶常徐元夢道意且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先生寧不往

見先生堅辭曰部民也往見非義卒不往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彙集京師無不樂交先生者且進士永光寶翰林克勤招集同人共爲講會先生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久之相顧謂曰乾坤精此不毀也而郵萬處士斯同允篤服先生爲特序大學辨業以爲學之指歸在是他日與先生攻論禮制握先生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閻生未足多也萬亦夙有講會每會皆達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列坐而聽一日會講於紹靈會館先生亦往眾請問郊社萬君向眾揖先生曰此蠡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子敢望今日後郊社請先言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辨業之旨歷歷敷陳曰此實之聖人而不惑

記四

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於是代州馮壘三原溫德裕大興劉有餘宛平郭金湯金城皆因先生以私淑習齋之學金湯字子堅金城字子固也與先生交尤厚子堅爲浙桐鄉令聘先生往一歲使者三至既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先生年四十燕子子堅憂之爲置側室每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後其優禮如此故人楊勤慎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富平亂國也治之當以嚴教之禁鬪爭止師禮事先生先生曰富平亂國也治之當以嚴教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御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慎修從先生言百廢具舉關面學者聞風而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者廩集居踰年先生以省親欲行慎修固留先生不允士民餞送者十餘

里不絕頓修曰上下皆知勤能屈先生先生固忍行乎歔歔泣
下既自而歸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
歸始遷居博野修葺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游日眾遠方郵
書請正絡繹不絕先生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曰學者當
肅其九容使身心修整袪妄戒昏則天君湛如而更習為有用
之學聖道其不遠矣安裕太倉兩相國將以先生學行薦於朝
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以幣再來聘先生皆力辭
後遂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年七十五卒於家雍正十一年正月
朔日也門人馮辰劉調贊等上私謚曰文子先生子習仁先卒
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始先生問樂蕭山毛氏毛嘗推許
為蓋世儒者意欲使先生盡從其學後以論格物不合而毛遂
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并詆周禮為非周公書不足信桐城

記四

三

方侍郎苞與先生交至厚嘗使子道章從學先生而方固信程
朱以習齋復聖門舊章為非每相見先生正論侃侃方無辭而
退後先生沒方不俟其子孫之請為作墓志於先生德業一燕
所詳而唯載先生與崑繩及方論學同異且謂先生因方言改
其師恣又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黃梨洲氏北學之壞則始於
習齋故先生門人咸縣劉用可淡非之謂其純摶虛辭誣及外
友今觀先生遺書知用可之言為然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躬行
為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因問道者眾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
所著小學精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
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
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郊社考
辨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詩春秋孟季

傳注學射御書數錄田賦考辨宗廟考辨婦胎考辨夢忌編閱
史邨視平書訂運心編覽天主書辨等書皆藏於家馮辰劉調
贊其纂先生年譜四卷嘉慶中先生裔孫錯為重訂焉

習仁字長人恕谷先生長子也自幼孝友未成童即有巨人之
志嘗仿先生立日譜嚴立課程晝所習行夜必籍之方侍郎苞
使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恕谷亦遣習仁以師禮禮之後侍郎為
作李伯子哀辭謂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兩行之甚
安子弟中未見如斯人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
人士亦聞其風而慕之乃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
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閒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
母老未能定遷會侍郎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全家被逮願以金
陵田宅居恕谷恕谷乃使習仁與妻附友人舟先之至天津疾
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為歸舟又數
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吾不能成父志而外命也遂於
康熙六十年八月卒年二十有四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南
也已矣為作行略見集中

記四

四

李氏遺書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戴禮履小節焉
束髮而就大學學大戴禮履大節焉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
古者年九歲入小學履小節業小節束髮就大學履大節業大
道之文尚書太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過子年十三入小學
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
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貴賤異
也至學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為得其正而班氏

會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由小入大從易入難百朱子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八字櫟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不恩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賈之年幼其能乎且六藝者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清遠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脩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但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而已誠正脩身說此事不入然則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也夫格物致知以誠正脩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

記四

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鑄鈹也誠正脩齊治平其耒耜鑄鈹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鑄鈹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以下大學辨業魯論興於詩章朱子集注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卽幼學也然會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

所記爲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祗學幼儀樂祗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大學一篇明大學成已成物之道也曰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已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后由知以行成已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蓋正心脩身明明德也皆所以脩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後晰矣此謂知本

記四

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慎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慎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脩密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大雅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卽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而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脩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脩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後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

不可脩也齊家在脩其身者身之用情有礙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具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則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脩齊條但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致推致也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於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

記四

七

皆訓至又孔叢子諫格虎賦顏先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脩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習其事造其極也致知在格物者行先以知而知在格物者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在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尙在不必言也惟恐學者浮游其物而用之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謂學外復有

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即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即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格物非學而何

記四

八

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者房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

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本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或曰大學塔案人即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洒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何閒於年少長邪乃問者曰從事小學并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為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即在誠正脩齊治平內聖經所謂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與至謝氏惶惶然則本之僧瑞巖者也豈聖學與

記四

九

曰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慎獨曰心在曰慎德即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未當得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為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為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為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為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閒持守堅定涵養純孰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為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况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為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

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孰是孩提而神聖矣何需大學之教邪塔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為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為涵養為操存曰純孰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注曰本謂誠意正心也蓋小學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後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後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與

記四

十

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伊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為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為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為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為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與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為學行於臨事為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

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為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為學矣皆與聖經不合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誠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尚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亦逆乎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脩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

記四

十二

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邪朱子孟子注以知性知天為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為誠意正心修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為上達即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下學不真則上達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个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即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躐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僨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

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逐管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謂類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為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恣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徧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為願能乎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返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

記四

十三

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性理大全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為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不可補填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誠意正心者皆何功與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于己是又以禮樂為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或問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

皆苟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彫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朝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个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得儀節是當

記四

三

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後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自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敬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棄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溫清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易言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容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廢語乃言考究禮節易學問思辨是何言與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純補

之至陽明則直林殺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刀蒙吉張武承等之播擊之也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作兩個亦是要人見个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真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孰則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履上治民由

記四

三

於明善是也今日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致足矣何必又言誠正脩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脩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審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懣好樂失在有所字非并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以無善無惡為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為善去惡為格物則致知後之誠意為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并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為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為者方為文。其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說。夫事為即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為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為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為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為事為乎。曰：不特

記四

五

見於事為者為文。夫見於事為如孝弟親愛誰曰為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即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豈可冒濶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邪。况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乎。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為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

己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為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為賊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蔥韭薤蒜等會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為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為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邪。不可通矣。先儒指人心為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目非即私欲也。

記四

十六

陽明以致良知為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聞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即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任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關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適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為用功之先後耳。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為知至知本。即格物也。格物本末即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觀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

知語為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為格致者也不
 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為本家國天下為
 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淺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已
 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
 物致知為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
 而為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
 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
 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
 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為
 知所先後邪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修身為本而言則格
 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
 道但格致為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為由始而終事功次劃然

記四

七

不可紊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邪 物格知
 至豈尚不知修身為本乎故知本知至並言之然格致實有學
 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王良以格物為即
 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
 致知傳學者已不愜其說其徒王柏又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
 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為格致傳崔銑高攀龍又改贖
 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良
 又以修身為本數句為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
 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
 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
 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誠意為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脩恂慄威
 儀誠正脩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心所欲為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脩齊治平矣然意欲
 正脩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脩齊治平也如惡惡臭
 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
 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
 也既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尚意狂為惡亦鮮其人即果有
 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
 而為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餘
 若意見則見解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襟念閒事冗
 緒無所為善無所為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為其事且
 或有不能為者也此皆妄用正心之功夫正則能照能攝裸者

記四

六

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慮則意狂為其事而始恩度之又狂意
 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後意狂為大學之事也為
 善亦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
 為苟且所謂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後可
 正脩齊治平也改前以修身為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為明親
 之本為惡之意即小人閒居為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
 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為善為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為惡
 為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為道又一意
 曰姑勿為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為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
 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矣若解

意為統貫明親之意不測然與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懣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懣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

中庸戒懼即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觀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觀聞以至其觀聞燕時不存其心中庸慎獨同此而意異此慎獨謂慎則不敢欺中庸慎獨謂慎則不乖於節致和也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謂心無靜時只一慎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觀聞非靜與分

記四

五

靜於動而以主靜為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中庸所謂戒懼慎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脩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為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慎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賢賢易色章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百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程子弟子入則孝章解曰不

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為重讀書為輕是

突然古學非專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詠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脩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一二自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子弟父兄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脩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君祭各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後

記四

五

儒多以辭章為文繙讀為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清定省之儀為學行溫清定省之儀為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為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為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身分本末緩急耶 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為小行為大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即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為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攷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

通於政事與分科者各就取長者言也以下聖經學規纂論語

吾十有五章 此夫子下學上達之實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躡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為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即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與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博學於文章 或問博學於文文章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之以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而身出實用其功故先儒以博文為格物致知約禮為克己復禮甚得即如

記四

三

痛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痛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為博學即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為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為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為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為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邪故其言不待辯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尙何佞之云

樊遲請學稼章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

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為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為上正士之位與不學為上之事下惟失聖學並有缺於士矣

衛靈公問陳章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亂將作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為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毋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頌伐費人而墜之不用陳邪

記四

三

子曰賜也章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恣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衰如充耳目者而夫子問之尙爾疑信不決邪

大哉聖人之道章 鄭康成注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為政在人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為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顏先生謂禮即道也惟至德之人疑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盡儉會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卻缺以六府三事為德

禮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燕失禮文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用賢出政為禮子大叔亦以指讓周旋為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為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大司徒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禮記中

子曰吾說夏禮至從周夏禮言說殷禮言學者夏非時制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即為學非誤與

仁人心也章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為明親也奚為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脩身為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為頓悟之學則非矣孟子

釋典帝曰夔節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朱子曰古者教洽記四

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此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緩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元晦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周禮大司徒鄉三物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真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為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真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為行節

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六藝為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射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注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為賈亂至何晏注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為多能小藝與道德仁藝又自不同論語毋求之藝孔氏訓為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為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為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即德也行即此行也文即藝也

大司樂職記四堪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樂德教國

子中和祇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脩內禮以脩外之言觀之益信

王制司徒案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洽於司徒返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與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帥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酬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敬任邴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即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乃實教實學選士

之良法也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一節 合語即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注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脩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內則子能會食至四十始仕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即其所學易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為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脩其

記四

五

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養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惟試誦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晉武蓋以助教隋煬改大學為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為司成館祭酒為大司成司業為少司成博士為司成宣業後又改為成均監總之亦主於誦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十一百三物四術愈

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至息陽游焉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為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為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槩遂覺所入有合自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對民談性測天乎可向之詠詩作文排比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不能無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

記四

五

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為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性今雖歧涂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尙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尙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昏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誦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多其人矣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觀此

盛與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尙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執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明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泮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曰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邪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僞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邪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豈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

記四

五

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乎

宋豫閣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閣曰俗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閣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氏之教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閣沈吟因闕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

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閣默然又閱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閣曰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閣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

論學

記四

五

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忠忠貌恩恭忿怒難疑恩問以何恩之卽心性也未有公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太耳聰性何在公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公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公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學卽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以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圍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左氏春秋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窮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卽德

行有成亦祇為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章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即以豆為陳習兵乎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謂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苦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盡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為學宗且稷聖道以他涂耳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亾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據條請曰古者殺青絲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子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

記四

五

之若周禮已亾而勇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遺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益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亾邪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與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亾邪禮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行之既久不無差失孔子以所學者為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非謂士喪禮之在國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邪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散亾矣然其言乃指班爵

祿之一端非槩指周禮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亾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斯學於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亾而執此以為禮也若以為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亾尚何載焉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亾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為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曰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興高堂生博士即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

記四

五

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亾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偽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邪況其弘綱細目亦非縣空所能撰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聞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即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摺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闕之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為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

齊至介假皆正尚明季易為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粹
學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豐儉遂分先後
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
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錯簡脫落者亦或
有之但不可定為戰國人作也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
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問以為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
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
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高
堂生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為
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即間有踏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
脩已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田官政猶是六典遺意
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繹其中可見此三書

記四

者百世不可廢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有後世空言而置實
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
紛然且指為偽是必禮法蕩然變人類為禽獸而後快也不亦
可懼之甚與子云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
亂亦未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亡七八矣先生脩明禮樂有
功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尚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
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興問曰朱子以藝為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
公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即
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
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
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中者是異端自以為中也

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
邪又曰游於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任粗迹也曰姑
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
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
之趣也有是道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
高寄之言耳今以為學術其遺誤後世不亦甚哉
鄧縣萬季野斯同閱子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
藝為物學習為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
子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
學尚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
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并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
必不與老農老圃並末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

記四

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為實事難備故治賦為宰聖
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
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管廷耀問學子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
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
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
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秉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
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為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
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
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為主而宮商角律入耳
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

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垓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為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御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皆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為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家也其言甚明

記四

三

祁州王威休經邦知予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威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為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實貴國服為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齊夫今之耆老官不甚縣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使其事繇則必委胥徒而奸賣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徧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為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己而安州馮繪生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為息然尚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

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瑋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脩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與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竝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資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平治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即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為我冀可對曰吾學冀禮乃來乎粹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即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即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為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記四

三

從孫會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為我言格物須就當前切要者格之如親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即宜格焉為農則格農為士則格士見有疾則格藥餌見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脩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其時草堂虛心淡以為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稌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即職及幽深高遠也乎

實靜庵克勤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為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為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既曰整齊嚴肅以敬為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

眾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禩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面壁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虛而用虛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禩必入歧路矣

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

記四

五

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嫺與郵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脩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論語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

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途徑異端曲學易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塾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顏氏學記卷四

記四

五

戴聖述

卦爻之象與占不可分繫辭傳曰設卦觀象六十四卦皆象也繫辭勇而明吉凶六十四卦之辭皆占也平居所玩之辭即卜筮所玩之占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易者象也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皆象也而遇其辭者即以爲占勇本義分象占爲二則聖人明曰象以言象而首乾卦元亨利貞四字祇論占不設象謂之何邪潛龍勿用觀下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干也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明作一句讀明以无用即指潛龍言今分潛龍爲象勿用爲占母乃非經旨乎如坤初之履霜堅冰至上之龍戰于野明明皆象不可言占朱子亦以爲占即在內然則他卦他爻又何必分象占乎且占亦無定矣如

記五

明夷初九以于飛垂翼爲象于行不會有言爲占則占出行者可也而占鳥雀者不又當以于飛垂翼爲占而于行不會有言爲象乎何以分焉以下周易傳注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蔡墨曰乾之姤潛龍勿用游吉曰復之頤迷復凶朱震易傳載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六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六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初三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象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故蘇軾亦言卦主靜爻主動是爻論變古然也然而玩索爻辭論變者十一二不論變者十八九何也以卦有材則爻亦有材聖人儼象其材以待占者本爻之爻互舉對勘則變化无窮若必每爻先立變辭則一卦變六十四卦稊隨莫舉不可以爲六爻辭矣

顏習齋先生曰舊解乾乾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析也終曰乾乾者書則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之事也夕惕若者夜无事作則用操持省察之功也傳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曰行事則非後儒之講學徒口耳者可冒矣

理氣心性後儒之習談也易則不多言氣惟曰乾陽物坤陰物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論語以仁知孝弟禮樂爲道偶一及心一及性而无言理者惟曰敬事執事敬唐虞于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成周于六德六行六藝曰三物與後儒虛實大有分矣

記五

漢焦延壽有一陰一陽自姤復五陰五陽自夬剝之說宋人因之爲卦變仲氏易因之爲推易大約謂一陽五陰之卦皆自復剝而來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夬而來二陽四陰之卦皆自臨觀而來二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朱子以爲非作易本旨乃卦成後有此象其言近是如兩人對閱高下互分二木相勘枝節參錯爲卜筮觀玩之一助亦可而以諸卦自復剝等來則斷不可乾坤生六子一因重之六十四卦皆具勇有師卦自復卦來訟卦自遯卦來之理邪且六子助天地以生萬物者也而震巽坎離艮兌反生自臨觀等卦則慎甚矣以至干寶謂乾之初九自復來九二自臨來諸卦反生乾坤更顛倒凌亂之極矣身可訓邪至來知德又專歸反對名之曰綜夫反對見于雜卦本屬經義但專以此解往來諸辭則其說有難盡通者如賁與噬嗑反對賁家曰柔來而文剛來注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以之陽卦分剛上而文柔來注曰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

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夫噬嗑上卦為離下卦為震是亦可曰柔文剛剛文柔矣且分字何解猶是一陽二陰之卦祇一倒觀並無移動何以言分

一陽來復為復三陽交陰為泰臨二陽上進已過于復則陰退順可以相感未至于泰則陰尙盛未即相交其于陰也有臨之象易故禘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陽與陰也二陽漸浸而長以臨乎陰內說而外順二剛得中而五柔相應大亨以正非行健之天道乎雖然有長則必有消試取臨一反觀之則觀卦也就畫卦取象臨卦象夏正十二月為二陽之月以至正月二陽二月四陽三月五陽四月六陽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七月三陰八月四陰正合觀卦已陰長而陽消矣凶矣而為時豈久也哉聖人于陽長而即與其消如此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合而

記五

三

生萬物自然之理明載聖經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謂乾坤一交而為姤復再交而為遯臨三交而為否泰以變諸卦是古聖之作六十四卦也先有乾坤二六畫卦乃以乾坤交而為姤復六卦再以姤復六卦變而為師比等五十六卦則是乾坤生姤復六卦非乾坤生震巽六子五十六卦為姤復六卦所變非六十四卦為乾坤六子所重也盡背聖言矣復則亨矣以反易觀之乾陽窮于艮之上而反生于震之下下為震行上為坤順是反動而以順行也則陽自出而入復于无疾雖坤朋尙來而順以行之則无咎夫一陰一陽道也今陽反而復于道自剝盡為坤剝上一爻歷坤六爻其得七爻一爻當一日七日而來復天行消息盈虛之自然也然則與剝反觀剝順而止此順而行矣剝小人長此剛長矣小人長故不利攸

往剛長故利有攸往矣夫復者反動即反生也生生之謂易六十四卦皆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心祇一生也而可見者莫過于一陽之初生无往不復有斷必續為物不二乾知大始復不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卦變圖復剝臨觀等互相往來仲氏易謂其禘亂也宗朱并十辟卦變圖以剝復等十辟卦為聚卦祇可易為他卦不受他卦易謂十卦彖傳內並無剛柔往來諸辭可證然復卦明曰七日來復剛反何嘗无剛柔往來辭邪則聚卦與易分卦受易之說不必泥矣

一陰一陽分立兩道也一陰一陽送運一道也其繼續不已造化流轉者乃陰陽本然之善也韓康伯注曰道者何无之稱也在陰為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蘇氏易傳曰聖人知道之難言借陰陽以言之陰陽未

記五

四

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道之似也又曰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朱氏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又曰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則道也又宗程張論性曰性有義理有氣質義理皆善氣質有善有惡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論性不論氣質其言未備信如諸說則改聖經曰無之謂道一陰一陽不謂之道繼之者有善有惡而性成焉可乎明與聖經反則何不直攻之闢之而乃為之注解乎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明以陰陽仁義皆為道矣而曰不是道將仁義亦非道乎陰陽剛柔仁義其實也謂之道者名也如甲有身實也呼甲身曰長人其名也今謂甲身不是長人長人

在申身先所以爲甲身者也其可通乎在天道爲元亨利貞在
人性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非氣乎仁義禮智不可見而發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氣之用乎性心生也心非氣質而何以
陰陽之氣之流行也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今乃分理道
別爲一物曰理道善而氣惡不亦誕乎夫以無爲宗出於莊老
韓蘇明主之朱子闇惑之而詆孟子反聖言異哉

大衍之數所以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者以其原爲天地之數
也天數有五二四六八也地數有五二四六八也而一三
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同爲偶是五位相得乃由天數一
三五七九合之爲二十有五地數二四六八合之爲三十則
天地之數各有所合共五十有五夫天地之數以五爲率故五
帝五方五常五品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皆以五十其五爲五十

記五

五

則數終矣如君子小人之澤以五世王者之興以五百年言極
數不過是也而合天地之數實五十又五所謂終則有始天行
也而筮用成數猶陰陽用老象以終則必變也故釋公有五而
用五十十筮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以此也五數小衍也五十之
數大衍也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故上言大衍五十而下直
接以天數五地數五五十有五以釋之將天一地二反置後文
復起詰端宋人不知妄爲移易且有謂大衍非文王事者毋乃
侮聖言與

鄭康成注天一地二章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三
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相
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
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

與天五并然其說不始康成楊雄太玄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
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呂不韋月令曰木數八火數七
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蓋自戰國末卽有其說矣而實與易道
刺謬繫辭曰乾大生坤廣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
卽曰成物可見也不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或可曰天生而地
成今乃天地各分生成各有生成是何說乎且天生而二成
地三成而二生何以言之水木土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
金何以當生于地而成于天金木皆地生若曰木天生者得天
氣也則何物不需天氣者取火于日空中有火火不實生于天
乎土之生似當先于金木而反居五夫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
何居或謂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因據之
爲相生之數則洪範枚舉不容无序非爲生成也不然五事一

記五

六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豈亦先生貌後生言以及
視聽思乎夫土卽地也豈有地猶無土待生水火木金後而天
乃生之乎地之成土卽以地成地乎況六七八九十之數復何
自焉後人以此演河洛圖太極爲生人生物之原乃聖經祇有
五十五數以爲大衍之本而並不及五行生成一語豈經旨亦
尙有關漏邪其爲穿鑿附會灼无疑也故五德相禪之安高拱
本語明辨之五行生成之說非易道郭雅亦言之且五行配八
卦加以生克更爲誣經聞之毛河右云以卦義言離爲火坎爲
水巽爲木矣然震爲雷不爲木艮爲山不爲土兌爲澤不爲金
卽乾之爲金不過與爲玉並言非專屬金也以卦位言則震木
兌金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而无四
維卽曰坤艮屬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各一卦而金木與土

則各有復卦且何以中央之土反無卦位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為坎地二為離天三為震地四為兌而乾巽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為五十反為卦數所不取夫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今卦有合五而五正五如金水為一五木火為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石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深萍盲者笑其妄以為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恢為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也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要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

記五

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克謬矣哉蒙按金木水火土始見於大禹謨然與穀稱六府不稱五行甘誓始言五行而不詳其目至洪範乃有五行物數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謂五行人開最大而適用者有此五物猶夏書言財貨藏于是而謂之府也故左氏考工記並名曰五材非謂握自帝天而能生萬物也宋人太極圖乃謂五氣順布化生人物則金木較之人微且頑矣乃能生人焉有是乎若謂四時配五行天有五緯星氣實生人則地有一物天有一星如少微四輔類非星氣能生人也王夏傳說以人得名能生人邪四時配五行亦後儒約略象物之說月令春盛德在木乃言春之盛德種之于木非言木有盛德而生春之物也夏秋冬之于火金水亦然且此經所未有也至以天地生成配易卦謂天一

生水為坎一地二生火為離二天三生木為震三地四生金為兌四因以地六成水并列西北為乾六天七成火并列東南為巽七地八成木并列東北為艮八天九成金并列西南為坤九則乾為天為老陽乃為地成乃得老陰六數坤為地為老陰乃為天成乃得老陽九數何其傾乎乾天稱父坤地稱母以生萬物而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六子動之撓之潤之說之終始之陰陽化育之道盡矣今術數家但知宗後人五行生物不知大易此其所以為小道也五行之物散見于易或以易无五行又非也但五行言已成之五行也五行不可言生克而有畏愛如白虎防風為使愛也木香見火无功良也世誤以畏為生曰易有大極云云乃申明大衍之數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崔憬曰五十有一不用太極也不變者也有太極之一

記五

乃可用四十九策分而為二有奇有偶也是有太極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為二以象兩儀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偶无奇耦兩儀也何以象兩儀生乃可挂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七為少陽象春八為少陰象秋九為老陽象夏六為老陰象冬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若不分兩儀則合四十九策揲之祇餘一而陰陽老少之四象无由見矣何以象四時四象生則九變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易圖明辨曰此段兩言四象朱子以此四象為聖人畫卦之次第以後四象為揲著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又相連不遠豈容有二解哉前後皆

律合八十一

30A

言筮占太極節為覆明大衍無疑也 朱子宗道士陳搏先天圖以此節為聖人作卦次第其易學啟蒙圖先一圖為太極而上加一奇一偶兩畫為太極生兩儀一奇一偶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為兩儀生四象四象各二畫上又各加一奇一偶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出焉為四象生八卦以上又各加一奇一偶為四畫卦十六又各加一奇一偶為五畫卦三十二又各加一奇一偶為六畫卦而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姤至坤三十二卦共六十四卦出焉子邵加一倍其上更有七畫八畫無窮畫卦有言無圖本義載此圖又不作畫但以黑為陰白為陽累而上黑白相間六層乃以震四離三兌二乾一圓轉于左為數往者順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圓轉于右為知來者逆為伏羲先天八卦圖又以六十四卦橫

記五

九

圖截為兩節北起復由東離盡甲而南至乾盡午中亦為數往者順南接姤由西坎盡酉中而北至坤盡子中亦為知來者逆為伏羲六十四卦圖又以橫圖斷為八節東自復而西至无妄八卦為一層下東自明夷而西同人八卦為一層又下東自臨而西履八卦為一層又下東自泰而西乾八卦為一層乃上西自姤而東至升八卦為一層又上西自訟而東師八卦為一層又上西自遯而東謙八卦為一層又上西自否而東坤八卦為一層乾始西北坤盡東南為伏羲六十四卦方圖而圓圖又分卦氣自復一陽生冬至十一月半盡震離之十六卦然後得臨春分二月半又盡兌之八卦然後得泰立夏四月初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一卦至夬皆為五種五月初遂接乾姤為夏至五月自此又盡巽坎之十六卦然後得遯秋分八月半又

畫艮之八卦然後得否立冬十月初又隔四卦得觀又隔一卦得剝皆為大雪十一月初遂接坤復為冬至以上皆先天圖本義載于經首曰此非某說乃康節說非康節說乃希夷說非希夷說乃孔子之說但儒者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始反于易而說始明身呼朱子曾不慮陳搏為方外之流而遂誣指為孔子之說耶孔子曰庖犧始作八卦是易自作卦起未嘗聞自太極始也且作卦奇偶畫也太極圓圖非畫矣非孔子之說一孔子曰兩儀生四象崔憬以九六七八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為四象然即揲四中蓍策之事在畫卦因卦後非未作八卦而先有四象也何者老變而少不變故從已成之卦而推故仲氏易曰乾為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坤為老陰非老陰而後坤也非孔子之說二孔子曰成象之謂

記五

十

乾則先畫乾效法之謂坤則次畫坤皆三畫卦以象三才未聞有一畫兩畫止而謂之陽儀陰儀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者非孔子之說三孔子曰震一索而得男則又次畫震巽一索而得女又次畫巽坎再索而得男又次畫坎離再索而得女又次畫離艮三索而得男又次畫艮兌三索而得女又次畫兌而八卦畢是為作卦之序從未問其序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仲氏易曰乾父坤母合生六子今何以父子母女並生且六子俱先母生少女先中女中女先長女生世有此事乎于一索再索之義盡失矣非孔子之說四孔子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是畫八卦後不更作卦祇因一卦而重以八卦故但曰作八卦不言作六十四卦也如乾重乾為乾乾重坤為泰乾重震為大壯乾重巽為小畜乾重坎為需乾重離為大有乾重

段爲六畜乾重兌爲犬以下七卦皆然而六十四卦畢今連翻
梁畫豈因重哉非孔子之說五經但有八卦六十四卦今忽有
四畫五畫卦何以聖人不爲之名也且于三才何取焉非孔子
之說六爻辭以一畫爲初不稱一明无前于此者矣以六畫爲
上不稱六明无後于此者矣故說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易六畫
而成卦今以爲六畫後尚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明背聖言且
果如此則六十四卦之理未盡也非孔子之說七孔子曰震東
方與東南離南方致役乎坤說言乎兌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
此八卦方位即言伏羲之八卦也今強坐之曰此文王後天八
卦而換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與西南艮西北爲
伏羲先天八卦以經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附會之然此論八卦相錯之象竝无南北方隅一字而可

記五

強以己意經乎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坎
離匡郭運轂正軸北柱四卦以爲橐籥朱子注云乾坤爲爐鼎
位乎上下坎離升降于其間如車軸之轉轂以運輪一上而一
下也化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與兌也橐籥囊籥其管也能與
可曰先後天圖參同契皆具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
中陽實離中陰虛則仍爲乾坤故丹家謂之還元是不惟先天
方位爲異端之學即後天圖依傍說卦方位而亦借爲修煉用
與聖經若風馬牛朱子注參同契恐人譏議自詭其名曰空同
道士鄒訢及著啟蒙又署名曰雲臺眞逸是朱子明知其爲道
士之說明自附于道士而乃以亂聖經指爲孔子說耶其非八
也說卦言萬物出震齊巽見離養坤說兌戰乾歸坎成終成始
于艮雖祇有兌正秋一語而春夏冬俱見矣此聖言无可易者

今先天卦氣何其舛也或問朱子卦氣陽生陰生始何疏而終
何密臨二陽生爲冬十二月卦乃在春分二月半泰三陽正月
卦乃在立夏四月初推之一槩乖反朱子亦不能答曰未得其
說容更思之又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
話不可交互求合身呼是何言也義文有二易邪四時運行萬
古不易易有伏羲配以此卦而文王又配以彼卦者且十二月
辟卦爲漢儒說尚非聖言若兌正秋諸語則孔子之言義文易
象者矣兌正秋也而今爲春辰月矣乾秋冬之閒也而今爲夏
午月矣艮終乎物而始乎物冬春之閒也今爲秋戌月矣八卦
皆顛四時皆亂乃誣曰此孔子之說其非九也胡艸明曰先天
圖以自震至乾爲順數已生之卦自巽至坤爲逆推未生之卦
然則經曰易逆數也豈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丹

記五

家講順逆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即抽坎填離也與易何與而
牽之汗機聖言邪其非十也至本義圖但以黑白分陰陽更可
怪異豈伏羲畫卦時左執黑筆右執粉筆邪抑六十四卦俱无
畫黑白之中遂分初二三四五上邪且白畫之陽固奇而黑畫
之陰亦奇邪何強作事至是
陳搏又有太極圖傳之周茂叔見於朱震進易說表然程子兄
弟親學于周與邵堯夫爲友而不及太極先天一言朱子乃又
表章太極圖以爲學宗其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文化生萬物亦附會于太極生兩儀之文當時陸子
靜張欽夫林黃中皆不以爲然毛河右著太極圖說遺議以辯
之略曰太極圖二氏學也其圖竊取魏伯陽參同契中水火匡

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并于紫宮太乙不帶居卦位

于中央至是則行從坎始太從離終皆坎離水火之中故五則暫息

不息而上外矣行從坎始太從離終皆坎離水火之中故五則暫息

合于陰陽十五之數坎北數一為履一坤南數九為戴九震東

數三為左三巽西數七為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則二為右

肩四為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為右足八為左足中央

數五為太乙之數而太乙四周不復再息中央而上升則太乙

之數遂止于五數而无十數勇從橫交互皆得十五其說如此

而未嘗曰此洛書假曰洛書則緯書具在其于九宮篇後又曰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日以建紀辟者君主也謂攝主十二月之

也何也夫康成之注衍數而別釋河圖與易緯之言宮添而別

引洛書二者正相符矣據按朱子曰易本是象可為特見但自

王弼掃象而後程傳專言理朱子不甚滿之而象數無傳適當

時儒宗周邵皆出于道士陳搏傳書淮輦有此附易妄圖遂引

道易首而不知陷于異端是朱子之不幸也後人无考見本義

首載此反若義文之易皆從此河洛先天諸圖而起者一誤盡

誤禍斯烈矣觀大傳天生神物與仰則觀象于天二段則伏羲

作易无物不察即當日真河圖洛書亦僅與天生神物象獸之

文同為感觸之一端耳今不玩易而但觀著龜鳥獸即盡易乎

溺圖書者何以異是

天地固有否泰往來而尊卑之位一定艮山兌澤分據而通氣

山伏氣于澤澤蒸氣于山為雲為嵐為泉為雨震雷巽風各體

而相薄出于地行于天風叫號而追雷雷旬旬而從風咸恆損

益四卦可觀水火之性則不能對發而相射也火上水下炎上

者上潤下者下曰未濟又火上澤下曰睽謂不相射而違忤也

水上火下炎上者上入于水潤下者下入于火曰既濟水火有

形无質相濟則水火為一不相射也又水下澤上曰革象曰水

火相息非水下而息火即火上而息水更革而不相射也非是

相濟即相革故又曰水火相逮以水火之卦雖可對列而水火

之物无能對攝也唐宋訓不相射為不相入不相是定位也乾

坤相錯通氣也艮兌相錯相薄也震巽相錯不相射也坎離相

錯重而六十四卦皆相錯也此節文義甚明宋人忽以道士陳

搏先天之圖涵之謂之伏羲八卦方位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

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通氣未嘗曰艮西北兌東南也

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未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

也而強誣聖言可乎且伏羲文王同此八卦而誣曰此伏羲入

卦帝出乎震一節為文王八卦何所據乎文王曰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大人行乾之事也與道士修煉之術何與

而竊取為名乎王文中擬經亦屬擬議之事宋人遂比之操莽

今強纂聖經以入異端較之擬經何如也

乾坤鑿度以乾坤與艮四隅卦為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為四

正有云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

雖緯書不可信然亦見兩漢時皆以帝出乎震章所言時位為

義畫原義至文王繫辭坤之西南得朋言坤蹇之不利東北言

艮而孔子詳說于此是自古聖聖相傳八卦方位時氣皆屬一

致乃邵子為陳搏所誤朱子又為邵子所誤矣以乾南坤北為

巽卦方位于此乃曰未詳身呼何賦為主遇主而反不識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問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

嘆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外亦不虛生故曰可矣道猶路

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

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以下論語傳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顏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

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

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

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息此不可使知也自聖學失傳乃謂

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

壞矣

克伐怨欲四者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即以爲仁則

吾不知也蓋仁則克己復禮內有存養心性如承賓祭之功外

有萬物一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遇欲而已也宋儒專以

心中無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潤之

記五

五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息無益不如學也後儒於古人文

以禮樂之學漫不致習而徒強揆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

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

恩僅無益以息在禮樂名物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息則有害

以入於測性猜天將躐等而陷異端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

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按聖門不輕言上

達固也卽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

慎獨正心乃後儒教人先講心性誣世甚矣

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卽下文曰

新又新學脩恂慄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教也止者至於是不遷

也至善中也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禩霸之權術以爲

泊平非善也以下大學傳注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

禮末也事其物事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

也脩身卽下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食息之事皆脩

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聲容靜口容

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主也正卽下文心

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敬以直內則有

以檢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之所之也欲爲脩齊治平之事也

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脩齊治平也則

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

記五

五

而後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

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

之物如三物四術脩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

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

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後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

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卽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治

平之本卽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者卽

見先後內也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

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本末不可倒加此則知本在

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脩身則不混

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襍霸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

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

皆德為仁禮陰德為義智疑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即性之仁敬

長即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

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即後文

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然皆庸也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其由之道矣

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間寂然不發已心

一無所覩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然此須臾之未發性本在

勇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隕矣故君子存存

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公也

喜樂為陽怒哀為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愷惻及物

即仁有節文即禮有漸制即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

樂即智凡願為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為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

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戒慎不覩

恐懼不聞以至於其翬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

中肆應是致中也慎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枉不敬其

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已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

潛孚品彙成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變營政事之位

育也脩道之極功也致中即論語造次顛沛心不違仁也

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即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

之守一也

脩身以道五達道也脩道以仁三達德也專言仁者知勇義禮

皆統於仁也

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返身而萬物皆備于我也身之本誠者

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

乃不勉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

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

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

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命之謂性也王道率性之謂道也

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

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也明如秦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

德也自上脩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

人倫也誠如詩小雅所言民之質矣徧為爾德也是王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上文言至誠之道已乃贊其大而歸之以禮以

見崇禮之為至也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于臣弟友之

天則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

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

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知崇效天也道中庸者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也溫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

王損益因心也終以敦篤純厚全其至誠而崇禮以率制萬物

裁成天地焉朱注以洋洋三句為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為道小

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

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睿者息之淡入也百
聰明心息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
止水寒潭幻照無實用與淵泉時出正相反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易上文睿以聖者為
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溫柔仁德發強剛
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禮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
大德小德即此也

馮樞天曰集注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為乃可
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合不
之用何也曰集注旁襟膚泛不明言學之正途乃聖學之所以
政也無論他經即以論語言數章而後即曰學文則文非正學
之所狂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也與詩立

記五

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
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矣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
下學也即學兼知行亦未明晰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
尙是蓋學有可即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禮是也有不能即
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略是也且即日用之禮
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顏之類可即學即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
孔子則但為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為行不可即以學為行故
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為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
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獨置之
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託賴豈小失哉

以下傳

李文長問曰學狂已知不知狂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

其語意視人知甚輕矣如此自不必慍非而字轉文義也聖學
視人知甚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成已即以成物非不欲
應人知也乃不知焉安乎慍矣然廣土眾民之欲定四海民之
樂即不得遂而所性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趙漸達問曰日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為始以
孝弟為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
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即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牽及性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言愛曰能使枉者直程子必訓仁為性則孝弟難言
為性之本遂訓本為始且因而遁其詞曰性中祇有仁義禮知
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
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記五

問朱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其說如何曰後儒改聖門不言性
天之矩日以理氣為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為二
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
氣太極生兩儀為理生氣則老氏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經
言道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
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
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
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地
有分理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於心命出
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
鑄鐵成錯矣即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為愛之道理云爾虛字
也及觀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之甜醋之

酸夫糖甜醋酸即其性即此物非糖醋為根酸甜為苗也亦非酸甜為根糖醋為苗也仁性即愛非別有一理為根而愛為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即仁也即愛也即不忍也即性即情也必以愛為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為政請問事非政事乎曰非但此也即朱注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納事亦具矣曰事則本末畢舉矣顏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為政先儒斷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卑事功不知不覺遂為此語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粗言之猶通謂為此事

則心狂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狂腔子疑乃離專言敬矣且為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嘗者善聽善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問中庸戒慎不觀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有二一其所不觀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時宴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卻事以為敬也

問何以見離專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惺惺法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益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敬先事後非離專言敬與其持敬

之功曰半日靜坐何嘗善事與四明潘用微曰必有事之謂敬非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所謂敬乎

語惺敦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其後不惟楊龜山李延平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議其似坐禪入定也即程子與游揚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深尺餘乃醒試慮從古聖賢有此境邪

問集注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武公內而威儀話言外而告命兵戎微而爾室屋漏顯而灑埽友朋行之有具動必以禮日求儆戒視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處善樂循理貫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

問溫故知新不從集注何也曰朱子曰溫故不知新只記硬本子間見雖富記誦雖勤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義則其所謂溫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即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操纓襪服敬孫時敬之謂也況子夏曰月無忘其所學溫故也曰知其所以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注故新亦分二事何必於此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為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即禪宗不特在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惺惺故悟欲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潛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境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為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之旨天淵分矣

問張氏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以為無計功謀利之心

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蘇露班書誤急為計宋儒遂遵此為學術以為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忍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祈秋報皆為冀利貪得者矣廉于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勤於為善安用上為

謂憚廉夫曰魯有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賜之伯禽受之皆非也其論似維持君臣之倫而實未盡人情天理之至也觀之書可見矣二帝於臣拜而不稽首周王於諸侯惟有天揖土揖時揖乃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獨拜手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

記五

五

算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刪書存之固以為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堯舜竟以天子與臣屢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程啟生問素絢章不用集注請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素在也先而繪在後素即繪之一色也況素地古所未聞尚書考工皆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為言孔疏云祭服玄纁為之故時稱玄衣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素地任先須改云後於素矣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教也聖人教人以禮為要曰克己復禮約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

如莊老言禮義忠信之薄乎蓋詩言素以為絢謂國色素豔拭之瑩然濯之皎然是為絢飾子夏之疑則謂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證以繪事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即名為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為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後之拭濯不可以蒙不潔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皆有後起之功釋回增美不可已也夫子言後素未嘗慮及此故贊以起子馮樞天問曰集注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自非指素地歟曰注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味而能受他味之和白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采忠信乃禮之實具非與禮為二物而忠信任先禮在後也

記五

五

王文定時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慮后妃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為之慮擇配至於寤寐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宮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可為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宮女矣王業基之宦寺宮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宮女為恣矣序謂后妃慮進窈窕之眾賢未得而憂既得共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為新說也

問吳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乃其械刻責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朱注如樊遲粗鄙近利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

晉來好文離陸子謂有若為人孝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鑣者耶

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論語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守先王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若說樂道便粗加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个甚麼審問个甚麼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个性善作甚麼一派禪悅藏鈞

記五

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集注游藝為小物為末為輕何如曰庚子冬如江南適鄭魚門江寧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為本藝為末恐人舍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為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為學道是以禮樂為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注道藝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為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夫子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蓋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

承即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注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注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權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重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曷為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卑宋人之輕文武備又可見矣此其所以屈膝於金源也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為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王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恣惟有正月朔日縣治象之恣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斂之且狗以木鐸曰不用恣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即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祇在庠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

記五

師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焉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諭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無觀以勸蠶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聚眾講說忠孝之所以然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領解智者啟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子絕四注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問集注以私欲訓已不用之何也曰已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即曰為仁由已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

重學禮宋儒專言公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公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說得以相禳始以私欲為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為賊而攻伐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其害可勝道故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注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爲之難之字指仁字難即仁者先難之難言爲仁難言自初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爲事先豈聖言尙待沾補耶

記五

五

若禰祖則從古有之商太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禰廟未聞新禰之君有空禰廟而升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禰廟以不入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姪廟可入也魯文公時當遷閔祖廟而耐僖公於禰而文公欲尊其父竟遷閔廟主躋耐於祖謂之逆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會謂閔居耐廟久僖即其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耐而後祖也謂僖宜禰者而先之閔爲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是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仍禰廟在穆僖當耐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禰四廟以次遷遷耐必在昭耐必在穆耐者不論其世次爲父爲祖爲兄弟爲姪爲孫而皆耐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本者舊爲君而新君曾爲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

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耐祖於禰而何耐矣

問三友三樂集注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立言豈爲瑣瑣比偶哉況以注文觀之節威儀似不諒何以反直工嫻說似不直何以反諒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尙知節乎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驕樂者尙欲聞善乎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

謂三弟曰朱子云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心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爲理乎且聖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那物事

記五

五

不能時習與異端窈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同一旨乎問朱注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目豈吾儒盡性之學哉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即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卷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即在氣質無二物也與端滅公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已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入道之門戶然向解皆誤主一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

定然後可正脩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勇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注以意爲心之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卽屬正心功夫矣經何以分爲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玄牝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語三弟曰誠意歸之慎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爲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對天地而泣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注以審易慎以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爲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後之意亦何至期於爲惡若如時解爲欺慊之幾則意在爲善太惡而卽誠於爲善太惡如好色惡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爲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無

記五

爲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專詆陽明何也

陳睿安問性道朱注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道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此性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與慎獨學者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覩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覩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覩不聞推至其覩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己不覩聞之時人所易忘火息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

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讀朱注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覩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怠則得之先立其大卽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皆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卽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覺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搏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分之爲靜存動察矣

記五

張額門問朱注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犀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回守而道明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眞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圖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字而其所任之致知爲誦誦爲惺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眞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

謂吳穎長曰朱注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眞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輝光曰新其德中庸申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教化豈僅民之爲賀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管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如王介甫司馬君實一造新

恣一變新恣過激而致敗朱元晦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
激惡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謂哉

劉士立問自誠明節不用朱注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脩
道一名兩解殊為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注曰由教而入是當
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季白問朱注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
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為天道
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為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
且故至誠無息即承上文成已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
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即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
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注評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

記五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埽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曰快
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
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
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斥公間見直指性天為頓悟為
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禱服以孫以摩操
心皆身遷善改過日慎月厲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
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為捷非
信口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
耳是也評曰中庸隱怪是賢知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為隱怪乎程子教人靜坐撥會性天

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息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息天地之
理有所得即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
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明當然也必有所以
然非正兩耳為耳有所以耳者為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
以為過乎

評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取恩量祇是讀書
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評曰掃記誦詞章村學究之窠曰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
為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何也舜命夔教胥子
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知廉
勇藝文以禮樂未嘗言如何伊吾繙閱也宋明以來儒者各立
門戶一聞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黨修怨害於家凶於

記五

國其氣質之駁為何如者豈專讀書不納之過邪陸稼書任靈
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
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喀爾且撫院將命稼書
連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于昆子昆荅書云些須小
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
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開陸王躐等
性天之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即駁程朱者也乃一主一奴此
尚歸之讀書不納邪抑有所蔽遂不自知邪

評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
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為知行怪為賢亦自
可通然朱注分配有不受者四書贖言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

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注天地位承致中萬物育承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注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曰見天曰動難以解矣

傳注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矜饗之至如體之評曰不如訓幹事爲妥

曰如朱注說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其見要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

記五

五

潮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魄即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即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鳥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人人而兼神鬼矣人靜而嘿即指之曰鬼則教人半日靜坐乃使之學爲鬼也且若是則觸目入目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即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即鬼神則鬼神可度不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閒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即神也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歿則浮魂游蕩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報生必以歿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燼於下陰爲野上其氣發陽於上爲昭明爲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即游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王制園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其上如在左右神之格恩即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上達之教躐等而求性天而又失其義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今言鬼神又恍惚如此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揆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傳注云祭法有虞氏祖禋頌以下窮蟬敬康句也躄牛瞽瞍其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祖廟以頌頌下四世爲四親廟

記五

五

是宗廟饗之也評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曰曾見翁評禮記宗后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之習今復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則本本水原即在監門備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備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毛河右有言曰蔡氏注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矣測大典遂索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注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頌頌而宗堯證堯廟正

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禘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禘立廟也其郊嘗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嘗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為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蕭招九成觀之則禹為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於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旌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注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為誰祖誰考天下有注經如是者乎堯案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

記五

五

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為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評曰無發明

曰愚注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為必如朱注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乃能有以察其機為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為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偽論學問曰公私存理論治道曰還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緬研聖賢之學公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即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公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公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為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等

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戡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况巽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尚何私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公瞽色屏六賊專重制私而為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盡之乎

評崇禮為亟曰不然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即約所博之文也則聖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晉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記五

五

傳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評曰用古不拘

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巽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顏氏學記卷五

顏氏學記卷六 恕谷三

戴望述

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搏往來其
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實爲二氏潛
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
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親聖道固散寄於
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切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
道乃南轅而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大極乃參同契水
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眞元品明
教之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幽王之難已
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
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

記六

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郭康成大衍注生數就成數依
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夔臚
罔象之譏也一靜坐聖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
則幾幾乎釋氏跌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
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以窮理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
承德臚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
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
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備考三代教法未之見
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日

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眞知爲重言人
有眞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
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
議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
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
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注經講性天者爲
道學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
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誦讀爲學矣上顏先生書 以下文集
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明之矣
曰知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
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踐形者踐其肅又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

記六

故孔子詔爲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論崇德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參
前倚衡是謂之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
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
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勇學勇不之驟也故曰
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
已與亂性者辯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
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是後儒之
尊德性非聖學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
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列
爲學次第自能會會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
士以三物孔門傳習由以治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

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以佔畢為專業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目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驚於誦讀著述何為哉孔子刪定乃末年不見用恐先王既遠大道就湮故刪繇就簡以詔後世使其效吾行而行非謂襲吾言而言也況言之似是而非以誤來學者乎則後儒之問學非古聖之道問學也上許百山先生書

先生前贈瑛以四字曰主敬循禮瑛以為千聖百王之學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即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緬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息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為主敬以敬範外則

記六

為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與寶靜齋書

子向於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於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真與不真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敷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緝閱事多自幼為之長未能脫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紙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農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淡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緝閱亦為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勢彘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人諸

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孰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為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日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無變易者然般路周冕驛樂孔子且以考究為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慎蹟其考議之當急為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故上問之古人目豈得已哉至于言絕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予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於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己成物皆天性不容己之事若意移於

記六

四

驚外徇名則天性之誠必滴將為鄉愿為塗土此所以皇然內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寔者也然以名為可惡可絕則又不可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愠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故曰無實邀譽者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為避禍計非通道也答三弟書

瑛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匱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負不為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何為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為憾醜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久即無康成注亦未必必何力之有若論其注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醜適亂經耳即如言禮以圓丘方澤宗廟為三大禘先生

以為是乎鳥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為吏傳首云少為鄉
 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授不容下云太
 斯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
 遠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學受禮詩書
 博綜六藝時之俊傑百家竝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昭烈帝
 曰吾幼周旋於鄒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
 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
 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
 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細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
 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
 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弘深古學遂明
 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

記六

五

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其用識緯間有之然不可言全
 據緯術也稱三禘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而遂詆其生
 平也堪於宋儒每有駁正為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
 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為宋儒所錮矣而尚有迂闊尚淪懦弱尚
 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受宋儒毒致
 之也則為所錮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不牽其
 行謂得失皆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為先
 儒存厚乃為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復傳舉
 格物之物即周禮之三物而人多疑之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
 觀但以仁義禮智為德子臣弟友為行禮樂兵農為藝試問天
 下之物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者外乎道
 原於天事習於學二帝三王擇民之秀者為士使之入學習六

藝之事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姓名異而
 事則一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
 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
 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
 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
 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
 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烏呼是誰生厲階哉與方靈
 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坐道學不過三者一玩照內
 地一持身不大慎躓一誦讀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
 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
 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為二氏所縶而失聖門戒
 慎存養之旨也不大慎躓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之士而燕

記六

六

當於聖門中行狂狷之三品也至於誦讀乃學中之一事而著
 書乃見道不行託之論著之事聖門所習者不外禮樂兵農今
 但兀兀窮年埋首故紙舉世日道學為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
 闊自居大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與與張韓
 易為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
 君子以之及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上筮又曰百物
 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注易至壬辰而成嗟乎易人
 漆城乃二千年於茲矣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夢如而視其象
 忸怩徵其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為測天道之書
 於是陳搏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竝起揆無極推先天
 不唯易道入於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陰怪之說羣
 竄聖經而易之不亾脈脈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為人事而已

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卦卽屬人事文王彖辭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道人事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勿用利見大人乾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勿論如復遯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卽天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於此問其溫清定省不盡問其繼志述事不能而專思其父母如何有身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且以安駭目之矣而謂之孝乎況天與人亦各有其事天之事在化育人之事在經綸天而不爲天之事而欲代人經綸則天工廢人而不爲人之事而專

記六

七

測天化育則人績荒天工廢則乾坤毀人績荒則宇宙亂故天地人交相爲贊而亦各不相能三極之道也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易教也舉性天而歸諸人事也引而近之也程氏則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楊氏則曰教人以性爲先此非易教也舉道行而歸諸性天也推而遠之也其言似同其旨乃異豪釐之差千里之謬學術世運於此焉分不可不察也子弱冠受學於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入浙問樂於河右毛先生爲予言及易辯河洛太極之非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注一卦驕然若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公之斯世以其期寡過其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周易傳注序

端幼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徐而求之尙可得其本旨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註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說云孔子筆削則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台矯之者謂詳略異且如周以來編年紀傳諸書何一非書其事而褒貶自見也乃至垂莫而忽有所覲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還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筆削

記六

八

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并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且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觀享嘗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治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淡切著明者

此也因借爲傳注以質天下後世焉春秋傳注序

論語傳注成作而歎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孔子承堯歷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論性談天爲事者誤矣其論誦詩也曰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後世專以誦讀爲學者左矣且存心善性並不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洒掃應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輕傳卽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未與立本而未自舉之說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驕高遠

記六

九

不徒佔畢禮樂何由必躬行何由衰異端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沈淪而學術道傳何由日歧而日墮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疏義也論語言明親之道已具而盡然羅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躡等求之必作癩語躡它涂故聖人慎焉至子思時性天之說芽起不實指之橫議惑世何所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則威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邇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上下盡矣無可加矣出此卽異端矣塏承先孝嚴命游習齋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之以俟後之學者論語傳注序

塏自幼從先孝嚴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習齋先生學

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

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關當世講學諸公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荆峴張武承漸斷弗相下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塏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塏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明親止善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具在丁丑重如浙戊寅五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卽大學中之物格卽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返證之六經歷歷可據而先儒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靈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

記六

十

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無以承往聖之道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亦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卽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塏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不前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論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訐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禰彼躡明儒繼之又分歧涂迄於今眾論襍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己臆徧考諸經以爲準的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揚推以從事也大學辨業序

大學辨業說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具

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闔戶誦矣五尺學童皆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澆荒蕪帖括盛行鮮能知大學中有所謂三物者至講學之士其有名者固以禮樂亦多茫然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邪其日講明親者何物邪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取經中言學者合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愚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邪則固曰吾學孔孟之學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勢殊不可行於今日邪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聖經學規纂序

記六

十一

闕之殊郭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朝覲皆壯年強仕時也以至居相告老諸則皆非僮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爲予懣起立曰子漫語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學小莖履小節未嘗言理也且朱氏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窮理談性者接踵而幼而學儀習舞長而禮樂兵農以履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爲厲小學則然考內則八年及十五前教有成法晦翁亦曾采入小學固可信者乃徧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纂四字語於首俾幼童誦之即學習之行之知行並進庶蒙養而已端乎小學稽業序中庸論爲下不信曰非天子不講禮制度考文而論語乃載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夏時殷略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

記六

十二

制考文行其事也孔顏則辯論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後世策事之類昔年讀中說見王仲淹獻太平十二策心竊慕之而惜其書之不傳也漢儒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之張子亦云儒者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爲下之義矣因準周官爲太平策七篇以俟君子擬太平策序庚辰冬習齋先生過塔爾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爲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爲之序曰古之學一今之學勞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學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爲學之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莖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莖履大節爲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治已則順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商人多成材而宇內和平賴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守其所向以爲道古聖教人成法罕過而問者加之佛老棄閒而起以清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詞華之士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有所廓清從而爲其所禡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貴人則明自知則暗與抑世運日趨於耗而實學衰亾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原流嘗謂孔子刪定孟子論性爲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爲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則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執得以自勉失則譏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身呼二

千年墜緒犁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邪昔孟子陳學校遺於周未韓氏以為制度以失空言無補況今太聖益遠學者分鶻於旁涂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太古年紀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力任之誠見其孤且危而長髮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何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皆用力習行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關者何如其鉅邪吾以知先生之所誓非徒然也顏先生存

三代而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曰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曉則知其然與書言民性誥后之綴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

記六

三

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後罕言天道性命孟子時言者焚然不得已始明性善羣議始息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說復人人殊而尤多於宋世教人以性為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為二其意以為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三代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空幻之談得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為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誘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與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存性編謂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而皆出於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於是孟子言性

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為存養勿躐言性天於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為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與攀從游久頗於提命之餘窺其領要一日命搆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言為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己是將以天道性命為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

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風俗奚為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歎也七制而後古法

記六

古

漸湮宋明而後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掄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一旦強寇卒發如魚爛瓦解不可收拾今日之張李昔日之黃巢也官軍西出賊已東趨秦蜀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患驟起亦必不至若此其慘也其為士者平居則專帖括工揣摩上者厘事詞章或著語錄閉戶俯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為何物曾武夫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長民輔世也乎三物賓興之世學即所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先生之俯仰而三歎也先生自幼而壯備嘗孤苦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時不在民物一日與堦語及天下事敗壞至此堦不覺泣下先生曰此仁心也自是勤有啟示堦

因得粗知其略以為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為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為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邪吾復不能知之矣

存治編序

先生三存編序學性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堪從游後聞而說之著瘳念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駁晤考究歷有年所及堪出游四方辯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為易而人安口赫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為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

記六

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公侯之子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雖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主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為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奪國徒空言耳未聞後時之以不朝服誅也況於晚近雖有良恣豈能遠過武周二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竊以為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黃巢亦流寇豈係無封建邪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開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自封建始也五封建之殘民亦未必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尚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公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

數見其不通魯魯者始又倍蓰幸而其時近古多交綏而邊若在今日般人以逞盈野盈城豈避流寇乎然流寇凶蹙而封建遲則其兵爭必數百年不止而生民之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為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高邪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七戊寅客浙中得太倉陸道威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久任之意賢之先生先生曰可矣而非王道也商摧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而先生沒矣嗚呼此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

存治編書後

記六

顏先生述三存編說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憚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鳴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文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蠶翁畫幹垣削屢夜穉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人圍兩寇肩遂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之冥氏掌攻猛獸歐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在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燕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為論俗文號曰喚迷塗及釋迦佛贊解與張京兆議類為存人編嗚呼先生之心迫矣

存人編序

孱弱冠問吾鄉楊椒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然已而涉獵漢後以及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為古樂莫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

於去歲走杭問樂先生口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為主授
 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
 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為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籌管數累
 黍較尺主客響轉使舉世茫然自居於瘖啞以為古樂不可復
 是言衣會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會之制皆取諸
 易因爭執乾坤以為衣裳描畫小過以為杵臼令人惶惑莫解
 駭衣會為神奇而公之飢且寒相尋以瘦也豈不異哉堪獲遇
 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颯颯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錄
 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搤力學精進遠
 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毛氏樂錄啟

記六

奮然請行衝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時
 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內舉朝震恐世宗詔
 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始得數餅開倉發粟囊橐釜
 甌一無所措士多餓殍嗟乎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
 遠而惶惑蕪具至於如此所謂部進鄉舉舉粟若若素揣摩以
 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外神於舉業不唯聖道之禮樂
 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
 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
 利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蠡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
 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再讀其語未嘗不為之慚且慟也書明

部錄
表後

習齋先生善居喪不惟倚廬聖室寢苦枕由務入規矩即側坐
 專坐請節節皆謹守以至功總喪所謂三不食再不食者皆懇
 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尊造其殯宮或墓哭獻
 乃除他人皆不能也禮學問土喪禮軌直序

吾儒正涂有二一曰儲學一曰練才何謂儲學禮樂兵農是也
 何謂練才運此禮樂兵農者是也送派少文北上序

自後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緘經閉目眇內疑於緇流而但
 期名理不求治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葦月三年大人事
 備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廣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割
 竊道聽以為撰著乾坤之禍將未知所止矣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為乾坤四靈昔吳三桂聘聘一名
 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鑄圖章者在戲下方搦刀筆曰某畫某

記六

六

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虜外名士之禍至此
 極矣孫氏詩錄序

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毒不明不誠何者
 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禮樂兵農官職地
 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
 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如朱氏謂太伯不從太王翦商
 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沿至明代遞作偽書偽說如敗衣行荆
 棘逐處孔漏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間有特出之士
 又皆夜郎自大故卒無當於道也謝氏族譜序

伏義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
 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為體外為用自治為立
 體及人為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質之經言不如是

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義盡孝弟不見於用乎
臨民之道德莊蒞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曰正
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體
物體羣臣易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
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拜閔子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
文學也體卽具用也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
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痿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謂有用
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
矣攷之古書惟老子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
其所榮也朱子注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
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其注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
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邪此兩顧依違之說也論宋人
分體用

記六

九

說之足下謂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
能哉卞莊子之勇臧武仲之知見許聖門蒼由基之射造父之
御傳名至今祇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
如禹益水火不兼君此時最宜習者刑名而鄙視之夫臯陶明
刑三代畫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朱
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若不痛洗不能入道也答蔡
長舉
問

顏氏學記卷六

顏氏學記卷七

恕谷四

戴聖述

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子迺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狂好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語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以下馮贊所撰

先生二十歲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吏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間顏習齋先生為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愚豈人所能

記七

及邪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淡以習齋學習六藝為是遂卻八比專正學

先生質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願言言有纖悉迴護即不願行不能告人即為苟且迴護即為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偽乃高談聖賢則驚名義利誠偽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為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尚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者況後學有志邪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邪曰陳堯驛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記凡例一以習六藝為學日有常功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求孝道往往悖妄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

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得失者必書孝慈書日記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不慈即子有不孝自天曰辱罵願直受之曰未也語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淡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為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淡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恕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繼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日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厚不知天下之偏厚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厚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忝此則仁

記七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先生泣下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一竝失其二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慈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為飢寒輕兄弟重耳

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為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師尊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朝廷莊而家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即為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即為讀禮記故學不枉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曰君談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為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意思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創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徇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閱朱氏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沾一中即是五行真亂道也

記七

書曰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慎笑一謹言一勿作輕佻語姍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閒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淡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倉先生主通功易事

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愴慨悲歌上者為屈賈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至傳槍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梯階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為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致

以容物太繁儀

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為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倉糲甘蔬火耗稊派俱捐三時攜乾餼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飽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牆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則傳烽相救而教農則立田畷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會可足俗可消民可強亦小康矣

記七

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荏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慰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張豐村來拜尚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區此物此志也

陳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道異古四術三物仕即其學學即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治平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球弊偏任則弊隨之

刑名可用球弊偏任則弊隨之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以拜
賜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饋豚即當不受而往
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金
庚若以一介不與裁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
鐘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
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
甚平易五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
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會二道
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即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
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外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
可者亦存此萬世之身目豈爲芟芟也乎

記七

五

詬病然其意程朱即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
太極卽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
體乎氣質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先生至杭州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草堂送所箸三
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
三子卽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

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
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
所推勸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
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恩有益於民生者亦惟在此二
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
知有三尺而不敢蹈於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

尤欲切於時者此也

鎮江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
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王草堂來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
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
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禪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
己分矯誤聖賢詮注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
翌日同拜河右竝拜其子遠宗姬濟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
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而或
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子論樂以實事不以空
言先生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
五聲添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添合二變以押五

記七

六

聲四清爲七調添吹簫指授色譜已乃展樂錄河右言九聲加
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添而總以聲爲主
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
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添將秉燭乃拜謝致辭出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忽之不可
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
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
有物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
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塔謂太極者
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
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著

之故也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
仍闢大衍之數者統惟敦之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
明以來以廟門在正中正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
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還南爲祖室
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
少還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竝踞也相
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
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會之次而祖位少還者古昭穆父北
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記七

七

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
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日有所
聞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
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闢道延才保身崑繩留詩曰宇宙
久凌替大道胥淪區儒生事訓誥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
關於廢與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
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
粗吾乃擬其英願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
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得施於世笈書坐典型豈徒
在咕畢遂以稱儒風我本驚下資兼之所過窮力學苦不早求
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績嘗嗟朱陸訂魚遊或在淵九皋聽鶴鳴
并濞可用汲修綆無庸瓶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

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蠶吾懿訓本家承師傅得絕學一洗羣

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

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卽此爲脩齊卽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

月森精鉅俯仰千古開儒術何夢夢良苗被往路宿霧披荒坳

滑滑隴頭泥嚶嚶草根蟲蕭然茅屋下歡笑溫形容爲我傾蔬

酒爲我調醴羹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

雅雅示我牀頭書閣部及五公家蘇孫高陽王五公壁上列山

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

冰兢更訪顏公里枳落遮顏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

曳素履龐公偃匡牀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

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義皇自從繼莊歿獨行歎惻惻

於今得李子枯藤依長松枯藤無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

記七

八

力矯矯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

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惕悚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

濟世運寬舒蒼元精再拜受君言勸爲肺腑銘努力各自夔無

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衷

敬南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

人學術之歧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卽學也不學何

知焉

將刊大學辨業念萬君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

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

先生負聖學正傳某少受學於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

後聞一番先生論學謂陸釋朱老憬然於心既而同學競起攻

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

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途也乃為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勇爾其法維何即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為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即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為法易施其為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脩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為大學之三物或以為窮理或以為正事或以為扞格外誘或以為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

記七

九

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凌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齷吾怨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即謂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為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即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為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即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為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

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善為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為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安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魯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

先生以家口厭慮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豔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於家

記七

十

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百家之老若干或夜或會或疾疴藥餌必不能盡白家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離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為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坐佩而立頰躬而坐躬躬恂恂黜賢交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

禍益迫矣尙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

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言乃與以書略謂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婦師之臨等辭皆非十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即對易倒體即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背也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為甲十家為保十家為鄉鄉之長有正有峻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為官一分土量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宮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衛以一途為陞降不以他途祿之別賢否為舉錯不

記七

七

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藩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甄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為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害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為鄉兵至於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

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於左用右則左目注於右並用則合為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為格物非也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辯先儒者枉章句顏先生所闕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邑安得不辯若洲曰

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則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贖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謂先生立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為天下萬世守道雖生外禍福不移也

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為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為大將矣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踐形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公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公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公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公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為正學一

記七

三

陷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為憂是之謂樂

觀邸報知吳公匪庵卒哭之吳公諱涌浙江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為正揚於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嘆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兩院請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乎且僕非其人

也不日東歸矣必己之

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寥寥六宇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其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邪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為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為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說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為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為歎惜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替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為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闢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嘗讀易通言五

記七

三

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為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其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修業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枉章句讀不枉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

請長舉曰君於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聽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為矣長舉曰消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

慎修商徵收先生為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卓不到乃差拘

柳號完銀始釋蓋公坐差瓦花戶催科善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恣行不然不如仍舊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山間先生至出迹入署晤陶甄夫甄夫出所著能襄愍傳言及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語長舉曰儒內外皆與聖道相反善心必善為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為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為學必為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公其病盡不能入道也

溫益修寓蘇城同憚泉問注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為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記七

古

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即許為聖人之徒如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昌熾愈無所止矣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泉問曰然

語古葵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脫略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不孝不弟亦以為勝於貌為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泉問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十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也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

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

以鼓舞之而民愈頑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

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墜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即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為之而以教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為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淡尺餘程朱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

記七

也石又言朱子為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况羣聖乎夫子之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為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為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聖賢之心純一兢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外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然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

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

中庸誠字宋人對私偽說一以謀於二氏以無欲為至一以身分卑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即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公私無偽而已哉

謂靈皋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真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

記七

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調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即喉嚨舌齒唇貞婦莊語倡女淫聲而此喉嚨舌齒唇則今樂古樂聲即懸殊而同此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入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凄然曰雷吾以先生為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

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為主以辨學術為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幽獨謹納微習勤儉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皋靈皋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后也又言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敦皇子中堂徐蝶園家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皋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皋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臻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竊觀靈皋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假假正論靈皋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免暨先生沒為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諷諷曰以剛

記七

七

王之篤信師傅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皋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尹元孚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為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迂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在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為性道道之

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為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

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為道則異端矣陳子翹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察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時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澆永定河一挑淀淤一脩趙北口洩水橋一分豬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開秦邊紀略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隄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語長舉以頌說明命之功曰吾子雷意於頌說明命可謂揆本

記七

六

者然為之有道毒日夙興即為所當為之事作何事即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即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忒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為得失今日所為興除外被次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息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始以為顧諟則誤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息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踐實地直接聖傳矣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信

身之功故流於襍竊宋儒講誠正脩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
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顏氏學記卷七

記七

十九

戴聖述

舉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崑繩別字或庵順天府大興人其先世籍江南無錫有王王者在明初以軍功起家職以白溝河子孫世襲為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變後避地高郵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著崇禎遺錄一卷子二長潔字曰汲公先生其次也兄弟皆少從清苑梁君以禱游梁君與汲公談宋儒學先生方髫鬣間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又從益都魏禧為古文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禧禧大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餘以貧困始游京師貴人子弟或病其不為時文先生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

記八

遂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身為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時三藩平後競尚文學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吳之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先生與焉於儕輩中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訟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耶正其意見皆相同云處士字君賢又字繼莊亦大興人負奇才年未五十外先生為作墓表言之輒流涕未幾遇李先生怨谷於京師大悅之曰自繼莊沒豈意復見君乎怨谷微言聖學先生聞之沛然因持大學辨業太是之怨谷乃為極言顏先生明親之道先生曰吾知所歸矣遂介怨谷往博野執贄顏先生門時先生年五十有六矣初先生自命豪傑每夜必置酒痛飲論議今古苟若無人醉則歷罵貴顯時流稜以諧謔怨谷徐規之曰君誤矣吾人

當與古賢聖仁人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邪先生大悔效習

齋日記立身身錄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悔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當吳三桂畔天下騷動先生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上策也順流而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中策也徘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百鷲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峻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使郡縣久任而重其權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定其幅員不使相懸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卿家宰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

記八

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曹六曹也有司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涂為升降不雜以他涂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曹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為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貶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遺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為士曰禮儀曰樂律曰歷法曰兵政曰農政曰刑罰曰藝能

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四者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
士子之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
兵制兵治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
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賊復刑以罪盜復宮以罪淫也十
曰禮樂移風易俗也書成復使怨谷商訂之然未行世始先生
慨不任意五十後葬其親於京師西山遂棄妻子爲汗漫之游
至名山廣壑輒淹畱踰時見人不自道姓名晚歲復轉客江淮
開淮安守姚君聘之往乃於淮署著讀易通言五卷明先後天
河洛之出道家與胡處士渭之言若合符節至康熙四十九年
遂卒於淮上年六十三子兆符字隆川康熙辛丑進士先生又
有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其文多記明末外事諸公與正史相表
裏道光中武進管氏爲刊行之

記八

王崑繩文集

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
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
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與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
矣顏淵齊生傳後語
秦游得與吾子友幸甚源所重枉品之真肝腸潔白才華其餘
耳況吾子才華又迥出時輩者哉願友也者取其益也蓋之象
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
才敢以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勇而吾子試擇之昨
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惡蕪善之非此從來關
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

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
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與言者真也言不願行者
僞也真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
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塔間暮般越人於貨而撥拾程朱緒論猶
藉勇嘗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
朱陸各行其是以修身而明聖人之道論其所見之偏不能棄
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身得是此非彼立門戶於
其間若水火之不可以並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
貨利之場夙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
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
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
朱即程朱之賊尊陸王即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

記八

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問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
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
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
悅勇久之其夫外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
賊之禍皆陽明所釀易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
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
失爲聖人假令盜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
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
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隄
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事物而未見
其確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
爲然也況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

婦之言吾奉之無異於聖人況上勇者乎子以爲無善無惡虛
邪無聲無臭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
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
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
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融祿邪孰爲愛孰爲敬乎蓋嘗觀
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
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別
之爲東有夜而後別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
敬不學而知能而貪勇嫉勇爭勇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或顧
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
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與氏之言也可曰無
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

記八

五

香火蘊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涌瀉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
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瀉瀉者且上烝星星者
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
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
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
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
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真是真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立持
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鋼束縛老歛章句之中而不能以
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蓋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
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
夫不謂之性已不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會我

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槩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
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卽門弟子亦不能淡服而不疑使
孔子出而嚮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
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
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爲然烏乎先
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
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
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
義理亦吾自有之百奚獨專其命於天爲帝舜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
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稜焉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
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爲良

記八

六

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
擴充之以造其極卽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
合於卽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
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
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
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卽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
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
以爲文嗜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
要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
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淡造自得而坐諸訓豈敦天
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
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

儒以立說而淪於虛寂之蔽學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
無善無惡為非豈不悖哉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偽而品陋職暗
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
為風氣亦何足與淡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為風氣所
移是何不可以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為孟子歿
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
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知經不知權為治世之良臣
有餘戡天下大亂不足為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
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
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
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其誰歸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為之
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勛名未嘗盡其用之

記八

七

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為歎歎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
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
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置之者何以至此極
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廷朋友之閒砥名節
力行無偽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
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勇以闢陽明為能事竊恐言不顧
行作偽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去依傍雷
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為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與朱字
聖案此與下奇李中子書皆先生未見顏先生時持論如此然
其中所言大足盡當世偽託程朱者之情狀懸懸罔兩無遁形
矣故存此以
質世之君子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為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
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指讓時日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

所以禁奸而禦舉者必不冒泥三代之成規至於晉之清言宋
之理學為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而無所
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為故使程朱遭宸濠
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
異志既久擁眾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
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謗之者謂其
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為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
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闕無能為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
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以
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祇自成其為無忌憚之
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汲公同受業梁鶴林先
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苦拘束為兄所責源曰

記八

八

為豪傑不亦可乎何必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
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瞿然白之
師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
平議論開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
偉人奇士而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沒源且浮沈於世
未知所稅駕苟得大賢勇為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
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
偽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為虛言以欺天
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實之汰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
躬行知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學懋果敦篤乎倫常而講
求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淳朴則三代庶可復乎
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否也與李中孚
先生書

接增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愚言蓋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長哉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鼉百怪浩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幹有支平天下在繫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絜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在理氣使結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自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道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

記八

操脩雖可汰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爲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於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說槩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龜吾李恕谷者傳其父師之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確解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冊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故也其學以六藝爲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冊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盡後儒之變直傳堯舜周孔

之真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筆僕因怨谷執摯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爲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百此其所就較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無

意乎與增梁仙來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傲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俛然風塵衰邁燕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

記八

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值可已之時而不可已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失不必言矣如果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解有不偽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汗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欺自欺不得不欺大聲疾呼自以爲傳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

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為君子并不足為小人祇成其為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噫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冥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為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為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而不敢以其學為宗何也以其襍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襍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為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

記八

上

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凶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外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為不滅是豺狼嗚和鬱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襍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善陽明之為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為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

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執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為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為正事物一以為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皆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實與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要歸

記八

三

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又曰為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為事靜坐為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為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閒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勇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為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

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繁瑣置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厲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胤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百蓋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膽其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與方靈舉書

記八

三

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嗚呼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燕武終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卽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取下從事於詞章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所云百乃近僅有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眞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何足與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勸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

王之道以天下爲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蓋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已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日劉繼莊一日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啟鑰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

友書

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尙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爲宗旨自謂陵唐軼漢不知陰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晉代之清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遭於有明曩讀先生太極河洛圖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竊恨聖人之道不明行

記八

古

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置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絕意進取窮經考古一掃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旁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蠡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聞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未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

知其論於二氏未嘗以為然也然於傳注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為誠然祇疑為友人脩邵陽志邵陽即治陽也朱氏謂後世治水絕因去水加邑為邵按治水至今未嘗絕而邵陽之名自秦至今未有改水經并無治水之名治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假借以邵為治故朱氏誤謂至今公水加邑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其近者有謂易通言六卷謹錄其敘并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真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為顏先生以六藝為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重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

記八

五

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為六藝恐不若周禮為確請更質之再與毛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為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之言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之言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吝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苟為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

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為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矣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既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為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為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為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詭易之說子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為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即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即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為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即陰之消陽之消即陰之長迭為消長即各為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

記八

五

家四時即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即不可分為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為兩即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為二但不可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為二非兩奇即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大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揲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揲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著求卦之恣蓋如此噫揲著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為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烏

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烏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盤空而爲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爲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邪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蚩蚩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太極說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示以所輯先生年譜源爲稍易體例開有所附蓋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教即治視二帝三王

記八

益泉伊傳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禪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屹屹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

香荷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與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門弟子其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其勉之矣顏先生年譜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閒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而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

記八

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天至高也公入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險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於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掛外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

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畱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攷互證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即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燕闔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每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攷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勇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

記八

九

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閒余終懼其不可恃也

輿圖指掌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明允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路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槩不得其詳勇每遇老於行陳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竟無從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實紀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爲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

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竝所以炮燔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戰之師曷難哉余初間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襍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錄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記八

十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治治天下之治可苟勇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橈焉弗隊桷摧焉弗震指焉柱焉藩垣圯壘勇易其瓠鬻戶牖之闕塗丹雘勇術術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厭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治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百位天地育萬物立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治難矣於戲治至明而弊已極尙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日分民二日分土三日建官四日取士五日制田六日武備七日財用八日河淮九日刑罰十日禮樂爲文十有五

百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息卽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平書

陳搏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搏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或世誣民者偽也爲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爲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

記八

三

胡爲來哉搏之說焉耳孔子不知搏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搏知之噫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尙目之爲王莽況偽造圖書竊易爲已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爲所愚謂其真得羲皇不傳之祕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爲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爲僞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穫文武何傷焉推戴極平哀章漢凶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爲不得已於作也

讀易通言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篇泐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紛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蠶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社

受業於顏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信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子嘗以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弘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已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諒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身得謂爲儒者之過然以理爲教而諱言兵尙虛文空實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冥坐以乘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

記八

三

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寧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與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卽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大學辨業序

立國之道五日德曰法曰武曰教曰文義得之仁守之曰德立紀綱明政刑使奸宄不作賢才舉而民生遂曰法武者戡亂克敵成立而民服也天下雖安不忘戰也教者人倫禮樂文者華飾詞章也五者備則德足以懷天下法足以守天下武足以威天下教足以化天下文足以柔天下三代是也故其享國各六七百年而周以文勝故其後衰弱儒者之論曰聖王之治天下

不任法而任德左武而右文烏呼秦隋滅德作威固所以速取滅凶若宋執祖制平僭亂使海內得離戰爭之苦真仁相繼數十年漢仁厚澤德可謂隆矣微道德之士用詞臣教至而文盛矣乃當其盛屈首遼夏含恥忍辱暨青城之役舉族北轅豈文德有不足與法不善武備不修所致也且天下之生久矣世既變所以治世之具不得不與之俱變干戈以易揖讓聖人所以治三代之世者已不同於唐虞而或者乃於千餘年之後鯁鯁然據遺文以爲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難干羽可以克敵於是講法令則以爲申韓論設險則曰在德不在險談兵法則深疾痛惡而以爲民之賊而其所恃以治天下之具則訓故詩書談性命委悉周詳於縣文曲貌烏呼世風日下亂臣賊子愈出而愈險國家之患愈出而愈烈唯法以制之威以警之使之形

記八

三

格勢禁而不得爲亂各安其所而不必爲亂震懼畏伏而不敢爲亂如此而已若徒恃區區儒者之論以治天下必四海之內荒服之外盡爲善良而後可否則揖讓而治豺虎推赤心以化蛇豕其不害於家國者幾何哉吾謂三代而下立國最善者莫如漢高光救民水火文景明章休息愛養其德也刈羣雄誅暴亂其武也尊儒術崇孝弟授遺經其教也文也至於掄才不分文武任賢不拘資格蕩軼簡易使人人得以盡其才其立法之尤善者夫豈唐宋所得及與然唐之德固無愧於漢文武分而武臣未嘗不重後代綱紀雖弛而人才未嘗不得盡其用又豈可與宋之孤立微弱文法密而武備弛者同日論哉要之德不足以懷天下國雖強民必叛法不足以守天下武不足以威天下德雖厚國必削三者備矣而致不足以化天下勢雖固而倫

紀不修人或近於禽獸四者備則治國之道全矣文者其餘耳至於魏晉南北朝五代之君四者俱失而僅存其文或獨用其武或五者俱失故其凶也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北魏立國取強雖無大功德於民而君臣代有賢人故享國獨久及至孝文修明禮樂粲然稱極盛而魏氏之衰卽基於此嗟乎後之君臣徒欲以文治天下亦安見賦詩可以退敵而大學章句足解厓山之禍也乎吾故爲之說曰爲天下者德以爲本而法與武教與文輔之五者之中不急者唯文也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國矣不急者唯文也

立國論

顏氏學記卷八

記八

三

顏氏學記卷九

縣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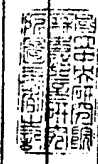
戴聖述

徵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啟生別字縣莊初名默後更今名其先為新安望族遠祖元鳳相宋度宗朝傳十五世為先生祖某始遷江寧寄籍上元遂為上元縣人父京尊字章華能詩工書遜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娶妻生二子先生其長也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髫髻時不妄語言好正稔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章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子俾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雜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羣經諸子史漢騷選之書無不讀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由是知名先生弟嗣章長史學而先生游好在六經章

記九

華公卒免喪借弟出應試補諸生旋識武進惲處士鶴生始聞顏李之學上書恕谷先生致願學之意康熙庚子歲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為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於是確守其學力屏異說以博文約禮為進德居業之功以修己治人為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天文輿地倉貨河渠之事莫不窮委撥原癉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辯之蓋先生之學以習齋為主而參以黎洲亭林故其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鏊以先生應詔乾隆元



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報罷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掃以書史自娛而尤注力於易不喜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雒圖書太極諸說唯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公觀象數書著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為彖爻求是說六卷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恕谷注周易專由象數以推人事尚宗漢儒古澁而先生幾欲廢象未免為王程二家所錮背其師說先生聞之亦無以難也少歲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祖護梅氏書乃為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之既剛定其藁為晚書訂疑又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又著青谿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四卷周禮說四卷禘說二卷主萬充宗氏之言春秋

記九

論小錄三卷同時沈徵士彤鍾員外晚皆推重先生經學有疑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無子弟嗣章以次孫兆晉為先生主後云先生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為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璉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所著自羣經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詩二十卷先生浸後其易學及春秋識小錄采進四庫書登諸著錄而詩書皆未板行今則兵燹以後恐歸佚并其易通等書亦未見唯論語說及文集猶有傳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屢見其論語說及晚書訂疑寫本而已竊嘗論自嘉道以來師資遺喪而北鉅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講學斷斷於程朱及非程朱之辯

實則於程朱遺書亦從未研究不過鼓時文餘習侈張俗說附其餘光以邀眾好已耳不學之徒喜其說爲捷徑從者如歸而於是毒飲所煽幾滿天下至今未已當時先生羣從不能審決白黑至屬鉅公爲序其文集純以虛謬之談恣駕乎自得之學之上可爲憤疾者也先生嘗謂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爲尤非繩以信古傳述之義其言固不能無失而其說經則亦多自是之樊較之二莊惠戴諸家相去甚遠然終非空疏淺薄不求實事者比況其德望行業又卓卓爲鄉人師表彼鉅公之非之固無傷於先生適足以形其醜陋耳夫以布衣無名位之人歷年既久而至今其鄉人士猶尸祝稱道弗衰亦可見先生之流澤長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與於斯哉因次先生傳而縱論之如此冀以語世之特立君子焉

論語說

記九

三

古者學必有業邢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亦具有意理王肅注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以可說此皆前儒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爲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卽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真偽錯出詩則訓詁日消學者既無所據以爲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書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蓋天下之依倂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雖嘗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與絕者不可復續故集注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

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卽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夫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有子非獨爲士庶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在國家者春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鬪之心而國家長高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則事有精密廣大於此者雖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亂何爲哉

中庸分好學力行爲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常則有行有事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於詩書六藝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蓋弱冠以後則年

記九

四

曰盛而道曰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洽淪亾漢後學者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注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藝又誤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以及虞書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注所載諸說大槩以文爲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爲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注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爲游藝之解也周人祭祀燕喜以二南雅頌爲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取盛於襄昭之世所謂賦詩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明之其載於論語者七章言詩之用莫詳於小子章而無邪一

言則所以定大義者也六經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無邪
而夫子獨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禮者恭敬
辭讓書紀帝王之發政施仁春秋書時君之僭竊爭奪諸經體
固不同而其坐教之意則昭然易見不待各揭一言而後可明
也詩則不然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者是也
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所謂正者皆入樂之詩出於君
明臣良之時者也所謂變者皆不入樂之詩與於國亂政衰之
日而各言其情以為風諭者也夫子知樂之將廢而專欲以詩
為教故不論其入樂與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其意無
他欲明為正為變之有同歸而已詩之有不正者以鄭衛乎曰
非也然則何說曰詩本性情之所感不一而風雅既變時之
所值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其平寄懷託諷或暗藏其指詩序

記九

五

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於不正而意
則無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之意
則辭難知矣彼以小弁為小人之詩以鄘衛為淫者之詩皆不
知作詩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說學者亦嘗求其故乎夫子不曰
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
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
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
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王之澤
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閱時憂俗作為詩歌冀君上之一悟
所謂止乎禮義者狂是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亦狂是故夫子
謂之無邪者非為二南與二雅言之也蓋取漢代漢於詩者之

論而反覆之乎然則此章引駉詩之成語而所重不在於慮借
令重恩亦不過曰昔之詩人所遇有常變盛衰而皆恩同出於
正也云爾此立教之大義也若惟欲學者求性情之正則夫子
曰誦詩可矣

志學章取為難解蓋以夫子自述進德之序而其語又為弟子
所共聞非揆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體也竊
以論語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
之類聞者以為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
而立言遂有異乎乃注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
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曰順則曰曰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
以天命為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以曰順為不惑而得以不

記九

六

喻矩為不勉而中此其為說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視夫子所
以自居者則大有徑庭矣然則何說曰聖人之去學者固未可
以倍蓰論然其所為之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為
志而終身以之為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
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以為君子命謂窮
達之分
見孔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耳順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
幾及也不踰矩則孰乎仁之謂也此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
配以歲月之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強不息之心
以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高涉海
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非以聖人為有謙
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並
為聖人之實錄而勉人之意見於言表後儒以為但為學者立

恣是聖人已自處於聖之極至矣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殷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於六十朱注以不惑而得為訓誤中之誤也

或疑夫子之荅孟懿子近於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於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溫清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為未達於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於此者也前之所荅微覺渾涵因朱注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目實則論語言禮而不言理也

記九

七

所為而偶出於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忝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於為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偽不可得而掩矣由即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為善方欲勉之以至於安若事必問其所從來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恣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賊所為之事耳宋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為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於為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無雖生於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鄒衍

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竝興於戰國皆非論語之所謂異端也

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固當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為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為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善之為言以其有累於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著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即百家眾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枉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為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眾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

記九

八

以為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即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以世人致力於小道則必為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為可攻者其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其天下不同中國非聖無忝舍其誅極之罪而僅以為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於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子夏以為致遠恐泥君子不為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塗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為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身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素以為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

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者
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攷工記曰畫繪之事襍五色後素
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閒故曰素功
白之易漬汚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
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
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問之而恍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
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
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繪事之
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爲無弊是以言禮
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望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深淺之殊
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

記九

九

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
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說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
之道不止忠恕則敦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
盡蕪餘之詞哉邢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爲
明忠恕所見確於朱子遠矣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卽以治人無
二道也道不外於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己於博約之道未能
如顏子之既竭吾才而此道尙未實爲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求經義
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
教之日則有所不詳者以性與天道卽事物以爲體顯而語之
必有遺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曰飲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
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崑崙岷山於萬里之外則雖
欲瘼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
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
遺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王何之清談世皆斥
其祖述莊老爲天下患乃周邵諸公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於
卦爻象象之上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說日紛語錄之書日富
由是人入而皆妄測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何何
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朱子於此章以教不躐等爲訓非

記九

十

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教之以學射御未能辨勻
舞象不教之以辨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答問
仁則曰克己復禮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既竭吾才而亦未聞
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爲教亦明甚矣
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益勉同門以當從事於夫子
博約之教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馳於性天之說夫子之罕言者
集注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志者心在於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爲然子路一
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聖人之自視欲然者也觀中庸
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
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焉則
此三語謂非夫子既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

象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老者安之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為能安也則所願也
意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沫泗之閒其民涉渡
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
是欲安老者而老者不以為安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
一說者乃經之正解也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注謂因以諷諫
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於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為人君之至
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
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
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為準明矣又觀

記九

十一

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為上
為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
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復禮之告顏
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
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初是皆不為語上而中人
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
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至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於
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為語上不其誤
乎

志於道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淡之
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此志者也既志於道
則當以德為持守之具而行之為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

德則學之枉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仁
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即彼章所謂親
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

朱注頗為可疑按德之為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
有不以為人之所得於天而異乎羣生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
舉眾善之長而為言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雖微有
此分然德即仁仁即德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並舉者今朱
注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
仁果有異也且既曰行道有得於心又必待據而後為己有是
由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
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槩語學者其理
易明若學已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藝邪其

記九

三

說近於支離蓋不以仁為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
德游於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即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
然亦足證德仁無並舉者

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為據德之輔游藝又為據德之用蓋
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
為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於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
游者如魚之涵泳於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
為小物游為玩物適情未確

泰伯為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贊
為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為
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為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
德之稱所由來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采藥荊蠻之事若謂太

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有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人君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勇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訓者不明竊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嫡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考亭注此章取爲舛誤善乎先君子之辨曰太王公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衰而太王迫於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強大居岐之陽實始弱商乃魯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弱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

記九

三

從父命大桀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弱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弱商而卽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太王有憤心於家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荆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慙其親也又云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是更有見於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說然在朱注則讓商爲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興於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於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己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邶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閱時憂俗之作卽桑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謂出於淫者之口則以醜行

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豈盡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錄詩者登之於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爲詩禍夫子曰興於詩卽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於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並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旣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於正難感於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噫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既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爲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並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歌聲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

記九

四

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矣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喜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於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肩與之論哉篤信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外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旣學道而有得於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外善道兼窮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蓋本於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所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外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重寶必慮置頓之合其宜藏守之得其所否則失其所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旣誤以守外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別以去就

出處爲言其於經旨竝疏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外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爲近於支離

亂古注謂理其亂非是集注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韋昭注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於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書篇韶九成鄭氏注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閒各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卽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

記九

五

舉關雎以該葛覃卷目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竝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簫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閒之美皆在亦歌笙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竝作後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尙書云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蓋決九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一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洫孟秋完隄防謹繕濶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蓋俱踵而行之按攷工記匠人爲溝洫云所以通利田閒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渰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

濬防爲畜水之法蓋古人之制溝洫以公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濼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於不救胡朏明云禹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井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內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逶迤相扶各匯於大川而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於此者委其事於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母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母必無可無不可故母固以天下爲公故母我佛氏之學亦能絕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絕之之實故既絕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像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我之至者與我夫

記九

五

子豈可竝世而語哉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愚一折而入於彼矣其柰之何

宋人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閒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倉不違以及造次顛沛而亦未聞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爲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於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飾己說若此章既有孟子之解所裨於實學甚大且於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於虛

渺之歸也

恕谷先生曰孟子謂君有賦粟倍他日蓋其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此即孔注急賦稅之意按母有素以足民為志而仕於季氏遂以足上為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有者同論所以為世之急賦稅者倣也

包注訓聞斯行諸為賑窮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為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蓋謂出納之吝猶孫子之言費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於民物門人以為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間亦嘗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侍坐章本以應知為問曾皙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與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竝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忽爾於中則石隱所為非聖賢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皙之為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間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皙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為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於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勇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宋人好高論而不冒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

記九

五

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業老安少懷之實事也令三子言志而曰舍己從人又曰規規於事為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弄魚之化機以海天為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為己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教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於其氣象矣且夫子之荅曾皙明許三子以能為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即此類也夫

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於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恆在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內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為仁之道莫要於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於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於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於禮矣

記九

六

所謂仁者豈猶外於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即己也非禮者勿之即克己也非禮者公即復禮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己私欲者馬氏訓克己為約身頗近於理而節外生枝則始於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說以克為勝尚未為誤至解己為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己由己俄頃頓有異同無怪恕谷先生之議之也恕谷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公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天下歸仁於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公聖經之本指遠矣蒙按公私即孟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為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為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

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曰曰非禮則舉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於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顏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豈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

夫子既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即莫不以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蓋以惟顏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謂以效言者淺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記九

五

足倉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心而尊君親上無復攜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時難以並舉不可得而強也子貢之明蓋早已籌及之矣若國家新造戶口凋殘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苟日事於修爾戈矛詰爾兵戎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診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驅菜色之民以供賦斂而實倉廩則拊循之謂何當此之時雖倉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券國之不亾者幾希矣豈待倉會而後外故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昭烈公荊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外民無信不立漢言爲政之莫重於愛民也或曰兵與倉皆已公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公

兵者將至於一弦一矢乎公倉者將至於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啟戎心會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公兵公倉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不也所以愛民者不公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公之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於民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哉夫兵倉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信有餘而公兵與倉非所以爲公也政之本務定於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於顏子問政始於子貢記者於此皆有深意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比也答問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民同其好惡者不足以當之古注以爲不可失言則古來人君豈皆以朝四暮三之術愚其

記九

五

民者又豈盡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倉足而後信孚於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臨危而不棄信則信至此又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論

朱注成人章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先君子曰斯言誤矣知廉勇藝乃所賦於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禮樂則如良馬之不免於騾醫鷲身之惟長於搏噬欲如威鳳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則偏者可正駸者可純夫是以爲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禮樂則必無以防要君之事公綽而文以禮樂則必無短於滕薛之失他皆類此而成人豈在於兼四子之長乎蒙謹按虞書教胥子以詩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是化其偏駸之意非直者

欲兼有寬而直與寬者又欲其兼有剛簡也先君子誠朱子之諍友矣

賜也章古注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為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在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即以所博者反之而為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即以所存而為忠者發之而為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為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即曾

記九

三

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於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子貢問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為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為問其與不言衛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於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宋注知及章與古注大異古以為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為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指官而言則蒞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齊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於鐘鼓管弦溺於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蒞之也莊以蒞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蒞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為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記九

三

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漑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凌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弊多端狂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即言語也辭命則施於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言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於此矣

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搢拄其間抑子然攻毋有言陳恆之當討極論顛輿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

過其責得有至矣責得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得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猶敢以是說進何也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豈欲富則願與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說曰周人之制諸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眾臣猶服齊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後彥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為之計澆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為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間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槩此皆分建之槩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羈放遊宦可以奪貴威之權而世家巨室爭以蓄士為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

記九

五

廷抗禮而奴隸視王驪等非其槩之窮無所復入而將為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得有之遁辭敢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季孫而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尚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為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不自知為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於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古注以大人為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得而狎之哉性所無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不

世出而孟子以為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說即性善之說也若謂孟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言乎至於善惡相忤或相倍徒而無算者孟子以為陷溺即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清濁厚薄偏全萬有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為後起之習而又以為非氣質則未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智可移於愚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說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為聖人之言耶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則可由上智下愚之說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

記九

五

塞天地之間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慎其所習以無汨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與焉矣

在天有陰陽舒移之異在地有剛柔燥溼之別此天地之氣質也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公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弊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蓋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吝而中見矣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皆氣質之美者也溫栗與無虐無傲皆教之公其偏也聖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其道惟在於所習加之意勇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

洒掃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為先子游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興觀羣怨安上治民之有禮

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凌節而施即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禘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爲但知洒掃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於先而倦於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強而齊之是誣之也庸有濟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外靡不貫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而豈所責於予之門人小子邪二子之論雖出於互相譏貶然聖人教恣自有真傳於斯可見至宋人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聞之更以洒掃應對爲無足輕重

記九

五

矣

包注四海困窮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按永終二字在漢魏閒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爲辭魏晉而後始改爲永絕此史傳之可稽者至此困窮爲窮極古注究未可用蓋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爲心斯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祿矣困窮斷不可以爲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卽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

困窮之說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實與其任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眾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譽譽于五常百行之閒而亦不見其所以不足無高遠之論以湧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烏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于禮樂求仁有方不離厥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眾善失其

記九

五

統緒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耨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未盡善邪且天以聖人爲心以眾賢眾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弘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字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

論語說序

顏氏學記卷九

顏氏學記卷十 顏李弟子錄

戴聖述

王之佐蠡人顏先生始教而受學焉

彭好古字敏求蠡人父通與顏先生友善

朱體三蠡人

王堂字恩古蠡人

石鸞博野人

石鸞字子雲

李仁美

王恭己

李全美

孫秉彝

齊觀光

賀碩德

張澍字霖生蠡人

宋希濂字方舟蠡人

石繼博博野人

馬遇樂博野人從顏先生游能規過先生稱之

顏亨顏先生從弟也父曰愉如亨與弟利皆學士相見禮于先生

顏士傑字宗人顏先生族子也與弟士俊士侑士鈞士侯士鎮

士銳俱從學

顏爾儀先生同高祖族子也先生喪子養以為嗣爾儀孝友善

習禮得先生歡心焉

顏修己字敬甫爾儀字畏甫希濂字廉甫皆顏先生族子敬甫

學律畏甫學數廉甫學書皆自先生發之

顏保邦顏先生族孫也有勇力先生教之騎射技擊諸藝

賈士珩漢軍人

宋瑜東平人

朱肖文蠡人

李培字益溪蠡人孝慈先生次子恕谷之弟也幼從恕谷學稍

長與弟竣壘並從學顏先生

邊之藩字海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先生稱其有孝卹二行曰

吾門有人矣

鍾鏡字金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嚴毅清苦自治甚力先生沒

後金若追記所聞為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

齊治平字泰階菑州人官直隸都司性通豪從顏先生問禮

陳天錫安州人

夏希舜博野人

賈易字子一又字生蠡人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有至行嘗備身葬父刲股療母疾初來

從顏先生學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

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女今居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當受子

乃本後卒北面稱弟子

張鵬舉字文升清苑人故明殉難進士羅俊從子也抗節不仕

從學顏先生長于兵恣著存治翼編

趙衛公啟公兄弟安平人從學顏先生先生嘗主其家焉

白宗伊字任若肥鄉人布衣以賣筆為生受先生教出游四方

舉先生之學告人多有興起者

李開字毅武邳臺人父伯庠蠡縣訓導毅武自年歲即以聖賢自期聞恕谷名遠來就訪相與習琴習數及士相見禮恕谷遂率之師事顏先生毅武事親至孝待昆弟曲盡友蒸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公之若浼途遇古聖賢忠臣孝子祠墓在車必式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坐泣相視顏先生嘗歎曰如毅武者可與入德矣年三十五卒子肅和為恕谷弟子

國之桓字公玉漢州人長顏先生八歲執摯就教先生拜公玉固請曰昔董蘿石從學王文成不論年之桓豈遜蘿石邪卒成禮顏先生南游開封公玉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眾笑其愚不恤也顏先生嘗謂曰學人未見真誠如子

記十

三

者惜老矣對曰竭力以進外而後已敢言老乎及卒顏先生聞之易素冠服為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

李植秀字仲果邳州人從顏先生學禮嘗告之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乎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為善也仲果嘗問尋師問道人多非者如何曰天下方以時文為正業別有所學則見為怪女初立志當閤然自進不驚人令人知可也然須堅定其志不畏流言乃能有成仲果終身行斯言焉

馮堯字敬南代州人與恕谷游道之師事顏先生精于算術世傳九章書及泰西算法人或展轉莫解敬南見立剖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鉉鐘之類行則攜之時攷次鏗度定刻漏早晚地勢高下皆出意表手製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也每言制

器今不逮古遠甚如攷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漫甘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陳甲冑火攻諸器為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食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為一書皆未就其成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書制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洋儀皮水礮諸作外時年三十八

李子青字木天商水人為鄉里大俠好技擊顏先生南游時與木天遇於逆旅木天見先生攜短刀曰儒者亦學此乎因請與試自謂技不若先生率其三子珖順貞再拜從游先生教之折節學禮後卒有聞與恕谷崑繩皆交好焉

記十

四

火諸學嘗言明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圖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識者趨之李柱字介石漢澤人給事中龍子康熙二十年舉于鄉能技擊知樂教子弟門人各習一器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顏先生南游時來受業焉

齊燿字燧侯高陽人

王延祐字次亭上蔡人初從張沐仲誠游後從學顏先生習冠昏諸禮

昏諸禮

楊蔭字河南人

裴文秀字子馨鄆陵人

詹遠字定侯保定人

尙重字威如新鄉人

可默字詡言安平人

魏純般衡水人傳天文之學

關拉江滿洲人官筆帖式顏先生尋父遼東時從學焉

齊林玉高陽人有雄才聖荒河南從學顏先生

曹敦化字萬初涑水人

王越千河南人

劉從先字穎生鄆陵人從顏先生問喪祭禮

韓旋元鄆陵人見顏先生存學存性兩編稱善遂從學焉

韓智度鄆陵人

鄭光裕克昌兄弟涑水人

顏重光先生繼孫也嘗于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定近欲

記十

五

取之息之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問之曰充此意可以作聖矣

闇室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郝文燦字公函肥鄉人延顏先生主教漳南書院具幣帛三聘

始往學士相見禮于先生子也魯也廉也愚皆師事焉

苗尙儉尙信兄弟肥鄉人

李弘業肥鄉人

韓習敷肥鄉人

劉葵字旃甫定興人從學顏先生為刊先生所定三字書

李霖字沛公高陽人寓書顏先生問學稱弟子

周瑋字崑來河南人間恕谷論學謀執摯恕谷辭引之師事顏先生

崔璠字奐若漢軍人

許恭玉

張振旅

張智吾

王發

王濬

王澤

王懷萬蠡人初師王法乾繼從學顏先生

王繩其

田得豐

郝品

郝夢祥

郝夢麒

記十

六

曹可成博野人傳天文之學

徐适字仲容安陽人有孝行善顏先生學欲師事之先生固辭

及沒間計北面拜哭卒正弟子禮嘗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

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識者疑之

陶廡字甄夫湖廣人晤恕谷于秦中得讀顏先生存學編及恕

谷大學辨業善其書傳之南方且郵書先生稱弟子有曰微先

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竟長夜矣雖于宋儒有言而為斯

道生民計不得已也使回護之將如斯道何將如天下後世何

謝在脩字野臣河南人長于歷數之學師事顏先生

溫德裕字益脩三原人官郾城縣知縣延恕谷為友得見顏先

生所為存學編大喜謀致書請業未及而先生沒追執弟子禮

且出資刊先生遺書人多賢之

郭金湯字子堅漢軍人本姓張氏父盡忠爲郭氏子因冒其姓蓋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生二子子堅其長也與弟子因識恕谷于桐人中遂定交勇因恕谷言篤信顏先生之學上書願爲弟子出知桐鄉縣延恕谷至慶禮甚厚時恕谷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之置妾購別室以居又爲刊其所著聖學成法訟過則例二書莅官明于決獄抑豪強擊猾吏嘗與恕谷竝轡聯騎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令長自異恕谷游浙東訪師友遣役齋資斧聽所之有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以遭母喪去官遂卒年四十八恕谷嘗稱生平道義之交未有如子堅者

郭金城字子固子堅弟也康熙二十一年由正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召試論奏稱旨擢刑部員外郎精研名律十

記十

七

四司糞皆倚定每決獄再四審斷全活甚眾有謝者令闔人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女也人感泣公有畫象祀于家者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爲明而吏自不敢欺都御史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糞屢易不當最後推郭御史立削草士禎遽呼曰老吏老吏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又力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粟祿奏上報可眾爭諱之子固方以是爲蒿矢更謂牧馬者眾則馬益臞今六部堂官各六人外則督撫重累在上宜悉減罷然後可言吏治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材衰人材衰由八比取士宜復鄉舉里選諸法以德行禮樂先之庶可汰古用夏未及上書而卒年四十有一子固初好讀書工爲詩及與恕谷游恕谷出顏先生存學編使觀子

固立起願師事先生遂謝絕筆墨講求天文地理兵農射御諸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傅臘槍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禽數車皆散給從者而歸嘗偕恕谷游西山傳馬射法置種種帽地上策馬射無不中中則帽颺起等身其輕巧如此性高狷不輕許可人然沈默謙忍待感慕尊屬窮窮然如弟子見者不知其爲官也卒之日囊橐蕭然私錢不滿百敝衣布被以斂都御史李柟謂其屬曰郭御史清貧如此不可不助其窆其贖百餘金以贖之

檀鶴生字泉間武進人明行人日昇族子也晤謝野臣于秦中道及顏先生爲學大旨心善之其後以彘令浦君聘過訪先生則已沒矣因交恕谷得徧觀先生遺書自稱私淑弟子因盡棄其學而學焉嘗有寄恕谷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

記十

八

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撥雲霧而見天日如賦得浴如塵得刷而身輕意爽也所痛沈沒時俗涂窮日莫間道已晚用自傷已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卽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師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出時俗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逮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妻喪益貧困淒寂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聖經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書竟以爲學宗如是守其語益堅而見世俗尊尊程朱因取而觀之喜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

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為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
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北宋時洛蜀黨爭程蘇門徒互相攻訐俱
為君子而傾軋如此程子自言學聖人則豈有聖人而偏執已
見不恤真是非者又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為交其
子而諛其父亂天下毀譽之實違三代直道之公而語類載其
以岳忠武為太橫秦檜能錄用舊儒後人私意如此豈聖賢之
言乎則觀宋之辱餒而惜諸儒之不見用以至于斯乃庸生之
過論而識者則猶以其不柄大政為諸君子身後幸也然恐世
俗疑怪其言默而未發又見其著述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學
存性兩編及辨業學規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知孔孟之真自
有在也先生之教我深矣唯是六藝之事未經涉歷今行年五
十困頓衰憊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

記十

九

聽樂歌以自澤今顧景增慚面目羸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
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于大君子之
前而善其道益足痛也惟先生憐而教之舉問于經長毛詩所
著詩說以毛鄭為宗不涉後儒曲說晚歸常州為一鄉祭酒故
家子弟多從之游莊兵備柱尤重其篤行勉其羣從必以舉聞
為法其後常州問學之盛為天下首溯其端緒蓋自舉聞云

右顏氏弟子一百八人私淑二人

齊燠字行甫燧侯弟師事李先生

李肅和邗臺人毅武子

李振鏃先生族子

李曾達先生從孫

王楫

王業豐

王業彪

劉壯吉

張漢

王自新

董漢儒

董漢傑

郭鍊

吳關楫石門人刑部尚書匪庵吳公涵之子李先生客京師時

匪庵首重其學延先生教子姪以六藝之學關楫與其弟用楫

從弟師弼字次張皆受業焉

申奇章漢軍人

記十

十一

李廷獻蠡人

管廷耀博野人

管紹昌博野人

閻鎬字季白蠡人父中寬字公度仕至戶部郎中季白從李先

生學禮

齊愉字韓石河南人官祥符縣學教諭

劉心衡山東王家營人從李先生學騎射

李書恩

劉心蕙

劉琪

李元英新城人

鐘淑字子能博野人金若子

仲宏通字開一桐鄉人子路之後以孝廉出仕縣令李先生南游時從學爲聖學成法作跋焉

員從雲字震生三原人

于鯨字南溟漢軍人官商州知州

楊勤字慎修漢軍人官富平縣知縣延李先生往執弟子禮凡事諮而後行治稱取及先生歸官紳吏民皆出祖道有號哭而返者先生歎曰吾觀富平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黃曰瑚字宗夏歙縣人初師大興劉繼莊獻廷後繼莊沒宗夏得李先生中庸講語喟然曰吾向以佛氏爲根今拔矣錄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介王崑繩北面拜先生曰顏李之學如菽粟布帛若暫離則飢寒矣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從學李先生精歷數撰大衍精義

記十

吳長榮字欣木長山人

劉楠字百斯

趙瓚字澄溪安平人官西平縣知縣

馬巖丹陽人見李先生大學辨業寄書稱私淑弟子言格物即窮究禮樂等事非泛格天下之物又言正心乃兢兢業業非如二氏默坐澄心之旨又言讀大學者須有志親民方爲有用皆與先生旨合

沈廷楨字青山會稽人繼于南溟官商州延李先生往論學事以師禮且合諸州縣言于學使朱公載來拜將請先生開講先生辭曰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臻不敢效也

達宸字子旭鄒縣人以知兵名洽舉二將軍討吳三桂時聘之問計用之勝晤李先生秦中執弟子禮先生語以聖學于旭躍

然曰聖道必求有事吾向疑宋明士養如婦人女子袖手無遠略今乃知學術之失也

王元亮字奐曾山西太平人學易初宗程朱及見李先生傳注折服事以師禮爲校訂其書兩過焉

張淑璋字瞻仰棘津人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其友鄭若洲共學立日記自考其得失過惡瞻仰從李文貞游及間顏先生學謀執摯而先生沒乃受業李先生助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焉

鄭知芳字若洲棗強人與張瞻仰皆安溪李相公門人後同來李先生里問學爲刊顏先生年譜安溪巡撫直隸嘗扈 蹕白洋淀薦先生知律呂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應其徒忌之先生

記十

安之若無事者卒無事

張業書字肆六無極人從學李先生訂校傳注問爲作題辭

蔡麟字瑞生西安人以軍官從征西藏有功習破鈴騎射技擊

從李先生游先生與商御法著學御學射二錄焉

張中字潛士西安人得李先生平書訂學之

魯登關字聖居鄆縣人從李先生學樂能琴瑟而歌且能制器

陳光陞字尚孚盩厔人從李先生學易

黎宋淳字長舉九江人少游秦習程朱陸王家言爲靜坐之學既聞李先生入秦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先生勸之學禮其後別去幾二十年復自河西沂秦晉邊行四千餘里至博野訪求先生長臨稱弟子先生爲擇日行釋菜禮作文以告先聖先師

王遠字帶存湖廣人拜李先生于長安得辨業諸書深嗜之投
詩云老我從游晚憑誰辨業真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
南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

張翬字采舒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西安豪爽尚義
聞天下李先生游秦中采舒往學樂後卒于成所先生哭之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海寧陳公世倌督學直隸
時以薦于朝授成都知縣宗洙嘗訂校先生論語孟子傳注有

詩贈肥鄉白任若云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虛嚮曠相煽鼓冀
冀各自愚天意愛斯文博野產大儒復有高弟子怨谷在蠡吾

博蠡與衡水往返百里餘曾記中西閒肥國來高車入門為我
言囊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雙

目環瞪神為外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
記十

猶我醉三十年二十年來誰辨此
古葵字季榮莘州人來李先生里受業七八月鈔先生諸箸而

太善書人寶傳之
黃輔字成憲

劉天植字挺生武城人
張鉉張鐘兄弟武城人父熙甫命從李先生學

劉廷直字邦司衡水人
李杜字文長棗強人

趙本中冀州人
杜謙益字友三衡水人從學李先生嘗與其兄謙牧求先生作

世德記
張少文富平人

陳睿安順天人為日記質李先生先生喜之獎其孝友
李基易州人

王經邦字成休祁州人
彭超字翔干

劉貫一字士宜博野人
陳兆與蠡人嘗立日譜就質于先生因從學焉

高捷
惲宗恂字廉夫宗和字敦夫皋間之二子也皆命從學李先生

聞言輒解嘗出資助刊小學稽業學禮錄
王業鏞

王秉公
王順文

周文忠字煥采
王克柔

劉廷忠字其德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應童子試即能舉顏先生
之學言于陳公世倌世倌器之遂得補諸生

郭同字圻十河南人
郭比字聚五圻十之弟

張籲門江寧人
張曉夫

朱和禮湯陰人主一子
王兆符字隆川大興人崑繩子

劉箬字古衡湖廣人持周崑來書請業李先生後南歸又受業
宣城梅徵君能歷法書數

張珂字可玉大名入從學李先生與先生次子習中學琴學射學士相見禮能篆書先生以長子習仁燕子使其族子敬承嗣之可玉爲之師焉

林沃字啟心威縣人

田如龍字夔安威縣人

宋惟孜字涵可通州人

李正芳字師柏上元人讀顏先生及李先生諸著即行冠禮學儀條陳學使鄭公鑰言當以顏先生之學頒訓士子

馮辰字樞天清苑人初謀學于習齋未往而習齋浸遂執擊李先生先生曰樞天來吾道不孤矣樞天時習禮尤究心于喪服

箸喪禮疑問凡見先生所箸無不直言校質者跋傳注問曰先生平心以解易氣而辯較若列眉瞭如指掌即滾入陸王程朱

者有不爽然于前日之捉風捕影乎堯舜周孔確證當前尚不豁然于是非有此心乎或謂程朱尸祝久而且徧必天心所注勿輕議然則今人之尸祝佛氏更甚亦以爲天心所注遂互舉世泥首奉之無異辭乎賢者可以決矣

王元齋字符躬江寧人從學李先生覽周易傳注以爲雷霆震而日月明也

孫應樞字子房武進人從惲臯間處見習齋存學編及年譜諸書初甚疑之後始篤信欲北謁李先生傳其學以資斧不繼乃遙執弟子禮爲日記省身不倦或問李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似不及朱子解物卽事之渾融于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卽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卽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卽脩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尙有當

記十

十五

在此三物外者乎或又言卽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臯間與先生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聞顏李之學慨然悅慕信于心習于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某自江右歸來會兩次既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

方道章字用安桐城人侍郎苞之長子也侍郎命用安師李先生先生亦遺子習仁從侍郎游願兩人論學不甚合用安左右其間未嘗偏主人或私問之則曰李先生言是也其父執宿松朱書亦以用安卓識蓋勝侍郎云性落落不甚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嘿然善爲古文能承其家業

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年二十四卽介白任若執擊李先生學

士相見禮祭禮學琴學數分日習之先生稱其信道甚篤嘗糾同志助立習齋學舍于博野顏曰道傳祠而爲之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謂儒者道仁義之道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則四民其教則五倫非異端老佛之教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

今博野顏先生生二千載之下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漢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相傳之正路非世之依傍儒徑而算入異端者也習齋既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幸率同學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遭禮歲

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恕谷先生始謀于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游之士爭來攸助不日博本具坯聖積

記十

十五

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自漳南梁魏外一再游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行釋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于質民又傳注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仰證聖經若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舉聞舉間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

記十

七

依湖得吾師聖道原流屢獲知千古有人承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間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舉聞二先生之昌明居多如常州孫子房以其所業就正先生至遙執弟子禮其言省躬改過脩德習藝之功甚密力任聖道而謂得之舉聞則舉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懸其像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旁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于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從先生游得聞顏先生之道不揣愚陋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已西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翁荃字蘭友一字止園江寧人李先生南游時從受禮學自爲諸生後未嘗一應鄉試入雲臺山隱居讀書山有虎害出資募

獵戶除之檢外者骨收替乾隆初詔脩三禮義疏徵窮經之士公郵交薦蘭友固辭不出晚更十築南郊與程徵士縣莊時相過從詩書三禮皆有撰述云

葉新字維一金華人以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間李先生傳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維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筆陽壽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閩人以賄請維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適稅維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時奉中旨采木仁壽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眾相抗縣令以變告維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並治之餘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

記十

十五

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維一日坐堂皇訟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以母喪去官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先教化後刑罰脩旰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饑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遂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襟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德移檄追捕維一得報集諸囚親鞠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維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遂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毀之矣令謂信然遂逼

令德使誣服也維一乃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
日有一通者吾代汝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狂謂巡撫具道
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會勘卒班據然不可卒解先
是巡撫得報時速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節識維一爲一
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知府贛縣民
因事拒捕維一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
決院司欲以改例擬維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
以寧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俟代上官
獄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右李氏弟子九十七人

顏氏學記卷十

記十

十九

1

2

3

劉楊周

三先生語錄合鈔

共三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
年刊

道之大原出於天道之實體具於人以言其約則伏羲之一畫孔子之一貫足以盡之以言其博則千聖百王不能殫其量百家諸子不能罄其說自結繩易而書契數千百年以來闡發斯道卷帙如山大而天地小而事物精而性命粗而日用歷代聖賢窮原竟委斯道蘊奧炳若日星後之學者苟有志於斯道得聖賢之一二言全力赴之而難盡終身體之而不窮謹守規獲猶恐弗堪而必欲紛紛立說以表暴其學問勿論愚頓迂拙狂妄謬戾遠則獲罪於古人近則貽笑於大方即使功深養德進業修不愧著作之才而千言萬語要不出乎

勸學聖賢自序

一

前人之巢穴又胡敢自炫才智妄語著作而自取罪戾也哉雖然著作二字固非後人所敢妄言而昌竊讀韓非子之言曰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吾儒讀書窮理之下偶有所得是非可否不能自決不得不援筆記之以俟質之高明匪直此也先賢有言吾儒見道分明至筆之於書往往齟齬不能自然流出皆由見道未真惟得之於心更求應之於手使其順理成章斯道義乃日習而日熟由是言之則自述所得要亦進道之助所以歷代賢儒不論優劣淺深各有文集語類非好事而爲之不得已也昌以樗櫟之質居

荒蕪之地舌耕餬口荆棘填胸奚能髣髴往昔於萬一而此區區欲學古人之意自幼已然不可改移又自壬寅以後天誘其衷不身量才質之薄而抗心希古遂不敢專力於詩文日索古聖賢明道之書以求古聖賢之存心處事或居家或處世或講授生徒每有所得竊亦筆之連篇累牘不厭其煩而此心此事從未敢一白於同人者慮其矯世戾俗爲時賢所非笑而使我自喪好修之志也嘗於課讀之暇閉門錄之言言腐穢罕協時宜愈看愈覺其迂因紀其事於篇端而目之曰迂談將正其是非可否於高明以發其覆倘得高明者指其迂

勸學聖賢自序

二

恕其迂而出一二言以正其迂雖智小謀大力小任重獲罪於古人貽笑於大方而來醜婦效顰之譏亦昌所弗恤也時咸豐甲寅年冬至日知陋軒主人楊鳳昌謹識

楊劉周三先生語錄合鈔序

歷下周書昌氏修四庫書搜永樂大典于書成後尙得十餘種爲世豔稱蓋古書之存者稀矣雖片辭零縑且寶之况巨帙哉滇輯叢書都數千卷搜羅之富編刊之慎三年于茲秉智蓋贊助其開終始其事書分四部而子部較經史集爲鮮自戰國以來學術風湧諸子爭鳴各闢一天以相雄長迄于漢季始稍稍衰若中論若中說已多持異議者宋五子出語錄大盛四庫列子部儒家且爲之譏曰著書易得名易莫如語錄雖曰刻論亦至言也滇之語錄以鄧川二艾爲粹李復齋喜聞過齋

楊劉周三先生語錄序

集寶淵泉銖寸錄抑其次也近則有永北楊星樓先生之知陋軒迂談昆明劉正庵先生之藏拙居遺文周郁雲先生之遺集夫其立言廣博或失之因襲或失之瑣屑誠未易入著作之林然平心論之亦自有真面目在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吁不可沒已滇風素樸言必願行三先生之語錄無非體驗有得之語星樓正庵兩先生吾不得而見矣如郁雲先生者吾曾見之溫和謙篤一如其文郁雲先生如此卽星樓正庵兩先生可知也于是彙三先生之作精而擇之合而編之各爲一卷名曰三先生語錄合鈔附諸叢書子部之末庶幾歷下搜存

古籍之意云丁巳二月昆明何秉智序

楊劉周三先生語錄合鈔卷一 雲南叢書

知陋軒迂談

賅北楊鳳昌星樓

人生無論貧富知愚大抵要有藝業有藝業則心志有所依據耳目手足有所歸着乃無流蕩之患不然因閑逸而流蕩因流蕩而肆無忌憚將來放僻邪侈弊病百出矣

吾人以身入世雖以詩書為本業亦不能把俗務一概擺脫惟處之以勤則隨來隨應既應之後即專吾本業斯業不荒

冬日晝短夜長作事全在早晚而人多畏其寒由於不勤耳勤則動動則生陽陽氣勝則陰氣不侵何寒之足畏乎

人當潛心讀書之時或父兄加之以事或因家事而奔走身雖行之而心總嫌其煩且病其有妨於學此由窮理不深之故若窮理既深則見得此際正是行其所學處身雖勞而心則安不如是而反覺其不安矣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誰不能言之而見之躬行者恆鮮此徒事誦說而未能明辨省察故也惟於靜時明辨之若者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者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至動時又省察之每出一言每行一事若者合乎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若者不合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合則勉不合則改庶不至空言無補

物非己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此士君子立身要訣若以一毫而忽之則貪心一萌理不足以制欲實廉鮮恥自此始矣

淡泊二字是養性要藥亦是立品根基若不安淡泊則心為物移千駟可希萬鎰可慕何以立得人品

古人銖視軒冕塵視金玉非矯情也彼其心中有榮於軒冕貴於金玉者故其視外物甚輕此所謂見大也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研理精而入理易故能有大學問大經濟

謹言慎行詳載經史而孔門又屢訓之人只滑口讀過不知體貼到身上來故往往輕言妄行一旦尤悔生於前橫逆來於後試清夜自思孰非不謹不慎之過每發一言當思吾身能行與否如不能行不如不言即使能行亦不如行之而後言

大凡有關是非之事不惟不可自我言之即在人言之亦必止之勿令再言不然道聽塗說或至離人骨肉汚人名節惟口興戎其禍可勝道哉

支叢脞之憂廢敗之失未有不從苟安中來也

人惟不自省察故不見有不是處一旦翻然悔悟密加省察則不是處竟多

君子遇災臨難悔過省躬修己以俟之而已一切巫覡釋道禱祝解免之說斷然拒之不屑為也

人當清夜自思獨坐自盟慨然以道義自任及與人接聞人談及富貴利達又不覺隨聲附和津津相道是由

立志不堅

父母生我一個清白之身日日東奔西逐與利欲相攻取污穢此身便是污穢父母天地予我一個正直之性

日日用機挾詐與利欲相探討誣枉此性便是誣枉天

卷一

三

地

人生事業不一未有不勤而可成者須早起遲眠惟日不足努力以為之方能有功

年幼之人非身上有病不能倚枕懶臥在牀席上飲食恐志氣昏昧且啟家庭懶惰之習身不修家不齊兆於

此矣

貨物能全人性命亦最能害人心術世人義利之界不明每以貨物之小失其禮義廉恥之大而不知故君子

立身必先嚴義利之辨

君子遇一好事人知之固為即人不知之亦為遇一不好事人知之固不為即人不知之亦不為語云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此之謂也

凡人入於迷途多是無人指點一旦得人指點而能悔悟自新便要立定志氣使浮蕩之友引我不動惰淫之事搖我不動

諸惡淫為首人皆知之而往往犯之者只為欲動情勝不能自持之過其法以道義制之將耳目心思寄在詩

書之內而不暇及於他至偶有欲動情勝之時又自想曰此事喪德行損身體敗名節此刻不慎後悔無及操

持久之情欲自不妄動

卷一

四

進德修業之事日日獎勵聽與不聽非師父所及知淳游懶惰之習日日規戒改與不改非師父所能為亦在

自己而已

心求其正一入於邪則日事皆邪意求其誠一入於偽則百事皆偽

孔子以文行忠信教人程子曰忠信本也蓋以文行見於外忠信存乎中人有無事於文行之時而不可有不信不信之時也

善如嘉禾惡如蔓草傳曰勿使滋蔓詩曰荼蓼朽止黍

稷茂止書曰若苗之有莠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讀書至此試細細思之則知所以致力矣

少年書生多爲矜傲二字所誤不知纔一矜傲便不是聖賢路上人况其所矜傲者不過文藝之末聲名之淺亦已陋矣又况文藝聲名之未嘗過人耶

學業脩之於己境遇聽之於天苟得失心之過甚一有不遂易生怨尤妒嫉之心不惟無益適以滋過不惟滋過且日夜憤懣不平尤足以銷磨精神則惑之甚者也少年一味驕惰全身弊病父師教之而不改朋友勸之而不從直到齒搖髮白一事無成百累交集然後悔憾

亦已晚矣

動靜云爲之際偶有蕩踰每不及覺或覺矣而以爲無妨漸積漸甚遂至放僻邪侈流爲無忌憚之小人易曰無以惡小爲無傷而弗去也可不戒哉

與人爭長短辨是非欲人說我個好絕是無益我有好處卽人不說好天亦知之我無好處而人說我好豈不自愧

人雖至庸至妄而良心亦有難昧之時我誠盡仁禮以待之始終不變久之亦能感化

持身處世宜活潑不宜放蕩特患見理不真以放蕩爲

活潑則活潑之貽害者非淺

與人不協多見得人的不是試返躬自問更設身處地替他人思想一番則在己未必盡是在人未必盡非也容人之過是君子公心愚平生犯着惡惡太嚴之病然幸而喜人悔悟

太世是非不明多因愛惡之私己所愛者雖非亦是己所惡者雖是亦非此是非所以淆也

論人是非果當其實亦足以垂鑒千古如孟子論匡章陳仲子二人有關於人心世道者不淺

家雖貧困不可不置些有用圖書所費者少所益者多

也

人當怨謗交集橫逆頻加不堪忍受之時只須默誦孟子仁禮章數遍遂不覺渙然冰釋矣不然刻刻在念不惟無益且損人精神也

臨財毋苟得一臨字下得最妙平日財利未接於前誰不說財不足貪誰不說貪財奴可鄙又誰非清廉之人及銀錢在目貨利入手不動心者有幾人既動心而能自制其貪心者又有幾人故必臨財不苟斯爲清廉

事無論公私必自度其力量如不能承當謝其責可也既任其責便須竭盡心力底於有成而後已

與人共事人雖不盡心在己不可不盡心

地方公事少管最好可以不管更好然事有責在我身

且必以我為之斯克有濟者亦不得辭其責

能受大勞苦者始能當大任定大功歷觀古今莫不皆

然苟不振起精神努力上前世間何事能成

情者貧之機也故曰勤則不匱奢者貪之漸也故曰儉

以養廉滿者損之兆也故曰虛以受益

貧困始於奢華奢華始於士大夫世之奢華始於家家

之奢華始於身欲免貧困自禁奢華始欲禁奢華自士

大夫始欲禁世之奢華自家始欲禁家之奢華自身始

勸學錄卷一

七

與世耐酢有不得言之事恐其觸人之怒而隱忍不

言非惟誤人害事而吾生正直之性由此喪失何堪自

問

口日處順事則智慮不生處處遇好人則警省不發惟

有逆事以相難有惡人以相挫斯其學愈進而力愈堅

詩云他山之石可攻玉物固有之人亦宜然

授人以事當為人計之以我處彼也可以如此做得方

可責其如此不然往往苦人於所難矣

武侯未出草廬已計定三分明知天下不可混一及其

委身朝廷受先主付託則以割魏平吳為己任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非徒勞也欲以誠心挽回天意也且以為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惟此庶盡臣道耳愚謂為人臣

者當以此為準即在師友親戚宗族之間凡受人付託

與人共事者亦當以此為準

日與庸俗人處而不入於庸俗日與勢利人交而不入

於勢利此大賢以上德性堅定者能之若中材之人習

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志

者安可不慎

日處塵世習焉不察不知世事之悖謬一旦讀書有得

粗曉禮義便覺世間所行悖謬多端

勸學錄卷一

八

天下事凡所可為所得為者無非盡其在己與人無與

也苟知盡己二字無論忠孝廉節是盡己事即澤潤生

民功施後世亦不過充其盡己之量非為人之知我感

我而為之又豈為人之不知我不感我而不為也故顏

子願無伐善無施勞只因見得盡己二字

古人有薦人於朝不使人知不受人謝者以為為國薦

賢吾盡吾職與人無涉也今人隨做一事動責報對

此能無汗顏

人當困窮拂鬱百事不遂之時且平下怨尤之氣自裁

自處惟有思善一途最妙富貴功名時命能限我矣我

欲拔出流俗爲聖賢路上人時命亦能限我乎况帝天在上鬼神在旁爲善終必獲福則時命又將爲我所轉移也窮則思思則通通則順理固然矣

人以占便宜爲能幹吾則以吃虧爲能幹人以輕薄機詐爲能幹吾則以厚重直實爲能幹

受人恩惠雖人不望報而圖報之念刻刻在心遂使心中多一番籌畫故予生平力寡嗜欲忍所難忍不肯輕受人恩惠

德慧術知存乎疾疾歷觀聖賢無不脗合蓋人處困阨則多思思多則聰明生聰明生則義理出此立言所以

不朽也義理出則怨尤息怨尤息則心氣平此處境所以不難也

動輒忿爭與人不和由於道義不明氣質不化只欲伸己屈人溯其病根多是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之過

好說人短者由於不知自反但見人之不是不見己之不是耳使其反躬自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己之短不可勝說何敢說人

自己不是全然不知卽知之亦多方回護人有不是極力議論卽有是處亦巧辨以爲不是抑知福善禍淫天有公心好善惡惡人有直道誰是誰非豈能以口舌奪

之

處家處國事無大小有功可歸諸己有過則諉諸人事成則曰非我不能事覆則曰非吾之咎抑知人同此心同此理何不於人已間兩思之也

有問昌之家傳者昌告之曰予之家傳不外耕讀而異於世俗者有二事其一不誦佛經其一不用巫覡

昌於庚子適楚得一健僕曰鄭貴四川人也有勇而忠重義輕財一日行次白水驛予午至彼日夕而後至問

之則曰途中有人遺錢四百小人拾之以待遺錢者而還之久而不至故遲延至此問錢安在則分給乞人矣

噫此固目不識丁之賤役耳而觀其行事卽讀聖賢書者亦不及此誰謂世無好人耶予故樂得而傳播之

彼此晤對或談詩書或談人情世務無非學問進益一入於僻淫邪遁便不是敬業樂

人當善機已塞習慣恠淫則善言不能遽入若苦口極諫必招怨尤不如微言婉諷俟其自悟然後迎機導之窮通得喪當以福善禍淫之說爲主凡術士趨吉避凶

之說雖偶有應驗其實多不足憑如盡信以爲可憑則終身在疑懼之中必無安舒之一日試觀術家之書論陰宅者謂卜得吉穴卽致富貴論陽宅者謂門得吉門

卽致福祿論命理者謂生得好命卽致榮華論相術者謂生得好像卽致貴顯又若習巫覡者謂牲酒錢楮可以消災厄談佛老者謂禮懺諷經可以增福慶鍊丹運氣可以希長生諸說紛紛吾誰適從當知此中或可憑而實未可憑未有不視其人之善惡以爲轉移者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君子於此必有所以自處而不至終身於疑懼之中矣

我有不是被人說出卽如我有疾病被醫士看出及此用藥則疾病可消

勸學齋錄 卷一

二

凡與人接若其人嚴厲朴質少悅色無甘言有似不愜人意此必忠直之人於此致敬盡禮虛心處之不但得其規勸之益卽終身之患難亦可以相託若其人動輒言笑曲意順承見面卽訂知心此必奸險之人苟取其聲音笑貌之契合而推心置腹以待之不但損我德業且百計經營以謀其利及至身受其禍乃知向之曲意順承與我訂知心者是投我以餌也擇交慎始旨哉言乎

族黨姻婭雖至貧賤亦當以禮待之若父兄之故舊尤宜致意世人厭故喜新趨勢利而忘根本或至視至親

如路人此等惡習須痛懲之

古人謂蓬上常有窮親友是家之祥兆何也彼素習淡泊而謙論不外耕讀甘苦朝夕往來可以勵吾家之勤且且座上常有此人則其家之忠厚可知異日之發達可卜世大爭與豪富款洽往往引於驕奢以取敗亡是可嘆也

居家之道一切服食器用俱宜樸素節儉而特不可流於鄙吝至於祀祖養親則不得借口於節儉以至菲薄宜勉其所能而竭力致之庶不貽後日之悔

勸學齋錄 卷一

三

於小人家之衆心離離於婦人

一國之中君臣上下和睦則鄰國不敢侵凌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和睦則外人不致欺辱

觀人必觀其處家如何若於父母不能愛敬於兄弟不能友恭則大本有虧天性必薄卽使功名驚人事業炫世亦屬奸詐刻薄之爲君子羞稱

家人婦子豈人人是曉事的聞一切嫌隙之言若不能再三隱忍則家庭中又何日無爭訟之事

婦人小子以及奴婢之言多是誣妄不加詳察而輕信之則受其蠱惑將來譴愆易行嫌隙必多

朝夕無事之時樂走外處不樂居家庭樂與外人晤語不樂與父母兄弟聚談是失了赤子之心

人子事親以悅親為事而悅親不在衣服飲食之厚順意承顏雖蔬食布衣亦得親之歡心

行孝之本在於順親順親之本在於和家人和家人之本在於不用婦言

先哲云聽婦言而乖骨肉豈是丈夫千古聽婦言之人未有不乖骨肉者千古乖骨肉之人未有不由於聽婦

言者嗟乎聽婦言則乾綱不振乖骨肉則天性不存謂之丈夫可乎

樹屋齋錄卷一

三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此等罪惡在庸俗犯之猶可說也乃讀過孟子書者亦往往而然試問讀聖賢

書所學何事

婦人之計莫毒於哭如驪姬害申生獻公溺愛不明遂中其毒而自傷其骨肉足為千古大戒

養僕婢是難事太寬不得太嚴也不得一早一晚費多少安排使東使西費多少疑慮若不善養之則弊病百

出故僕婢多則煩惱亦多苟可以不養清省多少買置書籍不可吝惜銀錢要紙板最佳者不然錯訛遺漏讀時遲疑不決不惟耽誤工夫且多誤事

先哲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又曰借人典籍不還與穿窬何異可知壞人書本及借書不還皆損德行不可以為小而忽之

束身名教志在聖賢筆墨書紙不厭其佳衣服飲食不嫌其陋

學者不專心求理常覺功夫暇裕此博奕飲酒之事所由出也使其專心求理則朝乾夕惕惟日不足一切博奕飲酒之事不特不屑為亦不暇為矣

讀書貴熟不貴速貴學尤貴思竊見今之學者所讀經書詩文或多至二三十卷而熟記者往往無一二册兼

樹屋齋錄卷一

四

之咕嗶字句而不講究義理隨問一句類多茫然雖讀書半生只與未曾讀書者一樣

讀書而專力於詩文已為末務然能自盡心力亦是明理之助乃今之學者每倩人代做以沽虛名倩人則自

害我做則害人立學規者當先以此為戒

呂舍人曰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此言真堪玩味世之專務詩文以希科名而不知脩者皆

由讀書之時未嘗一經理會故耳
六經四書而外有家語忠孝經小學性理近思錄家禮文集大學衍義白鹿洞學規家訓或問語類敬齋白鹿

洞學規呻吟語四禮翼四禮初稿稼書文集松陽講義
楊園文集西山文廟考畧儒宗理要居業錄讀書錄伊
洛淵源魯齋集人譜五種遺規等書皆聖賢道脈所存
昌累年尋覓或得其全部讀之或僅讀其數則真覺一
字一珠其他未經聞見者尙不知幾許自浮文相尙書
林中時藝堆積而身心性命之書難覓亦可以見學術
矣

少年不能勤學飄流放蕩悠悠忽忽至於成人行不立
名不成使人鄙之笑之然後悔恨雖欲讀書已無及矣
讀書以勇字作主愈難而愈用其力自然先難後獲若
畏難苟安則止於此而已矣

楊園文集卷一

五

既欲讀書求理而不卽刻立定此志日日言讀書却日
日游走閒談將終身無進道之日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開卷如對聖賢敬重書本卽是敬重聖賢常見粗浮之
輩隨着隨丟狼籍几案真是輕漫聖賢
讀書用功全在自己必待父兄師友督責則不督責之
時卽其曠廢之時何以成事
朋友講習自是進益然徒說文藝而不以立身行道相
勸勉則空談無補不如不講習之爲得也
做得一個貴人不如做得一個賢人爲學之初便要立

定此志斯德性堅定貴不足以蕩其志賤不足以損其
志

讀書在靜固己然必日日靜坐屏去一切酬酢則得諸
心者無以見諸身見於言者無以証於行又恐成無用
之學

天性雖鈍然能清心寡欲一意向詩書求義理而不以
人世之紛華擾之亦能養得靈活

聰明生於鎮靜鎮靜本於謹嚴學者一言一動常若父
師在前則由謹嚴而鎮靜由鎮靜而聰明矣

居敬之功一毫放過不得言貌要敬心志尤要敬大廷
廣眾要敬幽獨屋漏尤要敬

楊園文集卷一

六

學者立志當以孔孟爲主程朱爲法方能做得好人若
徒以富貴功名作顯揚之計此志便卑
古人之書只滑口讀過無甚趣味一經玩索便覺趣味
深長坡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古人論學知先行後非待知之至而始行知之卽行之
如今日知孝弟之理則今日於父兄之前便要愛敬餘
可類推
克己在克其所好人世之紛華靡麗日與吾必相牽惟
審其所好是那一件便從那一件克起方有下手處

聖經賢傳句句教人學好若不照書上做人則書自書
自我雖功名蓋世文章驚人已有愧於聖賢

自聖賢之事業不修皆謂聖賢二字未可輕語雖有聖
賢之志亦不敢道聖賢之言恐貽狂妄之譏也既而見
程子之言曰有有道之言有造道之言以聖人言聖人
之事此有德之言也以賢人言聖人之事此造道之言
也由是言之有志讀書者雖不可妄以聖賢自居亦不
必以聖賢之言爲諱如必諱言聖賢則志向卑下何以
拔出流俗

寫字作文不肯以柔媚浮靡投時人之好行己接物不
敢以同流合污諧世俗之情

鶴園雜錄

卷一

七

天地間道理古人闡發已詳似不必紛紛立說然讀書
講學應事接物之間偶有所得不能不以筆記之一則
發明心志一則考證得失

居今日之世欲學古聖先賢而拔出於流俗之外須是
不顧人非笑而後可成

道義無窮只一中字盡之如厚養父母爲孝而必過分
我之不惟越禮且使親心不安又非孝餘可類推

詩文用以應試一生用不着幾回若體貼聖賢道理則
時時用得着事事用得着處處用得着

當今以文藝取士父兄師友止知以文藝相責不知國
家取士之意不過借文藝以觀其德行非教人工文藝
而不修德行也有志者欲學聖賢全在自己打定主意
極力上前

范忠宣公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阻爲善之路張楊園
曰居今之世若避假道學之嫌豈有爲善之路哉要必
與之同惡而後可免斯稱也昌觀今日浮靡成風有嚴
正之士談及道學則衆口非笑以爲裝點沽名而指爲
假道學且曰今人有何識力妄希聖賢不知聖賢與我
同類人皆可以爲堯舜有爲者亦若是人病不求耳果

鶴園雜錄

卷一

六

能潛心勉力由聖賢之言以求聖賢之心以道義自勵
以非道非義自防生平存心處事一一求合乎聖賢人
知之如是人不知之亦如是又安知不如古人卽不能
到古人地位亦不失爲聖賢路上人較之不談道學而
與世同惡者高下豈不判然

張楊園曰三代以上折衷孔子三代以下折衷程朱謂
程朱者孔子之階梯也愚謂學孔孟者以程朱爲階梯
學程朱者又當以薛胡張陸爲階梯

孔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朱子曰道
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張考夫曰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卽是贊天地之化育今學者囿於利欲不能轉念以學聖賢乃自解曰聖賢本非凡人可造且曰聖賢原是聖賢轉世其荒謬不通至此不惟誣已誣人而並誣聖賢又何怪道之不明不行耶

欲保家業非有賢子弟不能欲求賢子弟非教化不能每見世間其父兄艱苦萬狀積累成家子弟食甘衣錦自幼驕惰漸漸吹賭嫖游弊病百出父兄不復能制或私立借契或私賣產業甚至官非臨門累及父兄豈盡子弟之過哉未始非父兄之咎也使當初時不惜束脩之費廣請明師以教之雖不能成大器亦能粗知禮義不致有今日之患所費者小所全者大教化之益人豈淺鮮哉

教訓子弟是美事亦是尊貴事自淺學者倚此爲生涯而不立師道或招致生徒或急求薦引又以東家驕傲愚魯不知鄭重其事遂使有志之士恥爲人師可嘆貧家子弟讀書多有進境富家子弟讀書多無成就非貧家之子弟智而富家之子弟愚也以富家子弟素習安逸父兄溺愛多不督責又遇庸師恐其得罪生徒無以爲糊口之具而寬縱之子弟而寬縱安望其學業有成

讀書不可不擇師而擇師之道又不徒在文字之末尤當擇其學識品行

學者從一師終身之行誼係之若自願無可模範之處而好爲人師貽害非淺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事師之道固與君父並重者也然必爲師者嚴氣正性朝夕講貫以倫常爲先以禮義爲重斯學者知師道之尊若師道不立則自招簡棄何得尤人

今日禮字不講師弟之間往往以不拘形體爲高致寢興坐立言語酬酢不免放蕩狎褻弟既習以爲常師亦不以爲怪見有嚴謹自持者反笑其拘迂吁師道之汚也

誦詩讀書以先人之言爲主課蒙者字句清楚日後斯無謬戾若初學字訛句錯習慣自然後來每難轉移今之課子弟者專爲功名起見日日以詩文爲啟迪而不暇言及聖賢之事業欲成人才其可得乎

收束身心涵養德性自學堂始而學堂中收束身心涵養德性又自禮貌始雖有極放蕩之人到衣冠整齊時亦能收斂三分昌教生徒朔望日拜謁聖賢師長必令衣冠整齊每逢講書亦必令衣冠整齊或者謂其大拘

或者謂人貧富不等必概責以禮貌未免苦人於所難不知此中之成就人品者其效甚大况買禮冠一頂所費不多今日子弟紛華不惜銀錢而製華飾之服試以此易彼抑又何難

國家以文藝取士意在發明聖賢道理而今之爲文藝者專務華采以希科名固已陋矣然名利心切猶可說也乃以掌文衡立學校有造士之責者亦惟以名利相誘選刻時文豔稱名色曰利器曰利試曰花樣曰蕊葩曰三元祕授曰攀桂登雲種種名色指不勝屈文之優劣姑不具論試以此名色揆諸聖賢教人國家用士學

鶴園叢書

卷一

三

者進德修業之本旨猶南轅而北轍方底而圓蓋必齟齬而不相合也在好事者誤用其精神其害猶淺使天下後世之學者專意爭巧鬪奇而不務實學人品心術由此日卽污下其害更深也噫亦惑矣哉

爲師之難不在乎講究字句改正詩文在乎聲律身度每出一言每行一事以至衣服飲食之細起居動靜之常在在堪爲楷模方可當此師字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得此之謂也

元儒許氏教人至誠諄悉必嚴義利之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天下後世慕其志行之高今人讀書只說取功

名勢不能不教人以文字然專於講習文字而不及聖賢之立心制行較古人豈不愧甚

敬天畏神不徒在對越駿奔之時而尤在幽獨屋漏之地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子思子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敬天畏神之實也

聰明惟神正直惟神若素行不合於神明而但以牲酒錢財賂之便可錫以福便可免其禍雖鄉里公正之士亦決不受何况神明

古者祀神皆以木爲神牌而不塑泥像元明間有塑像者曾行文禁止以牌易之謂夫鬼神無形與聲耳今則

鶴園叢書

卷一

三

文廟社稷而外偏塑泥像使人指之顧之戲玩褻瀆莫甚於此

昌童年讀書於壺山書院彼時佛教盛行婦女參雜浮屠繞佛誦經以爲修善觀者如堵不以爲非昌聞而痛恨之無可如何偶閱丹桂籍中有勸禁婦女燒香一則遂約同人抄錄布貼城市雖不能止亦得稍舒憤氣夫拜佛誦經之非行善凡民不知吾儒所當力辨者也乃今之儒冠儒服者不惟不能禁且從而依附之又何怪愚夫愚婦耶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今日言之能言拒浮屠者亦聖人之徒也

佛教本無濟於世然究其佛之本始乃是厭棄紅塵入山修持不染聲色貨利及一切靡麗紛華也算天地間清清白白一個賢者何曾有心害世不料僧人賴佛托生不依經典修持而以經典爲衣食之具造出許多佈施超度祈福消災話頭一派貪心誘取愚民之利而佛教遂爲斯世之害是佛教之害世非佛爲之而僧爲之也噫僧誠佛教之罪人也

道教傳真經典欲使後人脩其心性以課仙果今之從其教者則借此爲生涯然則今之道士不又爲道教之罪人乎

勸學聖賢錄 卷一

三

爲先人卜吉穴以安骸骨原仁人君子不忍於親之意但求不受風不受水俾先人安居而已世人拘於發達之說東謀西尋曠日持久抑知富貴貧賤天事與人事參半古今來未有不積德累仁教化子孫以培元氣而致富貴者亦未有積德累仁教化子孫以培元氣而終於貧賤者區區術士安能執掌造化使我富貴則富貴貧賤則貧賤耶

地師行術動說家傳殊屬可笑使地理只憑人力則祖父既習地理必尋美地以葬其先人其子孫必由此發達宜其登科甲受爵祿享富貴福澤又何爲貧賤掣肘

依然行地術耶此卽地理無憑之明驗何世人迷而不悟也

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謂其累代行醫醫理精通庶不誤事也雖然有祖父行醫而精於醫者亦有祖父行醫而不精於醫者有祖父不行醫而醫理粗淺者亦有祖父不行醫而醫理精通者又當視其人之才識如何不可執以一概論

勸學聖賢錄 卷一

三

楊星樓先生傳 永北廳志

楊鳳昌字慶五號星樓郡廩生篤嗜宋儒之學具有心得其尊信程朱攘斥佛老一以陸稼書為宗與同里段傳崖永珍太和周慕西榛趙州李菊村澎友善其伯兄鳳魁以吏員赴選病故湖北宜城鳳昌親往扶柩歸葬撫姪秉澍成名咸豐丙辰榆城失陷川匪謝麒麟等竄踞永屬約地到處焚掠彌年逾甚鳳昌躬率里人築垣修壕自衛閭郡效之保全甚多時紀綱不振兵差肆橫結盟智勇堂鳳昌曉以大義屢次裁抑置若罔聞後因憂勞成疾而歿著有四禮採輯待正編四卷知陋軒迂

楊鳳昌字慶五

卷一 傳

三

談一卷文集一卷旅憤吟詩草一卷

楊劉周二先生語錄合鈔卷二 雲南叢書子部之十

藏拙居遺文

昆明劉誼正庵

讀書不可以詞章計科名不可以富貴計若所計者小而所失者大將來無補國事也昔人有一聯云考古証今致用要關天下事先憂後樂存心須在秀才時誠名言也

人初為善視作自己便是賢人毫無一點可增損之及到折節讀書靜坐思過而疵瑕百出一如作文必痛改數次而後疵瑕得去純粹可觀

楊劉語錄 卷二

人貴靜坐思過若不思過肆其心之所為隨其意之所處必近昏愚之類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

凡與朝廷幹事要有同心合意之人方能有濟若奸讒立朝斷不能立功立德也

凡人家不要來往甚多親朋最廣言談迎送拜賀應酬耽誤時日荒廢功夫稍一得罪異日操刀入室即此輩人耳不如閉戶潛修之安然自在也余最怕酬酢以其意荒學問耳

人人講理學得之者少而返入迂腐一途可惜也精義入神是在人之師其意而不師其迹耳

人之過錯多在放肆之地余自幼好戲百般過錯全從

放肆得之故小節不謹終累大德

有人言曰有人殺汝此時着鎮定有人言曰有人譽汝此時看修持二者非德性堅定不能也

落井下石之朋友少交面譽背毀之小人當遠

人處得無可奈何之境耐得人情不堪之事當得眾人怨恨之時方算學問

以愛妻子之心移而愛君父則忠孝乃純以圖名利之心移而圖道德則學業可成

楊劉語錄 卷二

德之崇也非德崇之人崇之業之廣也非業廣之人廣之人不勉力學問勤苦功夫德自德業自業稍增一毫勢所不能

忠良非摧折過來而風骨不峻境地非寒酸過來而勤儉不知做人非指摘過來而修省不切

人情易流而易極人欲易生而易熾美色當前不顧性命而圖之美酒在望不顧名節而醉之罪大惡極之事祇因嗜好深而蹈身於不義天怒人怨之行祇因情欲動而陷已於不仁也吾儒讀書第一要清心寡欲耳

國計不外富強兩字民生不外教養兩端

講德性堅定甚不容易於美色黃金紛華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性者不足算堅定也於白刃剛刀殺伐

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性者乃足算堅定也於獎
勸名譽清議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性者不足算
堅定也於小人毀謗誣枉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
性者乃足算堅定也堅定豈易言哉如郭子儀之大戰
沙場周公之流言滿國非有德性堅定吾知不能勝其
任也

存好心而人以爲惡人者待諸久而吾之善可明存惡
心而人以爲好人者待諸久而吾之罪便著各自修省
久當自白信哉人當存乎好心耳不必管人之毀謗
處富貴而諂媚者到患難而落井下石卽此輩人也故

楊墨齋叢書 卷二

三

君子治身易待人難待人難待女子小人之流橫逆奸
雄之徒尤爲難也此種人操何術以待之敬而遠之可
也

書以多爲貴雖萬卷之書總是教人賢良交以少爲貴
遇三損之友便引入匪僻

有權勢而恃己之權勢者權勢之不幸也故君子以退
讓處己和平待人不行錯事不言錯言權勢方能保也
有剛強而任己之剛強者剛強之不幸也故君子惟以
忍辱治心吃虧制行不欺於人不凌於世剛強方不折
也

士君子仁過則弱義過則刻仁義得中便是學問過寬
則慢過猛則殘寬猛得宜便是才幹

百鍊此身千鍊此心火坑跳出又入冰淵以至坦蕩之
地方算人品

處險危之時看措施何以解危臨殺伐之場看襟度何
以處死一一得宜絕大學品如于公不容遷都卒以肩
擔一國武穆被陷奸人卒以忍欲全忠爲聖爲賢德器
固自不同也

心不正身之殃也身不修心之累也何則心不正則主
宰不正而身之順從者遺禍身不修則坊表不樹而心
之光明者不彰故正心於舉念之處而檢點宜般修身
於慎獨之時而競業愈切正心修身吾儒之學學此也
做人作事如築牆一般只築其根腳繼後愈築愈高不
致有仆之之患也若牆腳不穩欲築萬丈之高縱能築
之一仆而其碎如粉矣

楊墨齋叢書 卷二

四

每出一言必須顧前而顧後每行一事必須宜民而宜
人

丙變將興外患復作何法處之向機而治霍光身處主
少國危而安若泰山其才度固自不凡

韓魏公每談到小人負義忘恩如道平常事非德器深

厚者不能

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十二字何等公平何等周到

童蒙為作聖之基真是實事凡幼小教以忠君孝親愛人處世之道既長充之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功不為習俗所染不為小人所惑洞悉人情深明世故便是好人矣少年不得栽培難矣哉

余平生無德其無德處在誰一不能修身二不能擇友三不能養德四不能韜晦四者已缺所以不得令終矣其餘習染迷惑於紛華之內心志顛倒於勢利之中可

癸丑年卷二

五

勿痛乎

凡人切勿好名惟以涵養德性而已涵養到雖有唾面而令其自乾則可以當大任而不驚矣

余少年極不曉事留多少有愧於心之事少年之人總要清明謹慎而已而嗜酒一節尤宜大戒

子弟少年最怕為人搖惑為事錮蔽何則見識不周不能決是非於當前歷事有限不能判禍福於目下要就正有道屈事老成方不為人搖惑要廣其見聞細其心思方不為事錮蔽也

奈何以成罪人失檢點故也後之子弟以余為戒焉可

也

心術端莊然後可講才能心術不端雖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終於無用因此而惹禍因此而遭臭耳

酒色財氣極是昏人神智蕩人心思每每取殺身之禍都是由此成之後之做人者大戒此四字方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清心寡欲大有功夫非靜坐之時默驗心齋不能清心非讀書之時力行誠正不能寡欲若身入於紛華之內或入於酒色之中是增吾心之欲也何能清何能寡柳下惠不知多少少年節操而後坐懷不亂魯男子不知

癸丑年卷二

六

多少年功夫而後閉戶不納少年之人總要心定自然有操守也若心不定一發而不可遏所以不能全節而完名也

少年能靜坐讀書消閑是非毀謗養其喜怒哀樂日久便長進功夫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儉德所關非小矣不然利令神昏立時便是惡人矣故恆舞酣歌事事總殺心之鐵斧紛華靡麗一一能蔽人之靈明

讒言如細雨淫衣是以君子謹乎其微陸宣公有王佐之才以其因時制宜隨民自便下此者

或輕蔑天民攘亂國政矣

性情太左之人與剛愎自用之輩最宜大戒故昔人云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此言誠不誣也余所歷過古之純臣做秀才之時便以天下為任相業為心有多少籌畫有多少勝算繼後登科第列顯任何處何法調停何時何法措施無不盡善盡美若科第不得顯仕未登獨善其身何等開濶今則不然好用兵者讀蘇子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則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

人要由千層浪裏翻過身百尺高竿立過足然後見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七

乃大恭謹亦周

刑法一事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法而後刑法乃歸忠厚焉

孔明後出師表云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抱負非常欲忠君報國而不能者為之歎息

儒生動言治國及到治國而全無一事可觀者武將動言治兵及到治兵而全無一兵畏服者可知治國治兵不是易事惟安分守己最為妙也

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此二句居官者當

刻刻念之一家飽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此二句富貴人當刻刻念之

嬉戲之喪德更甚於有心焉以為嬉戲之事一言而干人怒半行而生人疑往往由斯而構成大禍而遺下大過者有之

好名過勝之人再也不能成名士君子切勿好名故孔子麤裘之謗而能得章甫袞衣之誦周公流言之毀而能復周官禮樂之休若經不得指摘則斷不能作人耳讀書之人凡有關於社稷生靈之文者必仔細看之有二策可以使君得安有一議可以使民得所必須深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八

在心而後有補若詞章之學抑末矣

古人引過自責故不蹈於過今人稍有一善便誇耀於人故蹈於過而不知吾輩讀書無妨引惡人以為返觀之助又引善人以為內鑑之端如某人惡吾勿效之恐蹈其非某人善吾即學之必堅其守如此小心方不入不肖之類也

名利二字不得以為可憂得之愈以為可憂慎之哉名利之不可享也如水載舟水可以載舟水亦可以覆舟耳

凡人存心不存善人之心不存殺人之心不存好名之

心不存好利之心由斯充之便有一番生發矣

好勇者必遇其敵好利者必生其怨好名者必損其德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又曰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凡人惹禍招災都是好指摘
人短衛護己非後之學者宜攻其惡庶免惹禍招災矣
故老子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
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人日日都有過一日不思過則一日便以爲善矣自以
爲善便人於過而不知故孔子尚曰某之禱久矣常人
以爲無過可乎

鶴屋齋藤翁卷二

九

前言往行爲人良師益友全在此中故前車覆可爲後
車之戒

人要畏三威一畏天之威二畏君之威三畏官之威三
威日懷自然做成好人人要報三恩一報天之恩二報
君之恩三報親之恩三恩能報自然做成君子故畏威
懷德吾輩各自修省

有人講張公百忍有人從旁聞之卽用一小石擊之而
講張公百忍者爲之一怒聞者言曰汝講張公百忍此
一忍都不能况百忍乎講者大慚聞者亦笑知聖人
之道而不力行者亦如斯而已矣可勿德乎

功高天下而人不忌位極人臣而主不疑此等識量不
可不學此等學問不可不知

讀書人先取語孟熟讀而講究之每章每句道理爛熟
於胸而後博覽諸書愈見得學問之純正

處無可奈何之地只好作退一步想而怨歎爲之一息
萬惡淫爲首此言誠不誣也淫之一字是以有道者不
處也喪人元神壞已事業敗我身名神智由斯而昏心
思由此而蕩皆由淫致之也

聞人是非切勿信口而談往往忌者卽從中生風波
耳

鶴屋齋藤翁卷二

十

古人有小過七日不食痛入骨髓所以永遠不能蹈於
大過今人以小過爲不要緊不介意不關心蹈於大過
而賢賢不知甚可歎也

待人要周到余初入泮有二友賀儀一友他母喪余病
未去一友過年玩忽未拜年繼後得罪此二人咨嗟在
耳乃歎曰余之待人不到也如此

議人易處事難如該某官全無能幹言某夫大露疵瑕
及到某官地步而施設無一及到某友境地而錯過更
多故先賢云境未身臨安得從旁論事吾輩讀書攻其
惡勿攻人之惡庶不致遺笑後人乎

韓魏公每斷大事置身家性命於度外呼延贊有胆勇
鷲悍輕率嘗言願死於敵偏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具此
胆畧方濟於事

莫交非分之人莫做非分之事莫說非分之話

吃虧事終是便宜便宜事到底吃虧

處世處家人人豈盡賢明各盡其道而已矣

讀書到施設乃見學問處事到通達方是閱歷

人生處世事非親見切勿信口而說往往民間訛言言

之以爲實事難免不誣好人民間妖言言之爲閒談難

免不遭橫禍是以君子事非見不說而謹言亦由斯做

楊龜山語錄卷二

二

工夫

士君子不可一時不存善心一日忘善則惡心生矣故

昔人格言書於座右不過觸目驚心庶幾不忘其善而

惡心亦不得乘隙而生

處世行事有六字最切隨處體認天理蓋不體認天理

則天理便忘矣

人情太密反成疏故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濃似

膠

平生不作皺眉之事則平生不有皺眉之時

對青天而懼雷霆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不疑如

此者方算學問方算人品

德業常看勝於我者則造就彌殷福祿常看不如我者

則怨尤自化

無事時要隄防有事時要鎮定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子宜學厚

不市田宅爲無賴子孫酒色之資

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

放不下憐世心腸放不出媚人面孔

無功之賞不義之福禍之媒也是以君子貴乎知機而

已矣

楊龜山語錄卷二

三

簡傲不可謂高刻薄不可謂明

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始有萬變不窮之妙用

欲求非常之功無務自全之計

苦惱世上度不盡許多癡迷漢嗜欲場中喚不醒許多

伶俐人

爲善貴有定識定力

存公平正大之心爲光明磊落之事不必嫌疑於人雖

人嫌疑再不分辯再不慌張則謗己者無所得其隙而

入焉

聰明之子弟不足喜惟能勤勉好學者乃可貴耳

做人到從俗乃見閱歷孤高者大戒也做人到隨便始
微涵養矜奇者不與也

余平生不能說話能說話者也是一種學問

暴發人過於已無益於人有損是以君子聞人之過如
道父母之諱耳可聞口不可說稍在其間排解則人之
冤乃可伸矣而暴發之無涵養者徒自流入刻薄一類
古大儒做事做人總有一番見解經濟當時不知及到
事已做完人已做好方知見解高人經濟出眾也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此等涵養便要造到極處方好

病生於小患成於忽所以古人一日萬幾其防患可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周矣粗心暴氣之人終非遠大器也

余見一聯云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深得處世
之道也故人之做事宜撫躬自問是則行之否則止之
方能問心無愧也不然悔之於後其勢不已晚乎

鹵莽人到處吃虧到處現醜仔細二字方能除却浮華

淺露涵養二字方能除却心粗氣暴

劉正菴先生傳

先生名誼字正菴一字正卿昆明諸生為人狷介不欺
人欺之亦不疑沉潛理學寡言辭敦實行尤好讀書
藏極富專以授徒講學為事生平規行矩步廉隅自勵
有古君子風卒於光緒丙申年春有藏拙居遺文一卷
父子兄弟必究編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傳

四

郁雲語錄

昆明周文龍郁雲

夫學者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學其在我者而已人不
知奚必慍如以誠意正心之學不擇人不擇地而逢人
便道無惑乎有見惡於寺官者

些小事便有得失心往來於中至形於外大事又何如
古人當刀鋸鼎鑊在前而從容順受此何等涵養何等
精義安命也若區貧賤憂戚遂動乎中吾不知學古為
何耳

名利不可居人先仁義不肯落人後

楊厚齋語錄 卷三

近日為學致廢寢食亦云勤矣究之於學子業則自且
至暮無少休息於身心性命則只臨臥一省是求名念
多修德念少吾恐喧賓奪主雖學猶未也因書以自警
世衰道微人心奸險富貴易危貧賤易安以此書紳
著菜根譚者深於世故透澈物理亦儒者流也雖言心
性不免入於二氏然觀其濬遠處其亦衰世之音耶
容有問於予曰聖人罕言利今有人焉亦罕言利雖不
至聖不亦君子乎予應之曰未可也安知其非矯飾乎
須看其心何如耳曰使其人於利得之不喜失之不憂
何如憂喜雖根於心然仍須看於義字何如耳

人惟學問醇乎其醇而後一言一行和易而不失其正
一動一靜與物無忤苦學稍未醇則跡於峻刻令人不
可近此伊川所以不及明道也况初學乎

官之俸祿取民之脂膏也幕之束脩分官之俸祿也分
人之俸祿受人之尊崇無以佐人為地方培元氣開太
平易俗移風興利除弊不惟無以對居停抑且無以對
百姓雖長於刑錢書啟猶素餐也吾自恥之吾為天下
如是佐治者恥之

寄送友人菜根譚附書某之氣質不偏於不及而偏於
太過夫立異驚奇學者大病若不急求妙藥先將此病
楊厚齋語錄 卷三

治好其他不可驟治也菜根譚治病良藥字字鍼砭固
宜概服然病有重輕藥亦宜分先後故僅揀選數十句
朝夕咀嚼始於養氣終以努力亦對症發藥先治大病
耳老兄與某同病敢敬陳之

凡日用器皿不可用金銀嵌不惟免鄙俗氣抑免人
疑我為好利之人且起盜賊覬覦之心

丁丑書號書簿戒弟讀書須如習武功然坐位上將腰
紮起頭直起肩臂聳起兩足平放地下兩手平放腿上
正其衣襟將心上一切思慮遺去然後緩視微吟口眼
所至心必隨之方讀甲字不知有乙字方讀一行不知

有二行眼必視於行之中耳不聽於案之外匪惟易記抑且易解

行立坐卧間不特敬肆所由分抑且吉凶所由占而毒妖所由定蓋敬則勝怠敬勝怠者吉肆則怠勝敬怠勝敬者凶丹書之言是也敬則心存而神凝氣聚而精旺故其人多壽肆則心放神雜氣餒而精耗故其人多夭了凡之言是已

發憤既遲卽百倍其功猶恐學之不至况惰慢邪僻而徒事咕嗶呀唔雖學猶未也須是振作精神有時與書拚命之勢乃得

勸學錄

卷三

三

治家離不得一箇忍字以不能忍之事與言而肆曩肆鬧者不忍也卽不開口雖不言而心實未忘者不忍也惟當萬不能忍之事與言在彼者無論氣之平與不平在我者無論理之是而又足總以和容悅色婉爲理處事既幹了言更說明而胸中並無半點芥蒂乃所謂忍治家又離不得一箇教字年輕婦女子弟紛華易親理道易疏卽嚴教之猶恐驟難歸於正況不教耶

我有一日醒得極早故意不起以待日出其心遂想者樣未已又想那樣輾轉糾纏其神倦甚旣而曰是不起之過也故近來一醒卽起正其衣冠盥手漱口而後入

書房取人譜近思錄小學四書集註正襟危坐各讀數行至極熟而愈精神所謂敬勝怠也

讀書有講不來之處須要記着或記之於簿請人講解如眼前無人異地可修論古之函若好逸惡勞或恥下問終不爲讀書人縱極忙必不致一刻都不得閒卽此一刻便要讀書

將那說閒話去閒耍與那胡思亂想的功夫來讀書豈不有益乃人多將有用之精神施於無用之地何也

讀書須要常常想着身體力行假如學而時習之一句則當常常想着我可真個去學了我學了又可真個能習了既學而又習之又可真個能時習了舉隅可以反三

勸學錄

卷三

四

善卽吉惡卽凶此理之不爽者何必問卜只問心可也察已過當用一刻字不然恐自欺也

孤峭之人立品非不高也植節非不峻也然往往至于太過常見容於少數之君子却見惡于多數之常人亦非泛愛之道也

酒君子飲之縱情肆志深爲累己小人飲之邪盜奸淫足以殺身

舟幾覆矣須是百倍其力用篙子撐定不使一息放過

庶幾可以挽回乃掌舵者神游乎恍惚窈冥之天肆志乎驕盈誇誇之地雖喚之而不寤也其不致于覆也勢必不能

性情既鄰于孤高言語更多有狂妄無惑乎日欲親人而人不我親也

多言以餽人人厭我寡言以接人人疑我皆非處眾之道也

不用之人則婉爲謝絕可也既使其知我不用又勉強一用無惑乎人不爲用也

楊文定公傳言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

卷三

五

于父母生身之恩是以慎獨爲孝也薛文清公言不必欲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是以遏惡爲孝也又言每思遺體之重未嘗一日忘先人是以遠色爲孝也懿言日錄但求此身有益于人間即使吾親得安于天下是以濟世爲孝也可見孝爲百行之幸也

朱子曰上不得罪于聖賢中不悞一己下不爲害于將來呂司冠曰君子不爲無益世道之言此皆可爲立言之法

呻吟語云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蓋氣盛則凌人滿則招損楊修見殺于阿瞞以露己之才也

細行必矜才免累大德此守身之正道也然或限于時迫于遭際而其中有彼重于此者如爲君親之故而辱身者不幸而蹈之亦勿庸以是而灰心呂叔簡曰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嬖倫小節概足自贖若自以爲我身已敗不可入于聖賢之塗其上者或入於昇端高蹈之爲其下者或激成大奸巨慝之事嗚呼胥失之矣人若有一二分不是便不可責人

居家無煙具賭具及一切戲具其家範可知

言人善則詳其里居姓氏言人惡則隱其里居姓氏言有一人有一家可也

卷三

六

或有問延年却病之術答曰易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與節飲食慎寒暑術則吾不知也

欲見才不忌見不才不惡只須擴充其量

與好諛之人處諛之不忠抑之干怒敬而遠之可也

君子之心須爲青天白日縱有非是人或諒之曰此性情之病也如奸謀詭計欲以欺人無論計謀之未工即

工矣一遇識者如見其肺肝然是欺人適以自欺也

明日當幹何事先于今夜打算如何幹法爲合宜須面面想到庶弗致悞

未成之事不可遽向人談恐忌我者從中壞我也

不可託荒唐者幹事荒唐不能成事也

不必作意矜心而又不急不徐步步從道中來此行路法也

怒時尤宜寡言

有友非納諍者我知之而復諍之是不智也且其事已成說之無益徒取怨而已

凡教婦人不可急聲遽召恐懦者怯而剛者鬥須婉言以諭之比擬以喻之如鄒忌之諷齊王之類最好

聽言未清楚而遽陳已見不惟阻人談興為人怨惡亦且不知人之所見爲何如須是畢了再說則我所見之

獨園先生全集

卷三

七

未是者已不敢出口豈不免得貽譏輕率

鎮靜于一時不鎮靜于一時鎮靜于時時不鎮靜于一時均不得謂之鎮靜正九容亦然

有人面言我之文字劣不必遽辯但聽其如何劣果所見比我高我聞之已長了見識若不劣而以爲劣亦聽

之而已

閱人文字而未得其用意所在便置可否在己則失言

在人則負屈

已有過而擬之于人則在己似無過矣然人有過而擬之于己於人能勿尤乎不欲勿施所當深省

我雖無堂上之父母然獨無爾下之父母苟于事父母之道無不洞悉于心口之間以之勸天下之有堂上父母所當及時盡孝

人能盡孝雖盜賊亦知敬畏况非盜賊乎世之不爲人敬畏者盍反此自思也

士爲知己者死不知己者雖富之貴之尊之敬之不必爲之用也矧其死乎

歸來頗節應酬對經書十數日覺未歸時許多妄想漸歸烏有偶一念及便知過轉可知人不可一日不讀書也

獨園先生全集

卷三

八

趨勢利己非况所趨者又勢利中之富而不仁貪而且

吝士大夫而禽獸其行虺蜴其心者雖不波及於甌亦聲名因之而敗可不慎旃

經書未讀得濫熟欲透澈而實有諸已猶無根之本欲茂其枝葉而開花結果不可得矣

程子謂寫字便是敬予謂不特持敬工夫也即正心養氣工夫亦在此蓋心正筆乃正氣調始能運用自如而

又有主靜工夫蓋心一躁則筆亂不然則末路往往有

敗筆不可不慎
慎於求人

事無論大小有一點厭倦之意便不得當

讀書處世少精神不得養精神之法不外于寡慾主靜
主靜苟能認真做去則精神足而道理能明作文得力
處世得當而無欲自樂不惟薄福相可化爲厚即壽命
亦可以長綿矣

言語之際使人從旁窺之見得一種剛毅斷制之氣甚
好

含蓄是必要的却不可陰險

繆某每日黎明即起作多少活始喚子婦及幫工起督
率作活雖老必親操勞苦某年六十矣或勸之少息曰

不如此則諸人皆懈怠也

卷三

九

謀生之事總要自立不可以倚人籬下爲長久計而自
立之道在乎勤儉而已

古語云防人之心不可無今時尤要蓋人心不古少一

大意便中其計

向者作文務以才勝此後當以度勝非謂灼爛之極宜
歸平淡蓋度須涵養亦於性情有功也

呂新吾社學要畧云八歲以下先讀三字經以理見聞
百家姓切于日用千字文又亦有義理今人多從之尋

謂既寫認一三千字則此三書可不必讀但令其讀弟

子規次方孝儒幼學類義次小學詩禮次朱子敬箴銘
以程長齋讀書法行之使責之躬行然後讀王望如鑑
畧讀之卽以其釋義說之今記得他日讀史便得大畧
然後讀人譜彙記五子近思錄發蒙後乃入大學論孟
中庸五經三傳亦行程法

鄙俗躁妄驕傲瑣屑非可與處之人也

凡我見聞人之可惡處卽便及時將氣一平將心一定
思曰心上有一惡字否有則亟亟置之或以理遣或以

情恕或以力忍無論我果有以致此否總使惡字化去
然後與人交接言語所謂胸中掃開千層甲面目才無

可憎不然動乎中遂現乎外不惟與人不洽抑且無涵

卷三

十

養之甚矣蓋見聞可惡而惡與不惡我之涵養見焉矣
故我欲於見可惡時而用一言以默化惡字曰是來駭

我之涵養何如者也至若事後則用孟子三自反之說
以自省過如果有以致此者則力改

凡人當未得志或事不遂心時須常存歡喜心不然滿

腹牢騷鮮不逢人而多怒色也

見絕於尋常之人固不足較若見絕於先生長者爲我
素所欽佩之人則不可不痛自悔罪

只一主敬則心靜而過可漸寡

讀周數十卷格言後看論孟從早已包括在內可知習焉不察之弊此後但就其最切於己者摘記而方行之勝似功過格及諸格言多多矣

呂新吾每臨卧必思一日所爲求有以更其失予亦常學之然白晝既孜孜於筆視卧則神倦再思往往不成寐且神昏而不得其理之正故改於清晨雞鳴初醒時一思昨日之所爲到常得其正處所謂平旦之氣天性發現時也

九容務合乎禮而一毫不苟此儒者氣也若合乎禮而不出於自然則迂腐氣也此猶可若舉止倉皇語言錯亂神氣怒而不喜拘而不化則一望而知爲非大器也矣必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一

逢人便道人之短者一望而知爲搖唇鼓舌之小人也豈大人之所爲耶

細心讀書寫字作文卽學細心應事之一道
辛巳寄弟書曰語云家風只要和而靜作事無過儉與勤和者兄弟恭夫唱婦隨也靜者守分安常循規蹈矩也儉者不豐不嗇而量入爲出也勤者勿怠勿荒而認真做事也而和則靜者兄弟妯娌既和合無嫌則外人不得而間之亦外言不得而毀之也儉則生勤者知

銖積之寸累艱難而事業不肯怠荒也此皆切於我家者宜深思之

翟璜於用人之際雖未知本末先後之義特能服李兗之善亦與後世之剛愎爭權者異矣

岳武穆軍令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今之行軍者不必凍餓至死亦動拆民房掠民食真當魏死欲求爲必勝之軍蓋亦以此爲令

今之人智不足以拒諫而偏拒諫言不足以飾非而專飾非是紂之不如也其亡不更速哉

蘇季子刺股讀書亦勤於學矣獨恨所學者只縱橫遊說而非聖賢之道且其言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則其孳孳而爲之者利而已矣是何殊於跖之徒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一

效越王嘗胆卧薪以爲學何學不成

范蠡張良合功成身退之道然范去於勾踐賜文種歸鏹以前張去於高帝殺越之後一爲見于未然一乃惕於已然豈當下情事不同耶抑二人之智有差等耶
許邵爲月旦評後人有行之者呂氏鄉約是近時居鄉行此亦最便亦易行但須一有德位者倡首而爲之乃今之爲鄉宦者不以結納大員爲事則以出入公門爲

務欲 一培植風俗造福地方者噫難矣哉

淵明家雖貧之一毫不索於人惟力田以終天年貧則

觀其所守守乃堅矣

陳世祖知民疾苦節用愛人皆由起自貧困貧亦何負

人乃奮而思去何也

文中子避亂隱居山林何嘗不可千古

嚴督農工今時之切務也

勸學篇卷三

三

昆明周郁雲先生傳

後學錢用中撰

用中駑鈍幼讀經史百家以為政治與學術惟中國有
之中國以外皆蠻夷舉無足道者自弱冠後獲與周郁
雲先生遊先生告以近今列強大勢且勸以今後為學
當貫徹中外淹通新舊勿容故步自封用中謹受教於
是始馳觀域外瀏覽東西譯籍久之乃畧具世界知識
粗解東西各國之政治源流與其學術異同以故追溯
生平學術思想之變遷得力於師友者不少要其啟我
最早益我最巨實莫我郁雲先生若也先生名文龍郁
雲其字昆明廩生生於道光丙午歿於光緒庚子春秋
五十有四自幼無他嗜好惟嗜讀書讀劉蕺山人譜及
凡宋明以來諸儒語錄遂注重躬行時以聖賢刻苦之
學自課自勵讀魏默深經世文編海國志及凡史志掌
故與一切新書新報遂勃發救國觀念究心政事多所
著述值中法之戰越緬新失滇邊戒嚴滇撫江夏張月
卿中丞仿胡文忠撫鄂故事為滇省創設儲材館羅致
人才特出示博訪羣言先生遵示條陳破敵保邊二策
中丞大加器賞批云語從大處落墨論治具見本原自
是留心時務者即取入儲材館備諮詢計先後詢以通
商邊防海防治河及方今大局興利除弊國計民生長

勸學篇卷三

三

治久矣。先生均傾筐倒篋，賜所欲言。中丞嘗批云：見解明通，持之有要。又批云：議論之平正，詞氣之雍容。尤徵學養未幾，中丞薨於任。所備材館停辦，當是時，南海譚叔裕觀察督滇糧，爲五華育材兩書院添設字課。以詩賦及經義策論課試。滇人先生每應課作經義策論，必旁及時事，洞中機要，觀察均嘉許。至稱爲陳同甫一流人物。先生博通當世之故，嘗治古文詞，能創新政。各牘稿以故三迤地方官多爭延先生。佐治先生幕游所至，均爲之興利除弊，已身無智名勇功。而地方實際受其福。方其在備材館時，卽請在省垣開滇報館爲全滇造健全之輿論。格於時不果行，仍履著關於滇事之論說，寄登上海報紙。全滇大局往往賴以補救。生平著述甚夥，當戊戌百日新政期間，滇中官吏擬保薦先生應經濟特科。先生始於是時自訂文稿而自序之名曰：欲寬過齋集。越二年而先生及值家園多變，故稿皆散佚。用中久擬特行搜輯爲之校訂付印，而苦無餘暇。歲甲寅，滇省有輯刻叢書處之設，用中乃屬先生姊子李君又新及時爲之搜輯，並僱書傭隨同抄錄。逾年乙卯之夏，李君始爲先生彙成讀史隨筆一卷，語錄二卷，文集六卷，詩鈔一卷，都爲十巨冊，以付用中。用中以卷帙

讀史隨筆 卷三 傳

五

繁多付梓不易，乃亟力刪薙，刪去十九，僅存一冊。復請右屏袁君樹五爲之編次，計語錄二百七十八條，文三十五首，詩七首。以語錄爲主體，文詩爲附屬。因定名曰：郁雲語錄。

讀史隨筆 卷三 傳

六

朱子語類日鈔

光緒庚子年
廣雅書局刊

朱子語類日鈔序

朱子之學衰絕近百年矣。澧早年涉獵世學，不知讀朱子書。中年以後始讀之，以語類繁博，擇其切要，標識卷端，意可尋其門徑。亡兒宗誼鈔爲一表，是時方遘夷亂，寓居橫沙，踰年宗誼死，乃檢取所鈔，增損排類，分爲五卷，嘗考四庫存目鈔朱子語者凡十餘家，提要皆頗貶抑，蓋道學風氣盛時，或依附以沽名，或爭辯以求勝，故無取焉。近時風氣不復，有此惟元和顧千里鈔語類爲一編，名曰遜翁苦口，然聞其名未見其書，蓋成書而未刻，澧爲此編，初亦不欲示人也。嗚呼！兵燹流離之際，獨以舉世所不談之學，父子相與講誦於空江寂寞之濱，其迂拙可哂矣。其子又短命而死，暮年屯塞，又可悲矣。近年頗有著書，然其成不成，正不可知。此編簡約，今以付刻，冀有因此而讀朱子之書爲朱子之學者，則吾將釋悲而爲喜也。

朱子語類日鈔序

一

咸豐十一年十月番禺陳澧謹序

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

問學是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卷十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

看過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卷八

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

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

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

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卷一百一十八

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

自住不得卷二十三

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腳入陰然一

覺悟則又在於陽卷一百一十八

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腳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根株

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

三十歲立定腳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

硬寨做去卷七

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舞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

一日之効一月須見一月之効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卷一百一十三

學者做工夫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

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家主要錢使在外

而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

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卷一百一十二

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

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

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執大

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卷一百一十八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

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卷八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閒斷曰只是無志若

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卷一百一十二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

卷一百一十三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

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

工夫積累久自然別卷一百一十二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

便不做卷一百一十二

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會只恁地做人自得讓與他們自理

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帳待別人典買今人情願批退學問底

多卷一百一十三

公等每日只是閉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卷一百二十一

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卷一百一十八

且人一日問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卷一百一十七

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卷一百一十八

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若思量來這是甚則恁地悠悠過了卷一百一十二

朱子語類日鈔卷一

三 廣雅書局

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搞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茂卷一百一十二或謂此等人亦緣科第高要做官職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自然牽引他不得蓋他氣力大如大魚相似看是甚網都迸裂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元無氣力底人卷一百一十三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苦讀書上有七分

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卷十三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在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輪卻這邊工夫了卷十三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卷十

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卷十三

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又不是大段值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

朱子語類日鈔卷一

四 廣雅書局

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卷一百二十一

朱子語類日鈔卷一

番出陳澧編

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卷一百十七

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

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卷十

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卷一百二十

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

著學者即今實事卷一百十七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卷十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十一

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

費力觸處便見喟然歎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卷十

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

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卷一百十八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

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卷十九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

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學方有端緒古人

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為告子篇諸段讀

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卷一百十八

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卷八

三十一

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

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

則費四五分矣卷十

讀書既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既曉

未得我盡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成工夫卷一百十六

人做工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

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

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三汎濫無統雖

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看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

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卷十

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

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

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屬須是

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卷八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使急

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卻

理會第二章以後通貫卻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

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卷十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餘曰尙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卷十九 黃幹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卷十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卷十

又問讀書宜以何為法曰須少看卷一百一十八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三

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貪多只是無益耳卷十

書只貴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

見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

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始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卷十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

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二卷二

一學者忠記文字不起先生曰只是不熟不會玩味入心但守得冊子上言語所以見冊子時記得纔放下便忘了若使自家實得他耶意思如何會忘卷二十一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卷一百一十四

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日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卷五十二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四

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卷一百一十四

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卷一百一十六

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卷十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謂已理會得了底卷一百一十二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卷八

某如今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卷一百一十九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

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卷一百二十一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

想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

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卷一百二十一

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

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割成相似雖

以孔子之語渾然濃厚然他那句話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

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

卷一百二十一

林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

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

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

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卷一百二十一

讀書卷十

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卷一百一十六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

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

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

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卷一百一十四

舉

為學讀書須是耐學知意去理會切不可癡心若曰何必讀書

自有簡捷徑法便是誤人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搬重物

色包裏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

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

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癡心大氣不得卷十

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

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卷一百一十四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人說公盡曉得

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卷一百二十一

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

必讀卷十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滲去

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卷一百一十四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推究

卷十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

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

認著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

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己體認得如

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

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

不濟事卷十

默而識之學不厭故不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
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卷三十四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方方且如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緇
之邪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

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
體之卷四十三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
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
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
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撮拾言語綴緝

時文如此為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卷八

見說母不敬便定著母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著思
無邪始得書上說母不敬自家口讀母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
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
是讀書卷一百十四

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
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踏著他關捩了倏然
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著實理
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卷八十一

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心身其次便是做事此是實緊切
處又那裏見得如此須是聖人之言今之學者須是把聖人之

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箇道理
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那引路底卷一百二十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
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十

看來如今學者之病多是箇好名且如讀書卻不去子細考究
義理教極分明只是纔看過便了只道自家已看得甚麼文字

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做名帶其實又做得
甚麼名聲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若恁地也是枉
了一生卷一百二十一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
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日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
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柴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卷一百二十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八

朱子語類日鈔卷二

番馬陳澧編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卷一百一十二

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

理會便多卷九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卷十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闢不要就壁角裏地步

一步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

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闢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

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卷一百一十七

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

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卷一百一十一

若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徒然費了時光須是

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看如何只管怕箇甚麼卷一百一十八

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

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若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

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卷一百一十六

講論自是講論須是將來目體驗說一段過又一段何補某向

來從師一日說話晚頭如溫書一般須子細看過有疑則明日

又問又曰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卷一百一十九

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

鄉人一日會聚思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

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

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

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

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

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著了卷一百一十五

朱子語類日鈔卷三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

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

處卷一百一十八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為事不曰窮理卻說格物者要得就事

物上看教道理分明見得是處便斷然行將去不要遲疑將此

逐日做一段工夫勿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卷一百一十三

某數日來因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卻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卷一百一

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卷十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閒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依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卷十

朱子語類日鈔卷三

三

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卷十
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非底直是非少閒做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卷八
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事十四

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卷一百一

看來別有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腳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源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

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二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卷一百一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

朱子語類日鈔卷三

四

忽然看見攖擊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德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卷十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卷一百一
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略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卷一百一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卷一百一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何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學

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

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泛泛在那皮毛上

理會都不曾抓著那痒處濟得甚事卷一百一十一

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胸次合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

不可先責効才責効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

一餅子不散須是胸中寬闊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

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卷一百一十五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

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

看來抱有些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

朱子語類日鈔卷三

五

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

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

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卷八

昌父言學者工夫多閒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閒斷卷一百二十一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

不去實踏過卻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一層不曾理會得卷二十三

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

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便言其効驗者

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卷三十一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卷三十一

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卷一百一十八

若理會得透徹到臨事時一一有用處而今人多是在閑時不喫

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只說且放過一次

亦不妨只是安于淺陋所以不能長進終於無成卷一百一十五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

有寒心處卷一百一十三

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

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

患政治之不舉耶卷一百一十三

朱子語類日鈔卷三

六

朱子語類日鈔卷三

番禺陳澧編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耶卷一十一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卷一十

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

自入不得先生應卷一百一十五甘節

把捉之說固是自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

朱子語類日鈔卷四

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入後自熟方見得力處卷一百一十八

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寬縱遂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卷一百一十三

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卷一百一十三

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卷一百一十三

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卷一百一十六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

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卷一十三

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攪攪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卻要思量處置裏面都是有箇理卷一百一十八

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

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卷一十

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

朱子語類日鈔卷四

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他接他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

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他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卻

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卷一百一十八

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

念不作卷一十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日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得力處且自思入庶

幾有箇已擺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卷九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制惟是

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

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

無此等思慮矣卷一百一十三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

日人心如何教他不想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

但不出於私則可曰其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

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卷九十五

問何謂主一日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

何日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

思一件事便不可卷九十六

問主一日做這一事且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

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卷九十六

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日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

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

也如此卷十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

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

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卷十四

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

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第

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

卷一百一十五

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

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卷六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

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

則難久而生病矣卷二十一

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

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

只如此提醒其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

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卷二十二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

是非則不活卷二十二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

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

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

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

能敬卷二十三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卷二十三

如說持敬便須入隻腳在裏面做不可只作說話看了卷一百一十二

或問持敬思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

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卷十一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慮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察則此心易得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只要常提醒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

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

只是爭箇醒與睡著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便一似睡著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

醒又便無事矣

朱子語類日鈔卷四

五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磨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

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

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

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朱子語類日鈔卷四

番揭陳禮編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釘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卷十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却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卻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卻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

朱子語類日鈔卷五

一 高推書局

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卷十

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腳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意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

他卷二

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

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為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違著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卷十

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人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卷十九

朱子語類日鈔卷五

二 高推書局

蓋天理在人互萬古而不泯恁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卷一百一十七

只才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起思慮自一卷一百一十七

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卷一百一十七

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一點黑下便有

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
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
稍如何卷三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
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卷一百一十四

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禮且
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著克己復禮這也有時須曾思量到

這裏顏子如何苦死要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禮如
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

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己少聞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
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己復禮

朱子語類日鈔卷五

三

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己之方須
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己復禮

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卷四十一

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
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卷四十一

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去
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卻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

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
好要為善然心中卻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
是虛偽不實矣卷十六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
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
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卷九

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敘
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卷六十九

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
不察卷一百一十四

先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曰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
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項

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心在這裏有件
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

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大門出卻又有些回避底心夾帶在裏
面卻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箇行便門底心

在這裏少刻或自拗向便門去學者到這裏須是便打殺那要
向便門底心如何不會端正卷十六先

欲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
底便是知至意誠卷五

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一
而卷四

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
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卷九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

是虛偽不實矣卷十六

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
在我者無嫌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卷一百一十三

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
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
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卷九十六

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
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
前便與他割制了卷五十六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卷六十六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卷三十三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
財利欲只每處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些便不可入堯舜之
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不會
錯用工夫卷一百一十三

器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
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
來卷十三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卷十三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
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
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
心者眾矣可不戒哉卷十三

朱子語類日鈔卷五
五
廣雅書局

朱子語類日鈔卷五

朱子語類日鈔卷五

六

雲南叢書子部之六

銖寸錄

共八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
年刊

歲豐辛酉季夏懷信謁選北土道出渝城時得御書
泉先生圭東川書院講席相留小住暇日出所著錄
錄八卷見示乃晚聞齋稿中五種之一也懷信受而讀
之既卒業於是拜手而爲之敘

敘曰孔子有言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孟子云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董氏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不變道亦不變夫道一而已矣蓋事物當然之理人所
共由者是故世有古今道無古今謂今之世非古之
世則可謂今之道非古之道則不可也孔孟而還千有
錄寸錄

七百餘歲得程朱而後道始大明程朱至今又八百有
餘年矣朝廷以其學取士師儒以其學授徒幾於家孔
孟而戶程朱宜若道之無不明者而卒苦不明者何哉
夫朝夕講求爲制義以弋取科名者勿論已上焉者語
性理則入於精深微妙其失也空講攷據則期於博洽
精當其失也鑿或有自負其學爲坐言起行體用兼該
之學及取其書而讀之則又必欲復井田封建之制行
鄉舉里選之法而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覓於今日泥
古而不通今生今豈能反古嗟乎無怪乎世之俗吏俗
儒交口譏訶以仁義道德爲必不可行特刑名法術以

愚民而持世跡道爲夏鼎周彝以古人法物而實之
無如其不適於用也先生有憂之乃居敬以窮理息心
而觀道靜參夫天地民物之蹟陰陽消長之機皇帝王
霸之辨禮樂政刑之殊世運汗隆之故身心性命之微
陽儒陰墨之分血氣心知之變晦者明之塞者通之紛
者理之歧者一之正言之不暢也則罕譬而喻之徑言
之不瑩也則委曲而達之不主故常不倚一偏通古今
合同異寓明通簡要於崇論宏議之中先生蓋學有所
得舉諸子百家之論說以證其是非攷其純駁大要引
人當道而深憫人之望道未見與背道而馳且慮夫初
錄寸錄

學之不得其門而入也於是先生之言曰近思錄者四
子之階梯小學者大學之階梯是故小學習其事而大
學明其理自小學廢而後異端熾大儒如程朱皆先致
力於大學而後補小學亦未嘗由小學以入大學也學
者誠體先生之言以養其正且熟復乎斯錄以觀其通
必有渙然冰釋怡然理解六通四闢頭頭是道者然
歎此道自在天壤今之道亦猶古之道未嘗遠人而人
自遠之良繇溺於俗學而視道爲高遠難行愈以服先
生之言之精與其識之卓也先生直聲在諫垣行誼在
朝野蓋本躬行心得之餘發而爲文章者斯錄其嚆矢

上學者欲窺全體則尙有多識四餘待焚游藝四錄在
同郡後學喻懷信芳余謹題

錄

叙

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貴州委用知府前江西道監
察御史吏部郎中加一級寶蘭泉先生行狀

先生諱塋字子站一字子州號蘭泉雲南羅平人也始
祖興籍江南之泰州明洪武初選充龍驤衛小旗二世
祖榮授懷遠將軍世襲指揮同知三世祖貴襲前職雲
南都事陸涼衛指揮使子世券遂家馬十一傳至雲開
襲職因沙定洲之亂棄世職始遷羅平淑基村再傳至
思儀州學生是爲先生曾祖父晟乾隆戊子科鄉試第
一名舉人山西洪洞縣知縣祀本州鄉賢是爲先生祖
父父松溪公諱欲峻乾隆己酉選拔貢生任終浙江杭

錄

行狀

嘉湖海防兵備道祀襄陽名宦曾祖祖父皆以松溪公
貴考贈中憲大夫妣贈太恭人松溪公配趙恭人生子
二長鑿道光辛卯科舉人江蘇知縣署華亭合攝川沙
廳事先生其季也先生生而穎異氣宇端凝不妄言動
甫八歲而母趙太恭人卒先生哀毀如成人年十二補
博士弟子員十四補增廣生十五補廩膳生道光乙酉
選拔貢生卽以是科舉鄉試第一名年才二十二耳祖
孫兩領鄉解邑里榮之己丑成進士改吏部主事考功
司行走丁酉松溪公卒於官先生聞訃卽奔喪赴游扶
柩歸里安厝已廬於墓左晨晡哀號終三年如一日賦

38 D

闕後以繼母徐太恭人年老欲奉母家居不出太恭人弗允庚子乃入都供職甲辰補文選司主事幫掌考功司印丙午遷文選司員外郎先後掌驗封考功兩司印已酉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宣宗召見垂問甚悉時易州直隸州牧許夢蘭以私罪下部議先生議上例應降三級調用其座主大學士某適當路陰庇夢蘭乃以危言恐先生欲易私為公先生持不可且曰稿由坊擬若執法改為公罪則坊必以紅紙簽其上曰某大人改他日以故出人罪獲譴赴刑部質對時以此為證今日不敢不預白也某公不能奪竟從先生議而銜之益深

錄寸錄

行狀

二

嗣聞臺諫多有知夢蘭為某公陰庇者若處分不當將劫主稿司官以並擢某公迨先生議出而羣言始息庚戌春正月派訛倉場竊米案請將大學士卓秉恬順天府尹陸應穀交部議處吏部尚書文慶謂先生曰聖意欲開大學士缺議不可輕也先生曰聖意大人知之未奉旨坊不知也承審遲一月例罰俸耳加重至革職留任止不能開缺以此開司官缺且不合况大學士乎且聖意欲開大學士缺則特旨自可徑開今既下部議部臣不敢不引例也竟以革職留任議上得旨依議宣宗升遐文宗即位敕部臣保薦人員文家宰於部中只薦

先生一人堪勝府道可備屏藩上召見勤政殿東書房詢出身履歷夏四月擢文選司郎中五月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先是先生以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弊政相沿積重難返因而國計日艱民生日感中外臣工或知而不言言而不行抑或不知大體煩瑣滯礙則又不若仍率舊章之為愈乃統計大端條列九事不敢偏執已見自以為是請特設議政大臣採眾論而謀久遠於入臺次日即上封事曰臣恭讀成皇帝殊論惟以國計民生為重無恤其他又讀皇上手詔嗣後凡大小臣工須以國計民生為重所有見聞剴切直陳仰見聖聖相承皆以

錄寸錄

行狀

三

國計民生為念臣愚竊謂即言國計民生亦當實事求是不可徒託空言夫窮則變變則通固在行法而善變然有治人無治法尤在變法而得人古今之變法誤國者莫甚於宋臣王安石願安石變法而程顥為條例使苟其時法不當變程顥豈肯為之特安石誤用不善變法之人而變之不善耳豈可懲安石變法之弊而不以得人為急務我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物力已極人事日繁祖宗之法非不善而奉行既久奸弊日滋時易勢殊輕重互異不於此時酌盈劑虛後將有不可收拾之虞或謂皇上春秋鼎盛正當講學崇德不宜言變法述

近言利臣謂帝王之學非同儒生講學崇德卽爲措正
施行之本當茲銳意勵精正可知行並進况我成皇帝
貽留之一二老成人卽今不早爲用後將不可與圖此
尤不可不亟亟者也開捐之害廷臣以賣官爲救貧之
良策而名與器輕以假人捐生以鬻爵爲近市之倍利
而國與民皆受其害此先帝所痛恨而皇上所深知也
是以道光年間屢奉諭旨停捐皇上卽位之初卽停籌
賑之例顧昔日既屢停屢開迄無良策今日宜一停永
停豫籌遠圖夫昔之建議開捐者皆以國帑未裕爲辭
國帑至今未裕捐例豈能永停廷臣倘設無可如何之
鐵寸錄 行狀 四

帑又何從而裕其弊三也有此三弊而必開捐則亦曰
國帑未裕別無良策豈果無良策乎其亦有良於開捐
之策者而未之思爾一曰經徵地方正項錢糧不宜坐
視虧短也今日錢糧虧短之大病有三由水旱災荒而
虧者病在民由包庇侵蝕而虧者病在吏由銀貴錢賤
而虧者病在官病在民之可也病在吏懲之可也此
皆易治惟病在官者爲 官之疾夫國家正項錢糧州
縣豈得擅用孰知州縣用度無一不仰給於此蓋俸銀
罰無可罰養廉則扣而又扣入者寡而出者不贖上司
之節規委員之餽送凡律當裁之費卽法科與受之條
鐵寸錄 行狀 五

忝仍入於監追分賠而無著此未奏明辦理者之亦
烏有也督撫不忍劾州縣而忍以虛文故事欺君上州
縣不能制吏胥而能以蠶弊甘言賂督撫竭閭閻之膏
髓空國家之庫藏而以記官吏之囊橐國家因庫藏空
而開捐官吏即以囊橐飽而報捐我受彼之害而不能
制彼彼得我之利而仍以餌我此天下之至不平者也
雖曰積重難返豈無有識其勢而善反之策乎一曰南
漕既不能澈底清辦亦斷難年年敷衍勢必終歸於誤
漕不可不豫籌補救也南漕之弊州縣浮收以致旗丁
勒索旗丁勒索以致沿途隔通州經紀誅求而凡刀
錄寸錄 行狀 六

丁或並無屯田及造費貼息疲幫軍船價積巨萬一收
清漕重船不能不脛而走旗丁得以藉口其難二閘壩
關纜夫錢每船若干前漕臣李鴻賓判定木榜嗣因水
勢湍急挽放艱難其費漸增通漕經紀向由漕贈款內
每石割出錢二十七文分給北壩名曰個兒錢近因南
漕到遲限期緊迫扛夫增多費亦不貲一收清漕夫役
不能枵腹從事閘壩經紀得以藉口其難三此州縣旗
丁閘壩經紀所需辦公必不可省之費國家無款以給
之勢難強其賠累又况需索肥己之未必禁絕乎此澈
底清辦之難也既不能澈底清辦矣官俸兵糈京倉待
錄寸錄 行狀 七

生劣監訟棍包戶奸胥蠹役頭伍尖丁走差謀委之徒
衣食寢處其中者誅之不可勝誅矣然則杜州縣之浮
收禁旗丁之勒索絕閭閻經紀之誅求而澈底清辦可
乎其難有三春節白糧採買糯米夫工折耗布袋麻繩
向由州縣津貼逃亡絕戶歲地老荒向由州縣墊補稟
冊紙張夫役飯食向由州縣措辦一收清漕無從摺注
州縣得以藉口其難一重運過江向稱三閘五壩增至
四閘九壩近則加至十四壩每處關纜需錢百餘千至
數十千不等水手身工有宿運在船者有游幫短絳者
偶遇風水阻滯即藉端以加文過壩使費年多一年旗

補勢不能停一歲之糧則督撫得以誤漕難戶部而戶
部不能不聽督撫之敷衍冬兌冬開遲至春兌夏開渡
黃有欽限不能展一月之期則州縣得以誤漕難督撫
而督撫不能不聽州縣之敷衍刁生劣監訟棍包戶奸
胥蠹役頭伍尖丁走差謀委之徒人人得以誤漕難州
縣而州縣不能不聽若輩之敷衍今自漕務之所恃者
敷衍而已夫使敷衍可為長策則以病為命良醫亦何
必強投攻劑無如經紀之費日增則加之旗丁旗丁之
費日增則加之州縣州縣之費日增則加之浮收勒折
其浮收勒折者皆下戶窮民而紳衿大戶包庇抗延者

不與焉此下戶窮民之膏髓豈能不竭乎膏髓竭而州縣亦束手矣於是或捏報災或挪款墊解或漕尾交代弊端百出以濟其窮如近年之大水真災則作弊之術亦窮矣法窮則弊滋弊窮則法玩上下皆知漕之必誤而不畏誤漕之罪則勢必敷衍而終歸於誤漕矣臣所謂不可不豫籌補救也夫補救豈無策乎一曰鹽課爲財賦之大宗源流不竭而日增而國家不能以此致富此甚不可解也夫金穀取財於地地不盡則源竭珠玉待價於市市不售則流竭鹽之源半出於煮海煎曬或時有盈縮而斥鹵不窮於挹注是鹽之源不竭也鹽錄寸錄 行狀 八

也或印官虧商太也臣竊思之以課增三十倍計之官虧商欠三十分可謂多矣官課亦宜增十倍然而不然者何也或曰溢課大於正課帑息多於正額也臣竊思之以課增十倍計之溢課帑息占五分可謂多矣官課亦宜增五倍然而不然者何也夫鹽有百倍之增而國不收五倍之利此亦甚不可解且鹽之病非一端而已滇鹽蜀鹽之病在井淡浙鹽之病在地狹蘆鹽潞鹽閩鹽粵鹽之病在無殷商此猶病之小者也惟兩淮之病爲大鹵不淡地不狹商不爲不殷而在場則有煎丁竈戶透私之弊出場則有泰壩儀徵捆鹽夫役裝鹽船戶之弊運鹽至岸則有商夥商厮盜賣淹消之弊情狀百出名目不同道光年間經欽差大臣王鼎寶興會同督臣陶澍極力釐剔未能盡革至今日則湖北之火災江西之水患商疲課絀其弊尤有不可勝言者夫以本源之旺如彼而未流之弊如此譬猶強壯之人坐受風痺之症此尤不可解者耳一曰各關稅課處處賠累年年短絀皆藉口於生計艱難商貨不行亦難盡信也夫民之用貨誠緩於食貧則力不能辦而儉則貨棄於地非如鹽之未可一日食淡也近年水旱偏災銀貴錢賤民之生計既艱商之貨物不售稅課從何而出此亦易見錄寸錄 行狀 九

但以民之常用言之亦帛器皿生齒日繁則日增以今之習俗言之錦繡纂組風氣日侈則日增生計維難之民固多習尚豪華之民亦不少市肆猶見日增貨物豈能日減此論其本也至其末流則如粵海龍江浙淮蘇等以內務府司員充監督其各省大小關或以督撫統之或以道府專之胥役之蠹庇小口之偷越其弊百出不窮道府短課或使署他缺以調劑又或以他缺道府署關稅之缺以代賠是以關稅累地方也監督短課或使謬修工程邀恩冀免是以工程累關稅也至如山海關殺虎口粵海關之類非惟國帑不虧亦且私橐時裕

錄寸錄

行狀

十

夫有餘則爲私肥不足則爲國虧此豈理之平乎則安可盡信商貨不行之言而任其賠累短絀也一曰今日水道江淮漢皆病其害民糜費不獨河患爲然宜急籌亟治也漢源由陝西而來至湖北之漢陽入江江源由四川而來至江南揚州以下入海河源來自陝甘至江南之淮安徐州以下入海淮源來自河南至下流則在江河之中淮安徐州揚州之間以高家堰障之爲洪澤湖使其東流入江以入海西流入河以入海而運河由杭州蘇州鎮江而來橫貫乎江淮河自南而北此今日之水道也故漢溢則江溢江河溢則淮無所洩而不能

不溢勢必至江淮河漢合流以入海則淮徐陽爲澤國而運道不通矣夫河患自古爲然故今之東河南河設官最多糜費最巨而蠹穴其中者其弊不可勝言江漢隄防之工官辦者賠累日增則積爲虧空民辦者田廬蕩析則半已逃亡况連年大水議賑議撫害民糜費不更甚乎淮之洪湖高堰處處皆工年年爲患尤與河相表裏矣夫雨多水溢其患由天沙淤水溢其患由地然人事豈無補救之權安可束手坐視而不急籌並治也邪一曰今日之兵以之緝捕則嫌其少以之糜餉則嫌其多以之征調則無一之可用不可不熟思整頓夫治

錄寸錄

行狀

十一

世之兵與亂世異亂世之兵習於戰故兵強兵強非國家之福也治世之兵不知戰故兵弱兵弱亦非國家之福也故有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之說然以一日而備百年之用其事緩則人心懈其日久則費用繁費用繁則尅扣多而兵不能養身家虛名多而兵不能足定額人心懈則操演皆屬具文征調半由雇募此古今治世之通病非今日而始然也而今日更有甚者則兵與將皆吸食鴉片之人故尤懼怯無能海疆之役其明驗矣或曰如京師香山火器健銳營之兵非不精然外省綠營之兵皆能若是之訓練乎恐餉不足以養之而

將不足以帥之也或曰治世之兵征調尚緩而緝捕爲
亟夫以數十萬之兵養之需數十百萬之餉糜餉則如
其多矣然以之分布數萬里幅幘之廣每州縣不過數
名數十名其能禦不時舉發之大夥強盜乎故緝捕則
嫌其少也夫兵既不可用而又不可不養其整頓之方
可不熟思而審處乎一曰京師宗室滿蒙八旗及外省
駐防旗人生齒日繁生計維艱人滿之患人人知其可
憂而皆委之於無可如何恐非所以爲國家萬年有道
之計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必因材而篤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而不外因所利而利不困則天地不能以養

鍊寸錄

行狀

三

萬物不因則天地不能以養萬民聚人而養之雖八口
之家有人滿之患况八旗之眾億萬年之生計乎國初
之制入旗之兵可聚而不可散故留之京師分之駐防
非其時策之不善蓋所養者在兵而並無兵外閒散之
人聚之固不得不聚散之亦本無可散耳今二百年來
休養生息生齒數百倍於國初分一人之衣食以衣食
百人未有不飢且寒者也宗室之養贍無定額多一人
卽有一人之養贍於人之生計則得而國家之經費不
能隨生齒而日增也八旗之錢糧有定額用一人始有
一人之錢糧於國家之經費有限制而入旗之生齒不

能隨錢糧而不增也宗室乃天潢之胄固當共享主食
八旗亦從龍之裔賴以永奠金甌養之誰曰不宜但其
生計之艱亦有可爲惻然者卽以俸甲米言之每歲以
春秋二季關領旗人不時之需不能俟之春秋二季也
而先假貸於米舖米舖要以重利關米折准旗人甘受
其盤剝剝辱而不悔者假貸無門耳又况並無俸甲米
可假貸准折者乎營生小質尙屬安分之良作奸犯科
亦因飢寒而起以天潢之胄從龍之裔而坐受此困苦
言之可爲寒心外省駐防從前准其讀書應試生計尙
寬近只准應繙繹試則以教讀餬口者亦無術業矣道

鍊寸錄

行狀

三

光年間前大學士富俊奏鑿雙城堡令八旗人移居給
之土由房間耕器牛隻籽種卽所以爲旗謀生計也但
農事非其所習故移居視爲畏途尋亦荒廢夫以生齒
不可數計之人限之以一城其滿也可待其憂也滋大
而皆委之於無可如何豈謀國久遠之計乎一曰今日
銀貴錢賤故地丁漕鹽清漢兵民之受病皆在於此不
可不權其輕重多寡而任聽愈趨愈甚也謹按唐宋以
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未嘗用銀至明正統而後
遂以銀爲常貨臣竊以爲利天下莫如銀害天下亦莫
如銀蓋銀之價賤於金珠十倍而貴於銅錢百倍賤則

貧富皆可分藏而通用貴則商賈易以厚載而輕齎
爲天下適中之物有之則爲大利無之必爲大害矣故
昔人能行鈔以濟錢之絀今日斷不能行鈔以濟銀之
窮蓋昔之行鈔也以當錢雖鈔無用而錢有用良由錢
重而鈔輕故重齎貿易者不惜寶無用以貪至輕今之
行鈔也若以當錢則銀亦不甚重何貪乎鈔之甚輕若
以當銀則銀實有用必不似鈔之可廢亦孰肯舍銀而
用鈔哉至於當土當百皆於用錢時爲有益而於用銀
時爲無用夫使銀果足用則亦何惡於銀乃開採者既
礪老而山空出洋者如山積而水湧錢則不藏於官卽

錄子錄

行狀

古

藏於民百里之外難以運致銀何由而賤錢何由而貴
哉銀之利自唐宋以來千數百年而其爲錢之害乃在
今日豈非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乎又安可不權其輕重
多寡而任聽愈趨愈甚也以上九條臣但能言其病而
不能言治病之方者其故有三一則天下之大計非臣
一人愚慮之所及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而後治病之
方可立一則非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必專使一二人
剖斷之而後治病之方可立一則不能使現有職任之
一二人猝斷之必使現無職任之一二人徐斷之而後
治病之方可立使臣竭其愚慮以言治病之方皇上下

之部臣而格於例案應毋議下之督撫而迫於時勢
未便推行是臣雖百置其喙朝廷竟未能一措其手雖
於臣無損究於國何益故臣謂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
也使天下之人竭其愚慮以言治病之方愚者之千慮
一得不易知智者之千慮一失亦不易知偏聽則誤謀
雜治則不效故臣謂必使一二人剖斷之也使現有職
掌之一二人竭其愚慮以言治病之方越俎代庖則有
曠官之咎圖新舍舊則多掣肘之虞故臣謂必使現無
職任之一二人徐斷之也臣謂使天下之人共謀之者
請皇上廣開言路使天下臣民皆得盡言無隱則或身

錄子錄

行狀

五

受其害而能洞悉情僞或素有奇謀而得展舒抱負甚
足以備採擇也臣謂使一二人剖斷之者請皇上特設
議政大臣二員以內閣爲議政之地擇中書爲檢校以
供事備鈔寫凡天下臣民之言在外由督撫彙咨在京
由都察院提督府及各部院彙送議政大臣擇其可行
者而議之補其未備刪其繁瑣斷以定見奏請聖裁如
蒙俞允則頒之中外期以必行如此則未定之先於現
行之政無牽掣之患既定之後於已變之法無阻遏之
虞矣臣謂現無職任之一二人論斷之者請召用前雲
貴總督林則徐前太常寺卿唐鑑爲議政大臣二人乃

成皇帝擢用貽留之人林則徐久任封疆熟悉中外情形其人心細而識裕志大而謀忠必能措置得宜唐鑑由翰林御史任府道潘臬其人學有本源酌古而能達今持正而能通變亦必不負委任查林則徐告病回籍現蒙召用未至唐鑑術疇現寓江南省城均無職任臣願皇上斷自聖衷採臣愚見期之以必行行之以深信則非惟可以補偏救弊亦必有以正本清源誠今日國計民生之急務也再臣風聞林則徐與軍機大臣穆彰阿等素不相得如蒙皇上垂詢則穆彰阿等必有阻撓之策蓋諸臣苟且目前排擊異已不過爲及身富貴之

錄寸錄

行狀

六

計我皇上則億萬年子孫臣民之憂皆已憂也豈可蔽於近習而不求公忠體國之老成與之謀久遠乎如以臣言可採請將林則徐唐鑑隨時召對詳細查詢是否深堪倚任之處出自聖裁疏奏留中先生既上疏即臆陳九事之所以因革損益錄爲副本用備召對及設議政大臣後詢謀諮諏參伍會通之用大約受病輕者則以除夔爲先而利自興也其積重難反者必改絃而更張之然改之有漸更之有法謀出萬全終於法變而人樂利富強卽寓其中未幾林文忠公病故於連平途次唐鏡海先生召對十餘次以病辭歸江南先生之言之

不行也乃焚棄副本以削迹然其說則雜見於

稿中後之振興民物整飭饑饉倫者尙可攷據十分之三
四也同日又上疏以英夷久已綏靖從前辦理錯誤之大臣未蒙嚴加譴責以示中外恐無以彰國是而正人心臣以爲當夷務之興在外如大學士耆英協辦大學士琦善閩浙總督劉韻珂等在內如大學士穆彰阿潘世恩等皆始終辦理夷務之人最不能辭其責者也臣雖不知當夷務孔亟之時耆英等密摺奏請者何事穆彰阿等面陳於成皇帝前者是何等之語然而先帝嘗諭夷務之興當日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夫所謂不

錄寸錄

行狀

七

得其平非伊等欺罔而何在先帝如天之仁必以爲伊等平日奉公不無微勞可錄是以姑置弗問在皇上新政之初必以謂事閱數年既往不咎而現在辦事需人未遑計及顧此一舉也上貽成皇帝數載之憂勤下則戕臣民數千百萬之性命中則耗國家數千百萬之帑藏今國用不足朝野匱乏皆受此病而該大臣等猶安享富貴如故溥海臣民皆爲髮指先帝不肯以馭之不得其平直斥爲臣下之咎固仁恕之深心我皇上不能不以馭之不得其平明辨爲諸臣之罪者乃顯揚之大孝應請旨將耆英穆彰阿琦善潘世恩劉韻珂交部治

罪以示中外俾天下萬世共曉然於英夷一事其始終
辦理錯謬者實由於該大臣等欺蒙之罪登之實錄庶
不至使萬世而下謂此事錯誤盡出於成皇帝之聖斷
卽外夷各國聞辦理錯誤諸臣業蒙譴責知皇上必不
能再受欺蒙亦不敢求如前日英夷之所爲矣又英夷
之亂一日不復作穆彰阿等之心一日不自安使復小
有蠢動伊等必非謗訕笑以爲仍不出其所料則撫夷
之議倍堅於昔日矣請皇上斷而行之毋以寢閣章奏
爲調停之法蓋疑慮多則讒佞易入遷延久則坐失事
機若俟其引疾而退則國法不伸他日必至顛倒是非

行狀

六

仍歸獲輟而悔之無及是可懼也疏上仍留中六月稽
察舊左倉八月以徐太恭人年老多病兄塾又需次江
蘇乃乞假省親得請卽出都門尋得旨穆彰阿琦善劉
韻珂革職者英降調潘世恩告休天下快之而不知其
發自先生也咸豐改元奉太恭人就醫居省垣注小學
癸丑冬太恭人卒奉柩返葬松溪公墓次除服後山居
課子弟治田疇築淑基堡以衛鄉里不復作出山想矣
丙辰夏五月省垣回變秋九月奉上諭戶部侍郎何彤
雲奏保紳士辦理鄉團在籍兵部侍郎黃琮御史寶壽
廣西左江總督兵周鳳岐著會同地方文武官辦理

團以助兵力遂於十月赴省垣商辦防剿事務時復
總督滇黔爲其僚屬疊惑一意主撫而回匪卽以就撫
給官伴求撤兵練以安民心官信之如約全撤回匪遂
據有海口卽激江府矣協戎申有謀由南路馳歸告變
制軍阿邦之聞五月初十日回匪已於呈貢縣暨旗舉
事制軍不信也先生與昆明紳士約計省城百里內外
鄉團六十萬眾可用者不下萬人擬立五營於城外以
禦之每營請發兵百名制軍不許蓋民團因官不奉殺
回故必得官兵爲導乃信耳五營民團已集十日官兵
不至謂官仍不奉殺回恐爲紳士所餌以漢回互鬥受

行狀

七

累乃羣關而散團甫散而賊直圍省城矣制軍與其夫
人同縊於節署先生以鄉團不能抵禦使城外居民慘
遭荼毒辦理不善請旨交部嚴加議處經部議照防範
不嚴例補官日降一級留任時川督吳振械調雲貴總
督爲屬吏及賊所制一籌莫展亦一意主撫所統之川
兵全駐宣威而隻身入曲靖賊知其無能爲也竄辱備
至而受之怡然且委員齋令至省言奉密旨入滇撫回
敢有妄殺邀功者以軍法從事乃與回人往復三月撫
議不成回人索省城中街道舖房公館官局皆順從欲
漢紳虛券與回而官不問賊兵練以威脅之狡焉思

御過也先生堅不畫諾且力持其不可於是巡撫桑百齋春榮乃勸先生起病入都供職而彈劾紳士之計出矣戊午春正月初九日先生啓行望聞至武定州之北古村爲賊所劫行李一空賊卽花翎儘先都司鄭洪順有使之者也抵成都後始知爲吳振械劾叅以黃琮賈璘在省垣設立總局鑄關防徧貼告示令民間紛紛集團其意專主殺回以致回眾懷疑尋仇未已辦理實屬不善等語得旨黃琮賈璘均着革職交吳振械查訊治以應得之罪既而御史陳傳尹耕雲奏以吳振械辦理失當恐誤地方御史吳灼又以愚民誤會恐團練解體

錄寸錄

行狀

三

先後疏陳得失上不納回匪又欲報復武定楚雄臨安以危詞劫制軍許之爲先下令撤武定防剿兵練俾回得屠城以快其心而撫局始可定於是武定十餘萬生靈無隹類矣厥後楚雄繼之惟臨安民團得力幸而勉耳而回之叛逆如故見官樂爲之用且時曠官長爲驅除計於是制軍憤然悔曰吾誤聽臬司潘楷迤東道汪之旭永昌守署迤西道彭崧毓之言以致如此吾何面目對滇南士民乎乃奏請開復黃侍郎與先生處分部議先生革職留任而制軍亦引疾而退矣庚申主講東川書院恭逢顯皇帝三旬萬壽恩詔寬免革職留任處

分有谷渙撫徐新齋之銘書其畧云來函謂埽與鉅劑无妄之災鄙意竊不謂然地等奉命辦團一載有餘匪徒攻撲省城不能抵禦城外數十萬生靈數百萬財產付之一炬當時自請嚴議卽罷職荷戈豈敢云枉不意轉以能征敵目之是不虞之譽非无妄之災也中丞以爲然否想富浮一大白曰此子自知其罪尚可教也同治改元經河南巡撫嚴樹森四川總督駱秉章大學士倭仁先後保薦奉旨召用於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引見得旨以知府發往貴川差遣委用四年六月抵黔委辦城防局疆吏方賁倚昇乃於七月十八日亥時遽歸

錄寸錄

行狀

三

道此至省才二十二日爾士論痛惜之先生長身鶴立疏眉廣穎聲如洪鐘性質固無緣飾好宏獎人材援引後進惟恐弗及以故一時賢士樂從之遊敦行孝弟著於鄉閭其居繼母喪年已五十矣哀毀孺慕杖而後起鄰里化之於長兄則事之如嚴君視從子如己子家計不論有無遇族中之俊秀者則誘掖而裁成之其貧乏者則委曲而周恤之凡事之有益於宗族無不盡其敦睦之道與籌夫長久之策其內行之克修如此幼而好學喜讀書每夜分帳中秉燭和衣卧讀之輒至曙弱冠而振巍科非偶然也既成進士遂有志於聖賢之學乃

請業於顧南雅先生純先生贈楹帖云離事功更無學問求性道不外文章上句取諸王文成下句顧亭林語也時松溪公以福建鹽法道與當路不合引疾里居先生歸而請益公不謂然曰此說倒了當云求文章不外性道離學問更無事功先生於是始知向學矣先生之學本諸小學以立其體繼之大學以擴其用通古今之變以定於一合同異之說而折其中是故其言曰孔門無養氣之說乃小學養之有素故無待乎養也至孟子不得入小學而養氣之說始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云利物足以和義凡事之義者即是利不義者即是害

錄寸錄

行狀

三

義而得害害即其利判利害於義外者非也又曰學者須由一聲形質之粗以求其知覺運動之故血氣流行之變而上貫夫天命心性之徹徹上徹下無有隔闕然後可以盡人可以合天可以觀物先生著述甚夥此畧舉其尤者官京師時與曾滌生國藩倭良峯仁吳竹如廷棟何丹溪桂珍同講學於唐鏡海先生之門相與析疑辨難而學益精進逮鏡海先生以病出都同學者亦風流雲散先生每一念及感慨係之先生嚴以律己寬以接人不立崖岸不設城府而容貌溫莊言辭安定規行矩步之中德器粹然屢經困挫而操守愈堅通籍廿

而寒素不異儒生布衣蔬食人所不能堪者先生之晏然表裏如一始終一轍先生其人歎惜乎道亨運蹇不獲翊贊廟謨兼濟民物為斯世斯民悲也配何恭人生子一師曾錫子適會側室張氏出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二月初二日戌時生春秋六十有二所著有讀小學錄寸錄多識錄四餘錄游藝錄五種統名之曰晚聞齋稿行於世懷信既聞訃乃為位而哭嗣得遺孤適會書曰子於先君子交最深知最密今將奉先君子柩與先嫡妣合葬重慶府巴縣桂花園之燕山邱日月有時矣先君子易簀時囑適會以狀屬子子其無辭贈

錄寸錄

行狀

三

呼懷信弱冠時侍先大夫宦京師先生一見以國士目之每與士大夫談及滇中後來之秀必為懷信首屈一指有嗷且妒之者而先生不顧也知己之感豈以姻婭之故而或私哉懷信既親炙先生之言論風采與夫出處大節雖自知不文而誼無可辭爰綜其言行畧為誌次備當代大人君子之採擇焉爾同郡後學喻懷信謹

狀

銖寸錄卷之一

羅平寶游

朱子自言平生學問皆銖積寸累而得因聰明短
朱子者必銖積寸累則我輩之必積而後成銖累
而後成寸也可知矣存銖寸錄

靜而不流行非真靜也昏而已矣動而無主宰非真動
也妄而已矣真靜者常動真動者常靜故曰動靜無
端

求境而安則天下無安境即境求安則天下皆安境
惟精惟一精則一粗則二精則合粗則分有一則無二

銖寸錄

卷一

三三者二三之合也有二三則無一二三者一之分
也

寵辱得失明知不當動心却又不能不動此是不依自
心作主也更無別法只有硬要作主便是法原來此
處一些軟不得朱子所謂札硬寨程子所謂氣所勝
習所奪只可責志誠意章所謂實用其力而禁止其
自欺伯兄前說對治勞治固是除根之法但恐讓他
一步終為所制而不能勝耳

莊子言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從前覺得此語最
有味蓋非知其無可奈何必不能安之也今思必知

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即未有能安者也特無可
奈何而已能安之者必知義者也知義者不必知其
無可奈何者也夫抵人於事莫不欲順吾心而天下
之事未有能盡順吾心者也則必有所屈常人屈於
勢小人屈於欲君子屈於理屈於勢與欲者知其無
可奈何者也屈於理者徙義精義者也若夫下愚之
人並無可奈何而亦不知則犯上作亂之事由此起
矣

銖寸錄

卷一

是與非之間有一似字如形之有影滅之不能狀之不
盡巧者竊焉愚者迷焉學者疑焉賢者斷焉身心意
知家國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古有以非為是者自孔
孟程朱發之道已昭然矣今日之患只一似字耳
念頭起處凡覺得好幾多是人欲凡覺得難過者多
是天理此處須勇猛提撥喚醒一看將難過者拘轉
來纔覺得大好過將好過者推轉去纔覺得甚難過
若此處悠悠忽聽他到得錯時便遲了

程子曰形而上者不容說乃釋老陸王必欲說形而上
者其實他何會說着形而上者只說得個空虛寂滅
而已朱子曰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乃釋老陸王
必欲求中於未發之前其實他何會求着中只見得

個空虛寂滅而已蓋知其不容說則必自其容說者說之以形而下者說形而上者如中庸言性先說天命天卽是有形者朱註亦先說氣以成形乃說理亦賦焉是也知其不可求則必自其可求者求之如中庸言大本之中必從喜怒哀樂之情而指其未發之爲中朱子註亦以爲必由戒懼而約之乃至於至靜無偏倚是也竊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卽此日用飲食中知天下無性外之物只是一個物事除却形而下者便是形而上者除却已發便是未發如此看方有憑據有捉摸處如孔子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錄寸錄

卷一

三

知生焉知死欲知事鬼從事人上求欲知死從知生上求豈不結實可靠明白易曉卽佛言四大皆空彼求空亦必於四大上求但既離不了四大又如何空如吃飯而求不飽飲酒而求不醉豈不謬哉學釋老陸王者多去捉摸電光石火不知石火電光亦要于實際處求也

有過人之才而後人不能不服吾之措置有過人之品而後人不疑吾之舉動有愛人之真心而後人不苦吾之法令如是則言之而必信導之而必從矣內而御一妻一妾一婢一僕大而治百官綜萬務小而教

一子授一徒未有不如是而能喻諸人者也

大抵日用之間做當做的事雖俗事亦是天理做不當做的事雖雅事亦是人欲

不放肆便昏倦須知昏倦卽肆也一持敬便滯苦須知滯苦卽不敬也

竊取語類意得一聯云須想我不學問時是將此心安頓何處試取國與天下事先從自身平治些來

纔做得一件好事便有一矜喜之念起則善念滅矣纔利濟得一人便有一見德於人之念起則利濟之念滅矣此事後之自欺也

錄寸錄

卷一

四

朱子言智比義尤收斂得快一分别是非了便無事故程子言自私而用智孟子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一用一鑿便失智之真矣蓋一分别是非便交義以斷之是則斷然不以爲非非則斷然不以爲是故智及之仁能守之守字便包得義在內仁能包義非斷則亦不能守矣故智言及之亦是到了便無事也凡游移三思皆義不斷而智不敏用與鑿之病也佛氏是並天理亦寂滅了看來人欲亦不可寂滅孔子言克已不言滅已克者戰而勝之也滅則是殲除殆盡蓋已滅則禮亦滅矣人心只可使聽命於道心不

是漢人心以存道心也如佛氏戒淫而滅夫婦之倫若夫婦之倫滅則世界無人並佛亦滅矣已謂身之私也如飲食男女亦是身之私合禮則非私矣克只是以合禮者戰勝其不合禮者而使之合禮若滅飲食男女則禮於何處存

必有事焉勿忘則心已在矣已得所養矣而又正之又助長焉是又忘也正與助長便是忘勿忘便是必有事

心一而已原於性命之正則公生於形氣則私何也蓋性命之理是天下公共的形氣則各一形氣一已所獨也從天下公共的起見故自然而公從一已獨有的起見故不得不私譬如日月是天下公共的從曠野空濶處看便覺是天下公共的在自家屋院中看便覺是我家獨有的只是爲自家屋院局住了

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說持其氣便緊了若說無暴其志便鬆了大抵照管氣一面須放鬆一分否則爲助長照管志一面須加緊一分否則爲忘朱子曰畧綽提撕亦是放鬆之意程子曰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亦是加緊意

理明心力健事熟手機圓

銖寸錄

卷一

五

孔子言畏大人孟子言藐大人朱子與廖子晦書云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張儀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

傲爲凶德今人之謙亦爲凶德且如秀才不敢以天下爲己任士大夫不敢以致君堯舜爲己任此豈卑以自牧哉其心固所以避謗邀譽遠禍而保福也

養瓶花以水可數日而不可數月養唐花以火可數月而不可數年養盆花以水土可數年而不可十數年養園花以地氣可十數年而桃李之壽不如松柏松柏則可百年千年矣然而人之愛松柏不如桃李者艷繁華也愛園花不如盆花者可移置也愛盆花不如唐花者先時開也愛唐花不如愛瓶花者即時開也今人性躁而多欲故莫不艷繁華而喜即時開而不能保瓶花之壽如松柏是促後日以快目前也凡多欲而性躁者未有不促後日以快目前者非但至靜之中有不觀不聞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此卽所當戒懼也人有一意見橫於胸中則

銖寸錄

卷一

六

此意見之外皆不睹不聞矣亦所當戒懼也

人走錯路時其心中必以為此是路也若纔覺得錯即駐足矣故凡心中覺得是路時有錯存焉不可不慎也

心有所恐懼亦必有可恐懼之理其理因有所而生者也然心既不得其正故但覺可恐懼之理而不能覺其理之所由生佛經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翳既在眼而欲不見空花其可得乎夫除翳亦不易也惟見空花而思其所由生焉庶乎可以見翳而除之不難矣伏魔必先知魔之來歷則彼立腳不住故欲不恐

錄寸錄

卷一

七

必先知有所之所也

余以靜敬恒名齋或請其說曰初學非靜則不能敬然必靜而後能敬者非直知敬者也動亦敬靜亦敬斯恒乎敬矣然非先恒乎靜亦未由恒乎敬則恒固成終而成始者歟此名齋之義也

從前覺得心之所以難存者以其太活也近覺得心之所以難存者以其不活也

愛君如父則天下無不忠之臣畏父如君則天下無不孝之子

貪者吝施予而慷慨好施之人必不能廉懦者畏作事

而輕佻喜事之輩固未必勇

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忽然感觸要如此這是性之動有故付量要如此這是心之發動之云者忽起忽止不可端倪發之云者有來有去可以主張大學言誠其意不言誠其情蓋意可以實用其力情不可以實用其力也中庸言致中和似於喜怒哀樂上用功然所謂致者由戒懼而約之自慎獨而精之亦是於意上用功以致其情也大學由誠意而正心不使忿恐好憂之有所亦是致其情而中和也

錄寸錄

卷一

八

理也道心亦不離乎人心亦不離乎人心則人心亦不離乎道心亦不離乎道心也自其不離者言之則理不能不乘氣而發氣亦不能不挾理而行道心不能不因人心而見人心亦不能不挾道心而行也自其不雜者言之則理為主乘氣而發道心為主因人心而見者正也挾理而行人心為主挾道心而行者邪也

四有所而不得其正丑之其所而辟朱子所謂心宜超乎八九者之外蓋指此九者也

顯然之桎梏亦有在縲纆而非其罪者則風吹枷鎖滿

賦香雖桎梏而死如未嘗桎梏也不可謂非正命也
隱然之桎梏爲氣所拘爲物所蔽膏粱醉夢之中忘
注狗欲而不知恥者雖富壽康寧而考終焉無以異
於桎梏而死也故攸好德自爲一福而非彼四福之
所能兼也

能阻書社之封而不能阻其師萬世則小人之計拙能
剖比干之心而不能剖其稱三仁則天子之權窮故
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格物傳曰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今學者已知之理何理乎記誦詞章之

錄寸錄

卷一

九

理也虛無寂滅之理也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
說之理也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之理也以此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有不爲俗儒不爲異端不爲管商申韓
者乎故後世大學之教不明由未嘗先入小學也若
夫先入小學者則其所已知之理孝弟謹信親愛之
理也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理也以此而
益窮之則其於意知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豈有病乎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老子曰抱一爲天下式抱
字不如貞字之確

小學廢而儒者變化氣質之權歸於二氏其資質聰明

者則學禪學仙至無所得而後歸求之六經周程張
朱不免焉流而不返者援儒入墨爲陸王之徒矣資
質樸實者則守戒律如近世讀感應篇陰騭文行功
過格者是也吾鄉李復齋先生自謂由功過格入乃
能尋程朱路徑其不能尋程朱者必爲鄉愿之歸矣
今之好好先生是也資質愚頑者則誦經禮懺拜佛
求神以邀福利而日用之質至不知事其父兄其流
之失遂爲邪教惑眾斂錢謀逆大故矣夫誦經禮懺
固愈於作奸犯科之民矣吾猶惜其不知事父兄也
讀感應篇陰騭文行功過格固愈於有文無行之士

錄寸錄

卷一

十

矣吾猶憫其爲鄉愿之歸也爲陸王之徒固愈於沈
溺八股不知講學爲何事者矣吾猶懼其攻異端之
害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小學之習其事
者不差而後大學之明其理者乃不誤然則大學者
入德之門而小學者入大學之門也格物者入大學
之第一門不由小學而遽言格物其不格庭前竹子
三日而致病者鮮矣

仰視日輪而俯視他物則或黃或紫非其物之忽變而
黃紫也日光所奪而目不得施其明也閉目而養之
乃開目而更視則物如其常矣心光之外奪於物與

內奪於血氣也亦然

忿與懷恐與懼好與樂憂與患有別乎無別則每句行一字矣似不如此竊疑忿恐好憂自心生而懷懼樂患由物感心之有所非由內而生則由外而感也古書字義如此始備

程子謂中庸非聖人不能作如天地位焉位字非聖人不能下此字竊謂程子涵養須用敬非惟敬字下得好涵字先下得好養何以云涵細思之此字真下得如此好如此無病也西銘用孟子塞字帥字亦是覺此字好故拈來也文人用字必如此方可謂精

錄寸錄

卷一

二

陽明謂心無善無惡如眼中金玉屑亦着不得此告子義外之說也彼以善為外故譬之金玉屑也而其立說之本心尚不止此彼其本心若曰眼中並眼珠亦不必着也蓋無眼珠則無見無見則還其見之本體矣莊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奪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聰也心無善惡則還其心之本體矣此佛氏之所謂空也其立說之所以病如此

泰必有否否必有泰所以致否者泰也所以致泰者否也人物豐盈安樂肆志泰之所以致否也苦勞空餓動心忍性否之所以致泰也然則處泰者處致否之

境也可不思危乎處否者處致泰之境也夫何憂何懼

好行小慧者技也故謂之慧業由德而出者進乎道矣故謂之德慧小人之智特術耳故謂之智術君子之術皆智也故謂之術智

敬而畏則愈畏而愈知敬其德聚也敬天之怒無敢戲渝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是也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蓋此意也畏而敬愈畏而愈不能敬其氣餒也慎而無禮則意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之其所畏敬而辟焉是也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仁者不

錄寸錄

卷一

三

憂勇者不懼蓋此意也

夢帝賚予良弼而高宗得傳說夢黃頭郎推已上天而漢文帝得鄧通湯與伊尹咸有一德而造有商神宗與安石如出一人而禍有宋

太羹元酒不難設於今日也所難者淡泊明志而已井田封建肉刑不難行於後世也所難者關雎麟趾之德而已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陽得陰則為剛陰得陽則為健陽不得陰則躁躁則為剛惡矣陰不得陽則滯滯則為柔惡矣陰疑於陽必戰戰而後相得也譬鑄兵者鍊金於火必取而淬之

水所以戰陰陽也否則不剛而折必柔而靡矣

亭林曰知錄謂古時鄉亦有城引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為証鄉之有城即今之堡是也

是非自是非非成敗自是成敗是必成非必敗理之正也天道福善禍淫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不善餘殃是也而是而敗非而成理之變也堯舜不能化朱均而瞽瞍享舜禹之報顏之天跖之壽孔子不終相魯而長樂老富貴考終是也成亦非敗亦是論理之盡也諫好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褒榮華衰貶嚴斧鉞是也理之正者理為主也理之變者氣為主也論

銖寸錄

卷一

三

理之蓋者聖人主理而不主氣裁成天地之道以立萬世之大防也

人之盛怒也以理責之則彼挾其理而不信吾之理以事曉之則彼泥其事而不通吾之事以禍福恐之則彼死且不顧何有於禍福及其怒之將平也以理責之則皇然思以事曉之則恍然悟以禍福恐之則怵然懼豈前之說者拙而後之說者巧欺人之甚病也熟藥投之則因熱而甚涼藥投之則因涼而甚攻之散之和之則皆因而甚及其病之將轉也熱之因熱而解涼之因涼而解散和皆因而解豈前之醫者

拙而後之醫者巧欺佞臣之方得君也君子攻之而敗小人攻之而敗以公事攻之則君曰彼能任怨也以私事攻之則君曰人孰無私也及其氣餒之衰也君子小人攻之而皆必敗公事則君曰撓吾法也私事則君曰是彼罪也豈前之攻者拙而後之攻者巧歟然則可說而後說之可醫而後醫之可攻而後攻之不事半而功倍乎曰固有不能待而禍立至者必待之則無及矣必說之醫之攻之而不待者人也能待不能待者天也君子之道長於泰而消於否者非道變也運會然也

銖寸錄

卷一

四

小人於分外不可得之富貴財色貪戀不已故成其為小人學者於分內可得之富貴財色貪戀不已故為君子不成就為小人亦不率性

近世士大夫喜言外嚴內寬其實何嘗能外嚴內寬也乃始虛矯作威而終姑息縱弛耳人見其終必不信其始雖至愚不可欺也於是玩法者多必且怒而加厲焉是又外寬而內嚴矣故立天下之大威者莫大乎不縱弛布天下之大恩者莫大乎不姑息不縱弛而不苛察不姑息而不瑣碎乃所謂外嚴內寬也陽舒陰慘陰陽必相生慘而後舒者陰生陽也舒而必

慘者陽生陰也故君子非樂慘也樂其所以舒也非惡舒也惡其將以慘也

不姑息則人以爲刻薄而不知姑息之乃所以爲刻薄也姑息則人以爲仁厚而不知不姑息之乃所以爲仁厚也養癰貽患者不誅而曲突徙薪者不賞此事之所以不治也養癰貽患者有賞而曲突徙薪者有罰此事之所以愈亂也

有事則覺日短無事則覺日長性急則覺事遲性緩則覺事速此心之有盈縮而非其外之故明矣乃不自咎其心之病而病乎其外則必有顛倒迷謬之行矣

錄寸錄

卷一

五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此一串人也三代上賢聖之君是也可語王道者不必有天德此兩截人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是也爲人臣者亦然讀史者當如是分別觀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不可相離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剛柔不可相離太剛則折太柔則削仁義不可相離如父子不責善不相夷仁也而有義方之教有幾諫之時則義矣親有大過則諫義也三諫而不聽號泣而從之則仁矣賞仁也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則義也刑義也

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則仁矣肥鮮速賓義也無故不殺違庖廚則仁矣不綱不射宿仁也鈞弋則義矣仁之終卽義之始義之終卽仁之始仁中有義焉義中有仁焉蓋未始相離也庸愚不知是以有離義之仁則爲姑息有離仁之義則爲慘刻二氏不知是以言仁則離義戒殺放生是也言義則離仁離世絕俗而棄父母妻子是也

錄寸錄

卷一

六

天下事有是而敗者故可以之誡君子有非而成者故可以之諛小人有惠廸而凶者故無所勸而爲善有從逆而吉者故無所懲而爲惡然此皆庸人之見也學者豈可以成敗吉凶爲學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向覺此語太容易試之頗不效今思之夫程子之心只整齊嚴肅則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矣學者之心雖整齊嚴肅亦不一則猶有非僻之于也未嘗學者之心只整齊嚴肅則便不一不一則自有非僻之于矣其故何也蓋程子之整齊嚴肅是外貌中心一齊提起故非僻自不能干學者之整齊嚴肅是外貌提起中心未全提起故非僻猶能干之未嘗學者而偶整齊嚴肅是桎梏於外貌則中心迫而愈亂矣故

非僻反起而干之也然則整齊嚴肅之不能如程子
非心之必不可爲程子也學者則當勇猛而決去未
嘗學者則當積漸而消磨

有才而後可與人德有德而後其才有用無才之德昏
德也無德之才偏才也昏德之害與偏才同

血氣亂行一身之病也制血氣使莫亂行又生出許多
病直要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然後一
切病都無了惟天生民有欲天下之病也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又生出許多病直要到有恥且格黎民於
變時雍然後一切病都無了故自聖人而下無無病
之身自唐虞而後無無病之天下只是於其間挾持
將養得一分便好一分耳然此一分却不可不爭不
爭則流下去便大亂了

便是天來大事動心亦有何益豈但無益恐更顛倒迷
謬而害愈甚耳惟不動心而思所以處之隨其智之
所及力之所能盡一分心必有一分之效然人亦非
不知此而不能自勝者氣動志也故有武夫悍卒臨
死生而不變色者氣盛也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
是也弱不勝衣之書生臨死生而不變色者理勝也
文文山陸秀夫楊椒山之徒是也若曾子孟子之養

處者則又不可但以勝言程子所謂天來大事以理
處之更有何事是也

太平宰相以終其身雖馮道其人何從而知之雖文文
山其人何從而知之然則遭逢禍亂小人之不幸而
君子之幸也若聖賢則不然顏子陋巷一生而天下
萬世信其有王佐之才焉此豈待遭逢而顯哉待遭
逢而顯者豪傑以下之人也雖然馮道之必爲小人
文山之必爲君子此猶彼之所自信而人之所共信
者也若中人則無可信其或爲馮道或爲文山豈有
定識定力而可決於平日者哉亦視其時事勢之所

值與其時意念之所動而已事勢驅之爲善則爲君
子驅之爲惡則爲小人意念動在於善則爲君子動
在於惡則爲小人故讀書之子不免汙行而媚優之
流或有奇節皆事勢之所驅而意念之所動幸而善
不幸而惡而已有事之頃彼且不能自主無事之日
人且何從信之哉故知人之難知中人難也其人本
不可知也若夫聖賢豪傑小人而我不之知焉此則
不知者之過矣

積不畏虎而畏牧豎非豎之威重於虎也習也豎不敢
鞭虎而牧豎積非積之力不如虎也習也是故習則

威足以制其死命不必以力也不習則非力足以制其死命不知有威也太平之民一胥役得而魚肉之豎之鞭犢也揭竿而起則如虎之不可鞭矣將百萬師不如對獄吏犢之不畏虎而畏豎也猛獸夷狄則聖人亦驅之膺之而已非力足以制之彼固不知威也虎之不可鞭也

逆命者皆可格以干羽則虞廷何必設禹總之師知堯舜不廢兵刑也禹總之師果不足以制苗民之死命亦豈干羽所能格乎特堯舜不恃兵刑耳故道莫大乎不廢而不恃

銖寸錄

卷一

九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信斯言也宜莫如堯舜周公堯之於變時雍而有朋淫於家之子舜之四方風動而有謨蓋都君之父與弟周公之制禮作樂而有誕敢紀其緒之兄豈足法而民法之謂歟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天下有可格之禽獸而一室有不可格之人此亦博濟猶病聖人所不能也如熟睡而求覺如大醉而思醒如甚寒而慕火如酷暑而望風如登塔頂而欲下如瀾大海而呼救此操存之訣克復之方也

羅平寶坊

湯潛庵先生云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蓋省察多則便是莊生所謂勞神明以爲一程子所謂弄精魂也

敬時之論雖聖人不能不偏禮與其奢也寧儉儉亦非禮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戚亦非禮也與其不遜也寧

固固亦非美德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亦不可有也聖人豈不知爲盡善無弊之論而乃偏

執如此哉蓋矯彼者重勢不能不伸此者長也今人議論動欲萬全而無弊是子莫所執之乃所以爲偏

錄寸錄

卷一

而不舉也

朱子答楊子直書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

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

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掘苗助長

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

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坊按初學之

士喜靜惡動鮮有不犯此得半失半之戒者佛經云

一切世宙皆是心光彼之欲明心見性者尙不但求心於內况吾儒之欲盡心知性者而惟內之求不亦

惑之甚哉

學者之大病一一是將道理看得太少疎畧而不精密一一是將道理看得太多膠擾而不直截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若無源頭活水來只將此一塘水攪來攪去固不得清即使澄清了亦

是死水不得清如許也故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程子曰會得來活潑潑地會不得却只是弄精魂朱子

錄寸錄

卷二

又曰須是源頭上放得些活水來

氣稟所拘終身如在桎梏人欲所蔽到處莫非巖牆祛是二者而後正命可見也

常人恭則不安不恭而後安也學者恭亦不安不恭亦不安也聖人恭而安不恭則不安也

以理懼者愈懼而氣愈收斂氣愈收斂則心愈虛靜理愈明善思患預防之道生死不易之節必詳審而得

之矣以欲懼者愈懼而氣愈震動氣愈震動則心愈拂亂理愈昏塞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當防死

其所不必死而不死其所當死矣以理懼者所謂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欲懼者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也

惡已性情之燥也而欲養之則以不燥養之而已惡之甚而養之欲速是以燥養燥也非惟不能養而適以助之矣惡已性情之滯也而欲養之則以不滯養之而已惡之深而養之欲久是以滯養滯也非惟不能養而適以助之矣

操則存操與把捉有別善抱者不脫善操者不把捉徒把捉者不能操也

黎民於變時雍而不能使四凶革心光被四表而不能

錄寸錄

卷二

三

使朱均幹盡此便是博施濟眾猶病處

五臟六腑稟天地中和之氣厚則能受膏粱之養而疾病不生無疾病則不必用藥臟腑不受藥之毒則元氣無所傷而愈以無病矣苟既有病則安能不藥然藥毒草也救此則傷彼救彼則傷此是因病而藥因藥而愈病也五帝三王之民仁漸義摩禮陶樂淑人心薰德而善良則姦偽不生而文網不必密今人心既不善良而姦偽生矣文網安得不設然生一弊則立一法多一法又多一弊相循不已而天下愈以難治矣憤藥之治病而轉以生病也則謂不藥爲中醫

然不藥而死者固多矣藥烏可廢乎憤法之防弊而轉以生弊也則欲居簡而行簡然法省弊滋而亂者固多矣法烏可廢乎善養病者不廢藥而必使元氣足以運藥而不爲藥所運則藥固有效也善治民者不廢法而必使德禮足以持政刑而不爲政刑所持法始可行也

有病者厭席上珍羞之多無病而善啖者不覺其多而但悅其旨也廢學者厭後世詩書之多好學而善讀者不覺其多而但喜其備也

覆盆之下不見日日固照覆盆之上也其蔽之者即其

錄寸錄

卷二

四

所照者也片雲之下不見天天固包片雲之外也其翳之者即其所包者也人之所不見者即其所自謂已見者也事之所不可信者即其所自謂可深信者者也吁可畏哉

毋我自欺克己曰我曰自曰己其不可恃也如此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只不啟不發不復便是了埽性福急却於此上又添了箇忿疾於頑便生許多煩惱因又思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聖人於末如之何者却不添上些忿疾

者終已淡淡只是一團俗情在胸中糾纏作鬧如家
庭之間爭恩誼戚黨之間爭酬酢朋友之間爭報施
士大夫之間爭勢分言語爭敏拙文章爭工巧議論
爭識見此數者之中豈無些小義理然是已非人全
是一團私意必掃而除之而後心宇泰定其廣大高
明乃可見也

問中偶思古今事如棋局只是當時偶然布得如此局
成後人便從此成局中議論短長正如村嫗看戲劇
至艱難處爲之垂泣不知此是做戲者偶然作得如
此也每思古今成局設當日天意人心另布一局不

錄寸錄

卷二

五

知又如何三代以後如使孔子得爲東周孟子得以
齊王其氣象當如何楚漢成臯之間楚竟滅漢其亂
當如何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其治當如何昆
陽之戰莽竟滅劉其亂當如何昭烈不死而武侯相
之統一中原其治當如何因夢而殺李淵因點檢爲
天子而殺宋祖其亂當如何以任安石之心任明道
以任侂冑之心任朱子其治又當如何其他治亂之
機不可勝數只有聖賢所說四端五常的幾句道理
在書上循之則治違之則亂任他世態變萬端終是
移易不得此如棋子欱枰任你國手俗手總在他範

園中也

天下有必敗之局而必趨之雖不肖而愚者不出此也
事後之所謂敗局皆事前之見爲成局者也非其見
之本未明實其局之本無定然至於敗則不可謂非
見之不明矣智之於賢者也命也君子於事前當自
定不可計命而自撓於事後當自責不可咎命以自
恕故曰有性焉不謂命也

華嚴經言愛起卽是苦起此義非俗子所能悟也故彼
矜以爲佛言然佛之爲此言也豈不曰愛滅卽是苦
滅乎夫貪愛而不知其爲苦之所由起者愚也怕苦

錄寸錄

卷二

六

而先欲滅愛之所由起者亦愚也儒者則曰愛其所
當愛而不愛其所不當愛苦其所當苦而不苦其所
不當苦此仁義之用也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蓋情之起滅萬端必中正仁義而乃可
定也彼以情爲性見其起滅之無定而又欲於其中
起滅之者是又烏能定之手

欲不可縱起居無時唯適之宜是縱欲也縱欲非但害
德亦且傷生夫適或非宜宜或不適與其唯適之宜
也何如唯宜之適唯適之宜以人從欲也唯宜之適
以欲從人也

知是知其事覺是覺其理事有迹理無形覺妙於知知
可思而得覺不思而得也然覺與悟又別覺實而悟
虛也知與覺皆由昏而得明也知如嗜睡而求醒可
以用力覺如大寐而忽醒不可用力也禍福將至必
先知之是其機已動而有迹也故謂之知不逆詐不
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其端未兆而無形也故謂之
覺禮曰不窺密不測未至非真知者則爲窺測非真
覺者則爲逆億

理有一是事則成敗兩可天下無必成必敗之事也惠
迪吉從逆凶理之常也惠迪凶從逆吉理之變也理

錄寸錄

卷二

七

既有常變安得爲一是乎曰雖凶固惠迪也雖吉固
從逆也此所謂一是也雖然天下固有事成則理是
事敗則理非者矣寇準之擲孤注也幸而成非但君
子以爲是小人不欲以爲非也倘不幸而敗非但小
人以爲非君子不能以爲是也是事成而理是事敗
而理非也也先以帝去而于謙請戰勝而帝歸小人
不敢以爲非也倘敗而犯闕君子不能以爲是也此
亦事成則理是事敗則理非也武王曰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事戡而理是也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事敗而理非也雖古聖人之存

心亦不能不若是也故孔子曰好謀而成善謀者必
成亦能成而始可謂謀之善也天下事當成敗未定
之時非獨就利者惶惑卽計義者亦惶惑蓋利者義
之和非義固不利不利則亦非義也然則何以爲理
之一是乎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盡其忠孝之謀智
之所及力之所能成則天之幸也不成則我之罪也
此理之在心而可據者一是而已

大學言生財有大道而又惡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自
相矛盾哉蓋必知生財之大道而又不務財用斯所
以平天下也世有不知生財之大道而自託於不務

錄寸錄

卷二

八

財用者其弊也國貧民困而災害並至此迂腐之小
人也於是又有務財用而自託於生財之大道者其
弊也民窮財盡而災害並至此聚斂之小人也吾以
爲迂腐之小人其罪浮於聚斂蓋世有迂腐之小人
而聚斂者乃有所藉口儒術踈而後亂政興入大學
者之責也可不懼歟

世上有兩樣人一樣人是隨人說話人說東他便說東
人說西他便說西問其如何是東是西彼亦未嘗解
也此之謂道聽塗說一樣人是不肯隨人說話人說
東他偏說出西的道理人說西他又說出東的道理

而其究竟是東是西彼亦不能決也此之謂無稽之
言此兩樣人只是一個病痛皆由於心無主耳然前
一樣人之無主是心不實故但知隨人後一樣人之
無主是心不虛故不肯隨人是皆由於不窮理耳程
子曰心有主則實又曰心有主則虛觀此可以悟矣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此是聖人靠命處得之不得曰有命公伯寮
其如命何此是聖人教學者靠命處有天命者自爲
之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是英豪靠命處莊子曰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是庸人靠命處我生不

銖寸錄

卷二

九

有命在天此是小人靠命處

道心卽性也人心卽情也古無性情之名故名之曰道
心曰人心後世名之曰性曰情則了然矣後儒釋之
曰心統性情則更了然矣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
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
之主也則尤了然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智不明則仁勝義禮不節則義勝仁
仁勝則流爲姑息義勝則流爲慘刻姑息之害甚於
慘刻而人每樂姑息而惡慘刻者見目前而不見將

來也然則謂仁可過義不可過者豈爲論哉

論德理則是對氣而言之也對氣而言則離乎氣矣故
不如說性性卽理也而不離乎氣矣然纔不離乎氣
便雜乎氣矣故程子曰形而上者不容說才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惟朱子說理
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可謂說得圓全矣然既立理
與氣之名謂之不離亦雜矣謂之不雜已離矣此不
容說處雖聖賢言語之妙無如何也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

鄉里之間貧窶之子環堵一室無重門啟扇之勞也起

銖寸錄

卷二

十

居一榻無几案陳設之煩也衣著於身而無可藏於
笥也粟貯於囊而無可積於倉也炊熟而食無烹調
之節也和衣而卧無衾裯之設也其室如懸磬之空
而其事如太古之簡婦子所勤苦以卒歲者衣欲得
煖而食欲得飽耳然尙不可得則况瘁一生而不能
給其欲焉甲之家自然衣食則不知飽煖之有待
於求矣所謀者肥鮮以快所欲耳富貴之家自然豪
侈則不知肥鮮之有待於求矣所謀者華飾以賜所
欲耳然是二者謀之不得則其一生况瘁何以異於
貧窶之子得福或反多焉古人云富不如貧貴不

惟聖人爲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與其

內不寧也不若外有憂故日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也惟聖人爲能從心所欲不
踰矩自非聖人擇善而固執之必有力所不能及之
處與其力不及於大德也不若力不及於小德故曰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鏡中之花手不能捉也而目能見之何疑乎其爲花水
中之鹽目不能見也而口能別之何疑乎其爲鹹望
梅生津口不必嘗也而心能覺之何疑乎其爲酸夏

銖寸錄

卷一

二

蟲不可語冰曲士不可語道是信手而疑目信目而
疑口信口而疑心者也蓋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
變態中亦只是真知不昧深信不疑

天下事之是非聖人未有不能明者也不能明是非不
得爲聖人矣天下事之成敗聖人不能必也不能必
成敗不害其爲聖人也以是非定成敗者迂儒也不
知天下事固有是而敗非而成者也以成敗定是非
者俗儒也不知天下事固有敗而是成而非者也

君子之心屈於理不待勢之加而後屈者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也雖勢之加而有所不屈者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也雖屈於勢而心循乎
理無非屈於理者孔子之屈於陽貨乃屈於士見大
夫之禮也故苟自居於理則雖紂殺比干乃納之於
忠孝之域雖盜詣孔子仍奉之以仁智之名也小人
之心屈於勢其知勢之所必至而先屈以取利與知
勢之所必不能至而先不屈以取名者黠人也待勢
之加而後屈非勢之加則必不屈者庸人也但勢之
加雖尙可以不屈而亦無不屈者懦人也黠者可惡
而有時可用或不肯撓君子之權也庸懦者可憫而
有時不可恕彼敢於壞君子之法也

銖寸錄

卷二

三

陽神動而健氣弱則健者滯矣陰神靜而順血虛則順
者躁矣是血氣累神明也氣壹動志也性緩者多滯
滯久則躁而耗血性急者多躁躁久則滯而傷氣是
神明累血氣也志壹動氣也涵之以靜則躁者乃所
以助吾健也健則不滯矣察之於動則滯者乃所以
助吾順也順則不躁矣是神明養血氣也志帥氣也
調血而不虛則躁而能覺不致助躁以生滯矣補氣
而不弱則滯而卽悟不致助滯以生躁矣是血氣養
神明也氣輔志也

自知之謂明白勝之謂強漢高祖唐太宗智足以取天

下而不能自知其禽獸之行操莽混敦乃足以歷天下而不能自勝其篡逆之私湯武只是有漢祖唐宗之智而無其行伊周只是有操莽溫敦之力而無其私耳故曰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

疑者必有可疑之理執其理而疑之則惑不可解矣須知不疑者即是於此所執之理而灼然見其不足疑也故莫若舍己從人而先置其所執不執則心虛虛則生明明生而惑解矣故子絕四母必母固而周子曰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奚啻千里

先天對待一定而不可易者理能爲氣主也天命之性

錄寸錄

卷二

三

本善也後天流行變易而不可定者理不能爲氣主也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皆是自然皆是當然此理宰乎氣而能爲主者也五倫五事所以亘古不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亦皆是自然便有不當然而不得不然者如乾南坤北乃是定位當然今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蓋流行而不得不然此理乘乎氣而不能爲主者也萬事萬物所以善惡雜揉也無流行則對待者成死物故必有流行者載對待以出而後對待者

活無對待則流行者成亂物故必有對待者在流行之中而後流行者定老莊玩弄是見流行而不見對待者也書生迂執是見對待而不見流行者也

質者之僨傭也能多而直少則加禮貌焉恐其去也直多而能少則加聲色焉不恐其去而恐其不去也士大夫之能少而欲直多者其能爭人之禮貌乎宜其甘聲色也

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試問此雞子在何處曰夫焉有所倚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試問此鬼神存在何處曰夫焉有所倚經綸立本知化試問此心存在

錄寸錄

卷二

高

何處曰夫焉有所倚
享膏梁之久雖庸人亦無甚豔羨膏梁之心疏水曲肱中而不豔羨膏梁者其必賢傑乎
朝廷之設流官也原未嘗許其世襲也此制一定則爲官者有到任之日必有去任之日可知矣我雖戀之其如有禡之者何哉天地之生人也原無可長生之理也此理一定則人當生之日必有死之日可知矣我雖戀之其如有負之以趨者何哉佛氏畏死而又見生之不能不死於是乎乃並畏生故曰不生不滅也是猶畏去任之苦乃並不敢到任也老氏貪生而

又見生之必有死於是乎以死爲生故曰尸解形化也是猶畏穢任之苦而以引疾早去爲樂也君子之於去就死生也無所作爲於其間也蓋由於無所戀捨於其間也此之謂無所爲而爲者乃天理也

動者誠能動物物尚與誠二也變者物從而變物尚與知二也化則物與知一故不能復知其所以然也人之生而爲人也則知其爲人死而爲鬼也亦必知其爲鬼若由生而死由人而鬼之際則不可知所謂化也太極圖中含小白圈蓋由陰而陽由陽而陰中必混沌所謂化也驗之晝夜頃刻之際莫不有混沌焉

錄一錄

卷二

五

窮神知化惟養盛自致非愚慮之所及或曰佛氏喜言輪迴而人有知前世事者何也曰是知之一縷未化者也然不能貫徹首尾貫徹首尾則不能化矣月令疏鷹化爲鳩云瞪目忍飢遂化爲鳩此即混沌不自知時也如土與水融而爲泥見泥則不見水土矣然其中有一縷之土未化則亦可見也佛氏之言投胎奪舍則疑必欲守此一縷未化之知而自私自利莊生所笑躍冶之金果何爲哉

理之體實而用則虛氣之體虛而用則實唯體實也故能生氣之虛惟體虛也故能涵理之實惟用虛也故

能帥氣之實惟用實也故能輔理之虛二氏有見於氣之虛體故宗虛無而不知虛之中有實焉所謂仰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庸俗有見於氣之實用故貪利欲而不知實之中有虛焉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作誓而民始叛作誥而民始疑夫謂誓誥之作不能必民之無疑叛是也謂作之而民始疑叛則非也民既疑叛矣誓誥又烏能不作哉誓誥之作其所以止民之疑叛者終愈於不作也民有爭而斗衡立焉今日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其能乎有德意以聯之則無斗衡可以不爭有斗衡而必愈不爭也無德意以聯之

錄一錄

卷二

六

則有斗衡而爭之禍小無斗衡而爭之禍大矣今不務德意而惟斗衡之是剖是欲禍之大也謂必剖斗衡而後可成其德意是因禍以求福也務德意而必斗衡之是剖是不知其愈不爭者也故政刑聖王所不廢也有德禮以運之而已

大學八條目必先而后云者言進學之次第也進學之初后固必資乎先矣然成功之日先亦有資乎后也故必天下平而后國無不治也必國治而后家無不齊也必家齊而后身無不修也必身修而后心無不正也必心正而后意無不誠也必意誠而后知無不

致也必知至而后物無不格也何以驗之朱子曰一
日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知至
而物無不格之驗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是
身修而心無不正之驗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心正
而意無不誠之驗也他皆放此三代後學者不得立
於禮成於樂便是不平不治則不可得而齊不可得
而修也

人有恒言皆曰自私自利自私者未有能自利者也視
天下事非國事則天下亂而國不能免矣視國事非
家事則國亂而家不能免矣視家事非身事則家亂

錄寸錄

卷二

七

而身不能免矣視身事非心事則身亂而心不能免
矣故不曰古之欲新民者而直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古人便是以天下爲量則國家身心自在其
中矣此之謂自利

人之血氣心知純任其自然則不能合乎當然不合乎
當然則蕩檢踰閑矣必求合乎當然則又不自然不
自然則拘苦危迫而所謂當然者亦斃斃而不安矣
持其志所以集其當然也無暴其氣所以養其自然
也藏焉修焉所以求合乎當然也息焉遊焉所以任
其自然也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和其血脉所以

導自然者而合乎當然也若夫盛德之至動容周旋
中禮如大聖人之恭而安從心不踰矩者則自然者
無非當然當然者無不自然矣此豈下學所能哉下
學而欲純任自然者老佛陸王之學也

清談啟五胡之禍何晏爲之倡新法致二帝之狩安石
基其始儒生隱几一室心術之偶邪學術之偶頗亦
何關於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之亂由之匪特亂之
所生然也治之所生亦然禹稷爲功萬世舜命之也
舜之所以能命禹稷者自深山之中聞善言見善行
若決江河始也然則深山之片念萬世之利賴也天

錄寸錄

卷二

六

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萬世之太平孔子開之也孔
子之爲萬世師十五志學之念基之也以此推之小
而一家之興衰一事之成敗皆自一人一念之動始
然則念之動也可不懼乎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也故
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天之氣和而散則爲應時之雨露霜雪雨露陽舒固所
以生物霜雪陰慘亦所以成物也人之氣和而散則
爲中節之喜怒哀樂喜樂陽舒固所以養生怒哀陰
慘亦所以順生也天之氣不和而散則有不應時之
雨露霜雪人之氣不和而散則有不中節之喜怒哀

樂天與人之治亂皆爭此和不和之機而已此機一
半是自然之氣運一半有當然之人力
氣運只是箇漸字學問只是箇習字善惡只是箇積字

錄

卷二

元

羅平寶埤蘭泉

敦有義方不聞仁方愛有仁術不聞義術教不宜仁愛
不宜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意承志非所以事
君

入芝蘭室不聞其馨入鮑魚肆不聞其臭我化於物也
耕於歷山而耕者讓畔陶於河濱而器不苦窳物化
於我也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解者謂雨澤相滋
如朋友之互益是物我相化也人之所處物之力重
則物化我我之力重則我化物彼此力均則物我相

錄寸錄 卷三

化引而為氣類釀而為風俗胥由是也其善不善則
責在士大夫矣

俗儒妄改古書豈無些小義理然義不長而味不永古
人之言不若是也雖疏食菜羹瓜為一句祭必齊如
也何如瓜作必之義長而味永哉易亢之為言也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
人乎書影云一本作其惟愚人乎是不知其惟聖人
乎句乃起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辭也
呂新吾先生云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
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今之士夫以仁義道德等

諸口以聲色貨利存諸心故口之所發皆仁義道德
也心之所發皆聲色貨利也苟與之心期乎仁義道
德則笑以為迂而詭以為異矣其心未嘗存而無可
發也

挾正之邪其病不可治二豎入膏肓和扁所以束手也
苦思焦慮以作八股之文是假理義以耗散其心也
屏思絕慮以養七情之病是日勞神氣以戕賊其心
也皆挾正之邪也明其為賊敵乃可滅

有虞之苗民格心於七旬成周之頑民移風必於三紀
者固周之德不如虞亦頑民之難格甚於苗民也苗
民逆而已以順導之則邪不勝正也頑民義士也挾
正之邪也非正之所能遺勝也

錄寸錄 卷三

有挾正之邪即有挾邪之正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食焉不避其難則死之耳此挾邪之正也一變而為
揚墨再變而為申韓則所挾之邪流出而正不能勝
矣愚忠愚孝其流或反以賊害於君父挾一毫之邪
皆足為正之害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顧亭林日知錄云小官多大官少此三代之所以治也
大官多小官少此後世之所以不治也此語信然然
亦必有其所以然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愛之

者欲其如父母父母愈親則愈慕此三代之所以
官多大官少也畏之者欲其如神明神明愈遠則愈
敬此後世之所以大官多小官少也不能禮陶樂淑
反人心於三代而徒欲小官之多焉吾見鄉約社長
非彼武斷鄉曲則民皆易而侮之安見其能治哉
性急人覺人性緩性緩人覺人性急此所以相尤相非
而不相能也然則何以自覺曰於覺人性緩時覺非
人之性緩也於覺人性急時覺非人之性急也則能
攻其惡而不暇攻人之惡矣

以讀書為雅以觀劇為俗以文字為雅以博奕為俗雅

錄十錄

卷三

三

者理也俗者欲也吾固從雅以讀書為雅以躬行為
俗以文字為雅以經濟為俗以元妙為雅以實踐為
俗以放達為雅以繩墨為俗以不問生產為雅以治
生為俗雅者欲也俗者理也吾定從俗

天理是眾人公共底人欲是各人私有的聞人忠孝之
事則感泣焉彼自忠其君孝其親耳而我為之感泣
者君親則彼之君親忠孝則我之忠孝所謂好是懿
德也公也聞人之好貨財私妻子則嫉惡焉我亦未
嘗不好貨財私妻子也而嫉惡乎彼者同好貨財則
必分各私妻子則必離所謂有欲必爭也私也朱註

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
以為形形與性皆同得於天者也然性只一性而形
有萬形因形之萬而性亦萬者氣質之性也其本然
者則一也以此知理同而氣異是天理公共而人欲
各私也故朱子曰或原於性命之正或生於形氣之
私也

習驕奢者忘驕奢忘驕奢之罪積而不自知不得驕奢
者豔驕奢豔驕奢之禍發而不可禦向見貧賤之子
竭綿力以爭一日之驕奢心竊怪之今而知其情之
出於豔也其豔之也深則其竭之也勇墮名教而甘

錄十錄

卷三

四

貪贖喪廉恥以為盜賊皆始於豔而成於竭成立之
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皆始於習而成於忘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耳心之所獨然者何也謂利也欲也眾人各得
其心之所獨然耳得同然者人皆同之皆同之則順
順則治得獨然者人皆獨之獨之則爭爭則亂
洪範六極與五福反對曰凶不考終命也曰短折不壽
也曰疾不康也曰憂不寧也曰貧不富也曰惡曰弱
不做好德也

天下古今人意見有三庸人常欲天下事皆順乎吾意

小人當以意順乎天下之事君子常欲吾意與天下
事皆順乎理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智也火禮也木仁也金
義也土信也此天命之性無不善也水又生木木又
生火火又生土土又生金金又生水水腎也木肝也
心火也土脾也金肺也此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也
試以五行子母言之火爲木子而燔木使燼此梟獍
之子也土爲火子而宿火能久此養口體之子也金
爲土子無益於土亦無損於土此无咎无譽之子也
水爲金子金在水則重出水則輕此養志之子也木

錄寸錄

卷三

五

爲水子耗水而無復返之理此敗家之子也人稟五
行之氣而生其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固宜然也而凡
人五臟之病惟肝病最難治者蓋上有慈母而身爲
敗家之子下有逆子而身爲縱惡之母且肝爲東方
生氣心脾肺腎皆受此生氣而成故肝邪而四臟皆
邪矣是木爲五行之賊也肝於志屬怒人之易發而
難治者惟怒爲甚故顏子好學始於不遷怒也肝屬
木爲東方青龍之位故養生家遂有降龍之說肺屬
金爲西方白虎之位故養生家遂有伏虎之說也
仲叔圍治賓容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雖衛靈之

無道而不喪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雖
未必無道而可以亡用人之於國家也所關豈不重
哉後世如唐太宗亦衛靈之類也如明莊烈則郭公
之類也雖然有唐太宗衛靈之知用人矣而又本之
以有道豈非惟麟官禮之盛哉吾爲知用人者惜也
無太宗衛靈用人之才而但學其無道豈非陳後主
隋煬帝之流哉吾爲無道者危也莊烈郭公不得行
無道之樂而其亡國與後主煬帝同吾爲不知用人
者悲也後主煬帝之行樂非但亡國而且負臭名焉
不得與莊烈郭公猶爲人所惜也吾爲行無道之樂

錄寸錄

卷三

六

者傷也讀史至興亡之際大約有此四等
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然所以主持事變不外三者而
已一曰當王之制一曰聖賢之教一曰匹夫之志政
刑所不能革之心賴聖賢之教以化之詩書所不能
牖之靈賴匹夫之志以興之呂新吾先生曰刀鋸在
前有所不畏禮義在前有所不顧雖聖王無如之何
矣朱子曰只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然則三者之
中尤以匹夫之志爲主持之本
聖人義卽命也賢者以義爲命學者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則能見得思義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也故見利而忘義

心內同是這箇性同是這樣動而爲情然有中和則必無不中不和有不中不和則必無中和不中不和卽中和之變相中和卽不中和不和之轉機致中和者不

是將不中不和取放一邊另安上箇中和卽是將不中不和振轉來作中和不能致中和者不是將中和擠擱一邊另使出箇不中不和只是將中和放曠去作不中不和

孔子曰死不知速朽之愈雖有爲言之是或一道也而孟子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則大不欲其速朽矣

銖寸錄

卷三

七

莊子曰烏鳶何親螻蟻何仇而佛氏遺命荼毗近世火葬之說宗之則大欲其速朽矣嗟乎孔子之言抑其過也知不知速朽之愈則爲石槨三年而不成者可以廢然返矣孟子之言引其不及也知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則知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而不敢以薄爲其道矣此之謂中庸匪特此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不得謂孔子之不慈而顏子厚葬孔子非之推此意也孔子之葬其親衣衾棺槨不如堯舜武周之葬其親之厚也其不厚也固聖人之心所安而非聖人之心之所憾喪具稱家之有無也貧而厚葬

非禮富而薄葬亦非禮孟子之所以不若美然也得禮則貧而薄葬與富而厚葬同失禮則貧而厚葬與富而薄葬同今人不以貧富酌禮之宜而以厚薄言

心之盡者豈知道哉
火之勝水也以灼水之勝火也以滅灼者以漸滅者以頓也故知陽之舒也漸陰之慘也頓故知成難而毀易成陽而毀陰成漸而毀頓也故知二氏之頓悟陰道也儒者之漸進陽道也

涵養固是音眼虛鑒然音眼虛鑑或一向從氣上去必至玩弄光景豈知電光石火無可捉摸究歸於無所

銖寸錄

卷三

八

得也則不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於理氣交關處着、乃庶有實得然又或但挾懲窒遷改之理而不知所以御其氣甚乃持志以暴氣焉則氣不得養而義亦不可集反不如音眼虛鑑者之能逃物累也故二氏之退欲其效速於吾儒而既不知所以存理則退欲或並退理矣吾儒之存理其學正於二氏而苟不知所以退欲則存理或並存欲矣然則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斯二言者誠不可易哉

或問發而皆中節是我有節而使彼發者之中乎則天下無此兩極之性情也是彼自有節而發則自中乎

則又無待於致而宜無不和矣曰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有味蓋性動爲情而心宰之宰則中節而非爲節而使之中也不宰則或不中而非彼自有節而皆中也致者因而推之也兼宰字妙字之義而用力之辭也

知所有事行所無事盡其當然聽其自然

天下何事最樂曰爲善最樂不但最樂非此不能樂也不但爲善之事有所以樂蓋由爲善之心足以自樂也奚以知其然也處兵戈者思桃源之樂處桃源者豈覺桃源之樂哉履崎嶇者思康莊之樂步康莊者

銖寸錄

卷三

九

豈覺康莊之樂哉患貧賤者思富貴之樂習富貴者豈覺富貴之樂哉遭疾病者思康強之樂素康強者豈覺康強之樂哉夫桃源康莊富貴康強之人不自覺其樂也則必思聲色貨利之事以快其欲而后樂而不知聲色貨利之中又有兵戈崎嶇貧賤疾病焉則必因之以不樂矣若夫舍生取義者則雖兵戈崎嶇貧賤疾病之中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若夫心廣體胖者則當桃源康莊富貴康強之中而其樂固非物之所能牽也故曰有足以自樂之心也然則曰爲善最樂又不若曰無入而不自得最樂

天下大事小事皆不能一人爲之也則必與人共之若

子與小人共事則公私義利之見不同君子與君子共事則淺深大小之見亦不同不同則爭力所及者有阻撓力所不及者有怨謗於是乎有主持之者焉阻撓者折之以勢怨謗者折之以理雖然岌岌乎殆哉孔子萬世師也在今日則無賢愚無敢非之矣其與孔子同時者或譏之爲鳳或呵之爲狗猶曰難爲不知者言也七十子則心說誠服矣故人以爲佞門人以爲迂稟必與五秉者是覺其過於吝也喪不必三年者是覺其過于厚也顯與可伐是覺其過于性

銖寸錄

卷三

十

也門人厚葬是覺其過於薄也皆不以孔子爲然者也其以孔子爲然者獨曾子之唯顏子之不違如愚而已豈易多得乎唐虞之君臣皆聖賢也堯曰方命圮族而岳曰試可乃已是不以君爲然也師錫帝曰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是不以臣爲然也相信之難如此後世若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神宗之於安石可謂信之深矣惜乎武侯不竟其事而王猛安石不足論也蓋凡興事之始禍福成敗原難預知則是非必因此而不能定有似是之非似非之是阻撓怨謗者執之以爲詞則主持者聽之而滋

誠矣羣言謬亂衷諸聖孰肯以目前之人爲聖人乎
雖孔子不能取必於同時之人也吁謀臧不從不臧
覆用君子蒿目寒心卷舌而裏足奸人攘臂吐氣而
揚眉此古今之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

有定者爲操持其病也爲拘執無定者爲活潑其病也
爲流蕩流蕩者藥之以有定此心久作黏泥絮不遂
東風上下狂拘執者藥之以無定從前枉費推移力
今日中流自在行

廿一史是一部曲白三通是一部曲文若明得四書五
經道理則曲由我製這些曲白曲文有用得着的用

銖寸錄

卷三

七

不着的

至孝者乃有王祥之不忠事仇者又有蕩陰之忠孝者
所以事君以孝事君則忠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三
言者母乃不可券歟曰二人之忠孝氣質之忠孝也
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人有病則惡無病者之自適有憂則惡無憂者之自樂
貧則惡人之富賤則惡人之貴疎遠者或忘親近者
愈惡之此妬心也亦人情也在已則當克之在人則
當恕之也獨富獨貴君子恥之雖富貴不敢以富貴
加于父兄宗族雖服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古人存

心如此風俗安得不厚
行後人存心如此風俗安得不薄乎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尋物來格便不是試問此尋物時
豈是無當格之物只是不曾見得耳物是自然只到
眼前便格也

却萊兵何以不剛取禍微服過宋何以非柔取辱此之
謂在聖人則可春秋之邦未甚無道也而孔子危行
言遜且不免伐木削迹厄陳畏匡戰國之邦甚無道
也而孟子危言危行於其梁大國且見敬禮而未遭
放逐此之謂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孔子

銖寸錄

卷三

七

之待陽貨委曲周旋固夫嘗柔以取辱孟子之待王
驩不惡而嚴亦未嘗剛以取禍此之謂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

自暴自棄者無志或作或廢者無恒世間下愚人都困
在此兩關內過得此兩關其人必不愚

理之御氣猶人之御馬手執銜轡使馬首知所向而已
聖人不是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是知人所當
知而不能知行人所當行而不能行故中而曰庸
縱弛以爲寬者必廢事廢而悔之必操切矣故其究
也終以不寬失之嚴明以爲寬者必知人能哲而惠

使枉者直黎民懷之矣故其究也必以寬得之

聖人之心安於恭恭則安不恭則不安也故恭而安學者之心習於恭習則恭不習則不恭也故學一個恭而安不成常人之心安於不恭不恭則安恭則不安也故益不習於恭

結纓易簣之事何以能之曰自平日見得生不重於義始處處要合義時時要合義到得死時此心必是從義上去不會變了我輩平日臨小利害僅若毛髮便覺得生重於義便要舍義取生此心清熟了到死時既不可得生又不能得善只是空歸去也

錄寸錄

卷三

古

蘇子瞻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只是套孟子文章孟子所謂能讓千乘之國簞食豆羹見於色是也竊謂此不獨好名之人如是學者亦是千駟萬鐘弗顧弗視易一芥不取難蓋千駟萬鐘之義不義易見一芥之義不義難見能審千駟萬鐘而不能審一芥者有矣未有能審一芥而不能審千駟萬鐘者或曰小人何以可小知不可大受君子何以可大受不可小知曰可小知云者非精義入神之謂也不可小知云者非以惡小而爲之之謂也

治天下者必復封建行井田立學校興禮樂然後謂之

至治也今一旦復之行而立之興之則亂天下矣俗

儒見其如此也視封建井田學校禮樂如鳥喙之不可食焉而不知爲之有序變之有漸使孔子在今日其所以由今日之事而馴至於可復可行可立可興者必有在矣今不識所在而曰雖孔子莫能爲豈通論哉治一身者必至于動容周旋中禮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後謂之至人也今一旦欲從心所欲動而皆中則亂一身矣俗儒見其如此也以爲禮教非爲我輩設聖人不可學而能矣而不知爲之有序變之有漸其所以由今日之身而馴至於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者必有在矣今不識所在而以道學爲迂腐豈篤論哉因庸醫之不能愈病也而不信和扁天下固有和扁所不能愈之病矣然非庸醫所不能愈者和扁皆不能愈也由庸醫所不能愈以至於和扁亦不能愈其中可愈之病多矣不尤醫而尤病寬哉

錄寸錄

卷三

古

不甘人欺而甘自欺不屑人棄而屑自棄不願自小而願爲小人每欲自大而不學大人覺人可厭而不覺已可厭此是人情不可解處

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知其大概耳雨固非穴居者所

能盡知風固非巢居者所能盡知也陰陽之變無窮而人物之知識有限也醫之于病農之于稼穡工商之於市利仕宦之于世故學者之于道亦然

小人羨人之福君子羨人之德福非德所致也君子固不羨矣福卽德所致也君子不羨其所致而羨其所由致其所致者天也其所由致者人也天非吾之所能必也羨之則攸求之心生焉人則吾之所能勉也羨之則思齊內省之心生焉

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知則不能化矣故程子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錄寸錄

卷三

五

世人只見得不利處是害故必欲求利又只見得不利處是義故不肯就義不知皆非也利之精處便是義不義而利處便是害

國家惡言利之臣非也三代後無言利之臣所言皆害也桑孔之利鹽鐵均輸而已有害而何嘗利也管商之利魚鹽阡陌則近於天地之自然矣而未合義也故亦有害焉孟子五畝之宅一段大學生財有大道一段則利卽義也有利而無害乃精於言利者也竊嘗譬之孔孟之利如士之謀道得祿農之力田有秋自然之利也管商之利如工商之逐未非出於自然

矣而尚不達於自然焉桑孔之利如盜賊之劫掠取快一時而身陷刑戮害孰大焉懲盜賊之言利而禁工商之逐未過矣懲盜賊之言利而取農之力田士之謀道豈不謬乎故三代而後言利者非也惡言利者亦非也無真能言利者何以聚人曰財利豈可不言乎

錄寸

卷三

六

突而尚

羅平寶序蘭泉

呂新吾先生云學者須將天道人情物理世故看得透徹此言是矣下却接云而以己意消息之此恐是先
生學問病痛處夫既看得透徹矣則天道人情物理世故皆有自然一定之則率之謂道修之謂教何用更以己意消息之所謂消息之者毋乃於其中有揀擇棄取打乖弄巧處耶蓋天下無性外之物天道人情物理世故皆性也故莫不有理戰國策士便是看得世故透徹而以己意消息之故能說動時君令其

錄寸錄

卷四

一

信向莊列荀揚便是看得人情世故物理透徹而已意消息之故其文恣肆不可端倪而世之文人莫不信向之佛老便是看得天道透徹而以己意消息之故其言皆虛無元妙而智愚莫不信向之其實數子者皆未看得透徹也若看得透徹則必見所謂自然一定者而率之修之矣其所以未能看得透徹由其欲以己意消息之也故程朱訓物格之格為至果窮至事物之理則知至意誠豈有自私用智之病哉論親於道孝子也完廩浚井豈道乎而舜不能論之者底豫自有時而非可強也會子謂曾元曾申曰爾之

愛我也不如此童子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此言出之曾子則可耳若曾子不欲易質而元與申強易之豈可謂愛親以德耶事固有出之於己則是而出之於人則非者也

英雄肯學聖人之智而不學聖人之愚故桓公之於管仲唐太宗之於王魏能聽其治國平天下之言而管仲王魏終不能言修身齊家之事雖言之亦必不能聽也桓公肯讓國於子糾而太宗肯讓國于建成乎賢者能學聖人之愚而不能學聖人之智柴之不徑不寶肯微服過宋乎由之食焉不避其難肯正名乎

錄寸錄

卷四

二

不己而但責人者多怨以責己之心責人者近怨不責己亦不責人者自以為忘怨而乃所以蓄怨但責己而不責人者自以無怨而終不能遠怨其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乎
人之一身得父母之理與氣而生者也娶妻生子子又生孫氣之傳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理之傳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懼夫氣之不傳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懼夫理之不傳也
人之著書立說其說之是不是者我也愛不愛者人也傳不傳者天也是則鮮有不愛不傳者也求其在我

而已爲名之心甚欲人之愛天之傳吾不知所用矣

劉質齋先生云動中有靜以止之使伏靜中有動以作之使起二語何等精警勝似養生家說龍說虎說降說伏

隋煬帝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同意故王氏謂滿街都是聖人

天下皆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之人何事不可辦天下皆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之人何事可辦

拘迂纏繞之心卽文理密察之心用而當則爲文理密

錄寸錄

卷四

三

察不當則爲拘迂纏繞然凡拘迂纏繞者未有不自以爲文理密察故曰人苦不自知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然以孔子之所處觀之伐木削迹厄陳畏匡是入危居亂未嘗先覺也此豈不知見幾而作者乎是必有道矣

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皆確有可以自信者也然夫子曰吾以汝爲死矣何以不能信回乎若謂在己者可信在人者不可信則柴也其來由也其死又何以信之確也是

必有道矣

小民之困苦也所以致之者有五其一曰運之蹇所謀無成也其二曰累之重所勤難供也其三曰用之奢人不敷出也其四曰力之惰所作不給也其五曰前之愚當爲不爲不當爲而爲也非是五者未有致困苦者也然是五者之致之也由前二者則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由後三者則人之所可免也非天也由天而致者十之一二由人而致者十之七八君子之教人也愛之能勿勞乎聖王之治天下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皆因其奢而教之儉因其惰而教之

錄寸錄

卷四

四

勤因其愚而教之智使之免於困若卽輔相裁成之事參贊化育之功也然而小民之難化也方其奢也惰也愚也則以爲我用我法不待君子聖王之教也日用瑣屑之事本亦非他人之所能代謀及其致困苦而無告則又怨咨夫人之莫已濟也夫救人之困苦亦惟教之習儉習勤習智而已必分之以財雖天子不能贖其宗族而况士庶乎雖三代制民之產不能使次農皆爲上農况後世乎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不能使天下之物有裁而無傾亦不能培傾者而使之不覆也聖王之治天下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不能使天下有五福而無六極也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逭故聖人每有末如之何之嘆也
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之私也然亦有無所爲而爲之
人欲焉則矛盾之心是也不可解之心是也何謂矛
盾之心惡濕而居下流惡醉而強酒惡死亡而樂不
仁何謂不可解之心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
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夫不可
解之心亦有似乎矛盾然而不同者矛盾則兩心相
競不可解則一心自歧也

錄子錄

卷四

五

吾儒言過欲存理佛氏亦言過欲存理但吾儒言過欲
見得不順理處便是欲佛氏言存理見得不順欲處
便是理只如男女之欲吾儒見得妻妾外便是邪淫
邪淫欲也妻妾理也佛氏見得妻妾亦是邪淫亦欲
也必無妻妾乃理也所差在此故言克已則禮自復
者其差或至於並禮而克之

當爲而必爲不當爲而必不爲者義也必爲卽適也必
不爲卽莫也適莫卽是義義卽是適莫但適莫不論
當不當所以是死的義因其當不當所以是活的
鄉學究一知半解食芹而美便欲著書垂訓此如御蟲

吟秋山鳥呼名不自知其渺也然亦有學士大夫構
極羣書據彼拾此而於道茫乎未有當者自知道者
觀之蓋亦不啻砌蟲山鳥也故曰欲博不欲雜欲約
不欲陋

責子弟以事苟非其識之所及情之所向私之所便則
必面違矣不敢面違者必怠惰焉不敢怠惰者必依
違焉不敢依違者必苟且焉不敢苟且者必遷就焉
如是而事之成也十分無一二矣苟其識之所及情
之所向私之所便則如響應聲如影赴形十得其九
矣夫事不能皆及其識向其情便其私也故家之事

錄子錄

卷四

六

治者少而亂者多矣國之治民治兵馭吏亦然故治
日少而亂日多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故曰孫武不如
桓文桓文不如湯武皆以此也故曰善教得民心
楊升庵曰鄭元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
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
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亦然此言何其迂且
謫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於王當其
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
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

一夕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況古者人君圖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蒸嘗爲禮至繁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元之釋經往往難信如此埽竊謂升庵之言以之戒淫則可矣若疑鄭元之迂則升庵固未免於迂也夫周禮之可信決矣則女御世婦九嬪夫人后之數莫不誣矣聖王之設此多人也其皆不御而以之備員乎則宮庭之怨女亦多矣其皆御之乎非如鄭

銖寸錄

卷四

七

元之說而奚解也但所謂當夕者非必皆御如升庵之所謂一夕九合也如今各衙門值日每日一衙門其官多矣不必皆得召對也然則當者自多御者自少文不相蒙事何所害乎聖王之爲此制嬪妃之多所以廣嗣續也天子者天下之主天子之嗣續天下之治亂繫焉不可不廣也聖王爲天下計不得不廣天子之嗣續爲天子之嗣續計不得不多天子之嬪妃豈以誨淫哉且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男女構精天地之大化也但自聖人視之則以爲大倫大化其心無他也自庸人小人視之則但見爲縱欲行樂而

所謂大倫大化者不過隨而消息其中耳所食不過滿腹而池酒林肉者昏不知也所居不過容膝而瑤臺瓊室者昏不知也聖人之與庸人小人固有事同而心異者安可以小人之腹測聖人之心哉且人之淫不淫正不繫乎妾妃之多不多也文王之眾妾羣處子孫眾多而不害爲聖人紂以一姐已而亡其國文王樂而不淫紂淫而未嘗樂也樂而不淫者盡其大倫大化雖多而不爲聖人害縱欲行樂者雖一人足以殺其寤矣此則升庵恐未之知也升庵則薄宋儒而非理學者也以此言告之鮮不以爲迂矣吾聞

銖寸錄

卷四

八

佛爲國王說法忽一日謂國王曰吾見二豎子意者將生子乎國王爲之娶二女而生二子其徒漸有思效之者佛乃以鉢一鉢食之曰能食此者乃可娶妻以佛之戒淫而知生子之非淫升庵亦可無疑於聖王之制矣若夫以嗣續爲名而廣姬妾以縱欲行樂者其又未能食針而欲娶妻之僧也乎或曰寡欲多男如子之言則多欲亦多男乎曰文王百男孔子一男豈文王寡欲而孔子多欲乎亦非文王欲嗣續之廣而孔子不欲嗣續之廣也文王西伯孔子士夫位則不同矣而氤氳之氣雜揉不齊固有君子得福爲

宜得禍爲不幸小人得福爲宜得福爲幸者此豈絲
所以有舜禹而堯舜所以有朱均也豈特多不多之
不齊哉抑又思之遊牝聚麀此禽獸之不若人者也
但鳥獸孳尾必於春未聞夏秋冬皆孳尾此人之不
若禽獸者也蓋禽獸感生生之氣必於其時者但知
爲生育而已不知爲淫樂也人則幾於但知淫樂而
不知爲生育矣袁枚教人生子者學禽獸此言若無
理但用禮孟春會男女奔者不禁此亦聖王之制教
善學禽獸處夫使人如禽獸之但孳尾於春也則姦
淫之禍庶幾其少息哉蜂蟻君臣虎狼父子睢鳩夫
婦人固多禽獸不若也噫

錄寸錄 卷四 九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然欲爲善則血氣不許欲爲惡
則義理不許是此一心上受困於義理而下受困於
血氣故中人以下不學之人心不廣體不胖懊懣抑
鬱無入而自得視倫常日用猶桎梏也聖人教人入
學格物以致其知使此心豁然開朗曉然於義理是
順而有條血氣是亂而無紀於是實用其力禁止自
欺必順義理以治血氣其初亦頗費征討之力然苟
能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日積月累漸而相安則
心自廣體自胖無入而不自得雖困頓拂鬱之遭程

子所謂天來大事以理處之更有何事至此則樂亦
在其中矣
勉強二字是人鬼關勉強則成箇人不能勉強則入鬼
路世人多以勉強爲假道學而倡爲何必勉強之說
眞導人爲鬼者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
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
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此實閱歷之言千
秋之寶鑑也夫人之欲無窮而德有限衣食必卑幼
皆服其均非人人錦衣玉食不可禮節必尊長皆以

錄寸錄 卷四 十

爲備非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不能人人錦衣玉食
非富有四海之皇家不給且給之亦尙有不均也動
容周旋中禮非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聖人不能且能
之或亦以爲不備也如是則責望安能免乎乖爭安
能免乎欲免者非忍不可也不能忍欲則必棄德矣
不能棄德則必忍欲矣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出此入
彼無可中立之地也
不自克者則人爲之克責望之所以來也自矜者則人
爲之謙毀辱之所以至也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學之者其恕乎有一言而可以終

身樂之者其素乎素猶見在也

顏之推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塗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必沈溺於川淵者何哉為其旁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此數語埒有此意而未能達也

權德輿曰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麗飲有醉食有饕行有蹶其甚則可以致斃無非危幾其可如土偶水寓耶此亦警世良言

格言曰對青天而愧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夫魂也恐也盡其在已也不驚不懼聽其

錄寸錄

卷四

三

在天也此言至淺雖庸人足以知之矣而士夫一生學力不能到此地位故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蓋莠稗之熟亦可食則人必有食之者但其味不美或害人耳後世霸術如管晏刑名如申韓兵法如孫吳縱橫如儀秦皆足以籠絡一世之人其次則一技一藝一文一詩一字一畫亦足取富貴於當時傳姓字於後世皆稗之熟也不熟則雖五穀人亦棄之矣况莠稗乎今之取士鄉會墨試帖詩殿試卷白摺子有學者輒薄之然其熟亦不可及也後生小子五穀不熟

而蓬蒿此不為其必終身廢棄矣且今應試之文詩字豈真不可寓道乎吾之五穀果熟則視彼莠稗人必爭食之矣竊附於不熟之五穀而笑人已熟之莠稗非惟世莫之許吾道亦莫之許也故後生小子莫患乎不見重於時人亦不見許於君子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心性其性情其情而一身平

小學習其事大學明其理由小學以入大學則即其所習之事以明其所以然之理雖天下國家之事固多小學所未習者然由小學所習而推類以盡其餘此

錄寸錄

卷四

三

格致之功所以有本而不誤也後世禮陶樂淑之具蕩然無存方其童稚之時已不得入小學矣豪傑有志之士中道而知悔乃始用力於大學格致之功以身所未習之事而一旦心通其解非由參悟何以能入此禪學所以興而雖以有宋周程張朱之賢其始亦未嘗不假途於此也假途而知歸者四子也假途而不知歸者陸王也吾故曰小學廢而後異端興天下之大變也

大凡一箇道理定有兩頭惟聖人說得着中間包得住兩頭所以說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大賢以下說着

這頭脫却那頭說着兩頭又無可執之中硬要執中又便是子莫之中蓋堯舜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莫是惟粗惟二硬執厥中也京中俗語以人之爭執爲拍扛此言極有意蓋是各執一頭也拍扛正可對摸棱

仲子崔者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讐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決戰而殺孟厲事見史記衛端木叔者子貢之孫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之一國之人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錄寸錄

卷四

三

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事見列子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豈但決二賢之終身蓋弓冶箕裘如先見之矣男先乎女天先乎地君先乎臣此以尊求卑也尊不先求則亢亢則不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此以卑求尊也尊不先求則玩玩則瀆此是聖人見得道理當如此不如此便不合道理非有意見與人爭先後也故女先男則淫淫則男女亂地先天則否否則天地

閉臣先君則諂諂則君臣辱匪童蒙求我我求童蒙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誨諄聽藐則師道不立而善人不多此天下之所以爲危且亂也其機關只爭這些子

衛鞅能知惠王不能用我安能殺我可謂智矣其後不聽趙良之言未六月而秦孝公卒太子卽位遂有車裂之禍夫鞅知不能用我者之必不能殺我矣何以不知能用我之孝公必能殺我哉又何以不知欲殺我之太子必不用我哉何其智於前而愚於後也鞅之爲人不足論然貧賤之困人也志氣清明故中材

錄寸錄

卷四

四

或能動忍而智富貴之困人也志氣昏惰故上智不免沉溺而愚范雎蔡澤之知止固小人之黠者哉君子之事人也禮親衰則去之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此兩人者知待君子之道者也小人之事人也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故蘇秦恐張儀敗其從謀先見儀而折辱之又陰使人資之財以入秦致相位儀知之遂終蘇秦之世不敢敗從謀漢王旣降蘇布恐其嘗爲王驕縱亦先折辱之及布退見供帳皆如漢王乃大喜過望此兩人者知待小人之術者也待君子以小人之道則君子去故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待小人以君子之道則小人驕故曰法立則知恩

張楊圖先生曰養德養身初無二義試以人之一身言之自外以及內先皮膚次肌肉次筋骨次臟腑此由外至內也自粗以及精先血次氣次魂魄次情意次心次性由粗至精也夫自性以至皮膚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也一以貫之而各有所司失其平焉則各有所病故癰疥之類皮膚之病也腫毒之類肌肉之病也屈伸不利之類筋骨之病也五運六氣不時之類臟腑血氣之病也陰陽水火不交之類魂魄之病

錄寸錄

卷四

五

也七情六慾不節之類情意之病也情意過不及而不能宰心之病也昏明強弱之不齊性之病也皮膚之病可以亡性命如陳涉一呼而滅秦也皮膚以內可知矣然而性命之亡不亡天也非病之所能爲也則更非人之所能爲也若夫人之所能爲者則亦有道焉是故鍼灸之類所以治皮膚肌肉筋骨之病也餌之類所以治臟腑血氣之病也導引之類所以治血氣魂魄之病也克己所以治情意之病也復禮所以治心性之病也人事盡則天命移所謂祈天永命修養之可以引年者人定勝天也儒者之所以養

德養身無二義也夫古人之方亦多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吉以柔存齒以剛折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曰舌之柔死而齒腐齒之剛亡而尚存昔人有於朱子前誦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朱子曰何不讀後面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可見朱子之必有取乎齒矣長樂老之徒則舌之流也要之君子知柔知剛微服過宋時却言赴門而死此便不是知剛誅少正卯時却姑息養奸此便不是知柔然而孔子曰吾未見剛不曰吾未見柔曰剛近仁不曰柔近仁此可見聖人之不貴柔

錄寸錄

卷四

六

而六極之所爲終之以弱也仲尼樂處只言在其中而已顏子樂處只言不改而已此皆自然而然非有一物處可盤桓也此如久富貴人其享用服習皆非寡人子所能窺而彼殊不自覺也故氣象如此平靜周子却教二程去尋便開後人許多歧路此如暴發富驛學王侯家享用有多少生吞活剝不自然處至邵子乃云真樂攻心不奈何則如盜着朝衣而舞全不覺大家舉止矣故朱子但要人從事於博文約禮之目我輩今日且莫學尋樂先要學喫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從此苦境去得些回甘果味雖不敢問孔顏樂處却
脚踏實地直向聖域賢關裏入

師道立則善人多君道立則惡人少唐虞三代君而兼
師故善人多則惡人自少所謂舉臯陶不仁者遠舉
伊尹不仁者遠是也孔子師道立故三千七十之徒
多然不得為君故春秋之世惡人正不少也漢唐之
君剪除暴亂惡人少矣學校虛設而禮樂不興故師
道不立而善人不多此其明驗也

存誠有二一曰去偽一曰閑邪去偽則无妄之謂也閑
邪則匪正有眚之謂也蓋偽則必邪邪則必偽此固
然矣然亦有偽而非邪邪而非偽者

錄寸錄

卷四

七

少年時每忿疾於頑常覺人不可我意今覺頑之可忿
疾乃我不可人意也見俗人說俗語隨其所知而告
之因其所能而勉之亦自順適可樂告以所不知勉
以所不能又從而尤之豈不過哉挈孩童而行者自
當緩步以俟之必欲大踏步行將去則彼之顛仆也
我實不情彼何罪焉

語言道斷心行路絕是思而不學則殆處也

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然堅
白不足而終不敢自試於磨涅又何以碎礪堅白而

使之足哉是容忍不足而為之地也然則如之何曰
度其所堪者淬礪之而已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
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
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
以月當新壯之日而與天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
於不極盛不相通疏春而曠夏涸秋而際冬養微陽
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醕
也壽有長短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醕
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醕於不久故曰壽

錄寸錄

卷四

六

者醕也坊嘗謂縱欲之士以死償欲不足責矣不然
以壽與欲較人情固未有貪欲而不取壽者也然而
每不能忍者為所驅迫耳且更有說焉天下固有寡
欲而天多欲而壽者矣人以此不信斯言矣不知或
其得天之厚薄或其致病於他端安可假以自解哉

錄寸錄卷之五

羅平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為
之也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
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
曰者則亦無所不至矣此為三代以下言之也三代
以上無道之君則有矣桀紂是也未有有王道而無
天德者也堯舜禹湯文武皆本天德以為王道者也
富貴而無功名之士則有矣飛廉惡來是也未有有
功名而無道德者也皋夔伊傅周召皆本道德以為

錄寸錄

卷五

功名者也至春秋乃有霸術昆吾韋顧雖名霸而別
無術也後世謂王霸雜用亦非也既王矣安得雜霸
既霸矣所謂用王者假王耳人假不歸乃所以為霸
也霸術之興必有霸佐春秋之管晏漢之蕭曹唐之
房杜宋之韓富之類皆霸佐也有功名而無道德矣
唯孔孟欲以天德為王道而世不能用乃開師儒之
統而宋之周程張朱實接其傳有道德而無功名矣
宋儒云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此專重道統言之也百世無善治則生民之塗炭

何極乎不有霸術以持之人之類滅久矣故孟子卑
管晏而孔子許管晏卑管晏者卑其不能以天德為
王道也許管晏者許其救生民於塗炭無道德而尙
有功名也吾獨於三代之後惜七人焉董子昌黎入
天德而不優諸葛武侯以天德為王道而不優鼂錯
賈誼王安石張居正為霸佐而不優

錄寸錄

卷五

何以能寐何以能寤何以有夢何以有覺眼前事尙不
知况其他乎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武王
伐紂何等事也而曰朕夢協朕下戎商必克孔子志
欲行周公之道何等事也而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周禮有占夢詩曰大人占之而古語又曰至人無
夢何也知夢覺之道則知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則
知死生之道

明江陵張太岳發策問曰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畧法先王而足亂
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
王矣兩者互異而苟為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
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眾之所
建立不可廢也戾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

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導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埤按此語與陳同甫以秦漢唐事業比唐虞三代大意相同但同甫不得用而江陵得用故事功不同耳尊荀卑孟自以爲救時而侮先王不知後王之法之時宜民安者皆法先王而善通其意者也其戾時拂民者乃不善法先王而泥其迹者也後王之法有能出先王之範圍者乎

知及之而仁不能守者有矣未有知不及而仁能守者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擇則所守非中庸

錄寸錄

卷五

三

也賢知以過者爲中庸必以中庸爲不及愚不肖以不及者爲中庸必以中庸爲過子莫之執中胡廣之中庸守之愈堅去道愈遠由不知擇也故三達德入道之門必以舜之知爲先

子無樂乎爲君爲其言而莫予違也君非但國君家人亦有嚴君焉凡一鄉一邑之長卿大夫士足以長人者皆有君道焉但雖家之君鄉邑之君未必人人得爲之若心之天君則人人自有之而自爲之者也爲人君則以人莫予違爲樂爲天君則不知以百體從令爲樂可謂智乎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惡濕而

居下惡醉而強酒惡死亡而樂不仁是不從令而予違矣樂乎否乎誰爲之乎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則何以能巧曰規矩熟則巧然則何以能熟曰規矩習則熟故聖人教人首章便只說箇時習然則又何以能時習曰有恒則能時習故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而宋儒亦曰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說難之作何其多也吾以爲天下古今三等入耳一等庸人二等小人三等正人庸人之聽言也不問言之是非順吾意則是逆吾意則非耳小人之聽言也逆

錄寸錄

卷五

四

吾意而是者用而殺之順吾意而非者喜而鄙之正人之聽言也無意焉問言之是非耳故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庸人易事而易說也

或問疾病呻吟亦素患難行乎患難歟若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請問呻吟時自得何在曰呻吟即自得也躁急亂理怨人便是不自得服藥調理自得也求神求佛巫師搗鬼便是不自得易簣而死自得也罔之生也幸而免便是不自得

地以五行之土爲質天以五行之金爲質乾爲金清輕之氣也金屬肺華蓋水以浮地故有四遊火以明天故有七曜木之氣也

者天地之生氣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後天流行始於
帝出乎震震東方之木天地之用也妄臆及此不知
前人有言之否

論語仁而不仁如禮何章註云記者敘此於八佾雍徹
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竊疑夷狄之有君章亦
當是錯簡疑其在旅泰山之後爲季氏無君而發也
且如此則旅泰山章與問禮之本章相連不如林放
平句亦有著落不知前人有言之者否

初學時體驗克伐怨欲四字覺得心中並無此四字渾
然與聖人同體此天人不分克而不自知其克伐而

銖寸錄

卷五

五

不自知其伐怨而不自知其怨欲而不自知其欲也
久之覺心中有此四字矣然四字乃我之性情也我
不能無性情豈能無此四字哉此天人分而天不能
勝人無可奈何而不得不克不得不伐不得不怨不
得不欲也久之覺此四字爲無用矣乃我之癢疣也
我雖不能去癢疣癢疣亦不能深爲我病此明知其
不當克伐怨欲而或誤入于克伐怨欲天人知戰而
未能全勝也此皆尙未到不行焉境界也况自然無
克伐怨欲之境界豈能遽見耶

仰鑽瞻忽如有所立卓爾欲從末由此從上達處追聖

人而不知聖人之下學而上達也大哉孔子博學
無所成名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此從下學處窺
聖人而不知聖人之下學而上達也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分下學上
達觀聖人而不知聖人之下學而上達也故曰知我
者其天乎天非希聖者所知賢且不知况不賢者乎
故曰莫我知也夫

朱子之銖積寸累便是朱子之下學上達吾人之積而
銖累而寸便是吾人之下學上達此雖非人莫能知
然亦己獨知之耳脚踏實地天可階而升者以此

銖寸錄

卷五

六

學者有一大病痛聽人說出一句話便先尋他這話中
不是處矢口而斥排之若尋不着不是處則遂置之
如未聞此話者若其是處非但不肯稱贊亦不肯細
釋也舜之所以爲大智者曰隱惡揚善此不但是忠
厚之意須見得是舜智處聽人說出一句話便先尋
他話中是處極口贊揚之若尋不着是處則遂置之
與今學者正相反

君子何以能坦蕩蕩因素其位而行故無入而不自得
小人何以長戚戚因願乎其外故無入而自得

或問天下何事最樂何事最苦答曰苦處便是樂樂處

便是苦不達日但看受得一分苦尋出一分樂來行
得一分樂尋出一分苦來

蘇軾上神宗二書言新法之病民可謂痛切矣今之讀
者尙欲爲之流涕而神宗覽之曾不爲動心夫神宗
亦英銳之主也豈其仁且智皆不若今之讀蘇文者
哉是必有說矣人有病而服烏喙者或與之言烏喙
之毒痛哭而爭之彼必不聽也彼之病而服之也固
欲借烏喙之毒以攻病也彼利其毒而我害其毒豈
非淺而不聽聽而不可聽歟夫新法之病民也神
宗以爲瞑眩而將瘳病也甚矣蘇氏之淺也且夫烏

銖寸錄

卷五

七

喙豈真不可服之藥哉顧其人之能服與不能服耳
王氏之新法出於周禮周公之法也在周公則人不
敢譏在王氏則人譏之亦何足以服王氏哉然則其
病不在法也在王氏行法者之非其人也今不譏其
人而譏其法假令蘇氏立一法焉使王氏之黨行之
其蠹國病民有以愈於新法乎蘇氏之說必窮矣青
苗均輸之法猶井田也使神宗行井田之法其授田
歸田之際官吏之病民當不異於青苗均輸然而周
公之世周公之人而行青苗均輸豈有弊哉神宗之
世當變法之時也能變法之人則司馬光程顥輩是

誠周公之人也使神宗用之而與之講求新法其必
有可行者矣奚以知其然也邵氏之言曰吾輩寬一
分則百姓受一分之福以此見王氏之法君子行之
亦自宜民矣且夫烏獲舉千鈞之器以禦敵當者破
觸者靡未嘗非利器也使童子舉之則先有踏壓之
患不尤童子而尤千鈞之非利器過矣王氏之案當
以三說定之一則程子之肯爲條例使也未嘗不謂
法之當變也及王氏任小人而後程子諫而去之一
則司馬氏謂人言安石奸則過矣但不曉事又執拗
耳一則曰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三說者可謂公

銖寸錄

卷五

八

而恕矣不然後世之鑒安石而以不變法誤國者又
豈少哉是宜服烏喙而誤服甘草者也甘草之誤而
毒人有以愈於烏喙乎是亦不可不知也故孔子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卽繼之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後世祖述此意而約言之曰有治
人無治法嗚乎盡之矣

老而愈辣性使然也七入爲縞習使然也
色厲而內荏其病在內荏不在色厲內荏則其厲也色
莊而已不然子温而厲又曰聽其言也厲色未嘗不
欲厲也

蘇子曰凡有血氣皆有好勝之心此言誠然好勝則必爭爭則必有勝有不勝物則決於爪牙之利而已人則不然上焉者爭之於理理出於天天之所助者順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合乎理則合乎天合乎天則天助之而不違人安得勝之乎次焉者爭之於勢勢者人之所歸也人歸之則人亦莫之能勝矣下焉者爭之以機械變詐有時而奪理與勢然至於情見勢絀則窮矣故訟則終凶

凡人性情柔懦姑息者必自負其仁剛果激烈者必自負其義彼方自負其仁而吾責之以不義方自負其

錄寸錄

卷五

九

義而吾責之以不仁必不入矣故學問之道治其性情而已欲治性情者矯其偏而已夫自負其仁義者豈無近仁近義之事必並此而矯去之乃可以得中求之退以進為中半進則非中由之兼人以退為中半退則非中今不知以矯為中而欲以一蹴以幾於中是子莫胡廣之中也

我這裏但勿忘他便不能不長何必助也

山有虎狼不能盡雉免世有亂民不能盡善良天之所存誰能亡之然使無虎狼則雉免之全者多矣天生虎狼雉免之災也無亂民則善良之全者眾矣天生

亂民善良之災也天之所亡誰能存之驅虎狼以全雉免者非人之力量不能也雉免仰人以生者也而能驅虎狼者即可以獵雉免鋤亂民以安善良者非官之力不能也人仰官以生者而能鋤亂民者即可以慮善良雉免不能仰人以生況欲引狼驅虎以求生乎善良不能仰官以生況欲引亂民驅亂民以求生乎雉免逃虎狼而更逃人存者寡矣善良逃亂民而更逃官雖有存者不亦苦乎然而為雉免謀舍逃無術也抗虎狼而拒人則死更速矣為善良謀亦舍逃無術也拒亂民而抗官死亦速矣

錄寸錄

卷五

十

三代以上聖賢先博後約三代以下聖賢先約後博所以然者三代之文皆其日用之事師友之教特患不習耳習則博矣博而返諸約者由小學以入大學既習其事而明其理也三代後日用之事皆庸惡陋劣師友之教皆記誦詞章入耳出口而不知其切於身豪傑有志之士中道而知悔必先卓然有見其切於身心者而後能歸而求之六經故程子曰古之學者皆有傳授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精義皆栽培之意此先入大學而後補小學

者也後世之博而不約者俗儒記誦詞章是也約而不博者異端虛無寂滅是也然俗儒並不可謂博蓋其所記誦入耳出口而不知其切於身也三代之博則身習其事矣異端並不可謂約蓋約者明其理也異端先不明理更安有約三代之異端尙是博而不約者今之佛乃約而不博而自成其爲不明理之約三代無是也所以無是者三代之人皆嘗入小學矣豈能以空虛寂滅欺之哉

錄一錄 卷五

危道心惟微

君子有時以不比得禍小人亦有時以不周得禍小人有時以比免禍君子亦有時以周免禍然則得禍免禍非盡周比之故也幸與不幸而已君子則適成其爲君子小人則適成其爲小人
聖人但說箇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終竟不說出養之之法可知是無法也然註聖人之書亦仍言難養而已則何用註爲哉故必補出箇莊以泄之慈以音之蓋天下不能廢女子小人而不養也於萬不得已之中籌一法焉雖不能無過亦庶幾寡過焉耳譬如

不治之症不能坐視只有斟酌一方且服藥耳然註中則無二者之患矣請意似傷直截若果無患則聖人不言難養矣我方莊泄而彼卽以爲遠而怨矣我方慈畜而彼卽以爲近而不遜矣女子小人情狀何所不有安在卽無此患也賢人之言所以不如聖人之圓足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必言絕無則反不如言鮮之理長矣

錄一錄 卷五

三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悔過便要遷善神乃佑之且過亦有不可悔者如叛逆必誅亦可聽其悔過乎佛氏之懺悔罪惡滔天但悔卽無則試語人曰我殺汝而悔過人其聽之乎且今日屠狗明日懺悔可也今日懺悔明日仍屠狗可乎是誤以悔過爲遷善而不知悔過之後仍須遷善也此佛氏之所以爲不見理也
誹謗者族秦法之無道也聖人設誹謗之木且招而聽之矣然而舜賢說說震驚何也誹謗而是者招而聽之可也其非者則譏說也諺之可也未世人心澆漓有效陽明設櫃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者而櫃中所得皆侮慢戲謔之語變白爲黑之言其可信乎然後知有聖人之德而誹謗之木乃可設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放於義而行亦多怨何也已義則先
必惡人之不義固取怨之道即不必惡人也已義則
形人之不義已足取怨矣故清者之量唯不念舊惡
怨乃希耳不能無怨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厚者
義也薄責於人則不致放於義而行矣遠怨之道如
是非見義不爲也
過人之喜而賞宜速領過則悔矣遇人之怒而罰宜稍
避遲則輕矣此揣摩世故之言也君子之喜怒一以
理人豈能避就哉

錄寸錄

卷五

三

經綸天下之大經經者其緒而分之論者比其類而
合之也天地之緒無窮唯聖人爲能理而分之比而
合之自聖人沒後世之人但能觸其緒而披之耳戰
國時人是披著些情緒今看一部國策縱橫捭闔可
謂極人情之變即莊列申韓著書立說亦但極人情
之變而已其後便結成暴秦一團亂緒漢儒是披著
些語言之緒如鄭孔輩著書尋章摘句條分縷析專
門名家六朝人是披著些詞章之緒遂織成多少綺
麗之文宋儒是披著理緒遂有語錄諸書說出千條
萬端唯朱子爲能理而分之比而合之可謂至誠矣

但天地之緒無窮愈關愈新但要有精心果力能
而披之耳佛老却是披著些沒頭腦的性緒但其披
之皆情故彌近理而大亂真若夫俗儒記誦詞章則
但理前人之緒餘而已其何能披

鼠耗而畜猫未嘗無養猫之耗曰以防鼠不得已也鼠
去而鼠至矣故鼠常逸而耗人人常勞而不免於耗
自古中國之疲於吏舞文而立法也類如此矣
守也卿相之防於胥吏舞文而立法也類如此矣
以理養神則儒者之事可爲也以神御氣則二氏之事

錄寸錄

卷五

四

可爲也以氣御精則百家家技之事可爲也所惡於
二氏百家者爲其無理也無理則有反道敗德之憂
然儒而無成則不始二氏百家之成苟爲不熟不如
黃稗也儒而成則豈二氏百家所能敵哉天下莫尊
於理莫先於理神與氣精皆後起者也惡能出理之
範圍哉
身繫家國之安危事關君父之得失理爭毫忽之是非
機決頃刻之嘖笑而能處之泰然適如其分者君子
人與君子人也
二程遺書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

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也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堉竊嘗疑正名聖人自有妙用子路尚不知故曰奚其正言何如而能正也命公子郢而立之此自是宋儒作用聖人未必如此且使公子郢必不立聖人又將何以正名乎亦必有所以處之矣要之聖人不

銖寸錄

卷五

五

言非後人所能臆度也

上智不言命以義為命下愚不知命以利為命中人回惑於命以回惑為命

阱陷人人之所懼也盲者之懼阱陷甚於有目之人彼真無所見也則以平地為阱陷而懼其所不當懼必至以阱陷為平地而不懼其所當懼矣有目之人平地自是平地阱陷自是阱陷何憂何惑何懼乎然則無疑天下之多阱陷也求吾目之明而已

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然而休否之吉豈儉德乎傾否之喜豈避難乎既曰大人可榮以

祿者也可見一卦之中象之與爻義各有取同處否時今之與昔此之與彼豈得皆同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漢文帝說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是覺得高論必不可行於今所以要王霸雜用儒者嗤之是矣然新室周官新法青苗高論固真不可行於今也豈但已哉漢武之事告漢文則已不可行矣即聖人亦必不以告顏淵為邦者告哀公也然告哀公者亦是文武之政但愚必明柔必強而已必不曰圖王不成且圖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是樊遲之克己復

銖寸錄

卷五

六

禮但唯聖人能指得出此路頭孟子所以思親炙也原來俗所謂開脾氣者即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改換脾氣便是變化氣質便是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當初只是箇健與順而已何嘗有五常來健又順順又健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健極則智天一生水也順極則禮地二生火也健而順則仁天三生木也順而健則義地四生金也四者真實無妄而土在其中矣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故不健則愚而不智不順則暴而無禮健而不順則過於義而為慘

酷順而不健則過於仁而爲姑息四者皆無則爲詐
僞而不信矣故朱子曰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言五常不可脫去健順
者性固天命也

思無邪但於事上辨邪正而制心勿思則已晚矣須先
於思上知邪正則不至誤用其心大凡愈思而愈妙
者精義入神也愈思而愈真者曲能有誠也愈思而
愈惑者三則私意起也愈思而愈拙者作僞心勞也
或問天下何事最樂曰克己最樂曰古不云爲善最樂
乎公必易之以克己何也曰爲善而不能克己者有

銖寸錄

卷五

七

矣未有克己而不爲善者且人之所以不樂者以有
己之私累之也今能去其不樂者則樂亦在其中矣
或問天下何事最樂曰勤儉最樂曰吾聞勤苦苦儉矣
未聞其樂也曰勤則不置儉則無不足不亦樂乎不
勤不儉身名將陷知苦所由則樂自見
時勢所不能行之事寤寐中不枉自經營閒靜所自養
之心喧闐中仍依樣發現此謂內外一

錄寸錄卷之六

羅平寶瑋蘭泉

智者以誠為智愚者以詐為智

有友言佛法無邊垺云佛法無邊所以無中不達曰佛將眼前許多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盡皆遺棄邊則無矣中亦未之有也儒者却道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此句便中邊俱徹凡驚包羅者必有遺棄無遺棄者始無不包羅也

怒者東方木之生氣也生氣至而不得遂則怒故曰萬物怒生天地之怒雷霆是也乾之健一索而為震震

錄寸錄

卷六

者健之始達者也故曰雷出地奮因奮而欲出故為雷也故曰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為雷霆天而不怒則為災故春秋書無雷因生氣之不達也人而魯之所以亡也故文武皆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家人嗃嗃雖悔厲而終吉婦子嘻嘻則終吝矣中庸言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樂之中節為和人所知也怒哀中節之為和人所未易知也不怒不哀之為不和則更未易知也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言威非由怒也非不怒也不遷怒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

雷霆風雨即天之聲臭有聲臭而上天之載乃有用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而政刑兵農禮樂即朝廷之聲色也有聲色而明德乃有用但用怒最難故在物不在我惟聖賢能之雖然喜樂之中節亦豈易哉但人于怒哀則覺之耳

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如此之人意豈有不誠心豈有不正身豈有不修家國天下之事何所處而不當哉若然則下數章皆為贅語全可抹殺矣然不至於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又安可謂物格而知之至哉物格而知之

錄寸錄

卷六

至原是於身心意家國天下之物無不格而所當知者無不至也然使聖人言之必是包得下數章在內而又留得下數章在外如誠意章說到心廣體胖矣然於心下一廣字不害其為未正也此便見聖人之言未易及處而朱子補傳所以屢易其稿也誠意章傳下說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便是欲留下章在外然明非已有又豈可謂全體大用無不明乎兩無不字語似傷快然非著無不字則又不能包下數章矣若使聖人補此不知當如何着語致廣大極高明是以養其體言之不以一毫私意自蔽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是言去其病去其病所以養其體也心體本自廣大高明但為私意蔽私欲累故須致而極之耳

見禍而不避者愚見禍而避者亦愚見福而喜者愚見福而自謂不喜者亦愚見禍福而思所以處之者智賞過優則不知畏罰罰太嚴則不敢希賞不知畏罰則過優之賞不足以勸不敢希賞則太嚴之罰不足以懲故信賞必罰不足以圖霸而王者之政必曰民協于中

作詩文者必多讀書然至下筆時却不可先有一字在
錄寸錄 卷六 三

胸若排遣不開則成堆砌矣辦天下事者必多讀書多讀律然至下手時亦不先有一字在胸若排遣不開則成幕吏矣若是者何也曰道集虛

磨鏡者但明其光耳未有肖物於鏡中而以為照者也天下之物可勝肖哉盡心者但知其性耳未有肖事於心中而以為覺者也天下之事可勝肖哉

清任和亦君子中庸也不可道是賢智之過但其不能時中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也故既曰君子中庸又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朱註意亦如此故下而又能三字

孟子不說箇孔子聖之中者也又不說箇孔子聖之成者也蓋如此說則清任和豈不中不成者哉語便有病清任和只是不時耳故對清任和須下箇時字堯舜授受只一中字孔子子思恐說不盡又添箇庸字仲尼曰章又恐中庸字說不盡却添箇時字道理真恁難說孟子說孔子却從中庸得箇時字來說張子作西銘得孟子帥字塞字來說程子言中庸非聖人不能作只看天地地位焉一位字非聖人不能下此字

火藏於石剖石而求火無有也謂火在石不可也敲之則火出謂火不在石亦不可也演連珠云神藏於形雖近則密火之藏石不亦密乎察火於石而不敢妄敲察神於形而不敢妄動

錄寸錄 卷六 四

難 求放心者收浮泛不能收之心易解固結不可解之心

天下無所謂利害只有箇是非而已是便利非便害天下無所謂是非只有箇誠偽而已誠便是偽便非凡非者推其極皆偽也故中庸說至誠便是至聖

參苓與烏喙等也君子與小人等也用而當則皆見功用而不當則皆見過故泰非有君子而無小人否非有小人而無君子所爭者內外而已

北人有埋雞子於糠中而生雛者此與火烘唐花何異然則揠苗亦可助之長也蓋溫煖便是陽氣陽氣便能生物雖人而為造化因之矣造化亦是許多氣聚到那處此可想作善降祥人定勝天之理然糠中之雛生而不死火烘之花榮而即枯此又助長不助長之異也

小人不居易故行險不俟命故微幸然至險無可行幸無可微時亦未嘗不俟命也故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然則小人非自作孽不可追乎曰孟子不謂桎梏死者非命而曰非正命蓋莫非命也則自作孽亦命

銖寸錄

卷六

五

也盜跖之壽豈能祈天永命乎比干之剖豈桎梏非正命乎此當以氣數之命論則小人命薄故自作孽雖壽亦孽也君子命厚故盡其道而死雖剖心亦順受其正也韓子曰君子得福為宜得禍為不幸小人得福為幸得禍為宜大抵君子只有不幸無所謂幸小人只有幸無所謂不幸

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老子曰專氣致柔此可以知君子小人之別矣

天有五星木火土金水地有五岳東南中西北人有五

臟肝心脾肺腎肝為木星東岳也心為火星南岳也脾為土星中岳也肺為金星西岳也腎為水星北岳也此人之所以備天地之氣而參為三才也以五德言之肝仁心禮脾信肺義腎智以五味言之肝酸心苦脾甘肺辛腎鹹以四時言之肝春心夏脾四季肺秋腎冬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故水火後天主事而人身之心腎於五臟為最重也水火不交則百病生矣然生水者金也生火者木也是金木者又水火之先天也故養生家有火龍水虎之喻蓋東方木青龍也龍從火裏出是火源於木也西方金白虎也虎向水

銖寸錄

卷六

六

中生水返於金也順則生人生物木生火金生水也逆則成佛成仙火返木水返金也故朱子云但恐逆天理偷生非所安養生而欲長生者未有不逆天者也逆天者天厭之故修煉者必有劫焉譬如一家之中有布帛菽粟金銀財寶皆父母之所有而公一家之用者也有一智巧之子必欲竊其鑰而盜其庫藏以私之焉此不肖之子必為父母所惡矣儒者之以祈天永命歛福錫齡則賢肖而父母賜之者如若夫鑿七竅縱六欲以戕生者則父母賜之而不能儉用以足財者也亦不肖子也故鄉黨一篇乃養生之

中庸也或問程子養生乎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爲
深恥此折中之論也

王何必曰利益王之所謂利者皆害也弑奪之禍立至
何利之有真利必仁義也故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或言孟子不言利不知孟子乃善言
利者也易曰利者義之和蓋義或有不和利者利未有
不義者不義之利乃害也不可謂之利耳且如君子
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便是利反中庸便是害小人
所以肯反中庸者不是肯避利就害只爲認害爲利
耳故曰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錄寸錄

卷六

七

中則見盈則食平必陂往必復天道也不昃不食不陂
不復所謂中興也乃人定勝天先天而天弗違者也
唯聖人能之故萬古之中興者唯舜禹二人而已殷
之高宗周之宣王小補也漢之光武再造也蓋一朝
法令至於中葉則奄奄不振非大力莫能舉之變法
必亡宋之神宗是也不變亦必亡漢唐李唐世皆是也
然則如何其可曰國祚方長而君有祈天永命之學
太平無事而臣有勘定禍亂之才
以仁存心以義制事仁只存諸心臨事則以義制之義
之宜處便是仁仁之發處便是義若以義存心便恐

入於慄刻以仁制事便恐流於姑息故告子言義外
便是有見於其制事處不知制於外者皆由於中也
語類言羞惡之心是指不義而言義之在心畢竟如
何朱子曰只是箇剖決的意思夫此剖決之意而時
存諸心豈不入於慄刻此温和之意而時形於事豈
不流爲姑息子温而厲温便是仁厲便是義要緊在
一而字便是仁義交相爲用處

知能掌之美於魚而必取之利心也知義之重於生而
必取之亦利心也故曰知者利仁又曰利者義之和
也真利處便是義不義處便是害真知利害便是智

錄寸錄

卷六

八

若舍義取生心亡形存此一等人是不智舍義而終
不得生防險空裂此一等人是不智舍生而並未合
義自經溝瀆此一等人亦是不智故天下真智者必
爲君子真不智者必爲小人故中庸入門三達德首
之以大智大學入門八條目首之以格物致知
有中真無便是虛無中真有便是靈言有無是於氣中
求氣言虛靈則於氣上見理
耐煩聽淺話慎密對深交

老氏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便是弄乖藏奸自私自利處
專俟他人發出他從而享其利避其害不但俟人發

出並且俟天發出他總占得便宜也聖人不然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便有箇先天的道理所謂以前民用
便有箇前民的道理如禹稷之治水教稼孔子之知
其不可而爲蓋皆先天前民犯老氏福先禍始之戒
者也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敢於果者卽老氏之流
也老氏之流蓋有周公之才之美而吝者也

氣不虛則不能周流萬變理不實則不能主宰萬彙實
者不入於虛則不周流而成死物俗儒記誦詞章之
學所以功倍小學而無用也虛者不含夫實則無主
宰而成亂物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所以高過大學而

錄寸錄

卷六

九

無實也

人無論智愚自有生以後無一刻而不習也非習於善
則習於惡不獨人然物亦皆然故曰鷹乃學習豈獨
鷹也物必有習凡其所悅能經鳥伸龜運鼻息鹿通
尾閭狐鼠之屬亦致千歲皆習而能也聖人只是教
人將一切習心用在理上此之謂學

謝靈運詩理來情無存此語有味人之胸中欲動則情
勝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蓋心中之理來則情無存
矣所謂性其情也

知天命精微之極矣聖人五十已能之耳順則不過於

行習之地聲入心通然必知命之後乃能之從心所
欲不踰矩又不過行之而著習之而察由之而知其
道耳斯爲聖人之極功矣可見日用至淺處乃是學
問至深處故動容周旋中禮爲德之至而取之左右
逢其原者乃深造者也此之謂中而庸三氏之虛無
寂滅神通元妙自以爲精矣而實乃粗陋之極

徐原一墓祭論曰禮經無墓祭之文故先儒云古不墓
祭墓祭自東漢明帝始然經雖無明文而傳記間有
其事如武王將東觀兵上祭于畢則周初有行之者
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則春秋

錄寸錄

卷六

十

未有行之者矣孟子云東郭墮間之祭則戰國時有
行之者矣張良子孫上先冢并祠黃石則西漢初有
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以
每歲正月行之垂爲永制則自明帝始耳原夫古之
所以不墓祭者人之死也骨肉歸於土而魂氣無不
之魂依於主魄藏於壙魂有靈而魄無知故聖人祭
魂於廟不祭魄於墓非祭於幽明死生與鬼神之情
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竊嘗謂古人智而今人愚書
言絕地天通古人可通天地故郊焉而天神格實有
天神來格知鬼神之情狀廟焉而人鬼享實有人鬼

來享今以格天神享人鬼之寶事付之巫覡僧道而所謂祭祀者虛舉其文焉耳卽巫覡僧道亦虛舉其文焉耳嗟乎爲後世之天神人鬼蓋絕不得與人相通矣其有淫祠邪鬼偶著靈異者則眾共奇之而不言者又將著無鬼論焉無惑乎天札疫厲之氣盈於宇宙而干戈擾攘時聞鬼哭於沙場也二氏乘今人之愚而不知鬼神之情狀也乃創爲天堂地獄之說超度幽冥之舉世人既崇信矣安知鬼神不亦崇信之耶朱子曰公等佞佛鬼亦公輩然則今人祭奠鬼安得不享於墓耶故墓祭不可廢也

錄寸錄

卷六

十一

大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元之又元眾妙之門佛經云甚深法界不二法門此數語最分明吾儒所見是理之精處二氏所見是氣之靈處若論氣之靈處亦原從理出但二氏所差便以氣之靈處遂爲理之精處耳認氣作理故以虛無寂滅爲教虛無寂滅卽氣也此所以彌近理而大亂真也若俗儒記誦詞章之學不但理之精處未能見到並氣之靈處亦未見到故朱子曰只有二氏還覩見些莫怪他稱佛作祖

牛皆平與弟書云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

一人而尤人豈是我懲一而恕九也此言最足針砭近世士夫之病近世士夫大抵以爲輕處一人而此人德我卽輕刑十人而十人亦不怨我是我常爲好先生也此好好先生罪浮於酷吏矣以其養癰貽患縱一人而所傷者不止九人也酷吏子孫有爲三公者以其重處一人而所恕不止九人也易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夫使小人受其福者酷吏之陰德也但所重處之一人須實有罪者耳

錄寸錄

卷六

三

皆玩之又何濟焉邱瓊山以秦檜爲有再造於宋是宋之功臣矣以檜爲功臣安得不以武穆爲宋之罪人然而瓊山不敢言者是非之公不可沒也庸人好爲新論則人嗤之矣儒者好爲新論則後世得藉口焉瓊山不能爲萬世開太平而忍爲萬世啟戎幣不已必至輿櫬之端乎明末之撫流寇若使瓊山論之必以爲有再造於明也而竟何如哉瓊山此言亦可謂萬世之罪人矣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何其廣也春秋內夏外夷尊周
攘楚又何嚴也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何其一也禮記曰修其禮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
其宜又何寬也且夫服牛乘馬聖人所以盡物性也
服馬乘牛則拂物之性聖人不能况服虎乘豹乎驅
虎豹而遠之聖人非惡虎豹而喜馬牛虎豹宜深山
馬牛宜鄉里所謂並育而不相害也莫不尊親而內
夏外夷同文同倫而又不易其俗不易其宜所謂並
行不悖也

禍不可以智力免也智力之所能免者非禍也漢高之
錄寸錄

卷六

三

英武五載而成帝業方其會鴻門走樂陽瀕死而獲
生天授之矣誅秦滅項履萬乘之尊羣策羣力拱而
衛之宜若無禍之可攝者然而貫高之謀未兆也柏
人迫於人莫須有之言也心動而倖免豈非天哉冒
頓之羸弱已形也婁敬之指陳已宣也高帝非不明
之主也拒諫而深入三十萬有七日之厄豈非天哉
由此言之博浪之錐副車荆軻之劍繞柱禍發於旋
踵而竟無恙武氏已在宮中檢點既居殿前患弭於
反掌而不能行豈非天哉故易泰之九三曰无平不
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雖聖人

不能使平者不陂往者不復也唯艱難以守其正而
已雖守其正僅可无咎而已如是即為有福所謂自
求多福也非人皆陂而我獨平人皆復而我獨往也
情者性之動性無不善情亦無不善其情之惡者乃用
之不當其位也怡色柔聲事親之仁也用之事君則
容悅之臣而為不義犯顏敢諫事君之義也用之事
親則忤逆之子而為不仁敢於殺人大不仁也誅元
兇則義竊人所為大不義也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厭
故喜新即乾健之德而動於欲也正用之則自強不
息蹈常習故即坤順之德而動於欲也正用之則利

錄寸錄

卷六

四

永貞推此以求情亦豈有不善哉故程子曰盜賊亦
有禮樂而大易三百八十四爻所以當位則吉不當
位則凶也故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勿者禁止之詞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此機握定
於情之動而使之各當其位則無不善矣故大學誠
意但勿自欺中庸致利但後而中節非揀去一種惡
情別有一種善情發出來也

天下之理一正一反健便是不順的意思順便是健
的意思用而當則相反皆以相成不當則相成皆以
相反八卦之奇偶五行之生剋皆是物也而吉凶善

惡由此起矣

污潑潑是一片天機天機卽健也故曰天行健人得健
順之理以生故朱子曰心是天機活物氣拘欲蔽則
滯而不健故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濇自強不
息則健健則自然活潑潑何以能自強曰莊敬日強
何以能不息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至誠則無息矣
然莊子却以自強不息爲助長故曰勞神明以爲一
而不知其同也告子又以助長爲自強不息故曰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要自強
也此處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錄寸錄

卷六

三

當初只是箇當然之理先天對待者是也既有此對待
不能不流行而自然之氣生焉自然者既生則當然
者寓於其中矣理乘氣而發自然而莫不當然當然
而合乎自然是謂中節之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矣
然氣強理弱則理不勝氣者有之自然者不必皆當
然天地之辰氣靈靈人事之乖忤拂逆由此起也所
貴乎學者盡其當然以合乎自然而已孔子之從心
所欲不踰矩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從自然上
撥正使之當然此生安之資也程子言既得後須放
開不然却只是守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資之深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從當然處造至自然學利之
資也張子之學箇恭而安不成董子之勉強學問司
馬溫公之用心守一中字此則當然處必不自然自
然處定不當然困勉之資也從事於斯孜孜不已雖
終身困勉不害其爲聖人之徒若佛老之清淨寂滅
吾人之清談放蕩乃任其自然而不求合乎當然養
生家之修煉採補乃不知所謂當然而欲矯揉其自
然俗儒之記誦詞章又不知有自然而但摹擬其當
然吁去道遠矣

錄寸錄

卷六

六

閑邪存其誠不曰閑邪存其正又不曰閑僞存其誠蓋
邪未有不僞而正或有不誠也

心屬火火曰外光神以知來也腎屬水金水內光智以
藏往也火水未濟則所知者不藏而所藏者不知故
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管輅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

或問君子固窮朱註以固守其窮爲亦通則其義似不
若固有窮時之爲長何也曰然素患難便要行不成
只是固守且如朝不食夕不食則周之可受不成便
飢餓死然呼蹴則亦不可受也此處有精義之學在

不但固守而已須知孔子伐木削迹厄陳畏匡時有
多少事在不但固守

鬻在閩中聞土人言食品中有海蜆皮卽水母也海船
初鈎取出水味極鹹以鹽醃之則淡今在川中聞王
硯汀制府言火井之火以猪尿胞盛之可致千里外
以手捫胞外冰冷刺胞一孔以竹管插入引胞中氣
出以火燃之則明胞中氣盡則滅聞此二說乃悟陰
陽之相得不但磁鍼珀芥而已醫之用藥養生家之
導引不可不知此理

全軀保妻子小人也無故而不全軀不保妻子豈非凶
錄寸錄 卷六 七

人哉至不可全不可保時而以不全全之以不保保
之者智以成仁也全之而全保之而保者禮以成仁
也不保不全而爲忠爲孝以保全其性者義以成仁
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義禮智皆所以成之也若不
義不智無禮而但欲保全者終未有能保全者也三
德已失而仁不能守也此小人之愚也

黃忠端奏疏引古語云溢喜之言過於仁溢怒之言更
於義更字最妙蓋精義者入神義無所謂過也義者
事之宜事有過於宜者哉但以非宜爲宜以宜於此
者爲宜於彼乃所謂更耳古人用字之妙由其義之

精也乃知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言未當仁固不可過
也義則無所謂過也

干羽格苗亦力足制其死命也觀禹之言濟濟有眾曰
班師振旅則軍容之盛可知益之贊曰滿招損謙受
益軍不足當有苗則何滿何謙之有然則三旬逆命
何也曰彼蓋欲螳臂當車耳聖人之視天下正唯彼
不能勝我乃憐而宥之犬吠主人斂之而已力足制
其死命也豺狼逐人必操兵以捕之力不足制其死
命也不必示武而但以文德卽可格苗則舜之命徂
征爲失言矣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謂我不足制其死

錄寸錄 卷六 六

命也故誓師以臨之濟濟有眾足以制其死命也苟
卽加誅焉所謂滿招損也故彼不知而逆命乃憐而
宥之苗之所以格者知其力不能勝而聖人不忍加
誅也非誓師臨之則必無七旬來格之事此舜之所
以命徂征也武功文德豈可偏廢哉

大學言家國天下之治亂係於一人之好惡而已好惡
之得失公私而已君之於臣上官之於寮屬父兄之
於子弟奴僕未有肯顯行其好惡之私者也顯行之
則人得糾而正之矣陰喜而陽怒之陽喜而陰怒之
則受者不從所令從所好矣此非人所能糾而國家

天下之所由以治亂也

人只一心事有萬變操一心以御萬變是以能盡變化之道逐萬變以遂一心是以慎慎往來朋從爾思

萬鐘弗顧千駟弗視可謂義矣又必極之於一芥不取與如是而義乃精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固有能輕千駟萬鐘而不能審一芥者矣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必入神乃可以致用不然則踈脫者多矣如君子周急不繼富又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人周我可受免死矣我周人亦必令其可受也非急則不可周非

錄寸錄

卷六

九

免死則不可受周其義一也推而言之仕而受祿行而受贖聞戒受餽皆周之受周之義所推非仕非行非聞戒則不可以貨取雖急且免死亦不可受呼蹴也然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必謂取之於民猶禦也則充類至義之盡亦不必矣此皆精義之學也故曰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放溢為非則受貨取受呼蹴之類也固有窮時則周之亦安得不受素患難行乎患難不受則餓死矣餓死而合於義則從夷齊地下可也孔顏無餓死之義則疏食飲水簞食瓢飲亦安得不求免死哉所謂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傷勇即傷義也生亦我所欲若

欲生亦義也可以取生則取生為義不可以取生則舍生為義耳今之士夫其貪者則以受呼蹴貨取為周之可受其廉者又以周之可受為呼蹴貨取夫貪者無論矣廉而不受則必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其能乎終必至於累人累已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守小節而昧大義矣吁其難哉中庸不可能也孔子告顏淵曰克己我戰則克之克也告樊遲曰攻其惡造攻自鳴條之攻也然有攻而後有克遲未嘗不可以為回有克亦必有攻回未嘗不可以為遲聖人

錄寸錄

卷六

十

之言所以徹上徹下也力之相細人所共見也非力之相細人所不見也巧之相細則無力神之相細則無巧智之相細則無神才之相細則無智德之相細則無才所謂德細才者兼才之德也非無才之德也無才之德其必細於才矣程子曰雖孔子在今日豈能不應科舉何以知孔子必應科舉曰鄉舉里選古無周流外國者也春秋之時孔子欲不周流得乎孔子處春秋之世而不能不周流則處今日而不能不應科舉其義一也身所處之世如身所處之時夏葛冬裘人人皆然聖人何獨不

然豈以夏裘冬葛乃爲聖人耶夏裘冬葛者生今反古者也

錄寸錄

卷六

五

錄寸錄卷之七

羅平寶所撰

怯懦者以持重自文持重者以怯懦誤敵此由於人者也
也譽怯懦者曰持重毀持重者曰怯懦此由於人者也
也持重而敗不得不悔其怯懦怯懦而成不得不謂
之持重此由於天者也事之相類德之相似已與人
與天之變化無方故事前之知人不易事後之論人
亦類

莊子曰汝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子孫非汝有天地
之委蛻也此誠然矣然爲此語者何意乎將曉人之
錄寸錄 卷七

迷而使之懲忿望慾乎抑皆欲汝有之而不可得也
夫皆欲有之而不可得則必竊天地之委和委蛻而
據之矣此自私自利之一念而仙佛作用之根也儒
者則不然天地之委和即吾之委和也故天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天地之委蛻即吾人之委蛻也故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

天之穿之日夜無間聖人設一矩在此令他穿從矩中
過

子胥之與季札李泌之與陸贄皆兩傑後先而不聞其
相得佛氏言火因緣之說信乎或亦其事不無失傳

者也

天下之人雖多要其歸三人而已曰吉人曰凶人曰庸
人吉人爲善唯曰不足凶人爲不善亦唯曰不足庸
人不爲善亦不爲不善但覺日之有餘故有消遺焉
天下之有消遺者皆庸人也

理順而已氣則有逆焉順理之氣順也違理之氣逆也
學者以理御氣順者順之逆者制之制之亦逆之也
相逆相戰分勝負焉故曰克

程子曰天來大事以理處之更有何事或疑程子何言
之易也程子有此理以處之學者無此理何以處之
錄寸錄 卷七

哉今思之不然程子有程子處之之理學者有學者
處之之理憂疑惶惑則終歸於胡亂處之而已豈能
竟不處之哉才猶財也富家婚娶千萬金始辦者貧
家十金八金或稱貸而亦辦矣知此則臨事可以決
雖然財則安貧可也才則不可不學也故諸葛武侯
曰才須學也精義入神以致用格物致知以誠意君
子之所以唯曰不足也此則所以有程子之理者也
其中有物不恍不惚是謂物則其中有精不鈞不冥是
謂精一

有才之人奮其私智猶虎狼之爪牙也然上有使貪使

詐之人則其爪牙皆禮義之甲冑忠信之干櫓也故曰邾父王之爪牙無才之人猶犬馬也無事之日折筮捶之易易耳有事則竭其力不足禦虎狼奮其私智亦能蹄齧主人也能化虎狼者何有於犬馬見虎

狼而畏者犬馬得易而侮之矣

莊子曰哀莫大乎心死而身死次之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三者之同意相近也然白莊子言之憤世嫉俗語甚激切其流之弊遂入於佛之不生不滅矣自孟子言

錄寸錄

卷七

三

之得其正矣然計較於取舍之間是智者利仁也不善體者有時計利而忘義矣孔子之言雖若寬緩而必無流弊此其所以不可企及也故意之相近者詞氣之不同而懸絕遂若此程子所以欲學者見得聖人氣象蓋氣象之所關不小也

盜賊而能爲君子之行智必出君子之上君子而忍爲盜賊之行智必出盜賊之下

窮理致知便如在地心上編查保甲好爲自無所容一善念之起則擴充之一惡念之起則禁止之此便是誠意所謂切勿欺者如編查實力行之不許容奸細

也

孟明再敗而秦穆用之書錄其悔過馬謖一敗而孔明斬之史美其執法孟明可用而馬謖不可用也孔明亦悔過也

馬之泛駕也豈獨不利於人哉車傾而壓則馬在其下矣然與馬而言泛駕之不利其能聽乎轡脚足以制其死命則彼不敢泛駕人與之俱有利焉而又芻秣以養之則馬之聽命於人也非但感芻秣之恩也彼欲避而不能逃於脚轡也聖王之不廢政刑也所以御小人也其於四夷也必羈而縻之豈得已哉轡脚

錄寸錄

卷七

四

失則芻秣不足爲恩矣

禪學言泰悟儒者未嘗不泰悟也但儒者之泰悟是不論精粗逐事逐物而泰悟之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禪學之泰悟是將日用倫常之事置放在一邊別求所謂元妙者而泰悟之有所揀擇必有所遺漏究之其身何嘗一刻不在日用倫常之中然則其所遺漏者乃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故禪學之泰悟謂之喪心可也儒者之泰悟謂之存心可也

愛才或受比匪之傷絕交又不得直諫多聞之益不失

人亦不失言所以爲智也

門人於朱子前稱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朱子曰何不讀下章不侮鰥寡不畏疆禦夫門人之心豈不曰柔嘉維則仲山甫之美德也其未盡善者不畏疆禦也倘曰不侮疆禦焉斯圭角化矣夫疆禦原不必侮也然存一不侮之心斯畏之矣畏疆禦必不畏鰥寡然則不侮疆禦者固未必不侮鰥寡倘視疆禦之侮鰥寡亦未如之何矣倘自受疆禦之侮亦隱忍之而已則吾恐其柔而不嘉柔嘉而不可則也

錄寸錄

卷七

五

已矣故中庸曰強哉矯儉戚亦非禮也然天下蒼易之患多儉戚之患少不侮鰥寡不畏疆禦侮疆禦亦非禮也然天下畏疆禦之患多侮疆禦之患少毋友不如己者人人皆求勝己而友之則無可友矣然天下悅不若己之患多人人求勝己之患少故聖人之言雖若不中者乃所以中也常人之所謂中者吾恐其溺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無欲而好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其次則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其次則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又其次

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其次則道書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又其次則養生家所謂精神不思欲氣質之美也又其次則欲動情勝無所不至矣又其次則醫書所謂精衰惡色似無欲而實不能有欲也

宣公元年公羊閔子嬰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以此言考之閔子似嘗仕魯矣仍舊貫何必改作之言當是言於朝非庶人私議也

錄寸錄

卷七

六

克復如磨鏡光在垢中同一體也光爲垢掩去垢而光始生故上達卽在下學之中佛老陸王之意則如鏡本光明爲匱所掩揭匱則見鏡夫匱與鏡不同體萬一揭匱而見昏鏡亦以昏者爲明耶故有認欲爲理指心爲性之弊

卜筮何爲者耶吉凶悔吝預知之矣果可趨避乎則人未有不趨避者也趨焉避焉有吉而無凶悔吝是卜筮不驗於後矣且天獨使知卜筮之人吉耶是造化不公也天下之人皆習卜筮而皆吉是宇內無凶悔吝也將預知之而不可趨避乎則奚以異於不知者也是亦多言矣然則聖人之作易以前民用也何故

曰聖人之人謀鬼謀所謀者理也貞而吉耶則足以
堅其爲善之心凶而吝耶則足以動其改過之念有
貞而凶凶而无咎者矣知具貞而无咎則不避其凶
也有君子吉小人否者焉吾果小人也則勉爲君子
庶乎其吉是則趨吉避凶卽爲善去惡也天之所許
而下筮可以不驗於後易之所以前民用而爲君子
謀也然則吾唯求當於理奚以下筮爲耶曰吾所不
知之理而下筮知之也朱子之筮遯而焚秦草也朱
子尙未知其理之當遯也下筮告之則秦草決可焚
矣後人乃有以焚草笑朱子者其亦不達於理矣

錄寸錄

卷七

七

宣公六年公羊傳趙盾知之註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
覺焉按此亦分別知覺二字之一說也程子曰知謂
知其事覺謂覺其理觀此二說由人由事有所藉也
自知覺理無所藉也請得定其說曰有藉而覺曰知
無藉而知曰覺

宣十一年郤成會狄魏絳和戎利計一時禍閑萬世
無日則目不見物也無目則雖有日不見也兩光相耀
而明生焉則見矣兩虛相應而響出焉則耳能聽矣
兩虛相感而氣持焉則鼻能嗅矣兩實相接而性殊
焉則口能嘗矣耳之能聽鼻之能嗅耳鼻中無物也

截其耳而未嘗不能聽割其鼻而未嘗不能嗅塞之
則聽嗅亡矣是聽嗅生於虛而亡於實也然有虛存
而聽嗅亡者豈其官亡耶口之能嘗者舌也目之能
視者瞳也鑿其瞳則盲截其舌則啞然亦有有瞳而
盲有舌而啞且不知味者矣豈其官亡耶

成性存存所謂成性者卽成之者性也氣質之性也存
此氣質之性存而又存則義理之性可見矣故曰道
義之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卽知氣質之性也知氣
質之性則知義理之性矣天卽理也存其心養其性
亦養氣質之性矣養氣質之性所以復義理之性也
錄寸錄

卷七

八

所以事天卽所以復理也或曰氣質之性兼善惡而
言養其惡性可乎曰心常存則事不苟所養必非惡
性矣
天下之事未有不誤於持平者也持平者子莫所執之
中也子莫天下之庸人也天下之庸人未有不好持
平者也今有君子小人焉曰吾使君子得其半小人
得其半有善惡兩端焉曰吾爲善半爲惡半此之謂
持平非庸人誤天下之術乎百盜賊殺一主人吾必
駢百人而誅之不能以一盜抵一主人而縱其餘也
一主人殺百盜賊吾必進主人而賞之不能殺主人

以偵盜賊也此之謂不誤天下之持平是以平天下者有絜矩之道也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此古今世道人心之所以愈趨愈下也聖人救之將如何夫亦曰禮樂而已有禮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屬有樂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則愛惡不相攻吉多而凶少矣遠近相取者悔而無吝矣情感無偽有利而不害矣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人人任其氣質之所為愛惡之相攻者甚則凶多吉少矣遠近相取多

銖寸錄

卷七

九

吝而悔情感皆偽凡利必害於此而但以政刑防之其勝防乎故宋儒謂三代後把持天下而已者此之謂也

饒滌夫言張曉樓入股談理精密而於學無所聞何也竊疑此正與溫公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相對溫公行之而不著也曉樓習矣而不察也

成公九年鄭人圍許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怠君也杜

註此秋晉伐鄭伯鄭人求服於晉而出是則公孫申師以圍許示晉不以鄭其君為急也

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

必歸君按此明于忠肅之所以立鄭王也故為人臣

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然鄭伯歸討立君者終殺叔申此忠肅之所以不免也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言哉言乎

為善為惡必乘可為之機機可遇而不可求也君子遇為善之機坦然由之遇為惡之機決然去之小人遇為惡之機坦然由之遇為善之機有利則為之無利則去之學者幸而遇為善之機則為之不幸而遇為惡之機不能不為也無辨之之識無持之之力無濟之之才回惑遷就悔吝交集苦莫大焉雖然苦也者遠小人而至君子之路也

銖寸錄

卷七

十

史忠正公可法論人才疏云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濬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條用條更有詞兒戲即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託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盡盡用之微官曾無為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於亂蓋由此耳按身君子得與小人割廬朱子本義曰君子在上則為眾陰所蔽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矢所覆夫

天下有自剝其所覆之虛者乎非人情也小人之忍而出此者不自知其所剝者乃其所覆者也小人亦讀書明理之人而並此不知何也其病生於以講學爲諱以講學爲諱則以貪利慕祿爲人情之常而以必求其所以然爲道學迂腐之論苟有爲正論如忠正公者不能不受而又不甘受之也則又有一術焉試君子以諸艱而置小人於善地使君子取禍敗以證吾所以不用君子之故使小人得福利而天下亦不敢議吾之破格也噫

錄寸錄

卷七

十一

以爲寬以操切爲嚴以拘牽爲謹以謀萬全爲慎者德之賊也禍隨之矣

由小學以入大學其所格之物皆其所習之物也卽有所不習者可由所習而推之矣譬如富貴子弟與之言鼎彝尊俎曰此鼎此彝此尊此俎制自何人得自何時其用若何其價若何爲子弟者一聞了然不必更問鼎彝尊俎之是何形狀也卽推之朝廷之九鼎宗廟之雞彝龍勺彼亦可由鼎彝尊俎而想其形狀矣此無他有所憑藉而然也未嘗入小學而卽入大學者其格物皆非其所習之物也如貧窶之子與之

言鼎彝尊俎之制之用之價必先圖其形狀以示之否則扣槃捫籥鮮有不誤者此朱子大學補傳不得已之苦心也小學不廢則卽以釋本末章爲格物致知之義未嘗不可小學廢矣朱子無制禮作樂之柄無轉移風化之權不能使天下後世皆由小學以入大學矣則且奈之何哉補格物傳所以爲未嘗入小學而卽入大學者地也以此言之則雖古本大學原無格物傳而朱子又安得不補也謂補傳卽補小學可也

錄寸錄

卷七

十一

知覺運動者心也有知覺能使之運動手足屈伸昏曉開合之類是也有知覺不能使之運動肉顫筋強血凝氣滯之類是也痿痺不仁則能使者亦不能使矣導引服氣則不能使者亦能使矣能使者亦不能使則殘廢而衰老不能使者亦能使則却病而延年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子瞻赤壁賦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本諸此左傳註聲子不復伍舉則楚無鞭尸之禍謬哉言也聲子之復伍舉豈知必爲禍於楚哉爲此語者諺所謂

事後先見之明也然此語傳於世後之爲國者爲子孫慮禍則必禁錮英賢而及其後嗣以免禍我子孫夫英賢國之寶也無英賢則國殄瘁禍孰大焉斯言也其爲禍於後世甚於登子之復仇舉

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竊疑亦未有敬而不在致知者蓋不知所以敬亦未有能敬者也

凡事有開必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會于宋左氏傳宋國成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一段與戰國策蘇秦言合從無異已開其先聲矣

錄寸錄

卷七

三

賞之濫也近於厚是濫非厚則似仁而害義矣賞之薄也近於公是薄非公則似義而害仁矣濫與薄惡也厚與公善也害仁害義則善皆成惡矣故大學必先窮理致知者恐其以善成惡也孔子所以惡鄉愿者恐其以惡爲善也

攻苦二字最好凡人但從所苦處攻去必中於理所謂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也

萬法皆空彼亦豈無所見萬空皆實彼則未之見耳晉語文子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斯言眞國家之利也有國家者而信斯言利孰大

焉雖然吾又恐其以所喜者爲善人而非眞善也以所不喜者爲惡人而非眞惡也則何利之有哉

孟子言不動心又言所以動心忍性心當動乎不當動乎曰人心惟危動則危者愈危故不可動道心惟微不動則微者愈微故不可不動忍性者即不動人心也性之宜忍者非人心而何然則氣質之性孟子已言之矣

道心動則人心靜人心動則道心息

君子居亂世小事摸稜以遠害大事骨鯁以全節小人居亂世大事摸稜以全身小事骨鯁以立威

錄寸錄

卷七

四

秦誓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古人之重卜也如此大誥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甯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易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其重如此洪範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蔡註謂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然則朱子以易爲卜筮之書眞探本不易之論也後世輕卜筮而轉疑朱子之輕視易也誤矣

昭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悅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論而後及其夫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按無學不害一語害古今人多矣然人未有不學者也不學安上全下則必學下陵上替矣學猶殖也嘉禾不殖庶草必殖焉可不懼乎

敬鬼神而遠之竊以爲有當敬之鬼神焉正鬼正神也有當遠之鬼神焉邪鬼邪神也此作兩樣看雖當敬

錄寸錄

卷七

五

之鬼神亦必遠之雖當遠之鬼神亦不可不敬之德盛不狎侮小人尚不可狎侮况敢狎侮鬼神乎此作一串看

天作孽何以猶可違我尙欲違之也或悔過遷善祈天永命則竟違之矣自作孽何以不可道自不肯道之也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天雖欲道之又烏從而道之哉

怒言凌我者吾以孩提畜之甘言餌我者吾以盜賊防之法言規我者吾以師保敬之巽言益我者吾以父兄親之

春風拂樹花果爛然其來也何從太虛之中風霆流形其去也何往習見而不怪也水穀入腹化爲澠勃水穀之何以爲澠勃人不覺也澠勃灌園發生瓜菜澠勃之何以爲瓜菜人不見也神奇爲朽腐朽腐爲神奇日用而不知也

周語武王伐紂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錄寸錄

卷七

六

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惠施舍於民故謂之羸亂所以優容民也按此以樂律爲兵法之祖明崇禎間苑馬丞葛澹溪滇之河西人也著泰律篇以樂律爲兵法今其板尙存會垣五華書院篇中多無字用圈者不可解失傳久矣植默齋萃言葛苑馬爲湖北嘉魚令正希聲之父爲米備正希少時送米至縣署葛見而奇之問讀書否荅云已作文面試爲破承題大賞之遂命入署讀書以八股得名泰律篇有正希先生序豈葛所傳歟然正希後來用兵處不善豈先生之術不效哉正希未竟其傳耶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林註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爲王以猛爲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按程子言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代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與此說成之爲子糾大異程子說本之薄昭荀子則謂糾兄桓弟苟在薄之前矣豈前不可信而後可信耶林註雖不足據然以王猛例子糾亦似有理此例果當則糾之爲兄審矣

銖寸錄

卷七

七

嘗無小來而往者大矣故不利君子貞見小往而疑將否者不知泰運者也勢必可見而不見見小來而疑將泰者不知否運者也勢必宜隱而不隱故曰知幾其神乎凡易言往來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昭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莊子乃曰哀樂不能入是謂帝之懸解是以天地之性爲縛束人而懸之而以失其性者爲解倒懸也原壤登木莊叟鼓盆皆失其性而以爲解懸者加履於首納冠於足雖庸人孺子知其不可也果有之

鮮不見而怪之矣曹操漢獻之爲冠履倒置也雖荀文若之聰明未之知也故俯首而事之雖司馬溫公之忠厚未之見也故書諸葛亮入寇夫二子豈庸人孺子之不若哉形則易知易見道則難知難見也故曰道心惟微然所謂微者非元之又元恍恍惚惚之謂也卽至顯之處而至微者寓焉曹操漢獻豈不可知之人不可見之事哉

莫非天也然以人爲之則凡事都有恰好處心有宰則事事到恰好處持其志則心有宰

銖寸錄

卷七

六

動志卽便常覺察之久之當自復有友言佛法無邊埒答云佛法無邊我不能知佛法有邊我則知之且如佛許男女爲僧尼不許爲夫婦是男女邊外乃有所謂夫婦也其人大笑君相求賢若渴則情恕君子法繩小人天下敢爲君子不敢爲小人君相喜用私人則情恕小人法繩君子天下敢爲小人不爲君子此治亂所由判而非口舌所能爭者也王濬未平吳之先所難者平吳之功王濬既平吳之後所難者口不言平吳之功是故平吳之功王濬所能

也不言平吳之功非王濬所能也故曰隱几工夫大
揮戈事業卑

理財而不先用人誰爲理之有開源之人而無節流之
人猶積金以貽敗子也有節流之人而無開源之人
猶望炊而責巧婦也

牖其衷奪其魄天之事非我之事也致其知識其意我
之事非天之事也惠吉逆凶福善禍淫不必言矣

性相近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
其本則性卽是理何相近之有哉竊疑仁義禮智之
性有得仁之多者有得義之多者仁豈不近於義義

錄寸錄

卷七

元

豈不近於仁哉是理亦可以相近言也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先要分得開使道心不
混於人心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後要合得
成使人心皆化爲道心蓋陰必附乎陽小人必緣君
子人心必假道心分之使不雜則無所緣附假借矣
然豈能有陽而無陰有君子而無小人有道心而無
人心乎陰順乎陽天地之所以泰也小人從乎君子
時雍於變之俗也人心化爲道心從心所欲不踰矩
動容周旋中禮之人也

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言楚之子遺僅三戶亦何亡

秦也哀公四年左傳師於三戶杜註三戶今丹水縣
北三戶亭然則三戶又楚地名也

錄寸錄

卷七

三

羅平寶坊南泉

心通本原之學身安利用之義學講本原之治治明濟時之方此三代後聖賢之通例也是故取瑟可歌而南子可見故人之脛可叩而大夫之豚必拜遇請則曰不可不可曰諾作春秋則書盜竊寶玉大弓責顛與之伐則曰修交德以來之登壇而却萊兵不必舞兩階之干羽也微服而過宋豈轉不若不徑不寶者之愚哉

朝廷有朋黨則涇渭自分人主因以判君子小人也易

銖寸錄 卷八

朝廷無朋黨則黑白混淆人主強以別君子小人也難故羣盜而遊於市人莫之識者為其與良民雜也察羣盜於一區無一良民焉則人皆識之矣置之於鮑肆善嗅者不能辨其味於室外也移芝蘭於東肆而列鮑魚於西肆雖童子必掩鼻四肆而趨風東肆矣然則朝廷有朋黨人主之利也而人主每惡之者何也人主之惡朋黨惡君子也人主每苦君子而甘小人必順小人以攻君子君子無可罪唯朋黨可以罪之君子不可盡唯朋黨可以盡之雖然君子既盡之後而人主乃大苦矣至欲去小人之黨則有不

能如君子之易易者君子甘退而小人干進君子不要君而小人不順命也倡言而逐盜於市則盜奔而良民不懼也不名其為盜見羣聚者而逐之則良民走而盜不懼也故逐小人者亦不可以朋黨逐之也任人則活活則可以為善即可以為惡任法則死死則難於為惡即難於為善不得人則任法猶可苟安得人則法乃土苴耳後世見任法之可苟安而任人之不免為惡也於是重任法而輕任人則不得人之病又因任法而生至人皆不可任任法亦盡弊矣

捨意中之利防意外之害果有害焉則喜其防之得終

銖寸錄 卷八

無害焉則悔其捨之失忘意中之害圖意外之利果有利焉則喜其圖之得終有害焉則悔其忘之失此庸人之情也君子則不然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之精處便是利雖害亦利也小人亦不然不捨意中之利以防意外之害不忘意中之害以圖意外之利故得之則喜失之亦不悔也君子小人少而庸人多故勞其心以遂天下之變者比比也究於定命豈有毫髮增加哉然庸人自是而不求終身役其心而不能覺也何以破其愚曰好學近乎知

心經一篇說般若波羅密甚深微妙只說著孔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二句耳操則存舍則亡彼蓋未之知也凡佛氏自以爲廣大精妙處乃其陋處

人當危急之時不可將萬有一然之想攪入一有萬然中去想若如此想則心愈紛亂而事皆顛倒矣唯分別明白以萬有一然者聽諸天以一有萬然者謀諸人聽諸天者其心安然後謀諸人者其心盡果能盡心以謀一有萬然之事然後知萬有一然之想皆萬無一然之事也如此則心愈安而謀愈盡乃真可以萬無一然矣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古今未有不爲人有者也其

錄寸錄

卷八

三

所以爲人有者何也並當關之一夫而無之也非懼賊而逃卽通賊而降也果懼而逃通而降則萬夫當關一夫能關之矣故孟子曰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勞則病勞逸則病逸此身不大好調護動又怕動靜又怕靜此心到底要如何

子路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庸人小人亦有喜聞過能自知之時但所謂過者非過耳譬如性急之人偶然一事做緩了人言其緩之過則喜聞之人卽不言彼亦自知其緩之過也此論其

事則誠過矣論其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也更有事本不緩過性更急之人猶以爲緩彼必以不過爲過也是其喜聞自知者乃所以益其過也庸人小人於利欲之事隨其性之所近如此者甚多故喜聞過自知過亦不足恃當審其是過否耳進學所以在致知也有時羣疑衆謗君子持之益力者自知其非過也但如此而誤焉則又爲剛愎矣致知在格物僞者似真者也似真者非真者也非真者而何以謂之似真也雖非真而儼然真也儼然非真者則謂之非真謂之僞矣革非易去僞難

錄寸錄

卷八

四

以身教者從愛人之意多責人之意少也以言教者認責人之意多愛人之意少也

人之處世如處屋然隨遇而安者無世而不可處也隨屋而布置者無屋而不可居也然隨遇而所以安者或得或失隨屋而所以布置者或善或不善則關乎才與學焉

不耐煩二字是有事時的病悶不住二字是無事時的病

凡事都有恰好處從何見得是恰好處凡事都有不恰好處只莫從不恰好處去做便見著恰好處

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又却如何知是敬未有敬而不在于致知者

居敬以持其志為甚脫却無暴其氣居敬則養氣在其

中矣窮理以致其知為甚不說力行窮理則力行在其中矣

張子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非恭而

安必不可學而成從恭而安學必不可成也從居處

恭學起到自然安處便成

水無有不下孟子特因告子決東決西之說故以必下

者明性之必善耳就下恐非水之性也亦平而已其

錄寸錄 卷八

五

下也地形之低窪掣之也滙而為澤澄而為淵水何

嘗必下哉搏激勢使然也低窪掣之亦勢使然也下

固就矣上亦豈不就哉以就下者為性則搏激之時

水性未嘗不就上也就者非性也勢也決東決西勢

也就上就下亦勢也孔子曰知者樂水知者動水動

而已動故可決東決西亦可就上就下也然動者亦

水之情也洪範水曰潤下不曰水就下潤亦水之情

也易曰水流濕不曰水流下濕亦水之情也潤與濕

即謂為水之性亦非水之性之善也水之性之善則

平而已矣就上就下決東決西可使為不善也凡水

得其平則止復其性也不得其平則不止拂其性也以是知水之性之善平而已矣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

困而亨既是困如何會亨蓋困則有所以處困之道故

亨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視之與素富貴行乎富

貴等耳素富貴而不知所以行乎富貴者則亨而困

機由我握則權不能分理由我明則情不能爭命由我

立則勢不能叛天君之御百體嚴君之御一家大君

之御萬國未有如此而不治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繼之者善是動而生陽成

之者性是靜而生陰陽之動不可見故形而上者不

容說陰之靜乃有成故論性不論氣不備仁者見仁

智者見知姑舉二端耳義者見義禮者見禮信者見

信即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也

君子之心活潑潑熟於理也小人之心中長戚戚溺於欲

也中人學者於理不熟溺欲不甘兩者相戰動見窒

礙必有心病矣

今之士夫皆不信其所知而信其所不知可怪也詩書

所載其所知也則不之信釋道巫覡所言其所不知也則深信之以為或然焉然則信其所疑而疑其所

錄寸錄 卷八

六

信也韓子曰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唯怪之欲聞孟子曰弗思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其病皆坐此也即如兵戈四起戕殺無辜有幸而免者有不幸而不免釋道巫覡之流曰劫運使然則士夫皆津津焉有味乎言之曰然哉然哉夫彼所謂劫運者乃飛鸞降筆玉皇大帝見民間作惡特降刀兵之災十殿閻羅諸天神聖造冊按名而收應劫之人審如是也天下之人何所逃死唯有飽食安居以聽唱名之日耳嗟乎此邪教所以蠱惑天下之愚民而驅之爲亂也夫愚民者聞必死之說則信

錄十錄

卷八

七

其必必然死於飢寒與死於刀兵等耳不如得過且過擄掠姦淫快目前之欲死而無悔之爲愈也此民之所以甘心爲亂也爲士夫者宜曉之曰天下無所謂劫運也唯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雖影響然此非有人焉按冊而稽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倘有飛鸞降筆告爾曰此城應破應屠應劫矣爾等將延頸以俟死乎是自作孽也何不違天之孽而爲可道之計乎何以違之修其孝弟忠信備其器械模稷堅其必死之心作其敢戰之氣幸而保全

是天作孽而可違不幸而死者爲孝弟忠信之類不爲應劫入冊之鬼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孔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士夫不講學則賊民講劫講學之力不足以化賊民則講劫之說足以化士夫矣哀哉

秦之象曰內健而外順否之象曰內柔而外剛何以不曰內順而外健否之世有剛柔而無健順也然則何以有君子曰唯其外君子故不順內小人故不健也健順者乾坤之德也剛柔者水火之用坎離之德也之道也陰之象也然則乾之文言曰剛健中正剛先

錄十錄

卷八

八

乎健何也朱子本義謂剛以體言健兼用言是則健之剛非對柔而爲言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何以不言立天之道剛立地之道柔乎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何以不曰夫乾天下之至剛也夫坤天下之至柔也乎否之世剛而不健故其剛也愎而已矣柔而不順故其柔也弱而已矣

自任以天下者伊尹聖矣范希文亦賢者也管晏其霸者乎最錯桑宏羊王安石張居正非不任也豈但不若伊尹之聖希文之賢並管晏而未能成也故圖王

不成猶爲希文圖霸不成則爲錯等身敗名裂爲天下笑雖然以希文笑錯等可也以摸稜笑錯等天下其許我乎

怒時遺忘其怒談何容易事前要養事來要忍事後要懲

人心惟危曾子戰兢臨履至死而知免道心惟微顏子仰鑽瞻忽欲從而末由

手足傷人可以致命金刃傷人可不致命然而法重金

刃之罪者爲其可致命之甚於手足也言語傷人猶手足也筆札傷人猶金刃也故君子慎之若執白簡

錄寸錄

卷八

九

而劾權要則如金刃逐賊唯恐不中其要害矣金刃傷人死可爲義鬼清議傷鬼生不能爲完人故君子慎之若誅奸邪於既往如持桃符以逐鬼唯恐不滅其魍魎矣

無聊二字躁動之根也此根一動欲乘之矣何所不至若瞬有養息有存何無聊之有

終日兩餐竟夜一覺此外無一事焉可謂閑矣然唯家之病人獄之囚人如是豈可謂之清福哉苦莫甚於此矣然則天下未有能閑之人也凡能閑者非主敬之儒亦清淨之僧也其閑中亦未嘗無事也世之貪

聞者亦豈能無事哉夫抵皆厭其職業而以人從彼耳

今之士夫有兩種病高者厭棄俗塵而懸空談箇仁義道德卑者謂仁義道德必不可行於今日而即以俗塵爲身心性命譬如眼前一泄濁水欲取清水者卽是將此水澄清若惡其濁而欲脫離之則並水亦無何從得清耶然又不是以濁者卽爲水而不求其清也

人物之氣有清濁聖人之禮陶樂淑至於黎民於變百獸率舞所以澄天下之濁氣而使之清也尙何有不

錄寸錄

卷八

十

治之患哉蓋天下氣之最濁者但知畏感而已禽獸夷狄是也其畧清者乃知向化凡民是也又其清者乃知向學俗儒是也又其清者乃知求性命之故學佛老陸王者是也其清而醇者乃知性命之正學孔孟程朱是也故必以孔孟程朱之道禮陶樂淑乃能澄天下之濁而返之清若但欲天下學之則爲佛老陸王者必穿鑿孔孟程朱以成其佛老陸王爲俗儒者必誦讀孔孟程朱以成就辭章是二者既不得於孔孟程朱之道則凡民不之信而禽獸夷狄得而侮之矣今日八股之功至於使天下窮鄉僻壤家孔孟

而戶程朱矣而其弊也至俗吏不能以制凡民夷狄職此之故也

書之所言者理也讀書知其理矣必身體力行於日用倫常之間理乃與氣合也日用倫常之事氣爲之也必讀書以明其所以處日用倫常之理氣乃與理合也理與氣合氣與理合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入之道也獨中乃見理與氣之機慎獨者所以合理與氣之幾也

論人之心當從迹上論則確而不苛刑律斷謀固殺人者必有謀固可形無情形而斷以謀固不能也蓋天下謀固者未有無情形者也王充謂心迹之判久矣是不據情形而斷謀固者也

孔子有一句不效驗的話曰仁者壽近則不驗於及門之顏子矣孟子有一句不效驗的話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近則不驗於戰國後之始皇矣曾子有一句不效驗的話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遠則不驗於唐太宗矣晝晦而夜明古今之變也今論晝夜必曰晝明而夜晦烏得以其變者疑其常哉顏子始皇太宗古今幾人耶

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眞氏謂勿者正指思而言

錄寸錄

卷八

十一

妙哉此猶四季不專屬土而土屬於四季矣聖人之言眞化工也

天下古今公共的只是這一個理但這理從各人身上發出來便又各是一個氣象同聖也而有清任知之不同同賢也而有師過商不及之不同一部易經之理四聖人各不同一部四書之理孔曾思孟各不同其他可推矣朱子註四書便是朱子氣象稼書先生松陽講義便是稼書先生氣象所言者皆四書之理也所言四書之理則各成一氣象矣

聖賢之書言理而非言氣然氣亦包舉在內如大學正心章有所忿懣此肝爲心病也有所恐懼此腎爲心病也有所好樂此脾爲心病也有所憂患此肺爲心病也四臟病則心亦病心不病則四臟亦不病下文心不在焉則本經自病也人之一身粗者血氣也精之則神明矣神明亦氣也又精者則性也理也其實一以貫之者也故心與耳目皆有官

程子論格物曰或察之念慮之微只此一語包括了多少打坐參禪傳燈語錄且所察者精而眞醇而備不似他鬼態萬狀舉一廢百以此見儒道之大也

文章能使妬我者愛德行能使仇我者服此亦誠能動

錄寸錄

卷八

十二

物之驗也

孟子之四十不動心即孔子之不惑也不惑於理則自
 不動於氣矣孔子自言則曰不惑孟子因丑問動心
 否乎故曰不動然但曰不動而已則兼理與氣言之
 理為主可以不動氣為主亦可以不動故有黜舍告
 子子夏曾子之不同曾子孟子則不惑而不動者也
 天下唯無主者動心故學士大夫臨難捐軀有時不
 如武夫健卒性烈女子者彼氣尚能為主而此則理
 氣皆不能為主也

錄寸錄

卷八

三

千變萬態皆性之動也性無朕兆從千變萬態上見
 其朕兆故中庸從喜怒哀樂而指其未發

疴病怔冲養之十餘年今始漸愈得一治心之方凡心
 中念慮之動以及應事接物先要將理事情病四字
 分開看破何以謂理不論成敗義所當然是之謂理
 何以謂事勢之所能人之所許是之謂事何以謂情
 不關是非我所願欲是之謂情何以謂病務謀萬全
 過防災患是之謂病凡病未發必託於情甚則誤以
 為事又甚則誤以為理於是心無主則動而亂矣但
 看人亦有情不必如我之病也則我之務謀而過防

者是病而非情也審矣謂之情且不可而况謂之事
 乎而况謂之理乎既不以爲理不以爲事且並不以
 爲事則確然知其是病矣明其爲賊敵乃可滅知其
 是病病不能害

變化氣質好機會是從忿欲中得來譬養生家所謂黃
 芽乃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方也

寒士有疎財者而富翁多吝嗇人每怪之不足怪也非
 疎則士不寒非吝嗇則翁不富此其源也其所以然

者何也寒士多假貸於人知假貸之非得已也見有
 假貸於我者知其非得已而憐之矣富翁不必假貸

錄寸錄

卷八

四

於人則誤以己之不假貸爲高也見有假貸於我者
 斯鄙之矣且常見有假貸而來者斯厭之矣寒士偶
 有餘金無多也求田問舍皆不足則置牀頭耳不忍
 不語者則淑以予之矣富翁積金者置田宅若者
 爲資本若者封貯成椿皆不可動是原未嘗有餘金
 也何從取以予人耶此雖笑柄然近世人情實不外
 此

三代以後非霸才不能把持天下諸葛武侯有儒者氣
 象亦霸才之近醇者耳漢言王霸雜用其實何能用
 王乃久假不歸耳用王則必不雜霸必自復古禮變

今樂好非其人莫之能任也以小不忍爲用王則必有孟公綽輩出而誤天下蒼生矣

怒心生於覺人非而已是夫是非之心智也水也怒心火也火生於水陰之燥也陰而燥則不靜虛不靜虛則不明而是非失其真矣故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真水明則妄火滅也

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心統性情故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可見意能宰情情不知檢其意好好色惡惡與情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宰情也宰則發而皆中節不宰則發而有中節有不中節皆中節則和

銖寸錄

卷八

五

致利者誠其意者也心則不曰誠而曰正正心者致其中者也

朱子曰但意疑以爲近利者即便捨去久之但見有捨未盡者不只有過當也旨哉言乎我輩疑以爲近利而不能捨者皆以過當自解免也

心力健則意能宰情毋自欺之毋是也

何以能怒時遽忘其怒曰覺也覺則水涵火涵則明生故能觀理之是非怒時是火日外光但自見其是而已覺字是反風滅火的機括

養癰者獲令名決癰者受實禍韓侂胄以戰亡宋故邱

瓊山且以秦檜爲南宋功臣也宋之癰養成於秦檜

而決潰於侂胄養成者其本決亦亡不決亦亡故檜之罪浮於侂胄也然則癰可治乎曰決之以時則病

可立愈然必未決之先使病者自強然後一決而毒可盡祛既決之後使病者自保然後一決而患不復

生夫知使病者自強自保非良醫不能也病者知自強自保非信醫專而修身有道者不能也信醫專而

修身有道之病者既不多觀天下之庸醫每以養癰求名雖天下之良醫亦不敢以決癰實禍然則

癰已成矣將若之何曰烈士決之以速亡庸人養之以待亡君子則必修不可亡之道以聽亡不亡之天

所謂修不可亡之道自強自保而已所惡於養癰者爲其圖苟安而畏人泄泄沓沓之心以底於必亡也

故必先存決癰之心而慎施決癰之術先存必決之心則不敢泄泄沓沓以待禍慎施決癰之術則不至

一潰無餘以戕生未講用入行政而先論禍福是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此瓊山之蔽也夫

意不誠則心在虛浮處度日一遇實利害害不得不別思所以處之而平日所講道德仁義皆用不著矣

毋自欺毋字是心中一座明鏡一把快刀

銖寸錄

卷八

六

貧而樂非樂貧也貧與病皆不樂皆不樂人情也雖聖人亦然樂貧非人情也如子路所言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安得不傷傷如之何忍之而已唯病亦然雖聖人未嘗不呻吟也忍之而已忍之雖未必即樂然無所加而甚苦也無甚苦之加雖不改其樂可也故書言有濟者必有忍凡人於貧與病心必急急則有加而甚不樂者而不善之心生焉如貧而詔屈病而巫醫雜進鮮不誤者故俗言輕生曰情急

孔子不輕以仁許人三仁而外所許者二人而已於及門許顏淵當世許管仲管仲之仁功在一時顏淵之

銖寸錄 卷八 七

仁功在萬世使顏淵之仁得行於一時則管仲之仁可廢然三代而下顏淵之仁不能行而管仲之仁不可廢矣此夫子許之之微意歟

或問動靜一源顯微無間是如何曰先將動靜不一源顯微有間看得是如何則自知之矣雖然萬中見一難一中見萬亦不易

士之品大概有六等第一等是中行第二等是狂第三等是狷第四等是鄉愿似中行第五等是妄人似狂第六等是庸人似狷

莊子曰勞神明以爲一而不知其同也錯處在勞神明

以爲一要知不勞神明便是一也

目不能見聲耳不能聞色官各有司焉不越俎也氣味則有聲有色矣然鼻所能嗅之氣口所能辨之味耳目亦不能見聞也鼻不能嗅味口不能嘗香亦各有司也五臟六腑之各司其官而不相兼也亦然

伊川所謂恰好處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之節孔子從心不踰之矩子夏大德不踰之閑詩蒸民有物有則之則也

醫者之用藥猶王者之用兵也王者有征而無戰天下莫敢與之戰也醫者不治已病治未病故病莫敢與

銖寸錄 卷八 六

之抗也是故景岳之言補也湯武之仁義也河間之言攻也桓文之節制也諸方書之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也孫吳之譎詐也無湯武之德而欲行仁義則宋襄爲笑於天下矣學景岳而誤者非桓文之時而欲用節制雖武侯不能以定中原矣學河間而誤者也後世之兵非孫吳之譎詐不足以勘亂矣今日之醫非方書之見症治症不足以行術矣雖然不可不知孫吳之上有桓文桓文之上有湯武湯武之上有堯舜也舞羽格苗孔子刪書而存之孔子信之矣不可不知方書之上有河間河間之上有景岳景岳之

生有養生主修養引年程子遺書言之程子信之矣
雖然今日之苗雖堯舜舞羽恐未能遠格也大亂故
也今之未病之人與言修養不之信也必大病而後
信醫也征大亂之兵非一戰所能成治大病之藥非
一方所能效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不
取重利輕利亦將不可得矣不受輕害重害或從而
加之矣責征者以一戰之功責醫者以一方之效未
有能濟者也雖然自託於非一戰之功而遷延歲月
以誤兵機天下之懦將也自託於非一方之效而遷
延歲月以誤病機天下之庸醫也豈少也哉豈少也

錄寸錄

卷八

九

哉

精滿不思色精明不淫於色精蕩好色精昏戀色精衰
惡色精不固懼色

順理則裕裕則樂從欲唯危危則苦苦樂在理欲不在
境遇順逆也

以恕己之心恕人不但己不可恕人亦不可恕也所謂
薄責於人者薄乎云爾所謂無求備於一人者器使
云爾至於觀人之法則曰察其所安人焉度哉朋友
則曰直曰諒曰切切惻惻此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
此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何嘗一毫怨得

孽孽為善者之徒孽孽為利者跡之徒舜跡不同而
孽孽同也吉人為善唯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唯日
不足吉凶不同唯日不足同也胡氏曰天理人欲同
行而異情此之謂也

司馬溫公謂才人不可用猶虎而翼也庸人可用猶乳
狗也坊竊論之有數說焉獨不聞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已者乎又不見獺犬之反噬其主乎此一說也
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非得已也乳狗豈不易制然
不能衛我則與之俱斃於百獸矣此又一說也詩曰
矯矯王之虎臣易曰大人虎變虎有力而不噬人者

錄寸錄

卷八

三

有矣豺狼則但噬人而又無力改虎可用而豺狼必
不可用也此又一說也既不敢用虎又不肯用狗無
已則用牛乎牛之性雖慤而不畏虎尚可用也而世
之人多不能容牛之慤而每喜狐之媚故初生之犢
廢棄而假虎威者能異矣此又一說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吉既勝因必勝吉堯水湯旱文王
美里孔子陳蔡雖以聖人之德不能消息於未然只
為這個本是貞勝的物事

學者之初先要有內心乃不汨沒於語言文字可以致
廣大極高明既有內心之後又要外心乃不汨沒

於空寂虛靜可以下學人事上達天理

天下之動貞夫二者也以不動爲一者非也動而後有

二三則宜二三之未動者乃一也不知既已一便須

動不動則除是寂滅也有寂滅必有不寂滅是已對

待爲二矣太極不能不分爲陰陽者此也志壹動氣

氣壹動志但一了便須動一不能不動而爲萬千萬

千之動不能不歸於一此謂貞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召公曰細行不矜

終累大德豈子夏之言果有病歟抑出入非不矜之

謂也願聞其說子夏未嘗曰小德踰閑可也出入云

銖寸錄

卷八

三

者出入於閑所以救大德之不踰也請以孔子之事

明之昭公不知禮孔子曰知禮苟有過真有过也然

以不知禮爲知禮之過小德也出入焉以救指斥君

父之大罪也子見南子子路以見淫亂之人爲辱南

子不可謂非淫亂見不可謂非辱然不辱則失見小

君之禮廢君臣之義大德踰閑矣孔子作春秋書盜

竊寶玉大弓及其拜陽貨也不知其爲盜予以爲盜

而不拜則踰士大夫相見之閑矣微服而過宋自不

徑不寶者視之大德踰閑矣然不徑不寶乃小德也

更以孟子之言明之不告而娶小德也於父母大

德也遵海濱而處樂忘天下大德也竊父而逃小德

也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大德也周公之過小德也嫂

溺不援大德也授受不親小德也親迎小德也不得

妻大德也踰東家牆則又大德矣以禮食小德也飢

而死大德也殄兄之臂則又大德矣充類至義之盡

而不受賜則是矜小德者也然小德必不入則廢

交際之義又何以大德不踰閑乎子夏之言分明說

一權字若夫細行必矜者細行即大德之細者耳不

矜蔡註以爲矜持之矜是不顧也不顧細行即不顧

大德也終累云者倘從容不迫之辭耳若曰不顧小

銖寸錄

卷八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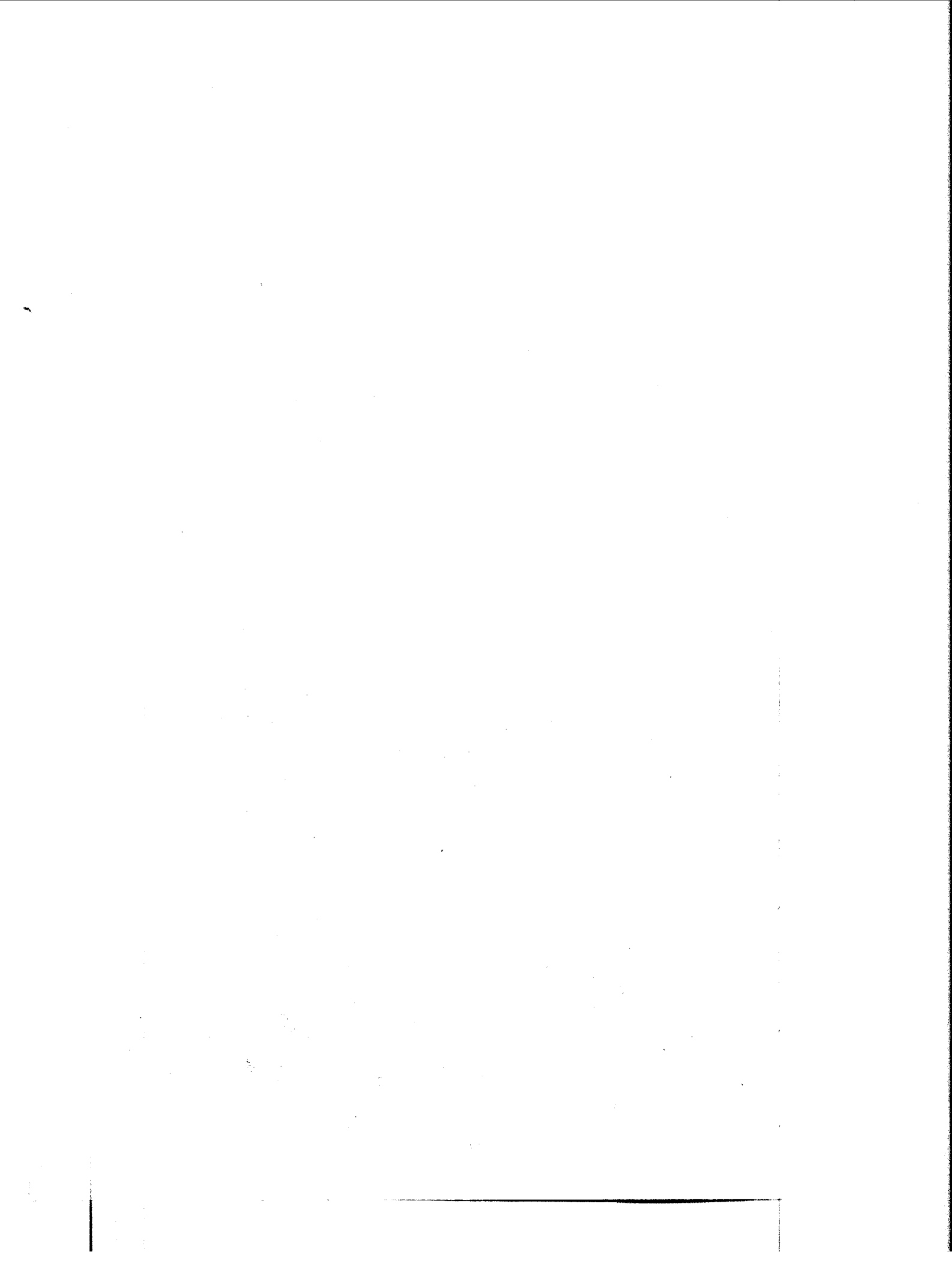
德可也子夏何至出此言哉

古人禮文如此繁重今人如此率畧古人多事所以省

事今人省事所以多事朝廷之冠裳玉帛消弭了多

少字內干戈家庭之溫清定省消弭了多少德色許

語其他推之皆可見



王子英先生遠

養

正

錄

稿本

後學馮湖敬題

俞世德堂
庚午校印

近世為師者。弟子識字後。即授三字經神童詩。誦習雖便。身心何益。因不揣淺陋。採前人之說。與自己之見。輯成一書。名曰養正錄。蓋取易象以養正之義也。冀東王景濬識。

孔子像贊

失名

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堯皇。源啓涿泗。報功報德。百王崇祀。

朱子像贊

德業之盛。並乎涿泗。篤學知至。居敬集義。去之取之。損之益之。集厥大成。萬世宗師。

希賢吟

胡居仁

顏淵曰。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就終易質。中庸言謹獨。屋漏無愧怍。集義孟子貴。浩然氣充塞。降自漢唐下。誰能躡斯域。河洛程氏興。奧開千載惑。大哉敬義功。外方并內直。致知窮窮理。為我開闢。踐履極其純。昭然萬世則。晦菴集其全。精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今生何遇。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勇猛日不息。逸駕雖難攀。驅馳緊鞭策。鵬鷲不易並。敷飛無停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擴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彼我皆丈夫。剷頭奚可擇。

程明道先生像贊

朱熹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應斯普。

程伊川先生像贊

朱熹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若輝。孰識其貴。

周蓮溪先生像贊

朱熹

道喪千載。聖遺音薄。不有先覺。孰開我人。言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塵草交翠。

張橫渠先生像贊

朱熹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讀書法

朱熹

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斐然若居敬條。

民吾同胞。各得分願。

右言立志。志立則勇於成己。庶有日新之功。審處說端。勿忘勿助。

右言存心。心存能讀書明理。

熟讀精思。虛心時習。右言明理。理明以力行之。省察克治。無過不及。

右言修身。修身以去私。是乃所謂力行也。

右言招非。守口如瓶。右言緘默。此亦修身事也。以上俱成己之功。不效勿施。不得反求。

右言行恕。自反。蓋行恕不得必行之不盡。故反求諸己焉。此是成物之功。使之各得分願耳。

天地開闢之後。天以理氣賦於地。地受之而生男女。男女生。遂成世界。是我之理氣得於父。而實得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但氣有昏明之殊。質有強弱之異。而所具之性為之拘礙。故欲明理以開胸。修身以去蔽。復其生初之性焉耳。我性既復。而視人之同得。能不同然。教之亦復其性哉。此古人為己之學也。勉之。

禮記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尊莊重也。瞻遠視也。視近視也。潛心以居者。存其心而不放也。對配也。越於也。上帝天之主宰也。禮記曰。毋伏。論語曰。寢不尸。性理吟曰。五官泰定。那難入。合三說而觀之。則道可知矣。

右第一節修身工夫以體言。

是容必重。乎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重不輕浮也。恭不與心齊也。折旋。即禮所謂折旋中矩也。梅氏曰。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知矩也。蟻封蟻塚。以喻周旋中矩也。梅氏曰。是直去了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回如規也。

右第二節亦修身以用言。八句。即程子整齊肅肅之意。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出門之時。顧東瞻西。心易放逸。所以欲其如賓也。應事之際。恐為欲奪。不能循理。所以欲其如祭也。戰戰。恐懼兢兢。成慎罔無也。易。容易也。

右第三節應事工夫。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

守口如瓶者。欲其誦言也。防意如城者。防其欲發也。洞洞。恭貌。屬屬。謹貌。毋莫也。

右第四節接物工夫。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道。

不東以西。謂如向東莫又向西也。下做此。靡無也。適往也。

右第五節。即程子無適之謂一。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貳重也。參雜也。精專也。監視也。

右第六節。即程子主一之謂敬。前章應萬事。此章具衆理。理雖命於天。而今拘於氣。若非格物致知。將何物以具之耶。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動指正其衣冠至靡他其道。靜指勿貳以二。至萬變是監。去也。指正其衣冠。至毋敢或輕。裏內也。指不東以西。至萬變是監。

右第七節。言用功無間之警也。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須臾也。俄頃也。間。間斷也。

右第八節。言用功有間之害也。

室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斃。

壤地也。處居也。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淪沒也。九法者。九容九思也。斃敗也。

右第九節。言用功不得其法。非徒無益。而有害之。如禪學反觀以存其心。自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謂能惺惺而卒之遺棄一切也。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於乎者。歎辭。靈臺者。心也。

右第十節。言書此箴以自勵也。

此篇本無訓詁。不分章節。余妄意爲之。雖不能有所發明。然學者因是了義。而反諸身焉。未必無小補云爾。婁東王景濂識。

視箴

心兮本虛。塵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成矣。

聽箴

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程頤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然踈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或出好。吉內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遠。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當此之時。如臥薄冰。或思新學。或紀舊得。當然所。瞭然默識。本既立矣。味爽乃興。盥櫛衣冠。揖祖聖前。入孝出弟。學文餘力。闔門危坐。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先後。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復參訂。事來斯應。則驗於為。明命赫然。當日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讀書之餘。閒以游泳。養舒精神。休養性情。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恭

敬。振拔精明。復久斯寢。仰臥柔體。不能思維。心神歸宿。養我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小學詩禮

事親

凡子事父母。雞鳴咸盥漱。櫛總冠紳履。適所問安否。及所辟氣怡。煖寒調護宜。疾痛敬抑搔。出入敬扶持。將坐請何鄉。長席少執牀。懸衾篋枕簟。滌掃室及堂。奉漿更奉水。事事必躬親。進盥請沃盥。盥卒授以巾。問所欲而進。甘飴滑以澁。柔色以溫之。必嘗而後退。養則致其養。居則致其敬。皆定而晨省。冬溫而夏清。三日則具沐。五日則請浴。煙潘請澣足。其有不安節。行不能正。飲酒不變貌。食肉不變味。立不敢中門。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奧。父召唯無諾。父呼走不趨。執業必釋手。當食必吐哺。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對言視而。立視前三尺。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父在不遠遊。所遊必有常。行不敬過時。出不敢易方。舟為而不遊。道為而不徑。身若父母體。行之敢不敬。

程頤

程頤

陳南塘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陳淳

言箴

君子容舒遲。見尊者齊遫。足重而手恭。澀靜而氣肅。始見於君子。辭曰願聞名。童子曰聽事。不敢與並行。尊年不敢問。長賜不敢辭。燕見不將命。道不請所之。年倍事以父。年長事以兄。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見父之執者。不問不敢對。不謂進不進。不謂退不退。侍坐於長者。居安執而顏。有問讓而對。不及毋僂言。君子問更端。則必起而對。欠伸攢杖履。侍坐可請退。侍飲於長者。酒進則拜受。未酌不敢飲。未辯不虛口。侍燕於君子。先飯而後已。毋反魚骨肉。毋潄骨刺齒。從長上邱段。必鄉長所視。羣居有五人。長者席必異。

事長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無相遺。天地之大義。男十年出外。就傅學書計。

男女

學樂射御。學禮學孝弟。女十年不出。婉婉貴端莊。執麻治絲繭。助貧納酒漿。

女子不出門。出門必擁蔽。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可止。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道問。內言不出相。外言不入相。男不言內事。女不言外事。非祭不交爵。非喪不受器。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室。勿與同席坐。弗與同器食。取妻不同姓。寡婦子非友。主在賓始入。不在則曰否。婦人伏於人。無所敢自遂。令不出閨門。惟酒食是議。迎友不出門。送客不下堂。見卑不踰闔。弔喪不出闔。婦人不二斬。烈女不二夫。一與之齊者。終身無改圖。

雜儀

喜怒必中節。周旋必中禮。淫惡不接心。惰慢不設體。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使民如承祭。出門如見賓。並坐不橫肱。共飯不澤手。揖人必出位。尊前不叱狗。入國不敢馳。入里必致式。入戶必奉扇。入門不踐闔。入境必問禁。入國必問俗。入門必問諱。與人不同欲。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雜儀

臨喪則不笑。臨祭則不惰。當食則不歎。讓食則不唾。君子正衣冠。儼然瞻尊視。卽之容也。溫聽其言也。厲。

白鹿洞書院教條

朱熹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

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

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太極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白鹿洞書院續規

朱熹

正趨嚮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功。省察克治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家範

朱熹

見遺金於曠途。遇醜婦於密室。而不動心者。方是真人品。富以能濟施爲德。貴以能下人爲德。貧以能無求爲德。賤以能忘勢爲德。一言可以終身行者曰恕。一字可以百年守者曰忍。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外不欺人。內不欺己。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知止自當除妄想。安貧須是禁奢華。至誠之極。可動天地。無慾之極。可對鬼神。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舉。事非見莫

說。謹無憂。忍無鬪。靜常安。儉常足。富時不儉。貧時不學。老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省時悔。御家常以四教。勤儉忠信。正家常以四禮。冠昏喪祭。堂

上之命宜遵。室中之言勿聽。骨肉貧賤。雖有過而勿疏。他人富貴。縱無顏而莫厚。

狎甚則不尊。莊甚則不親。貪美無忘人之飢。衣履無忘人之寒。嬰兒每病於傷飽。

父母恆失於溺愛。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尊卑之禮。不可

嚴於僕隸。而寬於父子兄弟。親愛之情。不可篤於妻子。而疏於事親從兄。勿以己

富貴而傲慢宗族。勿以己貧賤而不訓兒曹。養親而志不順非養也。愛子而教不

嚴非愛也。父母之訓勿棄。祖宗之業勿墮。士有悍心。則善言不聞。家有悍妻。則良

友不至。家有賢妻。夫無橫禍。珍玩奇巧。喪家之斧斤。金玉錦繡。迷心之鴆毒。禮教

莫減於分中。喜怒莫溢於法外。天下雖有不平之事。在我則無不平之心。世人容

有非道之加。在我則無非道之報。位高不如道高。勢尊不如德尊。誠無悔。恕無怨。

和無仇。忍無辱。不飢食當肉。不淫饜當齋。緩步當車。無災當福。戒酒後語。忌食前

噴。不飢不大食。不渴不大飲。多精神爲富。少嗜慾爲貴。服藥十朝。不如獨宿一宵。

飲酒百斛。不如飽煖一粥。節食以去病。寡慾以延年。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

轉爲災。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甘淡泊可省幾多營慮。任疎懶

自贏一著安舒。藥補不如食補。肉補不如養補。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節慾。清

言四則。讀書成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脩身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君子三惜。

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欲做精美玉人品。定從烈火中

煅出。思立掀天揚地事業。須向薄冰上履過。王次公曰。達人不可說人閒事。便是人

閒無事人。聞人善則疑。聞人惡則信。此滿腔殺機也。將欲論人長短。先思自己如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何。世所傳孝子。及山。朱柏廬所作。此乃朱子集

後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閉。窮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安息。亦當以造化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閒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畫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斷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斯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昭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矣庸。爰作箴以自砥。常凜凜乎悚懼。

童蒙須知

朱熹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脩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襪履。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冠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緜或帶束腰。脚謂鞵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污穢。行路看顧。勿令泥漬。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凡盥面必以布帕遮護衣領。卷束兩袖。勿令有所沾。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污。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仰做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省費衣服。安子一狐裘三十年。雖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鬧。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聲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談。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凡行步趨踏。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凡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筒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窓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穢子弟職。書几書硯。自矜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册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字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字。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瀉瀉。濟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凡寫文字。須高執筆。端正研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措著毫。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寫文字。須要字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矣。誠意集義以復其性。廣配三才曰天地人。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亦終不充為凡民。爰作益以自彰。復乎恒康乃身。不此二句循之而上以復其性。順天心。天喜而錫之以福。反之而下以汨其性。逆天心。天怒而罰之以禍。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洵不誣也。學者苟有志於復。當如孔子朱子。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馮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開程朱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其端緒說義難離者。朱子之功也。韓愈曾思孟明道。子謂孟子之功不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學者要學能離者。朱子之功也。韓愈曾思孟明道。伊川知行並進。莫學陸陳王劉黃。論學不離此數人。此。陸陳王劉黃。皆天下所呼。如順風而。反觀存心滅絕天道。其初只是憚居敬之拘束。厭窮理之煩苦。至於

如此。則有未接。子未讀。亦於何也。曰。只是憚居敬之拘束。厭窮理之煩苦。乃反觀靜定以存其心。孫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多。則無不。非誠意之君子。未可語此。是即心觀。在善觀也。但心觀。是隨至之物。靜定日多。自有光彩呈露。又不可窮理。以此為性。凡其所動無不是道。殊不知反觀之久。則舍不去。靜則心如木石。不能虛含事理。動則內顧不。笑。察。由。事。理。天。道。已。滅。絕。豈。復。有。所。謂。性。道。哉。楊。氏。曰。佛。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佛。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性。也。他。全。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喚。狗。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或。說。人。辨。別。向。書。中。尋。相。似。之。言。以。文。之。先。立。其。大。勿。忘。勿。助。良。知。知。本。慎。獨。格。物。體。認。天。理。戒。懼。恐。懼。程。子。曰。字。字。是。句。句。合。他。所。見。本。不。須。費。文。字。得。他。卻。須。要。以。學。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斤。魚。鹽。方。得。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湯。潛。題。觀。自。詩。曰。余。本。學。漢。劉。遵。君。來。我。軒。圓。通。有。妙。理。相。對。已。忘。言。販。鹽。之。喻。實。其。然。乎。當。防。此。心。於。外。雖。色。貨。利。自。然。放。下。高。景。逸。曰。心。如。太。虛。本。無。死。生。何。幻。質。之。足。思。乎。身。且。不。出。而。現。身。外。之。物。乎。以。出。而。臨。凡。一。切。不。貪。天。妻。又。高。所。作。事。業。儘。有。可。觀。只。見。其。清。正。本。若。神。明。自。亦。張。大。後。復。召。門。徒。別。立。宗。旨。大。抵。好。名。樂。易。學。者。之。通。

復性圖 十三 本嵐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病見其所說。且得姓名。而所謂聖賢之書。穿鑿附會。悉如其意。學者遂深信不疑。雖奉為聖人。一唱百和。名滿宇宙。如火之燎於原。而謂可撲滅乎。然而卒不可欺。真誠。必。有。朱。子。辨。陸。象。山。胡。敬。齋。辨。陳。白。沙。羅。經。辨。王。陽。明。陸。德。也。辨。呂。涇。野。顧。運。馬。高。景。逸。則。念。蘇。李。二。曲。黃。黎。洲。必。有。實。見。而。然。不。然。何。深。仇。而。以。不。合。之。名。加。人。耶。且。就。公。哲。明。正。大。之。人。豈。僅。端。冕。之。心。耶。學。者。未。能。實。見。其。非。不。必。強。辨。非。亦。不。必。強。附。和。楊。且。於。下。專。將。小。學。等。書。精。熟。而。有。得。焉。然後。觀。彼。之。書。乃。知。諸。公。並。非。好。辯。實。出。於。不。得。已。也。若。讀。書。之。理。未。明。而。遽。觀。之。未。有。不。從。其。學。取。長。識。短。起。爭。端。而。害。世。也。夫。所以。程。子。謂。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胡。敬。齋。曰。章。德。茂。言。陳。公。甫。不。皆。也。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為。害。世。是。不。知。秀。之。亂。苗。但。知。蕪。草。之。密。苗。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謂。能。言。距。禪。學。者。程。朱。之。徒。也。胡。敬。齋。曰。可。憐。用。一。生。工。夫。雖。欲。做。好。人。反。成。大。罪。人。張。子。所。謂。害。仁。曰。賊。是。也。

此圖諄諄以孔孟程朱為宗。力辯陽儒陰釋之學。雖初學者未能驟喻其指。何不可以為先入之言。使之知所趨向而無誤於將來耶。教弟葉裕仁識
圖僅二百五十五字。性命淵源。工夫節目。道統授受。異端始末。無不具備。是大
有功於後學。表叔張錫遠識

養正錄跋

余嘗曠覽神州。默察世道人心。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身逢濁世。感喟良多。人欲之橫流也。天性之汨沒也。危言之日出也。仁義之充塞也。頹風所至。到處波靡。倫紀棄若弁髦。冠裳儕夫鱗介。人道斷喪。豈長此終古。竟無術以挽拯之耶。曰。否。是在提倡善化與先端蒙養已耳。西哲陸克有言。人性如白石。染何色則成何色。但先入者往往為之主。此與中國墨子之悲絲染旨相照合。蓋人性本善。凡具良知良能。而非冥頑不靈者。使之向上而趨善。希賢而希聖。初非不可能之事也。距今六十年前。吾鄉先輩王子英先生。諱景洙。努力提倡善化。改良風俗。體周易蒙以養正聖功也之旨。嘗著養正錄一卷。附以復性圖。集先哲之格言。作後生之圭臬。王慧言先生。藏有稿本。余巧而讀之。覺天理與人欲。義利殊途。薰蕕異器。失之毫釐。往往繆以千里。慎思明辨之功。必自幼栽培。始習善則善。習惡則惡。人心

養正錄跋 太嵐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惟危。積重難返。警戒於未然之前。則易為力。挽回於已然之後。則難為功。故必端其蒙養之基。遏其將萌之欲。收慎始謹終之效。童而習焉。長而化焉。斯風俗人心。駸駸焉向上而趨善。是在提倡善化者。剖析理欲之分。與揭棄邪正之徑耳。養正錄之大旨。即本乎此。著者苦心孤詣。有益世道人心。吾人奚忍任其湮沒而弗傳乎。爰輯入太嵐先哲遺書。以諗世之有志轉移風化者。中華民國十九年鄉後學俞慶恩鳳賓謹跋。

欽定四庫全書

同治五年
四月刊成

敘

吾友高伯平嘗言武林邵位西篤學己未江南借浙闈
舉鄉科三兒壽恆往應秋試得見位西袞袞論學備詢
余所著書以未及識面為歉次年賊陷浙省位西杳然
無聞迨伯平轉徙至淮始得見禮經通論遺稿半部及
遺文數十篇余語漕帥吳仲宣先生盛稱其學精邃獨
到文亦峭潔入古名理湛深仲帥慨允彙行又因伯平
得讀其忱行錄二卷係癸卯甲辰日記賸稿闡明大學
之指折衷紫陽入其窠奧推論廣孝之教痛斥言利之

忱行錄 敘

一 當歸草堂

臣洵為治身要言經世碩畫其緒言皆近裏著己自得
於心非口耳之學也錢塘吾宗竹舟松生昆仲購得此
書出資付梓時浙省馬中丞據曾爵相咨訪位西殉難
事實奏請

恩卹有加今而後邵君之文學節義彰彰於世其可傳
也已意其光怪鬱積實有不可掩沒者故歷久而顯於
時而零縑斷楮賴人以存人固不可以無友也余因歎
人之相知不在乎相識向在都中與余深契者有陳頌
南朱伯韓兩侍御皆以直言忤時頌南辭職南旋過淮

手書汝南交孟博高密訪康成一聯贈余返閩後旋歸
道山乙卯之夏伯韓訪余里廬為余作易傳序並贈以
詩別後由吳至浙遂殉武林之難迄今訪求兩君詩文
自章奏外其著述卒不可得每以為憾又不如邵君遺
集余猶得而表著之讀忱行錄一書恍接其警歎音容
余亦何憾位西之不識面也同治四年初秋山陽丁晏
敘時年七十有二

忱行錄 敘

二 當歸草堂

枕行錄

仁和邵懿辰位西

今人喜看雜書而不喜觀說理之書一則因不耐煩一則惡其厲己二者皆心病而惡其厲己之病根尤大溫大學一遍明德卽性也易大象傳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天命之性乘於氣質之中而虛靈不昧猶旭日之升乎地上而光明照徹也地體至闇大明麗之比喻最切能去此心之蔽常如日中天而不墮於塵霧之中以自夷其明則善矣

枕行錄

當歸草堂

大學章句序以爲億兆之君師注疏算法有大小二數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大數以萬爲等是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也按朱子注孟子其麗不億云十萬爲億注周頌萬億及秭云數萬至萬曰億蓋米是細物可用大數人則是大物且但就商之孫子而極言其多故只可用小數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自中國九州三代治教之所及其人數可考而知也大抵每代開創之初天下人口不過千萬或不及千萬若三國晉初不過四五百萬兩漢盛時無過六千萬唐

宋明季世亦然三代人數畧見後漢書注本之譙周所記或有據受自後歷代史志俱班班可考我

清順治初一千餘萬至康熙末年不滿三千萬自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後以丁賦攤入田賦遂視編審爲具文考之會典至乾隆初驟增至萬萬何順治康熙六七十年間僅增二千萬而雍正至乾隆之初二三十年間增至七千萬之多耶嗣後遞增至嘉慶十七年爲數三萬七千餘萬今各省歲報民數合之過四萬萬

枕行錄

當歸草堂

視故明盛時五六倍過之恐非事實殆由康熙五十年以後不增丁賦人數多寡無關生人之休戚其時有司官吏不免粉飾浮增以侈太平之盛自康熙至今大約亦不過如明萬曆時六七千萬之數古今應不相遠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數多至七八千萬幾至萬萬而卽寢至於亂者固由氣運亦事勢之所必至也考漢志天下定墾田八百萬頃後世田野日闢古畝小而今畝大會典所載天下官民田七百餘萬頃亦大畧相準古百畝之田上農可會九人下農會四五人以豐

凶饒肥人力不齊渾之只可以下農爲率而今畝大小不齊總之較大於古約略計之每頃可會十人則此七百萬頃之田僅可會七八千萬人雖人數田數均有隱漏未能舉實而大致不相遠矣夫以開創之初以千萬人而闢七百萬頃之地肥饒可互擇豐凶可易抵而人心復厭亂思治崇本尙儉此所以日趨於治安也及至久安之後人心習爲逸欲奢淫而田數適與人數相埒且或有不給焉則人浮於食而勢必起而相爭所謂五行百產力盡屈於生人之用而患氣將興者此所以歷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存僅及千萬十分而去其七餘其三不過數十年閒兵戈疾疫飢寒轉徙而死者至數千萬人之多可謂慘矣其閒或一家而畱存只一二人或一姓而畱存只一二支大抵稍能自存其本心歷雪霜堅冰而眇然自完其生意於辛苦墊隘艱難流轉之中故能貞下起元而其子孫復享太平之福也否則能適在此一千萬中而不入乎彼六七千萬之中乎故自厥初生民而來以至於我三代上之治亂不具論若楚漢之際新莽光武之交三國兩晉六朝以至於隋唐五代紛爭以至於宋金元

忱行錄

四 當歸草堂

遞嬗以及明

清運會之閒大抵分爭而瓦解者其禍稍紓而較長一統而土崩者爲禍并至而尤劇以一姓之承傳自開闢天地至於今日綿綿延延歷數十治亂而不斬焉以至於我則歷世先祖之所以保此生理而永此生機者其難爲何如則我所以宜勤思我之所自生而無負天地祖宗生生不已之心以推及於所同生欲其並生以自永其生者所當盡心而盡力又何如此孝經所以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而學者所以貴於復性而盡性也

大學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用易傳庖犧制佃漁神農制耒耜黃帝堯舜垂衣裳之序而言不用史記五帝本紀之次蒙引謂伏羲言能馴伏犧牲始教民肉食者也神農始教民樹藝者也

早閒有忿懷甚悔因思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戾者仁讓之反有因貪而戾者亦有不因貪而戾者戾即拂人之性之拂拂即違之俾不通之違亦即悖出悖入之悖其所由來則僻也僻不必因人而發心之所發偶偏即不能率乎性之自然以中乎喜怒哀樂之節而無所乖

枕行錄

五

當歸草堂

戾矣大學章句前半不言性字至拂人之性下注云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此依經爲注而語實透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性皆善故無不好善而惡惡如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有未嘗息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第所見爲善惡或蔽於有我之私而未必眞知善惡之所在及似善而猶非至善之所在既眞知之矣則必體驗擴充實用其力於所好所惡使善必有諸已而惡不加於

身則止於至善卽有以復其本善之性而不至自拂其性矣方領惡全好之時省察克治亦若有所矯拂然者然所拂者氣質之性而所率者天命之性其自謙之效至於心廣體胖而極宣著盛大之容則豈告子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而荀子所謂化性而起僞者哉故曰爲善最樂孟子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之云以及中庸致和之旨皆如是也

枕行錄

六

當歸草堂

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入大學朱子蓋據大戴禮記及漢書白虎通按大戴禮保傳篇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辨注曰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辨此注極

爲詳晰諸說年分不同但以人資性有敏鈍或以事故
就遲亦不必分太子世子以下耳漢書食貨志云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
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
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
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
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
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
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

忱行錄

七 當歸草堂

此朱子之所據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二句亦但撮要而言灑掃應對進退是幼儀中事
幼儀固亦是曲禮然觀內則學幼儀與學禮分爲二節
是禮大於幼儀也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大全引周
官五禮六樂云云蓋據保氏掌教國子之文然五禮六
樂諸條目皆王廟之禮似非庶人子弟所宜肄習者所
謂禮樂似有變通禮如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之
類樂如操縵安弦舞象舞勺之類書數最小時所學射
御皆在禮內射有特禮御亦在曲禮中如所謂僕人之

禮也大抵書計而外禮樂二者有大有小卽保傳篇所
謂小藝小節大藝大節也朱子注論語云文謂詩書六
藝之文此序不及詩書蓋取文義對耦非漏舉也王制
四術詩書禮樂恐有所受古者大學之教不成只是將
在明明德在新民等空空敷說道理亦祇教以詩書禮
樂誦習講貫而以此等道理爲之提撕指點耳子所雅
言詩書執禮孔子之教其門人亦祇是詩書六藝所謂
交行忠信博我以文之文也特於其中更與講明其所
以然之理及使之反身以踐其實耳

忱行錄

八 當歸草堂

劉捷曰首節精神全在三在字蓋大學教人之法見於
禮記周禮者不越詩書禮樂之事凡此經所載綱領條
目皆隱於其中周衰先王之教淺微學者多不知其意
而異端萌生故孔氏發其所以云之意以告其徒而曾
子述之存其理以教後世其後孟子得之拒楊墨闢告
子明德必止於至善也明王道黜功利新民必止於至
善也北宋大儒之學皆出於此不發揮在字義意竟似
先王立學但以此三者教人失之遠矣按學記一篇其
言雖視大學稍
粗而實相爲表裏讀學記可見師弟子所教學無非詩
書禮樂之事也安漢先生解論語首章學字亦以爲止

是詩書禮樂之事而其所以學則效先覺以復其性也
學者畜也小畜懿文德小學之事也大畜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
大學之事也

小學大學之地與制說禮者無一定之解有不合則推
之殷制長樂陳氏以爲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
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
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
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
尊大戴記注大學
在王宮之東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
朝故也此亦見經文不同而臆爲之說依漢書則所謂

枕行錄

九 當歸草堂

小學者家有塾也十五入大學者黨庠遂序皆是也移
鄉而學於庠序者也由鄉而移於國則所謂小學猶天
子之太學也其升於太學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也此
說似竟分爲兩箇大學而思之亦頗有條理大約與今
世學制相彷彿至其地之所在大約諸侯之國都較小
故大學必建於郊外邦畿之內較爲寬廓自可建於王
宮之或東或西也鄭康成謂周建四代之學如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詩書禮樂各有教之之官師卽各有教之
之處所周制彌文或當如此至小學則有所謂虎闈在

王宮以處國子及貴游子弟又有在郊之小學以處凡
民之俊秀蓋上世渾樸王太子以下可與凡民共處一
學之中而後乃不能無區別也妄意如此俟詳考之

蒙引謂明德是以心言而理在其中朱子亦謂靈的是
心實的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
底按盛貯該載卽以具眾理而統性也敷施發用卽以
應萬事而統情也所謂心統性情者也如此說則晉之
夫象以夫明而麗乎至闇謂如性之乘乎氣質之中可
也謂如心之舍乎形體之中亦可也蓋玩一明字是合

枕行錄

十 當歸草堂

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而不可直以性當之矣
記誦詞章之習學之差也虛無寂滅之教教之差也有
教則有學有學亦有教權謀術數以就功名乃急功近
名計功謀利非真功名也百家眾技致遠則泥此據大
學之教而言故諸家皆出其下若鄉愿鄙夫未嘗設教
而立學者又不屑道也如俗儒所考者古而多識博文
正吾儒下學之要異端所事者心而心性天道正吾儒
上達之歸權謀術數雖非道義之正然權曰可與權謀
曰好謀而成術曰仁術數曰禮數德慧術智而盡乎神

明變通之用者正吾儒精微之極致也百家眾技不獨有濟民用而亦吾儒格物游藝之所不廢大抵其始立教者皆是聰明豪雋卓犖奇傑之人有邁人之資稟有百倍於人之攻苦特其立意少差而不合於聖人其徒沿流而又失之所以至於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且此擇術之不可不慎而程子所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者也

氣稟所拘兼習染言人欲所蔽兼物誘言因氣質之偏而受習俗之染因情欲之動而來外物之誘故他處或

忱行錄

十一

當歸草堂

兼言氣習或兼言物欲也人欲對天理言理出於天仁義禮智所性而具者也欲生於人由耳目口鼻四肢而生者也心通極於性而體下交於物也理對氣言亦對欲言欲根於氣而生故氣稟與人欲一貫者也氣有美惡拘則指其惡者言欲亦有美惡蔽則指其惡者言欲之美者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必盡絕而能節之亦無非天理也所謂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人欲淨盡云者主心而言非主體而言也情之本訓爲實乃性之初動如愛親敬長及惻隱羞惡

之心乍見孺子入井不忍牽牛敲棘無受穿窬不屑嘍蹴之類真實而無偽有善而無惡卽本體之明未嘗息之所發中庸致曲章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孟子不忍章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也至中庸喜怒哀樂禮運喜怒哀懼愛惡欲亦是心之所發而或緣乎氣習物欲而生卽不能無中節不中節之分而有善有惡矣概而論之只是好惡兩端若忿懣恐懼好樂憂思此緣乎事物而生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此又緣乎倫類而生也皆由中以推乎外由微以之乎著由意而繫乎

忱行錄

十二

當歸草堂

心而漸形於身於意之乍發時察其爲善爲惡而有以過而充之則意無不善然其緣乎事物而生及接乎倫類而生者雖初無善惡之可言而不加察焉或有所滯而成所向之偏其究至于心不正身不修而亦將流而爲惡矣此大學之性其情者所以於誠意正心修身節節有功夫而總歸於好善而惡惡以復其本善之性而已至於推己及人則有所謂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如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是也有所謂推愛己之心以愛人者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

不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也二者皆所以處之者
即恕與絜矩之道也而有所以化之者所謂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好仁而下好義者也舉
而措之兼此兩義

凡情欲志意念慮思想衷懷等字輕讀呆用則相類而
可以通用大抵皆心之所存與所發也若重讀活用則
各有指屬而不可以相通如情是性之動而實然而無
僞外接乎倫類而生者也是由氣而生心有所向而

忱行錄

圭 當歸草堂

忻喜羨慕之所發端也志則心有所之而主於一者也
意則心之所發動而著於事為之端也念則心有所含
而不釋也慮則心有所處度而偏於憂虞者也思是心
之竅之所通而由此窺彼者也想則心緣於物而相接
也衷則心之主於中者也懷則滿腔皆是也許氏說文云性人之
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諸字有存有發惟意則
欲者也念常思也想冀思也
由存而發之大端在諸字中為獨重故大學別乎心而
單言意然首章言慮章句言審言察皆是心之覺即是
致知知至之知知謂識其所當然覺謂寤其所以然用

此心之覺以審其意之誠與不誠察其心之正與不正
及身之修與不修故致知為夢覺關謂如自寐而寤也
知至則知其所以然而覺矣雖審察身心不必待知至
而知其所以然之後然知所以然有統體一節之分致
知時亦有知其所以然者是一節之覺知至則盡知其
所以然乃統體之覺故或問論格物致知條目謂或考
之事為之著即首章之所謂慮也首章慮字固在物格
云隨事觀理與後云即事觀理不殊則知大學概論用
功節目自有先後之分而至于用功之實則雖物格知
至後所以誠意正心修身以及處事臨或察之念慮之
政亦無一日而不用格物致知之功也

忱行錄

圭 當歸草堂

微即六章七章八章章句之所謂審與察也特格物致
知專主窮理而言而慮則有所以處之察則有所以克
之稍有知行兩邊之別巨學者不可不知其所以分亦
不可不知其所以合也
事未來而意之謂之億事既往而意之謂之憶億與憶
皆後起之字要之皆意字之所包也未來而意以逆之
浮動飛揚如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官職之升遷祿利之
增益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此所謂妄想幻想根貪心而生者也既去而

意以雷之膠固纏擾如伐善施勞不知堯舜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而記恩記怨時遷而幸猶在沾沾自喜迹之而忿未平明暗不念此所謂成見舊見根矜心而生者也前乎此者爲意爲必後乎此者爲固爲我懂懂往來瞬息萬變然觸乎目所見而生者及他有所見而旋忘矣感乎耳所聞而生者及他有所聞而又移矣事未來而迎之未必與事之方來相續事既去而執之未必與事之甫去相聯忽起忽滅旋起旋止此二者雖不能不屬之焉然非是誠意章之所謂意乃正心章大節分

枕行錄

去

當歸草堂

內事也蓋心有不存皆由此等游思引之而去其第一節乃臨事而有所偏主亦兼未來既往而臨事之意爲多至次節則功夫更密故須合未來既往之私意而言也此等私意浮游無著故一察之而卽能截斷收回而心便存卽或問所謂常惺惺法而朱子所以於此處章句方下一敬字也若夫誠意章之意雖亦是心之動乃是動而之乎事爲之端如人手欲取物心一動則手從而取之矣欲足有所往心一動足便行矣故章句云爲善去惡爲是實事欲爲此事而有此意則意便是動而

有爲之端故章句訓爲心之所發如引弓而發矢也知爲善以去惡則已設之正鵠而立之的矣於發之之頃稍存苟且遷就之私而不必於中的卽是自欺而其所發有一毫之未當卽不免於尋丈之失而於發矢之初心未能快然而無負矣故章句又云審幾幾卽弩之牙矢本之附著於弦處所謂發動所由也朱子又云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所謂情似指好惡要恁地卽章句所謂決去必得章句使其二字卽所謂如使那舟車一般也審幾幾字卽舟之柁車之策則舟車與所發之矢卽是情是好惡意則是使那舟車發那矢而好惡之所由出非可直以好惡當意字而慎獨審幾又是意之起頭處如捩柁麾策以矢著弦將發未發而又非可以意字當獨字幾字也夫所謂誠意者乃實用其好善惡惡之力以務決去而求必得至於必得則如舟車之到所欲到之處如矢之已中於的卽所謂得止而分明見於事爲之著矣然後乃能快足於己而其效至於心廣體胖若其推而之於外者一有苟且卽是自欺而不誠其意也故下節

枕行錄

去

當歸草堂

言小人爲不善無所不至亦是見於事爲之著推而之於外者由不能慎獨而所發之差至於如此也故此章意字必以動而之乎事爲之端言乃與下文正心章內境界功夫有別由于偏端用力以至於純密之地大致與論語富與貴章欲惡取舍終會無違之節次相仿佛也

思晉卦大象取象於日以言明德竟不可以譬喻言蓋天人之理一也推步家言天有九重日輪天居其中月星皆借日光以爲光各曜天皆統於日天朱子謂天無

恍行錄

七

當歸草堂

明日月乃其明耳夜中黑淬淬底是天之正色又謂造化之初疑只有水火二氣水之渣滓凝爲地火則升爲風霆雷電日星之屬而日爲最大然則在天而無日天失其所以爲明在人而無心人亦失其所以爲明矣天之至精莫如日人之至精莫如心二而一者也故心於藏屬火又心陽而體陰心猶日也體猶月也月受日之光體受心之役月有盈虧而體有用有不用也

語類持守類第

廿四五條云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又曰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魘魘各自冰消瓦解太祖月詩曰未

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則黑漫漫地才一絲綫路上便明

讀書宜將心捺入書內將書按到身上又思章句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蒙引於此證以中庸致曲章章句云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云云及孟子不忍章集注云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云云以爲此聖學入門之方朱子喫緊示人下手功夫其義精矣然愚以爲學者於此不可不致其疑反復朱子前後解說得其理本一貫而非有二者而後於下手功夫可不至於差誤也其致疑若何曰朱子解書每自謂依文解義今此大學首節明明德三字除明德二字固當於此處解釋矣若夫明之之功則下文明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節章句卽不必預引下文亦必爲虛涵之詞如於則有時而昏下接云然其昏無不可以復明之理故必學焉以明之以學字該知行以涵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諸目或以知行意另鍊成一句如序中所云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豈不得綱領總旨語意而與下文不觸不背乎今日

恍行錄

六

當歸草堂

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而因本體之所發以致其明之之功則是教人徑捷速化專求之心性虛空之地以流入陸王直指心體之異學而於下文格物以下諸目循序漸進而無躐等陵節之弊者似岐異而不相比附也卽以中庸致曲孟子擴充爲證然言各有當此明明德三字內似無致曲擴充之意下文義意不可闕入本處況他處義意轉可闕入而猶得謂之依文解義乎如此致疑則此章句云云不按下格物諸條目其疑一也以他處求端用力之意闕入此處其疑二也滋簡易直截之

忱行錄

九 當歸草堂

弊適與大學教人下學上達之本意相乖反而爲陸王家藉口其疑三也然愚反復詳味然後知此三疑者皆無所用而在朱子之意本自一貫而非有二也蓋明德乃是理與氣合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而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其虛而具夫眾理是其所以統性也其靈而應夫萬事是其所以統情而卽所謂知覺也故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曰推極吾之知識吾之知識卽心之靈而莫不有者也情者性之發意者心之發而知則在由性而情由心而意之閒乃自靜入動中閒之樞紐也

情概言之則好惡二端意之用也析言之則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類心之用也又推言之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之類身之用也皆情也意在情之前知又在意之前理又在知之前如知愛知敬及知孺子入井牽牛穀觶之可憫之類此所謂良知由性而情中閒之知也有善無不善者也知飢知寒及身有疴癢而卽覺之類此卽誠意章章句內獨知之知由心而意中閒之知也幾善惡者也二者一出於理一出於氣然出於理者亦乘乎氣而出而出於氣者其當處亦是理皆所謂

忱行錄

十 當歸草堂

心之靈而爲知覺知識者也識是致知之知覺是知至之知其爲知一也下文章句云意者心之所發此云因其所發則是本體之明之所發乃性之發而非直心之發也本體二字以補傳全體大用參觀之分明是具眾理是性本體之明明字內又兼心在內誠意章章句云心體之明心體謂心之體亦是性也本體之明未嘗息是德之雖昏而可明處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乃涵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諸目所謂啟其明之之端致其明之之實兩意皆在其中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措語

精妙直到至處格物致知內有此意誠意內也有此意
正心內也有此意修身內也有此意一因字一推字精
妙無匹有因而後推地勢坤只是高下相因天道流行
而發育萬物亦祇是日月寒暑相推相摩相盪所以爲
健行之不息也故曰因其所發曰因小學之成功曰因
其已新者曰因其已知之理曰因其所同曰因各得其
所賦之理曰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曰因見在
所居之位曰又當推以及人曰致推極也曰推類以盡
其餘曰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曰曰皆推己以及人曰推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含知其不如中庸直言性而曰明德者見其不與物同
得天之理以爲性而又得天之氣以爲形而又得其氣
之正而通者故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卽是人
之爲心不與物同合理與氣之正且通者而德之所以
爲明也故又曰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所以實言其德之
明也德本明而何以又有明之功故推出氣拘欲蔽
三層則本明而有時而昏矣有時而昏則卽可以知其
本體之明未嘗息而必加然其一轉者見所以可用明
之之功而昏者無不可以復明之理也昏者可以復明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正見人得理之全而氣之正且通處故曰然其本體之
明有未嘗息其言固本於易之明不可息抑有二義如
水之本清待澄定而清者復見此孟子夜氣之說也如
火之本有光待擊觸鑽刺而其光迸出此孟子乍見人
井不屑噓蹴之說也既未嘗息則正好用其明之功
而不可苟且自安於己昏故曰則當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以復其初也遂字亦有二義格物補傳所謂而益窮
之此所以啟其明之之端也誠意章章句皆務決去而
求必得之此所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言豈一端言各

有當經文云明明德則於明明德內釋其意義之曲折層次自如此如此方完得明明德三字分量正所謂依文解義不惟下文格物諸目皆涵在內而於中庸致曲孟子擴充云云聖賢之言其理本自相通而初非以彼證此以自家言語意思相攙入也人之所得乎天得字正釋德字虛靈字不昧字拘字蔽字昏字息字發字皆從明字生出而安置恰好曲折都到實字字理學之真源也由此觀之則朱子章句於上下前後所解釋理則昭合無間而文中之義要有截然而不可易者學者知其所以合不可不知其所以分而既知其所以分還當知其所以合若陽明王氏初倡致良知之說而究則盡廢博文下學之功而以心之體爲無善無惡流爲禪學而不可返皆由誤認此處章句以及孟子之言知其有可致疑而不知虛心詳味夫朱子之言求其理之一貫而初非與格物致知之目自相背也

本體之明未嘗息而有所發如先入小學而養之有素則所發常多否則所發較少而明不可息要亦不能無所發也有以養之則其發易見而充之亦易爲力矣故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須補一段敬字功夫

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又仁說曰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按前說知覺不同是有由性而情中閒之良知有由心而意中閒之獨知兩知雖皆氣之所爲而其原有由理而氣由氣而氣之不同也陽明以致良知立教正朱子所謂專言知覺而不免於認欲爲理者此所以虛驕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自大師心蔑古而方自以爲良知之所發也

孟子知性集注以窮理釋之是性卽理而知性卽窮理也然大學補傳不曰知性而曰窮理性專而具於人理散而寓於物也經文不曰窮理而曰格物理固物之所載而猶託於虛物卽理之所憑而更得其實也一是恐人徑求一本而舍萬殊有直指速化之弊一是恐人高語虛無而遺迹象有耽空嗜寂之弊此正正學異學分途處也然章句既云物猶事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而補傳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益又恐人逐於名物訓詁

而不知尋求義理有支離瑣屑之弊此又正學俗學分途處也必如朱子之說乃是下學上達萬全無弊

或問格物條云或者之事爲之著是經文安而后能慮之慮卽是格物也云或察之念慮之微是六章審其幾之審七章一有之而不能察八章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之察卽是格物也特不可直以是當格物之義目物格知至後不謂物可不必格格物致知時不謂意可不須誠心可不須正身可不須修也特其功夫效驗之節序自不容紊目蒙引曰物格而后知至節大概只是循八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者之序而各反其本使人知所先務之爲要目非固謂必先了此而後及彼也如必待格物一件既透然後進於誠意則格物致知功夫亦須費許多年孔子亦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然則人生百年之內當何時方得了此八字也存疑曰朱子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朱子此說發前人所未發嘗見陽明之徒非朱子補傳云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正爲不知此語妄生譏誚按蒙引存疑此二條學者不可不知竊意朱子所以

忱行錄

美

當歸草堂

不敢以此意入之章句者爲夫大學方誨人以爲學之序有此八者而不可紊而遽以此意廁乎其間恐人誤會而適以啟其躐等陵節之弊也然使但爲曲折抑揚之詞以見此意而施於或問之中以免夫學者之望途而生畏其亦可矣抑愚所妄臆以爲物格知至後非謂物可不必格者似亦宜見此意於或問中蓋卽知性知天豁然貫通之後而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正有求之畢世而不能盡者孔子所以好古敏求假年學易而朱子亦孜孜著述老而不倦易贊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居敬窮理知行並進沒身焉爾而豈謂一旦頓悟便可遺棄一切掃除六經耶

此上云云亦是執泥之見多費解釋但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類觀之本自了然或問不之及者正爲此意明白易曉不能一一爲學者設此無理之疑而預釋之也且慮字審字察字卽是省察是力行頭上事與格物亦微不同

蒙引咬文嚼字處儘有精義而亦有求之過密而反失之者如德容表裏之盛依小注謂恂慄在裏是德威儀

見於表是容因疑或問以恂慄威儀為得之之驗者非是夫所謂表裏者以恂慄威儀分貼之是矣若德容二字豈可截分兩項是於文義有不達也瑟兮僂兮章句云瑟嚴密之貌僂武毅之貌兩貌字與宣著盛大之貌貌字同固是形容其如此而亦即所謂德容也瑟字毛傳矜莊貌詩集傳用之此云嚴密之貌是於矜莊二字大概說之內更求其字義之切以貼下戰懼之意仍是

忱行錄

毛 當歸草堂

指其恂慄之見於外者言之故曰嚴密之貌不然當云嚴密也可見貌字即是容字僂毛傳寬大也蓋以簡兮之簡字通之朱子不從而改用說文武貌之訓故於詩傳曰威嚴貌而於此曰武毅之貌即所謂勃如戰色也二者皆是形於外者而傳者釋以恂慄則引而歸之於內言其內之恂慄故發為瑟兮僂兮之貌也至赫兮喧兮毛傳云赫有明德赫赫然喧威儀容止宣著也蓋喧字韓詩正作宣字故毛公解作宣著朱子合而釋之曰宣著盛大之貌蓋喧是宣著赫喧則是宣著而又盛大也詩傳但解喧為宣著貌而赫字不釋以字義本易明不須釋也饒氏以宣著貼赫字盛大貼喧字甚誤詩言

赫兮喧兮但虛擬一氣象而傳者以威儀釋之則謂此赫兮喧兮者乃其威可畏而儀可象也恂慄戰懼也蓋用爾雅郭注恆戰慄之訓恂依鄭氏讀作峻非但讀之如此其義亦如嚴峻之峻也蒙引解恂字為敬信也似讀如字忘卻章句音義內明用鄭氏之說矣戰字貼峻貼僂兮字懼字貼慄貼瑟兮字如此則表裏二字依傳者意也德容二字依詩人本所指也雖分表裏而均為盛德之容故或問以為得之之驗正與章句昭合而虛齋疑之過矣

忱行錄

毛 當歸草堂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加一謂字者見此學字不賅知行也講習討論知言以窮理乃格物之要也省察克治省察即六章之審七章八章之察克治即誠之正之修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內皆有省察克治黃氏以省察貼誠意克治貼正心修身者非
吳竹如 廷棟 來前日因其所發之疑究未釋然因此錄請正承指教一二語頓覺豁然尚非筆舌所能驟達也而於首章章句云云及致知知字初看似有兩樣而實渾然合一之故已昭晰無疑矣何幸如之又言齊

明盛服非禮勿動二句為主敬實功內外都到誌之又承教所說正心章尙未的當略爲敷說首節大指敬聽之下亦頗有會處

心小故能廣方寸之地收斂不容一物豈得不寬然有餘地若其心恣肆放縱此方寸地幾束他不住且時而有愧怍之念雜然並生自相煎迫安得不形偏仄朱子曰持其志是於心之方漲處便持著心漲卽是小心收斂之反面最形容得出

語類大學四第一條云問郭友仁如何是收其放心養

忱行錄

堯

當歸草堂

其德性友仁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按大全蒙引引此段俱將看得也好四字改作一然字似鹵莽失朱子之本意也或問此處係說小學與下文說大學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八字相對察夫義理格致也大學之始事也措諸事業齊治平也大學之終事也此八字正

與相對所謂收其放心者卽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曲禮幼儀使之習勞拘苦而得以收其放心也養其德性者卽所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有聲音采色文章度數耳擣目染諷詠涵濡是可游可玩使之優柔漸漬而得以養其德性也二者功夫效驗明是不同郭氏所說乃是以持敬補小學功夫故將二句看成一句朱子以爲看得也好者雖不得此處文句之本義而恰好說成一敬字也改作朱子曰然便是或問本義與郭氏所看相同失朱子之本意亦失友仁記錄之本意矣

忱行錄

堯

當歸草堂

不能使大學袞袞在留裏總由志不立存主不熟要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則此書道理方爲有諸己

大學綱領條目皆是說箇大匡郭要緊在學古人學堯湯文王三人而已帝典曰克明峻德傳者只引此一句其實以親九族以下云云正大學指意所自出也湯之日新顧諟文王之緝熙敬止皆是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榜樣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祇欲學此數人而已故曰學之爲言效也

言聖人之德敬字而外明字最重大學言明明德包中庸之誠明於二明字中矣其功則莫要於格物唯天下至聖聰明睿智爲無俟乎格物自然生而可知者義理耳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能知之然則中庸誠則明矣內亦不可謂竟無功夫但其明之較易而速耳

是以大學始教大學字重讀見得小學中已養得敬字功夫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此已知之理固是天之牖民與生

枕行錄

三

當歸草堂

俱來底亦一半是前古聖王躬行心得之所畱貽而啟迪也

致知無了期貫通之後愈貫愈通五十而知天命其貫通時乎耳順則更至矣

明德與浩然之氣皆氣之正且通者也性卽理固是善底最初之氣亦是善底氣所以載理而初非二物也但明德不明則昏浩然之氣不養則餒明德指其虛靈不昧者乃氣之精英處屬知覺一邊浩然之氣卽所謂體之充者乃氣之充周流行處屬運動一邊或問曰唯人

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此性字承氣說下乃兼理氣而言性卽生也生理與生氣合而成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言天地之所生凡有知覺運動之類惟人爲最貴或問蓋用孝經語意告子請生之謂性解字義卻不差但其所指偏在氣一邊故孟子駁之若孟子所謂性善後人以爲專指義理之性

然合養氣四端諸章觀之似亦兼氣質在內或但兼氣而不及質蓋由理而後有氣由氣而後有質理渾然至善無聲無臭氣方動而流行其渣滓便成質一落形質

枕行錄

三

當歸草堂

方有善惡之分若最初之氣與理相涵似尙無善惡之可言而亦不妨附乎理而謂爲善明德之爲明浩然之氣之爲浩然皆美稱也又如孟子謂情可以爲善謂爲不善非才之罪朱子釋之曰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又曰性本善則才亦善可見最初之氣未有不善也孟子道性善節下集注不曰人所得于天之理而曰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加一生字卽是兼氣在內也要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理氣本自合一太極之所以不雜乎陰陽者卽其不離乎陰陽者耳

敬與恭對居處執事之分也敬與誠對虛心實心之分也敬與明對存心致知之分也敬與義對直內方外之分也敬與愛對去慢去暴之分也敬與恕對持己及物之分也敬與和對雍宮肅廟之分也敬與簡對居己臨民之分也要之一體一用未有有體而無用者朱子曰有死的敬有活的敬又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按洪範曰敬用五事不獨貌言視聽用敬卽心之所思亦敬以用之卽可見敬不廢思也思者作聖之基致知格物之實功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於敬者也卽可知未有言敬而不用以致知者也又程子謂未出門使民此正儼若思時也或解之以爲若思非思也思則涉於正助矣此殊不然主敬者自有思時自有不思時非思則必涉於正助也君子有九思無一非思誠之功豈嫌於正助乎特於知行終始接續之閑常提撕喚醒以免此心之放佚是則所謂主一而常惺惺者耳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乎天地之閒塞乎天地之閒祇是體之充一身之外卽天地也此氣充乎四體卽是塞乎天地天地之氣與吾身之氣相接無閒所謂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也誠意正心以下皆是坤作成物所以誠正修齊治平無不稟令於知致知正是乾知大始也理未窮而專言踐履乃以陰先陽鮮不迷誤須打疊敬明二字成一片則善語類卷十四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令人卻塊坐了相儼昏倦要須提撕著提撕便敬又問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曰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又問程子曰云云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明者上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此下節之意也松陽講義取時講云所厚者薄即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何論國與天下仍收束入上節以爲說得甚好而與或問亦不相礙愚意果如此說則章句不妨合爲一節矣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自有本分道理且條目節節推出此正所謂自修身交齊家的過接關子非於身外又添

出之本也

或問連下節而章句分爲兩節蓋本身之義較大不欲其但與所厚相對故離而爲二且玩兩其字語氣是所厚云云但從本身意推出也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固一貫而其指稍別安溪先生曰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身心之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未不得而理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駁矣此亦所以分兩節之意也八條目依明德新民則截分於身家之閒依知止能得則截分於知意之際然朱子答李敬子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蓋以止於至善言則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以下皆各自有層次而其淺深高下之分至於萬有不同不

獨八目而已故八條目之統於綱領乃統於明德新民二者若止至善則以事之終始而言其始也又非直以格物始而其終也又非直以治國平天下終也明德新民之理他書詳言之至要於止至善則他書未之及不若大學之精密又如格物致知兼內外而言他書或言知性知天或言博文博學學聚問辨知言稽古亦不若大學之尤爲切實而賅備也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謂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大學之闕似大學不言及敬而程子朱子以己意從外面補入者此陽明所疑而不知非其實也觀大學書中於釋止至善引文王詩明明道箇敬字瑟憫恂慄卽內之常存惕畏也赫喧威儀卽外之整齊嚴肅也太甲之言顧諟卽所謂常惺惺法也盤銘之言日新卽所謂提撕喚醒也正心章心不在焉一節朱子直以敬字詰之蓋卽所謂主一無適而心常在腔子裏也若誠意之慎獨至平天下之不可不慎亦卽此心敬肆之分然則大學一書無非言敬朱子或問篇首特發敬字一段者蓋以敬字補小學功夫卽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之意以此補小學之闕非以此補大

學之闕也大學闕敬字於格物之前非闕敬字於格物之後也

黃氏士毅朱子語類目錄云大學致知誠意以下次序乃從上聖賢相承定法不容變易如近世之逞虛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致之失也苟或懲此別立一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弊必至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非理學之功用也此一段說得極透

枕行錄

卷一 當歸草堂

文集六十二答李燔問曰燔述周舜攷謂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朱子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概論也愚因朱子知有淺深得有大小之言而竊疑此節安溪先生之說似與章句相備而不相害安溪大學古本說愚固有

以知其說之遠不及於朱子而有穿鑿捻合之弊然於此節立志存心之說似於章句猶爲相通而非盡以己意攙入也其說曰止於至善則至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嚮望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意誠以下之事也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爲之地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入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啟發者素矣故其秀且俊者

枕行錄

卷一 當歸草堂

必能識所趨向以定其志收斂凝靜以安其心而不思於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又曰下有格物致知之義不應於此處頓出而觀後章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似爲學者指示準的之語未逮及於精微也況大學之教既斷自格物而不先以辨志先之則非古人所謂嚮道而行望道而至者雖欲俛焉日有孳孳安知其不適於他岐乎故程子則曰格物者必立誠以格之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則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後義可精如此

之類皆朱子所屢述而日為學者誦之其作大學或問
尤於此惓惓焉故愚以為補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
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能靜能安言操心
也能慮即格物致知之事而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也
又曰朱子解慮字作處事精詳不云察理精詳以察理
是格致功夫故也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功夫聰明已開
趨向已正故大學直從明新說起然畢竟有箇頭有箇
根基立志是箇頭從心上打疊是箇根基聖賢不輕說
出定靜等字知止若如章句說何須又用定靜安慮許

忱行錄

當歸草堂

多字面來贊他首節只言教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
者為歸宿便是知止知止者知道要做什么事何等人
如此然後志有定向志既定雖旁邊有人戲鬧都似不
聞不見一般非靜而何既能靜雖置我戲鬧場中我自
安於我之事不被他引去非安而何心至此於事理方
能入纔可用格致功夫所謂能慮也理明然後可實體
於身實措於事所謂能得也得之於己即天下之理得
矣意誠以下之事也安溪之說如此愚按近思錄篇首
呂東萊曰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

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問次緝之意後出晚
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
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
已又黃氏士毅編朱子語類首列太極陰陽鬼神性理
而曰古人之學必先明夫名義故為學也易而求之不
差後世名義不明故為學也難蓋有終身昧焉而不察
者又安能反而體之於身哉北溪陳氏因亦有性理字
義之作愚按呂氏之所謂識其梗概黃氏所謂明其名
義似即安溪知所嚮望歸宿以定其志之說所自出而

忱行錄

當歸草堂

於朱子知有淺深得有大小之云似亦不相戾也至慮
字朱子雖解為處事精詳然處事時用慮仍是格物物
猶事也雖有平時臨事之分不得謂平時格後臨事不
須格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可見慮
字正是致知程子曰學原於思又曰學莫先於致知能
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後有覺爾書曰思曰睿
睿作聖以此朱子語類卷五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
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
思所以用夫知也觀此數說則能慮正是致知之事朱

子以上有知止字知止已是知至故不以慮當致知而靜安等字姑就淺處指點然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則如識其梗概辨其名義似亦即知止之淺者而由立志以及居敬而精義與胡氏之說次序恰合正亦不必改動章句而其意自包章句之內也愚非敢執定安溪之說但虛心以觀章句或問而覺此節似有取於彼其理原自融貫然亦須看得圓活而不必遽以安溪之說易章句之說也愚於此意蓄之久矣姑錄於此以就明者而決焉

枕行錄

聖

當歸草堂

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即所謂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也德即德潤身之德忠信進德之基也凡所謂善皆實有諸己而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然則忠信所以進德而明德之基於是立矣序不可亂功不可闕之意發於六章七章則可知五章之格物致知物格知至本自一件事觀在字可見而蒙引謂物格而后知至物格便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以下則須添可得二字言知至而后意可得而誠云云其說

確不可易也語類有一條互異松陽講義辨之以爲當從林恪所記條蓋此雖似文義之小者然於格物外再求致知正異學之所託不可不早辨也

苟日新晉之自昭明德也日日新又日新離之繼明照于四方也合之則是乾之自強不息人平旦蚤起此心升於體魄之中猶大明之出地上也日有曛景限有晨昏分陽饒陰乏邵子所謂天地之交十之三者故君子夙興夜寐昧旦而已不顯嚮晦而猶未息也

枕行錄

聖

當歸草堂

矣道而後失命失命而後失國故曰語益加切墜失天命在失國之先天命何以失則人君之先自失其道也此心驕泰一萌便所爲不善而眾叛親離爲天下之大僂矣所謂爾惟不德罔大陸厥宗也語類卷十五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己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會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

為與不合為先生領之按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肉味非
食而不知味乎陳平端居深念陸賈入而不覺非視不
見聽不聞乎玩物喪志物至而人化物與探賾索隱鈎
深致遠其辨在毫芒亦曰公私義利為己為人而已
程子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
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可
知又曰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
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枕行錄

望 當歸草堂

之者要包裹得轉運掉得行所謂知周萬物道濟天下
而與天地相似也心包乎身之外猶天包乎地之外心
大而身小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志特氣之精者耳非二
物也人氣常向外出出竭則死其口鼻之內吸特外出
之暫息者耳稍息又出矣此氣內外本一但既有軀殼
之隔外氣散漫不精而內氣乃得天地之氣之最精者
故能充乎體而塞乎天地之閒如人臥一室窗戶室塞
無少鄰次日他人入之覺蓬蓬有人氣即氣包身外之
証也凡氣之運用皆心之運用而心所自為運用更能

窮高極遠破小載大無所不至佛書謂一芥子納須彌
山蓋天在山中大畜即心之象心者人之神明乃陽精
之所凝其用變化而不測者也豈惟包一世更能遠包
萬世故揚子雲謂言心營書心畫凡聖人之言存留至
全而誦其書即其心未嘗死也

枕行錄

望 當歸草堂

伊尹稱子天民之先覺文中子謂人統元識大學最重
格物致知知者所以妙眾理而宰萬事者也心之全體
其用皆係乎知故章句解心字云身之所主也而孟子
盡心章集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
者也至大學或問云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
萬物者也盡心之心即是知故曰盡心則知至之事蓋
以明物當心以心之全體大用當知大學之知即心也
正心之心有待於正則反為偏言之心指忿憶以下心
之用而言不若知之尤重矣故概曰身之所主也不格
物而所知十有差則如適海國者羅針稍移分秒之閒
而程途將差至萬里矣故朱子曰格物致知上鹵莽看
得似小病痛卻大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
未盡處其病卻小凡歷代開創之主及其臣多是曉事

不必德行純備而於天下事能見其大疏通而知遠故曰聖通明也漢史之贊高祖只明達二字而疏之曰知人善聽能知人聽言而人君之職盡矣蓋卽所謂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平天下在明明德而致知正所以明之也孟子言智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似智輕而聖重蓋智者分別是非出謀發慮而聖則藏往知來極深研幾所爲圖而神方以智之別也則聖卽大學之知至也又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似智重而聖輕聖者羣聖之所同而智則至聖之所獨其至不易其中尤難則智又卽大學之知至也蓋通明爲聖聖而無所不通聖之至者也知識爲智智而無所不知智之至者也皆致知而知至之謂也

沈行錄

聖

當歸草堂

不貼而其實一也小人外面未嘗不修飾故以言善亦自有其善在而極力表而出之使的然著見於外然如一塊假銀外面是銀裏面全是銅鐵如何詐稱得銀來故曰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也誠意章功夫極細王霸之分已分於此

自欺欺字內兼自昧自負意萬鍾不辨而受是自昧昧其天良也爲所不爲欲所不欲是自辜負其天良也始於自昧而終於自負曰有說以處此曰眾人皆如此曰也是常事曰無大害曰姑爲此一遭曰他人未必知曰無奈何曰不得已皆自欺之情狀也朱子曰一旦字爲病甚多

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性之所有者五皆善也謂性中無物者卽是異端

四章釋本末而終始則無釋補傳大學始教始字宜著眼

大學或問云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

沈行錄

聖

當歸草堂

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中庸或問其說略同孟子集注云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按語類云先生荅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倘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

枕行錄

望

當歸草堂

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三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

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又大全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

慎獨絜矩精妙無匹非他書所及絜矩之道道字包一部周禮在內

忿懣等之發不中節淺說謂不當怒而怒或當怒而怒之過甚是也松陽講義以過不及言然當怒而不怒本

枕行錄

望

當歸草堂

文中似無此意

蒙引云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此義極精嘗譬之如世俗所用之天平然虛明之地即平上最中兩鍼鍼鋒相值處也視聽等如所稱之物在這一邊那一邊是義理猶稱物之砝碼今以忿懣等附益之則中鍼不相值一輕而一軒矣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亦中心無爲無所偏倚以守至正而已故朱子衡鑑之喻極精虛明之地即鑑之本體有光處也以忿懣等翳之則物來而不能照察矣

彼爲善之朱子謂其閉有脫誤講家亦多置此句不釋然按文義有兩說似尙可通一則就小人說言此培克聚斂之事特彼小人爲善之旨以繳足上句必自之意一則就長國家者說言此小人中外朝野皆切齒而不善所爲特彼一人爲善之而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適足以召災害而爲國家之禍也此說就下二句作開闔之勢於天下人心目中看出惟指人君爲彼稍傷忠厚目不如前說之較穩然更不如闕疑爲尤愈也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犬也無高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爲

沈行錄

兜 當歸草堂

量所以爲大所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也

朱子人氣從內出之說述之竹如先生以爲精極且謂外氣亦有入者然不久卽出如此屋爲我居之屋他人入來仍出去也愚因此悟顧諟天之明命之旨章句謂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或問謂見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語類又謂天卽人入卽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旣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

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按語言視聽動作此所得於天之氣也而理卽載之以出故曰有物必有則語類正心章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卻不及義理之心朱子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陸清獻取饒氏借粗明精之說而不用朱子此說蓋恐近於王學爲所藉口然理氣本自合一本無精粗之分不得因王學偏認知覺慮爲所染遂割一半而與之也如顧諟天之明命若專以爲義理之命雖有參前倚衡之可證然執定一理字兩眼瞻瞻向外尋覓正如

沈行錄

五 當歸草堂

司馬溫公只管念一中字張天祺上牀強把此心寄寓在一箇形象不免程子所云以心使心之病惟卽此語言視聽動作之閒刻刻檢點求合天則如玉藻九容洪範五事論語九思之類乃於顧諟之義尤爲切合而無流弊也且更見天人合一及爾出王日監在茲相在爾室臨上質旁無非此意天所付爲命物所受爲性夫性有義理之性及氣質之性則命亦有義理之命及氣數之命矣而命又有兩端蓋天人內外之分也命之在人者其理則有善無惡其

氣則知覺運動而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所謂顧諟天之
明命者是也命之在天者其理則過惡揚善其氣則屈
伸往來而有吉凶禍福之不齊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及十章惟命不于常峻命不易者是也其初之所稟
卽其後之所膺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自其有生之初而
爲豐爲約旣一定而非人所能移其後之所膺要不異
乎初之所稟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及其旣定之後而降
祥降殃又一成而非人所能易譬之君命初所稟者界
以敕書而各專其職任也後所膺者及於考績而復有

悅行錄

聖

當歸草堂

所黜陟也故性命之說兩頭皆是理而中閒乃氣質氣
數行焉人性皆善有氣質之不同不必皆去惡而爲善
而卒也復其本性天命本善有氣數之不齊不必皆福
善而禍淫而卒也歸於正命力學可變化氣質修德可
挽回氣數而所以化氣質而復性者卽其回氣數而立
命者也觀孟子盡心首數章可見

天下道理一箇是圓底一箇是方底一箇是三角形底
圓者所以然之理也方者所當然之理也三角形者由
一本而爲萬殊之理也上面銳下面闊自天直下來橫

推是人物自君直下來橫推是臣民故曰配對也言其
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言據乎至高而下臨乎至廣
如山之巔頂然山亦三角形也帝之言適適者主也曰
上帝正以別乎下地之帝也又曰天子言肖乎天也
慎獨如中庸之致中絜矩如中庸之致和中和忠恕誠
明敬義皆是內外體用之分

知先難而後易行先易而後難知如破竹析薪一節易
一節行如挽強弓躋峻嶺一節難一節致知在格物才
明彼卽曉此如月載日光以爲光

悅行錄

聖

當歸草堂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蒙引以爲引孔子之言
然則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亦
是引用成語而今不可考矣至此謂知本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乃上文引他人語而此謂以下釋之
文意又別

知行先後俱有難易前說思之未審

天下人心中之理一理也身中之氣一氣也推治己者
以治人屬理一邊吾之心正而天地萬物之心無不正
也推愛己者以愛人屬氣一邊吾之氣順而天地萬物

之氣無不順也其要在慎獨絜矩而已

為人君止於仁五句卽寓絜矩之意君臣乃上下之分
父子有前後之義與國人交亦卽所謂左右也此處說
止至善之標準而舉文王以實之何不備舉五倫而遺
卻兄弟夫婦似乎缺略而深思之其立言特爲精妙蓋
止至善所該甚廣卽五倫亦難以包括况夫婦不能就
一人言而文王嘗爲人臣又爲人君所謂有庶民之大
德有事君之小心也舉此三倫而實已竭其兩端且君
臣父子最爲大倫仁義生成他無不概乎其中矣與國

枕行錄

堯

當歸草堂

人交括盡醜夷平等之人兄弟夫婦何嘗不在其內仁
字敬字孝字慈字信字皆頂尖道理要之只一理而已
只一至善之理而已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子爲孝在
父爲慈在交友爲信萬殊莫非一本也故曰此處卽寓
絜矩之意

或問曰及其生物必先有是氣而後有是形卽中庸章
句所謂氣以成形也然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
陽曰魂言墮地後天光入之而有知覺運動故伊川曰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則似先有形而後有氣蓋氣在天

一也而在人則有先天後天之分在未成形之先者二

五妙合先天之氣也在既成形之後者天光發知後天
之氣也後天徑由天地而付於人先天則如果赫之有
種由父母傳下亦是天地之氣而中隔父母一層要之
非一本也術家推人命造八字兼及胎元卽此意
在母腹中
之氣如炭火無燄者一見天光則忽然發燄如人以紙
筒引火以氣嘘之其明處忽發光而能照物焚物火之
本在紙筒上者明也一嘘魄是精魂是氣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也醫家有陰陽不升降之說蓋天陽常升地陰
常降至陽降陰升相團結而後爲人及其死也則陽升

枕行錄

堯

當歸草堂

而殂陰降而落未死一日皆陰陽不升降之日也故養
生者斂氣而使火不上炎攝精而使水不下潤懲忿窒
慾亦是道也若使忿火常升慾水常降則去魂升魄降
爲不遠矣不甚可畏乎

乾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
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
始也按所謂未見氣卽理也易所云太極禮所云太一
卽太易之謂也氣之始化生也形之始化醕也質則體
幹立矣素猶坯樸也鄭氏以太一爲北辰之神亦似近

理又謂太一流行八卦之閉謂之九宮蓋黃極白極五星之極及恆星之極凡八皆繞極而行者也

人所居在天地之交或謂虛處皆天實處皆地似矣而未盡也天之爲天實氣旋轉地之爲地實體凝結皆不容一物邵子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自人所居而上約十分之三皆細縹野馬中實有形不盡氣也再上則掣轉急疾清無纖翳乃真天矣自人所居而下約十分之三皆水火土石中實有氣不盡形也再下則凝聚確固堅無纖罅乃真地矣惟不融不結形氣交會陰陽摩盪之

忱行錄

證

當歸草堂

區乃能生人物而鬼神亦行乎其中鬼在人所居之地及真地之交神在人所居之天及真天之交人登至高之山則氣呀喘俗傳鳥上飛入罡風之內則摧散爲游絲西人言吸鐵石近乎真地地心爲四面重物所墜乃頽然不動自黃泉而上皆柔土能吐納萬物其下漸硬以至於至硬非鐵石所能喻也人魂氣歸天僅能至野馬盡處而止體魄歸地僅能至黃泉盡處而止其上則氣拒氣其下則形拒形而不相入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

明布衣陳真晟自謂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功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蓋存養省察以上尚有格物致知功夫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明善者也存養省察皆誠身事耳

皆自明也言文王湯堯本是治國平天下而有新民之責者而書言皆推本於明明德見自明之誠爲急務也忠信之對爲浮僞驕泰之對爲敬謹互言而義相足也虛齋謂惡者心之萌太說早了占了獨字幾字地位安漢謂意者心之主太說重了占了情字志字地位惟朱

忱行錄

美

當歸草堂

子謂心之發對所存而言上下都該得到恰到好處說文解德字云內得乎己外得乎人也蓋兼道德之德恩德之德二訓然足乎己無待乎外有以所得乎天而言者有以得於身而言者有以得於心而言者皆義理之內得於己也至外得乎人有以得所施而謂之德亦有以施於人而謂之德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章句固以慎德之德爲卽所謂明德然下文財散則民聚章句以有德而有人訓之故蒙引謂德卽是好惡按竟泥以好惡當德字固不可如時講將好惡畫出明德之外

尤不可好惡原在明德之中若恩德之德有所宜施者
卽是博愛爲仁之事豈在道德之外哉且古人立言精
粗悉貫如康誥一篇中言德字甚多皆兼兩意而言他
若呂刑諸篇亦然呂刑言中字亦不一皆兼無過不及
之中與中外之中及不偏之中而言未嘗如後人斤斤
分析也然則玩有德有人德本財末之云其爲貫徹精
粗合敦化川流存忠出恕而一之而未嘗偏指亦可見
矣

枕行錄

卷一 當歸草堂

豚牛羊而同爲人之所畜而已然則聚斂之臣亦畜類
也獻子之言和平惻怛而所以深惡痛疾鑄訶譴責之
意亦見於言外後世尙猶有桑宏羊孔僅宇文融楊愼
矜陳京裴延齡之徒可謂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已
漢桓靈聚錢爲私藏明神宗括礦稅以實內庫此爲無
故而聚斂也若漢武之鹽鐵均輸唐德宗之開架陌錢
檢責荒欠宋神宗之青苗市易明末之加賦皆藉口於
安邊制夷外禦寇盜餉兵內濟經用之不足故莊烈帝
嘗折其下曰加賦爲國非以爲己其下詔亦曰再苦吾

民數年然而國隨以亾其惻怛仁愛之心不少救於禍
敗者何也蓋理財不外乎用人智不足以辨人材好人
所惡惡人所好則適足以崇聚斂之臣而沮忠直之士
區區愛民之心何益於天下大勢乎唐太宗曰與其得
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非迂論也如得其人使之
浴兵而兵不衄使之撫民而民不亂使之禦敵而敵不
得逞其志則所省嗇於無形之中者以億萬計反是而
計臣千方搜籠而得之者不足供一庸臣之揮霍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則不至眾畔國危而不已也傳曰

枕行錄

卷一 當歸草堂

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孟子所謂上下
交征而不奪不蹙者彼亦非盡無良而勢不得已也大
學曰爭民施奪又曰菑害並至小人之內其足食乎
朱子教人爲學之的曰居敬窮理窮理內以省察而包
克治以知該行又曰主敬集義集義內包精義以行該
知然則爲學大要敬知行三字而已敬所以爲存養者
又分內外內主一無適外整齊嚴肅也而大學所謂道
學自脩恂慄威儀者實先已備言之恂慄威儀合內外
之敬也學知也自脩行也恂慄威儀言之在後者以詩

言瑟僂赫喧乃是就效驗言故不得不繫於知行之後而傳意之言惕畏存乎中齊莊著乎外者其用力未始不在知行之先也故曰敬知行三字程朱之學的大學已備言之矣

休休焉其如有容蒙引連作一句讀是也按休之爲字人在木旁取得美蔭而憩止焉之意故休有美訓又有止訓其實一也或以休止爲不佳之字而改休美之休爲麻木豈能在屋下乎此之休休以形容有容之意蓋謂如大木蔭庇之寬廣能容多人憩息也大全盧氏以

忱行錄

素

當歸草堂

美字止字兼訓似近穿鑿

大學兩言小人一誠意章爲不善之小人一平天下章言利之小人也然其不誠於爲己而務拚著以爲人其病根只在一利字而彼導長國家以務財用者其欺天罔人飾名固寵亦卽前日拚著之伎倆也故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欲知舜蹠之分善與利之閒而已蓋兩言小人其實一也而傳者皆爲之打破後壁一爲究言拚著之無益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爲不善亦徒自苦耳一爲究言務財用之無益而反至于蓄害並至則言利

而利何有哉大抵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昌黎曰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蘇氏以爲高其閑閔固其肩鏞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故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皆重言以結之上文之言義理所當然已明矣而又推極於義理至精之處如行路然窻其旁門自不得不壹意而趨於正路所以使人惕然致戒於

忱行錄

李

當歸草堂

小人而勉爲君子者其用意之深切至矣盡矣

程子談虎色變之喻爲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所藉口且直是行先知後也朱子喻以如知水火之不可蹈如知倉烏頭之必死則自然不蹈不倉同一喻意而較無流弊

吳竹如昨來言今之學者或專在外面考究若言經學談經濟而因有見於道者每失之粗或專用力於身心而欲推之於外者每失於規模之小大畧不出此二塗按大學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真西

山以爲上句小德川流下句大德敦化必存心致知居敬窮理交修並進則無二者之病矣

唐裴延齡檢責諸州欠負八百餘萬緡史冊書以示戒蘇文忠論積欠狀云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更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其生乎接近年閭捐及捐輸生民財力屈矣如人疴瘵至極不任脍削催欠名責之官而官無神輸之術其害總歸於民民力不支則變故有不可言者火蘊積薪之下而嘘呵以速其燄可乎

忱行錄

空

當歸草堂

閱朱子文集甲寅年六十經筵講義自聖經至誠意章止中多與章句或問大同小異首節下解明德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無然其本體之明一轉又講義自篇首至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大略與或問相同但其下無然而本明之體一轉徑接是以聖人施教云云又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無因

其所發四字則知章句或問此處轉折皆是後來改定增入自有精義不可不於此得闕而致思也 又次節

注云靜謂心不外馳慮謂思無不審正與安溪所疑相合乃知安溪古本說所改之義正朱子以前未定之見後來益致其精而旋棄之者也 又物有本末節講義未云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爲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三節講義未云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疏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疏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閑之燕從容調味常存於心不使怠失每出

忱行錄

空

當歸草堂

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笑念慮之闕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會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也念念如此無少闕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又云臣又謹

忱行錄

卷

當歸草堂

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

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又第五章末云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疇酢從審駁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

忱行錄

卷

當歸草堂

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持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大小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覲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尙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

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按以上數條自是講義正體故於成或問時刪而去之然亦有補於經意且可以見朱子正君格心惓惓真切之意故皆節錄於此

或問以九章爲推治己之心以治人十章爲推愛己之心以愛人二者合而爲恕其實治人亦所以愛人也愛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

忱行錄

奎

當歸草堂

者仁之施恕者仁之用絜矩二字亦兼教養意在內皆民非有以養之則教亦不行而所以養之者亦因所利而利導利以布之上下而已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祇蹙拔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奪其財是奪其生也十章言理財所係豈淺小哉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有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

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按此段說理極精天地之性卽所謂天地之中健順仁義禮智之德也而發爲好惡喜怒哀樂之六情在天爲陰陽四時在地爲剛柔四方健順好惡本之陰陽剛柔也四德四端本之四時四方也易曰兩儀生四象亦此之謂也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與中庸喜怒哀樂犬概相似而總以好惡爲之統率

忱行錄

奎

當歸草堂

禮運言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少一樂字故安溪先生以喜愛二字配仁之德春之時東之方欲樂二字配禮之德夏之時南之方惡怒二字配義之德秋之時西之方哀懼二字配智之德冬之時北之方可謂明整恰當矣然愛卽好也好惡二字實足以挈其綱維故大學自誠意章以至平天下章皆以好惡言之蓋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常性也好善惡惡者人之本心也有好有惡者人之常情也自六章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七章言忿懣卽惡也好樂卽好也恐懼

愛患界乎好惡之閒八章言親愛畏敬亦好之屬也賤惡敖情亦惡之屬也哀矜則界乎好惡之閒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欲其情之摯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戒其情之偏也九章言其所令反其所好云云以好言之也十章言所惡於上母以使下云云以惡言之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心極其公順人之情而不逞己之情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用心極其正致己之情亦無拂人之情也凡此皆以性其情而已故結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好所好

枕行錄

空 當歸草堂

惡所惡正以復己之性而協乎天地之性也
為人君止於仁或流於姑息日以禮則為舉直錯枉之仁為人臣止於敬或墮於阿諛日以忠則為陳善閉邪之敬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出死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生也孰知

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同上論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燭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明之性為雞不得良雞覆伏宰育積日累久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韓詩外傳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同上情生于陰性生于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引鈞命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說文

枕行錄

空 當歸草堂

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五性者仁義禮智信六情者喜怒哀樂愛惡六情所以扶成五性白虎通禁勝於身則令於民管子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荀子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同上凡為善難任善易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猶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必多所不及矣呂氏春秋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韓非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

疆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

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疆者非一賢之德故天道

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賢盛其精而一其陽眾其賢而

同其心一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

其功春秋繁露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

使欲治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同上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新序上不正下參差意林引使

功不如使過後漢書獨行傳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躓于山

而躓于垤淮南子引堯戒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

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視邇所戒機銘曰皇

皇惟敬口生咥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銘

曰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

不可救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

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惡乎危於忿懣惡乎

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

必恭恭則壽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會自杖

會自杖戒之僑僑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

枕行錄

堯

當歸草堂

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

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臚銘

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

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

之義廢興之行無忌自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閱弗忍

終身之羞大戴又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各銘觴銘曰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冠銘曰冠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

襦各衣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書几曰

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書杖曰輔人

無苟扶人無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戶曰出

畏之尺懼之書牖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忌書劔

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

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井曰源泉滑滑連

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書門曰敬過賓客貴賤無

二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諱書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

陷文不活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母得汚白

書筆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書刀

枕行錄

辛

當歸草堂

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行欲先人言欲後人子曾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

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家語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

定管子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文選注公

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荀子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孔叢天下莫

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為善者靜而無為為不善者

躁而多欲淮南巧偽不如拙誠說苑其出戶如見賓其

沈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困學紀聞

勿謂笏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

歐陽詹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

一善言務以悅人墨子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淮南匿病者不得良醫善問者聖人去之春秋繁露凡學

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之博

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

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

內豎傳令也中論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林意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言名以別矣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

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繁露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

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

矣荀子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

是爭意林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淮南諺云問誰毀之小

人譽之高誘注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莊子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後漢書貧者士之宜獨行傳

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莊子計

沈行錄

三 當歸草堂

之不熟一盜也收穫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

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

藏不謹七盜也井蠶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

事然燈十盜也安得富哉六韜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

五十以下非烝社末敢游飲惟六十以上游飲也盧辨

注引尚書大傳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

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逮

親存也說苑春三月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三月

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三月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三

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

素問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

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

淮南子

先民有言人之所

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

中論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邵位西先生 懿辰 忱行錄二卷道光癸卯甲辰閱

官樞院時日記也洎咸豐辛酉十一月二十八

日杭城再擾先生義不屈然無人知死狀哲嗣

子齡子進奉母出坎窞今揆帥曾公畱贍安慶

助以讀書同治元年冬余友周匯西素為書賈

歸欲尋親余託其收買書籍不三月得八百束

以出借殘損過半是錄幸完好殆先生精氣所

護歟暇日貽書淮安告高君伯平伯平先生石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孤行余本有奇還子齡昆仲之意即請伯平致

之俾子齡承寶手澤因三疊伯平題頤志老人

周易述傳用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韻書

識篇末二年夏丁丙

義義邵堯夫喉舌輔樞軸大筆麟史垂亮節牙冠觸洽

道裕學術性理攻誦讀齊家尙修身涉世戒滿腹京華

十丈塵車蓋塞街六君獨絕營營師承悉老宿直餘溫

學庸為善恐不足早朝漏箭催夜課釭花縮日新日日

新勤勤忱行錄鉅細靡叢勝燦若書列目一朝乘星輅

防河遏寇欲秋風欺鱸魚層雲退鴻鵠敢謂鄉先生墨
汁汚邊幅

故鄉逼楚氛險要失地軸千羣豺虎嗥萬戶羝羊觸履

危安素懷經史時還讀吞紙虛療飢窮固在陳腹痛哭

睢陽圖死守六旬六君義坎中陷我窟江上宿瑣尾跡

稍定把卷苦未足良友負俠腸入險反不縮劫灰抱殘

篇中獲君手錄先哲半為鬼舊事紛刺目想見日省功

懲念更室欲甲辰元旦君試筆
書紅紙尚錄內我伯述祖芬末傳樹正

鵝陸緒慚子孫莫葆字盈幅諤卿先伯為君業師曾為
五世祖妣周太安人請君

忱行錄

壹 當歸草堂

傳節烈事城破
傳亦失陸哀哉

同時表墓者當代秉鈞軸諤卿先伯為今探師曾公門
下士曾公為祖妣周太安人

撰墓表卷中屢及之宜其動感觸錄中時與
曾公過從惓惓故人子

瞻卹助勤讀青箱望承肩黃墟痛抱腹滄瀆達漢陽待

剖麟六六一顆記事珠合浦曜還宿勝披楹鑿書慎倚

几折足君友高寓公道德世歸縮思君日復日廣君錄

外錄紙薄情獨厚老淚定漬目視此能幾人敢不慰所

欲乞寄雙孤雛世守父之鵠失乳啞啞啼細認書幅幅

中有子齡斷
乳日期故云

往歲昭陽大淵獻相月松生以位西手稿忱行錄二冊
寄淮屬均儒節錄以刊其要而以原稿歸位西之子順
年順國意至篤也均儒繙覽再三其一冊道光二十三
年九月起十一月止二冊至二十四年秋止按日隨記
事無巨細不飾不匿而討論經籍以說大學之語爲粹
均儒欲就其粹者撮而錄之秋深病嗽艱於玩思平湖
朱生之榛請任別錄之勞而重煩其同里唐裘卿楷逐
書清本凡論經籍文章各條具在然謂錄其至粹猶宜
慎別才年春嗽少瘥復極緝繹識苦猶豫難掇其菁適

忱行錄 跋

一 當歸草堂

海鹽張銘齋鼎來均儒謹以請於銘齋銘齋不厭詳審
抉擇得九十餘條說大學者居多先後略標看書之準
皆至十三年秋冬所記餘亦頗有可刊者而與論文書
事等條概從節焉銘齋之慎也均儒旣以原稿寄還順
年順國再校此九十餘條又經年始付手民寫樣本松
生之兄竹舟書來亦促付版而刻手殊少成尙需時竊
謂成編之不易卽如是錄不知位西所記共有若干冊
所存二冊所錄止九十餘條微銘齋審擇之精焉能秩
然如是均儒無定識且早衰多病凡事因人重滋憊慙

更念位西所纂著用力于尙書最專且久其二十七八
歲時著尙書大意稿經幾易更名尙書通義又再易稿
至五十二歲春始騰清本夏付手民刻方及半并各稿
俱與城陷又孝經通論禮經通論皆其五十二歲所著
位西卽於是歲十二月初一日殉杭州之難其先成之
禮經通論十九篇曾寄銘齋銘齋錄副寄海甯蔣寅昉
光煊湖北寓所寅昉寄安慶以昇順年順年重錄暨桐
城友存之宗誠所鈔存位西遺文一冊并寄均儒盱眙
吳侍郎已爲刊作望三益齋本是錄竹舟松生刊作當

忱行錄 跋

二 當歸草堂

歸草堂本書格相等足以竝行惟尙書通義孝經通論
不知尙可于杭州燼餘幸存一二否竹舟松生單心搜
訪儻亦于意外得之同治四年歲在旃蒙赤奮若相月
甲子高均儒識于秋水蒹葭館